目录

[今古奇觀 1](#_Toc74035835)

[序 1](#_Toc74035836)

[第一卷 三孝廉讓產立高名 2](#_Toc74035837)

[第二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8](#_Toc74035838)

[第三卷 滕大尹鬼斷傢俬 16](#_Toc74035839)

[第四卷 裴晉公義還原配 26](#_Toc74035840)

[第五卷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31](#_Toc74035841)

[第六卷 李謫仙醉草嚇蠻書 39](#_Toc74035842)

[第七卷 賣油郎獨佔花魁 46](#_Toc74035843)

[第八卷 灌園叟晚逢仙女 65](#_Toc74035844)

[第九卷 轉運漢遇巧洞庭紅 76](#_Toc74035845)

[第十卷 看財奴刁買冤家主 86](#_Toc74035846)

[第十一卷 吳保安棄家贖友 95](#_Toc74035847)

[第十二卷 羊角哀捨命全交 101](#_Toc74035848)

[第十三卷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105](#_Toc74035849)

[第十四卷 宋金郎團圓破氈笠 120](#_Toc74035850)

[第十五卷 盧太學詩酒傲王侯 129](#_Toc74035851)

[第十六卷 李講公窮邸遇俠客 144](#_Toc74035852)

[第十七卷 蘇小妹三難新郎 158](#_Toc74035853)

[第十八卷 劉元普雙生貴子 166](#_Toc74035854)

[第十九卷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 180](#_Toc74035855)

[第二十卷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186](#_Toc74035856)

[第二十一卷 老門生三世報恩 191](#_Toc74035857)

[第二十二卷 鈍秀才一朝交泰 197](#_Toc74035858)

[第二十三卷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203](#_Toc74035859)

[第二十四卷 陳御史巧勘金釵鈿 219](#_Toc74035860)

[第二十五卷 徐老僕義憤成家 230](#_Toc74035861)

[第二十六卷 蔡小姐忍辱報仇 240](#_Toc74035862)

[第二十七卷 錢秀才錯占鳳凰儔 253](#_Toc74035863)

[第二十八卷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264](#_Toc74035864)

[第二十九卷 懷私怨狠僕告主 276](#_Toc74035865)

[第三十卷 念親恩孝藏兒 285](#_Toc74035866)

[第三十一卷 呂大郎還金完骨肉 292](#_Toc74035867)

[第三十二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298](#_Toc74035868)

[第三十三卷 唐解元玩世出奇 304](#_Toc74035869)

[第三十四卷 女秀才移花接木 309](#_Toc74035870)

[第三十五卷 王嬌鸞百年長恨 323](#_Toc74035871)

[第三十六卷 十三郎五歲朝天 334](#_Toc74035872)

[第三十七卷 崔俊臣巧會芙蓉屏 343](#_Toc74035873)

[第三十八卷 趙縣君喬進黃柑子 345](#_Toc74035874)

[第三十九卷  誇妙術丹客提金 345](#_Toc74035875)

[第四十卷 逞多財白丁橫帶 345](#_Toc74035876)

# 今古奇觀

[明] 抱甕老人 編

## 序

小說者，正史之餘也。《莊》、《列》所載化人、傴僂丈人等事，不列於史。《穆天子》、《四公傳》、《吳越春秋》皆小說之類也。《開元遺事》、《紅線》、《無雙》、《香丸》、《隱娘》諸傳，《車癸車》、《夷堅》 各志 ，名爲小說 ，而其文雅馴，閭閻罕能道之 。優人黃繙 綽 、敬新磨等搬演雜劇，隱諷時事，事屬烏有；雖通於俗，其本不傳。

至有宋孝皇以天下養太上 ，命侍從訪民間奇事 ，日進一回，謂之說話人；而通俗演義一種，乃始盛行。然事多鄙俚，加以忌諱，讀之嚼蠟，殊不足觀。元施、羅二公 ，大暢斯道；《水滸》、《三國》，奇奇正正，河漢無極 。論者以二集配《伯喈》、《西廂》傳奇，號四大書，厥觀傳矣！

迄於皇明，文治聿新，作者競爽。勿論廓廟鴻編，即稗官野史，卓然夐絕千古。說書一家，亦有專門。然《金瓶》書麗，貽譏於誨淫；《西遊》、《西洋》，逞臆於畫鬼。無關風化，奚取連篇？墨憨齋增補《平妖》 ，窮工極變 ，不失本末，其技在《水滸》、《三國》之間。至所纂《喻世》、《醒世》。《警世》三言，極摹人情世態之歧 ，備寫悲歡離合之致，可謂欽異拔新，洞心馬戒目；而曲終奏雅，歸於厚俗。即空觀主人壺矢代興，爰有《拍案驚奇》兩刻 ，頗費搜獲，足供談麈。合之共二百種。卷帙浩繁，觀覽難周；且羅輯取盈，安得事事皆奇？譬如印累累，綬若若，雖公選之世，寧無一二具臣充位。餘擬拔其尤百回，重加授梓，以成巨覽；而抱甕老人先得我心，選刻四十種，名爲《今古奇觀》。

夫蜃樓海市 ，焰山火併，觀非不奇；然非耳目經見之事，未免爲疑冰之蟲 。故夫天下之真奇才，未有不出於庸常者也。仁義禮智，謂之常心；忠孝節烈，謂之常行；善惡果報，謂之常理；聖賢豪傑，謂之常人。然常心不多葆，常行不多修，常理不多顯，常人不多見，則相與驚而道之。聞者或悲或嘆，或喜或愕。其善者知勸，而不善者亦有所漸恧悚惕，以其成風化之美。則夫動人以至奇者，乃訓人以至常者也。吾安知閭閻之務不通於廊廟，稗秕之語不符於正史？若作吞刀吞火、冬雷夏冰例觀，是引人云霧，全無是處。吾以望之善讀小說者。

姑蘇笑花主人漫題

# 第一卷 三孝廉讓產立高名

紫荊枝下還家日，花萼樓中合被時。

同氣從來兄與弟，千秋羞詠《豆萁詩》。

這首詩爲勸人兄弟和順而作，用着三個故事。看官聽在下一一分剖。

第一句說 ：「紫荊枝下還家日 。」昔時有田氏兄弟三人，從小同居合爨。長的娶妻，叫田大嫂；次的娶妻，叫田二嫂。妯娌和睦，並無閒言。惟第三的年小，隨着哥嫂過日。後來長大娶妻，叫田三嫂。那田三嫂爲人不賢，恃着自己有些妝奩，看見夫家一鍋裏煮飯，一桌上喫食，不用私錢，不動私秤，便私房要喫些東西，也不方便。日夜在丈夫面前攛掇：」公堂錢庫田產，都是伯伯們掌管，一出一入，你全不知道。他是亮裏，你是暗裏。用一說十，用十說百，那裏曉得？目今雖說同居，到底有個散場。若還家道消乏下來，只苦得你年幼的。依我說，不如早早分析，將財產三分撥開，各人自去營運，不好麼 ？」田三一時被妻言所惑，認爲有理，央親戚對哥哥說，要分析而居。田大、田二初時不肯，被田三夫婦外內連連催逼，只得依允。將所有房產錢穀之類三分撥開，分毫不多，分毫不少。只有庭前一棵大紫荊樹，積祖傳下，極其茂盛，既要析居，這樹歸着那一個？可惜正在開花之際，也說不得了。田大至公無私，議將此樹砍倒，將粗本分爲三截，每人各得一截，其餘零枝碎葉，論秤分開。商議已妥，只待來日動手。次日天明，田大喚了兩個兄弟，同去砍樹。到得樹邊看時，枝枯葉萎，全無生氣。田大把手一推，其樹應手而倒，根芽俱露。田大住手，向樹大哭。兩個兄弟道 ：「此樹值得甚麼？兄長何必如此痛惜 ！」田大道 ：「吾非哭此樹也。思我兄弟三人，產於一姓，同父合母，比這樹枝枝葉葉，連根而生，分開不得。根生本，本生枝，枝生葉，所以榮盛。昨日議將此樹分爲三截，那樹不忍活活分離，一夜自家枯死。我兄弟三人若分離了，亦如此樹枯死，豈有榮盛之日，吾所以悲哀耳 ！」田二、田三聞哥哥所言，至情感動：「可以人而不如樹乎 ？」遂相抱做一堆，痛哭不已。大家不忍分析，情願依舊同居合爨。三房妻子聽得堂前哭聲，也來看時，方知其故。大嫂、二嫂各各歡喜。惟三嫂不願，口出怨言。田三要將妻逐出，兩個哥哥再三勸住。三嫂羞慚，還房自縊而死，此乃自作孽不可活。這話閣過不題。再說田大可惜那棵紫荊樹，再來看時，其樹無人整理 ，自然端正，枝枯再活，花萎重新，比前更加爛熳。田大喚兩個兄弟來看了，各人嗟訝不已。自此田氏累世同居。有詩爲證：

紫荊花下說三田，人合人離花亦然。

同氣連枝原不解，家中莫聽婦人言。

第二句說 ：「花萼樓中合被時 。」那花萼樓，在陝西長安城中，大唐玄宗皇帝所建。玄宗皇帝就是唐明皇，他原是唐家宗室，因爲韋氏亂政，武三思專權，明皇起兵誅之，遂即帝位。有五個兄弟，皆封王爵，時號「五王 」。明皇友愛甚篤，起一座大樓，取《詩經·棠棣》之義，名曰「花萼 」。時時召五王登樓歡宴。又製成大幔，名爲「五王帳 」。帳中長枕大被，明皇和五王時常同寢其中。有詩爲證：

羯鼓頻敲玉笛催，朱樓宴罷夕陽微。

宮人秉燭通宵坐，不信君王夜不歸。

第四句說 ：「千秋羞詠《豆萁詩》 。」後漢魏王曹操長子曹丕，篡漢稱帝。有弟曹植，字子建，聰明絕世，操生時最所寵愛，幾遍欲立爲嗣而不果。曹丕銜其舊恨，欲尋事而殺之。一日，召子建問曰 ：「先帝每誇汝詩才敏捷，朕未曾面試。今限汝七步之內，成詩一首。如若不成，當坐汝欺誑之罪 。」子建未及七步，其詩已成。中寓規諷之意。詩曰：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丕見詩感泣，遂釋前恨。後人有詩爲證：

從來寵貴起猜疑，七步詩成亦可危。

堪嘆釜萁仇未已，六朝骨肉盡誅夷。

說話的，爲何今日講這兩三個故事？只爲自家要說那「三孝廉讓產立高名 」。這段話文不比曹丕忌刻 ，也沒子建風流，勝如紫荊花下三田，花萼樓中諸李。隨你不和順的弟兄，聽着在下講這節故事，都要學好起來。正是：

要知天下事，須讀古人書。

這故事出在東漢光武年間。那時天下又安，萬民樂業，朝有梧鳳之鳴，野無谷駒之嘆。原來漢朝取士之法，不比今時。他不以科目取士，惟憑州郡選舉。雖則有博學宏詞，賢良方正等科，惟以孝廉爲重。孝者，孝弟；廉者，廉潔 。孝則忠君，廉則愛民 。但是舉了孝廉 ，便得出身做官。若依了今日的事勢，州縣考個童生，還有幾十封薦書。若是舉孝廉時，不知多少分上鑽刺 ，依舊是富貴子弟鑽去了。孤寒的便有曾參之孝，伯夷之廉，休想揚名顯姓。只是漢時法度甚妙，但是舉過某人孝廉，其人若果然有才有德，不拘資格，驟然升擢，連舉主俱紀錄受賞；若所舉不得其人，後日或貪財壞法，輕則罪黜，重則抄沒，連舉主一同受罪。那薦人的與所薦之人休慼相關，不敢胡亂。所以公道大明，朝班清肅。不在話下。

且說會稽郡陽羨縣，有一人姓許，名武，字長文。十五歲上，父母雙亡。雖然遺下些田產童僕，奈門戶單微，無人幫助。更兼有兩個兄弟，一名許晏，年方九歲，一名許普，年方七歲，都則幼小無知，終日趕着哥哥啼哭。那許武日則軀率童僕耕田種圃，夜則挑燈讀書。但是耕種時，二弟雖未勝耰鋤，必使從旁觀看。但是讀書時，把兩個小兄弟坐於案旁，將句讀親口傳授，細細講解，教以禮讓之節，成人之道。稍不率教，輒跪於家廟之前，痛自督責，說自己德行不足，不能化誨，願父母有靈，啓牖二弟，涕泣不已。直待兄弟號泣請罪，方纔起身，並不以疾言倨色相加也。室中只用鋪陳一副，兄弟三人同睡。如此數年，二弟俱已長成，家事亦漸豐盛。有人勸許武娶妻。許武答道 ：「若娶妻，便當與二弟別居。篤夫婦之愛而忘手足之情，吾不忍也 。」繇是晝則同耕，夜則同讀，食必同器，宿必同牀。鄉里傳出個大名，都稱爲「孝弟許武 」。又傳出幾句口號，道是 ：「陽羨許季長，耕讀晝夜忙。教誨二弟俱成行，不是長兄是父娘。」

時州牧郡守俱聞其名，交章薦舉，朝廷徵爲議郎，下詔會稽郡。太守奉旨，檄下縣令，刻日勸駕。許武迫於君命，料難推阻，分付兩個兄弟 ：「在家躬耕力學，一如我在家之時，不可懈惰廢業，有負先人遺訓 。」又囑咐奴僕 ：「俱要小心安分，聽兩個家主役使，早起夜眠，共扶家業 。」囑咐已畢，收拾行裝。不用官府車輛，自己僱了腳力登車，只帶一個童兒，望長安進發。

不一日，到京朝見受職。長安城中 ，聞得孝弟許武之名，爭來拜訪識荊，此時望重朝班，名聞四野。朝中大臣探聽得許武尚未婚娶，多欲以女妻之者。許武心下想道 ：「我兄弟三人，年皆強壯，皆未有妻。我若先娶，殊非爲兄之道。況我家世耕讀，僥倖備員朝署，便與縉紳大家爲婚，那女子自恃家門，未免驕貴之氣。不惟壞了我儒素門風，異日我兩個兄弟娶了貧賤人家女子，妯娌之間，怎生相處？從來兄弟不睦，多因婦人而起，我不可不防其漸也。」腹中雖如此躊論，卻是說不出的話。只得權辭以對，說家中已定下糟糠之婦，不敢停妻再娶，恐被宋弘所笑。衆人聞之，愈加敬重。況許武精於經術，朝廷有大政事，公卿不能決，往往來請教他。他引古證今，議論悉中窾要。但是許武所議，衆人皆以爲確不可易，公卿倚之爲重。不數年間，累遷至御史大夫之職。

忽一日，思想二弟在家，力學多年，不見州郡薦舉，誠恐怠荒失業，意欲還家省視。遂上疏，其略雲 ：「臣以菲才，遭逢聖代，致位通顯，未謀報稱，敢圖暇逸？但古人云 ：『人生百行，孝弟爲先。』『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先父母早背，域兆未修；臣弟二人，學業未立；臣三十未娶。五倫之中，乃缺其三。願賜臣假，暫歸鄉里。倘念臣犬馬之力，尚可鞭苔，奔馳有日 。」天子覽奏，準給假暫歸，命乘傳衣錦還鄉，復賜黃金二十斤爲婚禮之費。許武謝恩辭朝，百官俱於郊外送行。正是：

報道錦衣歸故里，爭誇白屋出公卿。

許武既歸，省視先塋已畢，便乃納還官誥，只推有病，不願爲官。過了些時，從容召二弟至前，詢其學業之進退。許晏、許普應答如流，理明詞暢 。許武心中大喜 。再稽查田宅之前，比前恢廓數倍，皆二弟勤儉之所積也。武於是遍訪裏中良家女子，先與兩個兄弟定親，自己方纔娶妻，續又與二弟婚配。約莫數月，忽然對二弟說道 ：「吾聞兄弟有析居之義。今吾與汝皆已娶婦，田產不薄，理宜各立門戶。」

二弟唯唯惟命 。乃擇日治酒，遍召裏中父老。三爵已過，乃告以析居之事。因悉召僮僕至前 ，將所有家財，一一分剖。首取廣宅自予，說道 ：「吾位爲貴臣，門宜棨戟，體面不可不肅。汝輩力田耕作，得竹廬茅舍足矣 。」又閱田地之籍，凡良田悉歸之已，將磽薄者量給二弟。說道 ：「我賓客衆盛，交遊日廣，非此不足以供吾用。汝輩數口之家，但能力作，只此可無凍餒，吾不欲汝多財以損德也。」又悉取奴僕之壯健伶俐者，說道 ：「吾出入跟隨，非此不足以給使令。汝輩合力耕作，正須此愚蠢者作伴，老弱饋食足矣，不須多人費汝衣食也 。」衆父老一向知許武是個孝弟之人，這番分財定然辭多就少，不想他般般件件自佔便宜。兩個小兄弟所得，不及他十分之五，全無謙讓之心，大有欺凌之意。衆人心中甚是不平。有幾個剛直老人氣忿不過，竟自去了。有個心直口快的，便想要開口說公道話，與兩個小兄弟做喬主張。其中又有個老成的，背地裏捏手捏腳，教他莫說 ，以此罷了。那教他莫說的，也有些見識。他道 ：「富貴的人與貧賤的人，不是一般肚腸。許武已做了顯官，比不得當初了。常言道：疏不間親。你我終是外人，怎管得他家事。就是好言相勸，料未必聽從，枉費了脣舌，到挑撥他兄弟不和。倘或做兄弟的肯讓哥哥，十分之美，你我又嘔這閒氣則甚？若做兄弟的心上不甘，必然爭論 。等他爭論時節，我們替他做個主張，卻不是好 ！」正是：

莫非幹己休多管，話不投機莫強言。

原來許晏、許普自從蒙哥哥教誨，知書達禮，全以孝弟爲重。見哥哥如此分析，以爲理之當然 ，絕無幾微不平的意思。許武分撥已定，衆人皆散 。許武居中住了正房，其左右小房，許晏、許普各住一邊 。每日率領家奴，下田耕種，暇則讀書，時時將疑義叩問哥哥，以此爲常。妯娌之間，也學他兄弟三人一般和順。從此裏中父老，人人薄許武之所爲，都可憐他兩個兄弟。私下議論道 ：「許武是個假孝廉，許晏、許普纔是個真孝廉。他思念父母面上，一體同氣，聽其教誨，唯唯諾諾，並不違拗，豈不是孝 ；他又重義輕財，任分多分少，全不爭論，豈不是廉。」起初裏中傳個好名，叫做「孝弟許武 」，如今抹落了武字，改做「孝弟許家 」。把許晏 、許普弄出一個大名來。那漢朝清議極重，又傳出幾句口號，道是 ：「假孝廉，做官員；真孝廉，出口錢。假孝廉，據高軒；真孝廉，守茅檐。假孝廉，做田園；真孝廉，執鋤鐮。真爲玉，假爲瓦；瓦爲廈，玉拋野。不宜真，只宜假。」

那時明帝即位，下詔求賢，令有司訪問篤行有學之士，登門禮聘，傳驛至京。詔書到會稽郡，郡守分諭各縣。縣令平昔已知許晏、許普讓產不爭之事，又使父老公舉他真孝真廉，行過其兄，就把二人申報本郡。郡守和州牧皆素聞其名，一同舉薦。縣令親到其門，下車投謁，手捧玄幺燻 束帛，備陳天子求賢之意。許晏、許普謙讓不已。許武道 ：「幼學壯行，君子本分之事。吾弟不可固辭 。」二人只得應詔，別了哥嫂，乘傳到於長安，朝見天子。拜舞已畢，天子金口玉言，問道 ：「卿是許武之弟乎？」晏、普叩頭應詔。天子又道 ：「聞卿家有孝弟之名。卿之廉讓，有過於兄，朕心嘉悅。」晏、普叩頭道：「聖運龍興，闢門訪落，此乃帝王盛典。郡縣不以臣晏、臣普爲不肖，有溷聖聰。臣幼失怙恃，承兄武教訓，兢兢自守，耕耘誦讀之外，別無他長。臣等何能及兄武之萬一 。」天子聞對，嘉其廉德，即日俱拜爲內史。不五年間，皆至九卿之位，居官雖不如乃兄赫之名，然滿朝稱爲廉讓。

忽一日，許武致家書於二弟。二弟拆開看之，書曰 ：「匹夫而膺辟召，仕宦而至九卿 ，此亦人生之極榮也。二疏有言：『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 。』既無出類拔萃之才，宜急流勇退，以避賢路 。」晏、普得書，即日同上疏辭官，天子不許。疏三上，天子問宰相宋均，道 ：「許晏、許普壯年入仕，備位九卿，朕待之不薄，而屢屢求退，何也 ？」宋均奏道：「晏、普兄弟二人，天性孝友。今許武久居林下，而晏、普並駕天衢，其心或有未安 。」天子道 ：「朕並召許武，使兄弟三人同朝輔政何如？」宋均道：臣察晏、普之意，出於至誠。陛下不若姑從所請，以遂其高。異日更下詔徵之，或先朝故事，就近與一大郡，以展其未盡之才，因使便道歸省，則陛下好賢之誠，與晏、普友愛之義，兩得之矣 。」天子准奏 ，即拜許晏爲丹陽郡太守，許普爲吳郡太守，各賜黃金二十斤，寬假三月，以盡兄弟之情。許晏、許普謝恩辭朝，公卿俱出郭，到十里長亭，相餞而別。

晏、普二人星夜回到陽羨，拜見了哥哥，將朝廷所賜黃金，盡數獻出。許武道 ：「這是聖上恩賜，吾何敢當 ！」教二弟各自收去。次日，許武備下三牲祭禮，率領二弟到父母墳塋，拜奠了畢，隨即設宴遍召裏中父老。許氏三兄弟都做了大官，雖然他不以富貴驕人 ，自然聲勢赫奕。聞他呼喚，尚不敢不來，況且加個請字。那時衆父老來得愈加整齊。許武手捧酒卮，親自勸酒。衆人都道 ：「長文公與二哥、三哥接風之酒，老漢輩安敢僭先 ！」比時風俗淳厚，鄉黨序齒，許武出仕已久，還叫一句「長文公 」。那兩個兄弟 ，又下一輩子，雖是九卿之貴，鄉尊故舊，依舊稱「哥」。許武道：「下官此席，專屈請鄉親下降，有句肺腑之言奉告。必須滿飲三杯，方敢奉聞 。」衆人被勸，只得吃了。許武教兩個兄弟次第把盞，各敬一杯。衆人飲罷，齊聲道：「老漢輩承賢崑玉厚愛，借花獻佛，也要奉敬。」許武等三人，亦各飲訖。衆人道：「適才長文公所論金玉之言，老漢輩拱聽已久，願得示下 。」許武疊兩個指頭 ，說將出來。言無數句，使聽者毛骨聳然。正是：斥鷃不知大鵬，河伯不知海若。聖賢一段苦心，庸夫豈能測度。

許武當時未曾開談，先流下淚來。嚇得衆人驚惶無措，兩個兄弟慌忙跪下，問道 ：「哥哥何故悲傷 ？」許武道 ：「我的心事，藏之數年，今日不得不言 。」指着宴、普道 ：「只因爲你兩個名譽未成，使我作違心之事，冒不韙之名，有玷於祖宗，貽笑於鄉里，所以流淚 。」遂取出一卷冊籍，把與衆人觀看。原來是田地屋宅及歷年收斂米粟布帛之數。衆人還未曉其意。許武又道 ：「我當初教育兩個兄弟，原要他立身修道，揚名顯親。不想我虛名早著，遂先顯達。二弟在家，躬耕力學，不得州郡徵辟。我欲效古人祁大夫，內舉不避親，誠恐不知二弟之學行者，說他因兄而得官，誤了終身名節。我故倡爲析居之議，將大宅良田，強奴巧婢，悉據爲已有。度吾弟素敦愛敬，決不爭競。吾暫冒貪饕之跡，吾弟方有廉讓之名。果蒙鄉里公評，榮膺徵聘。今位列公卿，官常無玷，吾志已遂矣。這些田房奴婢都是公共之物，吾豈可一人獨享？這幾年以來所收米穀布帛，分毫不敢妄用，盡數工載在那冊籍上 。今日交付二弟，表爲兄的向來心跡，也教衆鄉尊得知。」

衆父老到此，方知許武先年析產一片苦心，自愧見識低微，不能窺測 ，齊聲稱歎不已 。只有許晏 、許普哭倒在地，道：「做兄弟的蒙哥哥教訓成人，僥倖得有今日。誰知哥哥如此用心！是弟輩不肖，不能自致青雲之上，有累兄長。今日若非兄長自說，弟輩都在夢中。兄長盛德，從古未有。只是弟輩不肖之罪，萬分難贖。這些小家財原是兄長苦掙來的，合該兄長管業。弟輩衣食自足，不消兄長掛念 。」許武道 ：「做哥的力田有年，頗知生殖。況且宦情已淡 ，便當老於耰鋤，以終天年。二弟年富力強，方司民社，宜資莊產，以終廉節 。」晏、普又道 ：「哥哥爲弟而自污。弟輩既得名，又俗得利，是天下第一等貪夫了。不惟玷辱了祖宗，亦且玷辱了哥哥。萬望哥哥收回冊籍，聊減弟輩萬一之罪！」

衆父老見他兄弟三人交相推讓，你不收，我不受，一齊向前勸道：「賢崑玉所言，都則一般道理。長文公若獨得了這田產，不見得向來成全兩位這一段苦心。兩位若徑受了，又負了令兄長文公這一段美意。依老漢輩愚見，宜作三股均分，無厚無薄，這才見兄友弟恭，各盡其道 。」他三個兀自你推我讓。那父老中有前番那幾個剛直的，挺身向前，厲聲說道 ：「吾等適才分處，甚得中正之道。若再推遜，便是矯情沽譽了。把這冊籍來，待老漢與你分剖 ！」許武弟兄三人更不敢多言，只得憑他主張。當時將田產配搭，三股分開，各自管業。中間大宅，仍舊許武居住。左右屋宇窄狹 ，以所在慄帛之數補償晏、普，他日自行改造，其僮婢亦皆分派。衆父老都稱爲公平，許武等三人施禮作謝，邀入正席飲酒，盡歡而散。許武心中終以前番析產之事爲歉，欲將所得良田之半，立爲義莊，以贍鄉里。許晏、許普聞知，亦各出已產相助。裏中人人歎服。又傳出幾句口號來，道是 ：「真孝廉，惟許武；誰繼之？晏與普。弟不爭，兄不取。作義莊，贍鄉里。嗚呼孝廉誰可比 ！」晏、普感兄之義，又將朝廷所賜黃金大市牛酒，日日邀裏中父老與哥哥會飲。如此三月，假期已滿，晏、普不忍與哥哥分別，各要納還官誥。許武再三勸諭，責以大義，二人只得聽從，各攜妻小赴任。

卻說裏中父老，將許武一門孝弟之事，備細申聞郡縣，郡縣爲之奏聞。聖旨命有司旌表其門，稱其裏爲孝弟裏。後來三公九卿，交章薦許武德行絕倫，不宜逸之田野，累詔起用，許武只不奉詔。有人問其緣故 。許武道 ：「兩弟在朝居位之時，吾曾諷以知足知止。我若今日復出應詔，是自食其言了。況方今朝廷之上，是非相激，勢利相傾，恐非縉紳之福，不如躬耕樂道之爲愈耳 ！」人皆服其高見。

再說晏、普到任，守其乃兄之教，各以清節自勵，大有政聲。後聞其兄高致，不肯出山。弟兄相約，各將印綬納還，奔回田裏 ，目奉其兄爲山水之遊 ，盡老百年而終。許氏子孫昌茂，累代衣冠不絕，至今稱爲「孝弟許家」雲。後人作歌嘆道：「今人兄弟多分產，古人兄弟亦分產。古人分產成弟名，今人分產但器爭。古人自污爲孝義，今人自污爭微利。孝義名高身並榮，微利相爭家共傾。安得盡居孝弟裏，卻把鬩牆人愧死。」

# 第二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風水人間不可無，也須陰駕兩相扶。

時人不解蒼天意，枉使身心着意圖。

話說近代浙江衢州府，有一人姓王，名奉，哥哥姓王，名春。弟兄各生一女 ，王春的女兒名喚瓊英，王奉的叫做瓊真。瓊英許配本郡一個富家潘百萬之子潘華，瓊真許配本郡蕭別駕之子蕭雅，都是自小聘定的。瓊英年方十歲，母親先喪，父親繼歿。那王春臨終之時，將女兒瓊英託與其弟 ，囑付道：「我並無子嗣，只有此女，你把做嫡女看成。待其長成，好好嫁去潘家。你嫂嫂所遺房奩衣飾之類，盡數與之。有潘家原聘財禮置下莊田，就把與他做脂粉之費。莫負吾言 ！」囑罷氣絕。殯葬事畢，王奉將侄女瓊英接回家中，與女兒瓊真作伴。

忽一年元旦，潘華和蕭雅不約而同到王奉家來拜年。那潘華生得粉臉朱脣，如美女一般，人都稱玉孩童。蕭雅一臉麻子，眼瞘齒露，好似飛天夜叉模樣。一美一醜，相形起來，那標緻的越覺美玉增輝，那醜陋的越覺泥塗無色。況且潘華衣服炫麗，有心賣富，脫一通換一通。那蕭雅是老實人家，不以穿着爲事。常言道 ：「佛是金裝，人是衣裝。世人眼孔淺的多，只有皮相，沒有骨相 。」王家若男若女，若大若小，那一個不欣羨潘小官人美貌，如潘安再出，暗暗地顛脣簸嘴，批點那飛天夜叉之醜。王奉自己也看不過，心上好不快活。

不一日，蕭別駕卒於任所，蕭雅奔喪，扶柩而回。他雖是個世家，累代清官，家無餘積，自別駕死後，日漸消索。潘百萬是個暴富，家事日盛一日 。王奉忽起一個不良之心，想道：「蕭家甚窮，女婿又醜。潘家又富，女婿又標緻。何不把瓊英、瓊真暗地兌轉，誰人知道 ？也不教親生女兒在窮漢家受苦。」主意已定，到臨嫁之時，將瓊真充做侄女，嫁與潘家，哥哥所遺衣飾莊田之類，都把他去。卻將瓊英反爲己女，嫁與那飛天夜叉爲配，自己薄薄備些妝奩嫁送。瓊英但憑叔叔做主，敢怒而不敢言。誰知嫁後，那潘華自恃家富，不習詩書，不務生理，專一嫖賭爲事。父親累訓不從，氣憤而亡。潘華益無顧忌，日逐與無賴小人酒食遊戲。不上十年，把百萬家資敗得罄盡，寸土俱無。丈人屢次周給他，如炭中添雪，全然不濟。結末迫於凍餒，瞞着丈人，要引渾家去投靠人家爲奴 。王奉聞知此信，將女兒瓊真接回家中養老，不許女婿上門。潘華流落他鄉，不知下落。那蕭雅勤苦攻書，後來一舉成名 ，直做到尚書地位，瓊英封一品夫人。有詩爲證：

目前貧富非爲準，久後窮通未可知。

顛倒任君瞞昧做，鬼神昭鑑定無私。

看官，你道爲何說這王奉嫁女這一事？只爲世人便顧眼前，不思日後，只要損人利己，豈知人有百算，天只有一算。你心下想得滑碌碌的一條路，天未必隨你走哩！還是平日行善爲高。今日說一段話本，正與王奉相反，喚做「兩縣令競義婚孤女」。這樁故事，出在梁、唐、晉、漢、週五代之季。其時，周太祖郭威在位，改元廣順。雖居正統之尊，未就混一之勢。四方割據稱雄者，還有幾處，共是五國、三鎮。那五國？周郭威、南漢劉晟、北漢劉旻、南唐李升、蜀孟知祥 。那三鎮 ？吳越錢旻、湖南周行逢、荊南高季昌。

單說南唐李氏有國，轄下江州地方。內中單表江州德化縣一個知縣，姓石，名璧，原是撫州臨川縣人氏，流寓建康。四旬之外，喪了夫人，又無兒子，止有八歲親女月香和一個養娘隨任。那官人爲官清正，單喫德化縣中一口水。又且聽訟明決，雪冤理滯，果然政簡刑清，民安盜息。退堂之暇，就抱月香坐於膝上，教他識字。又或叫養娘和他下棋、蹴足匊，百般頑耍，他從旁教導。只爲無娘之女，十分愛惜。一日，養娘和月香在庭中蹴那小小球兒爲戲。養娘一腳踢起，去得勢重了些，那球擊地而起，連跳幾跳的溜溜滾去，滾入一個地穴裏。那地穴約有二三尺深，原是埋缸貯水的所在。養娘手短攪他不着，正待跳下穴中去拾取球兒。石壁道：「且住 。」問女兒月香道：「你有甚計較，使球兒自走出來麼？」月香想了一想，便道 ：「有計了 。」即教養娘去提過一桶水來，傾在穴內。那球便浮在水面。再傾一桶，穴中水滿，其球隨水而出。石壁本是要試女孩兒的聰明，見其取水出球，智意過人，不勝之喜。

閒話休敘。那官人在任不上三年，誰知命裏官星不現，飛禍相侵。忽一夜倉中失火，急去救時，已燒報官糧千餘石。那時米貴，一石值一貫五百。亂離之際，軍糧最重 。南唐法度，凡官府破耗軍糧至三百石者，即行處斬 。只爲石壁是個清官，又且火災無數，非關本官私弊，上官教替他分解保奏。唐主怒猶未息，將本官削職，要他賠償。估價共該一千五百餘兩，把傢俬變賣，未盡其半。石壁被本府軟監，追逼不過，鬱成一病，數日而死。遺下女兒和養娘二口，少不得着落牙婆官賣，取價償官。這等苦楚，分明是：屋漏更遭連夜雨，船遲又遇打頭風。

卻說本縣有個百姓叫做賈昌，昔年被人誣陷，坐假人命事，問成死罪在獄。虧石知縣到任，審出冤情，將他釋放。賈昌銜保家活命之恩，無從報效。一向在外爲商，近日方回。正值石知縣身死，即往撫尸慟哭，備辦衣衾棺木與他殯殮。閤家掛孝，買地營葬。又聞得所欠官糧尚多，欲待替他賠補幾分，怕錢糧干係，不敢開端惹禍。見說小姐和養娘都着落牙婆官賣，慌忙帶了銀子，到李牙婆家，問要多少身價。李牙婆取出硃批的官票來看：養娘十六歲，只判得三十兩；月香十歲，到判了五十兩。卻是爲何？月香雖然年小，容貌秀美可愛；養娘不過粗使之婢，故此判價不等，賈昌並無吝色，身邊取出銀包，兌足了八十兩紋銀交付牙婆，又謝他五兩銀子，即時領取二人回家。李牙婆把兩個身價交納官庫。地方呈明石知縣家財人口變賣都盡，上官只得在別項那移賠補，不在話下。

卻說月香自從父親死後，沒一刻不啼啼哭哭。今日又不認得賈昌是什麼人，買他歸去，必然落於下賤 ，一路痛哭不已。養娘道 ：「小姐，你今番到人家去，不比在老爺身邊，只管啼哭，必遭打罵。」月香聽說愈覺悲傷。誰知賈昌一片仁義之心，領到家中，與老婆相見，對老婆說 ：「此乃恩人石相公的小姐，那一個就是伏侍小娘的養娘。我當初若沒有恩人，此身死於縲紲。今日見他小姐，如見恩人之面。你可另收拾一間香房，教他兩個住下，好茶好飯供待他，不可怠慢。後來倘有親族來訪，那時送還，也盡我一點報效之心。不然之時，待他長成，應就本縣擇個門當戶對的人家，一夫一婦，嫁他出去，恩人墳墓也有個親人看覷 。那個養娘依舊得他伏侍小姐，等他兩個作伴，做些女工，不要他在外答應 。」月香生成伶俐，見賈昌如此分付老婆，慌忙上前萬福道 ：「奴家賣身在此，爲奴爲婢理之當然。蒙恩人抬舉，此乃再生之恩 。乞受奴一拜，收爲義女。」說罷即忙下跪。賈昌那裏肯要他拜，別轉了頭，忙教老婆扶起，道 ：「小人是老相公的子民 ，這螻蟻之命，都出老相公所賜。就是這位養娘，小人也不敢怠慢，何況小姐？小人怎敢妄自尊大。暫時屈在寒家，只當賓客相待。望小姐勿責怠慢，小人夫妻有幸 。」月香再三稱謝。賈昌又分付家中男女，都稱爲石小姐。那小姐稱賈昌夫婦，但呼賈公賈婆，不在話下。

原來賈昌的老婆素性不甚賢慧。只爲看上月香生得清秀乖巧，自己無男無女，有心要收他做個螟蛉女兒。初時甚是歡喜，聽說賓客相待，先有三分不耐煩了。卻滅不得石知縣的恩，沒奈何依着丈夫言語，勉強奉承。後來賈昌在外爲商，每得好綢好絹，先盡上好的寄與石小姐做衣服穿。比及回家，先問石小姐安否。老婆心下漸漸不平。又過些時，把馬腳露出來了。但是賈昌在家，朝饔夕餐 ，也還成個規矩，口中假意奉承幾句。但背了賈昌時，茶不茶，飯不飯，另是一樣光景了。養娘常叫出外邊雜差雜使，不容他一刻空閒。又每日間限定石小姐，要做若干女工針指還他。倘手遲腳慢，便去捉雞罵狗，口裏好不乾淨。正是：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養娘受氣不過，稟知小姐，欲待等賈公回家 ，告訴他一番。月香斷然不肯，說道：「當初他用錢買我，原不指望他抬舉。今日賈婆雖有不到之處，卻與賈公無干。你若說他，把賈公這段美情都沒了。我與你命薄之人，只索忍耐爲上。」

忽一日，賈公做客回家，正撞着養娘在外汲水，面龐比前甚是黑瘦了。賈公道 ：「養娘，我只教你伏侍小姐，誰要你汲水？且放着水桶，另叫人來擔罷 。」養娘放了水桶，動了個感傷之念 ，不覺滴下幾點淚來 。賈公要盤問時，他把手拭淚，忙忙的奔進去了。賈公心中甚疑 。見了老婆，問道：「石小姐和養娘沒有甚事？」老婆回言 ：「沒有 。」初歸之際，事體多頭，也就閣過一邊。又過了幾日 ，賈公偶然到近處人家走動。回來不見老婆在房，自往廚下去尋他說話。正撞見養娘從廚下來，也沒有托盤，右手拿一大碗飯，左手一隻空碗，碗上頂一碟醃菜葉兒。賈公有心閃在隱處，看時，養娘走進石小姐房中去了。賈公不省得這飯是誰喫的，一些葷腥也沒有。那時不往廚下，竟悄悄的走在石小姐房前，向門縫裏張時，只見石小姐將這碟醃菜葉兒過飯。心中大怒，便與老婆鬧將起來。老婆道：「葷腥盡有，我又不是不捨得與他喫。那丫頭自不來擔，難道要老孃送進房去不成？」賈公道 ：「我原說過來，石家的養娘只教他在房中，與小姐作伴。我家廚下走使的又不少，誰要他出房擔飯？前日那養娘噙着兩眼淚在外街汲水，我已疑心，是必家中把他難爲了，只爲匆忙，不曾細問得。原來你恁地無恩無義！連石小姐都怠慢。見放着許多葷菜，卻教他喫白飯，是甚道理？我在家尚然如此，我出外時，可知連飯也沒得與他們喫飽。我這番回來，見他們着實黑瘦了。」老婆道：「別人家丫頭，那要你恁般疼他。養得白白壯壯 ，你可收用他做小老婆麼？」賈公道 ：「放屁！說的是什麼話 ？你這樣不通理的人，我不與你講嘴。自明日爲始，我教當直的每日另買一分肉菜供給他兩口，不要在家火中算帳，省得奪了你的口食，你又不歡喜 。」老婆自家覺得有些不是 ，口裏也含含糊糊的哼了幾句，便不言語了。從此賈公分付當直的，每日肉菜分做兩分。卻叫廚下丫頭們，各自安排送飯。這幾時好不齊整。正是：人情若比初相識，到底終無怨恨心。

賈昌因牽掛石小姐，有一年多不出外經營。老婆卻也做意修好，相忘於無言。月香在賈公家一住五年，看看長成。賈昌意思要密訪個好主兒，嫁他出去了，方纔放心，自家好出門做生理。這也是賈昌的心事 ，背地裏自去勾當，曉得老婆不賢，又與他商量怎的？若是湊巧時，賠些妝奩嫁出去了，可不乾淨。何期姻緣不偶。內中也有緣故：但是出身低微的，賈公又怕辱莫了石知縣，不肯俯就；但是略有些名目的，那個肯要百姓人家的養娘爲婦？所以好事難成。賈公見姻事不就，老婆又和順了，家中供給又立了常規，捨不得擔閣生意，只教好生看待石小姐和養娘兩口。又請石小姐出來，再三撫慰，連養娘都用許多好言安放。又分付老婆道 ：「他骨氣也比你重幾百分哩，你切莫慢他。若是不依我言語，我回家時，就不與你認夫妻了！」又喚當直的和廚下丫頭都分付遍了，方纔出門。臨岐費盡叮嚀語，只爲當初受德深。

卻說賈昌的老婆，一向被老公在家作興石小姐和養娘，心下好生不樂。沒奈何只得由他 ，受了一肚子的醃人昏悶之氣。一等老公出門，三日之後，就使起家主母的勢來。尋個茶遲飯晏小小不是的題目，先將廚下丫頭試法 ，連打幾個巴掌，罵道：「賤人，你是我手內用錢討的，如何恁地託大！你恃了那個小主母的勢頭，卻不用心伏侍我？家長在家日，縱容了你。如今他出去了 ，少不得要還老孃的規矩 。除卻老孃外，那個該伏侍的？要飯喫時，等他自擔，不要你們獻勤。卻擔誤老孃的差使 。」罵了一回，就乘着熱鬧中，喚過當直的，分付將賈公派下另一分肉菜錢乾折進來，不要買了。當直的不敢不依。且喜月香能甘淡薄，全不介意。

又過了些時，忽一日，養娘擔洗臉水遲了些 ，水已涼了。養娘不合哼了一句，那婆娘聽得了，特地叫來發作道 ：「這水不是你擔的，別人燒着湯，你便胡亂用些罷 ！當初在牙婆家，那個燒湯與你洗臉？」養娘耐嘴不住 ，便回了幾句言語，道：「誰要他們擔水燒湯！我又不是不曾擔水過的，兩隻手也會燒火。下次我自擔水自燒，不費廚下姐姐們力氣便了 ！」那婆娘提醒了他當初曾擔水過這句話，便罵道 ：「小賤人！你當先擔得幾桶水，便在外邊做身做分，哭與家長知道，連累老孃受了百般嘔氣。今日老孃要討個帳兒，你既說會擔水，會燒火，把兩件事都交在你身上。每日常用的水，都要你擔 ，不許缺乏。是火，都是你燒。若是難爲了柴，老孃卻要計較。且等你知心知意的家長回家時，你再啼啼哭哭告訴他便了，也不怕他趕了老孃出去！」

月香在房中，聽得賈婆發作自家的丫頭 ，慌忙移步上前，萬福謝罪，招稱許多不是，叫賈婆莫怪。養娘道 ：「果是婢子不是了。只求看小姐面上，不要計較 。」那老婆愈加忿怒，便道：「什麼小姐、小姐！是小姐，不到我家來了 。我是個百姓人家，不曉得小姐是什麼品級，你動不動把來壓老孃。老孃骨氣雖輕，不受人壓量的。今日要說個明白，就是小姐，也說不得費了大錢討的。少不得老孃是個主母，賈婆也不是你叫的。」月香聽得話不投機，含着眼淚，自進房去了。那婆娘分付廚中，不許叫「石小姐」，只叫他「月香」名字 。又分付養娘，只在廚下專管擔水，燒火，不許進月香房中。月香若要飯喫時，得他自到廚房來取。其夜，又叫丫頭搬了養娘的被窩，到自己房中去。月香坐個更深，不見養娘進來，只得自己閉門而睡。又過幾日，那婆娘喚月香出房，卻教丫頭把他的房門鎖了。月香沒了房，只得在外面盤旋，夜間就同養娘一鋪睡。睡起時，就叫他拿東拿西，役使他起來。在他矮檐下，怎敢不低頭？月香無可奈何，只得伏低伏小 。那婆娘見月香隨順了，心中暗喜，驀地開了他房門的鎖，把他房中搬得一空。凡丈夫一向寄來的好綢好緞，曾做不曾做得，都遷入自己箱籠，被窩也收起了不還他。月香暗暗叫苦，不敢則聲。

忽一日，賈公書信回來，又寄許多東西與石小姐。書中囑咐老婆 ：「好生看待 ，不久我便回來 。」那婆娘把東西收起，思想道：「我把石家兩個丫頭作賤勾了，丈夫回來，必然廝鬧。難道我懼怕老公，重新奉承他起來不成？那老亡八把這兩個瘦馬養着，不知作何結束！他臨行之時，說道：『若不依他言語，就不與我做夫妻了。』一定他起了什麼不良之心 。那月香好副嘴臉，年已長成，倘或有意留他，也不見得。那時我爭風喫醋，便遲了。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他兩個賣去他方，老亡八回來也只一怪，拚得廝鬧一場罷了，難道又去贖他回來不成？好計，好計！」正是：

眼孔淺時無大量，心田偏處有奸謀。

當下，那婆娘分付當直的 ：「與我喚那張牙婆到來，我有話說 。」不一時，當直的將張婆引到。賈婆教月香和養娘都相見了，卻發付他開去。對張婆說道 ：「我家六年前，討下這兩個丫頭，如今大的忒大了，小的又嬌嬌的，做不得生活，都要賣他出去，你與我快尋個主兒 。」原來當先官賣之事，是李牙婆經手 。此時李婆已死，官私做媒 ，又推張婆出尖了。張婆道 ：「那年紀小的，正有個好主兒在此，只怕大娘不肯 。」賈婆道：「有甚不肯？」張婆道 ：「就是本縣大尹老爺複姓鍾離，名義，壽春人氏 ，親生一位小姐 ，許配德安縣高大尹的長公子，在任上行聘的，不日就要來娶親了。本縣嫁裝都已備得十全，只是缺少一個隨嫁的養娘。昨日大尹老爺喚老媳婦當官分付過了，老媳婦正沒處尋。宅上這位小娘子，正中其選。只是異鄉之人，怕大娘不捨得與他。」賈婆想道：「我正要尋個遠方的主顧，來得正好。況且知縣相公要了人去，丈夫回來，料也不敢則聲。」便道：「做官府家的陪嫁，勝似在我家十倍，我有什麼不捨得 ，只是不要虧了我的原價便好 。」張婆道：「原價許多？」賈婆道：「下來歲時，就是五十兩討的 ，如今飯錢又算一主在身上了。」張婆道 ：「喫的飯是算不得帳 。這五十兩銀子在老媳婦身上。」賈婆道 ：「那一個老丫頭 ，也替我覓個人家便好。他兩個是一夥兒來的，去了一個，那一個也養不住了。況且年紀一二十之外 ，又是要老公的時候，留他甚麼！」張婆道 ：「那個要多少身價 ？」賈婆道：「原是三十兩銀子討的 。」牙婆道 ：「粗貨兒，直不得這許多。若是減得一半，老媳婦到有個外甥在身邊，三十歲了，老媳婦原許下與他娶一房妻小的，因手頭不寬展，捱下去，這到是雌雄一對兒 。」賈婆道 ：「既是你的外甥，便讓你五兩銀子 。」張婆道 ：「連這小娘子的媒禮在內，讓我十兩罷 。」賈婆道 ：「也不爲大事，你且說合起來。」張婆道 ：「老媳婦如今先去回覆知縣相公 。若講得成時，一手交錢，一手就要交貨的 。」賈婆道 ：「你今晚還來不？」張婆道：「今晚還要與外甥商量 ，來不及了。明日早來回話，多分兩個都要成的。」說罷別去。不在話下。

卻說大尹鍾離義，到任有一年零三個月了。前任馬公，是頂那石大尹的缺。馬公升任去後，鍾離義又是頂馬公的缺。鍾離大尹與德安高大尹原是個同鄉。高大尹生下二子，長曰高登，年十八歲；次曰高升，年十六歲 。這高登便是鍾離公的女婿。原來鍾離公未曾有子，止生此女 ，小字瑞枝，年方一十七歲，選定本年十月望日出嫁。此時九月下旬，吉期將近。鍾離公分付張婆，急切要尋個陪嫁。張婆得了賈家這頭門路，就去回覆大尹。大尹道 ：「若是人物好時，就是五十兩也不多。明日庫上來領價，晚上就要過門的 。」張婆道 ：「領相公鈞旨 。」當晚回家與外甥趙二商議，有這相應的親事，要與他完婚，趙二先歡喜了一夜。次早，趙二便去整理衣褶，準備做新郎。張婆在家中，先湊足了二十兩身價，隨即到縣取知縣相公鈞帖，到庫上兌了五十兩銀子 。來到賈家，把這兩項銀子交付與賈婆，分疏得明明白白。賈婆都收下了。少頃，縣中差兩名皁隸，兩個轎伕，抬着一頂小轎，到賈家門首停下。賈家初時都不通月香曉得，臨期竟打發他上轎。月香正不知教他那裏去，和養娘兩個，叫天叫地，放聲大哭。賈婆不管三七二十一，和張婆兩個，你一推，我一掇，掇他出了大門。張婆方纔說明 ：「小娘子不要啼哭了！你家主母將你賣與本縣知縣相公處，做小姐的陪嫁。此去好不富貴。官府衙門不是耍處，事到其間，哭也無益 ！」月香只得收淚，上轎而去。轎伕抬進後堂，月香見了鍾離公 ，還只萬福。張婆在旁道 ：「這就是老爺了 ，須下個大禮 。」月香只得磕頭，立起身來，不覺淚珠滿面。張婆教他拭乾了淚眼，引入私衙，見了夫人和瑞枝小姐。問其小名，對以「月香 」。夫人道 ：「好個『月香』二字！不必更改，就發他伏侍小姐 。」鍾離公厚賞張婆 ，不在話下。可憐宦室嬌香女，權作閨中使令人。

張婆出衙，已是酉牌時分。再到賈家，只見那養娘正思想小姐，在廚下痛哭。賈婆對他說道 ：「我今把你嫁與張媽媽的外甥，一夫一婦，比月香到勝幾分，莫要悲傷了 ！」張婆也勸慰了一番。趙二在混堂內洗了個淨浴，打扮得帽兒光光，衣衫簇簇，自家提了一燈籠前來接親 。張婆就教養娘拜別了賈婆，那養娘原是個大腳，張婆扶着步行到家，與外甥成親。

話休絮煩。再說月香小姐，自那日進了鍾離相公衙內，次日，夫人分付新來婢子，將中堂打掃 。月香領命，攜帚而去。鍾離公梳洗已畢，打點早衙理事，步出中堂。只見新來婢子呆呆的把着一把掃帚，立於庭中。鍾離公暗暗稱怪，悄地上前看時，原來庭中有一個土穴，月香對了那穴，汪汪流淚。鍾離公不解其故，走入中堂，喚月香上來，問其緣故。月香愈加哀泣，口稱不敢。鍾離公再三詰問，月香方纔收淚而言道 ：「賤妾幼時，父親曾於此地教妾蹴球爲戲，誤落球於此穴。父親問妾道：『你可有計較，使球自出於穴，不須拾耳 ？』賤妾答雲：『有計。』即遣養娘取水灌之，水滿球浮 ，自出穴外。父親謂妾聰明，不勝之喜。今雖年久，尚然記憶 。睹物傷情，不覺哀泣。願相公俯賜矜憐，勿加罪責 。」鍾離公大驚道 ：「汝父姓甚名誰？你幼時如何得到此地？須細細說與我知 。」月香道 ：「妾父姓石，名璧，六年前在此作縣尹。只爲天火燒倉，朝廷將父革職，勒令倍償，父親病鬱而死，有司將妾和養娘官賣到本縣賈公家。賈公向被冤系，感我父活命之恩，故將賤妾甚相看待，撫養至今。因賈公出外爲商，其妻不能相容 ，將妾轉賣於此。只此實情，並無欺隱。」今朝訴出衷腸事，鐵石人知也淚垂。

鍾離公聽罷，正是兔死狐悲，物傷其類 ：「我與石壁一般是個縣尹，他只爲遭時不幸，遇了天災，親生女兒就淪於下踐。我若不聞不見，到也罷了。天教他到我衙裏 ，我若不扶持他，同官體面何存？石公在九泉之下，以我爲何如人 ！」當下請夫人上堂，就把月香的來歷細細敘明。夫人道 ：「似這等說，他也是個縣令之女，豈可賤婢相看。目今女孩兒嫁期又逼，相公何以處之？」鍾離公道 ：「今後不要月香服役，可與女孩兒姊妹相稱。下官自有處置 。」即時修書一封，差人送到親家高大尹處。高大尹拆書觀看 ，原來是求寬嫁娶之期 。書上寫道：「婚男嫁女，雖父母之心，捨己成人，乃高明之事。近因小女出閣，預置媵婢月香。見其顏色端麗，舉止安詳，心竊異之。細訪來歷，乃知即兩任前石縣令之女。石公廉吏，因倉火失官喪軀，女亦官賣，轉展售於寒家。同官之女，猶吾女也。此女年已及笄，不惟不可屈爲媵婢，且不可使吾女先此女而嫁。僕今急爲此女擇婿，將以小女薄奩嫁之 。令郎姻期，少待改卜，特此拜懇，伏惟請諒。鍾離義頓首。」

高大尹看了道 ：「原來如此！此長者之事，吾奈何使鍾離公獨擅其美 ！」即時回書雲 ：「鸞鳳之配，雖有佳期；狐兔之悲，豈無同志。在親翁既以同官之女爲女，在不佞寧不以親翁之心爲心 ？三複示言，令人悲惻。此女廉吏血胤，無慚閥閱。願親家即賜爲兒婦，以踐始期。令愛別選高門，庶幾兩便。昔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僕今者願分親翁之誼。高原頓首。」

使者將回書呈與鍾離公看了。鍾離公道 ：「高親家願娶孤女，雖然義舉。但吾女他兒久已聘定 ，豈可更改 ？還是從容待我嫁了石家小姐，然後另備妝奩，以完吾女之事 。」當下又寫書一封，差人再達高親家 。高公開書讀道 ：「娶無依之女，雖屬高情；更已定之婚 ，終乖正道。小女與令郎，久諧風卜，準擬鸞鳴。在令郎停妻而娶妻 ，已違古禮 ，使小女舍婿而求婿，難免人非。請君三思，必從前議。義惶恐再拜。」

高公讀畢，嘆道 ：「我一時思之不熟 。今聞鍾離公之言，慚愧無地。我如今有個兩盡之道，使鍾離公得行其志，而吾亦同享其名。萬世而下，以爲美談 。」即時復書雲：「以女易女，僕之慕誼雖殷。停妻娶妻，君之引禮甚正。僕之次男高升，年方十七，尚未締姻。令愛歸我長兒，石女屬我次子。佳兒佳婦，兩對良姻。一死一生，千秋高誼。妝奩不須求備，時日且喜和同。伏冀俯從，不須改卜。原惶恐再拜 。」鍾離公得書，大喜道：「如此處分，方爲雙美。高公義氣 ，真不愧古人，吾當拜其下風矣。」

當下，即與夫人說知，將一副妝奩剖爲兩分 ，衣服首飾，稍稍增添。二女一般，並無厚薄。到十月望前兩日，高公安排兩乘花細轎，笙簫鼓吹，迎接兩位新人。鍾離公先發了嫁妝去後，隨喚出瑞枝、月香兩個女兒，教夫人分付他爲婦之道。二女拜別而行。月香感念鍾離公夫婦恩德 ，十分難捨 ，號哭上轎。一路趲行，自不必說。到了縣中，恰好湊着吉日良時，兩對小夫妻，如花如錦，拜堂合巹 。高公夫婦歡喜無限。正是：

百年好事從今定，一對姻緣天上來。

再說鍾離公，嫁女三日之後，夜間忽得一夢：夢見一位官人，幞頭象簡，立於面前 ，說道 ：「吾乃月香之父石璧是也。生前爲此縣大尹，因倉糧失火，賠償無措，鬱郁而亡。上帝察其清廉，憫其無罪，敕封吾爲本縣城隍之神 。月香吾之愛女，蒙君高誼，拔之泥中，成其美眷，此乃陰德之事。吾已奏聞上帝。君命中本無子嗣，上帝以公行善，賜公一子，昌大其門。君當致身高位，安享遐齡。鄰縣高公與君同心，願娶孤女，上帝嘉悅，亦賜二子高官厚祿，以酬其德。君當傳與世人廣行方便，切不可凌弱暴寡，利己損人。天道昭昭，纖毫洞察 ！」說罷，再拜。鍾離公答拜起身，忽然踏了衣服前幅 ，跌上一交，猛然驚醒，乃是一夢。即時說與夫人知道 ，夫人亦嗟呀不已。待等天明，鍾離公打轎到城隍廟中焚香作禮 ，捐出俸資百兩，命道士重新廟宇，將此事勒碑，廣諭衆人。又將此夢備細寫書報與高公知道。高公把書與兩個兒子看了，各各驚訝。鍾離夫人年過四十，忽然得孕生子，取名天賜。後來鍾離義歸宋，仕至龍圖閣大學士，壽享九旬。子天賜，爲大宋狀元。高登、高升俱仕宋朝，官至卿宰。此是後話。

且說賈昌在客中，不久回來 ，不見了月香小姐和那養娘。詢知其故，與婆娘大鬧幾場 。後來知得鍾離相公將月香爲女，一同小姐嫁與高門。賈昌無處用情，把銀二十兩，要贖養娘送還石小姐。那趙二恩愛夫妻，不忍分拆，情願做一對投靠，張婆也禁他不住。賈昌領了趙二夫妻，直到德安縣。稟知大尹高公，高公問了備細，進衙又問媳婦月香，所言相同。遂將趙二夫妻收留，以金帛厚酬賈昌，賈昌不受而歸。從此賈昌惱恨老婆無義，立誓不與他相處。另招一婢，生下兩男。此亦作善之報也！後人有詩嘆雲：

人家嫁娶擇高門，誰肯周全孤女婚？

試看兩公陰德報，皇天不負好心人！

# 第三卷 滕大尹鬼斷傢俬

玉樹庭前諸謝，紫荊花下三田。

壎篪和好弟兄賢，父母心中歡忭。

多少爭財競產，同根苦自相煎。

相持鷸蚌枉垂涎，落得漁人取便。

這首詞名爲《西江月》，是勸人家弟兄和睦的。且說如今三教經典，都是教人爲善的。儒教有十三經、六經、五經，釋教有諸品《大藏金經》 ，道教有《南華沖虛經》及諸品藏經，盈箱滿案，千言萬語，看來都是贅疣。依我說，要做好人，只消個兩字經，是「孝弟」兩個字。那兩字經中，又只消理會一個字，是個「孝」字。假如孝順父母的，見父母所愛者，亦愛之；父母所敬者，亦敬之。何況兄弟行中，同氣連枝，想到父母身上去，那有不和不睦之理？就是傢俬田產，總是父母掙來的，分什麼爾我？什麼肥瘠？假如你生於窮漢之家，分文沒得承受，少不得自家挽起眉毛，掙扎過活。見成有田有地，兀自爭多嫌寡，動不動推說爹孃偏愛，分受不均。那爹孃在九泉之下，他心上必然不樂。此豈是孝子所爲？所以古人說得好，道是：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怎麼是難得者兄弟？且說人生在世，至親的莫如爹孃，爹孃養下我來時節，極早已是壯年了，況且爹孃怎守得我同去？也只好半世相處。再說至愛的莫如夫婦，白頭相守，極是長久的了。然未做親以前，你張我李，各門各戶，也空着幼年一段。只有兄弟們，生於一家，比幼相隨到老，有事共商，有難共救，真像手足一般，何等情誼！譬如良田美產，今日棄了，明日又可掙得來的；若失了個弟兄，分明割了一手，折了一足，乃終身缺陷。說到此地，豈不是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若是爲田地上壞了手足親情，到不如窮漢，赤光光沒得承受，反爲乾淨，省了許多是非口舌。

如今在下說一節國朝的故事 ，乃是「滕縣尹鬼斷傢俬」。這節故事是勸人重義輕財，休忘了「孝弟」兩字經。看官們或是有弟兄沒兄弟，都不關在下之事，各人自去摸着心頭，學好做人便了。正是：

善人聽說心中刺，惡人聽說耳邊風。

話說國朝永樂年間，北直順天府香河縣，有個倪太守，雙名守謙，字益之，家累千金，肥田美宅。夫人陳氏，單生一子，名曰善繼，長大婚娶之後，陳夫人身故。倪太守罷官鰥居，雖然年老，只落得精神健旺。凡收租、放債之事件件關心，不肯安閒享用。其年七十九歲，倪善繼對老子說道 ：「人生七十古來稀。父親今年七十九，明年八十齊頭了，何不把家事交卸與孩兒掌管，喫些見成茶飯，豈不爲美？」老子搖着頭，說出幾句道：「在一日，管一日；替你心，替你力，掙些利錢共穿喫。直待兩腳壁立直，那時不關我事得 。」每年十月間，倪太守親往莊上收租，整月的住下。莊戶人家肥雞美酒盡他受用。那一年，又去住了幾日。偶然一日，午後無事，繞莊閒步，觀看野景。忽然見一個女子同着一個白髮婆婆向溪邊石上搗衣。那女子雖然村妝打扮，頗有幾分姿色：發同漆黑，眼若波明，纖纖十指似栽蔥 ，曲曲雙眉如抹黛。隨常布帛，俏身軀賽着綾羅；點景野花，美丰儀不須釵鈿。五短身材偏有趣，二八年紀正當時。倪太守老興勃發，看得呆了。那女子搗衣已畢，隨着老婆婆而走。那老兒留心觀看，只見他走過數家，進一個小小白籬笆門內去了。倪太守連忙轉身，喚管莊的來，對他說如此如此，教他訪那女子跟腳，曾否許人，若是沒有人家時，我要娶他爲妾，未知他肯否？管莊的巴不得奉承家主，領命便走。

原來那女子姓梅，父親也是個府學秀才。因幼年父母雙亡，在外婆身邊居住。年一十七歲，尚未許人。管莊的訪得的實了，就與那老婆婆說 ：「我家老爺見你女孫兒生得齊整，意欲聘爲偏房。雖說是做小，老奶奶去世已久，上面並無人拘管。嫁得成時，豐衣足食，自不須說 ；連你老人家年常衣服、茶、米，都是我家照顧；臨終還得個好斷送，只怕你老人家沒福 。」老婆婆聽得花錦似一片說話，即時依允。也是姻緣前定，一說便成。管莊的回覆了倪太守，太守大喜！講定財禮，討皇曆看個吉日，又恐兒子阻擋 ，就在莊上行聘，莊上做親。成親之夜，一老一少，端的好看！有《西江月》爲證：

一個烏紗白髮，一個綠鬢紅妝。枯藤纏樹嫩花香，好似奶公相傍。一個心中悽楚，一個暗地驚慌。只愁那活忒郎當，雙手扶持不上。

當夜倪太守抖擻精神，勾消了姻緣簿上。真個是：

恩愛莫忘今夜好，風光不減少年時。

過了三朝，喚了轎子抬那梅氏回宅，與兒子、媳婦相見。闔宅男婦都來磕頭，稱爲「小奶奶 」。倪太守把些布帛賞與衆人，各各歡喜。

只有那倪善繼心中不美，面前雖不言語，背後夫妻兩口兒議論道 ：「這老人忒沒正經！一把年紀，風燈之燭，做事也須料個前後。知道五年十年在世？卻去幹這樣不了不當的事！討這花枝般的女兒，自家也得精神對付他，終不然擔誤他在那裏，有名無實。還有一件，多少人家老漢身邊有了少婦，支持不過，那少婦熬不得，走了野路，出乖露醜，爲家門之玷。還有一件，那少婦跟隨老漢，分明似出外度荒年一般，等得年時成熟，他便去了。平時偷短偷長，做下私房，東三西四的寄開。又撒嬌撒癡，要漢子制辦衣飾與他。到得樹倒鳥飛時節，他便顛作嫁人，一包兒收拾去受用。這是木中之蠹、米中之蟲。人家有了這般人，最損元氣的 。」又說道 ：「這女子嬌模嬌樣，好像個妓女，全沒有良家體段，看來是個做聲分的頭兒，擒老公的太歲。在咱爹身邊，只該半妾半婢，叫聲姨姐，後日還有個退步。可笑咱爹不明，就叫衆人喚他做「小奶奶 」，難道要咱們叫他娘不成？咱們只不作準他，莫要奉承透了，討他做大起來，明日咱們顛到受他嘔氣 。」夫妻二人唧唧噥噥，說個不了。早有多嘴的，傳話出來。倪太守知道了，雖然不樂，卻也藏在肚裏。幸得那梅氏秉性溫良，事上接下，一團和氣，衆人也都相安。

過了兩個月，梅氏得了身孕，瞞着衆人 ，只有老公知道。一日三，三日九，捱到十月滿足，生下一個小孩兒出來，舉家大驚！這日正是九月九日，乳名取做重陽兒。到十一日，就是倪太守生日，這年恰好八十歲了，賀客盈門。倪太守開筵管待，一來爲壽誕，二來小孩兒三朝，就當個湯餅之會。衆賓客道：「老先生高年，又新添個小令郎，足見血氣不衰，乃上壽之徵也 。」倪太守大喜 ！倪善繼背後又說道 ：「男子六十而精絕，況是八十歲了，那見枯樹上生出花來？這孩子不知那裏來的雜種，決不是咱爹嫡血，我斷然不認他做兄弟。」老子又曉得了，也藏在肚裏。光陰似箭，不覺又是一年。重陽兒週歲，整備做萃盤故事。裏親外眷又來作賀。倪善繼到走了出門，不來陪客。老子已知其意，也不去尋他回來 ，自己陪着諸親吃了一日酒。雖然口中不語，心內未免有些不足之意。自古道：子孝父心寬。那倪善繼平日做人又貪又狠，一心只怕小孩子長大起來，分了他一股傢俬，所以不肯認做兄弟；預先把惡話謠言，日後好擺佈他母子。那倪太守是讀書做官的人，這個關竅怎不明白？只恨自家老了，等不及重陽兒成人長大，日後少不得要在大兒子手裏討針線；今日與他結不得冤家，只索忍耐。看了這點小孩子，好生痛他；又看了梅氏小小年紀，好生憐他。常時想一會，悶一會，惱一會，又懊悔一會。

再過四年，小孩子長成五歲。老子見他伶俐，又忒會頑耍，要送他館中上學。取個學名，哥哥叫善繼，他就叫善述。揀個好日，備了果酒，領他去拜師父。那師父就是倪太守請在家裏教孫兒的，小叔侄兩個同館上學，兩得其便。誰知倪善繼與做爹的不是一條心腸，他見那孩子取名善述，與已排行，先自不像意了；又與他兒子同學讀書，到要兒子叫他叔叔，從小叫了，後來就被他欺壓；不如喚了兒子出來，另從個師父罷。當日將兒子喚出，只推有病，連日不到館中。倪太守初時只道是真病，過了幾日，只聽得師父說 ：「大令郎另聘了個先生，分做兩個學堂，不知何意 ？」倪太守不聽猶可，聽了此言，不覺大怒，就要尋大兒子問其緣故。又想到 ：「天生恁般逆種，與他說也沒幹，由他罷了 ！」含了一口悶氣，回到房中，偶然腳慢，拌着門檻一跌，梅氏慌忙扶起，攙到醉翁牀上坐下，已自不省人事。急請醫生來看，醫生說是中風。忙取薑湯灌醒，扶他上牀。雖然心下清爽，卻滿身麻木，動彈不得。梅氏坐在牀頭，煎湯煎藥，殷勤伏待，連進幾服，全無功效。醫生切脈道 ：「只好延捱日子，不能全愈了 。」倪善繼聞知，也來看覷了幾遍。見老子病勢沉重，料是不起，便呼麼喝六，打童罵僕，預先裝出家主公的架子來。老子聽得，愈加煩惱。梅氏只得啼哭，連小學生也不去上學，留在房中，相伴老子。

倪太守自知病篤，喚大兒子到面前，取出簿子一本，家中田地、屋宅及人頭帳目總數都在上面，分付道 ：「善述年方五歲，衣服尚要人照管；梅氏又年少，也未必能管家。若分傢俬與他也是枉然 ，如今盡數交付與你。倘或善述日後長大成人，你可看做爹的面上，替他娶房媳婦，分他小屋一所，良田五六十畝，勿令飢寒足矣。這段話，我都寫絕在傢俬簿上，就當分家，把與你做個執照。梅氏若願嫁人，只從其便；倘肯守着兒子度日，也莫強他。我死之後，你一一依我言語，這便是孝子，我在九泉，亦得瞑目。」倪善繼把簿子揭開一看，果然開得細，寫得明，滿臉堆下笑來，連聲應道 ：「爹休憂慮，恁兒一一依爹分付便了 。」抱了傢俬簿子，欣然而去。梅氏見他走得遠了，兩眼垂淚，指着那孩子道 ：「這個小冤家，難道不是你嫡血？你卻和盤托出，都把與大兒子了，教我母子兩口異日把什麼過活 ？」倪太守道 ：「你有所不知，我看善繼不是個良善之人，若將傢俬平分了，連這小孩子的性命也難保 ；不如都把與他，像了他意，再無妒忌。」梅氏又哭道：「雖然如此，自古道子無嫡庶，忒殺厚薄不均，被人笑話 。」倪太守道 ：「我也顧他不得了。你年紀正小，趁我未死，將兒子囑付善繼。待我去世後，多則一年，少則半載，盡你心中揀擇個好頭腦，自去圖下半世受用 ，莫要在他們身邊討氣喫 。」梅氏道：「說那裏話！奴家也是儒門之女，婦人從一而終；況又有了這小孩兒，怎割捨得拋他？好歹要守在這孩子身邊的 。」倪太守道 ：「你果然肯守志終身麼？莫非日久生悔？」梅氏就發起大誓來 。倪太守道：「你若立志果堅，莫愁母子沒得過活 。」便向枕邊摸出一件東西來，交與梅氏。梅氏初時只道又是一個傢俬簿子，卻原來是一尺闊、三尺長的一個小軸子。梅氏道：「要這小軸兒何用？」倪太守道：「這是我的行樂圖，其中自有奧妙。你可悄地收藏，休露人目。直待孩子年長，善繼不肯看顧他，你也只含藏於心。等得個賢明有司官來，你卻將此軸去訴理，述我遺命，求他細細推詳，自然有個處分，盡勾你母子二人受用 。」梅氏收了軸子。話休恕煩，倪太守又延了數日，一夜痰厥，叫喚不醒，嗚呼哀哉死了，享年八十四歲。正是：

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

早知九泉將不去，作家辛苦着何由！

且說倪善繼得了傢俬，又討了各倉各庫鑰匙，每日只去查點家財雜物，那有功夫走到父親房裏問安。直等嗚呼之後，梅氏差丫環去報知凶信，夫妻兩口方纔跑來，也哭了幾聲「老爹爹 」。沒一個時辰，就轉身去了，到委着梅氏守屍。幸得衣衾棺槨諸事都是預辦下的，不要倪善繼費心。殯殮成服後，梅氏和小孩子兩口守着孝堂，早暮啼哭，寸步不離。善繼只是點名應客，全無哀痛之意，七中便擇日安葬。回喪之夜，就把梅氏房中傾箱倒篋，只怕父親存下些私房銀兩在內。梅氏乖巧，恐怕收去了他的行樂圖 ，把自己原嫁來的兩隻箱籠，到先開了，提出幾件穿舊衣裳，教他夫妻兩口檢看。善繼見他大意，到不來看了。夫妻兩口兒亂了一回，自去了。梅氏思量苦切，放聲大哭。那小孩子見親孃如此，也哀哀哭個不住。恁般光景，任是泥人應墮淚，從教鐵漢也酸心。

次早，倪善繼又喚個做屋匠來看這房子 ，要行重新改造，與自家兒子做親。將梅氏母子搬到後園三間雜屋內棲身。只與他四腳小牀一張和幾件粗臺粗凳，連好家火都沒一件。原在房中伏侍有兩個丫環，只揀大些的又喚去了，止留下十一二歲的小使女。每日是他廚下取飯，有菜沒菜，都不照管。梅氏見不方便，索性討些飯米，堆個土竈，自炊來喫 。早晚做些針指，買些小菜，將就度日。小學生到附在鄰家上學，束脩都是梅氏自出。善繼又屢次教妻子勸梅氏嫁人，又尋媒嫗與他說親，見梅氏誓死不從，只得罷了。因梅氏十分忍耐 ，凡事不言不語，所以善繼雖然兇狠，也不將他母子放在心上。光陰似箭，善述不覺長成一十四歲。原來梅氏平生謹慎，從前之事，在兒子面前一字也不題。只怕娃子家口滑，引出是非，無益有損。守得一十四歲時，他胸中漸漸涇渭分明，瞞他不得了。一日，向母親討件新絹衣穿，梅氏回他 ：「沒錢買得 。」善述道：「我爹做過太守，止生我弟兄兩人。見今哥哥恁般富貴，我要一件衣服，就不能勾了，是怎地 ？既娘沒錢時，我自與哥哥索討。」說罷就走。梅氏一把扯住道 ：「我兒，一件絹衣直甚大事，也去開口求人。常言道 ：『惜福積福』、『小來穿線，大來穿絹』。若小時穿了絹，到大來線也沒得穿了。再過兩年，等你讀書進步，做孃的情願賣身來做衣服與你穿着。你那哥哥不是好惹的，纏他什麼 ！」善述道 ：「娘說得是 。」口雖答應，心下不以爲然。想着 ：「我父親萬貫家私，少不得兄弟兩個大家分受。我又不是隨娘晚嫁拖來的油瓶，怎麼我哥哥全不看顧？娘又是恁般說，終不然一匹絹兒沒有我分，直待娘賣身來做與我穿着。這話好生奇怪！哥哥又不是喫人的虎 ，怕他怎的 ？」心生一計，瞞了母親，徑到大宅裏去。

尋見了哥哥，叫聲 ：「作揖。」善繼到吃了一驚 ，問他：「來做什麼？」善述道：「我是個縉紳子弟，身上藍縷，被人恥笑。特來尋哥哥討匹絹去做衣服。」善繼道：「你要衣服穿，自與娘討 。」善述道 ：「老爹爹傢俬是哥哥管，不是娘管。」善繼聽說「傢俬」二字，題目來得大了，便紅着臉問道：「這句話，是那個教你說的？你今日來討衣服穿，還是來爭傢俬？」善述道：「傢俬少不得有日分析，今日先要件衣服裝裝體面。」善繼道 ：「你這般野種，要什麼體面！老爹爹縱有萬貫家私，自有嫡子嫡孫，幹你野種屁事！你今日是聽了甚人攛掇，到此討野火喫？莫要惹着我性子，教你母子二人無安身之處 ！」善述道 ：「一般是老爹爹所生，怎麼我是野種？惹着你性子便怎地？難道謀害了我孃兒兩個，你就獨佔了傢俬不成？」善繼大怒，罵道：「小畜生，敢挺撞我 ！」牽住他衣袖兒，捻起拳頭，一連七八個栗暴，打得頭皮都青腫了。善述掙脫了，一道煙走出，哀哀的哭到母親面前來，一五一十備細述與母親知道。梅氏抱怨道 ：「我教你莫去惹事，你不聽教訓，打得你好 ！」口裏雖如此說，扯着青布衫，替他摩那頭上腫處，不覺兩淚交流。有詩爲證：

少年嫠婦擁遺孤，食薄衣單百事無。

只爲家庭缺孝友，同枝一樹判榮枯。

梅氏左思右量，恐怕善繼藏怒，到遣使女進去致意，說小學生不曉世事，衝撞長兄，招個不是。善繼兀自怒氣不息，次日侵早，邀幾個族人在家，取出父親親筆分關，請梅氏母子到來，公同看了，便道：「尊親長在上，不是善繼不肯養他母子，要攆他出去。只因善述昨日與我爭取傢俬，發許多說話，誠恐日後長大，說話一發多了，今日分析他母子出外居住，東莊住房一所，田五十八畝，都是遵依老爹爹遺命，毫不敢自專，伏乞尊親長作證 。」這夥親族平昔曉得善繼做人利害，又且父親親筆遺囑，那個還肯多嘴 ，做閒冤家？都將好看的話兒來說。那奉承善繼的說道 ：「千金難買亡人筆 。照依分關 ，再沒話了。」就是那可憐善述母子的，也只說道 ：「男子不喫分時飯，女子不着嫁時衣。多少白手成家的，如今有屋住，有田種，不算沒根基了，只要自去掙持。得粥莫嫌薄，各人自有個命在。」

梅氏料道在園屋居住，不是了日！只得聽憑分析，同孩兒謝了衆親長，拜別了祠堂，辭了善繼夫婦，教人搬了幾件舊家火和那原嫁來的兩隻箱籠，僱了牲口騎坐，來到東莊屋內。只見荒草滿地，屋瓦稀疏，是多年不修整的。上漏下溼，怎生住得？將就打掃一兩間，安頓牀鋪。喚莊戶來問時，連這五十八畝田，都是最下不堪的：大熟之年，一半收成還不能勾；若荒年，只好賠糧。梅氏只叫得苦。到是小學生有智，對母親道：「我弟兄兩個，都是老爹爹親生，爲何分關上如此偏向？其中必有緣故。莫非不是老爹爹親筆？自古道：傢俬不論尊卑。母親何不告官申理？厚薄憑官府判斷，到無怨心 。」梅氏被孩兒題起線索，便將十來年隱下衷情都說出來道 ：「我兒休疑分關之語，這正是你父親之筆。他道你年小 ，恐怕被做哥的暗算，所以把傢俬都判與他，以安其心。臨終之日，只與我行樂圖一軸，再三囑付 ：『其中含藏啞謎，直待賢明有司在任，送他詳審，包你母子兩口有得過活，不致貧苦』 。」善述道 ：「既有此事，何不早說！行樂圖在那裏？快取來與孩兒一看 。」梅氏開了箱兒，取出一個布包來；解開包袱，裏面又有一重油紙封裹着；拆了封，展開那一尺闊 、三尺長的小軸兒，掛在椅上，母子一齊下拜。梅氏通陳道 ：「村莊香燭不便 ，乞恕褻慢。」善述拜罷，起來仔細看時，乃是一個坐像，烏紗白髮，畫得丰采如生。懷中抱着嬰兒，一隻手指着地下。揣摩了半晌，全然不解。只得依舊收捲包藏，心下好生煩悶。

過了數日，善述到前村要訪個師父講解，偶從關王廟前經過，只見一夥村人抬着豬羊大禮，祭賽關聖。善述立住腳頭看時，又見一個過路的老者拄了一根竹杖，也來閒看，問着衆人道 ：「你們今日爲甚賽神 ？」 衆人道 ：「我們遭了屈官司，幸賴官府明白，斷明瞭這公事。向日許下神道願心，今日特來拜償 。」老者道 ：「什麼屈官司？怎生斷的 ？」內中一人道：「本縣向奉上司明文，十家爲甲。小人是甲首，叫做成大。同甲中，有個趙裁，是第一手針線。常在人家做夜作，整幾日不歸家的。忽一日出去了，月餘不歸 。老婆劉氏央人四下尋覓，並無蹤跡。又過了數日，河內浮出一個屍首，頭都打破的，地方報與官府。有人認出衣服 ，正是那趙裁。趙裁出門前一日，曾與小人酒後爭句閒話。一時發怒，打到他家，毀了他幾件傢俬，這是有的。誰知他老婆把這樁人命告了小人。前任漆知縣聽信一面之詞，將小人問成死罪；同甲不行舉首，連累他們都有了罪名。小人無處伸冤，在獄三載。幸遇新任滕爺，他雖鄉科出身，甚是明白。小人因他質審時節哭訴其冤。他也疑惑道：『酒後爭嚷，不是大仇，怎的就謀他一命 ？』準了小人狀詞，出牌拘人複審。滕爺一眼看着趙裁的老婆 ，千不說，萬不說，開口便問他曾否再醮？劉氏道 ：『家貧難守，已嫁人了 。』又問 ：『嫁的甚人 ？』劉氏道 ：『是班輩的裁縫，叫沈八漢。』滕爺當時飛拿沈八漢來問道 ：『你幾時娶這婦人 ？』八漢道：『他丈夫死了一個多月，小人方纔娶回 。』滕爺道 ：『何人爲媒？用何聘禮？』八漢道：『趙裁存日曾借用過小人七八兩銀子，小人聞得趙裁死信，走到他家探問，就便催取這銀子。那劉氏沒得抵償，情願將身許嫁小人，准折這銀兩，其實不曾央媒。』滕爺又問道 ：『你做手藝的人 ，那裏來這七八兩銀子 ？』八漢道 ：『是陸續湊與他的 。』滕爺把紙筆，教他細開逐次借銀數目。八漢開了出來，或米或銀共十三次，湊成七兩八錢之數。滕爺看罷，大喝道 ：『趙裁是你打死的，如何妄陷平人？』便用夾棍夾起，八漢還不肯認。滕爺道 ：『我說出情弊，教你心服：既然放本盤利，難道再沒有第二人託得，恰好都借與趙裁？必是平昔間與他妻子有奸，趙裁貪你東西，知情故縱。以後想做長久夫妻，便謀死了趙裁。卻又教導那婦人告狀，拈在成大身上。今日你開帳的字，與舊時狀紙筆跡相同，這人命不是你是誰？』再教把婦人拶指，要他承招。劉氏聽見滕爺言語，句句合拍，分明鬼谷先師一般，魂都驚散了，怎敢抵賴，拶子套上，便承認了。八漢只得也招了。原來八漢起初與劉氏密地相好，人都不知。後來往來勤了，趙裁怕人眼目，漸有隔絕之意。八漢私與劉氏商量，要謀死趙裁，與他做夫妻，劉氏不肯。八漢乘趙裁在人家做生活回來 ，哄他店上喫得爛醉；行到河邊，將他推倒；用石塊打破腦門，沉屍河底。只等事冷，便娶那婦人回去。後因屍骸浮起，被人認出；八漢聞得小人有爭嚷之隙，卻去唆那婦人告狀。那婦人直待嫁後，方知丈夫是八漢謀死的；既做了夫妻，便不言語。卻被爺審出真情，將他夫妻抵罪，釋放小人寧家。多承列位親鄰鬥出公分，替小人賽神。老翁，你道有這般冤事麼 ？」老者道：「恁般賢明官府，真個難遇！本縣百姓有幸了 。」倪善述聽在肚裏，便回家學與母親知道，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有恁地好官府，不將行樂圖去告訴，更待何時？」

母子商議已定，打聽了放告日期，梅氏起個黑早，領着十四歲的兒子，帶了軸兒 ，來到縣中叫喊。大尹見沒有狀詞，只有一個小小軸兒，甚是奇怪 ，問其緣故。梅氏將倪善繼平昔所爲及老子臨終遺囑，備細說了 。滕知縣收了軸子 ，教他且去，「待我進衙細看。」正是：

一幅畫圖藏啞謎，千金家事仗搜尋。

只因嫠婦孤兒苦，費盡神明大尹心。

不題梅氏母子回家，且說滕大尹放告已畢 ，退歸私衙，取那一尺闊、三尺長的小軸看，是倪太守行樂圖：一手抱個嬰孩，一手指着地下。推詳了半日，想道 ：「這個嬰孩就是倪善述，不消說了；那一手指地，莫非要有司官念他地下之情，替他出力麼？」又想道：「他既有親筆分關，官府也難做主了。他說軸中含藏啞謎，必然還有個道理。若我斷不出此事，枉自聰明一世。」每日退堂，便將畫圖展玩，千思萬想。如此數日，只是不解。也是這事合當明白，自然生出機會來。一日午飯後，又去看那軸子。丫環送茶來喫，將一手去接茶甌，偶然失挫，潑了些茶把軸子沾溼了。滕大尹放了茶甌，走向階前，雙手扯開軸子，就日色曬乾。忽然，日光中照見軸子裏面有些字影，滕知縣心疑，揭開看時，乃是一幅字紙，託在畫上，正是倪太守遺筆，上面寫道：

老夫官居五馬，壽逾八旬。死在旦夕，亦無所恨。但孽子善述年方週歲，急未成立。嫡善繼素缺孝友，日後恐爲所戕。新置大宅二所及一切田產，悉以授繼。惟左偏舊小屋，可分與述。此屋雖小，室中左壁埋銀五千，作五壇；右壁埋銀五千，金一千，作六壇，可以準田園之額。後有賢明有司主斷者，述兒奉酬白金三百兩。

八十一翁倪守謙親筆。年，月，日，花押。

原來這行樂圖 ，是倪太守八十一歲上與小孩子做週歲時，預先做下的。古人云知子莫若父，信不虛也。滕大尹最有機變的人，看見開着許多金銀，未免垂涎之意。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差人「密拿倪善繼來見我，自有話說。」

卻說倪善繼獨佔傢俬，心滿意足，日日在家中快樂。忽見縣差奉着手批拘喚，時刻不容停留。善繼推阻不得，只得相隨到縣。正直大尹升堂理事 ，差人稟道 ：「倪善繼已拿到了。」大尹喚到案前，問道：「你就是倪太守的長子麼？」善繼應道：「小人正是 。」大尹道 ：「你庶母梅氏有狀告你，說你逐母逐弟，佔產占房，此事真麼 ？」倪善繼道：「庶弟善述在小人身邊，從幼撫養大的。近日他母子自要分居，小人並不曾逐他。其家財一節，都是父親臨終親筆分析定的，小人並不敢有違。」大尹道 ：「你父親親筆在那裏 ？」善繼道：「見在家中，容小人取來呈覽 。」大尹道：「他狀詞內告有家財萬貫，非同小可；遺筆真僞，也未可知。念你是縉紳之後，且不難爲你。明日可喚齊梅氏母子，我親到你家查閱傢俬。若厚薄果然不均，自有公道，難以私情而論。」喝教皁快押出善繼，就去拘集梅氏母子，明日一同聽審。公差得了善繼的東道，放他回家去訖，自往東莊拘人去了。

再說善繼聽見官府口氣利害，好生驚恐。論起傢俬，其實全未分析，單單持着父親分關執照，千鈞之力，須要親族見證方好。連夜將銀兩分送三黨親長，囑託他次早都到家來。若官府問及遺筆一事，求他同聲相助。這夥三黨之親自從倪太守亡後，從不曾見善繼一盤一盒，歲時也不曾酒杯相及。今日大塊銀子送來，正是閒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腳，各各暗笑，落得受了買東西喫。明日見官，旁觀動靜，再作區處。時人有詩云：

休嫌庶母妄興詞，自是爲兄意太私。

今日將銀買三黨，何如匹絹贈孤兒？

且說梅氏見縣差拘喚，已知縣主與他做主。過了一夜，次日侵早，母子二人先到縣中去見滕大尹。大尹道 ：「憐你孤兒寡婦，自然該替你說法。但聞得善繼執得有亡父親筆分關，這怎麼處 ？」梅氏道 ：「 分關雖寫得有 ，卻是保全孩子之計，非出亡夫本心。恩相只看傢俬簿上數目，自然明白。」大尹道：「常言道清官難斷家事。我如今管你母子一生衣食充足，你也休做十分大望 。」梅氏謝道 ：「若得免於飢寒足矣，豈望與善繼同作富家郎乎 ？」滕大尹分付梅氏母子 ：「 先到善繼家伺候。」

倪善繼早已打掃廳堂，堂上設一把虎皮交椅，焚起一爐好香。一面催請親族 ：「早來守候 。」梅氏和善述到來，見十親九眷都在眼前，一一相見了，也不免說幾句求情的話兒。善繼雖然一肚子惱怒，此時也不好發泄。各各暗自打點見官的說話。等不多時，只聽得遠遠喝道之聲，料是縣主來了。善繼整頓衣帽迎接；親族中，年長知事的，準備上前見官；其幼輩怕事的，都站在照壁背後張望 ，打探消耗。只見一對對執事兩班排立，後面青羅傘下，蓋着有才有智的滕大尹。到得倪家門首，執事跪下，麼喝一聲，梅氏和倪家兄弟都一齊跪下來迎接。門子喝聲 ：「起去 ！」轎伕停了五山屏風轎子，滕大尹不慌不忙踱下轎來，將欲進門，忽然對着空中連連打恭，口裏應對，恰像有主人相迎的一般。衆人都喫驚，看他做甚模樣。只見滕大尹一路揖讓，直到堂中。連作數揖，口中敘許多寒溫的言語。先向朝南的虎皮交椅上打個恭 ，恰像有人看坐的一般，連忙轉身，就拖一把交椅，朝北主位排下 ；又向空再三謙讓，方纔上坐。衆人看他見神見鬼的模樣，不敢上前，都兩旁站立呆看。只見滕大尹在上坐拱揖，開談道：「令夫人將家產事告到晚生手裏，此事端的如何？」說罷，便作傾聽之狀。良久，乃搖首吐舌道：「長公子太不良了 。」靜聽一會，又自說道 ：「教次公子何以存活？」停一會，又說道 ：「右偏小屋，有何活計？」又連聲道：「領教，領教 。」又停一時，說道 ：「這項也交付次公子？晚生都領命了。」少停又拱揖道 ：「晚生怎敢當此厚惠 ？」推遜了多時，又道 ：「既承尊命懇切，晚生勉領，便給批照與次公子收執 。」乃起身，又連作數揖，口稱 ：「晚生便去 。」衆人都看得呆了。只見滕大尹立起身來，東看西看，問道 ：「倪爺那裏去了 ？」門子稟道 ：「沒見什麼倪爺。」滕大尹道「有些怪事 ？」喚善繼問道：「方纔令尊老先生親在門外相迎，與我對坐了，講這半日說話，你們諒必都聽見的。」善繼道：「小人不曾聽見。」滕大尹道：「方纔長長的身兒，瘦瘦的臉兒，高顴骨，細眼睛，長眉大耳，朗朗的三牙須，銀也似白的，紗帽皁靴，紅袍金帶，可是倪老先生模樣麼？」唬得衆人一身冷汗，都跪下道 ：「正是他生前模樣 。」大尹道：「如何忽然不見了？他說家中有兩處大廳堂，又東邊舊存下一所小屋，可是有的？」善繼也不敢隱瞞，只得承認道 ：「有的 。」大尹道 ：「且到東邊小屋去一看，自有話說 。」衆人見大尹半日自言自語，說得活龍活現，分明是倪太守模樣，都信道倪太守真個出現了。人人吐舌，個個驚心。誰知都是滕大尹的巧言。他是看了行樂圖，照依小像說來，何曾有半句是真話！有詩爲證：

聖賢自是空題目，惟有鬼神不敢觸。

若非大尹假裝詞，逆子如何肯心服?

倪善繼引路，衆人隨着大尹，來到東偏舊屋內。這舊屋是倪太守未得第時所居，自從造了大廳大堂，把舊屋空着，只做個倉廳，堆積些零碎米麥在內，留下一房家人。看見大尹前後走了一遍，到正屋中坐下，向善繼道 ：「你父親果是有靈，家中事體，備細與我說了。教我主張，這所舊宅子與善述，你意下如何？」善繼叩頭道 ：「但憑恩臺明斷 。」大尹討傢俬簿子細細看了 ，連聲道 ：「也好個大家事 。」看到後面遺筆分關，大笑道 ：「你家老先生自家寫定的，方纔卻又在我面前，說善繼許多不是 ，這個老先兒也是沒主意的 。」喚倪善繼過來 ，「既然分關寫定，這些田園帳目，一一給你，善述不許妄爭。」梅氏暗暗叫苦，方欲上前哀求。只見大尹又道 ：「這舊屋判與善述，此屋中之所有，善繼也不許妄爭 。」善繼想道 ：「這屋內破家破火，不直甚事。便堆下些米麥，一月前都糶得七八了，存不多兒 ，我也勾便宜了 。」便連連答應道 ：「 恩臺所斷極明。」大尹道 ：「你兩人一言爲定，各無翻悔。衆人既是親族，都來做個證見。方纔倪老先生當面囑付說 ：『此屋左壁下，埋銀五千兩 ，作五壇，當與次兒 。』」善繼不信，稟道 ：「若果然有此，即使萬金，亦是兄弟的，小人並不敢爭執。」大尹道：「你就爭執時，我也不準 。」便教手下討鋤頭、鐵鍬等器，梅氏母子作眼，率領民壯，往東壁下掘開牆基，果然埋下五個大壇。發起來時，壇中滿滿的，都是光銀子。把一罈銀子上秤稱時，算來該是六十二斤半，剛剛一千兩足數。衆人看見，無不驚訝 。善繼益發信真了 ：「若非父親陰靈出現 ，面訴縣主，這個藏銀，我們尚且不知，縣主那裏知道？」只見滕大尹教把五壇銀子一字兒擺在自家面前，又分付梅氏道 ：「右壁還有五壇，亦是五千之數。更有一罈金子，方纔倪老先生有命，送我作酬謝之意，我不敢當，他再三相強，我只得領了 。」梅氏同善述叩頭說道 ：「左壁五千，已出望外；若右壁更有，敢不依先人之命 。」大尹道：「我何以知之？據你家老先生是恁般說，想不是虛話 。」再教人發掘西壁 ，果然六個大壇，五壇是銀，一罈是金。善繼看着許多黃白之物，眼裏都放出火來，恨不得搶他一錠；只是有言在前，一字也不敢開口。滕大尹寫個照帖，給與善繼爲照，就將這房家人判與善述母子。梅氏同善述不勝之喜，一同叩頭拜謝。善繼滿肚不樂，也只得磕幾個頭，勉強說句 「多謝恩臺主張 。」大尹判幾條封皮，將一罈金子封了，放在自己轎前，擡回衙內，落得受用。衆人都認道真個倪太守許下酬謝他的，反以爲理之當然，那個敢道個「不」字。這正叫做鷸蚌相持，漁人得利 。若是倪善繼存心忠厚，兄弟和睦，肯將傢俬平等分析，這千兩黃金，弟兄大家該五百兩，怎到得滕大尹之手？白白裏作成了別人，自己還討得氣悶，又加個不孝不弟之名。千算萬計，何曾算計得他人，只算計得自家而已！

閒話休題。再說梅氏母子次日又到縣拜謝滕大尹。大尹已將行樂圖取去遺筆，重新裱過，給還梅氏收領。梅氏母子方悟行樂圖上，一手指地，乃指地下所藏之金銀也。此時有了這十壇銀子，一般置買田園，遂成富室。後來善述娶妻，連生三子，讀書成名。倪氏門中，只有這一枝極盛。善繼兩個兒子，都好遊蕩，家業耗廢。善繼死後，兩所大宅子都賣與叔叔善述管業。裏中凡曉得倪家之事本末的，無不以爲天報雲。詩曰：

從來天道有何私，堪笑倪郎心太癡；

忍以嫡兄欺庶母，卻教死父算生兒。

軸中藏字非無意，壁下埋金屬有司；

何似存些公道好，不生爭競不興詞。

# 第四卷 裴晉公義還原配

官居極品富千金，享用無多白髮侵。

惟有存仁並積善，千秋不朽在人心。

當初，漢文帝朝中，有個寵臣，叫做鄧通。出則隨輦，寢則同榻，恩幸無比。其時，有神相許負相那鄧通之面，有縱理紋入口，必當窮餓而死。文帝聞之，怒曰 ：「富貴由我！誰人窮得鄧通？」遂將蜀道銅山賜之，使得自鑄錢。當時，鄧氏之錢，佈滿天下，其富敵國。一日，文帝偶然生下個癰疽，膿血迸流，疼痛難忍，鄧通跪而吮之；文帝覺得爽快。便問道：「天下至愛者，何人？」鄧通答道 ：「莫如父子 。」恰好皇太子入宮問疾，文帝也教他吮那癰疽 。太子推辭道 ：「臣方食鮮膾，恐不宜近聖恙。」太子出宮去了。文帝嘆道 ：「至愛莫如父子，尚且不肯爲我吮疽，鄧通愛我勝如吾子 。」由是恩寵俱加。皇太子聞知此語，深恨鄧通吮疽之事。後來文帝駕崩，太子即位，是爲景帝。遂治鄧通之罪，說他吮疽獻媚，壞亂錢法。籍其家產，閉於空室之中，絕其飲食 ，鄧通果然餓死。又漢景帝時，丞相周亞夫也有縱理紋在口。景帝忌他威名，尋他罪過，下之於廷尉獄中。亞夫怨恨，不食而死。這兩個極富極貴，犯了餓死之相，果然不得善終。然雖如此，又有一說，道是面相不如心相。假如上等貴相之人，也有做下虧心事，損了陰德，反不得好結果。又有犯着惡相的，卻因心地端正，肯積陰功，反禍爲福。此是人定勝天，非相法之不靈也。

如今說唐朝有個裴度，少年時，貧落未遇。有人相他縱理入口，法當餓死。後遊香山寺中，於井亭欄干上拾得三條寶帶。裴度自思：「此乃他人遺失之物，我豈可損人利己，壞了心術？」乃坐而守之。少頃間，只見有個婦人啼哭而來，說道：「老父陷獄，借得三條寶帶，要去贖罪。偶到寺中盥手燒香，遺失在此。如有人拾取，可憐見還，全了老父之命。」裴度將三條寶帶，即時交付與婦人，婦人拜謝而去。他日，又遇了那相士。相士大驚道：「足下骨法全改，非復向日餓莩之相，得非有陰德乎？」裴度辭以沒有。相士雲：「足下試自思之，必有拯溺救焚之事。」裴度乃言還帶一節。相士曰：「此乃大陰功，他日富貴兩全，可預賀也。」後來裴度果然進身及第，位至宰相，壽登耄耋。正是：

面相不如心相準，爲人須是積陰功。

假饒方寸難移相，餓莩焉能享萬鍾?

說話的，你只道裴晉公是陰德上積來的富貴，誰知他富貴以後，陰德更多。則今聽我說「義還原配」這節故事，卻也十分難得。

話說唐憲宗皇帝元和十三年，裴度領兵削平了淮西反賊吳元濟，還朝拜爲首相 ，進爵晉國公 。又有兩處積久負固的藩鎮，都懼怕裴度威名，上表獻地贖罪：恆冀節度使王承宗願獻德、隸二州；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願獻沂、密、海三州。憲宗皇帝看見外寇漸平，天下無事，乃修龍德殿，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大興土木。又聽山人柳泌，合長生之藥 。裴度屢次切諫，都不聽。佞臣皇甫鎛判度支 ，程異掌鹽鐵 ，專一刻剝百姓財物，名爲羨餘 ，以供無事之費 。由是投了憲宗皇帝之意，兩個佞臣並同平章事 。裴度羞與同列 ，上表求退。憲宗皇帝不許，反說裴度好立朋黨，漸有疑忌之心 。裴度自念功名太盛，惟恐得罪。乃口不談朝事，終日縱情酒色，以樂餘年。四方郡牧，往往訪覓歌兒舞女，獻於相府 ，不一而足。論起裴晉公，那裏要人來獻。只是這班阿諛謅媚的，要博相國歡喜，自然重價購求。也有用強逼取的，鮮衣美飾，或假作家妓，或僞稱侍兒，遣人殷殷勤勤的送來。裴晉公來者不拒，也只得納了。

再說晉州萬泉縣，有一人，姓唐名璧，字國寶，曾舉孝廉科，初任括州龍宗縣尉，再任越州會稽丞。先在鄉時，聘定同鄉黃太學之女小娥爲妻。因小娥尚在稚齡，待年未嫁。比及長成，唐璧兩任遊宦，都在南方，以此兩個磋跎，不曾婚配。那小娥年方二九，生得臉似堆花，體如琢玉。又且通於音律，凡蕭管、琵琶之類，無所不工。晉州刺史只奉承裴晉公，要在所屬地方選取美貌歌姬一隊進奉。已有了五人，還少一個出色掌班的。聞得黃小娥之名，又道太學之女，不可輕得，乃捐錢三十萬，囑託萬泉縣令求之。

那縣令又奉承刺史 ，遣人到黃太學家致意。黃太學回道：「已經受聘，不敢從命 。」縣令再三強求 ，黃太學只是不允。時值清明，黃太學舉家掃墓，獨留小娥在家 。縣令打聽的實，乃親到黃家，搜出小娥，用肩輿抬去。着兩個穩婆相伴，立刻送到晉州刺史處交割。硬將三十萬錢 ，撇在他家，以爲身價。比及黃太學回來，曉得女兒被縣令劫去，急往縣中，已知送去州里。再到晉州，將情哀求刺史。刺史道：「你女兒才色過人，一入相府，必然擅寵。豈不勝作他人箕帚乎？況已受我聘財六十萬錢，何不贈與汝婿 ，別圖配偶 ？」黃太學道 ：「縣主乘某掃墓，將錢委置 ，某未嘗面受，況止三十萬，今悉持在此。某隻願領女，不願領錢也。」刺史拍案大怒道 ：「你得財賣女，卻又瞞過三十萬，強來絮聒，是何道理？汝女已送至晉國公府中矣，汝自往相府取索 ，在此無益 。」黃太守看見刺史發怒，出言圖賴，再不敢開口，兩眼含淚而出。在晉州守了數日，欲得女兒一見，寂然無信。嘆了口氣，只得回縣去了。

卻說刺史將千金置買異樣服飾、寶珠瓔珞，妝扮那六個人，如天仙相似。全副樂器，整日在衙中操演。直待晉國公生日將近，遣人送去，以作賀禮。那刺史費了許多心機，破了許多錢鈔，要博相國一個大歡喜。誰知相國府中，歌舞成行，各鎮所獻美女，也不計其數。這六個人，只湊得鬧熱，相國那裏便看在眼裏，留在心裏？從來奉承，盡有折本的，都似此類。有詩爲證：

割肉剜膚買上歡，千金不吝備吹彈。

相公見慣渾閒事，羞殺州官與縣官！

話分兩頭。再說唐璧在會稽任滿，該得升遷。想黃小娥今已長成，且回家畢姻，然後赴京末遲。當下收拾宦囊，望萬泉縣進發。到家次日，就去謁見岳丈黃太學。黃太學已知爲着姻事，不等開口，便將女兒被奪情節，一五一十，備細的告訴了。唐璧聽罷，呆了半晌，咬牙切齒恨道 ：「大丈夫浮沉薄宦，至一妻之不能保，何以生爲 ？」黃太學勸道 ：「賢婿英年才望，自有好姻緣相湊，吾女兒自沒福相從，遭此強暴，休得過傷懷抱，有誤前程。」唐璧怒氣不息，要到州官、縣官處與他爭議。黃太學又勸道 ：「人已去矣，爭論何益？況干礙裴相國。方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倘失其歡心，恐於賢婿前程不便 。」乃將縣令所留三十萬錢擡出 ，交付唐璧道 ：「以此爲圖婚之費。當初宅上有碧玉玲瓏爲聘，在小女身邊，不得奉還矣。賢婿須念前程爲重 ，休爲小挫以誤大事 。」唐璧兩淚交流 ，答道：「某年近三旬，又失此良偶，琴瑟之事，終身已矣。蝸名微利，誤人之本，從此亦不復思進取也 ！」言訖，不覺大慟。黃太學也還痛起來。大家哭了一場方罷。唐璧那裏肯收這錢去，徑自空身回了。

次日，黃太學親到唐璧家，再三解勸，攛掇他早往京師聽調，得了官職，然後徐議良煙。唐璧初時不肯，被丈人一連數日強逼不過，思量：「在家氣悶，且到長安走遭，也好排遣。」勉強擇吉，買舟起程。丈人將三十萬錢暗地放在舟中，私下囑付從人道：「開船兩日後，方可稟知主人，拿去京中好做使用，討個美缺 。」唐璧見了這錢，又感傷了一場，分付蒼頭 ：「此是黃家賣女之物，一文不可動用！」

在路不一日，來到長安。僱人挑了行李，就裴相國府中左近處，下個店房。早晚府前行走，好打探小娥信息。過了一夜，次早，到吏部報名，送歷任文簿，查驗過了。回寓吃了飯，就到相府門前守候。一日最少也踅過十來遍。住了月餘，那裏通得半個字？這些官吏們一出一入，如馬蟻相似，誰敢上前把這沒頭腦的事問他一聲！正是：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

一日，吏部掛榜，唐璧授湖州錄事參軍。這湖州，又在南方，是熟遊之地，唐璧也到歡喜。等有了告敕，收拾行李，僱喚船隻出京。行到潼津地方，遇了一夥強人。自古道慢藏誨盜，只爲這三十萬錢，帶來帶去，露了小人眼目，惹起貪心，就結夥做出這事來。這夥強人從京城外直跟至潼津，背地通同了船家，等待夜靜，一齊下手。也是唐璧命不該絕，正在船頭上登東，看見聲勢不好，急忙跳水，上岸逃命。只聽得這夥強人亂了一回，連船都撐去。蒼頭的性命也不知死活。舟中一應行李，盡被劫去，光光剩個身子。正是：屋漏更遭連夜雨，船遲又被打頭風！那三十萬錢和行囊還是小事。卻有歷任文簿和那告敕，是赴任的執照，也失去了，連官也做不成。

唐璧那一時真個是控天無路，訴地無門，思量 ：「我直恁時乖運蹇，一事無成！欲待回鄉，有何面目 ？欲待再往京師，向吏部衙門投拆，奈身畔並無分文盤費，怎生是好？這裏又無相識借貸，難道求乞不成 ？」欲待投河而死，又想：「堂堂一軀，終不然如此結果？」坐在路傍，想了又哭，哭了又想，左算右算，無計可施，從半夜直哭到天明。

喜得絕處逢生，遇着一個老者，攜杖而來，問道 ：「官人爲何哀泣 ？」唐璧將赴任被劫之事 ，告訴了一遍 。老者道：「原來是一位大人，失敬了。舍下不遠，請那步則個 。」老者引唐璧約行一里，到於家中，重複敘禮。老者道：「老漢姓蘇，兒子喚做蘇鳳華，見做湖州武源縣尉，正是大人屬下。大人往京，老漢願少助資斧 。」即忙備酒飯管待，取出新衣一套，與唐璧換了。捧出白金二十兩，權充路費。唐璧再三稱謝，別了蘇老，獨自一個上路，再往京師舊店中安下。店主人聽說路上喫虧，好生悽慘。唐璧到吏部門下，將情由哀稟。那吏部官道是告敕、文簿盡空，毫無巴鼻，難辨真僞。一連求了五日，並不作準。身邊銀兩，都在衙門使費去了。回到店中，只叫得苦，兩淚汪汪的坐着納悶。只見外面一人，約莫半老年紀，頭帶軟翅紗帽，身穿紫褲衫，挺帶皁靴，好似押牙官模樣。踱進店來。見了唐璧，作了揖，對面而坐，問道 ：「足下何方人氏？到此貴幹？」唐璧道：「官人不問猶可，問我時 ，教我一時訴不盡心中苦情 ！」說未絕聲，撲籟籟掉下淚來。紫衫人道 ：「尊意有何不美？可細話之，或者可共商量也。」唐璧道 ：「某姓唐，名璧，晉州萬泉縣人氏 。近除湖州錄事參軍，不期行至潼津，忽遇盜劫，資斧一空 。歷任文簿和告敕都失了，難以之任。」紫衫人道 ：「中途被劫，非關足下之事，何不以此情訴知吏部，重給告身，有何妨礙？」唐璧道 ：「幾次哀求，不蒙憐準，教我去住兩難，無門懇告 。」紫衫人道 ：「當朝裴晉公，每懷側隱，極肯周旋落難之人。足下何不去求見他？」唐璧聽說，愈加悲泣道 ：「官人休題起『裴晉公』三字 ，使某心腸如割。」紫衫人大驚道 ：「足下何故而出此言？」唐璧道 ：「某幼年定下一房親事，因屢任南方，未成婚配。卻被知州和縣尹用強奪去，湊成一班女樂，獻與晉公，使某壯年無室。此事雖不由晉公，然晉公受人諂媚，以致府、縣爭先獻納，分明是他拆散我夫妻一般，我今日何忍復往見之？」紫衫人問道 ：「足下所定之室，何姓何名？當初有何爲聘？」唐璧道：「姓黃，名小娥，聘物碧玉玲瓏 ，見在彼處。」紫衫人道 ：「某即晉公親校，得出入內室，當爲足下訪之 。」唐璧道 ：「侯門一入，無復相見之期。但願官人爲我傳一信息 ，使他知我心事，死亦瞑目。」紫衫人道 ：「明日此時，定有好音奉報 。」說罷 ，拱一拱手，踱出門去了。

唐璧轉展思想，懊悔起來 ：「那紫衫押牙，必是晉公親信之人，遣他出外探事的。我方纔不合議論了他幾句，頗有怨望之詞，倘或述與晉公知道，激怒了他，降禍不小 ！」心下好生不安，一夜不曾閤眼。巴到天明，梳洗罷，便到裴府窺望。只聽說令公給假在府，不出外堂，雖然如此，仍有許多文書來往，內外奔走不絕，只不見昨日這紫衫人。等了許久，回店去吃了些午飯，又來守候，絕無動靜。看看天晚，眼見得紫衫人已是謬言失信了。嗟嘆了數聲，悽悽涼涼的回到店中。方欲點燈，忽見外面兩個人，似令史妝扮，慌慌忙忙的走入店來，問道 ：「那一位是唐璧參軍 ？」唬得唐璧躲在一邊，不敢答應。店主人走來問道：「二位何人？」那兩個人答曰：「我等乃裴府中堂吏，奉令公之命，來請唐參軍到府講話 。」店主人指道：「這位就是。」唐璧只得出來相見了，說道 ：「某與令公素未通謁，何緣見召？且身穿褻服 ，豈敢唐突 ！」堂吏道：「令公立等，參軍休得推阻 。」兩個左右腋扶着，飛也似跑進府來。到了堂上，教「參軍少坐 ，容某等稟過令公 ，卻來相請 。」兩個堂吏進去了 。不多時 ，只聽得飛奔出來 ，複道：「令公給假在內，請進去相見 。」一路轉彎抹角，都點得燈燭輝煌，照耀如白日一般。兩個堂吏前後引路，到一個小小廳事中，只見兩行紗燈排列，令公角巾便服，拱立而待。唐璧慌忙拜伏在地，流汗浹背，不敢仰視。令公傳命扶起道 ：「私室相延，何勞過禮 ！」便教看坐。唐璧謙讓了一回，坐於側旁，偷眼看着令公，正是昨日店中所遇紫衫之人，愈加惶懼，捏着兩把汗，低了眉頭，鼻息也不敢出來。

原來裴令公閒時常在外面私行耍子，昨日偶到店中，遇了唐璧。回府去，就查「黃小娥」名字，喚來相見，果然十分顏色。令公問其來歷，與唐璧說話相同 ；又討他碧玉玲瓏看時，只見他緊緊的帶在臂上。令公甚是憐憫，問道：「你丈夫在此，願一見乎？」小娥流淚道：「紅顏薄命，自分永絕。見與不見，權在令公，賤妾安敢自專 。」令公點頭，教他且去。密地吩咐堂候官，備下資裝千貫 ；又將空頭告敕一道，填寫唐璧名字，差人到吏部去，查他前任履歷及新受湖州參軍文憑，要得重新補給。件件完備，才請唐璧到府。唐璧滿肚慌張，那知令公一團美意？

當日令公開談道 ：「昨見所話，誠心惻然。老夫不能杜絕饋遺，以致足下久曠琴瑟之樂，老夫之罪也。」唐璧離席下拜，道 ：「鄙人身遭顛沛，心神顛倒 。昨日語言冒犯，自知死罪，伏惟相公海涵！」令公請起道：「今日頗吉，老夫權爲主婚，便與足下完婚。薄有行資千貫奉助，聊表贖罪之意 。成親之後，便可於飛赴任。」唐璧只是拜謝，也不敢再問赴任之事。只聽得宅內一派樂聲嘹亮，紅燈數對，女樂一隊前導，幾個押班老嬤和養娘輩，簇擁出如花如玉的黃小娥來。唐璧慌欲躲避。老嬤道 ：「請二位新人 ，就此見禮 。」養娘鋪下紅氈，黃小娥和唐璧做一對兒立了 ，朝上拜了四拜，令公在傍答揖。早有肩輿在廳事外，伺候小娥登輿，一徑抬到店房中去了。令公分付唐璧 ：「速歸逆旅，勿誤良期 。」唐璧跑回店中，只聽得人言鼎沸。舉眼看時，擺列得絹帛盈箱，金錢滿篋。就是起初那兩個堂吏看守着，專等唐璧到來，親自交割。又有個小小篋兒，令公親判封的。拆開看時，乃官誥在內，復除湖州司戶參軍。唐璧喜不自勝，當夜與黃小娥就在店中，權作洞房花燭。這一夜歡情，比着尋常畢煙的，更自得意。正是：

運去雷轟薦福碑，時來風送滕王閣。

今朝婚宦兩稱心，不似從前情緒惡。

唐璧此時有婚有宦，又有了千貴資裝，分明是十八層地獄的苦鬼，直升到三十三天去了。若非裴令公仁心慷慨，怎肯周旋得人十分滿足？

次日，唐璧又到裴府謁謝。令公預先分付門吏辭回 ：「不勞再見 。」唐璧回寓，重理冠帶，再整行裝，在京中買了幾個童僕跟隨。兩口兒回到家鄉，見了岳丈黃太學。好似枯木逢春，斷絃再續，歡喜無限。過了幾日，夫婦雙雙往湖州赴任。感激裴令公之恩，將沉香雕成小像，朝夕拜禱，願其福壽綿延，後來裴令公壽過八旬，子孫蕃衍，人皆以爲陰德所致。詩云：

無室無官苦莫論，周旋好事賴洪恩。

人能步步存明德，福祿綿綿及子孫。

# 第五卷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掃蕩殘胡立帝畿，龍翔鳳舞勢崔嵬。

左環滄海天一帶，右擁太行山萬圍。

戈戟九邊雄絕塞，衣冠萬國仰垂衣。

太平人樂華胥世，永永金甌共日輝。

這首詩單誇我朝燕京建都之盛。說起燕都的形勢，北倚雄關，南壓區夏，真乃金城天府、萬年不拔之基。當先洪武爺掃蕩胡塵，定鼎金陵，是爲南京。到永樂爺從北平起兵靖難，遷於燕都，是爲北京。只因這一遷，把個苦寒地面變作花錦世界。自永樂爺九傳至於萬曆爺，此乃我朝第十一代的天子。這位天子，聰明神武，德福兼全，十歲登基，在位四十八年，削平了三處寇亂。那三處 ？日本關白平秀吉，西夏口孛 承恩，播州楊應龍。平秀吉侵犯朝鮮，口孛 承恩、楊應龍是土官謀叛，先後削平。遠夷莫不畏服，爭來朝貢。真個是：一人有慶民安樂，四海無虞國太平。

話中單表萬曆二十年間，日本國關白作亂，侵犯朝鮮。朝鮮國王上表告急，天朝發兵泛海往救。有戶部官奏準，目今兵興之際，糧餉未充，暫開納粟入監之例。原來納粟入監的有幾般便宜：好讀書，好科舉，好交結，末來又有個小小前程結果。以此宦家公子、富室子弟到不願做秀才 ，都去援例做太學生。自開了這例，兩京太學生各添至千人之外。內中有一人，姓李，名甲，字幹先，浙江紹興府人氏。父親李佈政所生三兒，惟甲居長。自幼讀書在庠，未得登科，援例入於北雍。因在京坐監，與同鄉柳遇春監生同遊教坊司院內，與一個名姬相遇。那名姬姓杜，名媺，排行第十，院中都稱爲杜十娘。生得：

渾身雅豔，遍體嬌香。兩彎眉畫遠山青，一對眼明秋水潤。臉如蓮萼，分明卓氏文君；脣似櫻桃，何減白家樊素。可憐一片無瑕玉，誤落風塵花柳中。

那杜十娘自十三歲破瓜，今一十九歲，七年之內不知歷過了多少公子王孫，一個個情迷意蕩，破家蕩產而不惜。院中傳出四句口號來，道是：

坐中若有杜十娘，斗筲之量飽千觴；

院中若識杜老媺，千家粉面都如鬼。

卻說李公子風流年少，未逢美色，自遇了杜十娘，喜出望外，把花柳情懷一擔兒挑在他身上。那公子俊俏龐兒，溫存性兒，又是撒漫的手兒，幫襯的勤兒，與十娘一雙兩好，情投意合。十娘因見鴇兒貪財無義，久有從良之志。又見李公子忠厚志誠，甚有心向他。奈李公子懼怕老爺，不敢應承。雖則如此，兩下情好愈密，朝歡暮樂，終日相守，如夫婦一般，海誓山盟，各無他志。真個恩深似海恩無底，義重如山義更高。

再說杜媽媽女兒被李公子佔住 ，別的富家巨室聞名上門，求一見而不可得。初時李公子撒漫用錢，大差大使，媽媽脅肩謅笑，奉承不暇。日往月來，不覺一年有餘，李公子囊篋漸漸空虛，手不應心，媽媽也就怠慢了。老佈政在家聞知兒子嫖院，幾遍寫字來喚他回去。他迷戀十娘顏色，終日延挨。後來聞知老爺在家發怒，越不敢回。古人云 ：「以利相交者 ，利盡而疏。」那杜十娘與李公子真情相好，見他手頭愈短，心頭愈熱。媽媽也幾遍教女兒打發李甲出院，見女兒不統口，又幾遍將言語觸突李公子，要激怒他起身。公子性本溫柔，詞氣愈和。媽媽沒奈何，日逐只將十娘叱罵道：「我們行戶人家，喫客穿客，前門送舊，後門迎新，門庭鬧如火，錢帛堆成垛。自從那李甲在此，混帳一年有餘，莫說新客，連舊主顧都斷了，分明接了個鐘馗老，連小鬼也沒得上門 。弄得老孃一家人家有氣無煙，成什麼模樣 ！」

杜十娘被罵，耐性不住，便回答道 ：「那李公子不是空手上門的，也曾費過大錢來 。」媽媽道 ：「彼一時，此一時，你只教他今日費些小錢兒，把與老孃辦起柴米養你兩口也好。別人家養的女兒便是搖錢樹，千生萬活；偏我家晦氣，養了個退財白虎，開了大門，七件事般般都在老身心上。到替你這小賤人白白養着窮漢，教我衣食從何處來？你對那窮漢說：有本事出幾兩銀子與我 ，到得你跟了他去 ，我別討個丫頭過活卻不好 ？」十娘道 ：「媽媽，這話是真是假 ？」媽媽曉得李甲囊無一錢，衣衫都典盡了，料他沒處設法。便應道 ：「老孃從不說謊，當真哩。」十娘道 ：「娘，你要他許多銀子？」媽媽道：「若是別人，千把銀子也討了，可憐那窮漢出不起，只要他三百兩，我自去討一個粉頭代替。只一件，須是三日內交付與我。左手交銀，右手交人。若三日沒有銀時，老身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公子不公子，一頓孤拐打那光棍出去。那時莫怪老身 ！」十娘道 ：「公子雖在客邊乏鈔，諒三百金還借辦得來。只是三日忒近，限他十日便好 。」媽媽想道 ：「這窮漢一雙赤手，便限他一百日，他那裏來銀子。沒有銀子，便鐵皮包瞼，料也無顏上門。那時重整家風 ，媺兒也沒得話講 。」答應道 ：「看你面，便寬到十日 。第十日沒有銀子 ， 不幹老孃之事 。」十娘道：「若十日內無銀，料他也無顏再見了 。只怕有了三百兩銀子，媽媽又翻悔起來。」媽媽道 ：「老身年五十一歲了，又奉十齋，怎敢說謊？不信時與你拍掌爲定。若翻悔時，做豬做狗。」

從來海水斗難量，可笑虔婆意不良。

料定窮儒囊底竭，故將財禮難嬌娘。

是夜，十娘與公子在枕邊議及終身之事。公子道 ：「我非無此心。但教坊落籍 ，其費甚多，非千金不可。我囊空如洗，如之奈何 ！」 十娘道：「妾已與媽媽議定只要三百金，但須十日內措辦。郎君遊資雖罄，然都中豈無親友可以借貸？倘得如數，妾身遂爲君之所有，省受虔婆之氣 。」公子道 ：「親友中爲我留戀行院，都不相顧。明日只做束裝起身，各家告辭，就開口假貸路費，湊聚將來，或可滿得此數 。」起身梳洗，別了十娘出門，十娘道 ：「用心作速，專聽佳音 。」公子道 ：「不須分付。」

公子出了院門，來到三親四友處，假說起身告別，衆人到也歡喜。後來敘到路費欠缺 ，意欲借貸。常言道 ：「說着錢，便無緣 。」親友們就不招架。他們也見得是，道李公子是風流浪子，迷戀煙花，年許不歸，父親都爲他氣壞在家。他今日抖然要回，未知真假。倘或說騙盤纏到手，又去還脂粉錢，父親知道，將好意翻成惡意，始終只是一怪，不如辭了乾淨。便回道 ：「目今正值空乏，不能相濟 ，慚愧！慚愧 ！」人人如此，個個皆然，並沒有個慷慨丈夫，肯統口許他一十、二十兩，李公子一連奔走了三日，分毫無獲，又不敢回決十娘，權且含糊答應。到第四日又沒想頭，就羞回院中。

平日間有了杜家，連下處也沒有了，今日就無處投宿，只得往同鄉柳監生寓所借歇。柳遇春見公子愁容可掬，問其來歷。公子將杜十娘願嫁之情備細說了。遇春搖首道：「未必，未必。那杜媺院中第一名姬，要從良時，怕沒有十斛明珠，千金聘禮。那鴇兒如何只要三百兩？想鴇兒怪你無錢使用，白白佔住他的女兒，設計打發你出門。那婦人與你相處已久 ，又礙卻麪皮，不好明言。明知你手內空虛，故意將三百兩賣個人情，限你十日。若十日沒有，你也不好上門。便上門時 ，他會說你笑你，落得一場褻瀆，自然安身不牢，此乃煙花逐客之計。足下三思，休被其惑。據弟愚意，不如早早開交爲上 。」公子聽說，半晌無言，心中疑惑不定。遇春又道 ：「足下莫要錯了主意。你若真個還鄉，不多幾兩盤費，還有人搭救。若是要三百兩時，莫說十日，就是十個月也難。如今的世情，那肯顧『緩急』二字的。那煙花也算定你沒處告債，故意設法難你。」公子道：「仁兄所見良是 。」口裏雖如此說，心中割捨不下。依舊又往外邊東央西告，只是夜裏不進院門了。公子在柳監生寓中一連住了三日，共是六日了。

杜十娘連日不見公子進院，十分着緊，就教小廝四兒街上去尋。四兒尋到大街 ，恰好遇見公子。四兒叫道 ：「李姐夫，娘在家裏望你 。」公子自覺無顏 ，回覆道 ：「今日不得功夫，明日來罷 。」四兒奉了十娘之命，一把扯住 ，死也不放，道：「娘叫咱尋你，是必同去走一遭。」李公子心上也牽掛着十娘，沒奈何，只得隨四兒進院。見了十娘，嘿嘿無言 。十娘問道：「所謀之事如何?」公子眼中流下淚來 。十娘道 ：「莫非人情淡薄，不能足三百之數麼?」公子含淚而言 ，道出二句 ：「不信上山擒虎易，果然開口告人難。一連奔走六日 ，並無銖兩，一雙空手羞見芳卿，故此這幾日不敢進院。今日承命呼喚，忍恥而來，非某不用心，實是世情如此 。」十娘道 ：「此言休使虔婆知道。郎君今夜且住，妾別有商議 。」十娘自備酒餚，與公子歡飲。

睡至半夜，十娘對公子道 ：「郎君果不能辦一錢耶 ?妾終身之事當如何也?」公子只是流涕，不能答一語 。漸漸五更天曉 ，十娘道 ：「妾所臥絮褥內藏在碎銀一百五十兩 ，此妾私蓄，郎君可持去 。三百金，妾任其半 ，郎君亦謀其半，庶易爲力。限只四日 ，萬勿遲誤 。」十娘起身將褥付公子 。公子驚喜過望，喚童兒持褥而去。徑到柳遇春寓中，又把夜來之情與遇春說了。將褥拆開看時，絮中都裹着零碎銀子，取出兌時果是一百五十兩。遇春大驚道：「此婦真有心人也。既系真情，不可相負。吾當代爲足下謀之 。」公子道 ：「倘得玉成，決不有負 。」當下柳遇春留李公子在寓，自出頭各處去借貸。兩日之內，湊足一百五十兩交付公子道 ：「吾代爲足下告債，非爲足下，實憐杜十娘之情也。」李甲拿了三百兩銀子，喜從天降，笑逐顏開，欣欣然來見十娘。剛是第九日，還不足十日。十娘問道：「前日分毫難借，今日如何就有一百五十兩?」公子將柳監生事情又述了一遍。十娘以手加額道 ：「使吾二人得遂其願者，柳君之力也 。」兩個歡天喜地，又在院中過了一晚。

次日 ，十娘早起，對李甲道 ：「此銀一交 ，便當隨郎君去矣。舟車之類 ，合當預備 。妾昨日於姊妹中借得白銀二十兩 ，郎君可收下爲行資也 。」公子正愁路費無出 ，但不敢開口 ，得銀甚喜 。說猶未了，鴇兒恰來敲門叫道 ：「媺兒，今日是第十日了 。」 公子聞叫 ， 啓戶相延道 ：「承媽媽厚意，正欲相請 。」 便將銀三百兩放在桌上 。 鴇兒不料公子有銀，嘿然變色 ，似有悔意。十娘道 ：「兒在媽媽家中八年 ，所致金帛 ，不下數千金矣 。今日從良美事，又媽媽親口所訂，三百金不欠分毫，又不曾過期 。倘若媽媽失信不許 ，郎君持銀去，兒即刻自盡 。恐那時人財兩失 ，悔之無及也 。」鴇兒無詞以對 ，腹內籌畫了半晌 ，只得取天平兌準了銀子 ，說道：「事已至此，料留你不住了。只是你要去時 ，即今就去 。平時穿戴衣飾之類 ，毫釐休想 。」說罷 ，將公子和十娘推出房門，討鎖來就落了鎖 。此時九月天氣 ，十娘才下牀，尚未梳洗，隨身舊衣，就拜了媽媽兩拜 。李公子也作了一揖 。一夫一婦離了虔婆大門，鯉魚脫卻金鉤去，擺尾搖頭再不來。

公子教十娘 ：「且住片時 ，我去喚個小轎抬你 ，權往柳榮卿寓所去 ，再作道理 。」十娘道 ：「院中諸姊妹平昔相厚，理宜話別 。況前日又承他借貸路費 ，不可不一謝也 。」乃同公子到各姊妹處謝別。姊妹中惟謝月朗 、徐素素與杜家相近，尤與十孃親厚 。十娘先到謝月朗家 。月朗見十娘禿髻舊衫，驚問其故 ，十娘備述來因 。又引李甲相見，十娘指月朗道：「前日路資 ，是此位姐姐所貸 ，郎君可致謝 。」李甲連連作揖。月朗便教十娘梳洗，一面去請徐素素來家相會。

十娘梳洗已畢，謝、徐二美人各出所有，翠鈿金釧、瑤簪寶珥、錦袖花裙、鸞帶繡履，把杜十娘裝扮得煥然一新，備酒作慶賀筵席。月朗讓臥房與李甲、杜媺二人過宿。次日，又大排筵席，遍請院中姊妹。凡十娘相厚者，無不畢集。都與他夫婦把盞稱喜。吹彈歌舞 ，各逞其長，務要盡歡，直飲至夜分。十娘向衆姊妹一一稱謝。衆姊妹道：「十姊爲風流領袖，今從郎君去，我等相見無日。何日長行，姊妹們尚當奉送。」月朗道：「候有定期，小妹當來相報。但阿姊千里間關 ，同郎君遠去，囊篋蕭條，曾無約束，此乃吾等之事。當相與共謀之，勿令姊有窮途之慮也 。」衆姊妹各唯唯而散。是晚，公子和十娘仍宿謝家。

至五鼓，十娘對公子道 ：「吾等此去，何處安身？郎君亦曾計議有定着否 ？」公子道 ：「老父盛怒之下 ，若知娶妓而歸，必然加以不堪，反致相累。展轉尋思，尚未有萬全之策。」十娘道 ：「父子天性，豈能終絕。既然倉卒難犯，不若與郎君於蘇杭勝地權作浮居。郎君先回，求親友于尊大人面前勸解和順，然後攜妾于歸，彼此安妥 。」公子道 ：「此言甚當 。」次日，二人起身辭了謝月朗，暫往柳監生寓中整頓行裝。杜十娘見了柳遇春，倒身下拜，謝其周全之德 ：「異日我夫婦必當重報 。」遇春慌忙答禮 ：「十娘鍾情所歡，不以貧簍易心，此乃女中豪傑，僕因風吹火，諒區區何足掛齒 ！」三人又飲了一日酒。

次早，擇了出行吉日，僱倩轎馬停當。十娘又遣童兒寄信，別謝月朗。臨行之際，只見肩輿紛紛而至，乃謝月朗與徐素素拉衆姊妹來送行。月朗道：「十姊從郎君千里間關，囊中消索，吾等甚不能忘情。今合具薄贐，十姊可檢收，或長途空乏，亦可少助 。」說罷，命從人挈一描金文具至前，封鎖甚固，正不知什麼東西在裏面。十娘也不開看，也不推辭，但殷勤作謝而已。須臾，輿馬齊集，僕伕催促起身。柳監生三杯別酒，和衆美人送出崇文門外，各各垂淚而別。正是：

他日重逢難預必，此時分手最堪憐。

再說李公子同杜十娘行至潞河，舍陸從舟，卻好有瓜洲差使船轉回之便，講定船錢，包了艙口。比及下船時，李公子囊中並無分文餘剩，你道杜十娘把二十兩銀子與公子，如何就沒了？公子在院中嫖得衣衫襤褸，銀子到手，未免在解庫中取贖幾件穿着，又制辦了鋪蓋，剩來只勾轎馬之費。公子正當愁悶，十娘道：「郎君勿憂，衆姊妹合贈，必有所濟 。」乃取鑰開箱。公子在旁自覺慚愧，也不敢窺覷箱中虛實。只見十娘在箱裏取出一個紅絹袋來擲於桌上，道 ：「郎君可開看之 。」公子提在手中，覺得沉重，啓而觀之，皆是白銀，計數整五十兩。十娘仍將箱子下鎖，亦不言箱中更有何物。但對公子道 ：「承衆姊妹高情，不惟途路不乏，即他日浮寓吳越間，亦可稍佐吾夫妻山水之費矣 。」公子且驚且喜道 ：「若不遇恩卿，我李甲流落他鄉，死無葬身之地矣！此情此德，白頭不敢忘也 。」自此每談及往事，公子必感激流涕，十娘亦曲意撫慰，一路無話。

不一日，行至瓜洲，大船停泊岸口。公子別僱了民船，安放行李 。約明日清晨，剪江而渡。其時仲冬中旬，月明如水，公子和十娘坐於舟首 。公子道 ：「自出都門，困守一艙之中，四顧有人，未得暢語。今日獨據一舟，更無避忌。且已離塞北，初近江南，宜開懷暢飲，以舒向來抑鬱之氣，恩卿以爲何如？」十娘道 ：「妾久疏談笑，亦有此心，郎君言及，足見同志耳。」公子乃攜酒具於船首，與十娘鋪氈並坐，傳杯交盞。飲至半酣，公子執卮對十娘道 ：「恩卿妙音，六院推首。某相遇之初，每聞絕調，輒不禁神魂之飛動。心事多違，彼此鬱郁，鸞鳴鳳奏久矣不聞。今清江明月，深夜無人 ，肯爲我一歌否 ？」十娘興亦勃發，遂開喉嚨頓嗓，取扇按拍，嗚嗚咽咽，歌出元人施君美《拜月亭》雜劇上 「狀元執盞與蟬娟」一曲 ，名《小桃紅》。真個：聲飛霄漢雲皆駐，響入深泉魚出遊。

卻說他舟有一少年姓孫，名富，字善齎 ，徽州新安人氏，家資鉅萬，積祖揚州種鹽。年方二十，也是南雍中朋友。生性風流，慣向青樓買笑，紅粉追歡，若嘲風弄月，到是個輕薄的頭兒。事有偶然，其夜亦泊舟瓜洲渡口，獨酌無聊。忽聽得歌聲嘹亮，鳳吟鸞吹，不足喻其美。起立船頭，佇聽半晌，方知聲出鄰舟。正欲相訪，音響倏已寂然。乃遣僕者潛窺蹤跡，訪於舟人。但曉得是李相公僱的船，並不知歌者來歷。孫富想道：「此歌者必非良家，怎生得他一見？」展轉尋思，通宵不寐。捱至五更，忽聞江風大作。及曉，彤雲密佈，狂雪飛舞。怎見得，有詩爲證 ：「千山雲樹滅，萬徑人蹤絕。扁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因這風雪阻渡，舟不得開。孫富命艄公移船泊於李家舟之傍。孫富貂帽狐裘，推窗假作看雪。值十娘梳洗方畢，纖纖玉手揭起舟傍短簾，自潑盂中殘水，粉容微露，卻被孫富窺見了，果是國色天香。魂搖心蕩，迎眸注目，等候再見一面，沓不可得。沉思久之，乃倚窗高吟高學士《梅花詩》二句，道：「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

李甲聽得鄰舟吟詩，舒頭出艙 ，看是何人。只因這一看，正中了孫富之計。孫富吟詩 ，正要引李公子出頭 ，他好乘機攀話 。當下慌忙舉手 ，就問 ：「 老兄尊姓何諱 ？」李公子敘了姓名鄉貫 ，少不得也問那孫富 ，孫富也敘過了。又敘了些太學中的閒話 ，漸漸親熟 。孫富便道 ：「風雪阻舟，乃天遣與尊兄相會 ，實小弟之幸也 。舟次無卿 ，欲同尊兄上岸，就酒肆中一酌 ，少領清誨 ，萬望不拒 。」公子道 ：「萍水相逢 ，何當厚擾 ？」孫富道 ：「說那裏話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喝教艄公打跳 ，童兒張傘 ，迎接公子過船，就於船頭作揖。然後讓公子先行，自己隨後，各各登跳上涯。

行不數步，就有個酒樓，二人上樓，揀一副潔淨座頭靠窗而坐。酒保列上酒餚，孫富舉杯相勸，二人賞雪飲酒。先說些斯文中套話，漸漸引入花柳之事。二人都是過來之人，志同道合，說得入港 ，一發成相知了 。孫富屏去左右 ，低低問道：「昨夜尊舟清歌者何人也 ?」李甲正要賣弄在行 ，遂實說道：「此乃北京名姬杜十娘也 。」孫富道 ：「既系曲中姊妹，何以歸兄?」公子遂將初遇杜十娘，如何相好 ，後來如何要嫁，如何借銀討他，始末根由，備細述了一遍。孫富道 ：「兄攜麗人而歸，固是快事，但不知尊府中能相容否 ?」公子道 ：「賤室不足慮。所慮者，老父性嚴 ，尚費躊躇耳 !」孫富將機就機，便問道 ：「既是尊大人未必相容 ，兄所攜麗人何處安頓?亦曾通知麗人，共作計較否 ?」公子攢眉而答道 ：「此事曾與小妾議之 。」孫富欣然問道 ：「尊寵必有妙策 。」公子道 ：「他意欲僑居蘇杭，流連山水。使小弟先回，求親友宛轉於家君之前。俟家君回嗔作喜，然後圖歸，高明以爲何如?」孫富沉吟半晌 ，故作愀然之色 ，道 ：「小弟乍會之間，交淺言深 ，誠恐見怪 。」公子道 ：「正賴高明指教 ，何必謙遜 ?」孫富道 ：「尊大人位居方面，必嚴帷薄之嫌。平時既怪兄遊非禮之地，今日豈容兄娶不節之人。況且賢親貴友誰不迎合尊大人之意者?兄枉去求他，必然相拒 。就有個不識時務的進言於尊大人之前，見尊大人意思不允，他就轉口了。兄進不能和睦家庭，退無詞以回覆尊寵。即使留連山水，亦非長久之計。萬一資斧困竭，豈不進退兩難 !」公子自知手中只有五十金，此時費去大半，說到資斧困竭 ，進退兩難，不覺點頭道是。

孫富又道 ：「小弟還有句心腹之談 ，兄肯俯聽否?」公子道：「承兄過愛，更求盡言 。」孫富道 ：「疏不間親 ，還是莫說罷 。」公子道 ：「但說何妨 。」孫富道 ：「自古道婦人水性無常，況煙花之輩少真多假。他既系六院名姝，相識定滿天下。或者南邊原有舊約，借兄之力挈帶而來，以爲他適之地 。」公子道 ：「這個恐未必然 。」孫富道 ：「即不然，江南子弟最工輕薄，兄留麗人獨居，難保無逾牆鑽穴之事。若挈之同歸，愈增尊大人之怒。爲兄之計，未有善策 。況父子天倫必不可絕。若爲妾而觸父，因妓而棄家，海內必以兄爲浮浪不經之人。異日妻不以爲夫，弟不以爲兄，同袍不以爲友，兄何以立於天地之間?兄今日不可不熟思也!」公子聞言，茫然自失，移席問計：「據高明之見，何以教我？」孫富道：「僕有一計，於兄甚便。只恐兄溺枕蓆之愛，未必能行，使僕空費詞說耳 ！」公子道：「兄誠有良策，使弟再睹家園之樂，乃弟之恩人也。又何憚而不言耶？」

孫富道 ：「兄飄零歲餘，嚴親懷怒，閨閣離心，設身以處兄之地，誠寢食不安之時也。然尊大人所以怒兄者，不過爲迷花戀柳，揮金如土，異日必爲棄家蕩產之人，不堪承繼家業耳。兄今日空手而歸，正觸其怒。兄倘能割衽席之愛 ，見機而作，僕願以千金相贈。兄得千金以報尊大人，只說在京授館，並不曾浪費分毫，尊大人必然相信，從此家庭和睦，當無間言。須臾之間，轉禍爲福，兄請三思。僕非貪麗人之色，實爲兄效忠於萬一也。」

李甲原是沒主意的人，本心懼怕老子，被孫富一席話說透胸中之疑，起身作揖道 ：「聞兄大教，頓開茅塞。但小妾千里相從，義難頓絕，容歸與商之。得其心肯，當奉復耳。」孫富道：「說話之間，宜放婉曲。彼既忠心爲兄，必不忍使兄父子分離，定然玉成兄還鄉之事矣 。」二人飲了一回酒，風停雪止，天色已晚。孫富教家僮算還了酒錢，與公子攜手下船。正是：

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卻說杜十娘在舟中，擺設酒果，欲與公子小酌，竟日未回，挑燈以待。公子下船，十娘起迎，見公子顏色匆匆，似有不樂之意，乃滿斟熱酒勸之。公子搖首不飲，一言不發，竟自牀上睡了。十娘心中不悅，乃收拾杯盤，爲公子解衣就枕 。問道：「今日有何見聞，而懷抱鬱郁如此？」公子嘆息而已，終不啓口。問了三四次，公子已睡去了。十娘委決不下，坐於牀頭而不能寐。

到夜半，公子醒來，又嘆一口氣。十娘道 ：「郎君有何難言之事，頻頻嘆息 ？」公子擁被而起 ，欲言不語者幾次，撲簌簌掉下淚來。十娘抱持公子於懷間，軟言撫慰道 ：「妾與郎君情好已及二載，千辛萬苦，歷盡艱難，得有今日。然相從數千裏，未曾哀慼。今將渡江，方圖百年歡笑 ，如何反起悲傷，必有其故。夫婦之間，死生相共，有事儘可商量，萬勿諱也。」公子再四被逼不過，只得含淚而言道 ：「僕天涯窮困，蒙恩卿不棄，委曲相從，誠乃莫大之德也，但反覆思之，老父位居方面，拘於禮法，況素性方嚴，恐添嗔怒，必加黜逐。你我流蕩，將何底止？夫婦之歡難保，父子之倫又絕。日間蒙新安孫友邀飲，爲我籌及此事，寸心如割 。」十娘大驚道 ：「郎君意將如何？」公子道 ：「僕事內之人，當局而迷。孫友爲我畫一計頗善，但恐恩卿不從耳 ！」十娘道 ：「孫友者何人 ？計如果善，何不可從 ？」公子道：「孫友名富，新安鹽商，少年風流之士也。夜間聞子清歌，因而問及。僕告以來歷，並談及難歸之故。渠意欲以千金聘汝。我得千金，可藉口以見吾父母；而恩卿亦得所願。但情不能捨，是以悲泣 。」說罷，淚如雨下。十娘放開兩手，冷笑一聲道 ：「爲郎君畫此計者 ，此人乃大英雄也。郎君千金之資既得恢復，而妾歸他姓，又不致爲行李之累，發乎情，止乎禮，誠兩便之策也。那千金在那裏？」公子收淚道：「未得恩卿之諾，金尚留彼處，未曾過手。」十娘道：「明早快快應承了他，不可挫過機會。但千金重事，須得兌足交付郎君之手，妾始過舟，勿爲賈豎子所欺。」時已四鼓，十娘即起身挑燈梳洗道 ：「今日之妝，乃迎新送舊，非比尋常 。」於是脂粉香澤，用意修飾，花鈿繡襖，極其華豔，香風拂拂，光采照人。裝束方完，天色已曉。孫富差家童到船頭候信。十娘微窺公子，欣欣似有喜色，乃催公子快去回話，及早兌足銀子。公子親到孫富船中，回覆依允。孫富道：「兌銀易事，須得麗人妝臺爲信。」

公子又回覆了十娘，十娘即指描金文具道：「可便抬去。」孫富喜甚，即將白銀一千兩送到公子船中。十孃親自檢看，足色足數，分毫無爽。乃手把船舷，以手招孫富。孫富一見，魂不附體。十娘啓朱脣，開皓齒道 ：「方纔箱子可暫發來，內有李郎路引一紙，可檢還之也 。」孫富視十娘已爲甕中之鱉，即命家童送那描金文具，安放船頭之上。十娘取鑰開鎖，內皆抽替小箱。十娘叫公子抽第一層來看。只見翠羽明王當，瑤簪寶珥，充、牣於中，約值數百金。十娘遽投之江中。李甲與孫富及兩船之人無不驚詫。又命公子再抽一箱，乃玉蕭金管，又抽一箱，盡古玉紫金玩器，約起值數千金。十娘盡投之於大江中。岸上之人觀者如堵。齊聲道 ：「可惜！可惜 ！」 正不知什麼緣故。最後又抽一箱，箱中復有一匣。開匣視之，夜明之珠，約有盈把。其他祖母綠、貓兒眼諸般異寶目所未睹，莫能定其價之多少，衆人齊聲喝采，喧聲如雷。十娘又欲投之於江。李甲不覺大悔，抱持十娘慟哭，那孫富也來勸解。

十娘推開公子在一邊，向孫富罵道：「我與李郎備嘗艱苦，不是容易到此。汝以姦淫之意，巧爲讒說。一旦破人姻緣，斷人恩愛，乃我之仇人。我死而有知，必當訴之神明，尚妄想枕蓆之歡乎 ！」又對李甲道 ：「妾風塵數年，私有所積，本爲終身之計。自遇郎君，山盟海誓，白首不渝。前出都之際，假託衆姊妹相贈，箱中韞藏百寶，不下萬金。將潤色郎君之裝，歸見父母，或憐妾有心，收佐中饋，得終委託，生死無憾。誰知郎君相信不深，惑於浮議，中道見棄，負妾一片真心。今日當衆目之前，開箱出視，使郎君知區區千金，未爲難事。妾櫝中有玉，恨郎眼內無珠。命之不辰，風塵困瘁，甫得脫離，又遭棄捐。今衆人各有耳目，共作證明，妾不負郎君，郎君自負妾耳 ！」於是衆人聚觀者無不流涕，都唾罵李公子負心薄倖。公子又羞又苦，且悔且泣，方欲向十娘謝罪。十娘抱持寶匣，向江心一跳。衆人急呼撈救。但見雲暗江心，波濤滾滾，沓無蹤影。可惜一個如花似玉的名姬一旦葬於江魚之腹。三魂渺渺歸水府，七魄悠悠入冥途。當時旁觀之人，皆咬牙切齒，爭欲拳毆李甲和那孫富，慌得李孫二人手足無措，急叫開船，分途遁去。李甲在舟中看了千金，轉憶十娘，終日愧悔 ，鬱成狂疾，終身不痊。孫富自那日受驚，得病臥牀月餘，終日見杜十娘在傍詬罵，奄奄而逝。人以爲江中之報也。

卻說柳遇春在京坐監完滿，束裝回鄉，停舟瓜步。偶臨江淨臉，失墜銅盆於水，覓漁人打撈。及至撈起，乃是個小匣兒。遇春啓匣觀看，內皆明珠異寶，無價之珍，遇春厚賞漁人，留於牀頭把玩。是夜夢見江中一女子，凌波而來，視之，乃杜十娘也。近前萬福，訴以李郎薄倖之事。又道：「向承君家慷慨，以一百五十金相助，本意息肩之後，徐圖報答，不意事無終始。然每懷盛情，悒悒未忘。早間曾以小匣託漁人奉致，聊表寸心，從此不復相見矣 。」言訖，猛然驚醒，方知十娘已死，嘆息累日。

後人評論此事，以爲孫富謀奪美色，輕擲千金，固非良士。李甲不識杜十娘一片苦心，碌碌蠢才，無足道者。獨謂十娘千古女俠，豈不能覓一佳侶，共跨秦樓之鳳，乃錯認李公子，明珠美玉投於盲人，以致恩變爲仇，萬種恩情，化爲流水，深可惜也！有詩嘆雲：

不會風流莫妄談，單單情字費人蔘。

若將情字能參透，喚作風流也不慚。

# 第六卷 李謫仙醉草嚇蠻書

堪羨當年李謫仙，吟詩斗酒有連篇。

蟠胸錦繡欺時彥，落筆風雲邁古賢。

書草和番威遠塞，詞歌傾國媚新弦。

莫言才子風流盡，明月長懸採石邊。

話說唐玄宗皇帝朝，有個才子，姓李，名白，字太白，乃西梁武昭興聖皇帝李暠九世孫，四川錦州人也。其母夢長庚入懷而生。那長庚星又名太白星，所以名字俱用之。那李白，生得姿容美秀，骨格清奇，有飄然出世之表。十歲時，便精通書史，出口成章，人都誇他錦心繡口，又說他是神仙降生，以此又呼爲李謫仙。有杜工部贈詩爲證：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

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聲名從此大，汩沒一朝伸。

文采承殊渥，流傳必絕倫。

李白又自稱青蓮居士。一生好酒，不求仕進，志欲遨遊四海，看盡天下名山，嚐遍天下美酒。先登峨眉，次居雲夢，復隱於徂徠山竹溪，與孔巢父等六人，日夕酣飲，號爲竹溪六逸。有人說湖州烏程酒甚佳，白不遠千里而往。而酒肆中開懷暢飲，旁若無人。時有迦葉司馬經過，聞白狂歌之聲，遣從者問其何人 。白隨口答詩四句 ：「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逃名三十春。湖州司馬何須問 ，金粟如來是後身 。」迦葉司馬大驚，問道：「莫非蜀中李謫仙麼 ？聞名久矣！」遂請相見，留飲十日，厚有所贈 。臨別問道：「以青蓮高才，取青紫如拾芥，何不遊長安應舉？」李白道 ：「目今朝政紊亂，公道全無，請託者登高第，納賄者獲科名。非此二者，雖有孔孟之賢、晁董之才，無由自達 。白所以流連酒，免受盲試官之氣耳 。」迦葉司馬道：「雖則如此，足下誰人不知？一到長安，必有人薦拔 。」

李白從其言，乃遊長安。一日，到紫極宮遊玩，遇了翰林學士賀知章 ，通姓道名，彼此相慕。知章遂邀李白於酒肆中，解下金貂，當酒同飲。至夜不捨，遂留李白於家中下榻，結爲兄弟。次日，李白將行李搬至賀內翰宅，每日談詩飲酒，賓主甚是相得。

時光茬苒 ，不覺試期已迫。賀內翰道 ：「今春南省試官，正是楊貴妃兄楊國忠太師，監視官乃太尉高力士，二人都是愛財之人。賢弟卻無金銀買囑他，便有沖天學問，見不得聖天子。此二人與下官皆有相識，下官寫一封札子去，預先囑託，或者看薄面一二 。」李白雖則才大氣高，遇了這等時勢，況且內翰高情，不好違阻。賀內翰寫了柬帖，投與楊太師、高力士。二人接開看了，冷笑道 ：「賀內翰受了李白金銀 ，卻寫封空書，在我這裏討白人情，到那日專記，如有李白名字卷子，不問好歹，即時批落 。」

時值三月三日，大開南省，會天下才子，盡呈卷子。李白才思有餘，一筆揮就，第一個交卷。楊國忠見卷子上有李白名字 ，也不看文字 ，亂筆塗抹，道 ：「這樣書生，只好與我磨墨 。」高力士道 ：「磨墨也不中，只好與我着襪脫靴 。」喝令將李白推搶出去 。正是：不願文章中天下，只願文章中試官！李白被試官屈批卷子，急氣沖天，回至內翰宅中，立誓 ：「久後吾若得志，定教楊國忠磨墨，高力士與我脫靴，方纔滿意。」賀內翰勸白：「且休煩惱，權在舍下安歇。待三年，再開試場，別換試場，別換試官，必然登第 。」終日共李白飲酒賦詩。

日往月來，不覺一載。忽一日，有番使齎國書到。朝廷差使命急宣賀內翰陪接番使，在館驛安下。次日，閣門會人接得番使國書一道。玄宗敕宣翰林學士，拆開番書，全然不識一字，拜伏金階啓奏 ：「此書皆是鳥獸之跡，臣等學識淺短，不識一字 。」天子聞奏，將與南省試官楊國忠開讀。楊國忠開看，雙目如盲，亦不曉得。天子宣問滿朝文武，並無一人曉得，不知書上有何吉凶言語 。龍顏大怒，喝罵朝臣 ：「枉有許多文武，並無一個飽學之士與朕分憂 。此書識不得 ，將何回答發落番使 ？卻被番邦笑恥，欺侮南朝 ，必動干戈，來侵邊界，如之奈何！敕限三日，若無人識此番書，一概停俸；六日無人，一概停職；九日無人，一概問罪。別選賢良，共扶社稷 。」聖旨一出，諸官默默無言，再無一人敢奏。天子轉添煩惱。

賀內翰朝散回家，將此事述於李白。白微微冷笑 ：「可惜我李某去年不曾及第爲官，不得與天子分憂 。」賀內翰大驚道：「想賢弟博學多能，辨識番書，下官當於駕前保奏 。」次日賀知章入朝，越班奏道 ：「臣啓陛下，臣家有一秀才，姓李名白，博學多能，要辨番書非此人不可 。」天子准奏，即遣使命，齎詔前去內翰宅中，宣取李白。李白告天使道：「臣乃遠方布衣，無才無識。今朝中有許多官僚，都是飽學之儒，何必問及草莽？臣不敢奉詔，恐得罪於朝貴 。」說這句「恐得罪於朝貴」隱隱刺着楊、高二人，使命回奏。天子初問賀知章 ：「李白不肯奉詔 ，其意云何 ？」知章奏道 ：「臣知李白文章蓋世，學問驚人。只爲去年試場中被試官屈批了卷子，羞搶出門，今日教他白衣入朝，有愧於心。乞陛下賜以恩典，遣一位大臣再往，必然奉詔 。」玄宗道 ：「依卿所奏。欽賜李白進士及第，着紫袍金帶，紗帽象簡見駕。就煩卿自往迎取，卿不可辭 。」

賀知章領旨回家，請李白開讀，備述天子拳拳求賢之意。李白穿了御賜袍服，望闕拜謝。遂騎馬隨賀內翰入朝，玄宗於御座專待李白。李白至金階拜舞，山呼謝恩，躬身而立。天子一見李白，如貧得寶，如暗得燈，如飢得食，如旱得雲。開金口、動玉音，道 ：「今有番國齎書無人能曉，特宣卿至，爲朕分憂 。」白躬身奏道 ：「臣因學淺，被太師批卷不中，高太尉將臣誰搶出門。今有番書，何不令試官回答，卻乃久滯番官在此 ？臣是批黜秀才，不能稱試官之意，怎能稱皇上之意 ？」天子道 ：「聯自知卿，卿其勿辭 。」遂命侍臣捧番書賜李白觀看。李白看了一遍，微微冷笑，對御座前將唐音譯出，宣讀如流。番書雲：

渤海國大可毒書達唐朝官家。自你佔了高麗，與俺國逼近，邊兵屢屢侵犯吾界，想出自官家之意。俺如今不可耐者，差官來講和，可將高麗一百七十六城讓與俺國，俺有好物事相送。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柵城之鼓，扶餘之鹿，鄚頡之豕 ，率賓之馬，沃州之綿，湄沱河之鯽，九都之李，樂遊之梨，你官家都有分。若還不肯，俺起兵來廝殺，且看那家勝敗！

衆官聽得讀罷番書，不覺失驚，面面相覷，盡稱難得。天子聽了番書，龍情不悅。沉吟良久，方問兩班文武 ：「今被番家要興兵搶佔高麗 ，有何策可以應敵 ？」兩班文武如泥塑木雕，無人敢應。賀知章啓奏道 ：「自太宗皇帝三徵高麗，不知殺了多少生靈，不以取勝，府庫爲之虛耗。天幸蓋蘇文死了，其子男生兄弟爭權，爲我鄉導。高宗皇帝遣老將李勣、薛仁貴，統百萬雄兵 ，大小百戰，方纔殄滅。今承平日久，無將無兵，倘干戈復動，難保必勝。兵連禍結，不知何時而止？願吾皇聖鑑 ！」天子道 ：「似此如何回答他 ？」知章道：「陛下試問李白，必然善於辭命 。」天子乃召白問之。李白奏道 ：「臣啓陛下，此事不勞聖慮。來日宣番使入朝，臣當面回答番書，與他一般字跡，書中言語，羞辱番家，須要番國可毒拱手來降 。」天子問：「可毒何人也 ？」李白奏道 ：「渤海風俗，稱其王曰可毒。猶回紇稱可汗，吐番稱讚普，六詔稱詔，訶陵稱悉莫威，各從其俗 。」子見其應對不窮，聖心大悅，即日拜爲翰林學士。遂設宴於金鑾殿，宮商迭奏，琴瑟喧闐，嬪妃進酒，綵女傳杯。御音傳示 ：「李卿，可開懷暢飲，休拘禮法 。」李白儘量而飲，不覺酒濃身軟。天子令內官扶於殿側安寢。

次日五鼓，天子升殿。淨鞭三下響，文武兩班齊。李白宿醒猶未醒，內官催促進朝 。百官朝見已畢。天子召李白上殿，見其面尚帶酒容，兩眼兀自有朦朧之意。天子分付內侍，教御廚中造三分醒酒酸魚羹來 。須臾，內傳將金盤捧到魚羹一碗。天子見羹氣太熱，御手取牙箸調之良久，賜與李學士。李白跪而食之，頓覺爽快 。是時，百官見天子恩幸李白，且驚且喜。驚者怪其破格，喜者喜其得人。惟楊國忠、高力士愀然有不樂之色。聖旨宣番使入朝 ，番使山呼見聖已畢。李白紫衣紗帽，飄飄然有神仙凌雲之態 ，手捧番書立於左側柱下，朗聲而讀，一字無差，番使大駭 ！李白道 ：「小邦失禮，聖上洪度如天，置而不較。有詔答，汝宜靜聽 ！」番官戰戰兢兢，跪於階下。天子命設七寶牀於御座之傍，取于闐白玉硯，象管兔毫筆，獨草龍香墨，五色金花箋，排列停當。賜李白近御榻前，坐錦墩草詔。李白奏道 ：「臣靴不淨，有污前席，望皇上寬恩，賜臣脫靴結襪而登。」天子准奏，命一小內侍：「與李學士脫靴。」李白又奏道 ：「臣有一言，乞陛下赦臣狂妄，臣方敢奏 。」天子道 ：「任卿失言，朕亦不罪 。」李白奏道 ：「臣前入試春闈，被楊太師批落，高太尉趕逐，今日見二人押班，臣之神氣不旺。乞玉音分付楊國忠與臣捧硯磨墨，高力士與臣脫靴結襪，臣意氣始得自豪。舉筆草詔，口代天言，方可不辱君命 。」天子用人之際，恐拂其意 ，只得傳旨，教楊國忠捧硯，高力士脫靴。二人心裏暗暗自揣，前日科場中輕薄了他 ，「這樣書生，只好與我磨墨脫靴 」。今日恃了天子一時寵幸，就來還話，報復前仇。出於無奈，不敢違背聖旨，正是敢怒而不敢言 。常言道：冤家不可結，結了無休歇；侮人還自侮，說了還自說。李白此時昂昂得意，足麗 同襪登褥，坐於錦墩。楊國忠磨得墨濃，捧硯侍立。論來爵位不同，怎麼李學士坐了，楊太師到侍立？因李白口代天言，天子寵以殊禮。楊太師奉旨磨墨，不曾賜坐，只得侍立。李白左手將須一拂，右手舉起中山兔穎，向五花箋上，手不停揮。須臾，草就嚇蠻書。字畫齊整，並無差落，獻於龍案之上。天子看了大驚，都是照樣番書，一字不識。傳與百官看了，各各駭然。天子命李白誦之。李白就御座前朗誦一遍：

大唐開元皇帝，詔諭渤海可毒：自昔石卵不敵，蛇龍不鬥 。本朝應運開天，撫有四海，將勇卒精，甲堅兵銳。頡利背盟而被擒，弄贊鑄鵝而納誓；新羅奏織錦之頌，天竺致能言之鳥，波斯獻捕鼠之蛇，拂菻進曳馬之狗；白鸚鵡來自訶陵，夜光殊貢於林邑；骨利幹有名馬之納，泥婆羅有良酢之獻。無非畏威懷德，買靜求安。高麗拒命，天討再加，傳世九百，一朝殄滅，豈非逆天之咎徵，衡大之明鑑與？況爾海外小邦，高麗附國，比之中國，不過一郡，士馬芻糧，萬分不及。若螳怒是逞，鵝驕不遜，天兵一下，千里流血，君頡利之俘 ，國爲高麗之續。方今聖度汪洋，恕爾狂悖，急宜悔禍 ，勤修歲事，毋取誅戮，爲四夷笑。爾其三思哉！故諭。

天子聞之大喜，再命李白對番官面宣一通，然後用寶入函。李白仍叫高太尉着靴，方纔下殿，喚番官聽詔。李白重讀一遍，讀得聲韻鏗鏘，番使不敢則聲，面如土色，不免山呼拜舞辭朝。賀內翰送出都門，番官私問道 ：「適才讀詔者何人？」內翰道：「姓李名白，官拜翰林學士 。」番使道 ：「多大的官，使太師捧硯，太尉脫靴？」內翰道 ：「太師大臣，太尉親臣，不過人間之極貴。那李學士乃天上神仙下降，贊助天朝，更有何人可及 ？」番使點頭而別，歸至本國，與國王述之 。國王看了國書，大驚，與國人商議，天朝有神仙贊助，如何敵得。寫了降表，願年年進貢，歲歲來朝。此是後話。

話分兩頭 。卻說天子深敬李白，欲重加官職。李白啓奏：「臣不願受職，願得逍遙散誕，供奉御前，如漢東方朔故事。」天子道 ：「卿既不受職，朕所有黃金白壁、奇珍異寶，惟卿所好 。」李白奏道 ：「臣亦不願受金玉，願得從陛下游幸，日飲美酒三千觴，足矣 ！」天子知李白清高，不忍相強。從此時時踢宴，留宿於金鑾殿中，訪以政事，恩幸日隆。一日李白乘馬遊長安街，忽聽得鑼鼓齊鳴，見一簇刀斧手擁着一輛囚車行來。白停驂問之，乃是幷州解到失機將官，今押赴東市處斬。那囚車中囚着個美丈夫，生得甚是英偉，叩其姓名，聲如洪鐘，答道 ：「姓郭，名子儀 。」李白相他容貌非凡，他日必爲國家柱石，遂喝住刀斧手 ：「待我親往駕前保奏 。」衆人知是李謫仙學士，御手調羹的，誰敢不依？李白當時回馬，直叩宮門，求見天子 ，討了一道赦敕，親往東市開讀，打開囚車放出子儀，許他帶罪立功。子儀拜謝李白活命之恩，異日街環結草，不敢忘報。此事閣過不題。

是時，宮中最重木芍藥，是揚州貢來的。如今叫做牡丹花，唐時謂之木芍藥。宮中種得四本，開出四樣顏色，那四樣？大紅、深紫、淺紅、通白。玄宗天子移植於沉香亭前，與楊貴妃娘娘賞玩，詔梨園子弟奏樂。天子道 ：「對妃子，賞名花，新花安用舊曲 ？」遽命梨園長李龜年召李學士入宮 。有內侍說道 ：「李學士往長安市上酒肆中去了 。」龜年不往九街，不走三市 ，一徑尋到長安市去。只聽得一個大酒樓上，有人歌雲：「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 。」李龜年道 ：「這歌的不是李學士是誰 ？」大踏步上樓梯來 ，只見李白獨佔一個小小座頭，桌上花瓶內供一枝碧桃花，獨自對花而酌，已喫得酩酊大醉，手執巨觥，兀自不放。龜年上前道：「聖上在沉香亭宣召學士快去 。」衆酒客聞得有聖旨，一時驚駭，都站起來閒看。李白全然不理，張開醉眼，向龜年念一句陶淵明的詩，道是 ：「我醉欲眠君且去 。」唸了這句詩，就瞑然欲睡。李龜年也有三分主意，向樓窗往下一招，七八個衆者一齊上樓，不由分說，手忙腳亂，抬李學士到於門前，上了五花驄，衆人左扶右持 ，龜年策馬在後相隨，直跑到五鳳樓前。天子又遣內侍來催促了 ，敕賜走馬入宮 。龜年遂不扶李白下馬，同內侍幫扶，直至後宮，過了興慶池，來到沉香亭。天子見李白在馬上雙眸緊閉 ，兀自未醒，命內侍鋪紫氍覦於亭側，扶白下馬少臥。親往省視，見白口流誕沫，天子親以龍袖拭之。貴妃奏道 ：「妾聞冷水沃面，可以解醒 。」乃命內侍汲興慶池水，使宮女含而噴之 。白夢中驚醒 ，見御駕大驚，俯伏道 ：「臣該萬死！臣乃酒中之仙，幸陛下恕臣！」天子御手攙起道：「今日同妃子賞名花 ，不可無新詞 ，所以召卿，可作《清平調》三章 。」李龜年取金花箋授白。白帶醉一揮，立成三首。其一曰：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其二曰：

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其三曰：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

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杆。

天子覽詞 ，稱美不已：「似此天才，豈不壓倒翰林院許多學士 。」即命龜年按調而歌，梨園衆子弟絲竹並進，天子自吹玉笛以和之。歌畢，貴妃斂繡巾，再拜稱謝。天子道 ：「莫謝朕，可謝學士也 。」貴妃持玻璃七寶杯，親酌西涼葡萄酒，命宮女賜李學士飲。天子敕賜李白遍遊內苑，令內侍以美酒隨後，恣其酣飲。自是宮中內宴，李白每每被召，連貴妃亦愛而重之。高力士深恨脫靴之事，無可奈何。一日，貴妃重吟前所制《清平調》三首，倚欄歎羨。高力士見四下無人，乘間奏道 ：「奴婢初意娘娘聞李白此詞，怨入骨髓，何反拳拳如是 ？」貴妃道 ：「有何可怨 ？」力士奏道：「『可憐飛燕倚新妝』，那飛燕姓趙，乃西漢成帝之後。則今畫圖中，畫着一個武士，手託金盤，盤中有一女子，舉袖而舞，那個便是趙飛燕。生得腰肢細軟，行步輕盈，若人手執花枝顫顫然，成帝寵幸無比。誰知飛燕私與燕赤鳳相通，匿於複壁之中。成帝入宮，聞壁衣內有人咳嗽聲，搜得赤鳳殺之。欲廢趙後，賴其妹合德力救而止，送終身不入正宮。今日李白以飛燕比娘娘，此乃謗毀之語，娘娘何不熟思 ？」

原來，貴妃那時以胡人安祿山爲養子，出入宮禁，與之私通，滿宮皆知，只瞞得玄宗一人。高力士說飛燕一事，正刺其心。貴妃於是心下懷恨，每於天子前說李白輕狂使酒，無人臣之禮 。天子見貴妃不樂李白，遂不召他內宴，亦不留宿殿中。李白情知被高力士中傷，天子存疏遠之意，屢次告辭求去，天子不允。乃益縱酒自廢，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友，時人呼爲"飲中八仙 」。卻說玄宗天子 ，心下實是愛重李白，只爲宮中不甚相得，所以疏了些兒 。見李白屢次乞歸 ，無心戀闕 ，乃向李白道：「卿雅志高蹈 ，許卿暫還 ，不日再來相召。但卿有大功於朕，豈可白手還山？卿有所需，朕當一一給與 。」李白奏道 ：「臣一無所需，但得杖頭有錢，日沾一醉足矣 。」天子乃賜金牌一面 ，牌上御書 ：「賴賜李白爲天下無憂學士，逍遙落托秀才。逢坊喫酒，遇庫支錢。府給千貫，縣給五百貫。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有失敬者，以違詔論 。」又賜黃金千兩，錦袍玉帶，金鞍龍馬，從者二十人。白叩頭謝恩，天子又賜金花二朵，御酒三杯，於駕前上馬出朝。百官俱給假，攜酒送行，自長安街直接到十里長亭，樽罍不絕。只有楊太師、高太尉二人懷恨不送。內中惟賀內翰等酒友七人 ，直送至百里之外，流連三日而別。李白集中有《還山別金門知己詩》，略雲：

恭承丹鳳詔，欻起煙蘿中。

一朝去金馬，飄落成飛蓬。

閒來東武吟，曲盡情未終。

書此謝知己，扁舟尋釣翁。

李白錦衣紗帽，上馬登程，一路只稱錦衣公子。果然逢坊飲酒，遇庫支錢。不一日，回至錦州，與許氏夫人相見。官府聞李學士回家，都來拜賀，無日不醉。日往月來 ，不覺半載。

一日，白對許氏說，要出外遊玩山水，打扮做秀才模樣，身邊戴了御賜金牌，帶一個小僕，騎一健驢，任意而行。府縣酒資，照牌供給。忽一日 ，行到華陰界上，聽得人言華陽縣知縣貪財害民。李白生計，要去治地。來到縣前，令小僕退去，獨自倒騎着驢子，於縣門首連打三回。那知縣在廳上取問公事，觀見了，連聲 ：「可惡、可惡！怎敢調戲父母官 ！」速令公吏人等，拿至廳前取問。李白微微詐醉，連問不答 。知縣令獄卒押入牢中，待他酒醒，着他好生供狀，來日決斷 。獄卒將李白領入牢中，見了獄官，掀髯長笑。獄官道：「想此人是風顛的？」李白道：「也不風，也不顛 。」獄官道 ：「既不風顛，好生供狀。你是何人 ？爲何此騎驢搪突縣主 ？」李白道 ：「要我供狀，取紙筆來。」獄卒將紙筆置於案上，李白扯獄官在一邊，說道：「讓開一步待我寫 。」獄官笑道 ：「且看這瘋漢寫出甚麼來 。」李白寫道：

供狀錦州人，姓李單名白。弱冠廣文章，揮毫神鬼泣。長安列八仙，竹溪稱六逸，曾草嚇蠻書，聲名播絕域。玉輦每趨陪，金鑾爲寢室。啜羹御手調，流涎御袍拭。高太尉脫靴，楊太師磨墨。天子殿前尚容乘馬行，華陰縣裏不許我騎驢入？請驗金牌，便知來歷。

寫畢，遞與獄官看了，獄官唬得魂驚魄散，低頭下拜，道：「學士老爺，可憐小人蒙官發遣，身不由己，萬望海涵赦罪！」李白道：「不干你事，只要你對知縣說，我奉金牌聖旨而來，所得何罪，拘我在此？」獄官拜謝了，即忙將供狀呈與知縣，並述有金牌聖旨。知縣此時如小兒初聞霹靂，無孔可鑽，只得同獄官到牢中，參見李學士，叩頭哀告道 ：「小官有眼不識泰山，一時冒犯，乞賜憐憫 ！」在職諸官聞知此事，都來拜求，請學士到廳上正面坐下，衆官庭參已畢。李白取出金牌，與衆官看，牌上寫道 ：「學士所到，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有不敬者，以違詔論。」汝等當得何罪？」衆官看罷聖旨，一齊低頭禮拜：「我等都該萬死 。」李白見衆官苦苦哀求，笑道 ：「你等受國家爵祿，如何又去貪財害民？如若改過前非，方免汝罪 。」衆官聽說，人人拱手，個個遵依，不敢再犯。就在廳上大排筵宴，管待學士飲酒三日方散。自是知縣洗心滌慮，遂爲良牧。此事聞於他郡，都猜道朝廷差李學士出外，私行觀風考政，無不化貪爲廉、化殘爲善。

李白遍歷趙、魏、燕、晉、齊、梁、吳、楚，無不流連山水，極詩酒之趣。後因安祿山反叛，明皇車駕幸蜀，誅國忠於軍中，縊貴妃於佛寺。白避亂隱於廬山。永王璘時爲東南節度使，陰有乘機自立之志。聞白大才，強逼下山，欲授僞職。李白不從，拘留於幕府。未幾，肅宗即位於靈武，拜郭子儀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克復兩京。有人告永王璘謀叛，肅宗即遣子儀移兵討之。永王兵敗，李白方得脫身，逃至潯陽江口，被守江把總擒拿，把做叛黨，解到郭元帥軍前。子儀見是李學士，即喝退軍士，親解其縛，置於上位，納頭便拜，道 ：「昔日長安東市，若非恩人相救，焉有今日！」即命治酒壓驚，連夜修本，奏上天子，爲李白辨冤，且追敘其嚇蠻書之功，薦其纔可以大用，此乃施恩而得報也。正是：兩葉浮萍歸大海，人生何處不相逢。時楊國忠已死，高力士亦遠貶他方，玄宗皇帝自蜀迎歸爲太上皇，亦對肅宗稱李白奇才。肅宗乃徵白爲左拾遺。

白嘆宦海沉迷 ，不得逍遙自在，辭而不受。別了郭子儀，遂泛舟遊洞庭岳陽，再過金陵，泊舟於採石江邊。是夜月明如晝。李白在江頭暢飲，忽聞天際樂聲嘹亮，漸近舟次。舟人都不聞，只有李白聽得。忽然江中風浪大作，有鯨魚數丈，奮鬣而起，仙童二人手持旌節，到李白麪前，口稱 ：「上帝奉迎星主還位 。」舟人都驚倒，須臾甦醒。只見李學士坐於鯨背，音樂前導，騰空而去。明日，將此事告於當塗縣令李陽冰，陽冰具表奏聞。天子敕建李謫仙祠於採石山上，春秋二祭。到宋太平興國年間，有書生於月夜渡採石江，見錦帆西來。船頭上有白牌一面 ，寫「詩伯」二字 。書生遂朗吟二句道 ：「誰人江上稱詩伯？錦繡文章借一觀 ！」舟中有人和雲 ：「夜靜不堪題絕句，恐驚星斗落江寒 。」書生大驚，正欲傍舟相訪，那船泊於採石之下。舟中人紫衣紗帽，飄然若仙，徑投李謫仙祠中。書生隨後求之祠中，並無人跡。方知和詩者即李白也。至今人稱「酒仙」、「詩伯」，皆推李白爲第一。雲：

嚇蠻書草見天才，天子調羹親賜來。

一自騎鯨天上去，江流採石有餘哀。

# 第七卷 賣油郎獨佔花魁

年少爭誇風月，場中波浪偏多。

有錢無貌意難和，有貌無錢不可。

就是有錢有貌，還須着意揣摩。

知情識趣俏哥哥，此道誰人賽我。

這首詞名爲《西江月》，是風月機關中撮要之論。常言道：「妓愛俏，媽愛鈔 。」所以子弟行中有了潘安般貌，鄧通般錢，自然上和下睦，做得煙花寨內的大王、鴛鴦會上的主盟。然雖如此，還有個兩字經兒，叫做幫襯。幫者，如鞋之有幫；襯者，如衣之有襯。但凡做小娘的，有一分所長，得人補貼，就當十分。若有短處，曲意替他遮護，更兼低聲下氣，送暖偷寒，逢其所喜 ，避其所諱，以情度情，豈有不愛之理。這叫做幫襯。風月場中，只有會幫襯的最討便宜，無貌而有貌，無錢而有錢。假如鄭元和在卑田院做了乞兒，此時囊篋俱空，容顏非舊。李亞仙於雪天遇之，便動了一個側隱之心，將繡襦包裹，美食供養，與他做了夫妻。這豈是愛他之錢，戀他之貌？只爲鄭元和識趣知情，善於幫襯，所以亞仙心中舍他不得。你只看亞仙病中想馬板腸湯喫 ，鄭元和就把個五花馬殺了，取腸煮湯奉之。只這一節上，亞仙如何不念其情！後來鄭元和中了狀元，李亞仙封做汴國夫人 。蓮花落打出萬年策，卑田院變做了白玉堂。一牀錦被遮蓋，風月場中反爲美談。這是：

運退黃金失色，時來鐵也生光。

話說大宋自太祖開基 ，太宗嗣位，歷傳真、仁、英、神、哲，共是七代帝王，都則偃武修文，民安國泰。到了徽宗道君皇帝，信任蔡京、高俅、楊戩、朱勔之徒，大興苑圃，專務遊樂，不以朝政爲事。以致萬民嗟怨，金虜乘之而起，把花錦般一個世界弄得七零八落。直至二帝蒙塵，高宗泥馬渡江，偏安一隅，天下分爲南北，方得休息。其中數十年，百姓受了多少苦楚。正是：

甲馬叢中立命，刀槍隊裏爲家。

殺戮如同戲耍，搶奪便是生涯。

內中單表一人，乃汴梁城外安樂村居住，姓莘，名善，渾家阮氏。夫妻兩口開個六陳鋪兒，雖則糶米爲生，一應麥、豆、茶、酒、油、鹽、雜貨無所不備，家道頗頗得過 。年過四旬，止生一女，小名叫做瑤琴。自小生得清秀，更且資性聰明。七歲上，送在村中學讀書，日誦千言 。十歲時，便能吟詩作賦。曾有《閨情》一絕爲人傳誦，詩云 ：「朱簾寂寂下金鉤，香鴨沉沉冷畫樓。移枕怕驚鴛並宿，挑燈偏惜蕊雙頭 。」到十二歲，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若題起女工一事，飛針走線，出人意表。此乃天生伶俐，非教習之所能也 。莘善因爲自家無子，要尋個養女婿來家靠老。只因女兒靈巧多能，難乎其配。所以求親者頗多，都不曾許 。不幸遇了金虜猖獗，把汴梁城圍困，四萬勤王之師雖多 ，宰相主了和議 ，不許廝殺，以致虜勢愈甚，打破了京城，劫遷了二帝，那時城外百姓，一個個亡魂喪膽，攜老扶幼，棄家逃命。

卻說莘善領着渾家阮氏和十二歲的女兒 ，同一般逃難的，揹着包裹，結隊而走，忙忙如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擔渴擔飢擔勞苦，此行誰是家鄉；叫天叫地叫祖宗，惟願不逢韃虜。正是：寧爲太平犬，莫作亂離人！正行之間，誰想韃子到不曾遇見，卻逢着一陣敗殘的官兵。他看見許多逃難的百姓多背得有包裹，假意吶喊道 ：「韃子來了 ！」沿路放起一把火來。此時天色將晚，嚇得衆百姓落荒亂竄，你我不相顧。他就乘機搶掠，若不肯與他，就殺害了。這是亂中生亂，苦上加苦。

卻說莘氏瑤琴被亂軍衝突，跌了一交，爬起來，不見了爹孃，不敢叫喚，躲在道旁古墓之中過了一夜。到天明，出外看時，但見滿目風沙，死屍橫路。昨日同時避難之人都不知所往。瑤琴思念父母，痛哭不已。欲待尋訪，又不認得路徑。只得望南而行，哭一步，捱一步，約莫走了二里之程，心上又苦，腹中又飢。望見土房一所，想必其中有人，欲待求乞些湯飲。及至向前，卻是破敗的空屋，人口俱逃難去了。瑤琴坐於土牆之下，哀哀而哭。自古道：無巧不成話。恰好有一人從牆下而過，那人姓卜，名喬，正是莘善的近鄰。平昔是個遊手遊食，不守本分，慣喫白食，用白錢的主兒，人都稱他是卜大郎，也是被官軍衝散了同夥，今日獨自而行 ，聽得啼哭之聲，慌忙來看。瑤琴自小相認，今日患難之際，舉目無親，見了近鄰，分明見親人一般，即忙收淚，起身相見。問道 ：「卜大叔，可曾見我爹媽麼？」卜喬心中暗想：「昨日被官軍搶去包裹，正沒盤纏。天生這碗衣飯送來與我，正是奇貨可居。」便扯個謊，道：「你爹和媽尋你不見，好生痛苦，如今前面去了，分付我道 ：『倘若見我女兒，千萬帶了他來，送還了我。』許我厚謝。」瑤琴雖是聰明，正當無可奈何之際，君子可欺以其方 ，遂全然不疑，隨着卜喬便走。正是：情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

卜喬將隨身帶的乾糧把些與他吃了，分付道 ：「你爹媽連夜走的，若路上不能相遇，直要過江到建康府方可相會。一路上同行，我權把你當女兒，你權叫我做爹。不然，只道我收留迷失子女，不當穩便。」瑤琴依允。從此陸路同步，水路同舟，爹女相稱 。到了建康府，路上又聞得金兀朮四太子引兵渡江，眼見得建康不得寧息。又聞得康王即位，已在杭州駐蹕，改名臨安 。遂趁船到潤州。過了蘇、常、嘉、湖，直到臨安地面，暫且飯店中居住。也虧卜喬，自汴京至臨安三千餘里，帶那莘瑤琴下來，身邊藏下些散碎銀兩都用盡了，連身上外蓋衣服脫下準了店錢，止剩得莘瑤琴一件活貨欲行出脫。訪得西湖上煙花王九媽家要討養女，遂引九媽到店中，看貨還錢。九媽見瑤琴生得標緻，講了財禮五十兩，卜喬兌足了銀子，將瑤琴送到王家。原來卜喬有智，在王九媽前只說：「瑤琴是我親生之女，不幸到你門戶人家，須是款款的教訓 ，他自然從願 ，不要性急 。」在瑤琴面前又只說 ：「九媽是我至親，權時把你寄頓他家。待我從容訪知你爹媽下落。再來領你 。」以此，瑤琴欣然而去。可憐絕世聰明女，墮落煙花羅網中。

王九媽新討了瑤琴，將他渾身衣服換個新鮮，藏於曲樓深處。終日好茶好飯去將息他，好言好語去溫暖他。瑤琴既來之，則安之。住了幾日，不見卜喬回信，思量爹媽，噙着兩行珠淚問九媽道：「卜大叔怎不來看我？」九媽道：「那個卜大叔？」瑤琴道 ：「便是引我到你家的那個卜大郎 。」九媽道 ：「他說是你的親爹 。」瑤琴道 ：「他姓卜，我姓莘 。」遂把汴梁逃難失散了爹媽，中途遇見了卜喬，引到臨安，並卜喬哄他的說話細述一遍。九媽道 ：「原來恁地，你是個孤身女兒無腳蟹。我索性與你說明罷 ！那姓卜的把你賣在我家，得銀五十兩去了。我們是門戶人家，靠着粉頭過活。家中雖有三四個養女，並沒個出色的；愛你生得齊整，把做個親女兒相待。待你長成之時，包你穿好喫好，一生受用 。」瑤琴聽說，方知被卜喬所騙，放聲大哭。九媽勸解，良久方止。自此九媽將瑤琴改做王美，一家都稱爲美娘，教他吹彈歌舞，無不盡善，長成一十四歲，嬌豔非常 。臨安城中這些富豪公子慕其容貌，都備着厚禮求見，也有愛清標的，聞得他寫作俱高，求詩求字的日不離門。弄出天大的名聲來，不叫他美娘，叫他做花魁娘子。西湖上子弟編出一隻《桂枝兒》，單道那花魁娘子的好處：小娘子，誰似得王美兒的標緻，又會寫，又會畫，又會做詩，吹彈歌舞都餘事。常把西湖比西子，就是西子比他也還不如。那個有福的湯着他身兒，也情願一個死！

只因王美有了個盛名，十四歲上，就有人來講梳弄。一來王美不肯，二來王九媽把女兒做金子看待，見他心中不允，分明奉了一道聖旨，並不敢違拗 。又過了一年，王美年方十五。原來門戶中梳弄也有個規矩：十三歲太早，謂之試花。皆因鴇兒愛財，不顧痛苦。那子弟也只博個虛名，不得十分暢快取樂。十四歲謂之開花，此時天癸已至，男施女受，也算當時了。到十五歲謂之摘花。在平常人家，還算年小，惟有門戶人家以爲過時 。王美此時，未曾梳弄 ，西湖上子弟又編出一隻《桂枝兒》來：

王美兒，似木瓜，空好看；十五歲，還不曾與人湯一湯，有名無實成何干，便不是石女，也是二行子的娘。若還有個好好的，羞羞也，如何熬得這些時癢！

王九媽聽得這些風聲，怕壞了門面。來勸女兒接客。王美執意不肯，說道 ：「要我會客時，除非見了親生爹媽，他肯做生時，方纔使得 ！」王九媽心裏又惱他，又不捨得難爲他。捱了好些時，偶然有個金二員外大富之家，情願出三百兩銀子梳弄美娘。九媽得了這主大財，心生一計，與金二員外商議，若要他成就，除非如此如此，金二員外意會了。其日八月十五日，只說請王美湖上看潮。請至舟中，三四個幫閒俱是會中之人，猜拳行令，做好做歉，將美娘灌得爛醉如泥。扶到王九媽家樓中，臥於牀上，不省人事。此時天氣和暖，又沒幾層衣服，媽兒親手伏侍，剝得他赤條條，任憑金二員外行事。金二員外那話兒又非兼人之具，輕輕的撐開兩股，用些涎沫送將進去，比及美娘夢中覺痛，醒將轉來，已被金二員外耍得夠了。欲待掙扎，爭奈手足俱軟，繇他輕薄了一回。直待綠暗紅飛，方始雨收雲散 。正是：雨中花蕊方開罷，鏡裏娥眉不似前。五鼓時，美娘酒醒，已知鴇兒用計破了身子。自憐紅顏命薄，遭此強橫，起來解手，穿了衣服 ，自在牀邊一個斑竹榻上朝着裏壁睡了，暗暗垂淚。金二員外來親近他時，被他劈頭劈臉抓有幾個血痕。金二員外好生沒趣，捱得天明，對媽兒說聲 ：「我去也 !」媽兒要留他時，已自出門去了。

從來梳弄的子弟早起時，媽兒進房賀喜，行戶中都來稱慶，還要喫幾日喜酒。那子弟多則住一二月，最少也住半月二十日。只有金二員外清早出門是從來未有之事。王九媽連叫詫異，披衣起身上樓，只見美娘臥於榻上，滿眼流淚。九媽要哄他上行，連聲招許多不是。美娘只不開口，九媽只得下樓去了。美娘哭了一日，茶飯不沾，從此託病，不肯下樓，連客也不肯會面了。九媽心下焦躁，欲待把他凌虐，又恐他烈性不從，反冷了他的心腸，欲待繇他，本是要他賺錢，若不接客時，就養到一百歲也沒用。 躊躇數日，無計可施，忽然想起有個結義妹子叫做劉四媽，時常往來。他能言快語，與美娘甚說得着，何不接取他來，下個說詞。若得他回心轉意，大大的燒個利市。當下叫保兒去請劉四媽到前樓坐下，訴以衷情。劉四媽道 ：「老身是個女隨何、雌陸賈，說得羅漢思情、嫦娥想嫁。這件事都在老身身上 。」九媽道 ：「若得如此，做姐的情願與你磕頭，你多喫杯茶去，免得說話時口乾 。」劉四媽道 ：「老身天生這副海口，便說到明日還不幹哩。」劉四媽吃了幾杯茶，轉到後樓，只見樓門緊閉。劉四媽輕輕的叩了一下，叫聲 ：「侄女 !」美娘聽得是四媽聲音，便來開門。兩下相見了，四媽靠桌朝下而坐，美娘旁坐相陪。四媽看他桌上鋪着一幅細絹，才畫得個美人的臉兒 ，還未曾着色。四媽稱讚道 ：「畫得好!真是巧手!九阿姐不知怎生樣造化 ，偏生遇着你這一個伶俐女兒 。又好人物，又好技藝，就是堆上幾千兩黃金，滿臨安走遍，可尋出個對兒麼 ?」美娘道：「休得見笑，今日甚風吹得姨娘到來?」劉四媽道：「老身時常要來看你 。只爲家務在身，不得空閒。聞得你恭喜梳弄了，今日偷空而來，特特與九阿姐道喜 。」美兒聽得提起「梳弄」二字，滿臉通紅，低着頭不來答。劉四媽知他害羞，便把椅兒掇上一步，將美孃的手兒牽着，叫聲 ：「我兒!做小娘的不是個軟殼雞蛋，怎的這般嫩得緊?似你恁地怕羞，如何賺得大主銀子?」美娘道：「我要銀子做甚?」四媽道：「我兒，你便不要銀子，做孃的看得你長大成人 ，難道不要出本？自古道：靠山喫山，靠水喫水。九阿姐家有幾個粉頭，那一個趕得上你的腳跟來？一園瓜，只看得你是個瓜種。九阿姐待你也不比其他，你是聰明伶俐的人，也須識些輕重。聞得你自梳弄之後 ，一個客人也不肯相接，是甚麼意兒？都像你的意時，一家人口似蠶一般，那個把桑葉喂他？做孃的抬舉你一分，你也要與他爭口氣兒，莫要反討衆丫頭們批點 。」美娘道 ：「繇他批點，怕怎地？」劉四媽道 ：「阿呀！批點是個小事，你可曉得門戶中的行徑麼？」美娘道：「行徑便怎的？」劉四媽道：「我們門戶人家，喫着女兒，穿着女兒，用着女兒。僥倖討得一個像樣的，分明是大戶人家置了一所良田美產。年紀幼小時，巴不得風吹得大；到得梳弄過後，便是田產成熟，日日指望花利到手受用。前門迎新，後門送舊，張郎送米，李郎送柴，往來熱鬧，纔是個出名的姊妹行家 。」美娘道 ：「羞答答，我不做這樣事！」劉媽掩着口，格的笑了一聲，道 ：「不做這樣事，可是繇得你的？一家之中，有媽媽做主。做小娘的若不依他教訓，動不動一頓皮鞭打得你不生不死。那時不怕你不走他的路兒。九阿姐一向不難爲你 ，只可惜你聰明標緻，從小嬌養的，要惜你的廉恥，存你的體面。方纔告訴我許多話，說你不識好歹，放着鵝毛不知輕，頂着磨子不知重，心下好生不悅。教老身來勸你 ，你若執意不從，惹他性起，一時翻過臉來罵一頓，打一頓，你待走上天去！凡事只怕個起頭，若打破了頭時，朝一頓，暮一頓，時熬這些痛苦不過，只得接客。卻不把千金身價弄得低微了，還要被姊妹中笑話。依我說，吊桶已自落在他井裏，掙不起了。不如千歡萬喜，倒在孃的懷裏，落得自己快活。」美娘道：「奴是好人家兒女，誤落風塵，倘得姨娘主張從良，勝造七級浮屠，若要我倚門獻笑，寧甘一死，決不情願。」

劉四媽道：「我兒，從良是個有志氣的事，怎麼說道不該！只是從良也有幾等不同 。」美娘道 ：「從良有甚不同之處？」劉四媽道 ：「有個真從良，有個假從良；有個苦從良，有個樂從良；有個趁好的從良，有個沒奈何的從良；有個了從良，有個不了的從良。我兒耐心聽我分說，如何叫做真從良？大凡才子必須佳人，佳人必須才子方成佳配。然而好事多磨，往往求之不得。幸然兩下相逢，你貪我愛，割捨不下。一個願討，一個願嫁。好像捉對的蠶蛾，死也不放。這個謂之真從良。怎麼叫做假從良？有等子弟愛着小娘，小娘卻不愛那子弟，本心不願嫁他，只把個嫁字兒哄他心熱，撒漫使錢。比及成交，卻又推故不就。又有一等癡心的子弟，曉得小娘心腸不對他，偏要娶他回去，拚着一主大錢，動了媽兒的火，不怕小娘不肯。勉強進門，心中不順，故意不守家規。小則撒潑放肆，大則公然偷漢 。人家容留不得，多則一年，少則半載，依舊放他出來，爲娼接客。把從良二字，只當個撰錢的題目。這個謂之假從良。如何叫做苦從良？一般樣子弟愛小娘，小娘不愛那子弟，卻被他以勢凌之。媽兒懼禍，已自許了。做小娘的，身不繇主，含淚而行。一入侯門如海之深，家法又嚴，抬頭不得，半妾半婢，忍死度日。這個謂之苦從良。如何叫做樂從良？做小娘的，正當擇人之際，偶然相交個子弟。見他情性溫和，家道富足，又且大娘子樂善，無男無女，指望他日過門，與他生育，就有主母之分。以此嫁他，圖個日前安逸，日後出身，這個謂之樂從良。如何叫趁好的從良？做小娘的，風花雪月，受用已夠，趁這盛名之下，求之者衆，任我揀擇個十分滿意的嫁他，急流勇退，及早回頭，不致受人怠慢，這個謂之趁好的從良。如何叫做沒奈何的從良？做小娘的，原無從良之意，或因官司逼迫，或因強橫欺瞞，又或因負債太多，將爲賠償不起，彆口氣，不論好歹。得嫁便嫁，買靜求安，藏身之法。這謂之沒奈何的從良。如何叫做了從良？小娘半老之際，風波歷盡，剛好遇個老成的孤老兩下志同道合，收繩卷索，白頭到老。這個謂之了從良。如何叫做不了的從良？一般你貪我愛，火熱的跟他，卻是一時之興，沒有個長算。或者尊長不容，或者大娘妒忌，鬧丁幾場，發回媽家，追取原價。又有個家道凋零，養他不活，苦守不過。依舊出來趕趁，這謂之不了的從良 。」

美娘道 ：「如今奴家要從良，還是怎地好 ？」劉四媽道：「我兒，老身教你個萬全之策。」美娘道：「若蒙教導，死不忘恩 ！」劉四媽道 ：「從良一事，入門爲淨。況且你身子已被人捉弄過了，就是今夜嫁人，叫不得個黃花女兒。千錯萬錯，不該落於此地，這就是你命中所招了。做孃的費了一片心機，若不幫他幾年，趁過千把銀子，怎肯放你出門？還有一件，你便要從良 ，也須揀個好主兒 。這些臭嘴臭臉的，難道就跟他不成？你如今一下客也不接，曉得那個該從，那個不該從？假如你執意不肯接客，做孃的沒奈何，尋個肯出錢的主兒賣你去做妾，這也叫做從良。那主兒或是年老的，或是貌醜的，或是一字不識的村牛 ，你卻不骯髒了一世 ！比着把你料在水裏，還有『撲通』的一聲響 ，討得旁人叫一聲可惜。依着老身愚見，還是偏從人願，憑着做孃的接客。似你恁般才貌，等閒的料也不敢相扳。無非是王孫公子、貴客豪門，也不辱沒了你。一來風花雪月，趁着年少受用；二來作成媽兒起個家事；三來使自己也積趲些私房，免得日後求人。過了十年五載，遇上知心着意的，說得來，話得着，那時老身與你做媒，好模好樣的嫁去，做孃的也放得你下了。可不兩得其便？」美娘聽說，微笑而不言。劉四媽已知美娘心中活動了 ，便道 ：「老身句句是好話，你依着老身的話時，後來還要感激我哩 。」說罷，起身。

王九媽伏在樓門之外，一句句聽得的。美娘送劉四媽出房門，劈面撞着了九媽，滿面羞慚，縮身進去。王九媽隨着劉四媽再到前樓坐下。劉四媽道 ：「侄女十分執意，被老身右說左說，一塊硬鐵看看熔做熱汁。你如今快快尋個覆帳的主兒，他必然肯就。那時做妹子的再來賀喜 。」王九媽連連稱謝。是日備飯相待，盡醉而別。後來西湖上子弟們又有隻《桂枝兒》單說那劉四媽說詞一節：

劉四媽，你的嘴舌兒好不利害！便是女隨何、雌陸賈，不信有這大才！說着長，道着短，全沒些破敗。就是醉夢中，被你說得醒；就是聰明的，被你說得呆。好個烈性的姑娘，也被你說得他心地改。

再說王美娘才聽了劉四媽一席話兒，思之有理。以後有客求見，欣然相接。覆帳之後，賓客如市，捱三頂五，不得空閒，聲價愈重。每一晚白銀十兩，兀自你爭我奪。王九媽賺了若干錢鈔，歡喜無限。美娘也留心要揀個知心着意的，急切難得。正是：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

話分兩頭。卻說臨安城清波門裏有個開油店的朱十老，三年前過繼一個小廝，也是汴京逃難來的，姓秦，名重，母親早喪，父親秦良十三歲上將他賣了，自己上天竺去做香火。朱十老因年老無嗣，又新死了媽媽，把秦重做親子看成，改名朱重，在店中學做賣油生意。初時父子坐店甚好，後因十老得了腰痛的病，十眠九坐，勞碌不得，另招個夥計叫做邢權，在店相幫。光陰似箭，不覺四年有餘。朱重長成一十七歲，生得一表人才，雖然已冠，尚未娶妻。那朱十老家有個侍女叫做蘭花，年已二之外，有心看上了朱小官人，幾遍的倒下鉤子去勾搭他。誰知朱重是個老實人，又蘭花齷齪醜陋，朱重也看不上眼。以此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那蘭花見勾搭朱小官不上，別尋主顧，就去勾搭那夥計邢權。邢權是望四之人，沒有老婆，一拍就上。兩個暗地偷情，不止一次。反怪朱小官人礙眼，思量尋事趕他出門。邢權與蘭花兩個裏應外合，使心設計，蘭花便在朱十老面前假意撇清，說 ：「小官人幾番調戲，好不老實？」朱十老平時與蘭花也有一手，未免有拈酸之意。邢權又將店中賣下的銀子藏過，在朱十老面前說 ：「朱小官在外賭博，不長進。櫃裏銀子幾次短少，都是他偷去了 。」初次朱十老還不信，接連幾次，朱十老年老糊塗，沒有主意，就喚朱重過來，責罵了一場。朱重是個聰明的孩子，已知邢權與蘭花的計較，欲待分辨，惹起是非不小。萬一老者不聽，枉做惡人，心生一計，對朱十老說道 ：「店中生意淡薄 ，不消得二人，如今讓邢主管坐店，孩兒情願挑擔子出去賣油。賣得多少，每日納還，可不是兩重生意？」朱十者心下也有許可之意，又被邢權說道 ：「他不是要挑擔出去，幾年上偷銀子做私房，身邊積趲有餘了，又怪你不與他定親，心下怨悵，不願在此相幫，要討個出場，自去娶老婆做人家哩 。」朱十老嘆口氣道 ：「我把他做親兒看成，他卻如此歹意，皇天不佑！罷，罷！不是自身骨血，到底粘連不上，繇他去罷 ！」遂將三兩銀子把與朱重，打發出門。寒更衣服和被窩都教他拿去。這也是朱十老好處，朱重料他不肯收留，拜了四拜，大哭而別。正是：

孝己殺身因謗語，申老喪命爲讒言；

親生兒子猶如此，何怪螟蛉受枉冤。

原來秦良上天竺做香火，不曾對兒子說知。朱重出了朱十老之門，在衆安橋下賃了一間小小房兒，放下被窩等件，買巨鎖兒鎖了門，便往長街短巷訪求父親 。連走幾日，全沒消自。沒奈何，只得放下。在朱十老家四年，赤心忠良，並無一毫私蓄 。只有臨行時打發這三兩銀子，不勾本錢，做什麼生意好？左思右量，只有油行買賣是熟間。這些油坊多曾與他識熟，還去挑個賣油擔子，是個穩足的道路。當下置辦了油擔家火，剩下的銀兩都交付與油坊取油。那油坊裏認得朱小官是個老實好人，況且小小年紀，當初坐店，今朝挑擔上街，都因邢夥計挑撥他出來，心中甚不平，有心扶持他，只揀窨清的上好淨油與他 ，籤子上又明讓他些。朱重得了這些便宜，自己轉賣與人，也放寬些，所以他的油比別人分外容易出脫。每日所賺的利息，又且儉喫儉用，積下東西來，置辦些日用家業及身上衣服之類，並無妄廢。心中只有一件事未了，牽掛着父親，思想 ：「向來叫做朱重，誰知我是姓秦。倘若父親來尋訪之時，也沒有個因由 。」遂複姓爲秦。說話的，假如上一等人，有前程的，要複本姓 ，或具札子奏過朝廷，或關白禮部、大學、國學等衙門，將冊籍改正，衆所共知。一個賣油的複姓之時，誰人曉得？他有個道理 ，把盛油的桶兒 ，一面大大寫個「秦」字，一面寫「汴梁」二字，將此桶做個標識，使人一覽而知。以此臨安市上，曉得他本姓，都呼他爲秦賣油。時值二月天氣，不暖不寒，秦重聞知昭慶寺僧，要起個九晝夜功德，用油必多。遂挑了油擔來寺中賣油。那些和尚們也聞知秦賣油之名，他的油比別人又好又賤，單單作成他。所以一連這九日，秦重只在昭慶寺走動。正是：刻薄不賺錢，忠厚不折本。

這一日是第九日了。秦重在寺出脫了油，挑了空擔出寺。其日天氣晴明，遊人如蟻。秦重繞河而行，遙望十景塘桃紅柳綠，湖內畫船蕭鼓，往來遊玩，觀之不足，玩之有餘。走了一回，身子睏倦，轉到昭慶寺右邊，望個寬處將擔兒放下，坐在一塊石上歇腳。近側有個人家面湖而住，金漆籬門，裏面朱欄內 ，一叢細竹。未知堂室何如，先見門庭清整。只見裏面三、四個戴巾的從內而出，一個女娘後面相送，到了門首，兩下把手一拱，說聲請了，那女娘竟進去了。秦重定睛觀之，此女容顏嬌麗、體態輕盈、目所未睹，準準的呆了半晌，身子都酥麻了。他原是個老實小官，不知有煙花行徑，心中疑惑，正不知是什麼人家 。方在凝思之際，只見門內又走出箇中年的媽媽，同着一個垂髫的丫環，倚門閒看。

那媽媽一眼瞧着油擔，便道 ：「阿呀！方纔我家無油，正好有油擔子在這裏，何不與他買些 ？」那丫環同那媽媽出來，走到油擔子邊 ，叫聲 ：「賣油的 ！」秦重方纔聽見，回言道：「沒有油了。媽媽要用油時，明日送來 。」那丫環也認得幾個字，看見油桶上寫個秦字，就對媽媽道 ：「賣油的姓秦 。」媽媽也聽得人閒講，有個秦賣油做生意甚是忠厚，遂分付秦重道：「我家每日要油用 ，你肯挑來時 ，與你做個主顧 。」秦重道：「承媽媽作成，不敢有誤 。」那媽媽與丫環進去了。秦重心中想道 ：「這媽媽不知是那女娘的什麼人 ？我每日到他家賣油，莫說賺他利息，圖個飽看那女娘一回，也是前生福分 。」正欲挑擔起身，只見兩個轎伕，抬着一頂青絹幔的轎子，後邊跟着兩個小廝，飛也似跑來。到了其家門首，歇下轎子，那小廝走進裏面去了。秦重道 ：「卻又作怪，看他接什麼人？」少頃之間，只見兩個丫環一個捧着猩紅的氈包，一個拿着湘妃竹攢花的拜匣，都交會與轎伕，放在轎座之下。那兩個小廝手中一個包着琴囊，一個捧着幾個手卷，腕上掛碧玉簫一枝，跟着起初的女娘出來 。女娘上了轎，轎伕抬起望舊路而去。丫環小廝，俱隨轎步行。

秦重又得親炙一番，心中愈加疑惑，挑了油擔子，洋洋的去。不過幾步，只見臨河有一個酒館，秦重每常不喫酒，今日見了這女娘，心下又歡喜，又氣悶，將擔子放下，走進酒館揀個小座頭坐了。酒保問道 ：「客人還是請客，還是獨酌？」秦重道 ：「有上好的酒拿來獨飲三杯。時新果子一兩碟，不用葷菜 。」酒保斟酒時 ，秦重問道：「那邊金漆籬門內是什麼人家？」酒保道 ：「這是齊衙內的花園，如今王九媽住下 。」秦重道 ：「方纔看見有個小娘上轎，是什麼人?"酒保道 ：「這是有名的粉頭，叫做王美娘，人都稱爲花魁娘子。他原是汴京人，流落在此。吹彈歌舞、琴棋書畫件件皆精，來往的都是大頭兒，要十兩放光，才宿一夜哩！可知小可的也近他不得。當初住在湧金門外，因樓房狹窄，齊舍人與他相厚，半載之前，把這花園借與他住 。」秦重聽得說是汴京人，觸了個鄉思之念，心中更有一倍光景 ，吃了數杯 ，過了酒錢，挑了擔子，一路走，一路肚中打稿道 ：「世間有這樣美貌的女子落於娼家，豈不可惜！」又自家暗笑道：「若不落於娟家，我賣油的怎生得見」又想一回，越發癡起來了，道 ：「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若得這等美人摟抱睡了一夜，死也甘心 。」又想一回道 ：「呸！我終日挑這油擔子，不過日進分文，怎麼想這等非分之事！正是癩蛤蟆在陰溝裏想着天鵝肉喫，如何到口 ！」又想一回道 ：「他相交的都是公子王孫 。我賣油的縱有了銀子 ，料他也不肯接我。」又想一回道：「我聞得做老鴇的，專要錢鈔。就是個乞兒有了銀子，他也就肯接了，何況我做生意的青青白白之人。若有了銀子，怕他不接!只是那裏來這幾兩銀子？」一路上胡思亂想，自言自語。

你道天地間有這等癡人 ，一個小經紀的，本錢只有三兩，卻要把十兩銀子去嫖那名妓，可不是個春夢！自古道：有志者，事竟成。被他千思萬想，想出一個計策來。他道 ：「從明日爲始，逐日將本錢扣出，餘下的積趲上去。一日積得一分，一年也有三兩六錢之數，只消三年，這事便成了；若一日積得二分，只消得年半；若再多得些，一年也差不多了 。」想來想去，不覺走到家裏，開鎖進門。只因一路上想着許多閒事，回來看了自家的睡鋪，慘然無歡，連夜飯也不要喫便上了牀。這一夜翻來覆去，牽掛着美人，那裏睡得着。只因月貌花容，引起心猿意馬。

捱到天明，爬起來，就裝了油擔，煮早飯吃了，匆匆挑了油擔子一徑走到王九媽家去。進了門，卻不敢直入，舒着頭往裏面張望。王九媽恰纔起牀 ，還蓬着頭，正分付保兒買飯菜。秦重識得聲音，叫聲 ：「王媽媽 ！」九媽往外一張，見是秦賣油，笑道 ：「好忠厚人！果然不失信 。」便叫他挑擔進來，稱了一瓶，約有五斤多重，公道還錢，秦重並不爭論。王九媽甚是歡喜，道 ：「這瓶油只勾我家兩日用，但隔一日，你便送來，我不往別處去買了 。」秦重應諾，挑擔而出。只恨不曾遇見花魁娘子 ：「且喜下主顧，少不得一次不見二次見，二次不見三次見。只是一件，特爲王九媽一家挑這許多路來，不是做生意的勾當。這昭慶寺是順路，今日寺中雖然不做功德，難道尋常不用油的？我且挑擔去問他。若扳得各房頭做個主顧，只消走錢塘門這一路，那一擔油盡勾出脫了 。」秦重挑擔到寺內問時，原來各房和尚也正想着秦賣油。來得正好，多少不等各各買他的油。秦重與各房約定，也是間一日便送油來用。這一日是個雙日，自此日爲始，但是單日，秦重別街道上做買賣；但是雙日，就走錢塘門這一路。一出錢塘門，先到王九媽家裏，以賣油爲名，去看花魁娘子。有一日會見，也有一日不會見，不見時費了一場思想，便見時也只添了一層思想。正是：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此情無盡期。

再說秦重到了王九媽家多次，家中大大小小沒一個不認得是秦賣油。時光迅速，不覺一年有餘，日大日小，只揀足色細絲，或積三分，或積二分，再少也積下一分，湊得幾錢，又打做大塊頭。日積月累，有了這一大包銀子，零星湊集，連自己也不知多少。其日是單日，又值大雨，秦重不出去做買賣，看了這一大包銀子，心中也自喜歡。"趁今日空閒，我把他上一上天平，見個數目 。」打個油傘，走到對門傾銀鋪裏，借天平兌銀。那銀匠好不輕薄，想着：賣油的多少銀子，要架天平？只把個五兩頭等子與他，還怕用不着頭紐哩！秦重把銀子包解開，都是散碎銀兩。大凡成錠的見少，散碎的就見多。銀匠是小輩，眼孔極淺，見了許多銀子，別是一番面目，想道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慌忙架起天平，搬出若大若小許多法碼。秦重盡包而兌。一釐不多，一釐不少。剛剛一十六兩之數，上秤便是一斤，秦重心下想道 ：「除去了三兩本錢，餘下的做一夜花柳之費，還是有餘 。」又想道 ：「這樣散碎銀子怎好出手，拿出來也被人看低了！見成傾銀店中方便，何不傾成錠兒，還覺冠冕 。」當下兌足十兩，傾成一個足色大錠，再把一兩八錢傾成水絲一小錠。剩下四兩二錢之數，拈一小塊還了火錢 。又將幾錢銀子置下鑲鞋淨襪，新褶了一頂萬字頭巾。回到家中，把衣服漿洗得乾乾淨淨，買幾根安息香，薰了又薰。揀個晴明好日，侵早打扮起來。雖非富貴豪華客，也是風流好後生 。秦重打扮得齊齊整整，取銀兩藏於袖中，把房門鎖了，一徑望王九媽家而來，那一時好不高興。

及至到了門首，愧心復萌，想道 ：「時常挑了擔子在他家賣油，今日忽地去做嫖客，如何開口？」正在躊躇之際，只聽得呀的一聲門響，王九媽走將出來。見了秦重，便道 ：「秦小官今日怎的不做生意，打扮得恁般齊楚，往那裏去貴幹？」事到其間，秦重只得老着臉，上前作揖，媽媽也不免還禮。秦重道 ：「小可並無別事，專來拜望媽媽 。」那鴇兒是老積年，見貌辨色，見秦重恁般裝束，又說拜望 ：「一定是看上了我家那個丫頭，要嫖一夜 ，或是會一個房。雖然不是個大勢主菩薩，搭在籃裏便是菜，捉在籃裏便是蟹，賺他錢把銀子買蔥菜也是好的。」便滿臉堆下笑來，道：「秦小官拜望老身，必有好處。」秦重道 ：「小可有句不識進退的言語，只是不好啓齒 。」王九媽道 ：「但說何妨，且請到裏面客坐裏細講 。」

秦重爲賣油雖曾到王家準百次，這客坐裏交椅不曾與他屁股做個相識，今日是個會面之始。王九媽到了客坐，不免分賓而坐，向着內裏喚茶。少頃，丫環托出茶來，看時卻是秦賣油，正不知什麼緣故，媽媽恁般相待。格格低了頭只是笑。王九媽看見，喝道 ：「有甚好笑 ！對客全沒些規矩 。」丫環止住笑，收了茶杯自去。王九媽方纔開言問道 ：「秦小官有甚話要對老身說？」秦重道 ：「沒有別話。要在媽媽宅上請一位姐姐喫杯酒。」九媽道：「難道喫寡酒，一定要嫖了。你是個老實人，幾時動這風流之興？」秦重道 ：「小可的積誠也非止一日 。」九媽道：「我家這幾個姐姐都是你認得的。不知你中意那一位？」秦重道 ：「別個都不要，單單要與花魁娘子相處一宵 。」九媽只道取笑他，就變了臉道：「你出言無度！莫非奚落老孃麼？」秦重道 ：「小可是個老實人，豈有虛情 。」九媽道 ：「糞桶也有兩個耳朵，你豈不曉得我家美兒的身價！倒了你賣油的竈還不勾半夜歇錢哩 ！不如將就揀一個適興罷 。」秦重把頭一縮，舌頭一伸，道 ：「恁的好賣弄！不敢動問，你家花魁娘子一夜歇錢要幾千兩？」九媽見他說耍話，卻又回嗔作喜，帶笑而言道 ：「那要許多！只要得十兩敲絲，其他東道雜費不在其內。」秦重道 ：「原來如此，不爲大事 。」袖中摸出這禿禿裏一大錠放光細絲銀子，遞與鴇兒道 ：「這一錠十兩重，足色足數，請媽媽收着 。」又摸出一小錠來也遞與鴇兒，又道 ：「這一小錠重有二兩，相煩備個小東。望媽媽成就小可這件好事，生死不忘，日後再有孝順 。」九媽見了這錠大銀，已自不忍釋手；又恐怕他一時高興，日後沒了本錢，心中懊悔，也要盡他一句纔好。便道 ：「這十兩銀子，你做經紀的人積趲不易，還要三思而行 。」秦重道 ：「小可主意已定，不要你老人家費心 。」九媽把這兩錠銀子收於袖中，道：「是便是了，還有許多煩難哩！」秦重道 ：「媽媽是一家之主，有甚煩難？」九媽道 ：「我家美兒往來的都是王孫公子、富室豪家，真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他豈不認得你是做經紀的秦小官，如何肯接你？」秦重道 ：「但憑媽媽的委曲宛轉，成全其事，大恩不敢有忘！」

九媽見他十分堅心 ，眉頭一皺 ，計上心來，扯開笑口道：「老身已替你排下計策 ，只看你緣法如何。做得成，不要喜；做不成，不要怪。美兒昨日在李學士家陪酒，還未曾合。今日是黃衙內約下游湖；明日是張山人一班請客邀他做詩社；後日是韓尚書的公子，數日前送下東道在這裏。你且到大後日來看。還有句話，這幾日你且不要來我家賣油，預先留下個體面。又有句話 ，你穿着一身的布衣布裳，不像個上等嫖客。再來時，換件綢鍛衣服，教這些丫環們認不出你是秦小官，老孃也好與你裝謊 。」秦重道 ：「小可一理會得 。」說罷，作別出門。且歇這三日生理，不去賣油。到典鋪裏買了一件見成半新不舊的綢衣穿在身上，到街坊閒走，演習斯文模樣。正是：未識花院行藏，先習孔門規矩。

丟過那三日不題。到第四日，起個清早，便到王九媽家去。去得太早，門還未開，意欲轉一轉再來。這番裝扮希奇，不敢到昭慶寺去，恐怕和尚們批點，且到十景塘散步。良久又踅轉來，王九媽家門已開了，那門前卻安頓得有轎馬，門內有許多僕從在那裏閒坐 。秦重雖然老實，心下倒也乖巧，且不進門，悄悄的招那馬伕問道：「這轎馬是誰家的 ？」馬伕道 ：「韓府裏來接公子的 。」秦重已知韓公子夜來留宿 ，此時還未曾別。重複轉身，到一個飯店之中吃了些見成茶飯。又坐了一回，方纔到王家探信。只見門前轎馬已自去了。

進得門時。王九媽迎着，便道 ：「老身得罪，今日又不得工夫，恰纔韓公子拉去東莊賞早梅，他是個長嫖，老身不好違拗。聞得說來日還要到靈隱寺，訪個棋師賭棋哩！齊衙內又來約過兩三次了，是我家房主，又是辭不得的。他來時，或三日、五日的住了去，連老身也定不得個日子，秦小官，你真個要嫖，只索耐心再等幾日 。不然 ，前日的尊賜，分毫不動，要便奉還 。」秦重道 ：「只怕媽媽不作成。若還遲，終無失，就是一萬年，小可也情願等着。」九媽道：「恁地時，老身便好主張！」秦重作別，方欲起身。九媽又道 ：「秦小官人，老身還有句話。你下次若來討信，不要早了，約莫申牌時分，有客沒客，老身把個實信與你 。倒是越晏些越好 ，這是老身的妙用，你休錯怪。」秦重連聲道 ：「不敢，不敢 ！」這一日秦重不曾做買賣。次日，整理油擔，挑往別處去生理，不走錢塘門一路。每日生意做完，傍晚時分就打扮齊整到王九媽家探信。只是不得功夫，又空走了一月有餘。

那一日是十二月十五 ，大雪方霽，西風過後，積雪成冰，好不寒冷 。卻喜地下乾燥，秦重做了大半日買賣，如前妝扮，又去探信。王九媽笑容可掬，迎着道 ：「今日你造化，已是九分九釐了 。」秦重道 ：「這一釐是欠着什麼？」九媽道 ：「這一釐麼？正主兒還不在家 。」秦重道 ：「可回來麼？」九媽道：「今日是俞太尉家賞雪，筵席就備在湖船之內。俞太尉是七十歲的老人家，風月之事已是沒分，原說過黃昏送來，你且到新人房裏喫杯燙風酒，慢慢的等他。」秦重道 ：「煩媽媽引路。」王九媽引着秦重，彎彎曲曲走過許多房頭，到一個所在，不是樓房。卻是個平屋三間，甚是高爽。左一間是丫環的空房，一般有牀榻桌椅之類 ，卻是備官鋪的；右一間是花魁娘子臥室，鎖着在那裏，兩旁又有耳房；中間客座，上面掛一幅名人山水，香几上博山古銅爐，燒着龍誕香餅，兩旁書桌擺設些古玩，壁上貼許多詩稿。秦重愧非文人，不敢細看。心下想道 ：「外房如此整齊，內室鋪陳必然華麗。今夜盡我受用。十兩一夜，也不爲多！」

九媽讓秦小官坐於客位，自己主位相陪。少頃之間，丫環掌燈過來，抬下一張八仙桌兒，六碗時新果子，一架攢盒佳餚美醞，未曾到口，香氣撲人。九媽執盞相勸道 ：「今日衆小女都有客，老身只得自陪，請開懷暢飲幾杯 。」秦重酒量本不高，況兼正事在心 ，只吃半杯 。吃了一會 ，便推不飲 。九媽道：「秦小官想餓了 ，且用些飯再喫酒 。」丫環捧着雪花白米飯，一喫一添，放於秦重面前，就是一盞雜和湯。鴇兒量高，不用飯，以酒相陪 。秦重吃了一碗，就放箸。九媽道 ：「夜長哩，再請些 。」秦重又添了半碗，丫環提個行燈來，說 ：「浴湯熱了，請客官洗浴 。」秦重原是洗過澡來的，不敢推託，只得又到浴堂，肥皂香湯洗了一遍，重複穿衣入坐。九媽命撤去餚盒，用暖鍋下酒。此時黃昏已絕，昭慶寺裏的鐘都撞過了，美娘尚未回來，玉人何處貪歡耍？等得情郎望眼穿！常言道：「等人心急。」秦重不見婊子回家，好生氣悶。卻被鴇兒夾七夾八說些風活勸酒，不覺又過了一更天氣。只聽外面熱鬧鬧的，卻是花魁娘子回家。丫環先來報了。九媽連忙起身出迎，秦重也離座而立。只見美娘喫得大醉，侍女扶將進來，到於門首，醉眼朦朧，看見房中燈燭輝煌，杯盤狼藉，立住腳問道 ：「誰在這裏喫酒？」九娘道 ：「我兒，便是我向日與你說的那秦小官人。他心中慕你，多時的送過禮來，因你不得工夫，擔閣他一月有餘了。你今日幸而得空，做孃的留他在此伴你 。」美娘道 ：「臨安郡中並不聞說起有什麼秦小官人，我不去接他 。」轉身便走。九媽雙手託開，即忙攔住道 ：「他是個至誠好人，娘不誤你 。」美娘只得轉身，才跨進房門，抬頭一看那人 ，有些面善，一時醉了，急切叫不出來，便道 ：「娘，這人我認得他的，不是有名稱的子弟，接了他，被人笑話 。」九媽道 ：「我兒，這是湧金門內開段鋪的秦小官人，當初我們住在湧金門時，想你也曾會過，故此面善。你莫識認錯了，做孃的見他來意志誠，一時許了他，不好失信。你看做孃的面上，胡亂留他一晚。做孃的曉得不是了，明日卻與你陪禮 。」一頭說，一頭推着美孃的肩頭向前。美娘拗媽媽不過，只得進房相見。正是：

千般難出虔婆口，萬般難脫虔婆手。

饒君縱有萬千般，不如跟着虔婆走。

這些言語，秦重一句句都聽得，佯爲不聞。美娘萬福過了，坐於側首，仔細看着秦重，好生疑惑，心裏甚是不悅，嘿嘿無言。喚丫環將熱酒來，斟着大鐘。鴇兒只道他敬客，卻自家一飲而盡。九媽道 ：「我兒醉了，少喫些麼 ？」美兒那裏依他，答應道 ：「我不醉 ！」一連喫上十來杯。這是酒後之酒，醉中之醉，自覺立腳不住。喚丫環開了臥房，點上銀釭，也不卸頭，也不解帶，足麗 脫了繡鞋，和衣上牀，倒身而臥。

鴇兒見女兒如此做作，甚不過意。對秦重道 ：「小女平日慣了，他專會使性。今日他心中不知爲什麼有些不自在，卻不干你事，休得見怪！」秦重道 ：「小可豈敢！」鴇兒又勸了秦重幾杯酒，秦重再三告止。鴇兒送入臥房，向耳旁分付道 ：「那人醉了，放溫存些 。」又叫道 ：「我兒起來，脫了衣服，好好的睡 。」美娘已在夢中，全不答應，鴇兒只得去了。丫環收拾了杯盤之類，抹了桌子，叫聲 ：「秦小官人，安置罷 ！」秦重道 ：「有熱茶要一壺 。」丫環泡了一壺濃茶送進房裏，帶轉房，自去耳房中安歇。秦重看美娘時，面對裏牀睡得正熟，把錦被壓於身下。秦重想酒醉之人，必然怕冷，又不敢驚醒他。忽見闌干上又放着一牀大紅糹寧絲的錦被，輕輕的取下，蓋在美娘身上。把銀燈挑得亮亮的，取了這壺熱茶，脫鞋上牀，捱在美娘身邊，左手抱着茶壺在懷，右手搭在美娘身上，眼也不敢閉一閉，正是：未曾握雨攜雲，也算偎香倚玉。

卻說美娘睡到半夜醒將轉來，自覺酒力不勝，胸中似滿溢之狀。爬起來，坐在被窩中，垂着頭，只管打平噦。秦重慌忙也坐起來，知他要吐，放下茶壺，用手撫摩其背。良久，美娘喉間忍不住了，說時遲，那時快，美娘放開喉嚨便吐。秦重怕污了被窩，把自己的道袍袖子張開，罩在他嘴上。美娘不知所以，盡情一嘔，嘔畢，還閉着眼討茶嗽口。秦重下牀，將道袍輕輕脫下，放在地平之上。摸茶壺還是暖的，斟上一甌香噴噴的濃茶遞與美娘。美娘連吃了二碗，胸中雖然略覺豪燥，身子兀自倦怠，仍舊倒下，向裏睡去了。秦重脫下道袍，將吐下一袖的醃髒，重重裹着，放於牀側，依然上牀，擁抱似初。美娘那一覺直睡到天明方醒，覆身轉來，見旁邊睡着一個人，問道：「你是那個 ？」秦重答道 ：「小可姓秦 。」美娘想起夜來之事 ，恍恍惚惚 ，不甚記得真了，便道 ：「我夜來好醉！」秦重道 ：「也不甚醉 。」又問 ：「可曾吐麼？」秦重道：「不曾 。」美娘道 ：「這樣還好 。」又想一想道 ：「我記得曾吐過的，又記得曾喫過茶來，難道做夢不成？」秦重方纔說道：「是曾吐來，小可見小娘子多了杯酒，也防着要吐，把茶壺暖在懷裏。小娘子果然吐後討茶，小可斟上，蒙小娘子不棄，飲了兩甌。」美娘大驚道：「髒巴巴的吐在那裏？」秦重道 ：「恐怕小娘子污了被褥，是小可把袖子盛了 。」美娘道 ：「如今在那裏？」重道 ：「連衣服裹着，藏過在那裏 。」美娘道 ：「可惜壞了你一件衣服 。」秦重道 ：「這是小可的衣服，有幸得沾小娘子的餘瀝 。」美娘聽說，心下想道：「有這般識趣的人！」心裏已有四五分歡喜了。

此時天色大明，美娘起身，下牀小解。看着秦重，猛然想起是秦賣油，遂問道 ：「你實對我說，是什麼樣人？爲何昨夜在此？」秦重道 ：「承花魁娘子下問，小子怎敢妄言，小可實是常來宅上賣油的秦重 。」遂將初次看見送客 ，又看見上轎，心下想慕之極，及積趲嫖錢之事 ，備細述了一遍。「夜來得親近小娘子一夜，三生有幸，心滿意足。」美娘聽說，愈加可憐，道 ：「我昨夜酒醉，不曾招接得你。你乾折了多少銀子，莫不懊悔？」秦重道 ：「小娘子天上神仙，小可惟恐伏侍不周，但不見責，已爲萬幸，況敢有非意之望 ！」美娘道 ：「你做經紀的人，積下些銀兩，何不留下養家？此地不是你來往的 。」秦重道 ：「小可單隻一身，並無妻小 。」美娘頓了一頓 ，便道：「你今日去了，他日還來麼？」秦重道 ：「只這昨宵相親一夜，已慰生平，豈敢又作癡想 ！」美娘想道 ：「難得這好人又忠厚，又老實，又且知情識趣，隱惡揚善，千百中難遇此一人。可惜是市井之輩。若是衣冠子弟，情願委身事之 。」正在沉吟之際，丫環捧洗臉水進來，又是兩碗薑湯。秦重洗了臉，因夜來未曾脫幘，不用梳頭，呷了幾口薑湯，便要告別。美娘道 ：「少住不妨，還有話說 。」秦重道 ：「小可仰慕花魁娘子，在旁多站一刻，也是好的。但爲人豈不自揣？夜來在此 ，實是大膽 ，惟恐他人知道有玷芳名。還是早些去了安穩。」美娘點了一點頭，打發丫環出房，忙忙的開了減妝 ，取出二十兩銀子送與秦重道 ：「昨夜難爲了你，這銀兩權奉爲資本，莫對人說 。」秦重那裏肯受。美娘道 ：「我的銀子來路容易。這些須酬你一宵之情，休得固遜。若本錢缺少，異日還有助你之處。那件污穢的衣服，我叫丫環湔洗乾淨了還你罷！」秦重道 ：「粗衣不煩小娘子費心，小可自會湔洗。只是領賜不當 。」美娘道 ：「說那裏話 ！」將銀子掗在秦重袖內，推他轉身。秦重料難推卻，只得受了，深深作揖，捲了脫下這件齷齪道袍，走出房門。打從鴇兒房前經過。鴇兒看見，叫聲 ：「媽媽！秦小官去了 ！」王九媽正在淨桶解手，口中叫道 ：「秦小官，如何去得恁早？」秦重道 ：「有些賤事，改日特來稱謝。」不說秦重去了。且說美娘與秦重雖然沒點相干，見他一片誠心，去後好不過意。這一日因害酒，辭了客在家將息。千個萬個孤老都不想，倒把秦重整整的想了一日。有《桂枝兒》爲證：

俏冤家，須不是串花家的子弟，你是個做經紀本分人兒，那匡你會溫存，能軟款，知心如意。料你不是個使性的，料你不是個薄情的。幾番待放下思量也，又不覺思量起。

話分兩頭。再說邢權在朱十老家，與蘭花情熱；見朱十老病廢在牀，全無顧忌。十老發作了幾場。兩個商量出一條計策來，俟夜靜更深，將店中資本席捲，雙雙的逃之夭夭，不知去向。次日天明，十老方知 。央及鄰里，出了個單，尋訪數目，並無動靜。深悔當日不合爲邢權所惑，逐了朱重。如今日久見人心，聞說朱重賃居衆安橋下，挑擔賣油，不如仍舊收拾他回來，老死有靠。只怕他記恨在心，教鄰舍好生勸他回家，但記好，莫記惡 。秦重一聞此言，即日收拾了傢伙搬回十老家裏。相見之間痛哭了一場，十老將所存囊橐盡數交付秦重，秦重自家又有二十餘兩本錢，重整店面，坐櫃賣油。因在朱家，仍稱朱重，不用秦字。不上一月，十老病重，醫治不痊，嗚呼哀哉！朱重捶胸大慟，如親父一般，殯殮成服，七七做了些好事。朱家祖墳在清波門外，朱重舉喪安葬，事事成禮，鄰里皆稱其厚德。事定之後，仍先開店。原來這油鋪是個老店，從來生意原好，卻被邢權刻剝存私，將主顧弄斷了多少。今見朱小官在店，誰家不來作成？所以生理比前越盛。朱重單身獨自，急切要尋個老成幫手。有個慣做中人的叫做金中，忽一日引着一個五十餘歲的人來。原來那人正是莘善，在汴梁城外安樂村居住。因那年避亂南奔 ，被官兵衝散了女兒瑤琴，夫妻兩口悽悽惶惶，東逃西竄，胡亂過了幾年。今日聞臨安興旺，南渡人民大半安插在彼。誠恐女兒流落此地，特來尋訪，又沒消息。身邊盤纏用盡，欠了飯錢，被飯店中終日趕逐，無可奈何。偶然聽見金中說起朱家油鋪要尋個賣油幫手，自己曾開過六陳鋪子，賣油之事，都則在行。況朱小官原是汴京人，又是鄉里，故此央金中引薦到來。朱重問了備細，鄉人見鄉人 ，不覺感傷。「既然沒處投奔，你老夫妻兩口只住在我身邊，只當個鄉親相處，慢慢的訪着令愛消息，再作區處 。」當下取兩貫錢把與莘善，去還了飯錢，連渾家阮氏也領將來，與朱重相見了，收拾一間空房，安頓他老夫婦在內。兩口兒也盡心竭力，內外相幫，朱重甚是歡喜。光陰似箭，不覺一年有餘。多有人見朱小官年長朱娶，家道又好，做人又志誠，情願白白把女兒送他爲妻。朱重因見了花魁娘子十分容貌，等閒的不看在眼，立心要訪求個出色的女子方纔肯成親。以此日復一日，擔閣下去。正是：

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再說王美娘在九媽家，盛名之下，朝歡暮樂，真個口厭肥甘，身嫌錦繡。然雖如此，每遇不如意之處，或是子弟們任情使性，喫醋挑槽，或自己病中醉後，半夜三更，沒人疼熱，就想起秦小官人的好處來，只恨無緣再會。也是他桃花運盡，合當變更，一年之後，生出一段事端來。

卻說臨安城中有個吳八公子。父親吳嶽見爲福州太守。這吳八公子新從父親任上回來，廣有金銀。平昔間也喜賭錢喫酒，三瓦兩舍走動，聞得花魁娘子之名，未曾識面，屢屢遣人來約，欲要嫖他。王美娘聞他氣質不好，不願相接，託故推辭非止一次。那吳八公子也曾和着閒漢們親到王九媽家幾番，都不曾會。其時清明節屆，家家掃墓，處處踏青 。美娘因連日遊春困倦，且是積下許多詩畫之債未曾完得，分付家中 ：「一應客來，都與我辭去 ！」閉了房門，焚起一爐好香，擺設文房四寶，方欲舉筆，只聽得外面沸騰，卻是吳八公子領着十餘個狠僕來接美娘遊湖。因見鴇兒每次回他，在中堂行兇，打家打夥，直鬧到美娘房前，只見房門鎖閉。原來妓家有個回客法兒，小娘躲在房內，卻把房門反鎖，支吾客人，只推不在，那老實的就被他哄過了；吳公子是慣家，這些套子怎地瞞得。分付家人扭斷了鎖，把房門一腳踢開。美娘躲身不迭，被公子看見，不由分說，教兩個家人左右牽手，從房內直拖出房外來，口中兀目亂嚷亂罵。王九媽欲待上前陪禮解勸，看見勢頭不好，只得閃過。家中大小躲得沒半個影兒。吳家狠僕牽着美娘出了王家大門，不管他弓鞋窄小，望街上飛跑。八公子在後，揚揚得意，直到西湖口 ，將美娘扌雙 下了湖船 ，方纔放手 。美娘十二歲到王家，錦繡中養成，珍寶般供養，何曾受恁般凌賤。下了船，對着船頭掩面大哭，吳八公子全不放下面皮，氣忿忿的像關雲長單刀赴會，一把交椅朝外而坐，狠僕侍立於旁。一面分付開船，一面數一數二的發作一個不住 ：「小賤人，小娼根！不受人抬舉！再哭時，就討打了 ！」美娘那裏怕他，哭之不已。船至湖心亭，吳八公子分付擺盒在亭子內，自己先上去了，卻分付家人：「叫那小賤人來陪酒 ！」美娘抱住了欄杆 ，那裏肯去，只是嚎哭。吳八公子也覺沒興，自己吃了幾杯淡酒，收拾下船，自來扯美娘。美娘雙腳亂跳，哭聲愈高。吳八公子大怒 ，教狠僕撥去簪珥。美娘蓬着頭。跑到船頭上就要投水，被家童們扶住。公子道 ：「你撒賴便怕你不成 ！就是死了 ，也只費得我幾兩銀子 ，不爲大事。只是送你一條性命也是罪過。你住了啼哭時，我就放你回去，不難爲你。」美娘聽說放他回去，真個住了哭，八公子分付移船到清波門外僻靜之處，將美娘繡鞋脫下，去其裹腳，露出一對金蓮，如兩條玉筍相似。教狠僕扶他上岸，罵道 ：「小賤人，你有本事，自走回家，我卻沒人相送。」說罷，一篙子撐開，再向湖中而去。正是：焚琴煮鶴從來有，惜玉憐香幾個知！

美娘赤了腳，寸步難行，思想 ：「自己才貌兩全，只爲落於風塵，受此輕賤。平昔枉自結識許多王孫貴客，急切用他不着 ，受了這般凌辱，就是回去，如何做人？到不如一死爲高。只是死得沒些名目，枉自享個盛名，到此地位，看着村莊婦人也勝我十二分。這都是劉四媽這個花嘴哄我落坑墮塹，致有今日！自古紅顏薄命，亦未必如我之甚！」越思越苦，放聲大哭。事有偶然 ，卻好朱重那日到清波門外朱十老的墳上祭掃過了，打發祭物下船 ，自己步回，從此經過。聞得哭聲，上前看時，雖然蓬頭垢面，那玉貌花容從來無兩，如何不認得！吃了一驚，道 ：「花魁娘子，如何這般模樣？」美娘哀哭之際，聽得聲音廝熟，止啼而看，原來正是知情識趣的秦小官！美娘當此之際，如見親人，不覺傾心吐膽告訴他一番。朱重心中十分疼痛，亦爲之流淚，袖中帶得有白綾汗巾一條約有五尺多長，取出劈半扯開，奉與美娘裹腳，親手與他拭淚，又與他挽起青絲，再三把好言寬解。等待美娘哭定，忙去喚個暖轎請美娘坐了，自己步送，直到王九媽家。

九媽不得女兒消息，在四處打探，慌迫之際，見秦小官送女兒回來，分明送一顆夜明珠還他，如何不喜！況且鴇兒一向不見秦重挑油上門，多曾聽得人說，他承受了朱家的店業，手頭活動，體面又比前不同，自然刮目相待。又見女兒這等模樣，問其緣故，已知女兒吃了大苦，全虧了秦小官，深深拜謝，設酒相待。日已向晚，秦重略飲數杯，起身作別。美娘如何肯放，道：「我一向有心於你，恨不得你見面。今日定然不放你空去！」鴇兒也來扳留，秦重喜出望外。

是夜，美娘吹彈歌舞，曲盡生平之技，奉承秦重。秦重如做了一個遊仙好夢，喜得魄蕩魂消，手舞足蹈。夜深酒闌，二人相挽就寢 。雲雨之事，其美滿更不必言。一個是足力後生，一個是慣情女子。這邊說，三年懷想，費幾多役夢勞魂；那邊說，一載相思，喜僥倖粘皮貼肉。一個謝前番幫襯，合今番恩上加恩，一個謝今夜總成，比前夜愛中添愛。紅粉妓傾翻粉盒，羅帕留痕，賣油郎打發油瓶，被窩沾溼。可笑村兒乾折本，作成小丫弄風流。雲雨已罷，美娘道 ：「我有句心腹之言與你說，你休得推託 。」秦重道 ：「小娘子若用得着小可時，就赴湯蹈火亦所不辭，豈有推託之理 ！」美娘道 ：「我要嫁你 ！」秦重笑道 ：「小娘子就嫁一萬個，也還數不到小可頭上，休得取笑，枉自折了小可的食料 。」美娘道 ：「這話實是真心，怎說『取笑』二字！我自十四歲被媽媽灌醉，梳弄過了，此時便是從良，只爲未曾相處得人，不辨好歹，恐誤了終身大事。以後相處的雖多，都是豪華之輩、酒色之徒，但知買笑追歡的樂意，那有憐香惜玉的真心。看來看去，只有你是個志誠君子，況聞你尚未娶親。若不嫌我煙花賤質，情願舉案齊眉，白頭奉侍。你若不允之時，我就將三尺白羅死於君前，表白我一片誠心。也強如昨日死於村郎之手，沒名沒目，惹人笑話 。」說罷，嗚嗚的哭將起來。秦重道 ：「小娘子休得悲傷 。小可承小娘子錯愛，將天就地，求之不得，豈敢推託！只是小娘子千金聲價。小可家貧力薄，如何擺佈，也是力不從心了 。」美娘道 ：「這卻不妨。不瞞你說，我只爲從良一事，預先積趲些東西寄頓在外。贖身之費，一毫不費你心力 。」秦重道 ：「就是小娘子自己贖身，平昔住慣了高堂大廈，享用了錦衣玉食，在小可家如何過活 ？」美娘道 ：「布衣蔬食，死而無怨！」秦重道 ：「小娘子雖然，只怕媽媽不從！」美娘道 ：「我自有道理 。」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兩個直說到天明。

原來黃翰林的衙內，韓尚書的公子，齊太尉的舍人，這幾個相知的人家，美娘都寄頓得有箱籠。美娘只推要用，陸續取到密地，約下秦重，教他收置在家。然後一乘轎子抬到劉四媽家，訴以從良之事。劉四媽道 ：「此呈老身前日原說過的。只是年紀還早，又不知你要從那一個 ？」美娘道：「姨娘，你莫管是甚人，少不得依着姨娘的言語，是個真從良、樂從良、了從良，不是那不真、不假、不了、不絕的勾當。只要姨娘肯開口時，不愁媽媽不允。做侄女的別沒孝順，只有十兩金子奉與姨娘，胡亂打些釵子。是必在媽媽前做個方便。事成之時，媒禮在外 。」劉四媽看見這金子，笑得眼兒沒縫，便道 ：「自家兒女，又是美事，如何要你的東西！這金子權時領下，只當與你收藏，此事都在老身身上 。只是你的娘把你當個搖錢之樹，等閒也不輕放你出去，怕不要千把銀子！那主兒可是肯出手的麼？也得老身見他一見，與他講道方好 。」美娘道 ：「姨娘莫管閒事，只當你侄女自家贖身便了 。」劉四媽道 ：「媽媽可曉得你到我家來？」美娘道 ：「不曉得 。」四媽道 ：「你且在我家便飯 ，待老身先到你家 ，與媽媽講，講得通時，然後來報你！」

劉四媽僱乘轎子抬到王九媽家，九媽相迎入內。劉四媽問起吳八公子之事，九媽告訴了一遍。四媽道 ：「我們行戶人家，到是養成個半低不高的丫頭，儘可賺錢，又且安穩。不論什麼客主接了，倒是日日不空的。侄女只爲聲名大了，好似一塊鯗魚落地，馬蟻兒都要鑽他，雖然熱鬧，卻也不得自在。說便許多一夜也只是個虛名，那些王孫公子來一遍，動不動有幾個幫閒，連宵達旦，好不費事。跟隨的人又不少，個個要奉承得他到一些不到之處，口裏就出粗哩嗹羅嗹的罵人，還要暗損你傢伙，又不好告訴得他家主，受了若干悶氣。況且山人墨客、詩社棋社，少不得一月之內，又有幾時官身。這些富貴子弟你爭我奪，依了張家，違了李家，一邊喜，少不得一邊怪了。就是吳八公子這一個風波 ，嚇殺人的，萬一失差，卻不連本送了？官宦人家，與他打官司不成，只索忍氣吞聲，今日還虧着你家時運高，太平沒事，一個霹靂空中過去了。倘然山高水低，悔之無及。妹子聞得吳八公子不懷好意，還要與你家索鬧。侄女的性氣又不好，不肯奉承人，第一是這件，乃是個惹禍之本。」九媽道 ：「便是這件，老身好不擔憂。就是這八公子，也是有名有稱的人，又不是下賤之人。這丫頭抵死不肯接他，惹出這場寡氣。當初他年紀小時還聽人教訓，如今有了個虛名，被這些富貴子弟誇他獎他，慣了他性情，驕了他氣質，動不動自作自主，逢着客來，他要接便接；他若不情願時，便是九牛也休想牽得他轉 ！」劉四媽道 ：「做小娘的略有些身分，都則如此。」王九媽道：「我如今與你商議，倘若有個肯出錢的，不如賣了他去，到得乾淨，省得終身擔着鬼胎過日 。」劉四媽道：「此言甚妙！賣了他一個，就討得五六個。若湊巧撞得着相應的，十來個也討得的 。這等便宜的事如何不做 ！」王九媽道：「老身也曾算計過來，那些有勢有力的不肯出錢，專要討人便宜。及至肯出幾兩銀子的，女兒又嫌好道歉，做張做智的不肯。若有好主兒，妹子做媒，作成則個。倘若這丫頭不肯時節，還求你攛掇 。這丫頭做孃的話也不聽 ，只你說得他信，話得他轉 。」劉四媽呵呵大笑道 ：「做妹子的此來 ，正爲與侄女做媒，你要許多銀子便肯放他出門？」九媽道 ：「妹子，你是明理的人，我們這行戶中只有賤買。那有賤賣？況且美兒數年盛名滿臨安，誰不知他是花魁娘子！難道三百四百就容他走動？少不得要他千金 。」劉四媽道 ：「待妹子去講 ，若肯出這個數目，做妹子的便來多口。若合不着時，就不來了 。」臨行時，又故意問道 ：「侄女今日在那裏？」王九媽道 ：「不要說起，自從那日吃了吳公子的虧，怕他還來淘氣，終日裏抬個轎子，各宅去分訴，前日在齊太尉家，昨日在黃翰林家，今日又不知在那家去了！」劉四媽道：「有了你老人家做主，按定了坐盤星，也不容侄女不肯。萬一不肯時，做妹子自會勸他。只是尋得主顧來，你卻莫要捉班做勢 。」九媽道：「一言既出，並無他說！」九媽送至門首。劉四媽叫聲聒噪，上轎去了。這纔是：

數黑論黃雌陸賈，說長話短女隨何；

若還都像虔婆口，尺水能興萬丈波。

劉四媽回到家中，與美娘說道 ：「我對你媽媽如此說，這般講，你媽媽已自肯了。只要銀子見面，這事立地便成 ！」美娘道 ：「銀子已曾辦下 ，明日姨娘千萬到我家來，玉成其事。不要冷了場，改日又費講 。」四媽道 ：「既然約定，老身自然到宅 。」美娘別了劉四媽，回家一字不題。次日午牌時分，劉四媽果然來了。王九媽問道 ：「所事如何？」四媽道 ：「十有八九，只不曾與侄女說過 。」四媽來到美娘房中，兩下相叫了，講了一回說話。四媽道 ：「你的主兒到了不曾？那話兒在那裏？」美娘指着牀頭道 ：「在這幾隻皮箱裏 。」美娘把五、六隻皮箱一時都開了，五十兩一封，搬出十三四封來，又把些金珠寶玉算價，足夠千金之數。把個劉四媽驚得眼中出火，口內流涎，想道 ：「小小年紀，這等有肚腸！不知如何設法積下許多東西？我家這幾個粉頭，一般接客，趕得着他那裏！不要說不會生髮，就是有幾文錢在荷包裏，閒時買瓜子磕，買糖兒喫，兩條腳布破了，還要做媽的與他買布哩！偏生九阿姐造化，討得着年時賺了若干錢鈔，臨出門還有這一主大財，又是取諸宮中，不勞餘力 。」這是心中暗想之語，卻不曾說出來。美娘見劉四媽沉吟，只道作難索謝，慌忙又取出四匹潞綢、兩股寶釵、一對鳳頭玉簪，放在桌上，道 ：「這幾件東西奉與姨娘爲伐柯之敬！」劉四媽歡天喜地對王九媽說道：「侄女情願自家贖身，一般身價，並不短少分毫，比着孤老贖身更好。省得閒漢們從中說合，費酒費漿，還要加一加二的謝他！」

王九媽聽得說女兒皮箱內有許多東西 ，到有個咈然之色。你道卻是爲何？世間只有鴇兒的狠，做小娘的設法些東西都送到他手裏，纔是快活。也有做些私房在箱籠內，鴇兒曉得些風聲，專等女兒出門，捵開鎖鑰，翻箱倒籠取個罄空。只爲美娘盛名之下，相交都是大頭兒，替做孃的掙得錢鈔，又且性格有些古怪，等閒不敢觸他。故此臥房裏面，鴇兒的腳也不搠進去，誰知他如此有錢！

劉四媽見九媽顏色不善 ，便猜着了，連忙道 ：「九阿姐，你休得三心兩意。這些東西都是侄女自家積下的，也不是你本分之錢。他若肯花費時，也花費了；或是他不長進，把來津貼了得意的孤老，你也那裏知道！這還是他做家的好處。況且小娘自己手中沒有錢鈔，臨到從良之際，難道赤身趕他出門？少不得頭上腳下都要收拾得光鮮，等他好去別人家做人。如今他自家拿得這些東西 ，料然一絲一線不費你的心，這一主銀子，是你完完全全鱉在腰胯裏的 ，他就贖身出去，怕不是你女兒！倘然他得好時 ，時朝月節，怕他不來孝順你！就是嫁了人時，他又沒有親爹親孃 ，你也還去做得着他的外婆 。受用處正有哩！」只這一套話說得王九媽心中爽然，當下應允。劉四媽就去搬出銀子 ，一封封兌過，交付與九媽；又把這些金珠寶玉，逐件指物作價。對九媽說道 ：「這都是你做妹子的故意估下他些價錢，若換與人，還便宜得幾十兩銀子 。」王九媽雖同是個鴇兒，到是個老實頭兒，憑劉四媽說話，無有不納。劉四媽見王九媽收了這主東西，便叫亡八寫了婚書，交付與美兒。美兒道 ：「趁姨娘在此，奴家就拜別了爹媽出門，借姨娘家住一兩日，擇吉從良，未知姨娘允否？」劉四媽得了美娘許多謝禮，生怕九媽翻悔，巴不得美娘出了他門，完成一事，說道 ：「正該如此！」當下美娘收拾了房中自己的梳臺、拜匣、皮箱、鋪蓋之類。但是鴇兒家中之物，一毫不動。收拾已完，隨着四媽出房，拜別了假爹假媽，和那姨娘行中都相叫了。王九媽一般哭了幾聲。美娘喚人挑了行李，欣然上轎，同劉四媽到劉家去。四媽出一間幽靜的好房，安頓下美娘行李，衆小娘都來與美娘叫喜。是晚，朱重差莘善到劉四媽家討信，已知美娘贖身出來。擇了吉日，笙蕭鼓樂娶親。劉四媽就做大媒送親，朱重與花魁娘子花燭洞房，歡喜無限！雖然舊事風流，不減新婚佳趣

次日，莘善老夫婦請新人相見，各各相認，吃了一驚；問起根由，至親三口抱頭而哭。朱重方纔認得是丈人、丈母，請他上坐，夫妻二人重新拜見。親鄰聞知無不駭然，是日，整備筵席，慶賀兩重之喜，飲酒盡歡而散。

三朝之後 ，美娘教丈夫備下幾副厚禮，分送舊相知各宅，以酬其寄頓箱籠之恩，並報他從良信息，此是美娘有始有終處。王九媽、劉四媽家各有禮物相送，無不感激。滿月之後，美娘將箱籠打開，內中都是黃白之資，吳綾、蜀錦何止百計，共有三千餘金，都將鑰匙交付丈夫 ，慢慢的買房置產，整頓家當。油鋪生理，都是丈人莘公管理。不上一年，把家業掙得花錦般相似，驅奴使婢，甚有氣象。

朱重感謝天地神明保佑之德，發心於各寺廟喜舍合殿香燭一般，供琉璃燈油三個月，齋戒沐浴，親往拈香禮拜。先從昭慶寺起，其他靈隱、法相、淨慈、天竺等寺以次而行。就中單說天竺寺 ，是觀音大士的香火，有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三處香火俱盛，卻是山路，不通舟楫。朱重叫從人挑了一擔香燭，三擔清油，自己乘轎而往。先到上天竺來，寺僧迎接上殿，老香火秦公點燭添香 。此時朱重居移氣，養移體，儀容魁岸。非復幼時面目，秦公那裏認得他是兒子。只因油桶上有個大大的秦字 ，又有「汴梁」二字，心中甚以爲奇。也是天然湊巧，剛剛到上天竺，偏用着這兩隻油桶。朱重拈香已畢，秦公托出茶盤，主僧奉茶。秦公問道 ：「不敢動問施主，這油桶上爲何有此三字 ？」朱重聽得問聲 ，帶着汴梁人的土音 ，忙問道：「老香火，你問他怎麼 ？莫非也是汴梁人麼？」秦公道：「正是。」朱重道：「你姓甚名誰？爲何在此出家？共有幾年了？」秦公把自己姓名、鄉里細細告訴 ：「某年上避兵來此，因無活計，將十三歲的兒子秦重過繼與朱家，如今有八年之遠。一向爲年老多病，不曾下山問得信息 。」朱重一把抱住，放聲大哭道 ：「孩兒便是秦重！向在朱家挑油買賣，正爲要訪求父親下落，故此於油桶上寫『汴梁秦』三字做個標識。誰知此地相逢，真乃天與其便！」

衆僧見他父子別了八年，今朝重會，各各稱奇。朱重這一日就歇在上天竺，與父親同宿，各敘情節。次日，取出中天竺、下天竺兩個疏頭換過，內中朱重仍改做秦重，復了本姓，兩處燒香禮拜已畢，轉到上天竺，要請父親回家，安樂供養。秦公出家已久，喫素持齋，不願隨兒子回家。秦重道 ：「父親別了八年 ，孩兒有缺侍奉 。況孩兒新娶媳婦，也得他拜見公公方是 。」秦公只得依允 。秦重將轎子讓與父親乘坐，自己步行，直到家中。秦重取出一套新衣與父親換了，中堂設坐，同妻莘氏雙雙參拜 。親家莘公、親母阮氏齊來見禮。此日大排筵席，秦公不肯開葷，素酒素食 。次日，鄰里斂財稱賀。一則新婚，二則新娘子家眷團圓 ，三則父子重逢，四則秦小官歸宗複姓，共是四重大喜。一連又吃了幾日喜酒，秦公不願家居，思想上天竺故處清淨出家。秦重不敢違親之志，將銀二百兩，於上天竺另造淨室一所，送父親到彼居住。其日用供給按月送去。每十日親往候問一次，每一季同莘氏往候一次，那秦公活到八十餘，端坐而化，遺命葬於本山。此是後話。

卻說秦重和莘氏夫妻偕老 ，生下兩個孩兒，俱讀書成名。至今風月中市語，凡夸人善於幫襯，都叫做「秦小官」，又叫「賣油郎」。有詩爲證：

春來處處百花新，蜂蝶紛紛競採春；

堪愛豪家多子弟，風流不及賣油人。

# 第八卷 灌園叟晚逢仙女

連宵風雨閉柴門，落盡深紅只柳存。

欲掃蒼苔且停帚，階前點點是花痕。

這首詩爲惜花而作。昔唐時有一處士，姓崔，名玄微，平昔好道，不娶妻室，隱於洛東。所居庭院寬敞，遍植花卉竹木。構一室在萬花之中，獨處於內。童僕都居花外，無故不得輒入。如此三十餘年，足跡不出園門。

時值春日，院中花木盛開，玄微日夕徜徉其間。一夜，風清月朗，不忍舍花而睡，乘着月色，獨步花叢中。忽見月影下一青衣冉冉而爲。玄微驚訝道：「這時節那得有女子到此行動？」心下雖然怪異 ，又想道 ：「且看他到何處去 ？」那青衣不往東，不往西，徑至玄微面前，深深道個萬福。玄微還了禮，問道：「女郎是誰家宅眷？因何深夜至此 ？」那青衣啓一點朱脣，露兩行碎玉，道 ：「兒家與處士相近。今與女伴過上東門，訪表姨，欲借處士院中暫憩，不知可否？」玄微見來得奇異，欣然許之。青衣稱謝，原從舊路轉去。

不一時 ，引一隊女子，分花約柳而來，與玄微一一相見。玄微就月下仔細看時，一個個姿容媚麗，體態輕盈，或濃或淡，汝束不一。隨從女郎，盡皆妖豔，正不知從那裏來的。相見畢，玄微邀進室中，分賓主坐下 ，開言道 ：「請問諸位女娘姓氏。今訪何姻戚，乃得光降敝園 ？」一衣綠裳者答道 ：「妾乃楊氏。」指一穿白的道：「此位李氏 。」又指一衣絳服的道 ：「此位陶氏 。」遂逐一指示。最後到一緋衣小女，乃道 ：「此位姓石，名阿措 。我等雖則異姓，俱是同行姊妹。因封家十八姨，數日雲欲來相看，不見其至。今夕月色其佳，故與姊妹們同往候之。二來素蒙處愛重，妾等順便相謝 。」玄微方待酬答，青衣報道 ：「封家姨至 。」衆皆驚喜出迎 ，玄微閃過半邊觀看。衆女子相見畢，說道 ：「正要來看十八姨，爲主人留坐，不意姨至，足見同心 。」各向前致禮。十八姨道 ：「屢欲來看卿等，俱爲使命所阻，今乘間至此 。」衆女道 ：「如此良夜，請姨寬坐，當以一尊爲壽 。」遂授旨青衣去取。十八姨問道 ：「此地可坐否？」楊氏道：「主人甚賢，地極清雅 。」十八姨道：「主人安在 ？」玄微趨出相見 。舉目看十八姨，體態飄逸，言詞泠泠有林下風氣。近其傍，不覺寒氣侵肌，毛骨竦然。遜入堂中，侍女將桌椅已是安排停當。請十八姨居於上席，衆文挨次而坐，玄微末位相陪。不一時，衆青衣取到酒餚擺設上來。佳餚異果，羅列滿案，酒味醇美，其甘如飴，俱非人世所有。此時月色倍明，室中照耀如同白日。滿坐芳香，馥馥襲人。賓主酬酢，杯觥交雜。酒至半酣，一紅裳女子滿斟大觥，送與十八姨道 ：「兒有一歌，請爲歌之 。」歌雲 ：「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 。」歌聲清婉，聞者皆悽然。又一白衣女子送酒道 ：「兒亦有一歌 。」歌雲 ：「皎潔玉顏勝白雪，況乃當年對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風，自嘆容華暗消歇 。」其音更覺慘切。那十八姨性頗輕佻，卻又好酒，多了幾杯，漸漸狂放，聽了二歌，乃道 ：「值此芳辰美景，賓主正歡，何遽作傷心語！歌旨又深刺予，殊爲慢客。須各罰以大觥，當另歌之 。」手斟一杯遞來，酒醉手軟，持不甚牢，杯才舉起，不想袖上箸在一兜，撲碌的連杯打翻。這酒若翻在別個身上卻也罷了，恰恰裏盡潑在阿措身上 。阿措年嬌貌美，性愛整齊，穿的卻是一件大紅簇花緋衣 。那紅衣最忌的是酒，才沾滴點，其色便改，怎經得這一大杯酒？況且阿措也有七八分酒意，見污了衣服，作色道 ：「諸姊妹便有所求，吾不畏爾 ！」即起身往外就走。十八姨也怒道 ：「小女弄酒，敢與吾爲抗耶？」亦拂衣而起。衆子留之不住 ，齊勸道 ：「阿措年幼，醉後無狀，望勿記懷，明日當率來請罪 ！」相送下階。十八姨忿忿向東而去。衆女子與玄微作別，向花叢中四散行走。玄微欲觀其蹤跡，隨後送之。步急苔滑，一交跌倒，掙起身來看時，衆女子俱不見了。心中想道 ：「是夢，卻又未曾睡臥；若是鬼，又衣裳楚楚，言語歷歷；是人，如何又倏然無影？」胡猜亂想，驚疑不定。回入堂中，桌椅依然擺設，杯盤一毫已無，推覺餘馨滿室。雖異其事，料非禍祟，卻也無懼。到次晚，又往花中步玩。見諸女子已在，正勸阿措往十八姨處請罪 。阿措怒道 ：「何必更懇此老嫗 ？有事只求處士足矣 ！」衆皆喜道 ：「妹言甚善 。」齊向玄微道 ：「吾姊妹皆住處士苑中 ，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阿措誤觸之，此後應難取力。處士倘肯庇護，當有微報耳。」玄微道 ：「某有何力 ，得庇諸女 ？」阿措道 ：「但求處士每歲元旦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立於苑東，吾輩則安然無恙矣！今歲已過，請於此月廿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即立之，可免本日之難 。」玄微道 ：「此乃易事，敢不如命 。」齊聲謝道 ：「得蒙處士慨允，必不忘德 ！」言訖而別，其行甚疾，玄微隨之不及。忽一陣香風過處，各失所在。玄微欲驗其事，次日即制辦朱幡。候至二十一日，清早起來，果然東風微拂。急將幡豎立苑東。少頃，狂風振地，飛沙走石。自洛南一路，摧林折樹，苑中繁花不動。玄微方曉諸女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阿措，即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到次晚，衆女各裹桃李花數鬥來謝， ：「承處士脫某等大難，無以爲報。餌此花英，可延年卻老。願長如此衛護某等，亦可致長生 。」玄微依其言服之，果然容顏轉少，如三十許人，後得道仙去。有詩爲證：

洛中處士愛栽花，歲歲朱幡繪採茶。

學得餐英堪不老，何須更覓棗如瓜。

列位，莫道小子說風神與花精往來乃是荒唐之語，那九州四海之中，目所未見，耳所未聞，不載史冊，不見經傳，奇奇怪怪 ，蹺蹺蹊蹊的事 ，不知有多多少少。就是張華的《博物志》，也不過志其一二 ；虞世南的行書廚 ，也包藏不得許多。此等事甚是平常，不足爲異。然雖如此，又道是子不語怪，且閣過一邊。只那惜花致福，損花折壽，乃見在功德，須不是亂道。列位若不信時，還有一段」灌園叟晚逢仙女」的故事，待小子說與列位看官們聽。若平日愛花的，聽了自然將花分外珍重；內中或有不惜花的，小子就將這話勸他，惜花起來。雖不能得道成仙，亦可以消閒遣悶。

你道這段話文出在那個朝代？何處地方？就在大宋仁宗年間，江南平江府東門外長樂村中。這村離城只去二里之遠，村上有個老者，姓秋，名先，原是莊家出身，有數畝田地，一所草房。媽媽水氏已故，別無兒女 。那秋先從幼酷好栽花種果，把田業都撇棄了，專於其事 。若偶覓得種異花 ，就是抬着珍寶，也沒有這般歡喜。隨你極緊要的事出外，路上逢着人家有樹花兒，不管他家容不容，便陪着笑臉，捱進去求玩。若平常花木，或家裏也在正開，還轉身得快。倘然是一種名花，家中沒有的，雖或有已開過了，便將正事撇在半邊，依依不捨，永日忘歸。人都叫他是花癡。或遇見賣花的有株好花，不論身邊有錢無錢，一定要買。無錢時便脫身上衣服去解當。也有賣花的，知他僻性，故高其價，也只得忍貴買回 。又有那破落戶，曉得他是愛花的，各處尋覓好花折來 ，把泥假捏個根兒哄他，少不得也買 ，有恁般奇事，將來種下，依然肯活。日積月累，遂成一個大園。

那園周圍編竹爲籬 ，籬上交纏薔薇、荼縻、木香、刺梅、木槿、棣棠、金雀，籬邊撒下蜀葵、鳳仙、雞冠、秋葵、鶯粟等種。更有那金萱、百合、剪春羅、剪秋羅、滿地嬌、十樣錦、美人蓼、山躑躅、高良薑、白蛺蝶、夜落金錢、纏枝牡丹等類，不可枚舉。遇開放之時，爛如錦屏。遠籬數步，盡植名花異卉。一花未謝，一花又開。向陽設兩扇柴門，門內一條竹徑，兩邊都結柏屏遮護。轉過相屏，便是三間草堂。房雖草創，卻高爽寬敞，窗槅明亮。堂中掛一幅無名小畫，設一張白木臥榻。桌凳之類，色色潔淨 。打掃得地下無纖毫塵垢。堂後精舍數間，臥室在內。那花卉無所不有，十分繁茂。真個四時不謝，八節長春。但見：

梅標清骨，蘭挺幽芳；茶呈雅韻，李謝濃妝；杏嬌疏雨，菊傲嚴霜；水仙冰肌玉骨，牡丹國色天香；玉樹亭亭階砌，金蓮冉冉塘；芍藥芳姿少比，石榴麗質無雙；丹桂飄香月窟，芙蓉冷豔寒江；梨花溶溶夜月，桃花灼灼朝陽；山茶花寶珠稱貴，臘梅花磐口方香；海棠花西府爲上，瑞香花金邊最良。玫瑰杜鵑，爛如雲錦；繡球郁李，點綴風光。說不盡千般花卉，數不了萬種芬芳。

籬門外正對着一個大湖，名爲朝天湖，俗名荷花蕩。這湖東連吳淞江，西通震澤，南接龐山湖。湖中景緻，四時晴雨皆宜。秋先於岸傍堆土作堤 ，廣植桃柳，每至春時，紅綠間發，宛似西湖勝景 。沿湖遍插芙蓉，湖中種五色蓮花，盛開之日，滿湖錦雲爛熳，香氣襲人，小舟蕩槳採菱，歌聲泠泠。遇斜風微起，偎船競渡，縱橫如飛。柳下漁人，艤船曬網，也有戲魚的，結網的，醉臥船頭的，沒水賭勝的，歡笑之音不絕。那賞蓮遊人，畫船蕭管鱗集，至黃昏回棹，燈火萬點，間以星影螢光，錯落難辨。深秋時，霜風初起，楓林漸染黃碧，野岸衰柳芙蓉，雜間白蘋蓼 ，掩映水際，蘆葦中鴻雁羣集，嘹嚦幹雲，哀聲動人。隆冬天氣，彤雲密佈，六花飛舞，上下一色。那四時景緻言之不盡。有詩爲證：

朝天湖畔水連天，不唱漁歌即採蓮。

小小茅堂花萬種，主人日日對花眠。

按下散言。且說秋先，每日清晨起來，掃淨花底落葉，汲水逐一灌溉，到晚上又澆一番。若有一花將開，不勝歡躍。或暖壺酒兒，或烹甌茶兒，向花深深作揖，先行澆奠，口稱花萬歲三聲，然後坐於其下，淺斟細嚼。酒酣興到，隨意歌嘯。身子倦時，就以石爲枕 ，臥在根傍。自半含至盛開，未嘗暫離。如見日色烘烈，乃把棕拂蘸水沃之 ，遇着月夜，便連宵不寐。倘值了狂風暴風，即披蓑頂笠，周行花間檢視，遇有欹枝，以竹扶之，雖夜間還起來，巡看幾次。若花到謝時，則累日嘆息，常至墮淚 ，又不捨得那些落花，以棕拂輕輕拂來，置於盤中，時嘗觀玩 。直至乾枯，裝入淨甕，滿甕之日，再用茶酒澆奠，慘然若不忍釋。然後親拜其甕，深理長堤之下，謂之「葬花」。倘有花片被雨打泥污的 ，必以清水再四滌淨，然後送入湖中，謂之「浴花」。平昔最恨的是攀枝折朵。他也有一段議論，道 ：「凡花一年只開得一度，四時中只佔得一時，一時中又只佔得數日。他熬過了三時的冷淡，才討得這數日的風光。看他隨風而舞，迎人而笑，如人正當得意之境，忽被摧殘。巴此數日甚難，一朝折損甚易，花若能言，豈不嗟嘆 ？況就此數日間，先猶含蕊，後復零殘，盛開之時，更無多了。又有蜂採鳥啄蟲鑽，日炙風吹，霧迷雨打 ，全仗人去護惜他，卻反姿意拗折，於心何忍？且說此花自芽生根，生根生本，強者爲幹，弱者爲技，一干一枝，不知養成了多少年月，及候至花開，供人清玩，有何不美，定要折他 ！花一離枝，再不能上枝；枝一去幹，再不能附幹。如人死不可復生，刑不可復贖，花若能言，豈不悲泣？又想他折花的，不過擇其巧幹，愛其繁枝，插之瓶中，置之席上，或供賓客片時侑酒之歡，或助婢妾一日梳妝之飾，不思客觴可飽玩於花下，閨妝可借巧於人工。手中折了一枝，樹上就少了一枝，今年伐了此幹，明年便少了此幹。何如延其性命，年年歲歲，玩之無窮乎？還有未開之蕊，隨花而去，此蕊竟槁滅枝頭，與人之童夭何異？又有原非愛玩，趁興攀折，既折之後，揀擇好歹，逢人取討，即便與之，或隨路棄擲，略不顧惜。如人橫禍枉死，無處申冤，花若能言，豈不痛恨 ？」

他有了這段議論，所以生平不折一枝，不傷一蕊。就是別人家園上，他心愛着那一種花兒，寧可終日看玩。假饒那花主人要取一枝一朵來贈他，他連稱罪過，決然不要。若有傍人要來折花者，只除他不看見罷了，他若見時，就把言語再三勸止。人若不從其言，他情願低頭下拜，代花乞命。人雖叫他是花癡，多有可憐他一片誠心，因而住手者，他又深深作揖稱謝。又有小廝們要折花賣錢的，他便將錢與之，不教折損。或他不在時，被人折損，他來見有損處，必悽然傷感，取泥封之，謂之「醫花 」。爲這件上，所以自己園中不輕易放人遊玩。偶有親戚鄰友要看，難好回時，先將此話講過，才放進去。又恐穢氣觸花，只許遠觀，不容親近。倘有不達時務的捉空摘了一花一蕊，那老頭便要面紅頸赤，大發喉急，下次就打罵他也不容進去看了。後來人都曉得了他的性子，就一葉兒也不敢摘動。

大凡茂林深樹，便是禽鳥的巢穴，有花果處，越發千百爲羣。如單食果實，到還是小事，偏偏只揀花蕊啄傷。惟有秋先卻將米穀置於空處飼之 ，又向禽鳥祈祝。那禽鳥卻也有知覺，每日食飽，在花間低飛輕舞，宛囀嬌啼，並不損一朵花蕊，也不食一個果實 。故此產的果品最多，卻又大而甘美。每熟時，就先望空祭了花神，然後敢嘗。又遍送左近鄰家試新，餘下的方鬻，一年到有若干利息。那老者因得了花中之趣，自少至老，五十餘年，略無倦意，筋骨愈覺強健 。粗衣淡飯，悠悠自得。有得贏餘，就把來賙濟村中貧乏。自此合村無不敬仰，又呼爲秋公。他自稱爲灌園叟。有詩爲證：

朝灌園兮暮灌園，灌成園上百花鮮。

花開每恨看不足，爲愛看園不肯眠。

話分兩頭。卻說城中有一人，姓張，名委，原是個宦家子弟。爲人奸狡詭譎，殘忍刻薄，恃了勢力，專一欺鄰嚇舍，扎害良善。觸着他的，風波立至，必要弄得那人破家蕩產方纔罷手 。手下用一班如狼似虎的奴僕，又有幾個助惡的無賴子弟，日夜合做一塊，到處闖禍生災，受其害者無數。不想卻遇了一個又狠似他的，輕輕捉去，打得個臭死。及至告到官司，又被那人弄了些手腳，反問輸了。因妝了幌子，自覺無顏，帶了四五個家人同那一班惡少，暫在莊上遣悶 。那莊正在長樂村中，離秋公家不遠。

一日，早飯後，喫得半酣光景，向村中閒走，不覺來到秋公門首。只見籬上花枝鮮媚，四圍樹木繁翳，齊道 ：「這所在到也幽雅，是那家的？」家人道 ：「此是種花秋公園上，有名叫做花癡 。」張委道 ：「我常聞得說莊邊有什麼秋老兒，種得異樣好花。原來就住在此。我們何不進去看看！」家人道：「這老兒有些古怪，不許人看的 。」張委道 ：「別人或者不肯，難道我也是這般？快去敲門 ！」那時園中牡丹盛開，秋公剛剛澆灌完了，正將着一壺酒兒，兩碟果品，在花下獨酌，自取其樂。飲不上三杯，只聽得砰砰的敲門響，放下酒杯走出來開門。一看，見站着五六個人，酒氣直衝。秋公料道必是要看花的，便攔住門口，問道：「列位有甚事到此 ？」張委道 ：「你這老兒不認得我麼？我乃城裏有名的張衙內。那邊張家莊便是我家的。聞得你園中好花甚多，特來遊玩 。」秋公道 ：「告衙內，老漢也沒種甚好花，不過是桃杏之類，都已謝了，如今並沒別樣花卉 。」張委睜起雙眼道 ：「這老兒恁般可惡，看看花兒打甚緊！卻便回我沒有，難道吃了你的 ？」秋公道 ：「不是老漢說謊，果然沒有 。」張委那裏肯聽，向前叉開手，當胸一搡，秋公站立不牢，眼踉蹌蹌，直撞過半邊。衆人一齊擁進。秋公見勢頭兇惡，只得讓他進去，把籬門掩上，隨着進來，向花下取過酒果，站在旁邊。

衆人看那四邊花草甚多，惟有牡丹最盛。那花不是尋常玉樓春之類，乃五種有名異品。那五種？黃樓子、綠蝴蝶、西瓜穰、舞青猊，大紅獅頭。這牡丹乃花中之王，惟洛陽爲天下第一。有」姚黃」、」魏紫」各色，一本價值五千。你道因何獨盛於洛陽？只爲昔日唐朝，有個武則天皇后，淫亂無道，寵幸兩個官兒，名喚張易之、張昌宗，於冬月之間，要遊後苑，寫出四句詔來，道 ：「來朝游上苑，火速報春知。百花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不想武則天原是應運之主，百花不敢違旨，一夜發蕊開發。次日，駕幸後苑，只見千紅萬紫，芳菲滿目。單有牡丹花有些志氣，不肯奉承女主倖臣，要一根葉兒也沒有。則天大怒，遂貶於洛陽。故此洛陽牡丹冠於天下。有一隻《玉樓春》詞，單贊牡丹花的好處。詞雲：

名花綽約東風裏，占斷韶華都在此。

芳心一片可人憐，春色三分愁雨洗。

玉人盡日懨懨地，猛被笙歌驚破睡。

起臨妝鏡似嬌羞，近日傷春輸與你。

那花正種在草堂對面，周遭以湖石攔之，四邊豎個大架子，上覆市幔，遮蔽日色。花本高有丈許，最低亦有六七尺，其花大如丹盤，五色燦爛，光華奪目。衆人齊贊 ：「好花 ！」張委便踏上湖石去嗅那香氣。秋先極怪的是這節，乃道 ：「衙內站遠些看，莫要上去 ！」張委惱他不容進來，心下正要尋事，又聽了這話，喝道 ：「你那老兒住在我莊邊，難道不曉得張衙內名頭麼？有恁樣好花，故意回說沒有。不計較就勾了，還要多言，那見得聞一聞就壞了花？你便這般說，我偏要聞 。」遂把花逐朵攀下來，一個鼻子湊在花上去嗅。那秋老在傍，氣得敢怒而不敢言。也還道略看一回就去，誰知這廝故意賣弄道：「有恁樣好花，如何空過？須把酒來賞玩 。」分付家人快去取。秋公見要取酒來賞，更加煩惱，向前道：「所在蝸窄，沒有坐處。衙內止看看花兒，酒還到貴莊上去喫。」張委指着地上道：「這地下盡好坐。」秋公道 ：「地上齷齪，衙內如何坐得 ？」張委道 ：「不打緊，少不得有氈條遮襯 。」不一時，酒餚取到。鋪下氈條，衆人團團圍坐，猜拳行令，大呼小叫，十分得意。只有公骨篤了嘴，坐在一邊。

那張委看見花木茂盛 ，就起個不良之念 ，思想要吞佔他的 。斜着醉眼，向秋公道 ：「看你這蠢老兒不出，到會種花，卻也可取。賞你一杯酒。」秋公那裏有好氣答他，氣忿忿的道：「老漢天性不會飲酒，衙內自請 。」張委又道 ：「你這園可賣麼 ？」秋公見口聲來得不好，老大驚訝，答道：「這園是老的性命，如何捨得賣 ？」張委道：「什麼性命不性命，賣與我罷了！你若沒去處。一發連身歸在我家。又不要做別事，單單替我種些花木，可不好麼？」衆人齊道 ：「你這老兒好造化，難得衙內恁般看顧 ，還不快些謝恩 ！」秋公看見逐步欺負上來，一發氣得手足麻，也不去睬他。張委道 ：「這老兒可惡！肯不肯，如何不答應我？」秋公道：「說過不賣了，怎的只管問？」張委道：「放屁！你若再說句不賣，就寫帖兒，送到縣裏去！」秋公氣不過，欲要搶白幾句，又想一想，他是有勢力的人，卻又醉了 ，怎與他一般樣見識 ？且哄了去再處 。忍着氣答道：「衙內總要買，也須從容一日，豈是一時急聚的事。」衆人道：「這話也說得是 。就在明日罷 ！」此時都已爛醉，齊立起身，家人收拾傢伙先去。

秋公恐怕折花，預先在花邊防護。那張委真個走向前，便要踹上湖石去採。秋先扯住道 ：「衙內，這花雖是微物，但一年間不知廢多少工夫，纔開得這幾朵，不爭折損了，深爲可惜。況折去不過一二日就謝的，何苦作這樣罪過！」張委喝道：「胡說！有甚罪過！你明日賣了，便是我家之物。就都折盡，與你何干 ？」把手去推開，秋先揪住死也不放，道：「衙內便殺了老漢，這花決不與你摘的 。」衆人道 ：「這老兒其實可惡！衙內採朵花兒 ，值什麼大事 ，妝出許多模樣！難道怕你就不摘了 ？」遂齊走上前亂摘。把那老兒急得叫屈連天，舍了張委，拚命去攔阻。扯了東邊，顧不得西首，頃刻間摘下許多。秋老心疼肉痛，罵道 ：「你這班賊男女，無事登門，將我欺負，要這性命何用 ！」趕向張委身邊，撞了滿懷，去得勢猛，張委又多了幾杯酒 ，把勢不住，翻筋斗跌倒。衆人都道 ：「不好了！衙內打壞也 ！」齊將花撇下，一趕過來，要打秋公。內中有一個老成些的見秋公年紀已老，恐打出事來，勸住衆人，扶起張委。張委因跌了這交，心中轉惱，趕上前打得個只蕊不留，撒作遍地，意尤未足，又向花中踐踏一回。可惜好花！正是：

老拳毒手交加下，翠葉嬌花一旦休。

好似一番風雨惡，亂紅零落沒人收。

當下只氣得個秋公愴地呼天，滿地亂滾。鄰家聽得秋公園中喧嚷 ，齊跑進來，看見花枝滿地狼藉，衆人正在行兇，鄰里盡一驚，上前勸住。問知其故，內中到有兩三個是張委的租戶，齊替秋公陪個不是，虛心冷氣送出籬門。張委道 ：「你們對那老賊說，好好把園送我，便饒了他。若說半個不字 ，須教他仔細着 ！」恨恨而去。鄰里們見張委醉了，只道酒話 ，不在心上。覆身轉來，將秋公扶起，坐在階沿上，那老兒放聲號慟。衆鄰里勸慰了一番，作別出去，與他帶上籬門。一路行走，內中也有怪秋公平日不容看花的，便道 ：「這老官兒真個忒煞古怪，所以有這樣事，也得他經一遭兒，警戒下次！」內中又有直道的道 ：「莫說這沒天理的話!自古道：種花年，看花十日。那看的但覺好看，贊聲好花罷了，怎得知種花的煩難。只這幾朵花，正不知費了許多辛苦，才培值得恁般茂盛，如何怪得他愛惜!」

不題衆人。且說秋公不捨得這些殘花，走向前將手去撿起來看 ，見踐踏得凋殘零落 ，塵垢沾污 ，心中悽慘，又哭道：「花阿！我一生愛護，從不曾損壞一瓣一葉；那知今日遭此大難！」正哭之間，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秋公爲何恁般痛哭？」秋公回頭看時，乃是一個女子，年約二八，姿容美麗，雅淡梳妝，卻不認得是誰家之女。乃收淚問道 ：「小娘子是那家？至此何干？」那女子道 ：「我家住在左近。因聞你園中牡丹花茂盛，特來遊玩，不想都已謝了 ！」秋公題起牡丹二字不覺又哭起來。女子道：「你且說有甚苦情，如此啼哭 ？」秋公將張委打花之事說出。那女子笑道 ：「原來爲此緣故！你可要這花原上枝頭麼 ？」秋公道 ：「小娘子休得取笑 ！那有落花返枝的理？」女子道：「我祖上傳得個落花返枝的法術，屢試屢驗。」秋公聽說，化悲爲喜，道 ：「小娘子真個有這術法麼？」女子道：「怎的不真？」秋公倒身下拜道 ：「若得小娘子施此妙術，老漢無以爲報 ，但每一種花開 ，便來相請賞玩 。」女子道 ：「你且莫拜，去取一碗水來 。」秋公慌忙跳起去取水，心下又轉道 ：「如何有這樣妙法?莫不是見我哭泣，故意取笑 ？」又想道 ：「這小娘子從不相認，豈有耍我之理？還是真的 。」急舀了一碗清水出來。抬頭不見了女子，只見那花都已在枝頭，地下並無一瓣遺存。起初每本一色，如今卻變做紅中間紫，淡內添濃，一本五色俱全，比先更覺鮮妍。有詩爲證：

曾聞湘子將花染，又見仙姬會返枝。

信是至誠能動物，愚夫猶自笑花癡。

當下秋公又驚又喜，道 ：「不想這小娘子果然有此妙法。」只道還在花叢中，放下水，前來作謝。園中團團尋遍，並不見影。乃道 ：「這小娘子如何就去了？」又想道 ：「必定還在門，須上去求他，傳了這個法兒 。」一徑趕至門邊，那門卻又掩着。拽開看時，門首坐着兩個老者，就是左近鄰家，一個喚做虞公，一個叫做單老 ，在那裏看漁人曬網。見秋公出來，齊立起身，拱手道 ：「聞得張衙內在此無理 ，我們恰往田頭 ，沒有來問得 。」秋公道 ：「不要說起，受了這班潑男女的毆氣。虧着一位小娘子走來 ，用個妙法，救起許多花朵，不曾謝得他一聲，徑出來了，二位可看見往那一邊去的 ？」二老聞言，驚訝道：「花壞了，有甚法兒救得？這女子去幾時了？」秋公道 ：「剛方出來 ！」二老道 ：「我們坐在此，好一回並沒個人走動，那見什麼女子？」秋公聽說，心下恍悟道 ：「恁般說，莫不這位小娘子是神仙下降？」二老問道 ：「你且說怎的救起花兒？」秋公將女子之敘了一遍。二老道 ：「有如此奇事，待我們去看看 。」秋公將門拴上，一齊走至花下，看了連聲稱異道 ：「這定然是個神仙，凡人那有此法力 ！」秋公即焚起一爐好香，對天叩謝。二老道 ：「這也是你平日愛花心誠，所以感動神仙下降。明日索性到教張衙內這幾個潑男女看看，羞殺了他 。」秋公道 ：「莫要 ！莫要！此等人即如惡犬，遠遠見了就該避之，豈可還引他來 。」二老道 ：「這話也有理 。」秋公此時非常歡喜，將先前那瓶酒熱將起來，留二老在花下玩賞，至晚而別。二老回去一傳，合村人都曉得，明日俱要來看，還恐秋公不許。誰知秋公原是有意思的人，因見神仙下降，遂有出世之念，一夜不寐 ，坐在花下存想。想至張委這事，忽地開悟道：「此皆是我平日心胸褊窄，故外侮得至。若神仙汪洋度量，無所不容，安得有此 ？」至次早，將園門大開，任人來看 。先有幾個進來打探，見秋公對花而坐，但分付道 ：「任憑列位觀看，切莫要採便了 。」衆人得了這話，互相傳開。那村中男子婦女，無有不至。

按下此處。且說張委至次早，對衆人道 ：「昨日反被那老賊撞了一交，難道輕恕了不成 ？如今再去要他這園。不肯時，多教些人從，將花木打個希爛，方出這氣 ！」衆人道 ：「這園在衙內莊邊，不怕他不肯。只是昨日不該把花都打壞，還留幾朵後日看看便是 。」張委道 ：「這也罷了 ，少不得來年又發。我們快去，莫要他停留長智 。」衆人一齊起身，出得莊門，就有人說 ：「秋公園上神仙下降，落下的花原都上了枝頭，卻又做五色 。」張委不信道 ：「這老賊有何好處 ，能感神仙下降？況且不前不後，剛剛我們打壞，神仙就來？難道這神仙是養家的不成？一定是怕我們又去，故此謅這話來央人傳說。見得他有神仙護衛，使我們不擺佈他。」衆人道 ：「衙內之言極是 。」

頃刻，到了園門口。見兩扇柴門大開，往來男女絡繹不絕，都是一般說話。衆人道 ：「原來真有這等事 ！」張委道 ：「莫管他，就是神仙見坐着，這園少不得要的 。」灣灣曲曲轉到草堂前，看時，果然話不虛傳。這花卻也奇怪，見人來看，姿態愈豔，光采倍生，如對人笑的一般。張委心中雖十分驚訝，那吞佔念頭全然不改 。看了一回，忽地又起一個惡念，對衆人道：「我們且去 。」齊出了園門。衆人問道 ：「衙內如何不與他要園 ？」張委道 ：「我想得個好策在此，不消與他說得 ，這園明日就歸於我 。」衆人道 ：「衙內有何妙算？」張委道 ：「見今貝州王則謀反，專行妖術。樞密府行下文書，普天下軍州嚴禁左道，捕緝妖人。本府見出三千貫賞錢募人出首。我明日就將落花上枝爲由，教張霸到府，首他以妖術惑人。這個老兒熬刑不過，自然招承下獄。這園必定官賣，那時誰個敢買他的？少不得讓與我。還有三千貫賞錢哩 ！」衆人道 ：「衙內好計！事不宜遲，就去打點起來 。」

當時即進城，寫下首狀。次早，教張霸到平江府出首。這張霸是張委手下第一齣尖的人，衙內情熟，故此用他。大尹正在緝訪妖人，聽說此事，合村男女都見的，不由不信。即差緝捕使臣帶領幾個做公的，押張霸作眼，前去捕獲。張委將銀佈置停當，讓張霸與緝捕使臣先行，自己與衆子弟隨後也來。緝捕使臣一徑到秋公園上，那老兒還道是看花的，不以爲意。衆人發一聲喊，趕上前一索捆翻。秋公喫一嚇不小。問道 ：「老漢有何罪犯？望列位說個明白 。」衆人口口聲聲罵做妖人反賊，不由分訴，擁出門來。鄰里看見，無不失驚，齊上前詢問。緝捕使臣道 ：「你們還要問麼？他所犯的事也不小，只怕連村人都有分哩 ！」那些愚民被這大話一嚇，心中害怕，盡皆洋洋走開，惟恐累及。只有虞公、單老同幾個平日與秋公相厚的，遠遠跟來觀看。

且說張委俟秋公去後，便與衆子弟來鎖園門。恐還有人在內，又檢點一過，將門鎖上。隨後趕至府前。緝捕使臣已將秋公解進，跪在月臺上。見傍邊又跪着一人，卻不認得是誰。那些獄卒都得了張委銀子，已備下諸般刑具伺候。大尹喝道：「你是何處妖人 ，敢在此地方上，將妖術煽惑百姓？有幾多黨羽？從實招來 ！」秋公聞言，恰如黑暗中聞個火炮，正不知從何處起的。稟道 ：「小人家世住於長樂村中，並非別處妖人，也不曉得什麼妖術 。」大尹道 ：「前日你用妖術使落花上枝，還敢抵賴 ！」秋公見說到花上，情知是張委的緣故。即將張委要佔園打花並仙女下降之事 ，細訴一遍，不想那大尹性是偏執的，那裏肯信，乃笑道：「多少慕仙的修行至老，尚不能得遇神仙，豈有因你哭，花仙就肯來？既來了，必定也留個名兒，使人曉得，如何又不別而去？這樣話哄那個！不消說得，定然是個妖人 。快夾起來 ！」獄卒們齊聲答應，如狼虎一般，蜂擁上來，揪翻秋公，扯腿拽腳。剛要上刑，不想大尹忽然一個頭暈，險些兒跌下公座。自覺頭目森森，坐身不住。分咐上了枷紐，發下獄中監禁，明日再審。獄卒押着，秋公一路哭泣出來，看見張委，道 ：「張衙內，我與你前日無怨，往日無仇，如何下此毒手，害我性命 ！」張委也不答應，同了張霸和那一班惡少轉身就走。虞公、單老接着秋公，問知其細，乃道 ：「有這等冤枉的事！不打緊，明日同合村人，具張連名保結，管你無事！」秋公哭道：「但願得如此便好 。」獄卒喝道 ：「這死囚還不走！只管哭什麼 ？」

秋公含着眼淚進獄。鄰里又尋些酒食，送至門上。那獄卒誰個拿與他喫，竟接來自去受用。到夜間，將他上了囚牀，就如活死人一般，足不能少展。心中苦楚，想道 ：「不知那位神仙救了這花，卻又被那廝藉此陷害。神仙呵 ！你若憐我秋先，亦來救拔性命，情願棄家入道 ！」一頭正想，只見前日那仙女，冉冉而至。秋公急叫道 ：「大仙救拔弟子秋先則個 ！」仙女笑道 ：「汝欲脫離苦厄麼 ？」上前把手一指，那枷紐紛紛自落。秋先爬起來，向前叩頭道 ：「請問大仙姓氏 。」仙女道 ：「吾乃瑤池王母座下司花女，憐汝惜花志誠，故令諸花返本。不意反資奸人讒口。然亦汝命中合有此災，明日當脫。張委損花害人，花神奏聞上帝，已奪其算。助惡黨羽，俱降大災。汝宜篤志修行，數年之後，吾當度汝 。」秋先又叩首道 ：「請問上仙修行之道 。」仙子道 ：「修仙徑路甚多，須認本源。汝原以惜花有功，今亦當以花成道。汝但餌百花，自能身輕飛舉 。」遂教其服食之法。秋先稽首叩謝起來，便不見了仙子。抬頭觀看，卻在獄牆之上，以手招道 ：「汝亦上來，隨我出去 。」秋光便前攀援了一大回，還只到得半牆，甚覺喫力。漸漸至頂，忽聽得下邊一棒鑼聲，道：「妖人走了！快拿下 ！」秋公心下驚慌，手酥腳軟，倒撞下來，撒然驚覺，元在囚牀之上。想起夢中言語，歷歷分明 ，料必無事 ，心中稍寬。正是：但存方寸無私曲，料得神明有主張。

且說張委見大尹已認做妖人，不勝歡喜。乃道 ：「這老兒許多清奇古怪，今夜且請在囚牀上受用一夜，讓這園兒與我們樂罷 ！」衆人都道 ：「前日還是那老兒之物，未曾盡興。今日是大爺的了，須要盡情歡賞 。」張委道 ：「言之有理 ！」遂一齊出城，教家人整備酒餚，徑至秋公園上，開門進去。那鄰里看見是張委，心下雖然不平，卻又懼怕，誰敢多口。且說張委同衆子弟走至草堂前，只見牡丹枝頭一朵不存，原如前日打下時一般，縱橫滿地，衆人都稱奇怪。張委道 ：「看起來，這老賊果繫有妖法的。不然，如何半日上倏爾又變了？難道也是神仙打的 ？」有一個子弟道 ：「他曉得衙內要賞花 ，故意弄這法兒來羞我們 。」張委道：「他便弄這法兒，我們就賞落花。」當下依原鋪設氈條，席地而坐，放開懷抱恣飲，也把兩瓶酒賞張霸到一邊去喫。看看飲至日色挫西，俱有半酣之意，忽地起一陣大風。那風好利害：

善聚庭前草，能開水上萍。

腥聞羣虎嘯，響合萬松聲。

那陣風卻把地下這些花朵吹得都直豎起來，眨眼間，俱變做一尺來長的女子。衆人大驚，齊叫道 ：「怪哉 ！」言還未畢，那些女子迎風一幌，盡已長大，一個姿容美麗，衣服華豔，團團立做一大堆。衆人因見恁般標緻，通看呆了。內中一個紅衣女子卻又說起話來，道 ：「吾姊妹居此數十餘年，深蒙秋公珍重護惜。何意驀遭狂奴，俗氣燻熾，毒手摧殘。復又誣陷秋公，謀吞此地。今仇在目前，吾姊妹曷不戮力擊之，上報知己之恩，下雪摧殘之恥 ，不亦可乎 ？」衆女郎齊聲道 ：「阿妹之言有理！須速下手，毋使潛遁 ！」說罷，一齊舉袖撲來，那袖似有數尺之長，如民翻亂飄，冷氣入骨。衆人齊叫有鬼，撇了傢伙望外亂跑，彼此各不相顧。也有被石塊打腳的，也有被樹枝抓面的，也有跌而復起、起而復跌的，亂了多時，方纔收腳。點檢人數都在，單不見了張委、張霸二人。此時，風已定了，天色已昏，這班子弟各自回家，恰像檢得性命一般，抱頭鼠竄而去。家人喘息定了，方喚幾個生力莊客，打起火把，覆身去抓尋。直到園上，只聽得大梅樹下有呻吟之聲。舉火看時，卻是張霸被梅根絆倒，跌破了頭，掙扎不起，莊客着兩個先扶張霸歸去。衆人周圍走了一遍，但見靜悄悄的萬籟無聲。牡丹棚下，繁花如故，並無零落。草堂中杯盤狼藉，殘羹淋漓。衆人莫不吐舌稱奇，一面收拾家火 ，一面重複照看。這園子又不多大，三回五轉，毫無蹤影。難道是大風吹去了？女鬼喫去了？正不知躲在那裏。延捱了一會，無可奈何，只索回去過夜，再作計較。

方欲出門，只見門外又有一夥人提着行燈進來。不是別人，卻是虞公、單老。聞知衆人遇鬼之事，又聞說不見了張委，在園上抓尋，不知是真是假，合着三鄰四舍進園觀看。問明瞭衆莊客，方知此事果真，二老驚詫不已。教衆莊客且莫回去，「老漢們同列位還去抓尋一遍 。」衆人又細細照看了一下，正是興盡而歸，嘆了口氣，齊出園門。二老道：「列位今晚不來了麼？老漢們告過，要把園門落鎖。沒人看守得，也是我們鄰里的干係。」此時莊客們蛇無頭而不行，已不似先前聲勢了，答應道：「但憑，但憑 。」兩邊人猶未散，只見一個莊客在東邊牆角下叫道 ：「大爺有了 ！」衆人蜂擁而前。莊客指道 ：「那槐枝上掛的，不是大爺的軟翅紗布麼 ？」衆人道：「既有了巾兒，人也只在左近。」沿牆照去，不多幾步，只叫得聲：「苦也 ！」原來東角轉灣處，個糞窖，窖中一人，兩腳朝天，不歪不斜，剛剛倒插在內。莊客認得鞋襪衣服正是張委。顧不得臭穢，只得上前打撈起來。虞、單二老暗暗唸佛，和鄰舍們自回。衆莊客抬了張委，在湖邊洗淨，先有人報去莊上，合家大小，哭哭啼啼，置備棺衣入殮，不在話上。其夜，張霸破頭傷重，五更時亦死。此乃作惡的見報，正是：兩個兇人離世界，一雙惡鬼赴陰司。

次日，大尹病癒升堂 ，正欲吊審秋公之事 ，只見公差稟道 ：「原告張霸同家長張委，昨晚都死了 。」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大尹大驚。不信有此異事。須臾間，又見里老鄉民，共有百十人，連名具呈前事。訴說秋公平日惜花行善，並非妖人。張委設謀陷害，神道報應，前後事情，細細分剖。大尹因昨日頭暈一事，亦疑其枉，到此心下豁然，還喜得不曾用刑。即於獄中用出秋公，當堂釋放。又給印信告示，與他園門張掛，不許閒人侵損他花木。衆人叩謝出府，秋公向裏作謝，一路同回。虞、單二老開了園門，同秋公進去。秋公見牡丹茂盛如初，傷感不已。衆人治酒與秋公壓驚。秋公又答席，一連吃了數日酒席。閒話休題。

自此之後，秋公日餌百花，漸漸習慣，遂謝絕了煙火之物。所鬻果實錢鈔，悉皆佈施。不數年間，發白更黑，顏色轉如童子。一日正值八月十五，麗日當天，萬里無瑕，秋公正在花下趺坐，忽然，祥風微拂，彩雲如蒸，空中音樂嘹亮，異香撲鼻，青鸞白鶴，盤旋翔舞，漸至庭前。雲中正立着司花女，兩邊幛幡寶蓋，仙女數人，各奏樂器。秋公看見，撲翻身便拜。司花女道 ：「秋先，汝功行圓滿，吾已奏聞上帝，有旨封汝爲護花使者，專管人間百花，令汝拔宅上昇。但有愛花惜花的加之以福，殘花毀花的降之以災 ！」秋公向空叩首謝恩訖，隨着衆仙登雲，草堂花木，一齊冉冉升起，向南而去。虞公、單老和那合村之人都看見的 ，一齊下拜。還見秋公在雲中舉手謝衆人，良久方沒。此地遂改名昇仙裏，又謂之百花村。

園公一片惜花心，道感仙姬下界臨。

草木同升隨拔宅，淮南不用煉黃金。

# 第九卷 轉運漢遇巧洞庭紅

詞雲：

日日深懷酒滿，朝朝小圃花開。

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礙。

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才。

不須計較與安排，領取而今見在！

這首詞乃宋朱希真所作，詞寄《西江月》，單道着人生功名富貴，總有天數，不如圖一個見前快活。

試看往古來今，一部十七史中，多少英雄豪傑，該富的不得富，該貴的不得貴。能文的倚馬千言，用不着時，幾張紙蓋不完醬瓿；能武的穿楊百步 ，用不着時，幾竿箭煮不熟飯鍋。極至那癡呆懵董生來有福分的，隨他文學低淺，也會發科發甲，隨他武藝庸常，也會大請大受。真所謂時也，運也，命也！俗語有兩句道得好 ：「命若窮，掘得黃金化作銅；命若富，拾道白紙變成布 。」總來只聽掌命司顛之倒之，所以吳彥高又有詞雲：「造化小兒無定據，翻來覆去，倒橫直豎，眼見都如許！」僧晦庵亦有詞雲 ：「誰不願黃金屋？誰不願千鍾粟？算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使心機閒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 。」蘇東坡亦有詞雲 ：「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着甚幹忙 ？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 ？」這幾位名人說來說去，都是一個意思。總不如古語云 ：「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 。」說話的，依你說來，不須能文善武，懶惰的也只消天掉下前程；不須經商立業，敗壞的也只消天掙與家緣，卻不把人間向上的心都冷了？看官有所不知，假如人家出了懶惰的人，也就是命中該賤；出了敗壞的人，也就是命中該窮，此是常理。卻又自有轉眼貧富出人意外，把眼前事分毫算不準的哩。

且聽說一人，乃宋朝汴京人氏，姓金，雙名雄厚，乃是經紀行中人。少不得朝晨起早，晚夕眠遲，睡醒來，千思想，萬算計，揀有便宜的才做。後來家事掙得從容了，他便思想一個久遠方法：手頭用來用去的，只是那散碎銀子，若是上兩塊頭好銀，便存着不動。約得百兩，便熔成一大錠，把一綜紅線結成一絛，系在錠腰，放在枕邊。夜來摩弄一番，方纔睡下。積了一生，整整熔成八錠 ，以後也就隨來隨去，再積不成百兩，他也罷了。

金老生有四子。一日，是他七十壽旦，四子置酒上壽。金老見了四子躋躋蹌蹌，心中喜歡，便對四子說道 ：「我靠皇天覆庇，雖則勞碌一生，家事儘可度日。況我平日留心，有熔成八大錠銀子永不動用的，在我枕邊，見將絨線做對兒結着。今將揀個好日子分與爾等，每人一對，做個鎮家之寶 。」四子喜謝，盡歡而散。 是夜，金老帶些酒意，點燈上牀，醉眼模糊，望去八個大錠，白晃晃排在枕邊。摸了幾摸，哈哈地笑了一聲，睡下去了。睡未安穩，只聽見牀前有人走腳步響，心疑有賊。又細聽着，恰象欲前不前相讓一般。牀前燈火微明，揭帳一看 ，只見八個大漢身穿白衣，腰繫紅帶，曲躬而前，曰：「某等兄弟，天數派定，宜在君家聽令。今蒙我翁過愛，抬舉成人，不煩役使，珍重多年，冥數將滿。待翁歸天后，再覓去向。今朝我翁目下將以我等分役諸郎君。我等與諸郎君輩原無前緣，故此前來告別，往某縣某村王姓某者投托 。後緣未盡，還可一面 。」語畢，回身便走。金老不知何事，吃了一驚。翻身下牀，不及穿鞋，赤腳趕去。遠遠見八人出了房門。金老趕得性急，絆了房檻，撲的跌倒。颯然驚醒，乃是南柯一夢。急起挑燈明亮 ，點照枕邊，已不見了八個大錠。細思夢中所言，句句是實。嘆了一口氣，硬嚥了一會，道：「不信我苦積一世，卻沒分與兒子每受用，倒是別人家的？明明說有地方姓名，且慢慢跟尋下落則個 。」一夜不睡。

次早起來，與兒子每說知。兒子中也有驚駭的，也有疑惑的。驚駭的道 ：「不該是我們手裏東西，眼見得作怪 。」疑惑的道 ：「老人家歡喜中說話，失許了我們，回想轉來，一時間就不割捨得分散了，造次鬼話，也不見得 。」金老見兒子們疑信不等，急急要驗個實話。遂訪至某縣某村，果有王姓某者。叩門進去，只見堂前燈濁熒煌，三牲福物，正在那裏獻神。金老便開口問道：「宅上有何事如此 ？」家人報知，請主人出來。主人王老見金老，揖坐了，問其來因。金老道 ：「老漢有疑事，特造上宅來問消息。今見上宅正在此獻神，必有所謂，敢乞明示 。」王老道 ：「老拙偶因寒荊小恙買卜，先生道移牀即好。昨寒荊病中，恍惚見八個白衣大漢腰繫紅束，對寒荊道：『我等本在金家，今在彼緣盡，來投身宅上。』言畢，俱鑽入牀下。寒荊驚出了一身冷汗，身體爽快了。及至移牀，灰塵中得銀八大錠，多用紅絨繫腰 ，不知是那裏來的。此皆神天福佑，故此買福物酬謝。今我丈來問，莫非曉得些來歷麼 ？」金老跌跌腳道 ：「此老漢一生所積 ，因前日也做了一夢，就不見了。夢中也道出老丈姓名居址的確，故得訪尋到此。可見天數已定，老漢也無怨處。但只求取出一看，也完了老漢心事 。」王老道 ：「容易 。」笑嘻嘻地走進去，叫安童四人托出四個盤來 。每盤兩錠，多是紅絨系束，正是金家之物。金老看了，眼睜睜無計所奈，不覺撲籟籟吊下淚來。撫摩一番道 ：「老漢直如此命薄，消受不得 。」王老雖然叫安童仍舊拿了進去，心裏見金老如此，老大不忍。另取三兩零銀封了，送與金老作別 。金老道 ：「自家的東西尚無福，何須尊惠 ？」再三謙讓，必不肯受。王老強納在金老袖內，金老欲待摸出還了，一時摸個不着，面兒通紅，又被王老央不過，只得作揖別了。

直至家中，對兒子們一一把前事說了 ，大家嘆息了一回。因言王老好處，臨行送銀三兩。滿袖摸遍，並不見有，只說路中掉了。

卻元來金老推遜時，王老往袖裏亂塞，落在着外面一層袖中。袖中斷線處，在王老家摸時，已在脫線處落出在門檻邊了。客去掃門，仍舊是王老拾得。可見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不該是他的東西，不要說八百兩，就是三兩也得不去；該是他的東西，不要說八百兩，就是三兩也推不出。原有的倒無了，原無的倒有了，並不由人計較。

而今說一個人，在實地上行，步步不着，極貧極苦的，卻在渺渺茫茫做夢不到的去處，得了一主沒頭沒腦錢財，變成鉅富。從來稀有，亙古新聞。有詩爲證，詩曰：

分內功名匣裏財，不關聰慧不關呆。

果然命是財官格，海外猶能送定來。

話說國朝成化年間 ，蘇州府長洲縣閶門外有一人，姓文，名實，字若虛。生來心思慧巧，做着便能，學得便會。琴棋書畫，吹彈歌舞，件件粗通 。幼年間，曾有人相他有鉅萬之富。他亦自恃才能，不十分去營求生產，坐喫山空，將祖上遺下千金家事，看看消下來。以後曉得家業有限，看見別人經商圖利的，時常獲利幾倍，便也思量做些生意，卻又百做百不着。

一日，見人說北京扇子好賣，他便合了一個夥計，置辦扇子起來。上等金面精巧的，先將禮物求了名人詩畫，免不得是沈石田、文衡山、祝枝山拓了幾筆，便值上兩數銀子；中等的，自有一樣喬人，一隻手學寫了這幾家字畫，也就哄得人過，將假當真的買了，他自家也兀自做得來的 ；下等的無金無字畫，將就賣幾十錢，也有對合利錢，是看得見的。揀個日子裝了箱兒，到了北京。豈知北京那年自交夏來，日日淋雨不晴，並無一毫暑氣，發市甚遲。交秋早涼，雖不見及時，幸喜天色卻晴，有妝晃子弟要買把蘇做的扇子，袖中籠着搖擺。來買時，開箱一看，只叫得苦。

元來北京歷卻在七八月，更加日前雨溼之氣，鬥着扇上膠墨之性，弄做了個「合而言之 」，揭不開了。用力揭開，東粘一層，西缺一片，但是有字有畫值價錢者，一毫無用。止剩下等沒字白扇，是不壞的，能值幾何？將就賣了做盤費回家，本錢一空。頻年做事，大概如此。不但自己折本，但是搭他作伴，連夥計也弄壞了。故此人起他一個混名，叫做「倒運漢 」。不數年，把個家事幹圓潔淨了，連妻子也不曾娶得。終日間靠着些東塗西抹，東挨西撞，也濟不得甚事。但只是嘴頭子謅得來，會說會笑，朋友家喜歡他有趣，遊耍去處少他不得，也只好趁口，不是做家的。況且他是大模大樣過來的，幫閒行裏，又不十分入得隊。有憐他的，要薦他坐館教學，又有誠實人家嫌他是個雜板令。高不湊，低不就。打從幫閒的、處館的兩項人見了他，也就做鬼臉，把」倒運」兩字笑他，不在話下。

一日，有幾個走海泛貨的鄰近，做頭的無非是張大、李二、趙甲、錢乙一班人，共四十餘人，合了夥將行。他曉得了，自家思忖道 ：「一身落魄，生計皆無。便附了他們航海，看看海外風光，也不枉人生一世。況且他們定是不卻我的，省得在家憂柴憂米，也是快活 。」正計較間，恰好張大踱將來。元來這個張大名喚張乘運，專一做海外生意，眼裏認得奇珍異寶，又且秉性爽慨 ，肯扶持好人，所以鄉里起他一個混名叫張認貨。文若虛見了，便把此意一一與他說了。張大道 ：「好，好。我們在海船裏頭不耐寂寞，若得兄去，在船中說說笑笑，有甚難過的日子？我們衆兄弟料想多是喜歡的。只是一件，我們多有貨物將去，兄並無所有，覺得空了一番往返，也可惜了。待我們大家計較，多少湊些出來助你，將就置些東西去也好 。」文若虛便道 ：「多謝厚情，只怕沒人如兄肯周全小弟 。」張大道：「且說說看 。」一竟自去了。

恰遇一個瞽目先生，敲着 ：「報君知」走將來，文若虛伸手順袋裏摸了一個錢，扯他一卦問問財氣看。先生道 ：「此卦非凡，有百十分財氣，不是小可 。」文若虛自想道 ：「我只要搭去海外耍耍混過日子罷了，那裏是我做得着的生意？要甚麼齎助？就齎助得來，能有多少？便直恁地財爻動，這先生也是混帳 ！」只見張大氣忿忿走來，說道 ：「說着錢，便無緣。這些人好笑，說道你去，無不喜歡。說到助銀，沒一個則聲。今我同兩個好的弟兄，拼湊得一兩銀子在此，也辦不成甚貨，憑你買些果子，船裏喫罷。口食之類，是在我們身上 。」若虛稱謝不盡，接了銀。張大先行，道：「快些收拾，就要開船了。」若虛道 ：「我沒甚收拾，隨後就來 。」手中拿了銀子，看了又笑，笑了又看，道：「置得甚貨麼？」信步走去，只見滿街上篋籃內盛着賣的：紅如噴火，巨若懸星。皮未皸，尚有餘酸；霜未降，不可多得。元殊蘇井諸家樹，亦非李氏千頭奴。較廣似曰難兄，比福亦云具體。乃是太湖中有一洞庭山，地暖土肥，與閩廣無異 ，所以廣橘福橘播名天下。洞庭有一樣橘樹絕與他相似，顏色正同，香氣亦同。止是初出時 ，味略少酸，後來熟了，卻也甜美，比福橘之價十分之一，名曰 ：「洞庭紅 。」若虛看見了，便思想道 ：「我一兩銀子買得百斤有餘 ，在船可以解渴 ，又可分送一二，答衆人助我之意 。」買成，裝上竹簍，僱一閒的，並行李挑了下船。衆人都拍手笑道 ：「文先生寶貨來也 ！」文若虛羞慚無地，只得吞聲上船，再也不敢提起買橘的事。

開得船來 ，漸漸出了海口。只見：銀濤卷雪，雪浪翻銀。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三五日間，隨風漂去，也不覺過了多少路程。忽至一個地方，舟中望去，人煙湊聚，城郭巍峨，曉得是到了甚麼國都了。舟人把船撐入藏風避浪的小港內，釘了樁撅，下了鐵錨，纜好了。船中人多上岸，打一看，元來是來過的所在，名曰吉零國。元來這邊中國貨物拿到那邊，一倍就有三倍價。換了那邊貨物，帶到中國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卻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都拚死走這條路。衆人多是做過交易的，各有熟識經紀、歇家、通事人等，各自上岸找尋發貨去了，只留文若虛在船中看船，路徑不熟，也無走處。悶坐間，猛可想起道 ：「我那一簍紅橘，自從到船中，不曾開看，莫不人氣蒸爛了？趁着衆人不在，看看則個 。」叫那水手在艙板底下翻將起來 ，打開了簍看時，面上多是好好的。放心不下 ，索性搬將出來，都擺在舶板上面。也是合該發跡，時來福湊，擺得滿船紅焰煙的，遠遠望來，就是萬點火光，一天星斗。岸上走的人，都攏將來問道 ：「是甚麼好東西呀 ？」文若虛只不答應，看見中間有個把一點爛的，揀了出來，掐破就喫。岸上看的一發多了，驚笑道 ：「元來是喫得的 ！」就中有個好事的，便來問價 ：「多少一個？」文若虛不省得他們說話，船上人卻曉得，就扯個謊哄他，豎起一個指頭，說 ：「要一錢一顆 。」那的人揭開長衣，露出那兜羅錦紅裹肚來，一手摸出銀錢一個來，道 ：「買一個嚐嚐 。」文若虛接了銀錢，手中等等看，約有兩把重，心下想道：「不知這些銀子要買多少，因不見秤秤，且先把一個與他看樣 。」揀個大些的，紅得可愛的，遞一個上去。只見那個人接上手，攧了一攧道 ：「好東西呀 ！」撲地就劈開來，香氣撲鼻。連旁邊聞着的許多人，大家喝一聲採 。那買的不知好歹，看見船上喫法，也學他去了皮，卻不分囊，一塊塞在口裏，甘水滿咽喉，連核都不吐，吞下去了。哈哈大笑道 ：「妙哉！妙哉 ！」又伸手到裹肚裏，摸出十個銀錢來，說 ：「我要買十個進奉去 。」文若虛喜出望外，揀十個與他去了 。那看的人見那人如此買去了，也有買一個的，也有買兩個、三個的，都是一般銀錢。買了的，都千歡萬喜去了。

元來，彼國以銀爲錢，上有文采。有等龍鳳文的，最貴重，其次人物，又次禽獸，又次樹木，最下通用的是水草。卻都是銀鑄的，分兩不異。適才買橘的，都是一樣水草紋的，他道是把下等錢買了好東西去了 ，所以歡喜，也只是要小便宜心腸，與中國人一樣。須臾之間，三停裏賣了二停。有的不帶錢在身邊的，老大懊悔，急忙取了錢轉來。文若虛已此剩不多了，拿一個班道 ：「而今要留着自家用，不賣了 。」其人情願再增一個錢，四個錢買了二顆。口中嘵嘵說 ：「悔氣！來得遲了 。」旁邊人見他增了價，就埋怨道 ：「我每還要買個，如何把價錢增長了他的 ？」買的人道 ：「你不聽得他方纔說，兀自不賣了 ？」

正在議論間，只見首先買十個的那一個人，騎了一匹青驄馬，飛也似奔到船邊 ，下了馬 ，分開人叢 ，對船上大喝道：「不要零賣！不要零賣！是有的俺多要買。俺家頭目要買去進克汗哩 。」看的人聽見這話，便遠遠走開，站住了看。文若虛是伶俐的人，看見來勢，已此瞧科在眼裏，曉得是個好主顧了。連忙把簍裏盡數傾出來，止剩五十餘顆。數了一數，又拿起班來說道 ：「適間講過要留着自用 ，不得賣了。今肯加些價錢，再讓幾顆去罷。適間已賣出兩個錢一顆了 。」其人在馬背上拖下一大囊，摸出錢來，另有一樣樹木紋的，說道 ：「如此錢一個罷了 。」文若虛道 ：「不情願，只照前樣罷了 。」那人笑了一笑，又把手去摸出一個龍鳳紋的來道：「這樣的一個如何？」文若虛又道 ：「不情願，只要前樣的 。」那人又笑道 ：「此錢一個抵百個，料也沒得與你，只是與你耍。你不要俺這一個，卻要那等的，是個傻子！你那東西肯都與俺了，俺再加你一個那等的，也不打緊 。」文若虛數了一數，有五十二顆，準準的要了他一百五十六個水草銀錢。那人連竹簍都要了，又丟了一個錢，把簍拴在馬上，笑吟吟地一鞭去了。看的人見沒得賣了，一鬨而散。文若虛見人散了，到艙裏把一個錢秤一秤，有八錢七分多重。秤過數個，都是一般。總數一數，共有一千個差不多。把兩個賞了船家，其餘收拾在包裏了。笑一聲道：「那盲子好靈卦也 ！」歡喜不盡，只等同船人來對他說笑則個。

說話的，你說錯了。那國裏銀子這樣不值錢，如此做買賣，那久慣漂洋的帶去多是綾羅緞匹，何不多賣了些銀錢回來，一發百倍了？看官有所不知；那國裏見了綾羅等物，都是以貨交兌 。我這裏人也只是要他貨物，纔有利錢。若是賣他銀錢時，他都把龍鳳、人物的來交易 ，作了好價錢，分兩也只得如此，反不便宜。如今是買喫口東西，他只認做把低錢交易，我卻只管分兩，所以得利了。說話的，你又說錯了。依你說來，那航海的，何不只買喫口東西，只換他低錢，豈不有利？反着重本錢，置他貨物怎地？看官，又不是這話：也是此人偶然有此橫財，帶去着了手；若是有心第二遭再帶去，三五日不遇巧，等得希爛。那文若虛運未通時賣扇子就是榜樣。扇子還是放得起的，尚且如此，何況果品？是這樣執一論不得的。

閒話休題。且說衆人領了經紀主人到船發貨，文若虛把上頭事說了一遍。衆人都驚喜道 ：「造化！造化！我們同來，到是你沒本錢的先得了手也 ！」張大便拍手道 ：「人都道他倒運，而今想是運轉了！」便對文若虛道：「你這些銀錢此間置貨，作價不多，除是轉發在夥伴中，回他幾百兩中國貨物，上去打換些土產珍奇，帶去有大利錢，也強如虛藏此銀錢在身邊，無個用處 。」文若虛道 ：「我是倒運的，將本求財，從無一遭不連本送的。今承諸公挈帶，做此無本錢生意，偶然僥倖一番，真是天大造化了，如何還要生利錢，妄想甚麼？萬一如前再做折了，難道再有洞庭紅這樣好賣不成？」衆人多道 ：「我們用得着的是銀子，有的是貨物。彼此通融，大家有利，有何不可？」文若虛道：一年喫蛇咬，三年怕草索。說到貨物，我就沒膽氣了。只是守了這些銀錢回去罷 。」衆人齊拍手道 ：「放着幾倍利錢不取，可惜！可惜 ！」隨同衆人一齊上去，到了店家交貨明白，彼此兌換。約有半月光景，文若虛眼中看過了若干好東好西，他已自志得意滿，不放在心上。

衆人事體完了，一齊上船，燒了神福，吃了酒，開船。行了數目，忽然間天變起來。但見：烏雲蔽日，黑浪掀天。蛇龍戲舞起長空，魚鱉驚惶潛水底。艨艟泛泛，只如棲不定的數點寒鴉；島嶼浮浮，便似沒不煞的幾雙水鵜。舟中是方揚的米簸，舷外是正熟的飯鍋。總因風伯太無情，以致篙師多失色。那船上人見風起了，扯起半帆，不問東西南北，隨風勢漂去。隱隱望見一島，便帶住逢腳，只看着島邊使來。看看漸近，恰是一個無人的空島。但見：樹木參天，草萊遍地。荒涼徑界，無非些兔跡狐蹤；坦迤土壤，料不是龍潭虎窟。混茫內，未識應歸何國轄 ；開闢來，不知曾否有人登。船上人把船後拋了鐵錨，將樁橛泥犁上岸去釘停當了，對艙裏道 ：「且安心坐一坐，候風勢則個 。」

那文若虛身邊有了銀子，恨不得插翅飛到家裏，巴不得行路，卻如此守風呆坐，心裏焦燥。對衆人道 ：「我且上岸去島上望望則個 。」衆人道 ：「一個荒島 ，有何好看 ？」文若虛道 ：「總是閒着，何礙 ？」衆人都被風顛得頭暈，個個是呵欠連天，不肯同去。文若虛便自一個抖擻精神，跳上岸來。只因此一去，有分交；千年敗殼精靈顯，一介窮神富貴來。若是說話的同年生，並時長，有個未卜先知的法兒，便雙腳走不動，也拄個拐兒隨他同去一番，也不枉的。

卻說文若虛見衆人不去，偏要發個狠，扳藤附葛，直走到島上絕頂。那島也苦不甚高，不費甚大力，只是荒草蔓延，無好路徑。到得上邊打一看時，四望漫漫，身如一葉，不覺悽然掉下淚來。心裏想 ：「想我如此聰明 ，一時命蹇。家業消亡，剩得隻身直到海外。雖然僥倖有得千來個銀錢在囊內，知他命裏是我的不是我的？今在絕島中間，未到實地，性命也還是與海龍王合着的哩 ！」正在感愴，只見望去遠遠草叢中，一物突高，移步往前一，卻是牀大一個敗龜殼。大驚道 ：「不信天下有如此大龜！世上人那裏曾看見？說也不信的。我自到海外一番，不曾置得一件海外物事，今我帶了此物去，也是一件希罕的東西，與人看看，省得空口說着，道是蘇州人會調謊。又且一件，鋸將開來，一蓋一板，各置四足，便是兩張牀，卻不奇怪 ！」遂脫下兩隻裹腳接了，穿在龜殼中間，打個扣兒，拖了便走。

走至船邊，船上人見他這等模樣，都笑道 ：「文先生那裏又跎了纖來 ？」文若虛道 ：「好教列位得知 ，這就是我海外的貨了 。」衆人抬頭一看，卻便似一張無柱有底的硬腳牀，喫驚道：「好大龜殼！你拖來何干？」文若虛道 ：「也是罕見的，帶了他去 。」衆人笑道 ：「好貨不置一件 ，要此何用 ？」有的道 ：「也有用處。有甚麼天大的疑心事，灼他一卦，只沒有這樣大龜藥 。」又有的道 ：「醫家要煎龜膏，拿去打碎了煎起來，也當得幾個小龜殼 。」文若虛道 ：「不要管有用沒用，只是希罕，又不費本錢，便帶了回去 。」當時叫個船上水手，一抬抬下艙來。初時山下空闊，還只如此，艙中看來，一發大了。若不是海船，也着不得這樣狼犭亢 東西。衆人大家笑了一回，說道 ：「到家裏有人問，只說文先生做了偌大的烏龜買賣來了。」文若虛道 ：「不要笑我，好歹有一個用處，決不是棄物 。」隨他衆人取笑，文若虛只是得意。取些水來內外洗一洗淨，抹乾了，卻把自己錢包行李都塞在龜殼裏面，兩頭把繩一絆，卻當了一個大皮箱了。自笑道：「兀的不眼前就有用起了 ？」衆人都笑將起來，道 ：「好算計 ！好算計 ！文先生到底是個聰明人 。」當夜無詞。

次日風息了，開船一走。不數日，又到了一個去處，卻是福建地方了。才住定了船，就有一夥慣伺候接海客的小經紀牙人攢將攏來，你說張家好，我說李家好，拉的拉，扯的扯，嚷個不住。船上衆人揀一個一向熟識的跟了去，其餘的也就住了。衆人到了一個波斯胡人店中坐定。裏面主人見說海客到了，連忙先發銀子，喚廚戶，包辦酒席幾十桌，分付停當，然後踱將出來。這主人是個波斯國里人，姓個古怪姓，是瑪瑙的「瑪」字，叫名瑪寶哈，專一與海客兌換珍寶貨物，不知有多少萬數本錢 。衆人走海過的，都是熟主熟客，只是文若虛不曾認得。抬眼看時，元來波斯胡住得在中華久了，衣服言動都與中華不大分別，只是剃眉剪須，深眼高鼻，有些古怪。出來見了衆人，行賓主禮，坐定了 。兩杯茶罷，站起身來，請到一個大廳上。只見酒筵多完備了，且是擺得濟楚。元來舊規，海船一到，主人家先折過這一番款待，然後發貨講價的。主人家手執着一付法浪菊花盤盞，拱一拱手道：「請列位貨單一看，好定坐席。」看官，你道這是何意？元來波斯胡以利爲重，只看貨單上有奇珍異寶值得上萬者，就送在先席。餘者看貨輕重，挨次坐去，不論年紀，不論尊卑，一向做下的規矩。船上衆人，貨物貴的賤的，多的少的，你知我知，各自心照，差不多領了酒杯，各自坐了 。單單剩得文若虛一個 ，呆呆站在那裏 。主人道：「這位老客長不曾會面，想是新出海外的，置貨不多了 。」衆人大家說道 ：「這是我們好朋友，到海外耍去的。身邊有銀子，卻不曾肯置貨。今日沒奈何，只得屈他在末席坐了 。」文若虛滿面羞慚，坐了末位。主人坐在橫頭。飲酒中間，這一個說道我有貓兒眼多少，那一個說我有祖母綠多少，你誇我逞。文若虛一發嘿嘿無言，自心裏也微微有些懊悔道 ：「我前日該聽他們勸，置些貨物來的是。今枉有幾百銀子在囊中，說不得一句說話 。」又自嘆了口氣道 ：「我原是一些本錢沒有的，今日大幸，不可不知足 。」自思自忖，無心發興喫酒。衆人卻猜拳行令，喫得狼藉 。主人是個積年，看出文若虛不快活的意思來，不好說破，虛勸了他幾杯酒，衆人都起身道 ：「酒勾了，天晚了，趁早上船去，明日發貨罷 。」別了主人去了。

主人撤了酒席，收拾睡了。明日起個清早，先走到海岸船邊來拜這夥客人。主人登舟，一眼瞅去，那艙裏狼狼犭亢 犭亢 這件東西，早先看見了，吃了一驚道 ：「這是那一位客人的寶貨？昨日席上並不曾見說起，莫不是不要賣的 ？」衆人都笑指道：「此敝友文兄的寶貨 。」中有一人襯道 ：「又是滯貨 。」主人看了文若虛一看 ，滿面掙得通紅 ，帶了怒色 ，埋怨衆人道：「我與諸公相處多年，如何恁地作弄我？教我得罪於新客，把一個末座屈了他，是何道理 ？」一把扯住文若虛，對衆客道：「且慢發貨，容我上岸謝過罪着 。」衆人不知其故。有幾個與文若虛相知些的，又有幾個喜事的，覺得有些古怪，共十餘人，趕了上來．重到店中，看是如何。只見主人拉丁文若虛，把交椅整一整，不管衆人好歹，納他頭一位坐下了，道 ：「適間得罪得罪，且請坐一坐 。」文若虛也心中鑊鐸，忖道 ：「不信此物是寶貝，這等造化不成 ？」

主人走了進去，須臾出來，又拱衆人到先前喫酒去處，又早擺下幾桌酒 ，爲首一桌，比先更齊整。把盞向文若虛一揖，就對衆人道 ：「此公正該坐頭一席。你每枉自一船的貨，也還趕他不來。先前失敬失敬 。」衆人看見，又好笑，又好怪，半信不信的一帶兒坐了。酒過三杯，主人就開口道：「敢問客長，適間此寶可肯賣否 ？」文若虛是個乖人，趁口答應道：「只要有好價錢，爲甚不賣？」那主人聽得肯賣，不覺喜從天降，笑逐顏開，起身道 ：「果然肯賣，但憑分付價錢，不敢吝惜 。」文若虛其實不知值多少 ，討少了怕不在行，討多了，怕喫笑。忖了一忖，面紅熱，顛倒討不出價錢來。張大便與文若虛丟個眼色，將手放在椅子背上，豎着三個指頭，再把第二個指空中一撇，道 ：「索性討他這些 。」文若虛搖頭，豎一指道 ：「這些我還討不出口在這裏。」卻被主人看見道：「果是多少價錢？」張大搗一個鬼道 ：「依文先生手勢，敢像要一萬哩 ！」主人呵呵大笑道 ：「這是不要賣，哄我而已。此等寶物，豈止此價從錢 ！」衆人見說，大家目睜口呆，都立起了身來，扯文若虛去商議道 ：「造化！造化！想是值得多哩。我們實實不知如何定價，文先生不如開個大口，憑他還罷 。」文若虛終是礙口識羞，待說又止。衆人道：「不要不老氣 ！」主人又催道：「實說說何妨 ？」文若虛只得討了五萬兩 。主人還搖頭道 ：「罪過，罪過。沒有此話 。」扯着張大，私問他道：「老客長們海外往來，不是一番了。人都叫你張識貨，豈有不知此物就裏的？必是無心賣他，奚落小肆罷了 。」張大道 ：「實不瞞你說，這個是我的好朋友，同了海外玩耍的，故此不曾置貨。適間此物，乃是避風海島，偶然得來，不是出價置辦的，故此不識得價錢。若果有這五萬與他，勾他富貴一生，他也心滿意足了。」主人道：「如此說，要你做個大大保人，當有重謝，萬萬不可翻悔 ！」遂叫店小二拿出文房四寶來，主人家將一張供單綿料紙折了一折，拿筆遞與張大道 ：「有煩老客人做主，寫個合同文書，好成交易 。」張大指着同來一人，道 ：「此位客人褚中穎，寫得好。」把紙筆讓與他。褚客磨得墨濃，展好紙，提起筆來寫道：「立合同議單張乘運等，今有蘇州客人文實，海外帶來大龜亮一個，投至波斯瑪寶哈店。願出銀五萬兩買成。議定立契之後，一家交貨，一家交銀，各無翻悔。有翻悔者，罰契上加一。合同爲照 。」一樣兩紙，後邊寫了年月日，下寫張乘運爲頭，一連把在坐客人十來個寫去，褚中穎因自己執筆，寫了落末。年月前邊 ，空行中間，將兩紙湊着，寫了騎縫一行，兩邊各半，乃是「合同議約」四字，下寫「客人文實主人瑪寶哈 」，各押了花押。單上有名的，從後頭寫起，寫到張乘運道 ：「我們押字錢重些，這買賣才弄得成。」主人笑道：「不敢輕，不敢輕。」

寫畢，主人進內，先將銀一箱擡出來，道 ：「我先交明白了用錢，還有說話 。」衆人攢將攏來。主人開箱，卻是五十兩一包，共總二十包，整整一千兩。雙手交與張乘運道 ：「憑老客長收明，分與衆客罷 。」衆人初然喫酒，寫合同大家攛哄鳥亂，心下還有些不信的意思。如今見他拿出精晃晃白銀來做用錢，方知是實。文若虛恰象夢裏醉裏，話都說不出來，呆呆地看。張大扯他一把道 ：「這用錢如何分散，也要文兄主張 。」文若虛方說一句道 ：「且完了正事慢處 。」只見主人笑嘻嘻的對文若虛說道：「有一事要與客長商議，價銀現在裏面閣兒上，都是向來兌過的，一毫不少，只消請客長一兩位進去，將一包過一過目，兌一兌爲準，其餘多不消兌得。卻又一說，此銀數不少，搬動也不是一時功夫，況且文客官是個單身，如何好將下船去，又要泛海回還，有許多不便處。」文若虛想了一想道：「見教得極是。而今卻待怎樣？」主人道 ：「依着愚見，文客官目下回去未得 。小弟此間有一個緞匹鋪，有本三千兩在內。其前後大小廳屋樓房，共百餘間，也是個大所在，價值二千兩，離此半里之地 。愚見就把本店貨物及房屋文契，作了五千兩，盡行交與文客官，就留文客官在此住下了，做此生意。其銀也做幾遭搬了過去，不知不覺。日後文客官要回去，這裏可以託心腹夥計看守，便可輕身往來。不然小店交出不難，文客官收貯卻難也。愚意如此。」說了一遍，說得文若虛與張大跌足道：「果然是客綱客紀，句句有理 。」文若虛道 ：「我家裏原無家小，況且家業已盡了，就帶了許多銀子回去，沒處安頓。依了此說，我就在這裏立起個家緣來，有何不可？此番造化，一緣一會，都是上天作成的 ，只索隨緣做去。便是貨物房產價錢，未必有五千，總是落得的 。」便對主人說：「適間所言，誠是萬全之算，小弟無不從命 。」

主人便領文若虛進去閣上看，又叫張、褚二人 ：「一同來看看。其餘列位不必了，請略坐一坐 。」他四人進去。衆人不進去的 ，個個伸頭縮頸，你三我四說道 ：「有此異事!有此造化！早知這樣，懊悔島邊泊船時節也不去走走，或者還有寶貝，也不見得 。」有的道 ：「這是天大的福氣，撞將來的，如何強得？」正欣羨間 ，文若虛已同張、褚二客出來了。衆人都問：「進去如何了？」張大道 ：「裏邊高閣，是個土庫，放銀兩的所在，都是桶子存着 。適間進去看了，十個大桶，每桶四千，又五個小匣，每個一千，共是四萬五千。已將文兄的封皮記號封好了，只等交了貨，就是文兄的了 。」主人出來道 ：「房屋文書、緞匹帳目俱已在此 ，湊足五萬之數了 。且到船上取貨去 。」一擁都到海船來。

文若虛於路對衆人說 ：「船上人多，切勿明言！小產自有厚報 。」衆人也只怕船上人知道 ，要分了用錢去，各各心照。文若虛到了船上，先向龜殼中把自己包裹被囊取出了。手摸一摸殼，口裏暗道 ：「僥倖！僥倖 ！」主人便叫店內後生二人來抬此殼，發付道 ：「好生抬進去，不要放在外邊 。」船上人見抬了此殼去。便道 ：「這個滯貸也脫手了，不知賣了多少？」文若虛只不做聲，一手提了包裹，往岸上就走。這起初同上來的幾個，又趕到岸上，將龜殼從頭至尾細細看了一遍，又向殼內張了一張，扌牢 了一扌牢 ，面面相覷道：「好處在那裏 ？」主人仍拉了這十來個一同上去。到店裏，說道：「而今且同文客官看了房屋鋪面來 。」衆人與主人一同走到一處，正是鬧市中間，一所好大房子。前正中是個鋪子，旁有一弄，走進轉個灣，是兩扇大石板門。門內大天井，上面一所大廳，廳上有一匾，題曰 ：「來琛堂 。」堂旁有兩楹側屋，屋內三面有櫥，櫥內都是綾羅各色緞匹。以後內房，樓房甚多。文若虛暗道 ：「得此爲住居，王侯家裏做甚 ？」就對主人道 ：「好卻好，只是小弟是個孤身，畢竟還要尋幾房使喚的人才住得 。」主人道 ：「這個不難，都在小店身上 。」

文若虛滿心歡喜 ，同衆人走歸本店來。主人討茶來吃了，說道 ：「文客官今晚不消船裏去，就在鋪中住下了。使喚的人鋪中現有，逐漸再討便是 。」衆客人多道 ：「交易事已成，不必說了，只是我們畢竟有些疑心，此殼有何好處，值價如此？還要主人見教一個明白 。」文若虛道 ：「正是，正是 。」主人笑道 ：「諸公枉了海上走了多遭，這些也不識得！列位豈不聞說龍有子乎？內有一種是鼉龍，其皮可以幔鼓，聲聞百里，所以謂之鼉鼓。鼉龍萬歲，到底脫下此殼成龍。此殼有二十四肋，按天上二十四氣，每肋中間節內有大珠一顆。若是肋未完全時節，成不得龍，蛻不得殼 。也有生捉得他來，只好將皮幔鼓，其肋中也未有東西。直待二十四肋，肋肋完全，節節珠滿，然後脫了此殼，變龍而去。故此是天然脫下，氣候俱到，肋節俱完的，與生擒活捉、壽數未滿的不同，所以有如此之大。這個東西，我們肚中雖曉得，知他見時蛻下？又在何處地方守得他着？殼不值錢，其珠皆有夜光，乃無價寶也！今天幸遇巧，得之無心耳 。」衆人聽罷，似信不信。

只見主人定將進去了一會，笑嘻嘻的走出來，袖中取出一西洋布的包來，說道 ：「請諸公看看 。」解開來，只見一團綿裹着寸許大一顆夜明珠，光彩奪目。討個黑漆的盤，放在暗處，其珠滾一個不定，閃閃爍爍，約有尺餘亮處。衆人看了，驚得目睜口呆，伸了舌頭收不進來。主人回身轉來，對衆客逐個致謝道 ：「多蒙列位作成了。只這一顆，拿到咱國中，就值方纔的價錢了，其餘多是尊惠 。」衆人個個心驚，卻是說過的話又不好翻悔得。主人見衆人有些變色，取一珠子，急急走到裏邊，又叫擡出一個緞箱來 。除了文若虛 ，每人送與緞子二端，說道 ：「煩勞了列位，做兩件道袍穿穿，也見小肆中薄意 。」袖中又摸出細珠十數串，每一串道 ：「輕鮮，輕鮮，備歸途一茶罷了。」文若虛處另是粗些的珠子四串，緞子八匹，道是：「權且做幾件衣服 。」文若虛同衆人歡喜作謝了。

主人就同衆人送了文若虛到緞鋪中，叫鋪裏夥計後生們都來相見，說道 ：「今番是此位主人了 。」主人自別了去 ，道：「再到小店中去去來 。」只見須臾間，數十個腳伕扛了好些扛來，把先前文若虛封記的十桶五匣都發來了。文若虛搬在一個深密謹慎的臥房裏頭去處 ，出來對衆人道 ：「多承列位摯帶，有此一套意外富貴，感謝不盡 。」走進去把自家包裹內所賣洞庭紅的銀錢倒將出來，每人送他十個，止有張大與先前出銀助他的兩三個，分外又是十個，道 ：「聊表謝意 。」此時文若虛把這些銀錢看得不在眼裏了 。衆人卻是快活，稱謝不盡。文若虛又拿出幾十個來，對張大說 ：「有煩老兄將此分與船上同行的人，每位一個，聊當一茶 。小弟住在此間，有了頭緒，慢慢到本鄉來。此時不得同行，就此爲別了 。」張大道 ：「還有一千兩用錢，未曾分得，卻是如何？須得文兄分開，方沒得說。」文若虛道：「這倒忘了 。」就與衆人商議，將一百兩散與船上衆人，餘九百兩照現在人數另外添出兩股，派了股數 ，各得一股。張大爲頭的，褚中穎執筆的，多分一股。衆人千歡萬喜，沒有說話。內中一人道 ：「只是便宜了這回回，文先生還該起個風，要他些不敷纔是 。」文若虛道 ：「不要不知足，看我一個倒運漢，做着便折本的。造化到來，平空地有此一主財爻，可見人生分定，不必強求。我們若非這主人識貨，也只當得廢物罷了。還虧他指點曉得，如何還好昧心爭論 ？」衆人都道 ：「文先生說得是。存心忠厚，所以該有此寶貴 。」大家千恩萬謝，各各齎了所得東西，自到船上發貨。

從此，文若虛做了閩中一個富商，就在那裏取了妻小，立起家業。數年之間，纔到蘇州走一遭，會會舊相識，依舊去了。至今，子孫繁衍，家道殷富不絕。正是：

運退黃金失色，時來頑鐵生輝。

莫與癡人說夢，思量海外尋龜。

# 第十卷 看財奴刁買冤家主

詩云：

從來欠債要還錢，冥府於斯倍灼然。

若使得來非分內，終須有日復還原。

卻說人生財物，皆有分定。若不是你的東西，縱然勉強哄得到手，原要一分一毫填還別人的。從來因果報應的說話，其事非一，難以盡述。在下先揀一個希罕些的，說來做個得勝頭回。

晉州古城縣有一個人，名喚張善友。平日看經唸佛，是個好善的長者。渾家李氏卻有些短見薄識 ，要做些小便宜勾當。夫妻兩個過活，不曾生男育女，家道盡從容好過。其時本縣有個趙廷玉，是個貧難的人，平日也守本分。只因一時母親亡故，無錢葬埋，曉得張善友家事有餘，起心要去偷他些來用。算計了兩日，果然被他挖個牆洞，偷了他五六十兩銀子去，將母親殯葬訖。自想道 ：「我本不是沒行止的 ，只因家貧無錢葬母，做出這個短頭的事來，擾了這一家人家 ，今生今世還不的他，來生來世是必填還他則個 。」張善友次日起來，見了壁洞，曉得失了賊，查點家財，箱籠裏沒了五六十兩銀子。張善友是個富家，也不十分放在心上，道是命該失脫，嘆口氣罷了。惟有李氏切切於心道 ：「有此一項銀子，做許多事 ，生許多利息，怎捨得白白被盜了去 ？」正在納悶間 ，忽然外邊有一個和尚來尋張善友。張善友出去相見了 ，問道 ：「師傅何來 ？」和尚道：「老僧是五臺山僧人，爲因佛殿坍損，下山來抄化修造。抄化了多時，積得有百來兩銀子 ，還少些個。又有那上了疏，未曾勾銷的。今要往別處去走走，討這些佈施。身邊所有銀子，不便攜帶，恐有失所，要尋個寄放的去處，一時無有。一路訪來，聞知長者好善，是個有名的檀越 ，特來寄放這一項銀子。待別處討足了，就來回取本山去也。」張善友道 ：「這是勝事，師父只管寄放在舍下，萬無一誤。只等師父事畢來取便是 。」當下把銀子看驗明白、點計件數，拿進去交付與渾家了。出來留和尚喫齋。和尚道：「不勞檀越費齋，卷僧心忙要會募化。」善友道 ：「師父銀子，弟子交付渾家收好在裏面。倘若師父來取時，弟子出外，必預先分付停當，交還師你便了 。」和尚別了自去抄化 。那李氏接得和尚銀子在手 ，滿心歡喜 ，想道：「我才失得五六十兩，這和尚倒送將一百兩來，豈不是補了我的缺？還有得多哩。」就起一點心，打帳要賴他的。

一日，張善友要到東嶽廟裏燒香求子去，對渾家道 ：「我去則去，有那五臺山的僧所寄銀兩，前日是你收着，若他來取時，不論我在不在，你便與他去。他若要齋喫，你便整理些蔬菜齋他一齋，也是你的功德 。」李氏道 ：「我曉得 。」張善友自燒香去了。 去後，那五臺山和尚抄化完了，卻來問張善友取這項銀子。李氏便白賴道 ：「張善友也不在家，我家也沒有人寄甚麼銀子 ，師父敢是錯認了人家了 ？」和尚道 ：「我前日親自交付與張長者，長者收拾進來交付孺人的，怎麼說此話？」李氏便賭咒道 ：「我若見你的，我眼裏出血。」和尚道：「這等說了，要賴我的了 。」李氏又道 ：「我賴了你的，我墮十八層地獄 。」和尚見他賭咒，明知白賴了。爭奈是個女人家，又不好與他爭論得。和尚沒計奈何，合着掌，念聲佛道 ：「阿彌陀佛！我是十方抄化來的佈施，要修理佛殿的，寄放在你這裏。你怎麼要賴我的？你今生今世賴了我這銀子，到那裏那世少不得要填還我 。」帶着悲恨而去。過了幾時 ，張善友回來，問起和尚銀子 ，李氏哄丈夫道 ：「剛你去了，那和尚就來取，我雙手還他去了 。」張善友道 ：「好，好，也完了一宗事 。」

過得兩年，李氏生下一子，自生此之後，傢俬火焰也似長將起來。再過了五年，又生一個，共是兩個兒子了，大的小名叫做乞僧，次的小名叫做福僧。那乞僧大來極會做人家，披星戴月。早起晚眠。又且生性慳吝，一文不使，兩文不用，不肯輕費着一個錢，把傢俬掙得偌大。可又作怪 ，一般兩個弟兄，同胞共乳，生性絕是相反 。那福僧每日只吃酒賭錢，養婆娘，做子弟，把錢鈔不着疼熱的使用。乞僧旁看了，是他辛苦掙來的，老大的心疼。福僧每日有人來討債，多是瞞着家裏外邊借來花費的。張善友要做好漢的人，怎肯交兒子被人逼迫，門戶不清的？只得一主一主填還了。那乞僧只叫得苦。張善友疼着大孩兒苦掙，恨着小孩兒蕩費，偏喫虧了。立個主意，把傢俬勻做三分分開。他弟兄們各一分，老夫妻留一分。等做家的自做家，破敗的自破敗，省得歹的累了好的，一總凋零了。那福僧是個不成器的肚腸，倒要分了，自由自在，別無拘束，正中下懷。傢俬到手，正如湯潑瑞雪，風捲殘雲。不上一年，使得光光蕩蕩了。又要分了爹媽的這半分，也自沒有了。便去打攪哥哥，不由他不應手。連哥哥的，也佈擺下來。他是個做家人，怎生受得過？氣得成病，一臥不起，求醫無效，看看至死。張善友道 ：「成家的倒有病，敗家的倒無病，五行中如何這樣顛倒？」恨不得把小的替了大的，苦在心頭，說不出來。

那乞僧氣蠱已成，畢竟不痊，死了。張善友夫妻大痛無聲。那福僧見哥哥死了，還有剩下傢俬，落得是他受用，一毫不在心上。李氏媽媽見如此光景，一發捨不得大的，終日啼哭，哭得眼中出血而死。福僧也沒有一些苦楚，帶着母喪，只在花街柳陌，逐日混帳，淘虛了身子，害了癆瘵之病 ，又看看死來。張善友此時急得無法可施，便是敗家的，留得個種也好，論不得成器不成器了 。正是：前生註定今生案，天數難逃大限催。福僧是個一絲兩氣的病，時節到來，如三更油盡的燈，不覺的息了。

張善友雖是平日不象意他的，而今自念兩兒皆死，媽媽亦亡，單單剩得老身，怎由得不苦痛哀切？自道 ：「不知作了什麼罪孽 ，今朝如此果報得沒下梢 ！」一頭憤恨 ，一頭想道：「我這兩個孽種，是東嶽求來的，不爭被你閻君勾去了。東嶽敢不知道？我如今到東嶽大帝面前，告苦一番，大帝有靈，勾將閻神來，或者還了我個把兒子，也不見得 。」也是他苦育無聊，癡心想到此，果然到東嶽跟前哭訴道 ：「老漢張善友一生修善，便是俺那兩個孩子和媽媽，也不曾做甚麼罪過，卻被閻神屈屈勾將去，單剩得老夫。只望神明將閻神追來，與老漢折證一個明白。若果然該受這業報 ，老漢死也得瞑目 。」訴罷，哭倒在地，一陣昏沉暈了去。朦朧之間 ，見個鬼使來對他道：「閻君有勾 。」張善友道 ：「我正要見閻君問他去 。」隨了鬼使竟到閻君面前。閻君道 ：「張善友，你如何在東嶽告我？」張善友道 ：「只爲我媽媽和兩個孩兒，不曾犯下甚麼罪過，一時都勾了去。有些苦痛，故此哀告大帝做主 。」閻王道 ：「你要見你兩個孩兒麼 ？」張善友道 ：「怎不要見 ？」閻王命鬼使 ：「召將來 ！」只見乞僧、福僧兩個齊到。張善友喜之不勝，先對乞僧道 ：「大哥，我與你家去來 ！」乞僧道 ：「我不是你什麼大哥，我當初是趙廷玉，不合偷了你家五十多兩銀子，如今加上幾百倍利錢，還了你家。俺和你不親了 。」張善友見大的如此說了 ，只得對福僧說 ：「既如此 ，二哥隨我家去了也罷 。」福僧道 ：「我不是你家甚麼二哥，我前生是五臺山和尚，你少了我的，你如今也加百倍還得我勾了 ，與你沒相干了 。」張善友吃了一驚道 ：「如何我少五臺山和尚的？怎生得媽媽來一問便好？」閻王已知其意，說道 ：「張善友，你要見渾家不難。」叫鬼卒 ：「與我開了酆都城，拿出張善友妻李氏來！」鬼卒應聲去了。只見押了李氏 ，披枷帶鎖到殿前來。張善友道：「媽媽，你爲何事，如此受罪？」李氏哭道 ：「我生前不合混賴了五臺山和尚百兩銀子，死後叫我歷遍十八層地獄，我好苦也 ！」張善友道 ：「那銀子我只道還他去了 ，怎知賴了他的？這是自作自受！」李氏道 ：「你怎生救我？」扯着張善友大哭，閻王震怒 ，拍案大喝。張善友不覺驚醒，乃是睡倒在神案前，做的夢，明明白白，才省悟多是宿世的冤家債主 ，住了悲哭，出家修行去了。

方信道暗室虧心，難逃他神目如電。

今日個顯報無私，怎倒把閻君埋怨？

在下爲何先說此一段因果？只因有個貧人，把富人的銀子借了去。替他看守了幾多年，一錢不破。後來不知不覺，雙手交還了本主。這事更奇，聽在下表白一遍。

宋時，汴梁曹州曹南村周家莊上有個秀才，姓周，名榮祖，字伯成，渾家張氏。那周家先世，廣有家財，祖公公周奉，敬重釋門，起蓋一所佛院，每日看經唸佛。到他父親手裏，一心只做人家。爲因修理宅舍，不捨得另辦木石磚瓦，就將那所佛院盡拆毀來用了。比及宅舍功完，得病不起。人皆道是不信佛之報。父親既死，傢俬裏外，通是榮祖一個掌把。那榮祖學成滿腹文章，要上朝應舉。他與張氏生得一子，尚在襁褓，乳名叫做長壽。只因妻嬌子幼，不捨得她撇，商量三口兒同去。他把祖上遺下那些金成錠的做一窖兒埋在後面牆下。怕路上不好攜帶，只把零碎的、細軟的，帶些隨身。房廊屋舍，着個當直的看守，他自去了。

話分兩頭 ，曹州有一個窮漢，叫做賈仁，真是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吃了早起的，無那晚夕的。又不會做什麼營生，則是與人家挑土築牆，和泥託坯，擔水運柴 ，做坌工生活度日。晚間在破窯中安身。外人見他十分過的艱難，都喚他做窮賈兒。卻是這個人稟性古怪拗彆，常道 ：「總是一般的人，別人那等富貴奢華，偏我這般窮苦！」心中恨毒。有詩爲證：

又無房舍又無田，每日城南窯內眠。

一般帶眼安眉漢，何事囊中偏沒錢？

說那賈仁心中不服氣，每日得閒空，便走到東嶽廟中，苦訴神靈道 ：「小人賈仁特來禱告。小人想 ，有那等騎鞍壓馬，穿羅著錦，喫好的，用好的，他也是一世人。我賈仁也是一世人，偏我衣不遮身，食不充口，燒地眠，灸地臥，兀的不窮殺了小人！小人但有些小富貴，也爲齋僧佈施，蓋寺建塔，修橋補路，惜孤念寡，敬老憐貧，上聖可憐見咱 ！」日日如此，真是精誠之極，有感必通，果然被他衷告不過，感動起來。

一日禱告畢，睡倒在廊檐下 ，一靈兒被殿前靈派侯攝去，問他終日埋天怨地的緣故。賈仁把前言再述一遍 ，哀求不已。靈派侯也有些憐他，喚那增福神查他衣祿食祿，有無多寡之數。增福神查了回覆道 ：「此人前生不敬天地，不孝父母，毀僧謗佛，殺生害命，拋撇淨水，作賤五穀，今世當受凍餓而死 。」賈仁聽說，慌了，一發哀求不止道 ：「上聖，可憐見！但與我些小衣祿食祿，我是必做個好人。我爹孃在時，也是盡力奉養的。亡化之後，不知甚麼緣故，顛倒一日窮一日了。我也在爹孃墳上燒錢裂紙，澆茶奠酒，淚珠兒至今不曾幹。我也是個行孝的人 。」靈派侯道 ：「吾神試點檢他平日所爲，雖是不見別的善事，卻是窮養父母，也是有的。今日據着他埋天怨地，正當凍餓，念他一點小孝，可又道 ：『天不生無祿之人，地不長無名之草。』吾等體上帝好生之德，權且看有別家無礙的福力，借與他些，與他一個假子，奉養至死，償他一點孝心罷 。」增福神道 ：「小聖查得有曹州曹南周家莊上，他家福力所積，陰功三輩，爲他拆毀佛地，一念差池，合受一時折罰。如今把那家的福力，權借與他二十年，待到限期已足，着他雙手交還本主，這個可不兩便 ？」靈派侯道 ：「這個使得 。」喚過賈仁，把前話分付他明白，叫他牢牢記取 ：「比及你去做財主時，索還的早在那裏等了。」賈仁叩頭，謝了上聖濟撥之恩，心裏道：「已是財主了 。」出得門來，騎了高頭駿馬，放個轡頭。那馬見了鞭影，飛也似的跑，把他一交顛翻，大喊一聲，卻是南柯一夢，身子還睡在廟檐下。想一想道 ：「恰纔上聖分明的對我說，那一家的福力，借與我二十年，我如今該做財主，一覺醒來，財主在那裏？夢是心頭想，信他則甚？昨日大戶人家要打牆，叫我尋泥坯，我不免去尋問一家則個。」

出了廟門去，真是時來福湊。恰好周秀才家裏看家當直的，因家主出外未歸 ，正缺少盤纏，又晚間睡着，被賊偷得精光，家裏別無可賣的，只有後園中這一垛舊坍牆。想道 ：「要他沒用，不如把泥坯賣了，且將就做盤纏度日 。」走到街上，正撞着賈仁，曉得他是慣與人家打牆的，就把這話央他去賣，賈仁道 ：「我這家正要泥坯，講倒價錢，吾自來挑也 。」果然走去說定了價，挑得一擔算一擔。開了後園 ，一憑賈仁自掘自挑。賈仁帶了鐵鍬鋤頭土薘之類來動手。剛扒倒得一堵，只見牆角之下，拱開石頭，那泥籟籟的落將下去，恰象底下是空的。把泥撥開，泥上一片石板。撬起石板，乃是蓋下一個石槽，滿槽多是土磚塊一般大的金銀，不計其數。旁邊又有小塊零星楔着。吃了一驚道 ：「神明如此有靈！已應着昨夢。慚愧！今日有分做財主了 。」心生一計，就把金銀放些在土薘中，上邊覆着泥土，裝了一擔。且把在地中挑未盡的，仍用泥土遮蓋，以待再挑。挑着擔竟往棲身破窯中，權且埋着，神鬼不知。運了一兩日，都運完了。

他是極窮人，有了這許多銀子，也是他時運到來。且會擺撥。先把些零碎小錁，買了一所房子，住下來了。逐漸把窯裏埋的，又將過去，安頓好了。先假做些小買賣，慢慢衍將大來，不上幾年 ，蓋起房廊屋舍 ，開了解典庫、粉房、磨房、油房、酒房的、做的生意，就如水也似長將起來。旱路上有田，水路上有船，人頭上有錢，平目叫做窮賈兒的，多改口叫他是員外了。又娶了一房渾家，卻是寸男尺女皆無，空有那鴉飛不過的田宅，也沒個承領。又有一件作怪：雖有這樣大傢俬，生性慳吝苦剋，一文也不使，半文也不用。要他一貫鈔，就如挑他一條筋。別人的恨不得劈手奪將來，若在他把與人，就心疼的了不得。所以又有人叫他做」慳賈兒 」。請着一個老學究，叫做陳德甫，在家裏處館。那館不是教學的館，無過在解鋪裏上些帳目，管些收錢舉債的勾當。賈員外日常與陳德甫說 ：「我枉有傢俬，無個後人承領，自己生不出，街市上遇着賣的，或是肯過繼的，是男是女，尋個來與我兩口兒喂眼也好 。」說了不則一番 ，陳德甫又轉分付了開酒務的店小二 ：「倘有相應的，可來先對我說。」這裏一面尋螟蛉之子，不在話下。

卻說那周榮祖秀才，自從同了渾家張氏、孩兒長壽，三口兒應舉去後，怎奈命運未通，功名不達。這也罷了。豈知到得家裏，傢俬一空，止留下一所房子。去尋尋牆下所埋祖遺之物。但見牆倒泥開，剛剩得一個空石槽。從此衣食艱難，索性把這所房子賣了，復是三口兒去洛陽探親，偏生這等時運 ，正是：

時來風送滕王閣，運退雷轟薦福碑。

那親眷久已出外，弄做個「滿船空載月明歸」，身邊盤纏用盡。到得曹南地方，正是暮冬天道，下着連日大雪。三口兒身上俱各單寒，好生行走不得。有一篇《正宮調·滾繡球》爲證：

是誰人碾就瓊瑤往下篩？是誰人剪冰花迷眼界？恰便似玉琢成六街三陌，恰便似粉妝就殿閣樓臺。便有那韓退之，藍關冷前怎當？便有那孟浩然，驢背上也跌下來。便有那剡溪中禁回他子猷訪戴。則這三口兒，兀的不凍倒塵埃！眼見得一家受盡千般苦，可甚麼十謁朱門九不開，委實難捱。

當下張氏道 ：「似這般風大，雪又緊，怎生行去？且在那裏避一避也好 。」周秀才道 ：「我們到酒務裏避雪去 。」兩口兒帶了小孩子，踅到一個店裏來，店小二接着，道 ：「可是要買酒喫的 ？」周秀才道 ：「可憐，我那得錢來買酒喫 ？」店小二道 ：「不喫酒，到我店裏做甚？」秀才道 ：「小生是個窮秀才，三口兒探親回來，不想遇着一天大雪。身上無農，肚裏無食，來這裏避一避 。」店小二道 ：「避避不妨。那一個頂着房子走哩 。」秀才道 ：「多謝哥哥 。」叫渾家領了孩兒同進店來，身子乞乞抖抖的寒顫不住。店小二道 ：「秀才官人，你每受了寒了。喫杯酒纔好？」秀才嘆道 ：「我才說沒錢在身邊。」小二道 ：「可憐，可憐！那裏不是積福處？我舍與你一杯燒酒喫，不要你錢 。」就在招財利市面前那供養的三杯酒內，取一杯遞過來。周秀才吃了，覺得和暖了好些。渾家在旁，聞得酒香也要杯兒敵寒，不好開得口，正與周秀才說話。店小二曉得意思，想道 ：「有心做人情，便再與他一杯 。」又取那第二杯遞過來道 ：「娘子也喫一杯 。」秀才謝了，接過與渾家喫。那小孩子長壽，不知好歹，也嚷道要喫。秀才籟籟地掉下淚來道：「我兩個也是這哥哥好意與我每喫的，怎生又有得到你？」小孩子便哭將起來，小二問知緣故 ，一發把那第三杯與他吃了。就問秀才道 ：「看你這樣艱難 ，你把這小的兒與了人家可不好？」秀才道 ：「一時撞不着人家要 。」小二道 ：「有個人要，你與娘子商量去 。」秀才對渾家道 ：「娘子你聽麼，賣酒的哥哥說，你們這等飢寒，何不把小孩子與了人？他有個人家要。」渾家道：「若與了人家，倒也強似凍餓死了，只要那人養的活，便與他去罷 。」秀才把渾家的話對小二說。小二道 ：「好教你們喜歡。這裏有個大財主，不曾生得一個兒女，正是要一個小的。我如今領你去，你且在此坐一坐，我尋將一個人來。」小二三腳兩步走到對門，與陳德甫說了這個緣故。陳德甫踱到店裏，問小二道 ：「在那裏？」小二叫周秀才與他相見了。陳德甫一眼看去，見了小孩子長壽，便道 ：「好個有福相的孩兒 ！」就問周秀才道 ：「先生，那裏人氏？姓甚名誰？因何就肯賣了這孩兒 ？」周秀才道 ：「小生本處人氏，姓周名榮祖，困家業凋零，無錢使用，將自己親生情願過房與人爲子。先生你敢是要麼？」陳德甫道 ：「我不要。這裏有個賈老員外，他有潑天也似傢俬，寸男尺女皆無。若是要了這孩兒，久後家緣家計都是你這孩兒的 。」秀才道 ：「既如此，先生作成小生則個 。」陳德甫道 ：「你跟着我來 ！」周秀才叫渾家領了孩兒一同跟了陳德甫到這家門首。

陳德甫先進去見了賈員外。員外問道 ：「一向所託尋孩子的，怎麼了 ？」陳德甫道 ：「員外，且喜有一個小的了。」員外道 ：「在那裏 ？」陳德甫道 ：「現在門首。」員外道 ：「是個什麼人的 ？」陳德甫道 ：「是個窮秀才。」員外道 ：「秀才倒好，可惜是窮的 。」陳德甫道 ：「員外說得好笑，那有富的來賣兒女？」員外道 ：「叫他進來我看看 。」陳德甫出來與周秀才說了，領他同兒子進去。秀才先與員外敘了禮，然後叫兒子過來與他看。員外看了一看，見他生得青頭白臉，心上喜歡道 ：「果然好個孩子 ！」就問了周秀才姓名 ，轉對陳德甫道：「我要他這個小的，須要他立紙文書 。」陳德甫道 ：「員外要怎麼樣寫 ？」員外道 ：「不過寫道 ：『立文書人某人 ，因口食不敷，情願將自己親兒某過繼與財主賈老員外爲兒 。」陳德甫道 ：「只叫『員外』勾了 ，又要那『財主』兩字做甚 ？」員外道 ：「我不是財主 ，難道叫我窮漢 ？」陳德甫曉得是有錢的心性，只順着道 ：「是，是。只依着寫『財主』罷 。」員外道 ：「還有一件要緊，後面須寫道 ：『立約之後，兩邊不許翻悔。若有翻悔之人，罰鈔一千貫與不悔之人用 。」陳德甫大笑道 ：「這等，那正錢可是多少？」員外道 ：「你莫管我，只依我寫着。他要得我多少 ？我財主家心性 ，指甲裏彈出來的，可也吃不了。」

陳德甫把這話一一與周秀才說了。周秀才只得依着口裏唸的寫去，寫到「罰一千貫 」，周秀才停了笑道 ：「這等，我正錢可是多少 ？」陳德甫道 ：「知他是多少 ？我恰纔也是這等說，他道：『我是鉅富的財主。他要的多少，他指甲裏彈出來，着你吃不了哩 。」周秀才也道 ：「得是 。」依他寫了，卻把正經的賣價竟不曾填得明白。他與陳德甫也是迂儒，不曉得這個圈套。只道口裏說得好聽，料必不輕的。豈知做財主的專苦克算人，討着小便宜，口裏便甜如蜜，也聽不得的。當下周秀才寫了文書，陳德甫遞與員外收了。員外就領了進去與媽媽看了，媽媽也喜歡。此時長壽已有七歲，心裏曉得了 。員外教他道：「此後有人問你姓甚麼，你便道我姓賈 。」長壽道 ：「我自姓周 。」那賈媽媽道 ：「好兒子，明日與你做花花襖子穿，有人問你姓，只說姓賈 。」長壽道 ：「便做大紅袍與我穿，我也只是姓周。」員外心裏不快，竟不來打發周秀才。

秀才催促陳德甫，德甫轉催員外。員外道 ：「他把兒子留在我家，他自去罷了 。」陳德甫道 ：「他怎麼肯去？還不曾與我恩養錢 。」員外就起個賴皮心，只做不省得道 ：「甚麼恩養錢？隨他與我些罷 。」陳德甫道 ：「這個，員外休耍人！他爲無錢，才賣這個小的，怎麼倒要他恩養錢？」員外道 ：「他因爲無飯養活兒子才過繼與我。如今要在我家喫飯，我不問他要恩養錢，他倒問我要恩養錢？」陳德甫道 ：「他辛辛苦苦養這小的與了員外爲兒，專等員外與他些恩養錢回家做盤纏，怎這等耍他 ？」員外道「立過文書，不怕他不肯了。他若有說話，便是翻悔之人，教他罰一千貫還我，領了這兒子去 。」陳德甫道 ：「員外怎如此鬥人要，你只是與他些恩養錢去，是正理。」員外道 ：「看你面上，與他一貫鈔 。」陳德甫道 ：「這等一個孩兒，與他一貫鈔忒少 。」員外道 ：「一貫鈔許多寶字哩。我富人使一貫鈔，似挑着一條筋。你是窮人，怎倒看得這樣容易？你且與他去，他是讀書人，見兒子落了好處，敢不要錢也不見得。」陳德甫道 ：「那有這事？不要錢，不賣兒子了。」再三說不聽，只得拿了一貫鈔與周秀才。秀才正走在門外與渾家說話，安慰他道 ：「且喜這家果然富厚，已立了文書，這事多分可成。長壽兒也落了好地了 。」渾家正要問道 ：「講以多少錢鈔？」只見陳德甫拿得一貫出來。渾家道 ：「我幾杯兒水洗的孩兒偌大！怎生只與我一貫鈔？便買個泥娃娃，也買不得 。」陳德甫把這話又進去與員外說。員外道 ：「那泥娃娃須不會喫飯，常言道：有錢不買張口貨。因他養活不過才賣與人 ，等我肯要，就勾了，如何還要我錢？既是陳德甫再三說 ，我再添他一貫，如今再不添了。他若不肯，白紙上寫着黑字，教他拿一千貫來，領了孩子去 。」陳德甫道 ：「他有得這一千貫時，倒不賣兒子了 。」員外發作道 ：「你有得添添他，我卻沒有 。」陳德甫嘆口氣道 ：「是我領來的不是了。員外又不肯添，那秀才又怎肯兩貫錢就住？我中間做人也難。也是我在門下多年，今日得過繼兒子，是個美事。做我不着，成全他兩家罷。」就對員外道：「在我館錢內支兩貫，湊成四貫 ，打發那秀才罷 。」員外道：「大家兩貫，孩子是誰的 ？」陳德甫道 ：「孩子是員外的。」員外笑逐顏開道 ：「你出了半鈔，孩子還是我的，這等，你是個好人 。」依他又支了兩貫鈔，帳簿上要他親筆註明白了，共成四貫，拿出來與周秀才道 ：「這員外是這樣慳吝苦剋的，出了兩貫，再不肯添了。小生只得自支兩月的館錢 ，湊成四貫，送與先生。先生，你只要兒子落了好處，不要計論多少罷 。」周秀才道 ：「甚道理？倒難爲着先生 。」陳德甫道 ：「只要久後記得我陳德甫 。」周秀才道 ：「賈員外則是兩貫，先生替他出了一半，這倒是先生齎發了小生，這恩德怎敢有忘？喚孩兒出來叮囑他兩句，我每去罷。」

陳德甫叫出長壽來，三個抱頭哭個不住，分付道 ：「爹孃無奈，賣了你。你在此可也免了些飢寒凍餒，只要曉得些人事，敢這家不虧你 。我們得便來看你就是 。」小孩子不捨得爹孃，吊住了，只是哭。陳德甫得去買些果子來哄住了他，騙了他進去，周秀才夫妻自去了。

那賈員外過繼了兒子，又且放着刁，勒買的 ，不費大錢，自得其樂，就叫他做了賈長壽。曉得他已有知覺，不許人在他面前提起一句舊話，也不許着周秀才通消息往來 ，古古怪怪，防得水泄不通。豈知暗地移花接木 ，已自雙手把人家交還他。那長壽大來也看看把小時的事忘懷了，只認賈員外是自己的父親。可又作怪，他父親一文不使，半文不用。他卻心性闊大，看那錢鈔便是土塊般相似，人道是他有錢，多順口叫他爲「錢舍 」。那時媽媽亡故，賈員外得病不起。長壽要到東嶽燒香，保佑父親，與父親討得一貫鈔，他便背地與家僮興兒開了庫，帶了好些金銀寶鈔去了。到得廟上來，此時正是三月二十七日。明日是東嶽聖帝誕辰，那廟上的人，好不來的多！天色已晚，揀着廊下一個乾淨處所歇息，可先有一對兒老夫妻在那裏。但見：儀容黃瘦，衣服單寒。男人頭上儒巾，大半是塵埃堆積；女子腳跟羅襪，兩邊泥土粘連。定然終日道途間，不似安居閨閣內。

你道這兩個是甚人？元來正是賣兒子的周榮祖秀才夫妻兩個。只因兒子賣了，家事已空。又往各處投人不着，流落在他方十來年。乞化回家，思量要來賈家探取兒子消息。路經泰安州，恰遇聖帝生日，曉得有人要寫疏頭，思量嫌他幾文，來央廟官。廟官此時也用得他着，留他在這廊下的。因他也是個窮秀才，廟官好意揀這塔乾淨地與他 ，豈知賈長壽見這帶地好，叫興兒趕他開去。興兒狐假虎威，喝道：「窮弟子，快走開去！讓我們。」周秀才道 ：「你們是什麼人？」興兒就打他一下道：「『錢舍』也不認得！問是什麼人 ？」周秀才道 ：「我須是問了廟官，在這裏住的。什麼『錢舍』來趕得我？」長壽見他不肯讓，喝教打他。興兒正在廝扭，周秀才大喊 ，驚動了廟官，走來道 ：「甚麼人如此無禮 ？」興兒道：「賈家『錢舍』要這搭兒安歇 。」廟官道 ：「家有家主，廟有廟主，是我留在這裏的秀才，你如何用強 ，奪他的宿處 ？」興兒道 ：「俺家『錢舍』有的是錢，與你一貫錢，借這堝兒田地歇息 。」廟官見有了錢，就改了口道 ：「我便叫他讓你罷 。」勸他兩個另換個所在。周秀才好生不服氣，沒奈他何，只得依了 。明日燒香罷，各自散去。

長壽到得家裏，賈員外已死了，他就做了小員外，掌把了偌大傢俬，不在話下。且說周秀才自東嶽下來 ，到了曹南村，正要去查問賈家消息。一向不回家，把巷陌多生疏了。在街上一路慢訪問，忽然渾家害起急心疼來，望去一個藥鋪，牌上字着」施藥 」，急走去求得些來，喫下好了。夫妻兩口走到，謝那先生。先生道 ：「不勞謝得，只要與我揚名 。」指着招牌上字道 ：「須記得我是陳德甫 。」周秀才點點頭，唸了兩聲「陳德甫 」。對渾家道 ：「這陳德甫名兒好熟 ，我那裏曾會過來，你記得麼 ？」渾家道 ：「俺賣孩兒時 ，做保人的，不是陳德甫？」周秀才道 ：「是，是。我正好問他。」又走去叫道：「陳德甫先生，可認得學生麼 ？」德甫想了一想道：「有些面熟。」周秀才道 ：「先生也這般老了！則我便是賣兒子的秀才 。」陳德甫道 ：「還記我齎發你兩貫錢？」周秀才道 ：「此恩無日敢忘，只不知而今我那兒子好麼 ？」陳德甫道 ：「好教你歡喜，你孩兒賈長壽，如今長立成人 。」周秀才道 ：「老員外呢？」陳德甫道 ：「近日死了 。」周秀才道 ：「好一個慳刻的人 ！」陳德甫道 ：「如今你孩兒做了小員外，不比當初老的了。且是仗義疏財，我這施藥的本錢，也是他的。」周秀才道「陳先生，怎生着我見他一面？」陳德甫道 ：「先生，你同嫂子在鋪中坐一坐，我去尋將他來。」

陳德甫走來尋着賈長壽，把前話一五一十地對他說了。那賈長壽雖是多年沒人題破，見說了，轉想幼年間事，還自隱隱記得。急忙跑到鋪中來要認爹孃。陳德甫領他拜見，長壽看了模樣，吃了一驚道 ：「泰安州打的就是他，怎麼了？」周秀才道 ：「這不是泰安州奪我兩口兒宿處的麼 ？」渾家道 ：「正是。叫得甚麼『錢舍』 ？」秀才道 ：「我那時受他的氣不過，那知即是我兒子 。」長壽道 ：「孩兒其實不認得爹孃，一時衝撞，望爹孃恕罪 。」兩口兒見了兒子，心裏老大喜歡，終久不會之間，有些生煞煞。長壽過意不去，道是莫非還記着泰安州的氣來？忙叫興兒到家取了一匣金銀來，對陳德甫道 ：「小侄在廟中不認得父母，衝撞了些個。今先將此一厘金銀，賠個不是 。」陳德甫對周秀才說了。周秀才道 ：「自家兒子如何好受他金銀賠禮 ？」長壽跪下道 ：「若爹孃不受，兒子心裏不安，望爹孃將就包容。」

周秀才見他如此說，只得收了。開來一看，吃了一驚，元來這銀子上鑿着「周奉記 。周秀才道 ：「可不原是我家的？」陳德甫道 ：「怎生是你家的？」周秀才道：「我祖公叫做周奉，是他鑿下記字的。先生你看那字便明白 。」陳德甫接過手，看了道 ：「是倒是了，既是你家的 ，如何卻在賈家 ？」周秀才道：「學生二十年前，帶了家小上朝取應去，把家裏祖上之物，藏埋在地下 。已後歸來 ，盡數都不見了，以致赤貧，賣了兒子 。」陳德甫道 ：「賈員外原系窮鬼，與人脫土坯的。以後忽然暴富起來，想是你家原物，被地挖着了，所以如此。他不生兒女，就過繼着你家兒子，承領了這傢俬。物歸原主，豈非天意！怪道他平日一文不使，兩文不用，不捨得浪費一些，元來不是他的東西，只當在此替你家看守罷了 。」周秀才夫妻感嘆不已，長壽也自驚異。周秀才就在匣中取出兩錠銀子，送與陳德甫，答他昔年兩貫之費。陳德甫推辭了兩番，只得受了。周秀才又念着店小二三杯酒，就在對門叫他過來。也賞了他一錠。那店小二因是小事，也忘記多時了。誰知出於不意，得此重賞，歡天喜地去了。

長壽就接了父母到家去住，周秀才把適才匣中所剩的，交還兒子，叫他明日把來散與那貧難無倚的，須念着貧時二十年中苦楚。又叫兒子照依祖公公時節，蓋所佛堂，夫妻兩個在內雙修。賈長壽仍舊復了周姓。賈仁空做了二十年財主，只落得一文不使，仍舊與他沒帳。可見物有定主如此，世間人枉使壞了心機。有口號四句爲證：

想爲人稟命生於世，但做事不可瞞天地。

貧與富一定不可移，笑愚民枉使欺心計。

# 第十一卷 吳保安棄家贖友

古人結交惟結心，今人結交惟結面；

結心可以同死生，結面那堪共貧賤？

九衢鞍馬日紛紛，追攀送謁無晨昏。

座中慷慨出妻子，酒邊拜舞猶弟兄。

一關微利已交惡，況復大難肯相親？

君不見，當年羊、左稱死友，至今史傳高其人！

這篇詞名爲《結交行》 ，是嘆末世人心險薄，結交最難。平時酒杯往來，如兄若弟 。一遇蝨大的事，纔有些利害相關，便爾我不相顧了。真個是 ：「酒肉弟兄千個有，落難之中無一人。」還有朝兄弟、暮仇敵，才放下酒杯，出門便彎弓相向的。所以陶淵明欲息交 ，稽叔夜欲絕交 ，劉孝標又做下《廣絕交論》，都是感慨世情，故爲忿激之談耳。如今我說的兩個朋友，卻是從無一面的。只因一點意氣上相許，後來患難之中，死生相救，這纔算做心交至發。正是：

說來貢禹冠塵動，道破荊卿劍氣寒。

話說大唐開元年間，宰相代國公郭震，字元振，河北武陽人氏。有侄兒郭仲翔，才兼文武，一生豪俠尚氣 ，不拘繩墨，因此沒人舉薦。他父親見他年長無成，寫了一封書，教他到京參見伯父，求個出身之地 。元振謂曰 ：「大丈夫不能掇巍科，登上第，致身青雲，亦當如班超、傅介子立功異域，以博富貴。若但借門第爲階梯，所就豈能遠大乎？」仲翔唯唯。

適邊報到京：南中洞蠻作亂 。原來武則天娘娘革命之日，要買囑人心歸順，只這九溪十八洞蠻夷，每年一小犒賞，三年一大犒賞。到玄宗皇帝登極，把這犒賞常規都裁革了。爲此羣蠻一時造反，侵擾州縣。朝廷差李蒙爲姚州都督 ，調兵進討。李蒙領了聖旨，臨行之際，特往相府辭別，因而請教。郭元振曰 ：「昔諸葛武侯七擒孟獲，但服其心，不服其力。將軍宜以慎重行之，必當制勝。舍侄郭仲翔頗有才幹，今遣與將軍同行。俟破賊立功，庶可附驥尾以成名耳 。」即呼仲翔出，與李蒙相見。李蒙見仲翔一表非俗，又且當朝宰相之侄，親口囑託，怎敢推委。即署仲翔爲行軍判官之職。

仲翔別了伯父，跟隨李蒙起程。行至劍南地方，有同鄉一人，姓吳名保安，字永固，見任東川隧州方義尉。雖與仲翔從未識面，然素知其爲人，義氣深重，肯扶持濟拔人的。乃修書一封，特遣人馳送於仲翔。仲翔拆書讀之，書曰：

吳保安不肖，幸與足下生同鄉裏，雖缺展拜，而慕仰有日 。以足下大才。輔李將軍以平小寇，成功在旦夕耳。保安力學多年，僅它一尉。僻在劍外，鄉關夢絕。況此官已滿，後任難期，恐厄選曹之格限也。稔聞足下，分憂急難，有古人風。今大軍徵進，正在用人之際。儻垂念鄉曲，錄及細微，使保安得執鞭從事，樹尺寸於幕府，足下丘山之恩，敢忘銜結？

仲翔玩其書意，嘆曰 ：「此人與我素昧平生，而驟以緩急相委，乃深知我者。大丈夫遇知己而不能與之出力，寧不負愧乎 ？」遂向李蒙誇保安之才，乞徵來軍中效用。李都督聽了，便行下文帖到遂州去，要取方義尉吳保安爲管記。

纔打發差人起身，探馬報：蠻賊猖撅，逼近內地。李都督傳令：星夜趲行。來到姚州，正遇着蠻兵搶擄財物，不做準備，被大軍一掩，都四散亂竄，不成隊伍，殺得他大敗全輸。李都督恃勇，招引大軍，乘勢追逐五十里。天晚下寨，郭仲翔諫曰：「蠻人貪詐無比，今兵敗遠遁，將軍之威已立矣！宜班師回州，遣人宣播威德，招使內附。不可深入其地，恐墮詐謀之中 。」李蒙大喝曰 ：「羣蠻今已喪膽，不乘此機掃清溪洞，更待何時？汝勿多言，看我破賊 ！」

次日，拔寨都起。行了數日，直到烏蠻界上。只見萬山疊翠，兵木蒙茸，正不知那一條是去路。李蒙心中大疑 ，傳令：「暫退平衍處屯紮 。」一面尋覓土人，訪問路徑。忽然山谷之中，金鼓之聲四起，蠻兵漲山遍野而來 。洞主姓蒙名細奴邏，手執木弓藥矢，百發百中。驅率各洞蠻酋穿林渡嶺，分明似鳥飛獸奔，全不費力。唐兵陷於伏中，又且路生力倦，如何抵敵？李都督雖然驍勇，奈英雄無用武之地。手下爪牙看看將盡，嘆曰 ：「悔不聽郭判官之言 ，乃爲犬羊所侮 ！」拔出靴中短刀，自刺其喉而死。全軍皆沒於蠻中。後人有詩云 ：「馬援銅柱標千古，諸葛旗臺鎮九溪。何事唐師皆覆沒？將軍姓李數偏奇。」又有一詩，專咎李都督不聽郭仲翔之言，以自取敗。詩云：

「不是將軍數獨奇，懸軍深入總堪危。

當時若聽還師策，總有羣蠻誰敢窺？」

其時，郭仲翔也被擄去。細奴邏見他丰神不凡 ，叩問之，方知是郭元振之侄，遂給與本洞頭目烏羅部下。原來南蠻從無大志，只貪圖中國財物。擄掠得漢人，都分給與各洞頭目。功多的，分得多；功少的，分得少。其分得人口，不問賢愚，只如奴僕一般，供他驅使：斫柴割草，飼馬牧羊。若是人口多的，又可轉相買賣。漢人到此，十個九個只願死，不願生。卻又有蠻人看守，求死不得。有恁般苦楚！這一陣廝殺，擄得漢人甚多。其中多有有職位的，蠻酋一一審出 ，許他寄信到中國去，要他親戚來贖，獲其厚利。你想被擄的人，那一個不思想還鄉的？一聞此事，不論富家貧家，都寄信到家鄉來了。就是各人家屬，十分沒法處置的，只得罷了；若還有親有眷，挪移補湊得來，那一家不想借貸去取贖？那蠻酋忍心貪利，隨你孤身窮漢，也要勒取好絹三十匹，方準贖回；若上一等的，憑他索詐。烏羅聞知郭仲翔是當朝宰相之侄，高其贖價，索絹一千匹。仲翔想道 ：「若要千絹，除非伯父處可辦。只是關山迢遞，怎得寄個信去 。」忽然想道 ：「吳保安是我知己，我與他從未會面，只爲見他數行之字，便力薦於李都督，召爲管記。我之用情，他必諒之。幸他行遲，不與此難，此際多應已到姚州。誠央他附信於長安，豈不便乎？」乃修成一書，徑致保安。書中具道苦情及烏羅索價詳細 ：「倘永固不見遺棄，傳語伯父，早來見贖，尚可生還。不然，生爲俘囚，死爲蠻鬼，永固其忍之乎？」永固者，保安之字也。書後附一詩云：

箕子爲奴仍異域，蘇卿受困在初年。

知君義氣深相憫，願脫徵驂學古賢。

仲翔修書已畢，恰好有個姚州解糧官，被贖放回。仲翔乘便就將此書付之，眼盻盻看着他人去了，自己不能奮飛，萬箭攢心，不覺淚如雨下。正是：

眼看他鳥高飛去，身在籠中怎出頭？

不題郭仲翔蠻中之事，且說吳保安奉了李都督文帖，已知郭仲翔所薦。留妻房張氏和那新生下未週歲的孩兒在遂州住下，一主一僕飛身上路，趕來姚州赴任。聞知李都督陣亡消息，吃了一驚，尚未知仲翔生死下落，不免留身打探。恰好解糧官從蠻地放回，帶得有仲翔書信，吳保安拆開看了，好生悽慘。便寫回書一紙，書中許他取贖，留在解糧官處，囑他覷便寄到蠻中，以慰仲翔之心。忙整行囊，便望長安進發。這姚州到長安三千餘里，東川正是個順路，保安徑不回家，直到京都，求見郭元振相公。誰知一月前元振已死，家小都扶柩而回了。

吳保安大失所望，盤纏磬盡，只得將僕、馬賣去，將來使用。復身回到遂州，見了妻兒，放聲大哭。張氏問其緣故，保安將郭仲翔失陷南中之事，說了一遍 ，」如今要去贖他，爭奈自家無力，使他在窮鄉懸望，我心何安？」說罷又哭。張氏勸止之，曰 ：「常言巧媳婦煮不得沒米粥，你如今力不從心，只索付之無奈了 。」保安搖首曰 ：「吾曏者偶寄尺書，即蒙郭君垂情薦拔。今彼在死生之際，以性命託我，我何忍負之？不得郭回，誓不獨生也！」

於是傾家所有，估計來止直得絹二百匹。遂撇了妻兒，欲出外爲商。又怕蠻中不時有信寄來，只在姚州左近營運。朝馳暮走，東趁西奔；身穿破衣，口喫粗糲。雖一錢一粟，不敢妄費，都積來爲買絹之用。得一望十，得十望百，滿了百匹，就寄放姚州府庫。眠裏夢裏只想着 ：「郭仲翔」三字，連妻子都忘記了。整整的在外過了十個年頭，剛剛的湊得七百匹絹，還未足千匹之數。正是：

離家千里逐錐刀，只爲相知意氣饒。

十載未償蠻洞債，不知何日慰心交？

話分兩頭。卻說吳保安妻張氏同那幼年孩子，孤孤忄西 忄西 的住在遂州。初時還有人看縣尉面上，小意兒賙濟他。一連幾年不通音耗，就沒人理他了。家中又無積蓄，捱到十年之外，衣單食缺，萬難存濟，只得並迭幾件破家火，變賣盤纏，領了十一歲的孩兒，親自問路，欲往姚州尋取丈夫吳保安。

夜宿朝行，一日只走得三四十里。比到得戎州界上，盤費已盡，計無所出。欲待求乞前去，又含羞不慣。思量薄命，不如死休，看了十一歲的孩兒，又割捨不下。左思右想，看看天晚，坐在烏蒙山下，放聲大哭，驚動了過往的官人。那官人姓楊名安居，新任姚州都督，正頂着李蒙的缺。從長安馳驛到任，打從烏蒙山下經過。聽得哭聲哀切，又是個婦人 ，停了車馬，召而問之。張氏手攙着十一歲的孩兒，上前哭訴曰 ：「妾乃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之妻，此孩兒即妾之子也。妾夫因友人郭仲翔陷沒蠻中，欲營求千匹絹往贖，棄妾母子，久往姚州，十年不通音信。妾貧苦無依，親往尋取，糧盡路長，是以悲泣耳 。」安居暗暗嘆異道 ：「此人真義士！恨我無緣識之 。」乃謂張氏曰 ：「夫人休憂。下官忝任姚州都督，一到彼郡，即差人尋訪尊夫。夫人行李之費，都在下官身上。請到前途館驛中，當與夫人設處 。」張氏收淚拜謝。雖然如此，心下尚懷惶惑。楊都督車馬如飛去了。張氏母子相扶，一步步捱到驛前。楊都督早已分付驛官伺候，問了來歷，請到空房飯食安置 。次日五鼓，楊都督起馬先行。驛官傳場都督之命，將十千錢贈爲路費，又備下一輛車兒，差人夫送至姚州普氵朋 驛中居住。張氏心中感激不盡。正是：

好人還遇好人救，惡人自有惡人磨。

且說楊安居一到姚州，便差人四下尋訪吳保安下落。不三四日，便尋着了。安居請到都督府中，降階迎接 ，親執其手，登堂慰勞。因謂保安曰 ：「下官常聞古人有死生之交，今親見之足下矣。尊夫人同令嗣遠來相覓，見在驛舍，足下且往，暫敘十年之別。所需絹匹若干，吾當爲足下圖之。」保安曰：「僕爲友盡心，固其分內，奈何累及明公乎 ？」安居曰：「慕公大義，欲成公之志耳 。」保安叩首曰 ：「既蒙明公高誼，僕不敢固辭。所少尚三分之一，如數即付，僕當親往蠻中，贖取吾友。然後與妻孥相見，末爲晚也 。」時安居初到任。乃於府中撮借官絹四百匹，共一千一百之數，騎馬直到南蠻界口，尋個熟蠻，往蠻中通話。將所餘百匹絹，盡數託他使費 。只要仲翔迴歸，心滿意足。正是：

應時還得見，勝是岳陽金。

卻說郭仲翔在烏羅部下，烏羅指望他重價取贖，初時好生看待，飲食不缺。過了一年有餘，不見中國人來講話，烏羅心中不悅，把他飲食都裁減了。每日一餐，着他看養戰象。仲翔打熬不過，思鄉念切，乘烏羅出外打圍，拽開腳步，望北而走。蠻中都是險峻的山路，仲翔走了一日一夜，腳底都破了，被一般看象的蠻子，飛也似趕來，捉了回去。烏羅大怒，將他轉賣與南洞主新丁蠻爲奴，離烏羅部二百里之外。那新丁最惡，差使小不遂意，整百皮鞭，鞭得背都青腫，如此已非一次。仲翔熬不得痛苦，捉個空，又想逃走。爭奈路徑不熟，只在山凹內盤旋，又被本洞蠻子追着了，拿去獻與新丁。新丁不用了，又賣到南方一洞去，一步遠一步了。那洞主號菩薩蠻，更是利害。曉得郭仲翔屢次逃走，乃取木板兩片，各長五六尺，厚三四寸，教仲翔把兩隻腳立在板上，用鐵釘釘其腳面，直透板內，日常帶着二板行動，夜間納土洞中，洞口用厚木板門遮蓋，本洞蠻子就睡在板上看守，一毫轉動不得 。兩腳被釘處，常流膿血，分明是地獄受罪一般。有詩爲證：

身賣南蠻南更南，土牢木鎖苦難堪。

十年不達中原信，夢想心交不敢譚。

卻說熟蠻領了吳保安言語來見烏羅，說知求贖郭仲翔之事。烏羅曉得絹足千匹，不勝之喜！便差人往南洞轉贖郭仲翔回來。南洞主新丁，又引至菩薩蠻洞中，交割了身價，將仲翔兩腳釘板，用鐵鉗取出釘來。那釘頭入肉已久，膿水乾後，如生成一般。念番重複取出，這疼痛比初釘時更自難忍，血流滿地，仲翔登時悶絕，良久方醒，寸步難移。只得用皮袋盛了，兩個蠻子扛抬着，直送到烏羅帳下。烏羅收足了絹匹，不管死活，把仲翔交付熟蠻，轉送吳保安收領。

吳保安接着，如見親骨肉一般。這兩個朋友，到今日方纔識面。未暇敘話，各睜眼看了一看，抱頭而哭，皆疑以爲夢中相逢也。郭仲翔感謝吳保安，自不必說。保安見仲翔形容憔悴，半人半鬼，兩腳又動彈不得，好生悽慘！讓馬與他騎坐，自己步行隨後，同到姚州城內回覆楊都督。

原來楊安居曾在郭元振門下做個幕僚，與郭仲翔雖未廝認，卻有通家之誼。又且他是個正人君子，不以存亡易心。一見仲翔，不勝之喜。教他洗沐過了，將新衣與他更換，又教隨軍醫生醫他兩腳瘡口，好飲好食將息。不勾一月，平復如故。

且說吳保安從蠻界回來，方纔到普氵朋 驛中與妻兒相見。初時分別，兒子尚在襁褓，如今十一歲了。光陰迅速，未免傷感於懷。楊安居爲吳保安義氣上，十分敬重。他每對人誇獎，又寫書與長安貴要，稱他棄家贖友之事。又厚贈資糧，送他往京師補官。凡姚州一郡官府，見都督如此用情，無不厚贈。仲翔仍留爲都督府判官。保安將衆人所贈，分一半與仲翔留下使用。仲翔再三推辭，保安那裏肯依，只得受了。吳保安謝了楊都督，同家小往長安進發。仲翔送出姚州界外，痛哭而別。保安仍留家小在遂州，單身到京，升補嘉州彭山丞之職。那嘉州仍是西蜀地方，迎接家小又方便，保安歡喜赴任會訖，不在話下。

再說郭仲翔在蠻中日久，深知款曲：蠻中婦女，盡有姿色，價反在男子之下。仲翔在任三年，陸續差人到蠻洞購求年少美女，共有十人。自己教成歌舞，鮮衣美飾，特獻與楊安居伏侍，以報其德。安居笑曰 ：「吾重生高義，故樂成其美耳。言及相報，得無以市井見待耶？」仲翔曰：「荷明公仁德，微軀再造，特求此蠻口奉獻，以表區區。明公若見辭，仲翔死不瞑目矣！」安居見他誠懇，乃曰 ：「僕有幼女，最所鍾愛，勉受一小口爲伴，餘則不敢如命 。」仲翔把那九個美女，贈與楊都督帳下九個心腹將校，以顯楊公之德。

時朝廷正追念代國公軍功，要錄用其子侄 。楊安居表奏：故相郭震嫡侄仲翔，始進諫於李蒙，預知勝敗。繼陷身於蠻洞，備著堅貞。十年復返於故鄉，三載效勞於幕府。蔭既可敘，功亦宜酬。

於是郭仲翔得授蔚州錄事參軍。自從離家到今，共一十五年了，他父親和妻子在家聞得仲翔陷沒蠻中，杳無音信，只道身故已久。忽見親筆家書，迎接家小臨蔚州任所，舉家歡喜無限。

仲翔在蔚州做官兩年，大有聲譽，升遷代州戶曹參軍。又經三載，父親一病而亡，仲翔扶柩迴歸河北。喪葬已畢，忽然嘆曰 ：「吾賴吳公見贖，得有餘生。因老親在堂 ，方謀奉養，未暇圖報私恩。今親歿服除，豈可置恩人於度外乎？」訪知吳保安在宦所未回，乃親到嘉州彭山縣看之。

不期保安任滿，家貧無力赴京聽調，就便在彭山居住。六年之前，患了疫症，夫婦雙亡，藁葬在黃龍寺後隙地。兒子吳天祐從幼母親教訓，讀書識字，就在本縣訓蒙度日。仲翔一聞此信，悲啼不已。因制縗麻之服，腰絰執杖 ，步至黃龍寺內，向冢號泣，具禮祭奠。奠畢，尋吳天祐相見 ，即將自己衣服，脫與他穿了，呼之爲弟，商議歸葬一事。乃爲文以告於保安之靈，發開土堆，止存枯骨二具。仲翔痛哭不已，旁觀之人，莫不墮淚。仲翔預製下練囊二個，裝保安夫婦骸骨。又恐失了次第，斂葬時一時難認，逐節用墨記下，裝入練囊，總貯一竹寵之內，親自揹負而行。吳天祐道，是他父母的骸骨，理合他馱，來奪那竹籠。仲翔那肯放下，哭曰 ：「永固爲我奔走十年，今我暫時爲之負骨，少盡我心而已 。」一路且行且哭，每到旅店，必置竹籠於上坐，將酒飯澆奠過了，然後與天祐同食。夜間亦安置竹籠停當，方敢就寢。自嘉州到魏郡，凡數千裏，都是步行。他兩腳曾經釘板，雖然好了，終是血脈受傷。一連走了幾日，腳面都紫腫起來，內中作痛。看看行走不動，又立心不要別人替力，勉強捱去。有詩爲證：

酬恩無地只奔喪，負骨徒行日夜忙。

遙望平陽數千裏，不知何日到家鄉？

仲翔思想 ：「前路正長 ，如何是好 ？」天晚就店安宿，乃設酒飯於竹籠之前，含淚再拜，虔誠哀懇 ：「願吳永固夫婦顯靈，保佑仲翔腳患頓除，步履方便，早到武陽，經營葬事。」吳天祐也從旁再三拜禱。至次日起身，仲翔便覺兩腳輕健，直到武陽縣中，全不疼痛。此乃神天護佑吉人，不但吳保安之靈也。

再說仲翔到家，就留吳天祐同居。打掃中堂，設立吳保安夫婦神位。買辦衣衾棺槨，重新殯斂。自己戴孝，一同吳天祐守幕受吊。僱匠造墳。凡一切葬具，照依先葬父親一般。又立一道石碑，詳紀保安棄家贖友之事，使往來讀碑者，盡知其善。又同吳天祐訪廬墓三年。那三年中，教訓天祐經書，得他學問精通，方好出仕。三年後，要到長安補官，念吳天祐無家未娶，擇宗族中侄女有賢德者，替他納聘，割東邊宅院子，讓他居住成親，又將一半家財，分給天祐過活。正是：

昔年爲友拋妻子，今日孤兒轉受恩。

正是投瓜還得報，善人不負善心人。

仲翔起服，到京補嵐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仲翔思念保安不已，乃上疏。其略曰 ：「臣聞有善必勸者 ，固國家之典；有恩必酬者，亦匹夫之義 。臣向從故姚州都督李蒙進御蠻寇，一戰奏捷。臣謂深入非官 ，尚當持重，主帥不聽，全軍覆沒。臣以中華世族．爲絕域窮困。蠻賊貪利，責絹還俘。謂臣宰相之侄，索至千匹。而臣家絕萬里，無信可通。十年之中，備嘗艱苦，肌膚毀剔，靡刻不淚。牧羊有志，射雁無期。而遂州方義尉吳保安，適至姚州，與臣雖系同鄉，從無一面，徒以意氣相慕，遂謀贖臣。經營百端，撇家數載，形容憔悴，妻子飢寒。拔臣於垂死之中，賜臣以再生之路。大恩未報，遽爾淹歿。臣今幸沾朱紱，而保安子天祐，食藿懸鶉，臣竊愧之。且天祐年富學深，足堪任使。願以臣官，讓之天祐。庶幾國家勸善之典與下臣酬恩之義，一舉兩得。臣甘就退閒，沒齒無怨。謹味死披瀝以聞 ！」時天寶十二年也。疏入，下禮部詳議。此一事鬨動了舉朝官員 ：「雖然保安施恩在前，也難得郭仲翔義氣，真不愧死友者矣 。」禮部爲此復奏，盛誇郭仲翔之品 ，」宜破格俯從，以勵澆俗。吳天祐可試嵐谷縣尉，仲翔原官如故 。」這嵐谷縣與嵐州相鄰，使他兩個朝夕相見，以慰其情，這是禮部官的用情處。朝廷依允，仲翔領了吳天祐告身一道，謝恩出京。

回到武陽縣，將告身付與天祐。備下祭奠，拜告兩家墳墓。擇了吉日，兩家宅眷，同日起程，向西京到任。

那時做一件奇事，遠近傳說，都道吳、郭交情，雖古之管、鮑，羊、左不能及也。後來郭仲翔在嵐州 ，吳天祐在嵐谷縣，皆有政績，各升遷去。嵐州人追慕其事，爲立「雙義詞 」，祀吳保安、郭仲翔。裏中凡有約誓，都在廟中禱告，香火至今不絕。有詩爲證：

頻頻握手未爲親，臨難方知意氣真。

試看郭、吳真義氣，原非平日結交人。

# 第十二卷 羊角哀捨命全交

背手爲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

君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昔時，齊國有管仲，字夷吾；鮑叔，字宣子，再個自幼時以貧賤結交。後來鮑叔先在齊桓公門下信用顯達，舉薦管仲爲首相，位在已上。兩人同心輔政，始終如一。管仲曾有幾句言語道 ：「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遇時也；吾嘗與鮑叔談論，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與鮑叔爲賈，分利多，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 ！」所以古今說知心結交，必曰「管鮑」。今日說兩個朋友，偶然相見，結爲兄弟，各舍其命，留名萬古。

春秋時，楚元王崇儒重道，招賢納士。天下之人聞其風而歸者，不可勝計。西羌積石山，有一賢士 ，姓左，雙名伯桃，幼亡父母，勉力攻書，養成濟世之才，學就安民之業。年近四旬，因中國諸侯互相吞併，行仁政者少，恃強霸者多，未嘗出仕。後聞得楚元王慕仁好義，遍求賢士，乃攜書一囊，辭別鄉中鄰友，徑奔楚國而來。迤邐來到雍地，時值隆冬，風雨交作。有一篇《西江月》詞，單道冬天雨景：

習習悲風割面，濛濛細雨侵衣。催冰釀雪逞寒威，不比他時和氣。山色不明常暗，日光偶震還微。天涯遊子盡思歸，路上行人應悔。

左伯桃冒雨盪風，行了一日，衣裳都沾溼了。看看天色昏黃，走向村間，欲覓一宵宿處。遠遠望見竹林之中，破窗透出燈光，徑奔那個去處。見矮矮籬笆，圍着一間草屋，乃推開籬障，輕叩柴門。中有一人，啓戶而出。左伯桃立在檐下，慌忙施禮曰 ：「小生西羌人氏，姓左，雙名伯桃。欲往楚國，不期中途遇雨，無覓旅邸之處。求借一宵，來早便行，未知尊意肯容否？」那人聞言，慌忙答禮，邀入屋內。伯桃視之，止有一榻，榻上堆積書卷，別無他物。伯桃已知亦是儒人，便欲下拜。那人云 ：「且未可講禮，容取火烘乾衣服，卻當會話 。」當夜燒竹爲火，伯桃烘衣。那人炊辦酒食 ，以供伯桃，意甚勤厚。伯桃乃問姓名。其人曰 ：「小生姓羊 ，雙名角哀，幼亡父母，獨居於此。平生酷愛讀書，農業盡廢。今幸遇賢士遠來，但恨家寒，乏物爲款，伏乞恕罪 。」伯桃曰 ：「陰雨之中，得蒙遮蔽，更兼一飲一食，感佩何忘 ！」當夜，二人抵足而眠，共話胸中學問，終夕不寐。

比及天曉，淋雨不止 。角哀留伯桃在家，盡其所有相待，結爲昆仲。伯桃年長角哀五歲 ，角哀拜伯桃爲兄。一住三日，雨止道幹。伯桃曰 ：「賢弟有王佐之才，抱經綸之志，不圖竹帛，甘老林泉，深爲可惜 。」角哀曰 ：「非不欲仕，奈未得其便耳 。」伯挑曰 ：「今楚王虛心求士，賢弟既有此心，何不同往 ？」角哀曰 ：「願從兄長之命。」遂收拾些小路費糧米，棄其茅屋，二人同望南方而進。

行不兩日，又值陰雨，羈身旅店中，盤費磬盡，止有行糧一包，二人輪換負之，冒雨而走。其雨未止，風又大作，變爲一天大雪。怎見得？你看：

風添雪冷，雪趁風威。紛紛柳絮狂飄，片片鵝毛亂舞。團空攪陣，不分南北西東；遮地漫天，變盡青黃赤黑。探梅詩客多清趣，路上行人慾斷魂。

二人行過岐陽，道經梁山路，問及樵夫，皆說 ：「從此去百餘里，並無人煙，盡是荒山曠野，狼虎成羣，只好休去 。」伯桃與角哀曰 ：「賢弟心下如何？」角哀曰 ：「自古道死生有命，既然到此，只顧前進，休生退悔 。」又行了一日，夜宿古墓中，衣服單薄，寒風透骨。

次日，雪越下得緊，山中彷彿盈尺 。伯桃受凍不過，曰：「我思此去百餘里，絕無人家；行糧不敷，衣單食缺。若一人獨往，可到楚國。二人俱去，縱然不凍死 ，亦必餓死於途中，與草木同朽，何益之有？我將身上衣服脫與賢弟穿了，賢弟可獨齎此糧，於途強掙而去。我委的行不動了 ，寧可死於此地。待賢弟見了楚王，必當重用 ，那時卻來葬我未遲 。」角哀曰：「焉有此理！我二人雖非一父母所生，義氣過於骨肉。我安忍獨去而求進身耶？」遂不許，扶伯桃而行。行不十里，伯桃曰：「風雪越緊，如何去得 ？且於道傍尋個歇處 。」見一株枯桑，頗可避雪，那桑下止容得一人，角哀遂扶伯桃入去坐下。伯桃命角哀敲石取火，拾些枯枝，以禦寒氣。比及角哀取了柴火到來，只見伯桃脫得赤條條地，渾身衣服，都做一堆放着。角哀大驚，曰 ：「吾兄何爲如此？伯桃曰 ：「吾尋思無計，賢弟勿自誤了，速穿此衣服，負糧前去，我只在此守死 。」角哀抱持大哭曰 ：「吾二人死生同處，安可分離？」伯桃曰 ：「若皆餓死，白骨誰埋 ？」角哀曰 ：「若如此，弟情願解衣與兄穿了，兄可齎糧去，弟寧死於此 。」伯桃曰 ：「我平生多病，賢弟少壯，比我甚強。更兼胸中之學，我所不及。若見楚君，必登顯宦。我死何足道哉！弟勿久滯，可宜速往 。」角哀曰 ：「今兄餓死桑中，弟獨取功名，此大不義之人也！我不爲之 。」伯桃曰 ：「我自離積石山，至弟家中，一見如故 。知弟胸次不凡，以此勸弟求進。不幸風雨所阻，此吾天命當盡。若使弟亦亡於此，乃吾之罪也 。」言訖，欲跳前溪覓死。角哀抱住痛哭，將衣擁護，再扶至桑中，伯桃把衣服推開，角哀再欲上前勸解時，但見伯桃神色已變，四肢厥冷，口不能言，以手揮令去。角哀尋思 ：「我若久戀，亦凍死矣，死後誰葬吾兄？」乃於雪中再拜伯桃，哭曰 ：「不肖弟此去，望兄陰力相助。但得微名，必當厚葬？」伯桃點頭半答，角哀取了衣糧，帶泣而去。伯桃死於桑中。後人有詩讚雲：

寒來雪三尺，人去途千里。

長途苦雪寒，何況囊無米？

並糧一人生，同行兩人死；

兩死誠何益？一生尚有恃。

賢哉左伯桃！隕命成人美。

角哀捱着寒冷，半飢半飽，來至楚國，於旅邸中歇定。次日入城，問人曰 ：「楚君招賢，何由而進？」人曰 ：「宮門外設一賓館，令上大夫裴仲接納天下之士。」角哀徑投賓館前來，正值上大夫下車。角哀乃向前而揖，裴仲見角哀在雖襤縷，器宇不凡，慌忙答禮，問曰 ：「賢士何來 ？」角哀曰：「小生姓羊，雙名角哀，雍州人也。聞上國招賢，特來歸投 。」裴仲邀入賓館，具酒食以進，宿於館中。

次日，裴仲到館中探望，將胸中疑義盤問角哀，試他學問如何。角哀百問百答，談論如流。裴仲大喜。入奏元王，王即時召見，問富國強兵之道。角哀首陳十策 ，皆切當世之急務。元王大喜。設御宴以待之，拜爲中大夫，賜黃金百兩，彩段百匹。角哀再拜流涕，元王大驚而問曰：「卿痛哭者何也 ？」角哀將左伯桃脫衣並糧之事，-一奏知。元王聞其言，爲之感傷。諸大臣皆爲痛惜。元王曰 ：「卿欲如何？」角哀曰 ：「臣乞告假，到彼處安葬伯桃已畢，卻回來事大王 。」元王遂贈已死伯桃爲中大夫，厚賜葬資，仍差人跟隨角哀車騎同去。

角哀辭了元王，徑奔梁山地面，尋舊日枯桑之處。果見伯桃死屍尚在，顏貌如生前一般。角哀乃再拜而哭，呼左右喚集鄉中父老，卜地幹浦塘之原：前臨大溪，後靠高崖，左右諸峯環抱，風水甚好。遂以香湯沐浴伯桃之屍，穿戴大夫衣冠；置內棺外槨，安葬起墳；四圍築牆栽樹；離墳三十步建亭堂；塑伯桃儀容；立華表，柱上建牌額；牆側蓋瓦屋，令人看守。造畢，設祭於享堂，哭泣甚切。鄉老從人無不下淚。祭罷，各自散去。

角哀是夜明燈燃燭而坐，感嘆不已 。忽然一陣陰風颯颯，燭滅復明。角哀視之，見一人於燈影中，或進或退，隱隱有哭聲。角衰叱曰 ：「何人也？輒敢夤夜而入 ！」其人不言。角哀起而視之，乃伯桃也。角哀大驚！問曰 ：「兄陰靈不遠，今來見弟，必有事故 。」伯桃曰 ：「感賢弟記憶，初登仕路，奏請葬吾，更贈重爵，並棺槨衣衾之美，凡事十全。但墳地與荊軻墓相連近，此人在世時，爲刺秦王不中被戮，高漸離以其屍葬於此處。神極威猛，每夜仗劍來罵吾曰：『汝是凍死餓殺之人，安敢建墳居吾上肩，奪吾風水？若不遷移他處 ，吾發墓取屍，擲之野外 ！』有此危難 ，特告賢弟 。望改葬於他處，以免此禍 。」角哀再欲問之，風起忽然不見。角哀在享堂中，一夢驚覺，盡記其事。

天明，再喚鄉老 ，問 ：「此處有墳相近否 ？」鄉老曰：「松陰中有荊軻墓，墓前有廟 。」角哀曰 ：「此人昔刺秦王，不中被殺 ，緣何有墳於此 ？」鄉老曰 ：「高漸離乃此間人，知荊軻被害，棄屍野外，乃盜其屍，葬於此地。每每顯靈。土人建廟於此，四時享祭，以求福利 。」角哀聞其言，遂信夢中之事。引從者徑奔荊軻廟，指其神而罵曰：「汝乃燕邦一匹夫，受燕太子奉養，名姬重寶，盡汝受用。不思良策以副重託，入秦行事，喪身誤國，卻來此處驚惑鄉民，而求祭祀！吾兄左伯桃，當代名儒，仁義廉潔之上，汝安敢逼之？再如此，吾當毀其廟，而發其家，永絕汝之根本！」罵訖，卻來伯桃墓前祝曰：「如荊軻今夜再來，兄當報我。」

歸至享堂 ，是夜秉燭以待 。果見伯桃硬嚥而來 ，告曰：「感賢弟如此，奈荊軻從人極多，皆土人所獻。賢弟可束草爲人，以彩爲衣，手執器械，焚於墓前。吾得其助，使荊軻不能侵害 。」言罷不見。角哀連夜使人束草爲人，以彩爲衣，各執刀槍器械，建數十於墓側，以火焚之。祝曰 ：「如其無事，亦望回報 。」歸至享堂，是夜聞風雨之聲，如人戰敵。角哀出戶觀之，見伯桃奔走而來，言曰 ：「弟所焚之人，不得其用。荊軻又有高漸離相助，不久吾屍必出墓矣。望賢弟早與遷移他處殯葬，免受此禍 。」角哀曰 ：「此人安敢如此欺凌吾兄！弟當力助以戰之 。」伯桃曰 ：「弟，陽人也，我皆陰鬼；陽人雖有勇烈，塵世相隔，焉能戰陰鬼也？雖苕草之人，但能助喊，不能退此強魂 。」角哀曰 ：「兄且去，弟來日自有區處。」次日，角哀再到荊軻廟中大罵，打毀神像。方欲取火焚廟，只見鄉老數人，再四哀求曰 ：「此乃一村香火，若觸犯之，恐貽禍於百姓 。」須臾之間，土人聚集，都來求告。角哀拗他不過，只得罷了。

回到享堂，修一道表章，上謝楚王，言 ：「昔日伯桃並糧與臣，因此得活，以遇聖主。重蒙厚爵，平生足矣，容臣後世盡心圖報 。」詞意甚切。表付從人，然後到伯桃墓側，大哭一場。與從者曰：「吾兄被荊軻強魂所逼，去往無門，吾所不忍。欲焚廟掘墳，又恐拂土人之意。寧死爲泉下之鬼 ，力助吾兄，戰此強魂。汝等可將吾屍葬於此墓之右，生死共處，以報吾兄並糧之義。回奏楚君，萬乞聽納臣言，永保山河社稷。」言訖，掣取佩劍，自刎而死。從者急救不及，速具衣棺殯殮，埋於伯桃墓側。

是夜二更，風雨大作，雷電交加，喊殺之聲 ，聞數十里。清曉視之，荊軻墓上，震烈如發，白骨散於墓前 。墓邊松柏，和根拔起。廟中忽然起火，燒做白地。鄉老大驚，都往羊、左二墓前，焚香展拜。從者回楚國，將此事上奏元王。元王感其義重，差官往墓前建廟，加封上大夫，敕賜廟額曰 ：「忠義之祠 」，就立碑以記其事。至今香火不斷 。荊軻之靈自此絕矣。土人四時祭祀，所禱甚靈。有古詩云：

古來仁義包天地，只在人心方寸間。

二士廟前秋日淨，英魂常伴月光寒。

# 第十三卷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閒向書齋閱古今，偶逢奇事感人心；

忠臣翻受奸臣制，骯髒英雄淚滿襟。

休解綬，慢投簪，從來日月豈常陰。

到頭禍福終須應，天道還分貞與淫。

話說國朝嘉靖年間，聖人在位，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只爲用錯了一個奸臣，濁亂了朝政，險些兒不得太平。那奸臣是誰？姓嚴，名嵩，號介溪，江西分宜人氏。以柔媚得幸，交通宦官，先意迎合，精勤齋醮，供奉青詞，由此驟致貴顯。爲人外裝曲謹，內實猜刻。讒害了大學士夏言，自己代爲首相。權尊勢重，朝野側目。兒子嚴世蕃，由官生直做到工部侍郎。他爲人更狠，但有些小人之才，博聞強記，能思善算，介溪公最聽他的說話，凡疑難大事，必須與他商量；朝中有「大丞相」「小丞相」之稱。他父子濟惡，招權納賄，賣官鬻爵。官員求富貴者，以重賂獻之，拜他門下做乾兒子，即得超遷顯位。由是不肖之人，奔走如市。科道衙門，皆其心腹牙爪。但有與他作對的，立見奇禍：輕則杖謫，重則殺戮，好不利害！除非不要性命的，纔敢開口說句公道話兒。若不是真正關龍逢、比干，十二分忠君愛國的，寧可誤了朝廷，豈敢得罪宰相？其時有無名於感慨時事，將《神童詩》改成四句雲：

少小休勤學，錢財可立身，

君看嚴宰相，必用有錢人。

又改四句，道是：

天子重權豪，開言惹禍苗。

萬般皆下品，只有奉承高。

只爲嚴蒿父子恃寵貪虐，罪惡如山，引出一個忠臣來，做出一段奇奇怪怪的事蹟，留下一段轟轟烈烈的話柄。一時身死，萬古名揚。正是：家多孝子親安樂，國有忠臣世泰平。

那人姓沈，名煉，別號青霞，浙江紹興人氏。其人有文經武緯之才，濟世安民之志。從幼幕諸葛孔明之爲人。孔明文集上有《前出師表》、《後出師表》，沈煉平日愛誦之 ，手自抄錄數百遍，室中到處粘壁。每逢酒後，便高聲背誦。唸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往往長嘆數聲，大哭而罷。以此爲常，人都叫他是狂生。嘉靖戊戌年，中了進士，除授知縣之職。他共做了三處知縣，那三處？溧陽、茌平、清豐。這三任官做得好，真個是：

吏肅惟遵法，官清不愛錢。豪強皆斂手，百姓盡安眠。因他生性伉直，不肯阿奉上官，左遷錦衣衛經歷。一到京師，看見嚴家贓穢狼藉，心中甚怒。

忽一日，值公宴，見嚴世蕃倨傲之狀，已自九分不像意。飲至中間，只見嚴世蕃狂呼亂叫，旁若無人；索巨觥飛酒，飲不盡者罰之。這巨觥約容酒鬥餘，兩坐客懼世蕃威勢，沒人敢不喫。只有一個馬給事，天性絕飲，世蕃故意將巨觥飛到他面前。馬給事再三告免，世蕃不依。馬給事略沾，面便發赤，眉頭打結，愁苦不勝。世蕃自去下席，親手揪了他的耳朵，將巨觥灌之。那給事出於無奈，悶着氣，一連幾口吸盡。不喫也罷，才喫下時，覺得天在下，地在上，牆壁都團團轉動，頭重腳輕，站立不住。世蕃拍手呵呵大笑。沈煉一肚子不平之氣，忽然揎袖而起，搶那隻巨觥在手，斟得滿滿的，走到世蕃面前說道 ：「馬司諫承老先生賜酒，已沾醉不能爲禮。下官代他酬老先生一杯。」世蕃愕然，方欲舉手推辭，只見沈煉聲色俱厲道：「此杯別人喫得，你也喫得。別人怕着你，我沈煉不怕你 ！」也揪了世蕃的耳朵灌去，世蕃一飲而盡。沈煉擲杯於案，一般拍手呵呵大笑。唬得衆官員面如土色，一個個低着頭不敢則聲。世蕃假醉，先辭去了。沈煉也不送，坐在椅上嘆道：「咳！『漢賊不兩立』！『漢賊不兩立！」一連唸了七八句 。這句書也是《出師表》上的說話，他把嚴家比着曹操父子。衆人只怕世蕃聽見，到替他捏兩把汗。

沈煉全不爲意，又取酒連飲了幾杯，盡醉方散。睡到五更醒來，想道 ：「嚴世蕃這廝，被我使氣，逼他飲酒，他必然記恨，來暗算我。一不做，二不休，有心只是一怪，不如先下手爲強。我想嚴嵩父子之惡，神人怨怒，只因朝廷寵信甚固。我官卑職小，言而無益；欲待覷個機會，方纔下手。如今等不及了，只當做張子房在博浪沙中椎擊秦始皇，雖然擊他不中，也好與衆人做個榜樣 。」就枕頭上思想疏稿，想到天明有了。起來焚香盥手，寫就表章。表上備說嚴嵩父子招權納賄、窮兇極惡、欺君誤國十大罪，乞誅之以謝天下。

聖旨下道 ：「沈煉謗訕大臣，沽名釣譽，着錦衣衛重打一百，發去口外爲民 。」嚴世蕃差人分付錦衣衛官校，定要將沈煉打死。喜得堂上官是個有主意的人，那人姓陸，名炳，平時極敬重沈公的節氣。況且又是屬官，相處得好的。因此反加周全，好生打個出頭棍兒 ，不甚利害。戶部注籍：保安州爲民。沈煉帶着棒瘡，即時收拾行李，帶領妻子，僱着一輛車兒，出了國門，望保安進發。原來沈公夫人徐氏，所生四個兒子。長子沈襄，本府廩膳秀才，一向留家。次子沈袞、沈褒，隨任讀書。幼子沈痔，年方週歲。嫡親五口兒上路，滿朝文武，懼怕嚴家，沒一個敢來送行。有詩爲證 ：「一紙封章忤廟廊，蕭然行李入遐荒。相知不敢攀鞍送，恐觸權奸惹禍殃 。」

一路上辛苦，自不必說，且喜到了保安州了。那保安州屬宣府，是個邊遠地方 ，不比內地繁華。異鄉風景，舉目淒涼。況兼連日陰雨，天昏地黑，倍加慘慼。欲賃間民房居住，又無相識指引，不知何處安身是好。正在傍徨之際，只見一人打個小傘前來。看見中旁行李，又見沈煉一表非俗，立住了腳，相了一回。問道 ：「官人尊姓？何處來的 ？」沈煉道 ：「姓沈。從京師來 。」那人道 ：「小人聞得京有個沈經歷，上本要殺嚴嵩父子，莫非官人就是他麼 ？」沈煉道 ：「正是 。」那人道：「仰慕多時，幸得相會。此非說話之處，寒家離此不遠，便請攜寶眷同行，到寒家權下 ，再作區處 。」沈煉見他十分殷勤，只得從命。

行不多路，便到了。看那人家，雖不是個大大宅院，卻也精緻。那人揖沈煉至於中堂，納頭便拜。沈煉慌忙答禮，問道：「足下是誰？何故如此相愛 ？」那人道 ：「小人姓賈，名石，是宣府衛一個舍人。哥哥是本衛千戶，先年身放。無子，小人應襲。爲嚴賊當權，襲職者要重賂，小人不願爲官。托賴祖蔭，有數畝薄田，務農度日，數日前聞閣下彈劾嚴氏，此乃天下忠臣義士也。又聞編管在此，小人渴欲一見，不意天遣相遇，三生有幸 ！」說罷又拜下去。沈公再三扶起，便教沈袞、沈褒與賈石相見。賈石教老婆迎接沈奶奶到內宅安置 ，交卸了行李，打發車伕等去了。分付莊客宰豬買酒，管待沈公一家。賈石道：「這等雨天，料閣下也無處去，只好在寒家安歇了。請安心多飲幾杯，以寬勞頓 。」沈煉謝道 ：「萍水相逢，便承款宿，何以當此 ？」賈石道 ：「農莊粗糲 ，休嫌簡慢 。」當日賓主酬酢，無非說些感慨時事的說話。兩邊說得情投意合，只恨相見之晚。

過了一宿。次早 ，沈煉起身，向賈石說道 ：「 我要尋所房子，老小，有煩舍人指引 。」賈石道：「要什麼樣的房子？」沈煉道：「只像宅上這一所，十分足意了，租價但憑尊教。」賈石道 ：「不妨事 。」出去踅了一回，轉來道 ：「賃房盡有，只是齷齪低窪，急切難得中意的 。閣下不若就在草舍權住幾時，小人領着家小自到外家去住。等閣下還朝，小人回來，可不穩便？」沈煉道：「雖承厚愛，豈敢佔舍人之宅？此事決不可！」賈石道：「小人雖是村農 ，頗識好歹。慕閣下忠義之士，想要執鞭墜鐙，尚且不能、今日天幸降臨，權讓這幾間草房與閣下作寓，也表得我小人一點敬賢之心。不須推遜 。」話畢，慌忙分付莊客，推個車兒，牽個馬兒，帶個驢兒，一夥子將細軟傢俬搬去。其餘家常動使家火，都留與沈公日用，沈煉見他慨爽，甚不過意，願與他結義爲兄弟 。賈石道 ：「小人是一介村農，怎敢僭扳貴宦？」沈煉道：「大丈夫意氣相許，那有貴賤？」賈石小沈煉五歲，就拜沈煉爲兄。沈煉教兩個兒子拜賈石爲義叔，賈石也喚妻子出來，都相見了，做了一家兒親戚。賈石陪過沈煉喫飯，已畢，便引着妻子到外舅李家去訖。自此，沈煉只在賈石宅子內居住 。時人有詩嘆賈舍人借宅之事 。詩曰 ：「傾蓋相逢意氣真，移家借宅表情親。世間多少親和友，競產爭財愧死人 ！」

卻說保安州父老聞知沈經歷爲上本參嚴閣老 ，貶斥到此，人人敬仰，都來拜望，爭識其面。也有運柴運米相助的，也有攜酒餚來請沈公喫的，又有遣子弟拜於門下聽教的。沈煉每日間與地方人等，講論忠孝大節及古來忠臣義上的故事。說到關心處，有時毛髮倒豎 ，拍案大叫；有時悲歌長嘆，涕淚交流。地方若老若小，無不聳聽歡喜。或時唾罵嚴賊，地方人等齊聲附和；其中若有不開口的，衆人就罵他是不忠不義。一時高興，以後率以爲常。又聞得沈經歷文武全材，都來合他去射箭。沈煉教把稻草紮成三個偶人，用布包裹，一寫「唐奸相李林甫」，一寫「宋奸相秦檜 」，一寫」明奸相嚴嵩 」。把那三個偶人做個射鵠。假如要射李林甫的，便高聲罵道 ：「李賊看箭 ！」秦賊、嚴賊，都是如此。北方人性直，被沈經歷口舌得熱鬧了，全不慮及嚴家知道。

自古道 ：「若要不知 ，除非莫爲 。」世間只有權勢之家，報新聞的極多，早有人將此事報知嚴嵩父子。嚴嵩父子深以爲恨，商議要尋個事頭殺卻沈煉，方免其患。適值宣大總督員缺，嚴閣老分付吏部，教把這缺與他門下乾兒子楊順做去。吏部依言，就將楊侍郎楊順差往宣大總督。楊順往嚴府拜辭，嚴世蕃置酒送行。席間屏人而語，託他要查沈煉過失。楊順領命，唯唯而去。正是：

合成毒藥惟需酒，鑄就鋼刀待舉手。

可憐忠義沈經歷，還向偶人誇大口！

卻說楊順到任不多時，適遇大同韃虜俺答，引衆人寇應州地方，連破了四十餘堡 ，擄去男婦無算。楊順不敢出兵救援，直待韃虜去後，方纔遣兵調將 ，爲追襲之計。一般篩鑼擊鼓，揚旗放炮，都是鬼弄，那曾看見半個韃子的影兒？楊順情知失機懼罪，密諭將士 ：「搜獲避兵的平民，將他朁刂頭斬首，充做韃虜首綬，解往兵部報功 。」那一時，不知殺死了多少無辜的百姓。沈煉聞知其事，心中大怒！寫書一封，教中軍官送與楊順。中軍官曉得沈經歷是個攬禍的太歲，書中不知寫甚麼說話，那裏肯與他送。沈煉就穿了青衣小帽 ，在軍門伺候楊順出來，親自投遞。楊順接來看時，書中大略說道：「一人功名事極小，百姓性命事極大。殺平民以冒功，於心何忍！況且遇韃賊，止於擄掠；遇我兵，反加殺戮。是將帥之惡，更勝於韃虜矣 ！」書後又附詩一首。詩云：

殺生報主意何如？解道功成萬骨枯。

試聽沙場風雨夜，冤魂相喚覓頭顱。

楊順見書大怒，扯得粉碎。

卻說沈煉又做了一篇祭文，率領門下子弟，備了祭禮，望空祭奠那些冤死之鬼。又作《塞下吟》雲：

雲中一片虜烽高，出塞將軍已著勞。

不斬單于誅百姓，可憐冤血染霜刀。

又詩云：

本爲求生來避虜，誰知避虜反戕生！

早知虜首將民假，悔不當時隨虜行。

楊總督標下有個心腹指揮，姓羅，名鎧，抄得此詩並祭文，密獻於楊順。楊順看了 ，愈加怨恨，遂將第一首詩改竄數字，詩曰：

雲中一片虜烽高，出塞將軍枉著勞。

何似借他除佞賦，不須奏請上方刀。

寫就密書，連改詩封固，就差羅鎧送與嚴世蕃。書中說 ：「沈煉怨恨相國父子，陰結死士劍客，要乘機報仇。前番韃虜入寇，他吟詩四句，詩中有借虜除佞之語，意在不軌 。」世蕃見書大驚！即請心腹御史路楷商議。路楷曰 ：「不才若往按彼處，當爲相國了當這件大事 。 」世蕃大喜，即分付都察院 ：「便差路楷巡按宣大 。」臨行，世蕃治酒款別，說道 ：「煩寄語楊公，同心協力，若能除卻這心腹大患，當以侯伯世爵相酬，決不失信於二公也 。」路楷領諾。不一日奉了欽差敕命，來到宣府到任，與楊總督相見了。路楷遂將世蕃所託之語，一一對楊順說知。楊順道 ：「學生爲此事，朝思暮想，廢寢忘餐，恨無良策，以置此人於死地 。」路楷道 ：「彼此留心。一來休負了嚴公父子的付託，二來自家富貴的機會，不可挫過 。」楊順道：「說得是！倘有可下手處，彼此相報。」當日相別去了。

楊順思想路楷之言，一夜不睡。次日坐堂，只見中軍官報道：「今有蔚州衛拿獲妖賊二名解到轅門外，伏聽鈞旨。」楊順道 ：「喚進來 。」解官磕了頭，遞上文書。楊順拆開看了，呵呵大笑。這二名妖賊 ，叫做閻浩、楊胤夔，系妖人蕭芹之黨。

原來蕭芹是白蓮教的頭兒，向來出入虜地，慣以燒香惑衆，哄騙虜酋俺答，說自家有奇術，能咒人使人立死，喝城使城立頹。虜酋愚甚，被他鬨動，尊爲國師。其黨數百人，自爲一營。俺答幾次入寇，都是蕭芹等爲之嚮導，中國屢受其害。先前史侍郎做總督時，遣通事重賂虜中頭目脫脫，對他說道 ：「天朝情願與你通好，將俺家布粟換你家馬 ，名爲『馬市』。兩下息兵罷戰，各享安樂，此是美事。只怕蕭芹等在內作梗，和好不終。那蕭芹原是中國一個無賴小人，全無術法，只是狡僞。哄誘你家搶掠地方，他於中取事。郎主若不信，可要蕭芹試其術法。委的喝得城頹，咒得人死，那時合當重用；若咒人人不死，喝城城不頹，顯是欺誑，何不縛送天朝？天朝感郎主之德，必有重賞。『馬市』一成，歲歲享無窮之利，煞強如搶掠的勾當。」脫脫點頭道：「是 。」對郎主俺答說了，俺答大喜。約會蕭芹，要將千騎隨之，從右衛而入 ，試其喝城之技。蕭芹自知必敗，改換服色，連夜脫身逃走 ，被居庸關守將盤詰，並其黨喬源、張攀隆等拿住，解到史侍郎處。招稱妖黨甚衆，山陝畿南處處俱有，一向分頭緝捕。

今日閻浩、楊胤夔亦是數內有名妖犯。楊總督看見獲解到來，一者也算他上任一功，二者要借這個題目，牽害沈煉，如何不喜？當晚就請路御史來後堂商議，道 ：「別個題目擺佈沈煉不了，只有白蓮教通虜一事，聖上所最怒。如今將妖賊閻浩、楊胤夔招中竄入沈煉名字，只說浩等平日師事沈煉，沈煉因失職怨望，教浩等煽妖作幻，勾虜謀逆。天幸今日被擒，乞賜天誅，以絕後患 。先用密稟稟知嚴家，教他叮囑刑部作速覆本。料這番沈煉之命，必無逃矣。」路楷拍手道：「妙哉，妙哉！」兩個當時就商量了本稿，約齊了同時發本。嚴嵩先見了本稿及稟貼，便教嚴世蕃傳語刑部。那刑部尚書許論，是個罷軟沒用的老兒，聽見嚴府分付 ，不敢怠慢，連忙覆本，一依楊、路二人之議」聖旨倒下：妖犯着本處巡按御史即時斬決。楊順蔭一子錦衣衛千戶；路楷紀功，升遷三級，俟京堂缺推用。

話分兩頭。卻說楊順自發本之後，便差人密地裏拿沈煉於獄中。慌得徐夫人和沈袞、沈褒沒做理會，急尋義叔賈石商議。賈石道 ：「此必楊、路二賊爲嚴家報仇之意。既然下獄，必然誣陷以得罪。兩位公子及今逃竄遠方，待等嚴家勢敗，方可出頭。若住在此處，楊、路二賊，決不干休 。」沈袞道 ：「未曾看得父親下落 ，如何好去 ？」賈石道 ：「 尊大人犯了對頭，決無保全之理。公子以宗祀爲重，豈可拘於小孝，自取滅絕之禍？可勸令堂老夫人，早爲遠害全身之計。尊大人處，賈某自當央人看覷，不煩懸念。」二沈便將賈石之言，對徐夫人說知。徐夫人道 ：「你父親無罪陷獄，何忍棄之而去？賈叔叔雖然相厚，終是個外人。我料楊、路二賊奉承嚴氏，亦不過與你爹爹作對，終不然累及妻子？你若畏罪而逃，父親倘然身死，骸骨無收，萬世罵你做不孝之子 ，何顏在世爲人乎 ？」說罷，大哭不止」沈袞、沈褒齊聲慟哭。賈石聞知徐夫人不允，嘆惜而去。

過了數日，賈石打聽的實，果然扭入白蓮教之黨，問成死罪。沈煉在獄中大罵不止。楊順自知理虧，只恐臨時處決，怕他在衆人面前毒罵，不好看相。預先問獄官責取病狀，將沈煉結果了性命。賈石將此話報與徐夫人知道，母子痛哭，自不必說。又虧賈石多有識熟人情，買出屍首，囑付獄卒 ：「若官府要梟示時，把個假的答應 。」卻瞞着沈袞兄弟，私下備棺盛殮，埋於隙地。事畢 ，方纔向沈袞說道 ：「尊大人遺體已得保全，直待事平之後，方好指點與你知道，今猶未可泄漏 。」沈袞兄弟感謝不已。賈石又苦口勸他弟兄二人逃走，沈袞道 ：「極知久佔叔叔高居，心上不安。奈家母之意，欲待是非稍定，搬回靈樞，以此遲延不決 。」賈石怒道 ：「我賈某生平，爲人謀而盡忠，今日之言，全是爲你家門戶，豈因久佔住房，說發你們起身之理？既嫂嫂老夫人之意已定，我亦不敢相強。但我有一小事，即欲遠出，有一年半載不回，你母子自小心安住便了。」覷着闢上貼得有前、後《出師表》各一張，乃是沈煉親筆楷書。賈石道：「這兩幅字可揭來送我，一路上做個紀念。他日相逢，以此爲信 。」沈袞就揭下二紙，雙手摺迭，遞與賈石。賈石藏於袖中，流淚而別。原來賈石算定楊、路二賊設心不善，雖然殺了沈煉，未肯幹休，自己與沈煉相厚，必然累及。所以預先逃走，在河南地方宗族家權時居住。不在活下。

卻說路楷見刑部覆本，有了聖旨，便於獄中取出閻浩、楊胤夔斬訖，並要割沈煉之首，一同梟示。誰知沈煉真屍已被賈石買去了，官府也那裏辨驗得出？不在話下。

再說楊順看見止於蔭子，心中不滿，便向路楷說道 ：「當初嚴東樓許我事成之日，以侯伯爵相酬。今日失言，不知何故？」路楷沉思半晌，答道 ：「沈煉是嚴家緊對頭，今止誅其身，不曾波及其子，斬草不除根，萌芽再發。相國不足我們之意，想在於此 。」楊順道 ：「若如此，何難之有？如今覆上個本，說沈煉雖誅，其子亦宜知情，還該坐罪，抄沒傢俬。庶國法可伸，人心知懼。再訪他同射草人的幾個狂徒，並借屋與他住的，一齊拿來冶罪。出了嚴家父子之氣，那時卻將前言取賞，看他有何推託 ？」路楷道 ：「此計大妙。事不宜遲，乘他家屬在此，一網而盡，豈不快哉！只怕他兒子知風逃避，卻又費力 。」楊順道 ：「高見甚明 。」一面寫表申奏朝廷，再寫稟帖到嚴府知會，自述孝順之意；一面預先行牌保安州知州，着用心看守犯屬，勿容逃逸。只等旨意批下便去行事。詩云：

破巢完卵從來少，削草除根勢或然。

可惜忠良遭屈死，又將家屬媚當權。

再過數日，聖旨下了。州里奉着憲牌，差人來拿沈煉家屬，並查平素往來諸人姓名，一一挨拿。只有賈石名字，先經出外，只得將在逃開報。此見賈石幾之明也。時人有詩讚雲：

義氣能如賈石稀，全身遠避更知幾？

任他羅網空中布，爭奈仙禽天外飛？

卻說楊順見拿到沈袞、沈褒，親自鞠問，要他招承通虜實跡。二沈高聲叫屈，那裏肯招？被楊總督嚴刑拷打，打得體無完膚。沈袞、沈褒熬煉不過 ，雙雙死於杖下。可憐少年公子，都入枉死城中。其同時拿到犯人，都坐個同謀之罪。累死者何止數十人！幼子沈展尚在襁褓，免罪，隨着母徐氏，另徙在雲州極邊，不許在保安居住。

路楷又與楊順商議 ：「沈煉長於沈襄 ，是紹興有名秀才。他時得地，必然銜恨於我輩。不若一井除之，永絕後患。亦相國知我用心 。」楊順依言，便行文書到浙江，把做欽犯，嚴提沈襄來問罪。又分付心腹經歷金紹，擇取有才幹的差人，齎文前去，囑他中途伺便，便行謀害，就所在地方，討個病狀回繳。事成之日，差人重賞。金紹許他薦本超遷。

金紹領了臺旨，汲汲而回。着意的選兩名積年幹事的公差，無過是張千、李萬，金紹喚他到私衙，賞了他酒飯，取出私財二十兩相贈。張千 、李萬道 ：「小人安敢無功受賜 ？」金紹道 ：「這銀兩不是我送你的，是總督楊爺賞你的，教你齎文到紹興去拿沈襄。一路不要放鬆他 ，須要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回來還有重賞。若是怠慢，總督老爺衙門不是取笑的，你兩個去回話 。」張千、李萬道 ：「莫說總督老爺鈞旨，就是老爺分付，小人怎敢有違 ？」收了銀兩 ，謝了金經歷，在本府認領下分文，疾忙上路，往南進發。

卻說沈襄，號小霞，是紹興府學廩膳秀才。他在家久聞得父親以言事獲罪，發去口外爲民，甚是掛懷。欲親到保安州一看，因家中無人主管，行止兩難。忽一日，本府差人到來，不由分說，將沈襄鎖縛，解到府堂。知府教把文書與沈襄看了備細，就將回文和犯人交付原差，囑他一路小心。沈襄此時方知父親及二弟，俱已死於非命，母親又遠徙極邊，放聲大哭。哭出府門，只見一家老小，都在那裏攪做一團的啼哭。原來文書上有「奉旨抄沒」的話，本府已差縣尉封鎖了傢俬，將人口盡皆逐出。沈小霞聽說，真是苦上加苦，哭得咽喉無氣。霎時間，親戚都來與小霞話別。明知此去多凶少吉，少不得說幾句勸解的言語。小霞的丈人孟春元取出一包銀子，送與二位公差，求他路上看顧女婿。公差嫌少不受。孟氏娘子又添上金簪子一對，方纔收了。沈小霞帶着哭 ，分付孟氏道 ：「我此去死多生少，你休爲我憂念，只當我已死一般，在爺孃家過活。你是書禮之家，諒無再醮之事，我也放心得下。」指着小妻聞淑女，說道：「只這女子，年紀幼小，又無處着落，合該教他改嫁。奈我三十無子，他卻有兩個半月的身孕。他日倘生得一男，也不絕了沈氏香菸。娘子，你看我平日夫妻面上，一發帶到他丈人家去住幾時。等待十月滿足，生下或男或女，那時憑你發遣他去便了。」話聲未絕，只見聞氏淑英說道 ：「官人說那裏話！你去數千裏之外，沒個親人朝夕看覷，怎生放下？大娘自到院家去，奴家情願蓬首垢面，一路伏待官人前行。一來官人免致寂寞，二來也替大娘分得些憂念 。」沈小霞道 ：「得個親人做伴，我非不欲。但此去多分不幸，累你同死他鄉，何益？」聞氏道 ：「老爺在朝爲官，官人一向在家，誰人不知？便誣陷老爺有些不是的勾當，家鄉隔絕，豈是同謀？妾幫着官人到官申辯，決然罪不至死。就使官人下獄，還留賤妾在外，尚好照管 。」孟氏也放丈夫不下，聽得聞氏說得有理 ，極力攛掇丈夫帶淑女同去。沈小霞平日素愛淑女有才有智，又見孟氏苦勸，只得依允。

當夜，衆人齊到孟春元家，歇了一夜。次早，張千、李萬催趲上路。聞氏換了一身布衣，將青布裹頭，別了孟氏，揹着行李，跟着沈小霞便走。那時分別之苦，自不必說。一路行來，聞氏與沈小霞寸步不離，茶湯飯食，都親自搬取。張千、李萬初還好言好語，過了揚子江，到徐州起旱，料得家鄉已遠，就做出嘴瞼來。呼麼喝六，漸漸難爲他夫妻兩個來了。聞氏看在眼裏，私對丈夫說道 ：「看那兩個潑差人，不懷好意。奴家女流之輩，不識路徑，若前途有荒僻曠野的所在，須是用心提防。」沈小霞雖然點頭，心中還只是半疑不信。

又行了幾日，看見兩個差人不住的交頭接耳，私下商量說話。又見他包裹中有倭刀一口，其白如霜，忽然心動，害怕起來。對聞氏說道：「你說這潑差人其心不善 ，我也覺得有七八分了。明日是濟寧府界上 ，過了府去，便是大行山、梁山濼，一路荒野，都是響馬出入所之。倘到彼處，他們行兇起來，你也救不得我，我也救不得你，如何是好 ？」聞氏道：「既然如此，官人有何脫身之計，請自方便。留奴家在此，不怕那兩個潑差人生吞了我 ！」沈小霞道 ：「濟寧府東門內，有個馮主事丁憂在家。此人最有俠氣，是我父親極相厚的同年。我明日去投奔他，他必然相納。只怕你婦人家，沒志量打發這兩個潑差人，累你受苦，於心何安 ？你若有力量支持他，我去也放膽。不然，與你同生同死，也是天命當然，死而無怨 。」聞氏道 ：「官人有路盡走 ，奴家自會擺佈 ，不勞掛念 。」這裏夫妻暗地商量，那張千、李萬辛苦了一日，吃了一肚酒，軟軟的熟睡，全然不覺。

次日，早起上路。沈小霞問張千道 ：「前去濟寧還有多少路？」張千道 ：「只四十里，半日就到了 。」沈小霞道 ：「濟寧東門內馮主事是我年伯。他先前在京師時，借過我父親二百兩銀子，有文契在此。他管過北新關，正有銀子在家。我若去取討前欠，他見我是落難之人，必然慨付。取得這項銀兩，一路上盤纏也得寬裕，免致喫苦 。」張千意思有些作難，李萬隨口應承了，向張千耳邊說道 ：「我看這沈公子是忠厚之人，況愛妾、行李都在此處 ，料無他故。放他去走一遭，取得銀兩，都是你我二人的造化，有何不可？」張千道 ：「雖然如此，到飯店安歇行李，我守住小娘子在店上，你緊跟着同去，萬無一失 。」

話休絮煩。看看巳牌時分，早到濟寧城外。揀個潔淨店兒，安放了行李。沈小霞便道 ：「你二位同我到東門走遭，轉來喫飯未遲。」李萬道：「我同你去。或者他家留酒飯，也不見得。」聞氏故意對丈夫道 ：「常言道：人面逐高低，世情看冷暖。馮主事雖然欠下老爺銀兩，見老爺死了，你又在難中，誰肯唾手交還？枉自討個厭賤 ，不如吃了飯趕路爲上 。」沈小霞道 ：「這裏進城到東門不多路，好歹去走一遭，不折了什麼便宜。」李萬貪了這二百兩銀子，一力攛掇該去。沈小霞分付聞氏道：「耐心坐坐，若轉得快時，便是沒想頭了。他若好意留款，必然有些齎發，明日僱個轎兒抬你去。這幾日在牲口上坐，看你好生不慣 。」聞氏覷個空，向丈夫丟個眼色。又道 ：「官人早回，休教奴久等則個 。」李萬笑道：「去多少時，有許多說話，好不老氣！」聞氏見丈夫去了，故意招李萬轉來，囑付道：「若馮家留飯，坐得久時 ，千萬勞你催促一聲。 」李萬答應道 ：「不消分付。」

比及李萬下階時，沈小霞已走了一段路了。李萬託着大意，又且濟寧是他慣走的熟路，東門馮主事家，他也認得，全不疑惑。走了幾步，又裏急起來，覷個毛坑上，自在方便了，慢慢的望東門面去。

卻說沈小霞回看頭時，不見了李萬，做一口氣急急的跑到馮主事家。也是小霞合當有救，正值馮主事獨自在廳。兩人京中，舊時識熟，此時相見，吃了一驚！沈襄也不作揖，扯住馮主事衣袂道 ：「借一步說話 。」馮主事已會意了，便引到書房裏面。沈小霞放聲大哭 ，馮主事道：「年侄，有話快說，休得悲傷，誤其大事 。」沈小霞哭訴 ：「父親被嚴賊屈陷，已不必說了。兩個舍弟隨任的，都被楊順、路楷殺害。只有小侄在家，又行文本府，提去問罪 。一家宗祀，眼見滅絕。又兩個差人，心懷不善，只怕他受了楊、路二賊之囑，到前途大行、梁山等處暗算了性命。尋思一計，脫身來投老年伯。老年伯若有計相庇，我亡爺在天之靈，必然感激。若老年伯不能遮護小侄，便就此觸階而死。死在老年伯面前，強似死於奸賊之手 。」馮主事道 ：「賢侄，不妨。我家臥室之後，有一層複壁，儘可藏身，他人搜檢不到之處，我送你在內權住數日，我自有道理 。」沈襄拜謝道 ：「老年伯便是重生父母 。」馮主事親執沈襄之手，引入臥房之後。揭開地板一塊，有個地道。從此鑽下，約走五六十步，便有亮光。有小小廊屋三間，四面皆樓牆圍裹，果是人跡不到之處。每日茶飯，都是馮主事親自送入。他家法極嚴，誰人敢泄漏半個字？正是：

深山堪隱豹，柳密可藏鴉。

不須愁漢吏，自有魯朱家。

且說這一日，李萬上了毛坑，望東門馮家而來。到於門首，問老門公道 ：「生事老爺在家麼 ？」老門公道 ：「在家裏。」又問道 ：「有個穿白的官人 ，來見你老爺，曾相見否 ？」老門公道 ：「正在書房裏喫飯哩 。」李萬聽說，一發放心。看看等到未牌，果然廳上走一個穿白的官人出來。李萬急上前看時，不是沈襄。那官人徑自出門了 。李萬等得不耐煩，肚裏又飢，不免問老門公道 ：「 你說老爺留飯的官人，如何只管坐了去，不見出來 ？」老門公道 ：「 方纔出去的不是 ？」李萬道 ：「老爺書房中還有客沒有 ？」老門公道 ：「 這到不知 。」李萬道 ：「方纔那穿白的是甚人 ？」老門公道 ：「 是老爺的小舅，常常來的 。」李萬道 ：「老爺如今在哪裏 ？」老門公 ：「老爺每常飯後 ，定要睡一覺 ，此時正好睡哩 。」李萬聽得話不投機，心下早有二分慌了 。便道 ：「 不瞞大伯說，在下是宣大總督老爺差來的。今有紹興沈公子名喚沈襄，號沈小霞，系欽提人犯。小人提押到於貴府，他說與你老爺有同年叔侄之誼，要來拜望 。在下同他到宅，他進宅去了，在下等候多時，不見出來，想必還在書房中。大伯，你還不知道？煩你去催促一聲，教他快快出來，要趕路走 。」老門公故意道 ：「你說的是甚麼說話？我一些不懂 。」李萬耐了氣 ，又細細的說一遍。老門公當面的一啐 ，罵道 ：「見鬼！何常有什麼沈公子到來？老爺在喪中，一概不接外客。這門上是我的幹紀，出入都是我通稟。你卻說這等鬼話！你莫非是白日撞麼？強裝甚麼公差名色掏摸東西的。快快請退，休纏你爺的帳 ！」李萬聽說，愈加着急，便發作起來道 ：「這沈襄是朝廷要緊的人犯，不是當耍的。請你老爺出來，我自有話說。」老門公道 ：「老爺正瞌睡，沒甚事，誰敢去稟！你這獠子，好不達時務 ！」說罷，洋洋的自去了。李萬道：「 這個門上老兒好不知事，央他傳一句話甚作難？想沈襄定然在內，我奉軍門鈞帖，不是私事，便闖進去怕怎的？」李萬一時粗莽，直撞入廳來，將照壁拍了又拍，大叫道 ：「沈公子好走動了 。」不見答應。一連叫喚了數聲，只見裏頭走出一個年少的家童，出來問道 ：「管門的在那裏？放誰在廳上喧嚷 ？ 」李萬正要叫住他說話，那家童在照壁後張了張兒，向西邊走去了。李萬道 ：「莫非書房在那西邊？我且自去看看，怕怎的 ！」從廳後轉西走去，原來是一帶長廊。李萬看見無人，只顧望前而行。只見屋宇深邃，門戶錯雜，頗有婦人走動。李萬不敢縱步，依舊退回廳上。聽得外面亂嚷，李萬到門首看時，卻是張千來尋李萬不見，正和門公在那裏鬥口。張千一見了李萬，不由分說，便罵道 ：「好夥計！只貪圖酒食，不幹正事！巳牌時分進城，如今申牌將盡，還在此閒蕩！不催趲犯人出城去 ，待怎麼 ？」李萬道 ：「呸！那有什麼酒食？連人也不見個影兒 ！」張千道 ：「是你同他進城的 。」李萬道 ：「我只登了個東，被蠻子上前了幾步，跟他不上。一直趕到這裏。門上說有個穿白的官人在書房中留飯，我說定是他了。等到如今不見出來，門上人又不肯通報，清水也討不得一杯喫。老哥，煩你在此等候等候，替我到下處醫了肚皮再來。」張千道 ：「有你這樣不幹事的人。是甚麼樣犯人？卻放他獨自行走！就是書房中，少不得也隨他進去。如今知他在裏頭不在裏頭？還虧你放慢線兒講話。這是你的幹紀，不關我事 ！」說罷便走。李萬趕上扯住道 ：「人是在裏頭，料沒處去。大家在此幫說句話兒，催他出來，也是個道理。你是喫飽的人，如何去得這等要緊 ？」張千道 ：「 他的小老婆在下處，方纔雖然囑付店主人看守，只是放心不下，這是沈襄穿鼻子的索兒。有他在，不怕沈襄不來 。」李萬道 ：「老哥說得是 。」當下張千先去了。李萬忍着肚飢守到晚，並無消息。

看看日沒黃昏，李萬腹中餓極了，看見間壁有個點心店兒，不免脫下布衫，抵當幾文錢的火燒來喫。去不多時，只聽得扛門聲響，急跑來看，馮家大門已閉上了。李萬道 ：「我做了一世的公人，不曾受這般嘔氣。主事是多大的官兒！門上直恁作威作勢？也有那沈公子好笑，老婆、行李在下處，既然這裏留宿，信也該寄一個出來。事已如此，只得在房檐下胡亂過一夜，天明等個知事的管家出來，與他說話 。」此時十月天氣，雖不甚冷，半夜裏起一陣風 ，簌簌的下幾點微雨，衣服都沾溼了，好生悽楚！

捱到天明雨止，只見張千又來了，卻是聞氏再三再四催逼他來的。張千身邊帶了公文解批，和李萬商議，只等開門，一擁而入。在廳上大驚小怪，高聲發話。老門公攔阻不住，一時間家中大小都聚集來，七嘴八張，好不熱鬧！街上人聽得宅裏鬧炒，也聚攏來，圍住大門外閒看。驚動了那有仁有義、守孝在家的馮主事，從裏面踱將出來。且說馮主事怎生模樣：

頭帶梔子花匾摺孝頭巾，身穿反摺縫稀眼粗麻衫，腰繫麻繩，足着草履。

衆家人聽得咳嗽響，道一聲 ：「老爺來了 。」都分立在兩邊。主事出廳問道 ：「 爲甚事在此喧嚷 ？」張手、李萬上前施禮道 ：「馮爺在上，小的是奉宣大總督爺公文來的，到紹興拿得欽犯沈襄。經由貴府，他說是馮爺的年侄，要來拜望，小的不敢阻擋，容了進見。自昨日上午到宅，至今不見出來，有誤程限，管家們又不肯代稟。伏乞老爺天恩，快些打發上路。」張千便在胸前取出解批和官文呈上。馮主事看了，問道 ：「那沈襄可是沈經歷沈煉的兒子麼 ？」李萬道 ：「 正是 。」馮主事掩着兩耳，把舌頭一伸，說道：「你這班配軍，好不知利害！那沈襄是朝廷欽犯，尚猶自可。他是嚴相國的仇人，那個敢容納他在家？他昨日何曾到我家來？你卻亂話。官府聞知，傳說到嚴府去，我是當得起他怪的？你兩個配軍，自不小心，不知得了多少錢財，買放了要緊人犯，卻來圖賴我 ！」叫家童與他亂打那配軍出去，把大門閉了，不要惹這閒是非，嚴府知道不是當耍！馮蘭事一頭罵，一頭走進宅去了。大小家人奉了主人之命，推的推，扌雙的扌雙，霎時間被衆人擁出大門之外。閉了門，兀自聽得嘈嘈的亂罵。

張千、李萬面面相覷，開了口，合不得；伸了舌，縮不進，張千埋怨李萬道 ：「昨日是你一力攛掇，教放他進城，如今你自去尋他 。」李萬道 ：「且不要埋怨，和你去問他老婆，或者曉得他的路數，再來抓尋便了 。」張千道 ：「說得是，他是恩愛的夫妻。昨夜漢子不回，那婆娘暗地流淚，巴巴的獨坐了兩三個更次。他漢子的行藏，老婆豈有不知 ？」兩個一頭說話，飛奔出城，復到飯店中來。卻說聞氏在店房裏面聽得差人聲音，慌忙移步出來，問道 ：「我官人如何不來 ？」張千指李萬道：「你只問他就是 。」李萬將昨日往毛廁出恭，走慢了一步。到馮主事家起光如此如此，以後這般這般，備細說了。張千道 ：「今早空空肚皮進城，就吃了這一肚寡氣。你丈夫想是真個不在他家了，必然還有個去處，難道不對小娘子說的？小娘子趁早說來，我們好去抓尋 。」說猶未了，只見聞氏噙着眼淚，一雙手扯住兩個公人叫道 ：「好，好！還我丈夫來 ！」張千、李萬道 ：「你丈夫自要去拜什麼年伯，我們好意容他去走走，不知走向那裏去了，連累我們在此着急，沒處抓尋。你到問我要丈夫，難道我們藏過了他？說得好笑 ！」將衣袂掣開，氣忿忿地對虎一般坐下。聞氏到走在外面，攔住出路，雙足頓地，放聲大哭，叫起屈來。

老店主聽得，忙來解勸。聞氏道 ：「公公有所不知：我丈夫三十無子，娶奴爲妾。奴家跟了他二年了，幸有三個多月身孕。我丈夫割捨不下 ，因此奴家千里相從，一路上寸步不離。昨日爲盤纏缺少，要去見那年伯，是李牌頭同去的。昨晚一夜不回，奴家已自疑心 ，今早他兩個自回，一定將丈夫謀害了。你老人家替我做主，還我丈夫便罷休 ！」老店主道 ：「小娘子休得急性。那排長與你丈夫前日無怨，往日無仇，着甚來由要壞他性命 ？」聞氏哭聲轉哀道 ：「 公公，你不知道。我丈夫是嚴閣老的仇人，他兩個必定受了嚴府的囑託來的，或是他要去嚴府請功。公公，你詳情，他千鄉萬里，帶着奴家到此，豈有沒半句說話，突然去了 ？就是他要走時，那同去的李牌頭，怎肯放他？你要奉承嚴府，害了我丈夫不打緊，教奴家孤身婦女，看着何人？公公，這兩個殺人的賊徒，煩公公帶着奴家同他去官府處叫冤 。」張千、李萬被這婦人一哭一訴，就要分析幾句，沒處插嘴。

老店主聽見聞氏說得有理，也不免有些疑心，到可憐那婦人起來，只得勸道 ：「小娘子說便是這般說，你丈夫未曾死也不見得，好歹再等候他一日 。」聞氏道 ：「依公公等候一日不打緊，那兩個殺人的凶身，乘機走脫了，這干係卻是誰當？」張千道 ：「若果然謀害了你丈夫，要走脫時，我弟兄兩個又到這裏則甚 ？」聞氏道 ：「 你欺負我婦人家沒張智，又要指望奸騙我。好好的說，我丈夫的屍首在那裏？少不得當官也要還我個明白 。」老店官見婦人口嘴利害，再不敢言語。店中閒看的，一時間聚了四五十人。聞說婦人如此苦切，人人惱恨那兩個差人，都道 ：「小娘子要去叫冤，我們引你到兵備道去 。」聞氏向着衆人深深拜福，哭道 ：「多承列位路見不平，可憐我落難孤身，指引則個。這兩個兇徒，相煩列位替奴家拿他同去，莫放他走了 。」衆人道 ：「不妨事，在我們身上 。」張千、李萬欲向衆人分剖時，未說得一言半字，衆人便道 ：「兩個排長不消辯得，虛則虛，實則實。若是沒有此情，隨着小娘子到官，怕他則甚 ！」婦人一頭哭，一頭走。衆人擁着張千、李萬，攪做一陣的，都到兵備道前。道里尚未開門。

那一日，正是放告日期。聞氏束了一條白布裙，徑搶進柵門，看見大門上架着那大鼓，鼓架上懸着個槌兒，聞氏搶槌在手，向鼓上亂撾 ，撾得那鼓振天的響。唬得中軍官失了三魂，把門吏喪了七魄，一齊跑來，將繩縛住，喝道 ：「這婦人好大膽 ！」聞氏哭倒在地，口稱 ：「潑天冤枉 ！」只見門內麼喝之聲，開了大門，王兵備坐堂，問 ：「擊鼓者何人？」中軍官將婦人帶進。聞氏且哭且訴，將家門不幸遭變，一家父子三口死於非命，只剩得丈夫沈襄，昨日又被公差中途謀害，有枝有葉的細說了一遍。王兵備喚張千 、李萬上來，問其緣故。張千、李萬說一句，婦人就剪一句；婦人說得句句有理，張千、李萬抵搪不過。王兵備思想到 ：「那嚴府勢大，私謀殺人之事，往往有之，此情難保其無 。」便差中軍官押了三人，發去本州勘審。

那知州姓賀，奉了這項公事，不敢怠慢。即時扣了店主人到來，聽四人的口詞。婦人一口咬定：二人謀害他丈夫。李萬招稱 ：「爲出恭慢了一步，因而相失 。」張千、店主人都據實說了一遍。知州委決不下，那婦人又十分哀切，像個真情。張千、李萬又不肯招認。想了一回，將四人閉於空房，打轎去拜馮主事，看他口氣若何。

馮主事見知州來拜，急忙迎接歸廳。茶罷，賀知州提起沈襄之事，才說得」沈襄」二字，馮主事便掩着雙耳道 ：「此乃嚴相公仇家，學生雖有年誼，平素實無交情。老公祖休得下問，恐嚴府知道，有累學生 。」說罷，站起身來道 ：「老公祖既有公事，不敢留坐了 。」賀知州一場沒趣，只得作別。在轎上想道 ：「據馮公如此懼怕嚴府，沈襄必然不在他家。或者被公人所害也不見得。或者去投馮公，見拒不納，別走個相識人家去了，亦未可知。」

回到州中，又取四人來。問聞氏道 ：「你丈夫除了馮主事，州中還認得有何人 ？」聞氏道 ：「此地並無相識 。」知州道：「你丈夫是甚麼時候去的，那張千、李萬幾時來回復你的說話？」聞氏道：「丈夫是昨日未喫午飯前就去的，卻是李萬同出店門。到申牌時分，張千假說催趲上路，也到城中去了，天晚方回來。張千兀自向小婦人說道 ：『我李家兄弟跟着你丈夫，馮主事家歇了，明日我早去催他出城 。』今早張千去了一個早晨，兩人雙雙而回，單不見了丈夫，不是他謀害了是誰？若是我丈夫不在馮家，昨日李萬就該追尋了，張千也該着忙，如何將如言語穩住小婦人？其情可知，一定張千、李萬兩個在路上預先約定，卻教李萬乘夜下手。今早張千進城，兩個乘早將屍首埋藏停當，卻來回復我小婦人。望青天爺爺明鑑！」賀知州道：「說得是。」張千、李萬正要分辯，知州相公喝道：「你做公差，所幹何事？若非用計謀死，必然得財買放，有何理說？」喝教手下，將張、李重責三十，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張千、李萬隻是不招。婦人在旁，只顧哀哀的痛哭。知州相公不忍，便討夾棍將兩個公差夾起。那公差其實不曾謀死，雖然負痛，怎生招得？一連上了兩夾，只是不招。知州相公再要夾時，張千、李萬受苦不過，再三哀求道 ：「沈襄實未曾死，乞爺爺立個限期，差人押小的捱尋沈襄，還那聞氏便了 。」知州也沒有定見，只得勉從其言。聞氏且發尼姑庵住下。差四名民壯，鎖押張千、李萬二人，追尋沈襄，五日一比。店主釋放寧家。將情具由申詳兵備道，道里依繳了。

張千、李萬一條鐵鏈鎖着，四名民壯，輪番監押。帶得見兩盤纏，都被民壯搜去爲酒食之費 。一把倭刀，也當酒吃了。那臨清去處又大，茫茫蕩蕩，來千去萬，那裏去尋沈公子？也不過一時脫身之法。聞氏在尼姑庵住下，剛到五日，準準的又到州里去啼哭，要生要死。州守相公沒奈何，只苦得批較差人張千、李萬。一連比了十數限，不知打了多少竹批，打得爬走不動。張千得病身死，單單剩得李萬，只得到尼姑庵來拜求聞氏，道 ：「小的情極，不得不說了。其實奉差來時，有經歷金紹，口傳楊總督鈞旨，教我中途害你丈夫，就所在地方，討個結狀回報。我等口雖應承，怎肯行此不仁之事？不知你丈夫何故，忽然逃走，與我們實實無涉。青天在上，若半字虛情，全家禍滅！如今官府五日一比，兄弟張千已自打死，小的又累死，也是冤枉！你丈夫的確未死，小娘子他日夫妻相逢有日。只求小娘子休去州里啼啼哭哭，寬小的比限，完全狗命，便是陰德。」聞氏道 ：「 據你說不曾謀害我丈夫，也難準信。既然如此說，奴家且不去稟官，容你從容查訪 。只是你們自家要上緊用心，休得怠慢。」李萬喏喏連聲而去。有詩爲證：

白金廿兩釀兇謀，誰料中途已失囚。

鎖打禁持熬不得，尼庵苦向婦人求。

官府立限緝獲沈襄，一來爲他是總督衙門的緊犯；二來爲婦人日日哀求。所以上緊嚴比。今日也是那李萬不該命絕，恰好有個機會。卻說總督楊順，御史路楷，兩個日夜商量，奉承嚴府，指望旦夕封侯拜爵 。誰知朝中有個兵科給事中吳時來，風聞楊順橫殺平民冒功之事，把他盡情劾奏一本，並劾路揩朋奸助惡。嘉靖爺正當設醮祝，見說殺害平民，大傷和氣，龍顏大怒，着錦衣衛扭解來京問罪。嚴嵩見聖怒不測，一是不及救護，到底虧他於中調停，止於削爵爲民。可笑楊順、路楷殺人媚人，至此徒爲人笑，有何益哉？再說賀知州聽得楊總督去任，已自把這公事看得冷了。又聞氏連次不來哭稟，兩個差人又死了一個，只剩得李萬，又苦苦哀求不已。賀知州分付打開鐵鏈，與他個廣捕文書，只教他用心緝訪，明是放鬆之意。李萬得了廣捕文書，猶如捧了一道赦書 ，連連磕了幾個頭，出得府門，一道煙走了。身邊又無盤纏，只得求乞而歸。不在話下。

卻說沈小霞在馮主事家複壁之中，住了數月，外邊消息無有不知，都是馮蘭事打聽將來，說與小霞知道。曉得聞氏在尼姑庵寄居，暗暗歡喜。過了年餘，已知張千、李萬都逃了，這公事漸漸懶散。馮主事特地收拾內書房三間，安放沈襄在內讀書，只不許出外，外人亦無有知者。馮主事三年孝滿，爲有沈公子在家，也不去起復做官。

光陰似箭，一住八年。值嚴嵩一品夫人歐陽氏卒，嚴世蕃不肯扶柩還鄉，唆父親上本留已待養，卻於喪事簇擁姬妾，日夜飲酒作樂。嘉靖爺天性至孝，訪知其事，心中甚是不悅。時有方士藍道行，善扶鸞之術。天於召見，教他請仙，問以輔臣賢否。藍道行奏道 ：「臣所召乃是上界真仙，正直無阿。萬一箕下判斷有件聖心，乞恕微臣之罪 。」嘉靖爺道 ：「朕正願聞。天心正論 ，與卿何涉 ？豈有罪卿之理 ？」藍道行書符唸咒，神箕自動，寫出十六個字來。道是：

高山番草，父子閣老；日月無光，天地顛倒。

嘉靖爺爺看了 ，問藍道行道 ：「卿可解之 ？」藍道行奏道：「微臣愚昧未解 。」嘉靖爺道 ：「 朕知其說。『高山』者，『山』字連『高』，乃是『嵩』字；『番草』者，『番』字『草』頭，乃是』蕃』字。此指嚴嵩、嚴世蕃父子二人也。朕久聞其專權誤國，今仙機示朕，朕當即爲處分，卿不可泄於外人 。」藍道行叩頭，口稱」不敢 ！」受賜而出。從此，嘉靖爺漸漸疏了嚴嵩。有御史鄒應龍，看見機會可乘，遂劾奏 ：「嚴世蕃憑藉父勢，賣官鬻爵，許多惡跡，宜加顯戮。其父嚴嵩溺愛惡子，植黨蔽賢，宜亟賜休退，以清政本 。」嘉靖爺見疏大喜，即升應龍爲通政右參議。嚴世蕃下法司，擬成充軍之罪；嚴嵩回籍。未幾，又有江西巡按御史林潤，復奏嚴世蕃不赴軍伍，居家愈加暴橫，強佔民間田產，畜養奸人，私通倭虜，謀爲不軌。得旨，三法司提問，問官勘實覆奏。嚴世蕃即時處斬，抄沒家財；嚴嵩發養濟院終老。被害諸臣，盡行昭雪。

馮主事得此喜信，慌忙報與沈襄知道，放他出來。到居姑庵訪問那聞淑女。夫婦相見，抱頭而哭。聞氏離家時，懷孕三月，今在庵中生下一孩子，已十歲了。聞氏親自教他念書，五經皆已成誦，沈襄歡喜無限！馮主事方上京補官，教沈襄同去訟理父冤，聞氏暫迎歸本家園上居住。

沈襄從其言，到了北京 。馮主事先去拜了通政司鄒參議，將沈煉父子冤情說了，然後將沈襄訟冤本稿送與他看。鄒應龍一力擔當。次日 ，沈襄將奏本往通政司掛號投遞 。聖旨下 ：「沈煉忠而獲罪，準復原官，仍進一級，以旌其直；妻子召還原籍；所沒入財產 ，府縣官照數給還；沈襄食廩年久，準貢，敕授知縣之職。沈襄覆上疏謝恩，疏中奏道 ：「臣父煉向在保安，因目擊宣大總督楊順殺戮平民冒功，吟詩感嘆。適值御史路楷陰受嚴世蕃之囑，巡按宣大，與楊順合謀，陷臣父子極刑，並殺臣弟二人，臣亦幾於不免。冤屍未葬，危宗幾絕，受禍之慘，莫如臣家！今來世蕃正法，而楊順、路楷安然保首領於鄉，使邊廷萬家之怨骨 ，銜恨無伸；臣家三命之冤魂，含悲莫控。恐非所以肅刑典而慰人心也 。」聖旨准奏，復提楊順、路楷到京，問成死罪，監刑部牢中待決。

沈襄來別馮主事，要親到雲州，迎接母親和兄弟沈痔到京，依傍馮主事寓所相近居住，然後往保安州訪求父親骸骨，負歸埋葬。馮主事道 ：「老年嫂處，適才已打聽個消息，在雲州康健無恙。令弟沈痔，已在彼遊癢了。下官當遣人迎之。尊公遺體要緊，賢侄速往訪問，到此相會令堂可也。」

沈襄領命，徑往保安。一連尋訪兩日，並無蹤跡。第三日，因倦，借坐人家門首。有老者從內而出，延進草堂喫茶。見堂中掛一軸子，乃楷書諸葛孔明兩次《出師表》也。表後但寫年月，不着姓名。沈小霞看了又看，目不轉睛，老者道 ：「客官爲何看之 ？」沈襄道 ：「動問老丈，此字是何人所書 ？」老者道 ：「此乃吾亡友沈青霞之筆也 。」沈小霞道 ：「爲何留在老丈處 ？」老者道 ：「老夫姓賈 ，名石，當初沈青霞編管此地，就在舍下作寓。老夫與他八拜之交，最相契厚！不料後遭奇禍，老夫懼怕連累，也往河南逃避。帶得這二幅《出師表》，裱成一幅，時常展視，如見吾兄之面。楊總督去任後，老夫方敢還鄉。嫂嫂徐夫人和幼子沈痔，徙居雲州，老夫時常去看他。今日聞得嚴家勢敗，吾兄必當昭雪，已曾遣人去雲州報信。恐沈小官人要來移取父親靈柩，老夫將此軸懸掛在中堂，好教他認認父親遺筆 。」沈小霞聽罷連忙拜倒在地，口稱 ：「恩叔。」賈石慌忙扶起，道：「足下果是何人 ？」沈小霞道 ：「小侄沈襄，此軸乃亡父之筆也 。」賈石道 ：「聞得楊順這廝，差人到貴府來提賢侄，要行一網打盡之計。老夫只道也遭其毒手，不知賢侄何以得全 ？」沈小霞將臨清事情 ，備細說了一遍。賈石口稱」難得 」，便分付家童治飯款待 。沈小霞問道：「父親靈柩，恩叔必知，乞煩指引一拜 。」賈石道 ：「你父親屈死獄中，是老夫偷屍埋葬，一向不敢對人說知。今日賢侄來此，搬回故土，也不枉老夫一片用心 。」說罷，剛欲出門，只見外面一位小官人騎馬而來。賈石指道 ：「遇巧！遇巧！恰好令弟來也 。」那小官便是沈痔。下馬相見，賈石指沈小霞道 ：「此位乃大令兄，諱襄的便是。」此日弟兄方纔識面，恍如夢中相會，抱頭而哭。

賈石領路，三人同到沈青霞墓所。但見亂草迷離，土堆隱起。賈石引二沈拜了 ，二沈俱哭倒在地 。賈石勸了一回道 ：「正要商議大事，休得過傷 。」二沈方纔收淚。賈石道 ：「二哥、三哥，當時死於非命，也虧了獄卒毛公存仁義之心，可憐他無辜被害，將他屍藁葬於城西三里之外。毛公雖然已故，老夫亦知其處。若扶令先尊靈柩回去，一起帶回，使他父子魂魄相依，二位意下如何 ？」二沈道 ：「 恩叔所言，正合愚弟兄之意。」

當日，又同賈石到城西看了 ，不勝悲感。次日另備棺木，擇吉破土，重新殯殮。三人面色如生，毫不朽敗，此乃忠義之氣所致也。二沈悲哭，自不必說。當時備下車仗，抬了三個靈柩，別了賈石起身。臨別，沈襄對賈石道：「這一軸《出師表》，小侄欲問恩叔取去 ，供養祠堂，幸勿見拒 。」賈石慨然許了，取下掛軸相贈。二沈就草堂拜謝，垂淚而別。沈襄先奉靈柩到張家灣，覓船裝載。

沈襄復身又到北京，見了母親徐夫人，回覆了說話。拜謝了馮主事，起身。此時，京中官員無不追念沈青霞忠義，憐小霞母子扶柩遠歸，也有送勘合的，也有贈賻金的，也有飠鬼贐儀的。沈小霞只受勘合一張，餘俱不受。到了張家灣，另換了官座船 ：「暫泊河下 。」單身入城，到馮主事家，投了主事平安書信，園上領了聞氏淑女並十歲兒子下船，先參了靈柩，後見了徐夫人。那徐氏見了孫兒如此長大，喜不可言。當初只道滅門絕戶，如今依舊有子有孫；昔日冤家，皆惡死見報。天理昭然，可見做惡人的到底喫虧，做好人的到底便宜。

閒話休題。到了浙江紹興府，孟春元領了女兒孟氏，在二十里外迎接。一家骨肉重逢，悲喜交集，將喪船停泊馬頭，府縣官員都在弔孝。舊時家產，已自清查結還。二沈扶柩葬於祖塋，重守三年之制，無人不稱大孝。撫按又替沈煉建造表忠祠堂，春秋祭祀。親筆《出師表》一軸，至今供奉在祠堂之中。

服滿之日，沈襄到京受職，做了知縣。爲官清正，直升到黃堂知府。聞氏所生之子，少年登科，與叔叔沈朁刂 同年進士。子孫世世書香不絕。

馮主事爲救沈襄一事，京中重其義氣 ，累官至吏部尚書。忽一日，夢見沈青霞來拜說道 ：「上帝憐某忠直，已授北京城隍之職。屈年兄爲南京城隍 ，明日午時上任 。」馮主事覺來，甚以爲疑。至日午，忽見轎馬來迎，無疾而逝。二公俱已爲神矣！有詩爲證，詩曰：

生前忠義骨猶香，魂魄爲神萬古揚。

料得奸魂沉地獄，皇天果報自昭彰。

# 第十四卷 宋金郎團圓破氈笠

不是姻緣莫強求，姻緣前定不須憂。

任從波浪翻天起，自有中流穩渡舟。

話說正德年間，蘇州府崑山縣大街有一居民，姓宋，名敦，原是宦家之後，渾家盧氏。夫妻二口不做生理，靠着祖遺田地，見成收些租課爲活。年過四十，並不曾生得一男半女。宋敦一日對渾家說 ：「自古道『養兒待老，積穀防饑 。』你我年過四旬，尚無子嗣，光陰似箭，眨眼頭白。百年之事靠着何人？」說罷，不覺淚下。盧氏道 ：「 宋門積祖善良，未曾作惡造業；況你又是單傳，老天決不絕你祖宗之嗣。招子也有早晚，若是不該招時，便是養得長成，半路上也拋撇了。勞而無功，枉添許多悲泣。」宋敦點頭道：「是！」方纔拭淚未乾，只聽得坐啓中有人咳嗽，叫喚道 ：「玉峯在家麼？」原來蘇州風俗，不論大家、小家，都有個外號，彼此相稱。玉峯就是宋敦的外號 。宋敦側耳而聽，叫喚第二句，便認得聲音是劉順泉。那劉順泉雙名有才，積祖駕一隻大船攬載客貨，往各省交卸 。趁得好些水腳銀兩，一個十全的家業，團團都做在船上。就是這隻船本也值幾百金，渾身是香楠木打造的。江南一水之地，多有這行生理。那劉有才是宋敦最契之友，聽得是他聲音，連忙趨出坐啓，彼此不須作揖，拱手相見，分坐看茶，自不必說。

宋敦道 ：「順泉今日如何得暇 ？」劉有才道 ：「特來與玉峯借件東西 。」宋敦笑道 ：「 寶舟缺什麼東西，到與寒家相借 ？」劉有才道 ：「別的東西不來幹瀆，只這件是宅上有餘的，故此敢來啓口。」宋敦道：「果是寒家所有，決不相吝。」劉有才不慌不忙說出這件東西。正是：

背後並非擎詔，當前不是圍胸；

鵝黃細布密針縫，淨手將來供奉。

還願曾裝冥鈔，祈神並襯威容；

名山古剎幾相從，染下爐香浮動。

原來宋敦夫妻二口因難於得子，各處燒香祈嗣，做成黃布袱、黃布袋，裝裹佛馬褚錢之類。燒過香後，懸掛於家中佛堂之內，甚是志誠。劉有才長於宋敦五年，四十六歲了，阿媽徐氏亦無子息。聞得徽州有鹽商求嗣，新建陳州娘娘廟於蘇州閶門之外，香火甚盛，祈禱不絕。劉有才恰好有個方便，要駕船往楓橋接客，意欲進一炷香，卻不曾做得布袱布袋，特特與宋家告借。其時說出緣故，宋敦沉思不語。

劉有才道 ：「玉峯莫非有吝惜之心麼？若污壞時，一個就賠兩個。」宋敦道 ：「豈有此理！只是一件，既然娘娘廟靈顯，小於亦欲附舟一往，只不知幾時去？」劉有才道：「即刻便行。」宋敦道：「布袱布袋，拙荊另有一副，共是兩副，儘可分用。」劉有才道 ：「如此甚好 。」宋敦入內，與渾家說知欲往郡城燒香之事，劉氏也歡喜。

宋敦於佛堂掛壁上取下兩副布袱布袋，留下一副自用，將一副借與劉有才。劉有才道 ：「小子先往舟中伺候，玉峯可快來。船在北門大坂橋下，不嫌怠慢時，喫些見成素飯，不消帶米。」宋敦應允。當下忙忙的辦下些香燭、紙馬、阡張、定段，打疊包裹 ，穿了一件新聯就的潔白湖綢道袍，趕出北門下船。趁着順風，不勾半日，七十里之程等閒到了。舟泊楓橋，當晚無話。有詩爲證：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次日起個黑早，在船中洗盥罷，吃了些素食，淨了口手，一對兒黃布袱馱了冥財，黃布袋安插紙馬、文疏掛於項上，步到陳州娘娘殿前。剛剛天曉。廟門雖開，殿門還關着。二人在兩廓遊繞，觀看了一遍，果然造得齊整。正在讚歎，呀的一聲殿門開了，就有廟祝出來迎接進殿。其時香客未到，燭架尚虛，廟祝放下琉璃燈來，取火點燭，討文疏替他通陳禱告。二人焚香禮拜已畢，各將幾十文錢，酬謝了廟祝，化紙出門。劉有才再要邀宋敦到船，宋敦不肯。當下劉有才將布袱、布袋交還宋敦，各各稱謝而別。

劉有才自往楓橋接客去了。宋敦看天色尚早，要往婁門趁船回家。剛欲移步，聽得牆下呻吟之聲。近前看時，卻是矮矮一個蘆蓆棚搭在廟垣之側，中間臥着個有病的老和尚，懨懨欲死，呼之不應，問之不答。宋敦心中不忍，停眸而看。傍邊一人走來說道：「客人，你只管看他則甚？要便做個好事了去。」宋敦道：「如何做個好事 ？」那人道 ：「此僧是陝西來的，七十八歲的，他說一生不曾開葷 ，每日只誦《金剛經》。三年前在此募化建庵，沒有施主 ，搭這個蘆蓆棚兒住下，誦經不輟。這裏有個素飯店，每日只上午一餐，過午就不用了。也有人可憐他，施他些錢米，他就把來還了店上的飯錢，不留一文。近日得了這病，有半個月不用飲食了。兩日前還開口說得話，我們問他 ：「如此受苦，何不早去罷 ？」他說：『因緣未到，還等兩日。』今早連話也說不出了，早晚待死。客人若可憐他時，買一口薄薄棺材，焚化了他，便是做好事。他說『因緣未到』，或者這因緣就在客人身上。」宋敦想道 ：「我今日爲求嗣而來，做一件好事回去，也得神天知道 。」便問道 ：「此處有棺材店麼？」那人道 ：「出巷陳三郎家就是 。」宋敦道 ：「煩足下同往一看。」那人引路到陳家來，陳三郎正在店中支分釒解 匠鋸木。那人道 ：「三郎，我引個主顧作成你 。」三郎道 ：「客人若要看壽板，小店有真正婺源加料雙車並 的在裏面。若要見成的，就店中但憑揀擇。」宋敦道 ：「要見成的 。」陳三郎指着一副道：「這是頭號，足價三兩 。」宋敦未及還價，那人道 ：「這個客官是買來舍與那蘆蓆棚內老和尚做好事的 ，你也有一半功德，莫要討虛價 。」陳三郎道 ：「 既是做好事的，我也不敢要多，照本錢一兩六錢罷，分毫少不得了 。」宋敦道 ：「這價錢也是公道了 。」想起汗巾角上帶得一塊銀子，約有五六錢重，燒香剩下，不上一百銅錢 ，總湊與他 ，還不勾一半。」我有處了，劉順泉的船在楓橋不遠 。」便對陳三郎道 ：「價錢依了你，只是還要到一個朋友處借辦，少頃便來 。」陳三郎到罷了，說道：「任從客便 。」那人口弗 然不樂道：「客人既發了個好心，卻又做脫身之計 ，你身邊沒有銀子，來看則甚？..」說猶末了，只見街上人紛紛而過，多有說這老和尚，可憐半月前還聽得他念經之聲，今早嗚呼了。正是：

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

那人道 ：「客人不聽得說麼？那老和尚已死了，他在地府睜眼等你斷送哩 ！」宋敦口雖不語，心下復想道 ：「我既是看定了這具棺木，倘或往楓橋去，劉順泉不在船上，終不然呆坐等他回來 。況且常言得『價一不擇主』，倘別有個主顧添些價錢，這副棺木買去了 ，我就失信於此僧了 。罷罷 ！」便取出銀子，剛剛一塊，討等來一稱，叫聲慚愧！原來是塊元寶，看時像少，稱時便多，到有七錢多重，先教陳三郎收了。將身上穿的那一件新聯就的潔白湖綢道袍脫下 ，道 ：「這一件衣服，價在一兩之外，倘嫌不值，權時相抵，待小子取贖。若用得時，便乞收算 。」陳三郎道：「小店大膽了，莫怪計較。」將銀子、衣服收過了 。宋敦又在髻上撥下一根銀簪 ，約有二錢之重，交與那人，道 ：「這枝簪相煩換些銅錢，以爲殯殮雜用 。」當下店中看的人都道 ：「難得這位做好事的客官，他擔當了大事去。其餘小事，我們地方上也該湊出些錢鈔相助 。」衆人都湊錢去了。宋敦又復身到蘆蓆邁，看那老僧，果然化去，不覺雙眼垂淚，分明如親戚一般 ，心下好生酸楚，正不知什麼緣故，不忍再看，含淚而行。到婁門時，航船已開，乃自喚一隻小船，當日回家。

渾家見丈夫黑夜回來 ，身上不穿道袍，面又帶憂慘之色，只道與人爭競，忙忙的來問。宋敦搖首道 ：「話長哩 ！」一徑走到佛堂中，將兩副布袱布袋掛起，在佛前磕了個頭，進房坐下，討菜吃了，方纔開談 ，將老和尚之事備細說知。渾家道：「正該如此 ！」也不嗔怪 。宋敦見渾家賢慧，到也回愁作喜。是夜夫妻二口睡到五更 ，宋敦夢見那老和尚登門拜謝 ，道 ：「檀越命合無子，壽數亦止於此矣！因檀越心田慈善，上帝命延壽半紀。老僧與檀越又有一段因緣，願投宅上爲兒，以報蓋棺之德 。」盧氏也夢見一個金身羅漢走進房裏，夢中叫喊起來，連丈夫也驚醒了。各言其夢，似信似疑，嗟嘆不已，正是：

種瓜還得瓜，種豆還得豆；

勸人行好心，自作還自受。

從此盧氏懷孕，十月滿足，生下一個孩兒。因夢見金身羅漢，小名金郎，官名就叫宋金，夫妻歡喜自不必說，此時劉有才也生一女，小名宜春。各各長成，有人攛掇兩家對親。劉有才到也心中情願，宋敦卻嫌他船戶出身，不是名門舊族，口雖不語，心中有不允之意。那宋金年方六歲，宋敦一病不起，嗚呼哀哉了。

自古道 ：「家中百事興，全靠主人命 。」十個婦人，敵不得一個男子。自從宋敦故後，盧氏掌家，連遭荒歉，又裏中欺他孤寡，科派戶役，盧氏撐持不定，只得將田房漸次賣了，賃屋而居。初時，還是詐窮，以後坐喫山崩，不上十年，弄做真窮了。盧氏亦得病而亡。斷送了畢，宋金只剩得一雙赤手，被房主趕逐出屋。無處投奔，且喜從幼學得一件本事，會寫會算。偶然本處一個範舉人選了浙江衢州府江山縣知縣，正要尋個寫算的人。有人將宋金說了 ，範公就教人引來。見他年紀幼小，又生得齊整，心中甚喜。叩其所長，果然書通真草，算善歸除。當日就留於書房之中，取一套新衣與他換過，同桌而食，好生優待。擇了吉日，範知縣與宋金下了官船。同往任所。正是：

鼕鼕畫鼓催徵棹，習習和風蕩錦帆。

卻說宋金雖然貧賤，終是舊家子弟出身，今日做範公門館，豈肯卑污苟賤，與童僕輩和光同塵，受其戲侮！那些管家們欺他年幼，見他做作 ，愈有不然之意。自崑山起程，都是水路，到杭州便起早了。衆人攛掇家主道 ：「宋金小廝家，在此寫算服事老爺，還該小心謙遜，他全不知禮。老爺優待他忒過分了，與他同坐同食。舟中還可混帳，到陸路中火歇宿，老爺也要存個體面。小人們商議 ，不如教他寫一紙靠身文書，方纔妥貼。到衙門時 ，他也不敢放肆爲非 。 」範舉人是棉花做的耳朵，就依了衆人言語，喚宋金到艙，要他寫靠身文書。宋金如何肯寫？逼勒了多時，範公發怒，喝教剝去衣服，喝出船去。衆蒼頭拖拖拽拽，剝的乾乾淨淨，一領單布衫，趕在岸上，氣得宋金半晌開口不得。只見轎馬紛紛伺候範知縣起陸，宋金噙着雙淚，只得迴避開去。身邊並無財物，受餓不過，少不得學那兩個古人：

伍伯吹簫於吳門，韓王寄食於漂母。

日間街坊乞食，夜間古廟棲身。還有一件，宋金終是舊家子弟出身，任你十分落泊，還存三分骨氣，不肯隨那叫街丐戶一流，奴言婢膝，沒廉沒恥。討得來便吃了，討不來忍餓，有一頓沒一頓，過了幾時，漸漸面黃肌瘦，全無昔日丰神。正是：

好花遭雨紅俱褪，芳草經霜綠盡凋。

時值暮秋天氣，金風催冷，忽降下一場大雨。宋金食缺衣單，在北新關關王廟中擔飢受凍，出頭不得。這雨自辰牌直下至午牌方止。宋金將腰帶收緊，挪步出廟門來，未及數步，劈面遇着一人。宋金睜眼一道：「宜春年紀長成，未有終身之託，奈何？」劉嫗道：「這是你我靠老的一樁大事，你如何不上緊？」劉翁道 ：「我也日常在唸，只是難得個十分如意的。像我船上宋小官恁般本事人才，千中選一，也就不能勾了 。」劉嫗道 ：「何不就許了宋小官？」劉翁假意道 ：「媽媽說那裏話！他無家無倚，靠着我船上喫飯。手無分文，怎好把女兒許他？」劉嫗道：「宋小官是宦家之後，況系故人之子。當初他老子存時，也曾有人議過親來，你如何忘了？今日雖然落薄，看他一表人材，又會寫，又會算，招得這般女婿，須不辱了門面，我兩口兒老來也得所靠 。」劉翁道 ：「 媽媽，你主意已定否 ？」劉嫗道 ：「有什麼不定 ？」劉翁道 ：「 如此甚好 ！」原來劉有才平昔是個怕婆的，久已看上了宋金，只愁媽媽不肯，今見媽媽慨然，十分歡喜。當下便喚宋金，對着媽媽面許了他這頭親事。宋金初時也謙遜不當，見劉翁夫婦一團美意，不要他費一分錢鈔，只索順從劉翁。往陰陽生家選擇周堂吉日回覆了媽媽，將船駕回崑山，先與宋小官上頭 ，做一套綢絹衣服與他穿了，渾身新衣、新帽、新鞋、新襪，妝扮得宋金一發標緻。雖無子建才八斗，勝似潘安貌十分。

劉嫗也替女兒備辦些衣飾之類。吉日已到，請下兩家親戚，大設喜筵，將宋金贅入船上爲婿。次日，諸親作賀，一連吃了三日喜酒，宋金成親之後，夫妻恩愛，自不必說，從此船上生理，日興一日。

光陰似箭，不覺過了一年零兩個月。宜春懷孕日滿，產下一女。夫妻愛惜如金 ，輪流懷抱。期歲方過，此女害了痘瘡，醫藥不效，十二朝身死。宋金痛念愛女，哭泣過哀，七情所傷，遂得了個癆瘵之疾。朝涼暮熱，飲食漸減，看看骨露肉消，行遲走慢。劉翁、劉嫗初時還指望他好，替他迎醫問卜。延至一年之外，病勢有加無減。三分人，七分鬼。寫也寫不動，算也算不動。到做了眼中之釘，巴不得他死了乾淨，卻又不死。兩個老人家懊悔不迭，互相抱怨起來。當初只指望半子靠老，如今看這貨色不死不活 ，分明一條爛死蛇纏在身上，擺脫不下。把個花枝般女兒，誤了終身，怎生是了？爲今之計，如何生個計較，送開了那冤家，等女兒另招個佳婿，方纔稱心。

兩口兒商量了多時，定下個計策，連女兒都瞞過了，只說有客貨在於江西，移船往載。行至池州五溪地方，到一個荒僻的所在，但見孤山寂寂，遠水滔滔，野岸荒崖，絕無人跡。是日小小逆風，劉公故意把舵使歪，船便向沙岸上閣住，卻教宋金下水推舟，宋金手遲腳慢，劉公就罵道 ：「癆病鬼！沒氣力使船時，岸上野柴也砍些來燒燒，省得錢買。」宋金自覺惶愧，取了砟刀，掙扎到岸上砍柴去了。劉公乘其未回，把舵用力撐動，撥轉船頭，掛起滿風帆，順流而下。不愁骨肉遭顛沛，且喜冤家離眼睛。

且說宋金上岸打柴，行到茂林深處，樹木雖多，那有氣力去砍伐，只得拾些兒殘柴，割些敗棘，抽取枯藤，束做兩大捆，卻又沒有氣力揹負得去。心生一計，再取一條枯藤，將兩捆野柴穿做一捆，露出長長的藤頭，用手挽之而行，如牧童牽牛之勢。行了一時，想起忘了砟刀在地 ，又復身轉去，取了砟刀，也插入柴捆之內，緩緩的拖下岸來，到於泊舟之處，已不見了船。但見江煙沙島一望無際。宋金沿江而上，且行且看，並無蹤影。看看紅日西沉，情知爲丈人所棄。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不覺痛切於心，放聲大哭。哭得氣咽喉幹，悶絕於地，半晌方蘇。忽見岸上一老僧，正不知從何而來，將拄杖卓地，問道 ：「檀越伴侶何在？此非駐足之地也 ！」宋金忙起身作禮，口稱姓名 ：「被丈人劉翁脫賺，如今孤苦無歸，求老師父提挈，救取微命 。」老僧道 ：「貧僧茅庵不遠，且同往暫住一宵，來日再做道理 。」宋金感謝不已，隨着老僧而行。約莫里許，果見茅庵一所。老僧敲石取火，煮些粥湯把與宋金吃了。方纔問道：「令岳與檀越有何仇隙？願問其詳 。」宋金將入贅船上及得病之由，備細告訴了一遍 。老僧道 ：「老檀越懷恨令岳乎 ？」宋金道 ：「當初求乞之時，蒙彼收養婚配，今日病危見棄，乃小生命薄所致，豈敢懷恨他人？」老僧道 ：「聽子所言，真忠厚之土也。尊恙乃七情所傷，非藥餌可治，惟清心調攝可以愈之。平日間曾奉佛法誦經否？」宋金道 ：「不曾 。」老僧於袖中取出一卷相贈 ，道 ：「此乃《金剛般若經》，我佛心印。貧僧今教授檀越，若日誦一遍，可以息諸妄念，卻病延年，有無窮利益 。」

宋金原是陳州娘娘廟前老和尚轉世來的 ，前生專誦此經。今日口傳心受，一遍便能熟誦，此乃是前因不斷。宋金和老僧打坐，閉眼誦經，將次天明，不覺睡去。及至醒來，身坐荒草坡間，並不見老僧及茅庵在那裏 。《金剛經》卻在懷中，開卷能誦。宋金心下好生詫異，遂取池水淨口，將經朗誦一遍，覺萬慮消釋，病體頓然健旺。方知聖僧顯化相救，亦是夙因所致也。宋金向空叩頭，感謝龍天保佑。然雖如此，此身如大海浮萍，沒有着落。信步行會，早覺腹中飢餒。望見前山林木之內，隱隱似有人家，不免再溫舊稿，向前乞食。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宋小官兇中化吉，難過福來。正是：

路逢盡處還開徑，水到窮時再發源。

宋金走到前山一看，並無人煙，但見槍、刀、戈、戟遍插林間。宋金心疑不決，放膽前去，見一所敗落土地廟，廟中有大箱八隻，封鎖甚固，上用松茅遮蓋。宋金暗想 ：「此必大盜所藏，佈置槍刀，乃惑人之計。來歷雖則不明，取之無礙 。」心生一計，乃折取松枝插地，記其路徑，一步步走出林來，直至江岸。也是宋金時亨運泰，恰好有一隻大船，因逆浪衝壞了舵，停泊於岸下修舵 。宋金假作慌張之狀 ，向船上人說道 ：「我陝西錢金也，隨吾叔父走湖廣爲商，道經於此，爲強賊所劫，叔父被殺 。我只說是跟隨的小郎，久病乞哀，暫容殘喘。賊乃遣夥內一人與我同住土地廟中，看守貨物，他又往別處行劫去了。天幸同夥之人昨夜被毒蛇咬死，我得脫身在此，幸方便載我去 。」舟人聞言，不甚信。宋金又道 ：「見有八巨箱在廟內，皆我家財物 。廟去此不遠，多央幾位上岸，抬歸舟中，願以一箱爲謝。必須速往，萬一賊徒迴轉，不惟無及於事，且有禍患 ！」

衆人都是千里求財的，聞說有八箱貨物，一個個欣然願往。當時聚起十六籌後生，準備八副繩索槓棒，隨宋金往土地廟裏。果見巨箱八隻，其箱甚重，每二人抬一箱，恰好八槓。宋金將林子內槍刀收起藏於深草之內，八個箱子都下了船。舵已修好了，舟人問宋金道 ：「 老客今欲何往 ？」宋金道 ：「我且往南京省親 。」舟人道：『我的船正要往瓜州，卻喜又是順便。」當下開船，約行五十餘里，方歇。衆人奉承陝西客有錢，到湊出銀子，買酒買肉，與他壓驚稱賀。次日西風大起，掛起帆來，不幾日，到了瓜州停泊。那瓜州到南京只隔十來裏江面，宋金另喚了一隻渡船，將箱籠只揀重的抬下七個，把一個箱子送與舟中衆人，以踐其言。衆人自去開箱分用，不在話下。

宋金渡到龍江關口，尋了店主人家住下。喚鐵匠對了鑰匙，打開箱看時，其中充牣，都是金玉珍寶之類。原來這夥強盜積之有年，不是取之一家，獲之一時的。宋金先把一箱所蓄鬻之於市，已得數千金 。恐主人生疑，遷寓於城內，買家奴伏侍，身穿羅綺，食用膏粱。餘六箱，只揀精華之物留下，其他都變賣，不下數萬金。就於南京儀鳳門內買下一所大宅，改造廳堂園亭，制辦日用家火，極其華整。門前開張典鋪，又置買田莊數處，家僮數十房，出色管事者千人。又畜美童四人，隨身答應。滿京城都稱他爲錢員外，出乘輿馬，入擁金資。自古道 ：「居移氣，養移體 。」宋金今日財發身發，肌膚充悅，容採光澤，絕無向來枯瘠之容，寒酸之氣。正是：

人逢運至精神爽，月到秋來光彩新。

話分兩頭。且說劉有才那日哄了女婿上岸，撥轉船頭，順風而下，瞬息之間，已行百里，老夫婦兩口暗暗歡喜。宜春女猶然不知，只道丈夫還在船上，煎好了湯藥，叫他喫時，連呼不應，還道睡着在船頭，自要去喚他。卻被母親劈手奪過藥甌，向江中一潑，罵道：「癆病鬼在那裏？你還要想他 ！」宜春道：「真個在那裏 ？」母親道 ：「你爹見他病害得不好 ，恐沾染他人，方纔哄他上岸打柴，徑自轉船來了 。」宜春一把扯住母親，哭天哭地叫道：「還我宋郎來。」劉公聽得艄內啼哭，走來勸道 ：「我兒，聽我一言，婦道家嫁人不着，一世之苦。那害癆的死在早晚，左右要拆散的，不是你因緣了，到不如早些開交乾淨，免致擔誤你青春。待做爹的另揀個好郎君，完你終身，休想他罷 ！」宜春道 ：「爹做的是什麼事！都是不仁不義、傷天理的勾當。宋郎這頭親事原是二親主張，既做了夫妻，同生同死，豈可翻悔？就是他病勢必死，亦當待其善終，何忍棄之於無人之地？宋郎今日爲奴而死，奴決不獨生。爹若可憐見孩兒，快轉船上水，尋取宋郎回來，免被傍人譏謗 。」劉公道 ：「那害癆的不見了船，定然轉往別處村坊乞食去了，尋之何益？況且下水順風，相去已百里之遙，一動不如一靜，勸你息了心罷？」

宜春見父親不允，放聲大哭，走出船舷，就要跳水，喜得劉媽手快，一把拖住。宜春以死自誓，哀哭不已。兩個老人家不道女兒執性如此，無可奈何，準準的看守了一夜。次早只得依順他，開船上水。風水俱逆，弄了一日，不勾一半之路。這一夜啼啼哭哭又不得安穩。第三日申牌時分，方到得先前閣船之處，宜春親自上岸尋取丈夫，只見沙灘上亂柴二捆，砟刀一把，認得是船上的刀，眼見得這捆柴是宋郎馱來的，物在人亡，愈加疼痛，不肯心死，定要往前尋覓，父親只索跟隨同去。走了多時，但見樹黑山深，杳無人跡。劉公勸他回船，又啼哭了一夜。第四日黑早 ，再教父親一同上岸尋覓，都是曠野之地，更無影響。只得哭下船來，想道 ：「如此荒郊，教丈夫何處乞食？況久病之人行走不動，他把柴刀拋棄沙崖，一定是赴水自盡了 。」哭了一場，望着江心又跳，早被劉公攔住，宜春道 ：「爹媽養得奴的身，養不得奴的心。孩兒左右是要死的，不如放奴早死，以見宋郎之面 。」兩個老人家見女兒十分痛苦，甚不過意。叫道 ：「我兒，是你爹媽不是了，一時失於計較，幹出這事。差之在前，懊悔也沒用了。你可憐我年老之人，止生得你一人，你若死時，我兩口兒性命也都難保。願我兒恕了爹媽之罪，寬心度日。待做爹的寫一招於，於沿江市鎮各處粘貼。倘若宋郎不死，見我招貼，定可相逢。若過了三個月無信，憑你做好事，追薦丈夫。做爹的替你用錢，並不吝惜 。」宜春方纔收淚謝道 ：「若得如此，孩兒死也瞑目 。」劉公即時寫個尋婿的招貼，粘於沿江市鎮牆壁觸眼之處。

過了三個月，絕無音耗。宜春道 ：「我丈夫果然死了 。」即忙製備頭梳麻衣，穿着一身重孝，設了靈位祭奠，請九個和尚做了三晝夜功德。自將簪珥佈施，爲亡夫祈福。劉翁、劉嫗愛女之心無所不至，並不敢一些違拗，鬧了數日方休。兀自朝哭五更，夜哭黃昏。鄰船聞之，無不感嘆。有一班相熟的客人，聞知此事，無不可惜宋小官，可憐劉小娘者。宜春整整的哭了半年六個月方纔住聲。劉翁對阿媽道 ：「女兒這幾日不哭，心下漸漸冷了，好勸他嫁人，終不然我兩個老人家守着個孤孀女兒，緩急何靠？」劉嫗道 ：「阿老見得是，只怕女兒不肯，須是緩緩的偎他。」

又過了月餘，其時十二月二十四日，劉翁回船到崑山過年，在親戚家喫醉了酒，乘其酒興來勸女兒道 ：「新春將近，除了孝罷 ！」宜春道 ：「丈夫是終身之孝 ，怎樣除得 ？」劉翁睜着眼道：「什麼終身之孝！做爹的許你帶時便帶，不許你帶時，就不容你帶 。」劉嫗見老幾口重 ，便來收科道：「再等女兒帶過了殘歲，除夜做碗羹飯起了靈 ，除孝罷！ 」宜春見爹媽話不投機，便啼哭起來 ，道 ：「你兩口兒合計害了我丈夫 ，又不容我帶孝，無非要我改嫁他人，我豈肯失節以負宋郎，寧可帶孝而死，決不除孝而生 。」劉翁又待發作，被婆子罵了幾句，劈頸的推向船艙裏睡了。宜春依先又哭了一夜。

到月盡三十日，除夜，宜春祭奠了丈夫，哭了一會。婆子勸住了，三口兒同吃夜飯 ，爹媽見女兒葷酒不聞，心中不樂，便道 ：「我兒！你孝是不肯除了，略喫點葷腥，何妨得？少年人不要弄弱了元氣 。」宜春道 ：「未死之人，苟延殘喘，連這碗素飯也是多喫的 ，還喫甚葷菜 ？ 」劉嫗道 ：「既不用葷，喫杯素酒地，也好解悶 。」宜春道 ：「一滴何曾到九泉，想着死者，我何忍下嚥 。」說罷，又哀哀的哭將起來，連素飯也不喫就去睡了。劉翁夫婦料道女兒志不可奪，從此再不強他。後人有詩讚宜春之節。詩曰：

閨中節烈古今傳，船女何曾閱簡編？

誓死不移金石志，《柏舟》端不愧前賢。

話分兩頭。再說宋金住在南京一年零八個月，把家業掙得十全了，卻教管家看守門牆，自己帶了三千兩銀子，領了四個家人、兩個美童，顧了一隻航船 ，徑至崑山來訪劉翁、劉嫗。鄰舍人家說道：「三日前往儀真去了 。」宋金將銀兩販了布匹，轉至儀真，下個有名的主家，上貨了畢。次日，去河口尋着了劉家船隻，遙見渾家在船艄麻衣素妝，知其守節未嫁，傷感不已。回到下處，向主人王公說道 ：「河下有一舟婦，帶孝而甚美，我已訪得是崑山劉順泉之船，此婦即其女也。吾喪偶已將二年 ，欲求此女爲繼室 。」遂於袖中取出白金十兩奉與王公，道 ：「此薄意權爲酒資 ，煩老翁執伐。成事之日，更當厚謝。若問財禮，雖千金吾亦不吝 。」王公接銀歡喜，徑往船上邀劉翁到一酒館，盛設相款，推劉翁於上坐。劉翁大驚，道 ：「老漢操舟之人，何勞如此厚待？必有緣故 。」王公道 ：「且喫三杯，方敢啓齒。」劉翁心中愈疑，道：「若不說明，必不敢坐。」王公道：「小店有個陝西錢員外，萬貫家財，喪偶將二載 ，慕令愛小娘子美貌 ，欲求爲繼室 。願出聘禮千金，特央小子作伐，望勿見拒 。」劉翁道 ：「舟女得配富室，豈非至願，但吾兒守節甚堅，言及再婚，便欲尋死。此事不敢奉命，盛意亦不敢領 。」便欲起身。王公一手扯住，道 ：「此設亦出錢員外之意，託小子做個主人，既已費了，不可虛之，事雖不諧，無害也。」劉翁只得坐了。飲酒中間，王公又說起：「員外相求，出於至誠，望老翁回舟，從容商議 。」劉翁被女兒幾遍投水嚇壞了，只是搖頭，略不統口，酒散各別。王公回家，將劉翁之語述與員外，宋金方知渾家守志之堅。乃對王公說道 ：「姻事不成也罷了 ，我要顧他的船載貨往上江出脫，難道也不允 ？」王公道 ：「天下船載天下客，不消說，自然從命 。」王公即時與劉翁說了顧船之事，劉翁果然依允。宋金乃分付家童先把鋪陳行李發下船來，貨且留岸上，明日發出未遲。宋金錦衣貂帽，兩個美童各穿綠絨直身，手執燻爐如意跟隨。劉翁夫婦認做陝西錢員外，不復相識。到底夫婦之間，與他人不同，宜春在艄尾窺視，雖不敢便信是丈夫，暗暗的驚怪，道 ：「有七八分廝像。」只見那錢員外才上得船，便向船艄說道 ：「我腹中飢了，要飯喫，若是冷的，把些熱茶淘來罷 ！」宜春已自心疑。那錢員外又吆喝童僕道 ：「個兒郎喫我家飯，穿我家衣，閒時搓些繩，打些索，也有用處，不可空坐 ！」這幾句分明是宋小官初上船時劉翁分付的話，宜春聽得，愈加疑心。少頃，劉翁親自捧茶奉錢員外，員外道：「你船艄上有一破氈笠，借我用之。」劉翁愚蠢，全不省事，徑與女兒討那破氈笠。宜春取氈笠付與父親，口中微吟四句：

氈笠雖然破，經奴手自縫；

因思戴笠者，無復舊時容。

錢員外聽艄後吟詩，嘿嘿會意，接笠在手，亦吟四句：

仙凡已換骨，故鄉人不識；

雖則錦衣還，難忘舊氈笠。

是夜宜春對翁嫗道 ：「艙中錢員外疑即宋郎也。不然何以知吾船有破氈笠，且面龐相肖，語言可疑，可細叩之 。」劉翁大笑道 ：「癡女子！那宋家癆病鬼此時骨肉俱消矣！就使當年未死，亦不過乞食他鄉 ，安能致此富盛乎 ？」劉嫗道 ：「你當初怪爹孃勸你除孝改嫁，動不動跳水求死 ，今見客人富貴，便要認他是丈夫，倘你認他不認，豈不可羞！」宜春滿面羞慚，不敢開口。劉翁便招阿媽到背處道 ：「阿媽你休如此說，姻緣之事莫非天數。前日王店主請我到酒館中飲酒，說陝西錢員外願出千金聘禮 ，求我女兒爲繼室。我因女兒執性，不曾統口。今日難得女兒自家心活，何不將機就機，把他許配錢員外，落得你我下半世受用 。」劉嫗道 ：「阿老見得是。那錢員外來顧我家船隻 ，或者其中有意 。阿老明日可往探之 。」劉翁道 ：「我自有道理 。」

次早，錢員外起身，梳洗已畢，手持破氈笠於船頭上翻覆把玩。劉翁啓口而問道 ：「員外 ，看這破氈笠則甚 ？」員外道 ：「我愛那縫補處 ，這行鍼線 ，必出自妙手 。」劉翁道 ：「此乃小女所縫，有何妙處。前日王店主傳員外之命，曾有一言，未知真否？」錢員外故意問道 ：「所傳何言 ？」劉翁道：「他說員外喪了孺人已將二載 ，未曾繼娶，欲得小女爲婚。」員外道：「老翁願也不願 ？」劉翁道 ：「老漢求之不得，但恨小女守節甚堅，誓不再嫁，所以不敢輕諾 。」員外道 ：「令婿爲何而死 ？」劉翁道 ：「小婿不幸得了個癆瘵之疾 ，其年因上岸打柴未還，老漢不知，錯開了船，以後曾出招貼尋訪了三個月，並無動靜 ，多是投江而死了 ！」員外道 ：「令婿不死，他遇了個異人，病都好了，反獲大財致富，老翁若要會令婿時，可請令愛出來 ！」此時宜春側耳而聽，一聞此言，便哭將起來，罵道 ：「薄倖錢郎！我爲你帶了二年重孝，受了千辛萬苦，今日還不說實話 ，待怎麼 ？」宋金也墮淚道 ：「我妻，快來相見 ！」夫妻二人抱頭大哭。劉翁道 ：「阿媽，眼見得不是什麼錢員外了，我與你須索去謝罪 ！」劉翁、劉嫗走進艙來，施禮不迭。宋金道 ：「丈人，丈母不須恭敬，只是小婿他日有病痛時，莫再脫嫌 。」兩個老人家羞慚滿面。宜春便除了孝服，將靈位拋向水中。宋金便喚跟隨的童僕來與主母磕頭。翁、嫗殺雞置酒，管待女婿，又當接風，又是慶賀筵席。安席已畢，劉翁敘起女兒自來不喫葷酒之意。宋金慘然下淚，親自與渾家把盞，勸他開葷。隨對翁、嫗道：「據你們設心脫嫌，欲絕吾命，恩斷義絕，不該相認了。今日勉強喫你這杯酒，都看你女兒之面 ！」宜春道 ：「不因這番脫賺，你何由發跡？況爹媽日前也有好處，今後但記恩 ，莫記怨 ！」宋金道 ：「謹依賢妻尊命。我已立家於南京，田園富足，你老人家可棄了駕舟之業，隨我到彼，同享安樂，豈不美哉 ！」翁、嫗再三稱謝，是夜無話。次日，王店主聞知此事，登船拜賀，又吃了一日酒。宋金留家童三人於王店主家發佈取帳。自己開船先往南京大宅子住了三日，同渾家到崑山故鄉掃墓，追薦亡親。宗族親黨各有厚贈。此時範知縣已罷官在家，聞知宋小官發跡還鄉，恐怕街坊撞見沒趣，躲向鄉里 ，有月餘不敢入城。宋金完了故鄉之事，重回南京，闔家歡喜，安享富貴，不在話下。

再說宜春見宋金每早必進佛堂中拜佛誦經，問其緣故。宋金將老僧所傳《金剛經》卻病延年之事，說了一遍。宜春亦起信心，要丈夫教會了，夫妻同誦，到老不衰，後享壽各九十餘，無疾而終。子孫爲南京世富之家，亦有發科第者。後人評雲：

劉老兒爲善不終，宋小官因禍得福。

《金剛經》消除災難，破氈笠團圓骨內。

# 第十五卷 盧太學詩酒傲王侯

衛河東岸浮丘高，竹舍雲居隱鳳毛。

遂有文章驚董賈，豈無名譽駕劉曹。

秋天散步青山郭，春日催詩白兔毫。

醉倚湛盧時一嘯，長風萬里破洪濤。

這首詩，系本朝嘉靖年間一個才子所作。那才子是誰？姓盧，名楠，字少梗，一字子赤，大名府浚縣人也。生得丰姿瀟灑，氣宇軒昂，飄飄有出塵之表。八歲即能屬文，十歲便嫺詩律，下筆數千言，倚馬可待。人都道他是李青蓮再世，曹子建後身。一生好酒任俠，放達不羈，有輕財傲物之志。真個名聞天下，才冠當今。與他往來的，俱是名公巨卿。又且世代簪纓，家資鉅富，日常供奉，擬於王侯。所居在城外浮邱山下，第宅壯麗，高聳雲漢。後房粉黛，一個個聲色兼妙。又選小奚秀美者數人，教成吹彈歌曲，日以自娛。至於僮僕廝養，不計其數。宅後又構一園，大可兩三頃，鑿池引水，疊石爲山，制度極其精巧，名曰嘯圃。大凡花性喜暖，所以名花俱出南方，那北地天氣嚴寒，花到其地，大半凍死，因此至者甚少。設或到得一花一草，必爲巨璫大畹所有，他人亦不易得。這浚縣又是個拗處，比京都更難，故宦家園亭雖有，俱不足觀。偏盧楠立心要勝似他人，不惜重價，差人四處構取名花異卉，怪石奇峯，落成這園，遂爲一邑之徒。真個景緻非常！但見：

樓臺高峻，庭院清幽。山疊岷峨怪石，花栽閬苑奇葩。水閣遙通行塢，鳳軒斜透松寮。回塘曲檻，層層碧浪漾琉璃；疊嶂層巒，點點蒼苔鋪翡翠。牡丹亭畔 ，孔雀雙棲；芍藥欄邊，仙禽對舞。縈紆松徑，綠陰深處小橋橫；屈曲花岐，紅豔叢中喬木聳。煙迷翠黛，意淡如無；雨洗青螺，色濃似染 。木蘭舟盪漾芙蓉水際，鞦韆架搖拽垂楊影裏。朱檻畫欄相掩映，湘簾繡幕兩交輝。

盧楠日夕吟花課鳥，笑傲其間，雖南面至樂 ，亦不是過。凡朋友去相訪，必留連盡醉方止。倘遇着個聲氣相投，知音的知己，便兼旬累月，款留在家，不肯輕放出門。若有人患難來投奔的，-一都有齎發 ，決不令其空過 。因此四方慕名來者，絡繹不絕。真個是：

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

盧楠只因才高學廣，以爲掇青紫如拾針芥。那知文福不齊，任你錦繡般文章，偏生不中試官之意，一連走上幾利，不能勾飛黃騰達。他道世無識者，遂絕意功名，不圖進取。惟與騷人劍客，羽士高僧，談禪理，論劍術，呼盧浮白，放浪山水，自稱浮丘山人。曾有五言古詩云：

逸翮奮霄漢，高步躡天關。

褰衣在椒塗，長風吹海瀾。

瓊樹系遊鑣，瑤華代朝餐。

恣情戲靈景，靜嘯喈鳴鸞。

浮世信淆濁，焉能濡羽翰！

話分兩頭。卻說浚縣知縣，姓汪，名岑，少年連第，貪酷無比，性復猜刻。又酷好杯中之物，若擎着酒杯，便直飲到天明。自到浚縣，不曾遇着對手。平音也曉得盧楠是個才子，當今推重，交遊甚廣；又聞得邑中園亭，推他家爲最；酒量又推尊第一。因這三件，有心要結識他，做個相知。差人去請來相會。你道有這般好笑的事麼？別個秀才要去結交知縣，還要捱風緝縫，央人引進，拜在門下，認爲老師。四時八節，饋送禮物，希圖以小博大。若知縣自來相請，便似朝廷徵聘一般，何等榮耀！還把名帖粘在壁上 ，誇炫親友。這雖是不肖者所爲，有氣節的未必如此。但知縣相請，也沒有不肯去的。偏有盧楠比他人不同，知縣一連請了五六次，只當做耳邊風，全然不睬，只推自來不入公門。你道因甚如此？那盧楠才高天下，眼底無人，天生就一副俠腸傲骨，視功名如敝蓰，等富貴猶浮雲。就是王侯卿相不曾來拜訪，要請去相見，他也斷然不肯先施，怎肯輕易去見個縣官？真個是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絕品的高人。這盧楠已是個清奇古怪的主兒，撞着知縣又是個耐煩瑣碎的冤家。請人請到四五次不來，也只索罷了，偏生只管去纏帳。見盧楠決不肯來，卻到情願自去就教。又恐盧楠他出，先差人將帖子訂期。差人領了言語，一直徑到盧家，把帖子遞與門公，說道 ：「 本縣老爺有緊要話 ，差我來傳達你相公，相煩引進。」門公不敢怠慢，即引到園上，來見家主。

差人隨進園門，舉目看時，只見水光繞綠，山色送青，竹木扶疏，交相掩映，林中禽鳥，聲如鼓吹。那差人從不曾見這般景緻，今日到此 ，恍如登了洞天仙府 ，好生歡喜 ！想道：「怪道老爺要來遊玩，原來有恁地好景！我也是有些緣分，方得至此觀玩這番，也不枉爲人一世 。 」遂四下行走，恣意飽看。灣灣曲曲，穿過幾條花徑，走過數處亭臺，來到一個所在。周圍盡是梅花，一望如雪，霏霏馥馥，清香沁人肌骨。中間顯出一座八角亭子，朱甍碧瓦，畫棟雕樑，亭中懸一個扁額，大書」玉照亭」三字。下邊坐着三四個賓客，賞花飲酒，旁邊五六個標緻青衣，調絲品竹，按板而歌。有高太史《梅花詩》爲證：

瓊姿只合在瑤臺，誰向江南處處栽。

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

寒依疏影蕭蕭竹，春掩殘香漠漠苔。

自去漁郎無好韻，東風愁寂幾回開！

門公同差人站在門外，候歌完了，先將帖子稟知，然後差人向前說道 ：「 老爺令小人多多拜上相公 ，說既相公不屑到縣，老爺當來拜訪。但恐相公他出，又不相值，先差小人來期個日子，好來請教。二來聞府上園亭甚好，順便就要遊玩 。」大凡事當湊就不起，那盧楠見知縣頻請不去，恬不爲怪，卻又情願來就教，未免轉過念頭，想 ：「 他雖然貪鄙 ，終是個父母官兒，肯屈己敬賢，亦是可取。若又峻拒不許，外人只道我心胸褊狹，不能容物了。」又想道 ：「 他是個俗吏，這文章定然不曉得的。那詩律旨趣深奧，料必也沒相干。若論典籍，他又是個後生小子，徼倖在睡夢中偷得這進士到手，已是心滿意足，諒來還未曾識面。至於理學、禪宗 ，一發夢想所不到了。除此之外，與他談論，有甚意味，還是莫招攬罷 。 」卻又念其來意惓惓，如拒絕了，似覺不情。正沉吟間，小童斟上酒來。他觸境情生，就想到酒上，道 ：「 倘會飲酒 ，亦可免俗 。」問來人道：「 你本官可會飲酒麼 ？」答道 ：「 酒是老爺的性命，怎麼不會飲 ？ 」盧楠又問 ：「 能飲得多少 ？」答道 ：「但見拿着酒杯，整夜喫去，不到酩酊不止，也不知有幾多酒量 。 」盧楠心中喜道 ：「 原來這俗物卻會飲酒 ，單取這節罷 ！ 」隨教童子取個帖兒 ，付與來人道 ：「 你本官既要來遊玩，趁此梅花盛時，就是明日罷 ！我這裏整備酒盒相候。」差人得了言語，原同門公一齊出來，回到縣裏，將帖子回覆了知縣。知縣大喜。正要明日到盧楠家去看梅花，不想晚上人來報新按院到任，連夜起身往府，不能如意，差人將個帖兒辭了。知縣到府，接着按院，伺行香過了，回到縣時，往還數日，這梅花已是：

紛紛玉瓣堆香砌，片片瓊英繞畫欄。

汪知縣因不曾赴梅花之約，心下怏怏，指望盧楠另來相邀。誰知盧楠出自勉強，見他辭了，即撇過一邊 ，那肯又來相請。看看已到仲春時候，汪知縣又想到盧楠園上去遊春，差人先去致意。那差人來到盧家園中，只見園林織錦，堤草鋪茵，鶯啼燕語，蝶亂蜂忙，景色十分豔麗。須臾，轉到桃蹊上，那花渾如萬片丹霞，千重紅錦，好不爛漫！有詩爲證：

桃花開遍上林春，耀服繁華色豔農。

含笑動人心意切，幾多消息五更風。

盧楠正與賓客在花下擊鼓催花，豪歌狂飲，差人執帖子上前說知。盧楠乘着酒興對來人道：「你快回去與本官說 ，若有高興，即刻就來，不必另約。」衆賓客道：「 使不得 ！我們正在得趣之時，他若來了，就有許多文亻芻來，怎能盡興？還是改日罷 。 」盧楠道 ：「 說得有理 ，便是明日 。 」遂取個帖子，打發來人，回覆知縣。

你道天下有這樣不巧的事！次日汪知縣剛剛要去遊春，誰想夫人有五個月身孕，忽然小產起來，暈倒在地，血污浸漬身子。嚇得知縣已是六神無主，還有甚心腸去喫酒！只得又差人辭了盧楠。這夫人一病直至三月下旬，方纔稍可。

那時盧楠園中牡丹開放，冠絕一縣。真是好花！有《牡丹詩》爲證：

洛陽千古鬥春芳，富貴真誇濃豔妝。

一自《清平》傳唱後，至令人尚說花王。

汪知縣爲夫人這病，亂了半個多月，情緒不佳，終日只把酒來消悶，連政事也懶得去理。次後聞得盧家牡丹茂盛，想要去賞玩，因兩次失約，不好又來相期，差人送三兩書儀，就致看花之意。盧楠日子便期了，卻不肯受這書儀。璧返數次，推辭不脫，只得受了。那日天氣晴爽，汪知縣打帳早衙完了就去，不道剛出私衙，左右來報 ：「吏科給事中某爺告養親歸家，在此經過 。」正是要道之人，敢不去奉承麼？急忙出郭迎接，饋送下程，設宴款待。只道一兩日就行，還可以看得牡丹，那知某給事，又是好勝的人，教知縣陪了遊覽本縣勝景之處，盤桓七八日方行。等到去後，又差人約盧楠時，那牡丹已萎謝無遺。盧楠也向他處遊玩山水，離家兩日矣！

不覺春盡夏臨，倏忽間又早六月中旬，汪知縣打聽盧楠已是歸家，在園中避暑，又令人去傳達，要賞蓮花。那差人徑至盧家，把帖兒教門公傳進。須臾間，門公出來說道 ：「相公有話，喚你當面去分付 。」差人隨着門公 ，直到一個荷花池畔，看那池團團約有十畝多大，堤上綠槐碧柳，濃陰蔽日；池內紅妝翠蓋，豔色映人！有詩爲證：

凌波仙子鬥新妝，七竅虛心吐異香。

何似花神多薄倖，故將顏色惱人腸。

原來那池也有個名色，喚做「灩碧池」。池心中有座亭子，名曰「 錦雲亭 」。此亭四面皆水，不設橋樑，以採蓮舟爲渡，乃盧楠納涼之處。門公與差人下了採蓮舟，蕩動畫槳，頃刻到了亭邊，系舟登岸。差人舉目看那亭子，周圍朱欄畫檻，翠幔紗窗，荷香馥馥，清風徐徐，水中金魚戲藻 ，梁間紫燕尋巢，鷗鷺爭飛葉底，鴛鴦對浴岸旁。去那亭中看時，只見藤牀湘簟，石榻竹兒，瓶中供千葉碧蓮，爐內焚百和名香。盧楠科頭跣足，斜據石榻。面前放一帙古書，手中執着酒杯。旁邊冰盤中，列着金碳憨藕，沉李浮瓜，又有幾味案酒。一個小廝捧壺，一個小廝打扇。他便看見行書，飲一杯酒，自取其樂。差人未敢上前，在側邊暗想道 ：「同是父母生長，他如何有這般受用！就是我本官中過進士，還有許多勞碌，怎及得他的自在 ！」盧楠抬頭看見，即問道：「你就是縣裏差來的麼？」差人應道：「小人正是 。」盧楠道 ：「你那本官到也好笑，屢次訂期定日，卻又不來。如今又說要看荷花，恁樣不爽利 ，虧他怎地做了官！我也沒有許多閒工夫與他纏帳，任憑他有興便來，不奈煩又約日子。」差人道：「 老爺多拜上相公 ，說久仰相公高才，如渴思漿，巴不得來請教，連次皆爲不得已事羈住，故此失約。還求相公期個日子，小人好去回話 。」盧楠見來人說話伶俐，卻也聽信了他，乃道 ：「既如此 ，竟在後日 。」差人得了言語，討個回帖，同門公依舊下船，扌華到柳陰堤下上岸，自去回覆了知縣。那汪知縣至後日早衙，發落了些公事 ，約莫午牌時候，起身去拜盧楠。誰想正值三伏之時，連日酷熱非常，汪知縣已受了些暑氣，這時卻又在正午，那輪紅日猶如一團烈火，熱得他眼中火冒，口內煙生。剛到半路，覺道天旋地轉，從轎上直撞下來，險些兒悶死在地。從人急忙救起，擡回縣中，送入私衙，漸漸甦醒。分付差人辭了盧楠，一面請太醫調治。足足裏病了一個多月，方纔出堂理事，不在話下。

且說盧楠一日在書房中查點往來禮物，檢着汪知縣這封書儀，想道 ：「 我與他水米無交 ，如何白白裏受他的東西？須把來消豁了，方纔乾淨 ！ 」到八月中，差人來請汪知縣中秋夜賞月。那知縣卻也正有此意，見來相請，好生歡喜。取回帖打發來人，說 ：「多拜上相公，至期準赴 。」那知縣乃一縣之主，難道剛剛只有盧楠請他賞月不成？少不得初十邊，就有鄉紳同僚中相請，況又是個好飲之徒，可有不去的理麼？定然一家家捱次都到，至十四這日，辭了外邊酒席，於衙中整備家宴，與夫人在庭中玩賞。那晚月色分外皎潔，比尋常更是不同。有詩爲證：

玉宇淡悠悠，金婆徹夜流。

最憐圓缺處，曾照古今愁。

風露孤輪影，山河一氣秋。

何人吹鐵笛？乘醉倚南樓。

夫妻對酌，直飲到酩酊，方纔入寢。

那知縣一來是新起病的人，元神未復；二來連日沉酣糟粕，趁着酒興，未免走了酒字下這道兒；三來這晚露坐夜深，着了些風寒 。三合湊又病起來。眼見得盧楠賞月之約，又虛過了。調攝數日，方能痊可。那知縣在衙中無聊，量道盧楠園中桂花必盛，意欲藉此排遣。適值有個江南客來打抽豐，送兩大壇惠山泉酒，汪知縣就把一罈，差人轉送與盧楠。盧楠見說是美酒，正中其懷，無限歡喜，乃道：「他的政事文章，我也一概勿論，只這酒中，想亦是知味的了 。 」即寫帖請汪知縣後日來賞桂花。有詩爲證：

涼影一簾分夜月，天宮萬斛動秋風。

淮南何用歌《招隱》？自可淹留桂樹叢。

自古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 。」像汪知縣是個父母官，肯屈己去見個士人，豈不是件異事。誰知兩下機緣未到，臨期定然生出事故，不能相會。這番請賞桂花，汪知縣滿意要盡竟日之歡，罄夙昔仰想之誠。不料是日還在眠牀上，外面就傳板進來報 ：「山西理刑趙爺行取入京，已至河下 ！」恰正是汪知縣鄉試房師，怎敢怠慢？即忙起身梳洗，出衙上轎，往河下迎接，設宴款待。你想兩個得意師生，沒有就相別之理，少不得盤桓數日，方纔轉身。這桂花已是：

飄殘金粟隨風舞，零亂天香滿地鋪。

卻說盧楠索性剛直豪爽，是個傲上矜下之人，見汪知縣屢次卑詞盡敬，以其好賢，遂有俯交之念。時值九月末旬，園中菊花開遍，那菊花種數甚多，內中惟有三種爲貴。那三種？鶴翎、剪絨、西施。每一種各有幾般顏色，花大而媚，所以貴重。有《菊花待》爲證：

共春風斗百芳，自甘籬落傲秋霜。

園林一片蕭疏景，幾朵依稀散晚香。

盧楠因想汪知縣幾遍要看園景，卻俱中止，今趁此菊花盛時，何不請來一玩？也不枉他一番敬慕之情。即寫帖兒，差人去請次日賞菊。家人拿着帳子，來到縣裏，正值知縣在堂理事，一徑走到堂上跪下，把帖子呈上，稟道：「家相公多拜上老爺，園中菊花盛開 ，特請老爺明日賞玩 。」汪知縣正想要去看菊，因屢次失約，難好啓齒；今見特地來請，正是挖耳當招，深中其意。看了帖子，乃道 ：「拜上相公，明日早來領教 。」那家人得了言語，即便歸家回覆家主道 ：「汪老爺拜上相公，明日絕早就來 。」那知縣說」明日早來 」，不過是隨口的話，那家人改做」絕早就來 」，這也是一時錯訛之言。不想因這句錯話上，得罪於知縣，後來把天大傢俬弄得罄盡，險些兒連性命都送了。正是：

舌爲利害本，口是禍福門。

當下盧楠心下想道 ：「這知縣也好笑，那見赴人筵席，有個絕早就來之理 ！」又想道 ：「或者慕我家園亭，要盡竟日之遊。」分付廚夫 ：「大爺明日絕早就來，酒席須要早些完備。」那廚夫聽見知縣早來 ，恐怕臨時誤事，隔夜就手忙足亂收拾。盧楠到次早分付門上人 ：「今日若有客來，一概相辭，不必通報 ！」又將個名貼，差人去邀請知縣。不到朝食時，酒席都已完備，排設在燕喜堂中。上下兩席，並無別客相陪。那酒席鋪設得花錦相似，正是：

富家一席酒，窮漢半年糧。

且說知縣那日早衙，投文已過，也不退堂 ，就要去赴酌。因見天色太早，恐酒席未完，吊一起公事來問。那公事卻是新拿到一班強盜 ，專在衛河裏打劫來往客商，因都在娼家宿歇，露出馬腳，被捕人拿住。解到本縣，當下一訊都招。內中一個叫做石雪哥，又扳出本縣一個開肉鋪的王屠，也是同夥，即差人去拿到。知縣問道 ：「王屠！石雪哥招稱你是同夥，贓物俱窩頓你家，從實供招，免受刑罰 ！」王屠稟道 ：「爺爺！小人是個守法良民，就在老爺馬足下開個肉鋪生理，平昔間就街市上不十分行走，那有這事 ！莫說與他是個同夥，就是他面貌，從不曾識認。老爺不信，拘鄰里來問平日所行所爲，就明白了。」知縣又叫石雪哥道 ：「你莫要誣陷平人，若審出是扳害的，登時就打死你這奴才 ！」石雪哥道 ：「小的並非扳害，真實是同夥 。」王屠叫道：「我認也認不得你，如何是同夥 ？」石雪哥道：「王屠！我與你一向同做夥計，怎麼詐不認得？就是今日，本心原要出脫你的，只爲受刑不過，一時間說了出來，你不可怪我！」王屠叫屈連天道 ：「這是那裏說起 ？」知縣喝交一齊夾起來。可憐王屠夾得死而復甦，不肯招承。這強盜咬定是個同夥，雖夾死終不改口。是巳牌時分，夾起，日已倒西，兩下各執一詞，難以定招。此時知縣一心要去赴宴，已不耐煩，遂依着強盜口詞，葫蘆提將王屠問成斬罪，其傢俬盡作贓物入官。畫供已畢，一齊發下死囚牢裏，即起身上轎，到盧楠家去喫酒不題。

你道這強盜爲甚死咬定王屠是個同夥？那石雪哥當初原是個做小經紀的人。因染了時疫症，把本錢用完，連幾件破傢伙也賣來喫在肚裏。及至病好，卻沒本錢去做生意，只存得一隻鍋兒，要把去賣幾十文錢來營運度日。旁邊卻又有些破的，生出一個計較，將鍋煤拌着泥兒塗好，做個草標兒，提上街去賣。轉了半日，都嫌是破的，無人肯買。落後走到王屠對門開米鋪的田大郎門首，叫住要買。那田大郎是個近覷眼，卻看不出損處，一口就還八十文錢，石雪哥也就肯了。田大郎將錢遞與石雪哥 ，接過手剛在那裏數明 ，不想王屠在對門看見 ，叫 ：「大郎！你且仔細看看，莫要買了破的 ！」這是嘲他眼力不濟，乃一時戲謔之言。誰知田大郎真個重新仔細一看，看出那個破損處來，對王屠道 ：「早是你說，不然幾乎被他哄了，果然是破的 。」連忙討了銅錢，退還鍋子。石雪哥初時買成了，心中正在歡喜，次後討了錢去，心中痛恨王屠，恨不得與他性命相博。只爲自己貨兒果然破損，沒個因頭，難好開口，忍着一肚子惡氣。提着鍋子轉身。臨行時，還把王屠怒目而視，巴不能等他問一聲，就要與他廝鬧 。那王屠出自無心，那個去看他。石雪哥見不來招攬，只得自去 。不想心中氣悶，不曾照管得，腳下絆上一交，把鍋子打做千百來塊，將王屠就恨入骨髓。思想沒了生計，欲要尋條死路，詐那王屠，卻又捨不得性命。沒甚計較，就學做夜行人，到也順溜，手到擒來。做了年餘，嫌這生意微細，合入大隊裏，在衛河中巡綽，得來大碗酒、大塊肉，好不快活！那時反又感激王屠起來。他道是 ：「當日若沒有王屠這一句話，賣成這隻鍋子，有了本錢，這時只做小生意過日，那有恁般快活！」及至惡慣滿盈，被拿到官，情真罪當，料無生理，卻又想起昔年的事來 ：「那日若不是他說破，賣這幾十文錢做生意度日，不見致有今日 。」所以扳害王屠，一口咬定，死也不放。故此他便認得王屠，王屠卻不相認。後來直到秋後典刑，齊綁在法場上，王屠問道 ：「今日總是死了，你且說與我有甚冤仇，害我致此？說個明白，死也甘心 ！」石雪哥方把前情說出。王屠連喊冤枉，要辨明這事。你想此際有那個來採你？只好含冤而死。正是：只因一句閒言語，斷送堂堂六尺軀。

閒話休題。且說盧楠早上候起，已至巳牌，不見知縣來到，又差人去打聽，回報說在那裏審問公事。盧楠心上就有三四分不樂，道：「既約了絕早就來，如何這時候還問公事 ？」停了一回，還不見到，又差人去打聽，來報說 ：「這件公事還未問完哩 。」盧楠不樂有六七分了，想道 ：「是我請他的不是，只得耐這次罷 。」俗語道得好，等人性急。略過一回，又差人去打聽，這人行無一箭之遠，又差一人前去，頃刻就差上五六個人去打聽。少停一齊轉來回覆說 ：「正在堂上夾人，想這事急切未得完哩 。」盧楠聽見這話 ，湊成十分不樂，心中大怒道：「原來這俗物一無可取，卻只管來纏帳，幾乎錯認了！如今幸爾還好。」即令家人撤開下面這桌酒席，走上前居中向外而坐，叫道 ：「快把大杯灑熱酒來，洗滌俗腸 ！」家人都稟道 ：「恐大爺一時來到 。」盧楠睜起眼喝道 ：「呸！還說甚大爺？我這酒可是與俗物喫的麼 ？」家人見家主發怒 ，誰敢再言，只得把大杯斟上，廚下將餚饌供出。小奚在堂中宮商迭奏，絲竹並呈。盧楠飲了數杯，又討出大碗，一連喫上十數多碗。喫得性起，把巾服都脫去了 ，跣足蓬頭，踞坐於椅上，將餚饌撤去，止留果品案酒，又喫上十來大碗。連果品也賞了小奚，惟飲寡酒，又喫上幾碗。盧楠酒量雖高，原喫不得急酒，因一時惱怒，連飲了幾十碗，不覺大醉，就靠在桌上齁齁睡去。家人誰敢去驚動，整整齊齊，都站在兩旁伺候。裏邊盧楠便醉了，外面管園的卻不曉得。遠遠望見知縣頭踏來，急忙進來通報。到了堂中，看見家主已醉，到喫一驚道 ：「大爺已是到了，相公如何先飲得這個模樣？」衆家人聽得知縣來到，都面面相覷，沒做理會，齊道 ：「那桌酒便還在，但相公不能勾醒，卻怎好？」管園的道 ：「且叫醒轉來，扶醉陪他一陪也罷。終不然特地請來，冷淡地去不成！ 」衆家人只得上前叫喚，喉嚨都喊破了，如何得醒！漸漸聽得人聲喧雜 ，料道是知縣進來，慌了手腳，四散躲過，單單撇下盧楠一人。只因這番，有分教：佳賓賢主，變爲百世冤家；好景名花，化作一場春夢。正是：

盛衰有命天爲主，禍福無門人自生。

且說汪知縣離了縣中，來到盧家園門首 ，不見盧楠迎接，也沒有一個家人俟候。從人亂叫 ：「 門上有人麼？快去通報，大爺到了 ！」並無一人答應。知縣料是管門的已進去報了，遂吩咐 ：「不必呼喚 ！」竟自進去。只見門上一個扁額，白地翠書「嘯圃」兩個大字 。進了園門，一帶都是柏屏。轉過灣來，又顯出一座門樓，上書「隔凡」二字。過了此門，便是一條松徑。繞出松林，打一看時，但見山嶺參差，樓臺縹緲，草木蕭疏，花竹圍環 。知縣見佈置精巧 ，景色清幽，心下暗喜道 ：「高人胸次，自是不同 ？」但不聞得一些人聲 ，又不見盧楠相迎，未免疑惑。也還道是園中徑路錯雜，或者從別道往外迎我，故此相左。一行人在園中，任意東穿西走，反去尋覓主人。次後來到一個所在，卻是三間大堂。一望菊花數百，霜英燦爛，楓葉萬樹，擁若丹霞，橙橘相亞，累累如金。池邊芙蓉千百株，顏色或深或淺，綠水紅葩，高下相映，鴛鴦、鳧鴨之類，戲狎其下。汪知縣想道 ：「他請我看菊，必在這個堂中了 。」徑至堂前下轎。走入看時，那裏見甚酒席，惟有一人蓬頭跣足，居中向外而坐，靠在桌上打齁齁，此外更無一個人影。從人趕向前亂喊：「老爺到了，還不起來 ！」汪知縣舉目看他身上服色，不像以下之人，又見旁邊放着葛巾野服，吩咐且莫叫喚，看是何等樣人？那常來下帖的差人 ，向前仔細一看，認得是盧楠，稟道 ：「這就是盧相公，醉倒在此 ！」汪知縣聞言，登時紫漲了麪皮，心下大怒道：「這廝恁般無理！故意哄我上門羞辱。」欲得教從人將花木打個希爛，又想不是官體，忍着一肚子惡氣，急忙上轎，分付回縣。轎伕抬起，打從舊路，直至園門首，依原不見一人。那些皁快，沒一個不搖首咋舌道 ：「他不過是個監生，如何將官府恁般藐視？這也是件異事 ！」知縣在轎上聽見，自覺沒趣，惱怒愈加。想道 ：「他總然才高，也是我的治下，曾請過數遍，不肯來見；情願就見，又饋送銀酒，我亦可爲折節敬賢之至矣！他卻如此無理，將我侮慢。且莫說我是父母官，即使平交，也不該如此 ！」到了縣裏，怒氣不息，即便退人私衙，不題。

且說盧楠這些家人、小廝，見知縣去後，方纔出頭，到堂中看家主時，睡得正濃，直至更餘方醒。衆人說道 ：「適才相公睡後，大爺就來 ，見相公睡着 ，便起身而去。 」盧楠道：「可有甚話說 ？」衆人道 ：「小人們恐難好答應 ，俱走過一邊，不曾看見 。」盧楠道 ：「正該如此 ！」又懊悔道 ：「是我一時性急，不曾分付閉了園門，卻被這俗物直至此間，踐污了地上 。」教管園的明早快挑水，將他進來的路徑掃滌乾淨。又着人尋訪常來下帖的差人，將向日所送書儀，並那壇泉酒，發還與他。那差人不敢隱匿，遂即到縣裏去繳還，不在話下。

卻說汪知縣退到衙中 ，夫人接見，見他怒氣沖天，問道：「你去赴宴，如何這般氣惱 ？」汪知縣將其事說知。夫人道：「這都是自取，怪不得別人！你是個父母官，橫行直撞，少不得有人奉承；如何屢屢卑污苟賤，反去請教子民。他總是有才，與你何益？今日討恁般怠慢，可知好麼 ！」汪知縣又被夫人搶白了幾句，一發怒上加怒 ，坐在交椅上，氣憤憤的半晌無語。夫人道 ：「何消氣得！自古道：破家縣令 。」只這四個字，把汪知縣從睡夢中喚醒，放下了憐才敬士之心，頓提起生事害人之念。當下口中不語，心下躊躇，尋思計策安排盧生 ：「必置之死地，方泄吾恨！」

當夜無話。汪知縣早衙已過，次日喚一個心腹令史進衙商議。那令史姓譚，名遵，頗有才幹，慣與知縣通贓過付，是一個積年滑吏。當下知縣先把盧楠得罪之事敘過，次說要訪他過惡參之，以報其恨。譚遵道 ：「老爺要與盧楠作對，不是輕舉妄動的。須尋得一件沒躲閃的大事，坐在他身上，方可完得性命。那參訪一節，恐未必了事，在老爺反有干礙。」汪知縣道：「卻是爲何 ？」譚遵道 ：「盧楠與小人原是同裏 ，曉得他多有大官府往來，且又傢俬豪富。平昔雖則恃才狂放，卻沒甚違法之事。總然拿了，少不得有天大分上到上司處挽回，決不至死的田地。那時懷恨挾仇，老爺豈不反受其累 ？」汪知縣道：「此言雖是，但他恁般放肆 ，定有幾件惡端。你去細細訪來，我自有處 ！」譚遵答應出來 ，只見外邊繳進原送盧楠的書儀、泉酒。知縣見了，轉覺沒趣。無處出氣，遷怒到差人身上，說道 ：「不該收他的回來 ！」打了二十毛板，就將銀、酒都賞了差人。正是：

勸君莫作傷心事，世上應無切齒人。

話分兩頭。卻說浮邱山腳下有個農家，叫做鈕成，老婆金氏。夫妻兩口，家道貧寒，卻又少些行止。因此無人肯把田與他耕種，歷年只在盧楠家做長工過日 。二年前，生了個兒子，那些一般做工的，同盧家幾個家人，鬥分子與他賀喜。論起鈕成恁般窮漢，只該辭了纔是。十分情不可卻，稱家有無，胡亂請衆人喫三杯，可也罷了。不想他卻弄空頭，裝好漢，寫身子與盧楠家人盧才，抵借二兩銀子 ，整個大大筵席，款待衆人。鄰里盡送湯餅，熱烘烘倒像個財主家行事 。外邊正喫得快活，那得知孩子隔日被貓驚了，這時了帳，十分敗興，不能勾盡歡而散。

那盧才肯借銀子與鈕成，原懷着個不良之念。你道爲何？因見鈕成老婆有三四分顏色，指望以此爲繇，要勾搭這婆娘。誰知緣分淺薄，這婆娘情願白白裏與別人做些交易，偏不肯上盧才的樁兒，反去學向老公說盧才怎樣來調戲。鈕成認做老婆是個貞節婦人，把盧才恨入骨髓，立意要賴他這項銀子。盧才踅了年餘，見這婆娘妝喬做樣，料道不能勾上鉤，也把念頭休了，一味索銀。兩下面紅了好幾場，只是沒有。有人教盧才個法地道 ：「他年年在你家做長工，何不耐到發工銀時，一併扣清，可不乾淨？」盧才依了此言，再不與他催討。等到十二月中，打聽了發銀日子，緊緊伺候。那盧楠田產廣多，除了家人，顧工的也有整百。每年至十二月中預發來歲工銀。到了是日，衆長工一齊進去領銀，盧楠恐家人們作弊，短少了衆人的，親自唱名親發，還賞一頓酒飯，喫個醉飽，叩謝而出。剛至宅門口，盧才一把扯住鈕成，問他要銀。那鈕成一則還錢肉痛，二則怪他調戲老婆，乘着幾杯酒興，反撒賴起來。將銀塞在兜肚裏，罵道 ：「狗奴才！只欠得這丟銀子 ，便生心來欺負老爺！今日與你性命相博 ！」當胸撞個滿懷。盧纔不曾堤防，踉跟蹌蹌，倒退了十數步，幾乎跌上一交 。惱動性子，趕上來便打。那句」狗奴才」卻又犯了衆怒，家人們齊道：「這廝恁般放潑！總使你的理直，到底是我家長工，也該讓我們一分。怎地欠了銀子，反要行兇？打這狗亡八！」齊擁上前亂打 。常言道：雙拳不敵四手。鈕成獨自一個，如何抵當得許多人，着實受了一頓拳腳。盧纔看見銀子藏在兜肚中，扯斷帶子，奪過去了。衆長工再三苦勸，方纔住手，推着鈕成回家。不道盧楠在書房中隱隱聽得門首喧嚷，喚管門的查問。他的家法最嚴，管門的恐怕連累，從實稟說。盧楠即叫盧才進去，說道：「我有示在先，不許擅放私債，盤算小民。如有此等，定行追還原券，重責逐出。你怎麼故違我法，卻又截搶工銀，行兇打他？這等放肆可惡 ！」登時追出兜肚銀子並那紙文契 ，打了二十，逐出不用。分付管門的 ：「鈕成來時 ，着他來見我 ，領了銀券去 。」管門的連聲答應出來，不題。

且說鈕成剛喫飽得酒食，受了這頓拳頭腳尖，銀子原被奪去，轉思轉惱，愈想愈氣。到半夜裏火一般發熱起來，覺道心頭脹悶難過 ，次日便爬不起來 。到第二日早上 ，對老婆道：「我覺得身於不好，莫不要死？你快去叫我哥哥來商議 。」自古道：無巧不成書。元來鈕成有個嫡親哥子鈕文，正賣與令史譚遵家爲奴。金氏平昔也曾到譚遵家幾次，路徑已熟，故此教他去叫。當下金氏聽見老公說出要死的話，心下着忙，帶轉門兒，冒着風寒，一徑往縣中去尋鈕文。那譚遵四處察訪盧楠的事過，並無一件，知縣又再三催促，到是個兩難之事。這一日正坐在公廨中，只見一個婦人慌慌張張的走入來，舉目看時，不是別人，卻是家人鈕文的弟婦。金氏向前道了萬福，問道：「請問令史，我家伯伯可在麼 ？」譚遵道 ：「到縣門前買小菜就來 ，你有甚事，恁般驚惶 ？」金氏道 ：「 好教令史得知：我丈夫前日與盧監生家人盧才費口，夜間就病起來，如今十分沉重，特來尋伯伯去商量 。」譚遵聞言，不勝歡喜 ，忙問道 ：「且說爲甚與他家費口 ？」金氏即將與盧才借銀起 ，直至相打之事 ，細細說了一遍。譚遵道 ：「原來恁地！你丈夫沒事便罷，有些山高水低，急來報知，包在我身上，與你出氣！還要他一注大財鄉，彀你下半世快活。」金氏道 ：「 若得令史張主，可知好麼 。」正說間，鈕文已回。金氏將這事說知，一齊同去。臨出門，譚遵又囑付道 ：「如有變故，速速來報 ！」鈕文應允。離了縣中，不消一個時辰，早到家中。推門進去，不見一些聲息。到牀上看時，把二人嚇做一跳。元來直僵僵挺在上面，不知死過幾時了。金氏便號淘大哭起來。正是：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各自飛。那些東鄰西舍聽得哭聲 ，都來觀看 。齊道 ：「虎一般的後生，活活打死了。可憐！可憐 ！」鈕文對金氏說道 ：「你且莫哭，同去報與我主人 ，再作區處 。」金氏依言，鎖了大門，囑付鄰里看覷則個 ，跟着鈕文就走 。那鄰里中商議道 ：「他家一定去告狀了！地方人命重情，我們也須呈明，脫了干係。」隨後也往縣裏去呈報。其時遠近村坊盡知鈕成已死，早有人報與盧楠。那盧楠原是疏略之人，兩日鈕成不去領這銀券，連其事卻也忘了，及至聞了此信，即差人去尋獲盧才送官。那知盧才聽見鈕成死了，料道不肯干休，已先逃之夭夭，不在話下。

且說鈕文、金氏，一口氣跑到縣裏，報知譚遵。譚遵大喜，悄悄的先到縣中稟了知縣 。出來與二人說明就裏，教了說話，流水寫起狀詞，單告盧楠強佔金氏不遂，將鈕成擒歸打死。教二人擊鼓叫冤。鈕文依了家主，領着金氏，不管三七念一，執了一根木柴，把鼓亂敲，口內一片聲叫喊 ：「救命 ！」衙門差役，自有譚遵分付 ，並無攔阻。汪知縣聽得擊鼓，即時升堂，喚鈕文、金氏至案前。才着狀詞，恰好地鄰也到了。知縣專心在盧楠身上，也不看地鄰呈子是怎樣情繇，假意問了幾句，不等發房，即時出籤，差人捉盧楠立刻赴縣。公差又受了譚遵的叮囑，說：「大爺惱得盧楠要緊，你們此去，只除婦女、孩子，其餘但是男子漢，盡數拿來。」衆皁快素知知縣與盧監生有仇，況且是個大家，若還人少，進不得他家大門，遂聚起三兄四弟，共有四五十人，分明是一羣猛虎 。此時隆冬日短，天已傍晚，彤雲密佈，朔風凜冽，好不寒冷！譚遵要奉承知縣，陪出酒漿，與衆人先發個興頭。一家點起一根火把，飛奔至盧家門首，發一聲喊，齊搶人去，逢着的便拿。家人們不知爲甚，嚇得東倒西歪，兒啼女哭，沒奔一頭處。盧楠娘子正同着丫頭們，在房中圍爐向火，忽聞得外面人聲鼎沸，只道是漏了火，急叫丫環們觀看。尚未動步 ，房門口早有家人報道 ：「大娘，不好了！外邊無數人執着火把，打進來也 ！」盧楠娘子還認做強盜來打外邊無數人執着火把，打進來也 ！」盧楠娘子還認做強盜來打劫，驚得三十六個牙齒足乞磴磴相打 ，慌忙叫丫環快閉上房門。言猶未了，一片火光 ，早已擁入房裏。那些丫頭們奔走不迭，只叫 ：「大王爺饒命 ！」衆人道 ：「胡說！我們是本縣大爺差來拿盧楠的，什麼大王爺 ！」盧楠娘子見說這話，就明白向日丈夫怠慢了知縣，今日尋事故來擺佈。便道 ：「既是公差，難道不知法度的？我家總有事在縣，量來不過戶婚田土的事罷了，須不是大逆不道，如何白日裏不來，黑夜間率領多人，明火執杖，打入房帷，乘機搶劫？明日到公堂上去講，該得何罪？」衆公差道 ：「只要還了我盧楠 ，但憑到公堂上去講 ！」遂滿房遍搜一過，只揀器皿寶玩，取勾像意，方纔出門。又打到別個房裏，把姬妾們都驚得躲入牀底下去。

各處搜到，不見盧楠，料想必在園上，一齊又趕入去。盧楠正與四五個賓客，在暖閣上飲酒，小優兩傍吹唱，恰好差去拿盧才的家人，在那裏回話，又是兩個亂喊上樓報道：「相公，禍事到也！」盧楠帶醉問道 ：「有何禍事 ？」家人道 ：「不知爲甚，許多人打進大宅搶劫東西，逢着的便被拿住，今已打入相公房中去了 ！ 」衆賓客被這一驚 ，一滴酒也無了，齊道：「這是爲何？可去看來 ！」便要起身。盧楠全不在意，反攔住道 ：「由他自搶，我們且喫酒，莫要敗興。快斟熱酒來 ！」家人跌足道 ：「相公！外邊恁般慌亂，如何還要飲酒 ！」說聲未了，忽見樓前一派火光閃爍，衆公差齊擁上樓。嚇得那幾個小優滿樓亂滾，無處藏躲。盧楠大怒，喝道 ：「甚麼人，敢到此放肆 ！」叫人快拿。衆公差道 ：「本縣大爺請你說話，只怕拿不到的 ！」一條索子，套在頸裏，道 ：「快走！快走 ！」盧楠道：「我有何事，這等無禮！偏有去 ！」衆公差道 ：「老實說：向日請便請你不動，如今拿到要拿去的！」牽着索子，推的推，扯的扯，擁下樓來。家人共拿了十四五個。衆人還想連賓客都拿，內中有人認得，俱是貴家公子，又是有名頭秀才，遂不敢去惹他。一行人離了園中，一路鬧炒炒直至縣裏。這幾個賓客，放心不下，也隨來觀看。躲過的家人，也自出頭，奉着主母之命，將了銀兩，趕來央人使用打探，不在話下。

且說汪知縣在堂等候，堂前燈籠火把，照輝渾如白晝，四下絕不聞一些人聲。衆公差押盧楠等，直至丹墀下。舉目看那知縣，滿面殺氣，分明坐下個閻羅天子。兩行隸卒排列，也與牛頭夜叉無二。家人們見了這個威勢，一個個膽戰心驚。衆公差跑上堂稟道 ：「盧楠一起拿到了 ！」將一干人帶上月臺，齊齊跪下。鈕文、金氏另跪在一邊。惟有盧楠挺然居中而立。汪知縣見他不跪，仔細看了一看，冷笑道 ：「是一個土豪！見了官府，猶恁般無狀 ，在外安得不肆行無忌！我且不與你計較，暫請到監裏去坐一坐。」盧楠倒走上三四步，橫挺着身子說道：「就到監裏去坐也不妨。只要說個明白，我得何罪，昏夜差人抄沒 ？」知縣道 ：「你強佔良人妻女不遂 ，打死鈕成，這罪也不小 ！」盧楠聞言，微微笑道 ：「這隻道有甚天大事情，原來爲鈕成之事。據你說止不過要我償他命罷了，何須大驚小怪。但鈕成原系我家傭奴，與家人盧才口角而死，卻與我無干。即使是我打死，亦無死罪之律。若必欲借彼證此，橫加無影之罪，以雪私怨，我盧楠不難屈承，只怕公論難泯！」汪知縣大怒道：「你打死平人，昭然耳目，卻冒認爲奴，污衊問官，抗拒不跪。公堂之上，尚敢如此狂妄，平日豪橫，不問可知矣！今且勿論人命真假，只抗逆父母官，該得何罪 ？」喝教拿下去打 。衆公差齊聲答應，趕向前一把揪翻 ，盧楠叫道：「士可殺而不可辱，我盧楠堂堂漢子，何惜一死，卻要用刑？任憑要我認那一等罪，無不如命，不消責罰 ！」衆公差那裏繇他做主，按倒在地，打了三十。知縣喝教住了，並家人齊發下獄中監禁。鈕成屍首着地方買棺盛殮 ，發至官壇候驗。鈕文、金氏幹證人等，召保聽審。

盧楠打得血肉淋漓 ，兩個家人扶着，一路大笑走出儀門。這幾個朋友上前相迎，家人們還恐怕來拿，遠遠而立，不敢近身。衆友問道 ：「 爲甚事，就到杖責 ？」盧楠道 ：「並無別事，汪知縣公報私仇，借家人盧才的假人命，裝在我名下，要加個小小死罪 ！」衆友驚駭道 ：「不信有此等奇冤 ！」內中一友叫道 ：「不打緊！待小弟回去，與家父說了，明日拉合縣鄉紳孝廉，與縣公講明，料縣公難滅公論，自然開釋。」盧楠道：「不消兄等費心，但憑他怎地擺佈罷了！只有一件緊事，煩到家間說一聲，教把酒多送幾壇到獄中來 。」衆友道 ：「如今酒也該少飲 。」盧楠笑道 ：「人生貴在適意，貧富榮辱，俱身外之事，於我何有！難道因他要害我，就不飲酒了？這是一刻也少不得的！」正在那裏說話，一個獄卒推着背說 ：「快進獄去，有話另日再說 ！」那獄卒不是別人，叫做蔡賢，也是汪知縣得用之人。盧楠睜起眼喝道：「唗！可惡！我自說話，與你何干！」蔡賢也焦躁道 ：「呵呀！你如今是個在官人犯了，這樣公子氣質，且請收起，用不着了。」廬楠大怒道：「什麼在官人犯，就不進去，便怎麼！」蔡賢還要回話，有幾個老成的，將他推開，做好做歹，勸盧楠進了監門，衆友也各自回去。盧楠家人自歸家回覆主母，不在話下。

原來盧楠出衙門時，譚遵緊隨在後察訪，這些說話，一句句聽得明白，進衙報與知縣。知縣到次早只說有病，不出堂理事。衆鄉官來時，門上人連帖也不受。至午後忽地升堂，喚齊金氏一干人犯，並懺作人等，監中吊出盧楠主僕，徑去檢驗鈕成屍首。那忤作人已知縣主之意，輕傷盡報做重傷，地鄰也理會得知縣要與盧楠作對，齊咬定盧楠打死。知縣又哄盧楠將出鈕成擁工文券，只認做假的，盡皆扯碎。嚴刑拷逼，問成死罪。又加二十大板，長枷手杻 ，下在死囚牢裏。家人們一概三十，滿徒三年，召保聽候發落 。金氏、鈕文幹證人等，發回寧家。屍棺俟詳轉定奪。將招繇疊成文案，並盧楠抗逆不跪等情，細細開載在內，備文申報上司。雖衆鄉紳力爲申理，知縣執意不從。有詩爲證：

縣令從來可破家，冶長非罪亦堪嗟。

福堂今日容高士，名圃無人理百花。

且說盧楠本是貴介之人，生下一個膿窠瘡兒，就要請醫家調治的，如何經得這等刑杖？到得獄中，昏迷不醒。幸喜合監的人，知他是個有錢主兒，奉承不暇 ，流水把膏藥末藥送來。家中娘子又請太醫來調治，外修內補 ，不勾一月，平服如舊。那些親友，絡繹不絕，到監中候問 。獄卒人等，已得了銀子，歡天喜地，繇他們直進直出，並無攔阻。內中單有蔡賢是知縣心腹，如飛稟知縣主，扭地到監點閘，搜出五六人來，卻都是有名望的舉人秀士，不好將他難爲，教人送出獄門。又把盧楠打上二十。四五個獄卒，一概重責。那獄卒們明知是蔡賢的緣故，咬牙切齒！因是縣主得用之人，誰敢與他計較。那盧楠平日受用的高堂大廈，錦衣玉食，眼內見的是竹木花卉，耳中聞的是笙簫細樂，到了晚間，嬌姬美妾，倚翠偎紅，似神仙般散誕的人。如今坐於獄中 ，住的卻是鑽頭不進半塌不倒的房子；眼前見的無非死犯重囚，言語嘈雜，面目兇頑，分明一班妖魔鬼怪；耳中聞的不過是腳鐐手杻鐵鏈之聲；到了晚間，提鈴喝號，擊柝鳴鑼，唱那歌兒，何等悽慘！他雖是豪邁之人，見了這般景像，也未免睹物傷情，恨不得肋下頃刻生出兩個翅膀來，飛出獄中。又恨不得提把板斧 ，劈開獄門，連衆犯也都放走。一念轉着受辱光景，毛髮倒豎，恨道：「我盧楠做了一世好漢，卻送在這個惡賊手裏！如今陷於此間，怎能勾出頭日子。總然掙得出去，亦有何顏面見人 ！要這性命何用！不如尋個自盡，到得乾淨 ！」又想道 ：「不可！不可！昔日成湯文王，有夏臺羑里之囚；孫臏、馬遷，有刖足腐刑之辱 。這幾個都是聖賢，尚忍辱待時，我盧楠豈可短見 ！」卻又想道 ：「我盧楠相知滿天下，身列縉紳者也不少，難道急難中就坐觀成敗？還是他們不曉得我受此奇冤？須索寫書去通知，教他們到上司處挽回。」遂寫起若干書啓，差家人分頭投遞那些相知。也有見任，也有林下，見了書札，無不駭然 。也有直達汪知縣，要他寬罪的，也有託上司開招的。那些上司官，一來也曉得盧楠是當今才子，有心開釋，都把招詳駁下縣裏。回書中又露個題目，教盧楠家屬前去告狀，轉批別衙門開拓出罪。盧楠得了此信，心中暗喜，卻教家人往各上司訴冤，果然都批發本府理刑勘問。理刑官先已有人致意，不在話下。

卻說汪知縣幾日間連接數十封書札 ，都是與盧楠求解的。正在躊躇，忽見各上司招詳，又都駁轉。過了幾日，理刑廳又行牌到縣，吊卷提人。已明知上司有開招放他之意，心下老大驚懼，想道 ：「這廝果然神通廣大，身子坐在獄中，怎麼各處關節已是佈置到了？若此番脫漏出去，如何饒得我過！一不做，二不休，若不斬草除根，恐有後患 。」當晚差譚遵下獄，教獄卒蔡賢拿盧楠到隱僻之處，遍身鞭樸 ，打勾半死，推倒在地，縛了手足，把土囊壓住口鼻。那消一個時辰，嗚呼哀哉！可憐滿腹文章，到此冤沉獄底。正是：

英雄常抱千年恨，風木寒煙空斷魂。

話分兩頭。卻說浚縣有個巡捕縣丞，姓董，名紳，貢士出身，任事強幹，用法平恕。見汪知縣將盧楠屈陷大辟，十分不平。只因官卑職小 ，不好開口。每下獄查點，便與盧楠談論，兩下遂成相知。那晚恰好也進監巡視，不見了盧楠。問衆獄卒時，都不肯說。惱動性子，一片聲喝打，方纔低低說 ：「大爺差譚令史來討氣絕，已拿向後邊去了 。」董縣丞大驚道 ：「大爺乃一縣父母，那有此事？必是你們這些奴才，索詐不遂，故此謀他性命！快引我去尋來 ！」衆獄卒不敢違逆，直引至後邊一條夾道中，劈面撞着譚遵、蔡賢，喝教拿住。上前觀看，只見盧楠仰在地上，手足盡皆梆縛，面上壓個土囊。董縣丞叫左右提起土囊，高聲叫喚。也是盧楠命不該死，漸漸甦醒。與他解去繩索，扶至房中，尋些熱湯吃了，方能說話。乃將譚遵指揮蔡賢打罵謀害情繇說出。董縣丞安慰一番，教人伏事他睡下。然後帶譚遵，二人到於廳上，思想這事雖然是縣主之意，料今敗露，也不敢承認。欲要拷問譚遵，又想他是縣主心腹，只道我不存體面，反爲不美。單喚過蔡賢，要他招承與譚遵索詐不遂，同謀盧楠性命。那蔡賢初時只推縣主所遣，不肯招承。董縣丞大怒，喝教夾起來 。那衆獄卒因蔡賢向日報縣主來閘監，打了板子，心中懷恨 ，尋過一副極短板緊的夾棍，才套上去，就喊叫起來，連稱 ：「願招 ！」董縣丞即便教住了。衆獄卒恨着前日的毒氣，只做不聽見，倒務命收緊，夾得蔡賢叫爹叫娘，連祖宗十七八代盡叫出來。董縣丞連聲喝住，方纔放了。把紙筆要他親供，蔡賢只得依着董縣丞說話供招。董縣丞將來袖過，分付衆獄卒 ：「此二人不許擅自釋放，待我見過大爺，然後來取 。」起身出獄回衙，連夜備了文書。次早汪知縣升堂，便去親遞。汪知縣因不見譚遵回覆，正在疑惑；又見董縣丞呈說這事，暗吃一驚。心中雖恨他衝破了網，卻又奈何他不得。看了文書，只管搖頭 ：「恐沒這事 ！」董縣丞道 ：「是晚生親眼見的，怎說沒有？堂尊若不信，喚二人對證便了。那譚遵猶可恕，這蔡賢最是無理，連堂尊也還污衊，若不究治，何以懲戒後人！」汪知縣被道着心事，滿面通紅，生怕傳揚出去，壞了名聲，只得把蔡賢問徒發遣。自此懷恨董縣丞，尋兩件風流事過，參與上司，罷官而去，此是後話，不題。

再說汪知縣因此謀不諧，遂具揭呈，送各上司；又差人往京中傳送要道之人。大抵說盧楠恃富橫行鄉黨，結交勢要，打死平人，抗送問官，營謀關節，希圖脫罪。把情節做得十分利害，無非要張揚其事 ，使人不敢救援。又教譚遵將金氏出名，連夜刻起冤單，遍處粘貼。佈置停當，然後備文起解到府。那推官原是沒擔當懦怯之輩，見汪知縣揭帖並金氏冤單，果然恐怕是非，不敢開招，照舊申報上司。大凡刑獄，經過理刑問結，別官就不敢改動。盧楠指望這番脫離牢獄，誰道反坐實了一重死案。依舊發下浚縣縣獄中監禁。還指望知縣去任，再圖昭雪，那知汪知縣因扳翻了個有名富豪，京中多道他有風力，到得了個美名，行取入京，升爲給事之職。他已居當道，盧楠總有通天攝地的神通，也沒人敢翻他招案。有一巡按御史樊某，憐其冤枉，開招釋罪。汪給事知道，授意與同科官，劾樊巡按一本，說他得了賄賂，賣放重囚，罷官回去。着府縣原拿盧楠下獄。因此後來上司雖知其冤，誰肯舍了自己官職，出他的罪名？光陰迅速，盧楠在獄不覺又是十有餘年，經了兩個縣官。那時金氏、鈕文，雖都病故，汪給事卻升了京堂之職，威勢正盛，盧楠也不做出獄指望。不道災星將退，那年又選一個新知縣到任。只因這官人來，有分教：

此日重陰方後照，今朝甘露不成霜。

卻說浚縣新任知縣姓陸，名光祖，乃浙江嘉興府平湖縣人氏。那官人胸藏錦繡，腹隱珠璣，有經天緯地之才，濟世安民之術。出京時，汪公曾把盧楠的事相囑，心下就有些疑惑，想道 ：「雖是他舊任之事，今已年久，與他還有甚相干！諄諄教諭，其中必有緣故 ！」到任之後 ，訪問邑中鄉紳，都爲稱枉，敘其得罪之繇。陸公還恐盧楠是個富家，央浼下的，未敢全信。又四下暗暗體訪，所說皆同。乃道 ：「既爲民上，豈可以私怨羅織，陷人大辟 ？」欲要申文到上司 ，與他昭雪。又想道 ：「若先申上司，必然行查駁勘，便不能決截了事；不如先開釋了，然後申報 。」遂吊出那宗捲來，細細查看，前後招繇，並無一毫空隙。反覆看了幾次，想道 ：「此事不得盧才，如何結案 ？」乃出百金爲信賞錢，立限與捕役要拿盧才。不一月，忽然獲到，將嚴刑究訊，審出真情。遂援筆批雲：

審得鈕成以領工食銀於盧楠家，爲盧才叩債，以致爭鬥，則鈕成爲盧氏之僱工人也明矣。僱工人死，無家翁償命之理。況放債者才，叩債者才，廝打者亦才，釋才坐楠，律何稱焉？才遁不到官，累及家翁，死有餘辜，擬抵不枉。盧楠久陷於獄，亦一時之厄也！相應釋放。云云。

當日監中取出盧楠，當堂打開枷尬，釋放回家。合衙門人無不驚駭，就是盧楠也出自意外 ，甚以爲異。陸公備起申文，把盧才起釁根解，並受枉始末，一一開敘，親至府中，相見按院呈遞。按院看了申文 ，道他擅行開釋 ，必有私弊，問道 ：「聞得盧楠家中甚富 ，賢令獨不避嫌乎 ？」陸公道 ：「知縣但知奉法，不知避嫌。但知問其枉不枉，不知問其富不富。若是不枉，夷齊亦無生理。若是枉，陶朱亦無死法 。」按院見說得詞正理直 ，更不再問，乃道 ：「昔張公爲廷尉，獄無冤民，賢令近之矣！敢不領教 ！」陸公辭謝而出，不題。

且說盧楠回至家中，合門慶幸，親友盡來相賀。過了數日，盧楠差人打聽陸公已是回縣，要去作謝，他卻也素位而行，換了青衣小帽。娘子道 ：「受了陸公這般大德大恩，須備些禮物去謝他便好 ！」盧楠說 ：「我看陸公所爲 ，是有肝膽的豪傑，不比那齷齪貪利的小輩。若送禮去，反輕褻他了 ！」娘子道 ：「怎見得是反爲輕褻 ？」盧楠道 ：「 我沉冤十餘載，上官皆避嫌不肯見原。陸公初蒞此地，即廉知枉，毅然開釋，此非有十二分才智，二十分膽識，安能如此？今若以利報之，正所謂故人知我，我不知故人也，如何使得 ！」即輕身而往。陸公因他是個才士，不好輕慢，請到後堂相見。盧楠見了陸公，長揖木拜。陸公暗以爲奇，也還了一禮。遂教左右看坐。門子就扯把椅子，放在傍邊。看官，你道有恁樣奇事！那盧楠乃久滯的罪人，虧陸公救拔出獄，此是再生恩人，就磕穿頭，也是該的，他卻長揖不拜。若論別官府見如此無禮，心上定然不樂了。那陸公毫不介意，反又命坐，可見他度量寬洪，好賢極矣！誰想盧楠見教他傍坐，倒不悅起來，說道 ：「老父母，但有死罪的盧楠，沒有傍坐的盧楠 。」陸公聞言 ，即走下來，重新敘禮，說道 ：「是學生得罪了 ！」即遜他上坐。兩下談今論古，十分款洽，只恨相見之晚，遂爲至友。有詩爲證：

昔聞長揖大將軍，今見盧生抗陸君。

夕釋桁陽朝上坐，丈夫意氣薄青雲。

話分兩頭。卻說汪公聞得陸公釋了盧楠，心中不忿，又託心腹，連按院劾上一本。按院也將汪公爲縣令時挾怨誣人始末，細細詳辯一本。倒下聖旨 ，將汪公罷官回去，按院照舊供職，陸公安然無恙。那時譚遵已省察在家，專一挑寫詞狀。陸公廉訪得實，參了上司，拿下獄中，問邊遠充軍。盧楠從此自謂餘生，絕意仕進，益放於詩酒；家事漸漸淪落，絕不爲意。

再說陸公在任，分文不要，愛民如子；況又發奸摘隱，剔清利弊，奸宄懾伏，盜賊屏跡，合縣遂有神明之稱，聲名振于都下。只因不附權要，止遷南京禮部主事。離任之日，士民攀轅臥轍，泣聲盈道，送至百里之外。那盧楠直送五百餘裏，兩下依依不捨，欷減而別。後來陸公累官至南京吏部尚書，盧楠家已赤貧，乃南遊白下，依陸公爲主。陸公待爲上賓，每日供其酒資一千，縱其遊玩山水。所到之處，必有題詠，都中傳誦。一日遊採石李學士祠，遇一赤腳道人，風致飄然，盧楠邀之同飲。道人亦出葫蘆中玉液以酌盧楠。楠飲之，甘美異常，問道：「此酒出於何處 ？」道人答道 ：「 此酒乃貧道所自造也。貧道結庵於廬山五老峯下，居士若能同遊，當恣君斟酌耳 ！」盧楠道 ：「既有美醞，何憚相從 ！」即刻到李學士祠中，作書寄謝陸公，不攜行李 ，隨着那赤腳道人而去。陸公見書，嘆道：「悠然而來，俺然而去，以乾坤爲逆旅，以七尺爲蜉蝣，真狂士也！」屢遣人於廬山五老峯下訪之，不獲。

後十年，陸公致政歸田，朝廷遣官存問。陸公使其次子往京謝恩，從人遇之於京都 ，寄問陸公安否？或雲遇仙成道矣。後人有詩讚雲：

命蹇英雄不自繇，獨將詩酒傲公侯。

一絲不掛飄然去，贏得高名萬古留。

後人又有一詩警戒文人，莫學盧公以傲取禍。詩曰：

酒癖詩狂傲骨兼，高人每得俗人嫌。

勸人休蹈盧公轍，凡事還須學謹謙。

# 第十六卷 李講公窮邸遇俠客

世事紛紛如弈棋，輸贏變幻巧難窺。

但存方寸公平理，恩怨分明不用疑。

話說唐玄宗天寶年間，長安有一士人，姓房名德，生得方面大耳，偉幹豐軀。年紀三十以外，家貧落魄，十分淹蹇，全虧着渾家貝氏紡織度日。時遇深秋天氣，頭上還裹着一頂破頭巾，身上穿着一件舊葛衣。那葛衣又逐縷縷綻開了，卻與蓑衣相似。思想天氣漸寒，這模樣怎生見人？知道老婆餘得兩匹布兒，欲要討來做件衣服。誰知老婆原是小家子出身，器量最狹，卻又配着一副悍毒的狠心腸。那張嘴頭子，又巧於應變，賽過刀一般快，憑你什麼事，高來高就，低來低對，死的也說得活起來，活的也得死了去，是一個翻脣弄舌的婆娘。那婆娘看見房德沒甚活路，靠他喫死飯，常把老公欺負 。房德因不遇時，說嘴不響，每事只得讓他，漸漸有幾分懼內。

是日貝氏正在那裏思想，老公恁般的狼狽，如何得個好日？卻又怨父母，嫁錯了對頭，賺了終身。心下正是十分煩惱，恰好觸在氣頭上，乃道 ：「老大一個漢子，沒處尋飯喫，靠着女人過日。如今連衣服都要在老孃身上出豁，說出來可不羞麼？」房德被搶白了這兩句，滿面羞慚。事在無奈，只得老着臉，低聲下氣道 ：「娘子，一向深虧你的氣力，感激不盡！但目下雖是落薄，少不得有好的日子，權借這布與我，後來發積時，大大報你的情罷 ！」貝氏搖手道 ：「你的甜活兒哄得我多年了！信不過。這兩匹市老孃自要做件衣服過寒，休得指望 。」房德布又取不得，反討了許多沒趣。欲待廝鬧一場，因怕老婆嘴舌又利，喉嚨又響，恐被鄰家聽見，反妝幌子 。敢怒而不敢言，彆口氣撞出門去，指望尋個相識告借。

走了大半日，一無所遇。那天卻又與他做對頭，偏生的忽地發一陣風雨起來。這件舊葛衣被風吹得颼颼如落葉之聲，就長了一身寒慄子，冒着風雨，奔向前面一古寺中躲避。那寺名爲雲華禪寺。房德跨進山門看時，已先有個長大漢子，坐在左廊檻上。殿中一個老僧誦經。房德就向在廊檻上坐下，呆呆的看着天上，那雨漸漸止了。暗道 ：「這時不走，只怕少刻又大起來 。」卻待轉身，忽掉過頭來，看見牆上畫了一隻禽鳥，翎毛兒、翅膀兒、足兒、尾兒、件件皆有，單單不畫鳥頭。天下有恁樣空腦子的人，自己飢寒尚且難顧，有甚麼心腸，卻評品這畫的鳥來！想道 ：「常聞得人說：畫鳥先畫頭。這畫法怎與人不同？卻又不畫完，是甚意故？」一頭想，一頭看，轉覺這鳥畫得可愛，乃道 ：「我雖不曉此道 ，諒這鳥頭也沒甚難處，何不把來續完 。」即往殿上與和尚借了一枝筆，蘸得墨飽，走來將鳥頭畫出，卻也不十分醜 ，自覺歡喜道 ：「我若學丹青，到可成得 ！」剛畫時，左廊那漢子就捱過來觀看，把房德上下仔細一相，笑容可掬，向前道：「秀才！借一步說話。」房德道：「足下是誰？有甚見教？」那漢道 ：「秀才不消細問，同在下去，自有好處 。」房德正在困窮之鄉，聽見說有好處，不勝之喜。將筆還了和尚，把破葛衣整一整，隨那漢子前去。

此時風雨雖止，地上好生泥濘，卻也不顧 。離了雲華寺，直走出昇平門，到樂遊原傍邊，這所在最是冷落。那漢子向一小角門上連叩三聲。停了一回，有個人開門出來，也是個長大漢子，看見房德，亦甚歡喜，上前聲喏。房德心中疑道 ：「這兩個漢子，是何等樣人？不知請我來有甚好處？」問道 ：「這裏是誰家 ？」二漢答道 ：「秀才到裏邊便曉得。」房德跨入門裏，二漢原把門撐上，引他進去。及到裏面，荊蓁滿目，衰草漫天，乃是個敗落花園。彎彎曲曲轉到一個半塌不倒的亭子上，裏邊又走出十四五個漢子，一個個身長臂大，面貌猙獰，見了房德，盡皆滿面堆上笑來，道 ：「秀才請進 。」房德暗自驚駭道 ：「這班人來得蹺蹊，且看他有甚話說 ？」衆人迎進亭中，相見已畢，遜在板凳上坐下，問道 ：「秀才尊姓 ？」房德道：「小生姓房，不知列位有何說話 ？」起初同行那漢道：「實不相瞞，我衆弟兄乃江湖上豪傑，專做這件沒本錢的生意。只爲俱是一勇之夫，前日幾乎弄出事來。故此對天禱告，要覓個足智多謀的好漢，讓他做個大哥，聽其指揮。適來雲華寺牆上畫不完的禽鳥，便是衆弟兄對天禱告，設下的誓願，取羽翼俱全，單少頭兒的意思。若合該興隆，無遣個英雄好漢 ，補足爲鳥，便迎請來爲頭。等候數日，未得其人。且喜天隨人願，今日遇見秀才恁般魁偉相貌，一定智勇兼備，正是真命寨主了！衆兄弟今後任憑調度，保個終身安穩快活，可不好麼？」對衆人道：「快去宰殺牲口，祭拜天地 ！」內中有三四個，一溜煙跑向後邊去了。房德聞言道 ：「原來這班人，卻是一夥強盜！我乃清清白白的人，如何做恁樣事？」答道 ：「列位壯士在上，若要我做別事則可，這一樁實不敢奉命 ！」衆人道：「卻是爲何？」房德道 ：「我乃讀書之人，還要巴個出身日子，怎肯幹這等犯法的勾當？」衆人道 ：「秀才所言差矣！方今楊國忠爲相，賣官鬻爵，有錢的，便做大官。除了錢時，就是李太白恁樣高才，也受了他的惡氣，不能得中，若非辨識番書，恐此時還是個白衣秀士哩。不是冒犯秀才說，看你身上這般光景，也不像有錢的，如何指望官做？不如從了我們，大碗酒，大塊肉，整套穿衣，論秤分金。且又讓你做個掌盤，何等快活散誕！倘若有些氣象時，據着個山寨，稱孤道寡也繇得你。」

房德沉吟未答。那漢又道 ：「秀才十分不肯時，也不敢相強。但只是來得去不得，不從時，便要壞你性命 ，這卻莫怪！」都向靴裏颼的拔出刀來，嚇得房德魂不附體 ，倒退下十數步來道 ：「列位莫動手！容再商量。」衆人道 ：「從不從 ，一言而決 ，有甚商量 ？」房德想道 ：「這般荒僻所在 ，若不依他，豈不白白送了性命，有那個知得？且哄過一時，到明白脫身去出首罷 ！」算計已定，乃道 ：「多承列位壯士見愛，但小生平昔膽怯，恐做不得此事 。」衆人道 ：「不打緊 ，初時便膽怯，做過幾次，就不覺了 。」房德道 ：「既如此，只得順從列位。」衆人大喜，把刀依舊納在靴中道 ：「即今已是一家，皆以兄弟相稱了。快將衣服來與大哥換過，好拜天地 ！」便進去捧出一套棉衣，一頂新唐巾，一雙新靴。房德着扮起來，威儀比前更是不同。衆人齊聲喝采道 ：「大哥這個人品，莫說做掌盤，就是皇帝，也做得過！」

古語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房德本是個貧士，這般華服，從不曾着體。如今忽地煥然一新，不覺移動其念，把衆人那班說話細細一味，轉覺有理。想道：「如今果是楊國忠爲相，賄賂公行，不知埋沒了多少高才絕學。像我恁樣平常學問，真個如何能勾官做？若不得官 ，終身貧賤 ，反不如這班人受用了 。」又想起 ：「見今恁般深秋天氣，還穿着破葛衣。與渾家要匹布兒做件衣服，尚示能勾。及至仰告親識，又並無一個肯慨然賙濟。看起來到是這班人義氣，與他素無相識，就把如此華美衣服與我穿着，又推我爲主。便依他們胡做一場，到也落得半世快活 ！」卻又想着「不可！不可！倘被人拿住，這性命就休了 ！」正在胡思亂想，把腸子攪得七橫八豎 ，疑惑不定。只見衆人忙擺香案，擡出一口豬，一腔羊，當天排列。連房德共是十八個好漢，一齊跪下，拈香設誓，歃血爲盟。祭過了天地，又與房德八拜爲交，各敘姓名。少頃擺上酒餚，請房德坐了第一席。肥甘美醞，恣意飲啖。

房德日常不過黃齏淡飯，尚且自不全 。間或覓得些酒肉，也不能勾趁心醉飽。今日這番受用，喜出望外。且又衆人輪流把盞，大哥前、大哥後，奉承得眉花眼笑，起初還在欲爲未爲之間，到此時便肯死心塌地，做這樁事了。想道 ：「或者我命裏合該有些造化，遇着這班弟兄扶助，真個弄出大事業來也未可知。若是小就時，只做兩三次，尋了些財物即便罷手，料必無人曉得。然後去打楊國忠的關節，覓得個官兒 ，豈不美哉！萬一敗露，已是享用過頭，便喫刀喫剮，亦所甘心，也強如擔飢受凍，一生做個餓莩！」有詩爲證：

風雨蕭蕭夜正寒，扁舟急槳上危灘。

也知此去波濤惡，只爲飢寒二字難。

衆人杯來盞去，直喫到黃昏時候 。一人道 ：「今日大哥初聚，何不就發個利市 ？」衆人齊聲道 ：「言之有理！還是到那一家去好 ？」房德道 ：「京都富家，無過是延平門王元寶這老兒爲最。況且又在城外，沒有官兵巡邏，前後路徑，我皆熟慣。只這一處，就抵得十數家了，不知列位以爲何如？」衆人喜道：「不瞞大哥說，這老兒我們也在心久了。只因未得其便，何不想卻與大哥暗合，足見同心 ！」即將酒席收過，取出硫磺焰硝火把器械之類，一齊扎縛起來。但見：

白布羅頭，勞鞋兜腳。臉上抹黑搽紅，手內提刀持斧。褲衤昆 剛過膝，牢拴裹肚；衲襖卻齊腰，緊纏搭縛。一隊麼魔來世界，數羣虎豹入山林。

衆人結束停當，捱至更余天氣，出了園門，將門反撐好了，如疾風驟雨而來。這延平門離樂遊原約有六七里之遠，不多時就到了。

且說王元寶乃京兆尹王洪共的族兄，家有敵國之富，名聞天下。玄宗天子亦嘗召見。三日前被小偷竊了若干財物，告知王洪，責令不良人捕獲，又撥三十名健兒防護。不想房德這班人晦氣，正撞在網裏。當下衆強盜取出火種，引着火把，照耀渾如白晝，輪起刀斧，一路砍門進去。那些防護健兒並家人等，俱從睡夢中驚醒，鳴鑼吶喊，各執棍棒上前擒拿。莊前莊後鄰家聞得，都來救護。這班強盜見人已衆了，心下慌張，便放起火來，奪路而走。王家人分一半救火，一半追趕上去，團團圍住。衆強盜拚命死戰，戳傷了幾個莊客。終是寡不敵衆，被打翻數人，餘皆盡力奔脫，房德亦在打翻數內 ，一齊繩穿索縛，等至天明，解進京兆尹衙門，王洪發下畿尉推問。那畿尉姓李，名勉，字玄卿，乃宗室之子。素性忠貞尚義，有經天緯地之才，濟世安民之志。只爲李林甫、楊國忠相繼爲相，妒賢嫉能，病國殃民，屈在下僚，不能施展其才。這畿尉品級雖卑，卻是個刑名官兒。凡捕到盜賊，俱屬鞫訊。上司刑獄，悉委推勘。故歷任的畿尉，定是酷吏，專用那周興、來俊臣、索元禮遺下有名色的極刑。是那幾般名色？有《西江月》爲證：

犢於懸車可畏，驢兒拔橛堪哀！鳳凰曬翅命難捱，童子參禪魂扌卒 玉女登梯最慘，仙人獻果傷哉！獼猴鑽火不招來，換個夜叉望海。

那些酷吏，一來仗刑立威，二來或是權要囑託，希承其旨，每一不問情真情枉，一示嚴刑鍛鍊，羅織成招。任你銅筋骨的好漢，到此也膽喪魂驚，不知斷送了多少忠臣義士！惟有李勉與他尉不同，專尚平恕，一切慘酷之刑，置而不用，臨事務在得情，故此並無冤獄。

那一日正值早衙，京尹發下這件事來，十來個強盜、五六個戳傷莊客跪做一庭。行兇刀斧，都堆在階下。李勉舉目看時，內中惟有房德，人材雄偉，豐彩非凡，想道；」恁樣一條漢子，如何爲盜？」心下就懷個矜憐之念。當下先喚巡邏的，並王家莊客，問了被劫情由。然後又問衆盜姓名，逐一細鞫。俱系當下就擒，不待用刑，盡皆款伏。又招出黨羽窟穴，李勉即差不良人前去捕緝。問至房德，乃匍匐到案前，含淚而言道 ：「小人自幼業儒，原非盜輩。止因家貧無措，昨到親戚告貸，爲雨阻於雲華寺中，被此輩以計誘去，威逼入夥，出於無奈 ！」遂將畫鳥入夥前後事，一一細訴。李勉已是借其材貌，又見他說得情詞可憫，便有意釋放他。卻又想：「一夥同罪，獨放一人，公論難泯。況是上司所委，如何回覆？除非如此如此 。」乃假意叱喝下去，分付俱上了枷尬，禁於獄中 ，俟拿到餘黨再問。砍傷莊客，遣回調理。巡邏人記功有賞。

發落衆人去後，即喚獄卒王太進衙。原來王太昔年因誤觸了本官，被誣構成死罪，也虧李勉審出，原在衙門服役。那王太感激李勉之德，凡有委託，無不盡力，爲此就參他做押獄之長。當下李勉分付道 ：「適來強人內有個房德，我看此人相貌軒昂，言詞挺拔，是個未遇時的豪傑。有心要出脫他，因礙着衆人，不好當堂明放。託在你身上，覷個方便，縱他逃去 ！」取過三兩一封銀子，教他遞與，贈爲盤費，速往遠處潛避，莫在近邊，又爲人所獲。王太道 ：「相公分付，怎敢有違？但恐遺累衆獄卒，卻如何處？」李勉道：「你放他去後，即引妻小，躲入我衙中，將申文俱做於你的名下，衆人自然無事。你在我左右，做個親隨，豈不強如做這賤役？」王太道 ：「因得相公收留，在衙伏侍，萬分好了 ！」將銀袖過，急急出衙，來到獄中，對小牢子道 ：「新到囚犯，未經刑杖，莫教聚於一處，恐弄出些事來。」小牢子依言，遂將衆人四散分開。

王太獨引房德置在一個僻靜之處，把本官美意，細細說出，又將銀兩交與。房德不勝感激道 ：「煩禁長哥致謝相公，小人今生若不能補報，死當作犬馬酬恩 ！」王太道 ：「相公一片熱腸救你，那指望報答？但願你此去，改行從善，莫負相公起死回生之德 ！」房德道 ：「多感禁長哥指教，敢不佩領 。」捱到傍晚，王太眼同衆牢子將衆犯盡上囚牀 ，第一個先從房德起，然後挨次而去。王太覷衆人正手忙腳亂之時，捉空踅過來，將房德放起，開了枷鎖，又把自己舊衣帽與他穿了，引至監門口，且喜內外更無一人來往，急忙開了獄門，掇他出去。

房德拽開腳步，不顧高低，也不敢回家，挨出城門，連夜而走。心中思想 ：「多感畿尉相公救了性命 ，如今投兀誰好？想起當今惟有安祿山，最爲天子寵任，收羅豪傑，何不投之？」遂取路直至范陽。恰好遇着個故友嚴莊，爲范陽長史，引見祿山。那時安祿山久蓄異志，專一招亡納叛，見房德生得人材出衆，談吐投機，遂留於部下。房德住了幾時，暗地差人迎取妻子到彼。不在話下。正是：

掙破天羅地網，撇開悶海愁城。

得意盡誇今日，回頭卻認前生。

且說王太當晚，只推家中有事要回，分咐衆牢子好生照管，將鑰匙交付明白。出了獄門，來至家中，收拾囊篋，悄悄領着妻子，連夜躲入李勉衙中。不題。且說衆牢子到次早放衆囚水火，看房德時，枷鎖撇在半邊，不知幾時逃去了。衆人都驚得面如土色，叫苦不迭道 ：「恁樣緊緊上的刑具，不知這死囚怎地摔脫逃走了？卻害我們喫屈官司！又知從何處去的？」四面張望牆壁 ，並不見塊磚瓦落地 ，連泥屑也沒有一些 。齊道：「這死囚昨日還哄畿尉相公，說是初犯，到是個積年高手 。」內中一人道 ：「我去報知王獄長，教他快去稟官，作急緝獲！」那人一口氣跑到王太家，見門閉着，一片聲亂敲，那裏有人答應。聞壁一個鄰家走過來，道：「他家昨夜亂了兩個更次，想是搬去了 。」牢子道 ：「並不見王獄長說起遷居 ，那有這事 ！」鄰家道 ：「無過止這間屋兒，如何敲不應？難道睡死不成！」牢子見說得有理，盡力把門測開，原來把根木子反撐的。裏邊止有幾件粗重傢伙，並無一人。牢子道 ：「卻不作怪！他爲甚麼也走了？這死囚莫不到是他賣放的？休管是不是，且都推在他身上罷了 ！」把門依舊帶上，也不回獄，徑望畿尉衙門前來。

恰好李勉早衙理事，牢子上前稟知。李勉佯驚道 ：「向來只道王太小心，不想恁般大膽，敢賣放重犯！料他也只躲在左近，你們四散去緝訪，獲到者自有重賞 。」牢子叩頭而出。李勉備文報府，王洪以李勉疏虞防閒，以不職奏聞天子，罷官爲民。一面懸榜，捕獲房德、王太。李勉即日納還官誥，收拾收身，將王太藏於女人之中，帶回家去。正是：

不因濟困撫危意，肯作藏亡匿罪人？

李勉家道素貧，卻又愛做清官，分文不敢妄取。及至罷任，依原是個寒士。歸到鄉中，親率童僕，躬耕而食。家居二年有餘，貧困轉劇，乃別了夫人，帶着王太並兩個家奴，尋訪故知。由東都一路，直至河北。聞得故人顏杲卿新任常山太守，遂往謁之。路經柏鄉縣過，這地方離常山尚有二百餘里。李勉正行間，只見一行頭踏，手持白棒，開道而來，呵喝道 ：「縣令相公來，還不下馬！」李勉引過半邊迴避。王太遠遠望見那縣令，上張皁蓋，下乘白馬，威儀濟濟，相貌堂堂。仔細認時，不是別個，便是昔年釋放的房德。乃道 ：「相公不消避得，這縣令就是房德 。」李勉聞言，心中甚喜，道 ：「我說那人是個未遇時的豪傑，今卻果然。但不知怎地就得了官職？」欲要上前去問，又想道 ：「我若問時，此人只道曉得他在此做官，來與索報了，莫問罷。」分付王太禁聲，把頭回轉，讓他過去。

那房德漸漸至近，一眼覷見李勉背身而立，王太也在傍邊，又驚又喜。連忙止住從人，跳下馬來。向前作揖道 ：「恩相見了房德，如何不喚一聲，反掉轉頭去？險些兒錯過 ！」李勉還禮道 ：「恐妨足下政事，故不敢相通。」房德道 ：「說那裏話，難得恩相至此，請到敝衙少敘 。」李勉此時，鞍馬勞倦，又見其意殷勤，答道 ：「既承雅清，當暫話片時 。」遂上馬並轡而行，王太隨在後面。不一時到了縣中，直至廳前下馬。房德請李勉進後堂，轉過左邊一個書院中來，分付從人不必跟入，止留一個心腹幹辦陳顏，在門口伺候 ，一面着人整備上等筵席。將李勉四個生口，發於後槽餵養 ，行李即教王太等搬將入去。又教人傳話衙中，喚兩個家人來伏侍。那兩個家人，一個教做路信，一個教做支成，都是房德爲縣尉時所買。且說房德爲何不要從人入去？只因他平日冒稱是宰相房玄齡之後，在人前誇炫家世，同僚中不知他的來歷，信以爲真，把他十分敬重。今日李勉來至，相見之間，恐提起昔日爲盜這段情由，怕衆人聞得，傳說開去，被人恥笑，做官不起。因此不要從人進去，這是他用心之處。

當下李勉步入裏邊去看時，卻是向陽一帶三間書室，側邊又是兩間廂房，這書室庭戶虛敞，窗很明亮，正中掛一幅名人山水，供一個古銅香爐，爐內香菸馥郁。左邊設一張湘妃竹榻，右邊架上堆滿若干圖書。沿窗一隻几上，擺列文房四寶。庭中種植許多花木，鋪設得十分清雅 。這所在乃是縣官休沐之處，故爾恁般齊整。且說房德讓李勉進了書房，忙忙的掇過一把椅子．居中安放，請李勉坐下 ，納頭便拜。李勉急忙扶住道：「足下如何行此大禮？」房德道 ：「某乃待死之囚，得恩相超拔 ，又贈盤纏，遁逃至此，方有今日。恩相即某之再生父母，豈可不受一拜 ！」李勉是個忠正之人，見他說得有理，遂受了兩拜。房德拜罷起來，又向王太禮謝，引他三人到廂房中坐地。又叮嚀道 ：「倘隸卒詢問時，切莫與他說昔年之事！」王太道：「不消分付，小人理會得！」

房德復身到書房中，扯把椅兒打橫相陪，道 ：「深蒙相公活命之恩，日夜感激，未能酬報！不意天賜至此相會 。」李勉道 ：「足下一時被陷，吾不過因便斡旋，何德之有？乃承如此垂念 。」獻茶已畢，房德又道 ：「請問恩相，升在何任，得過敝邑？」李勉道：「吾因釋放足下，京尹論以不職，罷歸鄉里。家居無聊，故遍遊山水，以暢襟懷。今欲往常山，訪故人顏太守，路經於此。不想卻遇足下，且已得了官職，甚慰鄙意 。」房德道：「元來恩相因某之故，累及罷官。某反苟顏竊祿於此，深切惶愧 ！」李勉道 ：「古人爲義氣上，雖身家尚然不顧，區區卑職，何足爲道！但不識足下別後，歸於何處，得宰此邑！」房德道 ：「某自脫獄，逃至范陽，幸遇故人，引見安節使，收於幕下，甚蒙優禮。半年後，即署此縣尉之職。近以縣主身放，遂表某爲令。自愧譾陋菲才，濫叨民社，還要求恩相指教 ！」李勉雖則不在其位，卻素聞安祿山有反叛之志。今見房德乃是他表舉的官職，恐其後來黨逆，放就他請教上，把言語去規訓道 ：「做官也沒甚難處，但要上不負朝廷，下不害百姓，遇着死生利害之處，總有鼎鑊在前，斧只在後 ，亦不能奪我之志。切勿爲匪人所惑，小利所誘，頓爾改節，雖或僥倖一時，實是貽笑千古！足下立定這個主意，莫說爲此縣令，就是宰相，亦儘可做得過！」房德謝道 ：「恩相金玉之言，某當終身佩銘！」兩下一遞一條，甚說得來。少頃，路信來稟 ：「筵宴已完，請爺入席 。」房德起身，請李勉至後堂，看時乃是上下兩席。房德教從人將下席移過左傍，李勉見他要傍坐，乃道 ：「足下如此相敘，反覺不安，還請坐轉 。」房德道 ：「恩相在上，侍坐已是僭妄，豈敢抗禮？」李勉道：「吾與足下今已爲聲氣之友，何必過謙 ！」遂令左右，依舊移在對席。從人獻過杯筋，房德安席定位。庭下承應樂人，一行兒擺列奏樂。那筵席杯盤羅列，非常豐盛，雖無炮鳳烹龍，也極山珍海錯。當下賓主歡洽，開懷暢飲，更餘方止。王太等另在一邊款待，自不必說。

此時二人轉覺親熱，攜手而行，同歸書院。房德分付路信，取過一副供奉上司的鋪蓋，親自施設潤褥，提攜溺器。李勉扯住道 ：「此乃僕從之事，何勞足下自爲 ！」房德道 ：「某受相公大恩，即使生生世世執鞭隨鐙，尚不能報萬一，今不過少盡其心，何足爲勞！」鋪設停當，又教家人另放一榻，在傍相陪。李勉見其言詞誠懇，以爲信義之士，愈加敬重。兩下挑燈對坐，彼此傾心吐膽，各道生平志願，情投契合，遂爲至交，只恨相見之晚。直至夜分，方纔就寢。次日同僚官聞得 ，都來相訪。相見之間，房德只說 ：「是昔年曾蒙識薦，故此有恩 ！」同僚官又在縣主面上討好，各備筵席款待。

話休煩絮，居德自從李勉到後，終日飲酒談論，也不理事，也不進衙。其侍奉趨承，就是孝子事親也沒這般盡禮。李勉見恁樣殷勤，諸事俱廢，反覺過意不去，住了十來日，作辭起身。房德那裏肯放，說道 ：「恩相至此，正好相聚，那有就去之理！須是多住幾月，待某撥夫馬送至常山便了 。」李勉道 ：「承足下高誼，原不忍言別。但足下乃一縣之主，今因我在此，耽誤了許多政務。倘上司知得，不當穩便。況我去心已決，強留於此，反不適意 ！」房德料道留他不住，乃道 ：「恩相既堅執要去，某亦不好苦留。只是從此一別，後會無期，明日容治一樽，以盡竟日之歡，後日早行何如？」李勉道 ：「既承雅意，只得勉留一日 。」房德留住了李勉，喚路信跟着回到私衙，要收拾禮物饋送。只因這番，有分教李畿險些兒送了性命，正是：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所以恬淡人，無營心自足。

話分兩頭，卻說房德老婆貝氏，昔年房德落薄時，讓他做主慣了。到今做了官，每事也要喬主張。此番見老公喚了兩個家人出去，一連十數日不見進衙，只道瞞了他做甚事體，十分惱恨。這日見老公來到衙裏，便待發作。因要探口氣，滿臉反堆下笑來，問道 ：「外邊有何事，久不退衙 ？」房德道：「不要說起，大恩人在此，幾乎當面錯過。幸喜我眼快瞧着，留得到縣裏，故此盤桓了這幾日 。特來與你商量 ，收拾些禮物送他。」貝氏道 ：「那裏什麼大恩人 ？」房德道 ：「哎呀！你如何忘了？便是向年救命的畿尉李相公，只爲我走了，帶累他罷了官職。今往常山去訪顏太守，路經於此。那獄卒王太也隨在這裏 。」貝氏道 ：「元來是這人麼？你打帳送他多少東西？」房德道 ：「這個大恩人，乃再生父母，須得重重酬報 ！」貝氏道 ：「送十匹絹可少麼？」房德呵呵大笑道 ：「奶奶到會說耍話，恁地一個恩人，這十匹絹送他家人也少！」貝氏道：「胡說！你做了個縣官，家人尚沒處一注賺十匹絹。一個打抽豐的，如何家人便要許多？老孃還要算計哩！如今做我不着，再加十匹，快些打發起身 ！」房德道 ：「奶奶怎說出恁樣沒氣力的話來？他救了我性命，又齎贈盤纏，又壞了官職，這二十匹絹當得甚的？」

貝氏從來鄙吝，連這二十匹絹，還不捨得的，只爲是老公救命之人，故此慨然肯出，他已算做天大的事了。房德兀自嫌少，心中便有些不悅 ，故意道 ：「一百匹何如 ？」房德道：「這一百匹只夠送王太了 。」貝氏見說一百匹還只夠送王太，正不知要送李勉多少？十分焦躁道 ：「王太送了一百匹，畿尉極少也送得五百匹哩 ！」房德道 ：「五百匹還不夠 ！」貝氏怒道：「索性湊足一千何如 ？」房德道 ：「這便差不多了 。」貝氏聽了這話，向房德劈面一口涎沫，道 ：「啐！想是你失心風了！做得幾時官，交多少東西與我？卻來得這等大落！恐怕連老孃身子賣來，還湊不上一半哩！那裏來許多絹送人？」房德看見老婆發喉急，便道 ：「奶奶有話好好商量，怎就着惱 ！」貝氏嚷道 ：「有甚商量，你若有，自去送他，莫向我說 。」房德道 ：「十分少，只得在庫上撮去 。」貝氏道 ：「嘖！嘖！你好天大的膽兒！庫藏乃朝廷錢糧，你敢私自用得的！倘一時上司查覈，那時怎地回答 ？」房德聞言，心中煩惱道：「話雖有理，只是恩人又去的急，一時沒處設法，卻怎生處？」坐在旁邊躊躇。

誰想貝氏見老公執意要送恁般厚禮，就是割身上肉，也沒這樣疼痛，連腸子也急做千百段！頓起不良之念，乃道 ：「看你枉做了個男子漢，這些事沒有決斷，如何做得大官？我有個捷徑法兒在此，到也一勞永逸 。」房德認做好話 ，忙問道：「你有甚麼法兒 ？」貝氏答道；」自古有言：大恩不報。不如今夜覷個方便，結果了他性命，豈不乾淨 ！」只這句話，惱得房德徹耳根通紅，喝道 ：「你這不賢婦！當初只爲與你討匹布兒做件衣服不肯，以致出去求告相識，被這班人誘去入夥，險些兒送了性命！若非這恩人，舍了自己官職，釋放出來，安得今日夫妻相聚？你不勸我行些好事 ，反教傷害恩人 ，於心何忍 ！」貝氏一見老公發怒，又陪着笑道 ：「我是好話，怎到發惡！若說得有理，你便聽了；沒理時，便不要聽，何消大驚小怪 。」房德道 ：「你且說有甚理？」貝氏道 ：「你道昔年不肯把布與你，至今恨我麼？你且想，我自十七歲隨了你，目逐所需，那一件不虧我支持。難道這兩匹布，真個不捨得？因聞得當初有個蘇秦，未遇時，閤家伴爲不禮，激勵他做到六國丞相。我指望學這做故事，也把你激發。不道你時運不濟，卻遇這強盜，又沒蘇秦那般志氣，就隨他們胡做，弄出事來。此乃你自作之孽，與我什麼相干？那李勉當時豈真爲義氣上放你麼？」房德道 ：「難道是假意？」貝氏笑道 ：「你枉自有許多聰明，這些事便見不透。大凡做刑名官的，多有貪酷之人，就是至親至戚，犯到手裏，尚不肯順情。何況他與你素無相識，且又情真罪當，怎肯舍了自己官職，輕易縱放了重犯？無非聞說你是個強盜頭兒，定有贓物窩頓，指望放了暗地去孝順，將些去買上囑下。這官又不壞，又落些入已。不然，如何一夥之中，獨獨縱你一個？那裏知道你是初犯的窮鬼，竟一溜煙走了，他這官又罷休。今番打聽着在此做官，可可的來了 。」房德搖首道 ：「沒有這事。當初放我，乃一團好意 ，何嘗有絲毫別唸。如今他自往常山，偶然遇見，還怕誤我公事，把頭掉轉，不肯相見，並非特地來相見。不要疑壞了人 。」貝氏又嘆道 ：「他說往常山乃是假話，如何就信以爲真。且不要論別件，只他帶着王太同行 ，便見其來意了 。」房德道 ：「帶王太同行便怎麼？」貝氏道 ：「你也忒殺瞢懂！那李勉與顏太守是相識，或者去相訪是真了。這王太乃京兆府獄卒，難道也與顏太守有舊去相訪？卻跟着同走。若說把頭掉轉不來招攬，此乃冷眼覷你，可去相迎？正是他奸巧之處，豈是好意？如果真要到常山，怎肯又住這幾多時 。」房德道 ：「他那裏肯住，是我再三苦留下的 。」貝氏道 ：「這也是他用心處 ，試你待他的念頭誠也不誠。」

房德原是沒主意的人，被老婆這班後話一聳，漸生疑惑，沉吟不語 。貝氏又道 ：「總來這恩是報不得的 ！」房德道：「如何報不得？」貝氏道 ：「今若報得薄了。他一時翻過臉來，將舊事和盤托出，那時不但官兒了帳，只怕當做越獄強盜拿去，性命登時就送。若報得厚了，他做下額子，不常來取索。如照舊饋送，自不必說。稍不滿欲，依舊揭起舊案，原走不脫，可不是到底終須一結。自古道：先下手爲強。分若不依我言，事到其彼，悔之晚矣 ！」房德聞說至此，暗暗點頭，心腸已是變了。又想了一想，乃道 ：「如今原是我要報他恩德，他卻從無一字題起，恐沒心腸 。」貝氏笑道 ：「他還不曾見你出手，故不開口，到臨期自然有說話的。還有一件，他此來這番，縱無別話，你的前程，已是不能保了 。」房德道 ：「卻是爲何？」貝氏道 ：「李勉至此，你把他萬分親熱 ，衙中人不知來歷，必定問他家人，那家人肯替你遮掩？少不得以直告之，你想衙門人的口嘴，好不利害，知得本官是強盜出身，定然當做新聞，互相傳說。同僚們知得，雖不敢當面笑你，背後誹議也經不起。就是你也無顏再存坐得住！這個還算小可的事。那李勉與顏太守既是好友，到彼難道不說？自然一一道知其詳。聞得這老兒最是古怪。且又是他屬下，倘被遍河北一傳，連夜走路，還只算遲了。那時可不依舊落薄，終身怎處！如今急急下手，還可免得顏太守這頭出醜！」房德初時，原怕李勉家人走漏了消息，故此暗地叮嚀王太。如今老婆說出許多利害，正投其所忌，遂把報恩念頭，撇向東洋大海。連稱：「還是奶奶見得透，不然，幾乎反害自己。但他來時，合衙門人通曉得，明日不見了，豈不疑惑？況那屍首也難出脫 ！」貝氏道 ：「這個何難？少停出衙，止留幾個心腹人答應，其餘都打發去了 。將他主僕灌醉，到夜靜更深，差人刺死。然後把書院放了一把火燒了，明日尋出些殘屍剩骨，假哭一番，衣棺盛殮。那時人只認是火燒死的，有何疑惑 ！」房德大喜道 ：「此計甚妙 ！」便要起身出衙。那婆娘曉得老公心是活的，恐兩下久坐長談，說得入港，又改過念來，乃道 ：「總則天色還早，且再過一回出去 。」房德依着老婆，真個住下。有詩爲證：

猛虎口中劍，長蛇尾上針。

兩般猶未毒，最毒婦人心。

自古道 ：「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 。」房德夫妻在房說話時，那婆娘一味不捨得這絹匹，專意攛唆老公害人，全不提防有人窺聽。況在私衙中，料無外人來往，恣意調脣弄舌。不想家人路信，起初聞得貝氏十分焦躁，便覆在間壁牆上聽他們爭多競少，直至放火燒屋，一句句聽得十分仔細，到吃了一驚。想道 ：「原來我主人曾做過強盜，虧這官人救了性命，今反恩將仇報，天理何在？看起來這般大恩人，尚且如此，何況我奴僕之輩。倘稍有過失，這性命一發死得快了 ！此等殘薄之人，跟他何益 。」又想道 ：「常言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署，何不救了這四人 ，也是一點陰騭 。」卻又想道 ：「若放他們走了，料然不肯饒我。不如也走了罷 ！」遂取些銀兩藏在身邊，覷個空，悄悄閃出私衙，一徑奔入書院 。只見支成在廂房中烹茶，坐於檻上，執着扇子打盹，也不去驚醒他，竟踅入書室，看王太時，卻都不在，止有李勉正襟據案而坐，展玩書籍。路信走近案前，低低道：「相公，你禍事到了！還不快走，更待幾時 ？」李勉被這驚不小，急問：「禍從何來？」路信扯到半邊，將適才所聞，一一細說，又道 ：「小人因念相公無辜受害，特來通報，如今不走，少頃便不能免禍了 ！」李勉聽了這話，驚得身子猶如吊在冰桶裏，把不住的寒顫，向着路信倒身下拜道 ：「若非足下仗義救我 ，李勉性命定然休矣 ！大恩大德，自當厚報 ，決不學此負心之人 。」急得路信答拜不迭，道：「相公不要高聲，恐支成聽得，走漏了消息，彼此難保！」李勉道 ：「但我走了，遺累足下，於心何安 ？」路信道：「小人又無妻室，待相公去後，亦自遠遁 ，不消慮得 。」李勉道：「既如此，何不隨我同往常山？」路信道：「相公肯收留小人，情願執鞭隨鐙 ！」李勉道 ：「你乃大恩人，怎說此話？」遂叫王太，一連十數聲，再沒一人答應。跌足叫苦道 ：「他們都往那裏去了 ？」路信道：「待小人去尋來。」李勉又道：「馬匹俱在後槽，卻怎處？」路信道 ：「也等小人去哄他帶來 。」急出書室，回頭看支成已不在檻上打盹了。路信即走入廂房中觀看，卻也不在。原來支成登東廁去了。路信只道被他聽得，進衙去報房德，心下慌張，復轉身向李勉道 ：「相公，不好了！想被支成聽見，去報主人了，快走罷！等不及管家矣 。」李勉又喫一驚，半句話也應答不出，棄下行李，光身子，同着路信踉踉蹌蹌搶出書院。

做公的見了李勉，坐下的都站起來 。李勉兩步並作一步，奔出了儀門外。見有三騎馬繫着，是俟候縣令、主簿、縣尉出入的。路信心生一計，對馬伕道 ：「李相公要往西門拜客，快帶馬來 ！」那馬伕曉得李勉是縣主貴客 ，且又縣主管家分付，怎敢不依，連忙牽過兩騎。李勉剛剛上馬，王太撞至馬前，手中提着一雙麻鞋，問道 ：「相公往何處去 ？」路信接口道：「相公要往西門拜客，你們通到那裏去了？」王太道 ：「因麻鞋壞了，上街去買，相公拜那個客？」路信道：「你跟來罷了，問怎的 ？」又叫馬伕帶那騎馬與他乘坐，齊出縣門 ，馬伕在後跟隨。路信分付道 ：「頃刻就來，不消你隨了 。」那馬伕真個住下。

離了縣中，李勉加上一鞭，那馬如飛而走。王太見家主恁般慌促，且不知要拜甚客。行不上一箭之地，兩個家人也各提着麻鞋而來，望見家主 ，便閃在半邊 ，問道 ：「相公往那裏去？」李勉道 ：「你且莫問，快跟來便了 。」話還未了，那馬已跑向前去，二人負命的趕，如何跟得上，看看行近西門，早有兩人騎着牲口，從一條巷中橫衝出來。路信舉目觀看，不是別人，卻是幹辦陳顏，同着一個令史，二人見了李勉，滾鞍下馬聲喏。路信見景生情 ，急叫道 ：「李相公管家們還少牲口，何不借陳幹辦的暫用 ？」李勉暗地意會，遂收繮勒馬道：「如此甚好 ！」路信向陳顏道 ：「李相公要去拜客，暫借你的牲口與管家一乘，少頃便來 ！」二人巴不能奉承得李勉歡喜，指望在本官面前，增添些好言語，可有不肯的理麼 ？連聲答應道：「相公要用，只管乘去 。」等了一回 ，兩個家人帶跌的趕到，走得汗淋氣喘，陳顏二人將鞭繮遞與兩個家人上了馬，隨李勉趲出城門。縱開絲繮，二十個馬蹄，如撒鈸相似 ，循着大路，望常山一路飛奔去了！正是：

折破玉籠飛綵鳳，頓開金鎖走蛟龍。

話分兩頭。且說支成上了東廁轉來，烹了茶 ，摻進書室，卻不見李勉。只道在花木中行走，又遍尋一過 ，也沒個影兒，想道 ：「是了，一定兩日久坐在此，心中不舒暢，往外閒遊走了 。」約莫有一個時辰，還不見進來。走出書院去觀看，剛至門口，劈面正撞着家主。元來房德被老婆留住，又坐了一大回，方起身打點出衙，恰好遇見支成 。問 ：「可見路信麼 ？」支成道 ：「不見 ，想隨李相公出外閒走去了 。」房德心中疑慮，正待差支成去尋覓，只見陳顏來到。房德問道 ：「曾見李相公麼 ？」陳顏道 ：「方纔在西門遇見。路信說要往那裏去拜客。連小人的牲口都借與他管家乘坐，一行共五個馬 ，飛跑如雲，正不知有甚緊事？」房德聽罷，料是路信走漏消息，暗地叫苦。也不再問，復轉身原入私衙。報與老婆知得。那婆娘聽說走了，到喫一驚道 ：「罷了，罷了！這禍一發來得速矣 。」房德見老婆也着了急，慌得手足無措，埋怨道 ：「未見得他怎地！都是你說長道短，如今到弄出事來了 。」貝氏道 ：「不要慌！自古道 ：一不做，二不休。事到其間，說不得了。料他去也不遠，快喚幾個心腹人，連夜追趕前去，扮作強盜一齊砍了，豈不乾淨。」

房德隨喚陳顏進衙，與他計較 。陳顏道 ：「這事行不得，一則小人們只好趨承奔走，那殺人勾當，從不曾習慣，二則倘一時有人救應拿住，反送了性命。小人到有一計在此，不消勞師動衆，教他一個也逃不脫 ！」房德歡喜道 ：「你且說有甚妙策？」陳顏道 ：「小人間壁，一月前有一個異人搬來居住，不言姓名，也不做甚生理，每日出去喫得爛醉方歸。小人見他來歷蹺蹊，行跡詭祕，有心去察他動靜。忽一日，有一豪士青布錦袍躍馬而來，從者數人，徑到此人之家，留飲三日方去。小人私下問那從者賓主姓名 ，都不肯說 。有一個悄對小人說：『那人是個劍俠，能飛劍取人之頭，又能飛行，頃刻百里。且是極有義氣，曾與長安市上代人報仇，白晝殺人，潛蹤於此。』相公何不備些禮物前去，只說被李勉謀害，求他報仇，若得應允，便可了事。可不好麼？」房德道 ：「此計雖好，只恐他不肯。」陳顏道 ：「他見相公是一縣之主，屈己相求，定不推託。還怕連禮物也未必肯受哩 ！」貝氏在屏風後聽得，便道 ：「此計甚妙！快去求之。」房德道 ：「將多少禮物送他？」陳顏道：「他是個義士，重情不重物，得三百金足矣。」貝氏一力攛掇，就備了三百金禮物。

天色傍晚，房德易了便服，陳顏、支成相隨 ，也不乘馬，悄悄的步行到陳顏家裏。原來卻住在一條冷巷中，不上四五家鄰舍，好不寂靜。陳顏留房德到裏邊坐下，點起燈火，向壁縫中張看，那人還未曾回。走出門口觀望，等了一回，只見那人又是爛醉，東倒西歪的撞入屋裏去了。陳顏奔入報知，房德起身就走。陳顏道 ：「相公須打點了一班說話 ，更要屈膝與他，這事方諧。」房德點頭道：「是。」一齊到了門首 ，向門上輕輕釦上兩下 。那人開門出問：「是誰？」陳顏低聲啞氣答道 ：「本縣知縣相公，在此拜訪義士 。」那人帶醉說道 ：「咱這裏沒有什麼義士 。」便要關門。陳顏道 ：「且莫閉門，還有句說話。」那人道 ：「咱要緊去睡，誰個耐煩 ！有話明日來說 。」房德道 ：「略話片時 ，即便相別。」那人道 ：「既如此，到裏面來。」三人跨進門內，掩上門時，引過一層房子，乃是小小客坐，點將燈燭熒煌。房德即倒身下拜道 ：「不知義上駕臨敝邑，有失迎迓 。今日幸得識荊，深慰平生 。」那人將手扶住道 ：「足下一縣之主，如何行此大禮！豈不失了體面？況咱並非什麼義士，不要錯認了 。」房德道 ：「下官專來拜訪義士，安有差錯之理？」教陳顏、支成將禮物獻上，說道 ：「些小薄禮，特獻義士爲斗酒之資，望乞哂留 。」那人笑道 ：「咱乃閭閻無賴，四海爲家 ，無一技一能，何敢當義士之稱？這些禮物也沒用處，快請收去 ！」房德又躬身道 ：「禮物雖微，出自房某一點血誠，幸勿峻拒！」那人道：「足下驀地屈身匹夫，且又賜恁般厚禮 ，卻是爲何 ？」房德道 ：「清義士收了，方好相告 。」那人道 ：「咱雖貧賤，誓不取無名之物。足下若不說明白，斷然不受 ！」房德假意哭拜於地道 ：「房某負戴大冤久矣！今仇在目前，無能雪恥。特慕義士是個好男子，有聶政、荊軻之技，故敢斗膽叩拜階下。望義士憐念房某含冤負屈，少展半臂之力，刺死此賊，生死不忘大德 ！」那人搖手道 ：「我說足下認錯了，咱資身尚且無策，安能爲人謀大事 ？況殺人勾當，非通小可，設或被人聽見這話，反連累咱家，快些請回 ！」言罷轉身，先向外而走。

房德上前，一把扯住道 ：「聞得義士素抱忠義，專一除殘祛暴，濟困扶危，有古烈之風。分房某抱大冤，義士反不見憐，料想此仇永不能報矣 ！」道罷，又假意啼哭。那人冷眼瞧了這個光景，只道是真情，方道 ：「足下真個有冤麼 ？」房德道：「若沒大冤，怎敢來求義士 ？」那人道 ：「既恁樣，且坐下。將冤屈之事並仇家姓名，今在何處？細細說來。可行則行，可止則止 。」兩下遂對面而坐，陳顏、支成站於傍邊。房德捏出一段假，反說 ：「李勉昔年誣指爲盜，百般毒刑拷打，陷於獄中，幾遍差獄卒王太謀害性命，皆被人知覺，不致於死。幸虧後官審明釋放，得官此邑。今又與王太同來挾制 ，索詐千金。意猶未足，又串通家奴，暗地行刺事露。適來連此奴挈去，奔往常山，要唆顏太守來擺佈。」把一片說話，妝點得十分利害。那人聽畢，大怒道 ：「原來足下受此大冤，咱家豈忍坐視！足下且請回縣，在咱身上，今夜入常山一路，找尋此賊，爲足下報仇！夜半到衙中覆命 。」房德道 ：「多感義士高義！某當秉燭以待，事成之日，另有厚報 。」那人作色道 ：「咱一生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那個希圖你的厚報？這禮物咱也不受 。」說猶未絕，飄然出門。其去如風，須臾不見了。房德與衆人驚得目瞪口呆，連聲道 ：「真異人也 ！」權將禮物收回，待他覆命時再送。有詩爲證：

報仇憑一劍，重義藐千金。

誰謂奸雄舌，能違烈士心？

話分兩頭。且說王太同兩個家人見家主出了城門，又不拜甚客，只管亂跑，正不知爲甚緣故 。一口氣就行了二十餘里，天色已晚，卻又不尋店宿歇。那晚乃是十三，一輪明月，早已升空 ：「趁着月色，不顧途路崎嶇，負命而逃。常恐後面有人追趕，在路也無半句言語，只管趲向前去 。約莫有二更天氣，共行了六十多里，來到一個村鎮，已是井陘縣地方。那時走得口中又渴，腹內又飢，馬也漸漸行走不動。路信道 ：「來路已遠，料得無事了，且就此覓個宿處 ，明日早行 。」李勉依言，徑投旅店。誰想夜深了，家家閉戶關門，無處可宿。直到市梢頭，見一家門兒半開半掩 ，還在那裏收拾傢伙，遂一齊下馬，走入店門。將牲口卸了鞍轡，系在槽邊喂料。路信道 ：「主人家，揀一處潔淨的 ，與我們安歇 。」店家答道：「不瞞客官說，小店房頭，沒有個不潔淨所在，如今也止空得一間在此 。」教小二拿燈引入房中 。李勉向一條板凳上坐下，覺得氣喘吁吁。王太忍不住問道 ：「請問相公，那房縣主倦倦苦留，後日撥夫馬相送，從容而行，有何不美？卻反把自己行李棄下，猶如逃難一般，連夜奔走，受這般勞碌！路管家又隨着我們同來，是甚意故？」李勉嘆口氣道 ：「汝那知就裏？若非路管家，我與汝等死無葬身之地矣！今幸得脫虎口，已謝天不盡了，還顧得什麼行李、辛苦？」王太驚問其故。李勉方待要說，不想店主人見他們五人五騎，深夜投宿，一毫行李也無，疑是歹人，走進來盤問腳色，說道 ：「衆客長做甚生意？打從何處來，這時候到此？」李勉一肚子氣恨，正沒處說，見店主相問，答道 ：「話頭其長，請坐下了，待我細訴 。」乃將房德爲盜犯罪，憐其才貌，暗令王太釋放，以致罷官。及客遊遇見，留回厚款。今日午後，忽然聽信老婆讒言，設計殺害，虧路信報知逃脫，前後之事，細說一遍。

王太聽了這話，連聲唾罵 ：「負心之賊 ！」店主人也不勝嗟嘆。王太道：「主人家，相公鞍馬辛苦，快些催酒飯來吃了，睡一覺好趕路 。」店主人答應了出去。只見牀底下忽地鑽出一個大漢，渾身結束，手持匕首，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嚇得李勉主僕魂不附體，一齊跪倒，口稱 ：「壯士饒命 ！」那人一把扶起李勉道 ：「不必慌張，自有話說。咱乃義士，平生專抱不平，要殺天下負心之人。適來房德假捏虛情，反說公誣陷，謀他性命 ，求咱來行刺。那知這賊子恁般狼心狗肺，負義忘恩！早是公說出前情，不然險些誤殺了長者。」李勉連忙叩下頭去，道 ：「多感義士活命之恩 ！」那人住道 ：「莫謝莫謝，咱暫去便來 。」即出庭中，聳身上屋，疾如飛鳥，頃刻不見。主僕都驚得吐了舌，縮不上去，不知再來還有何意？懷着鬼胎，不敢睡臥，連酒飯也喫不下。有詩爲證：

奔走長途氣上衝，忽然牀下出青鋒。

一番衷曲殷勤訴，喚醒奇人睡夢中。

再說房德的老婆見丈夫回來，大事已就 ，禮物原封不動，喜得滿臉都是笑靨。連忙整備酒席，擺在堂上，夫妻秉燭以待，陳顏也留在衙中。俟候到三更時分，忽聽得庭前宿鳥驚鳴，落葉亂墜，一人跨進堂中。房德舉目看時，恰便是那個義士，打扮如天神一般，比前大似不同，且驚且喜，向前迎接。那義士全不謙讓，氣憤憤的大踏步走入去，居中坐下，房德夫妻叩拜稱謝。方欲啓問，只見那義上怒容可掬，照地掣出匕首，指着罵道 ：「你這負心賊子！李圍尉乃救命大恩人，不思報效，反聽婦人之言，背思反噬。既已事露逃去，便該悔過，卻又假捏虛詞，哄咱行刺。若非他道出真情，連咱也陷於不義。剮你這負心賊一萬刀，方出咱這點不平之氣 ！」房德未及措辨，頭已落地。驚得貝氏慌做一堆，平時且是會說會講，到此心膽俱裂，一張嘴猶如膠漆粘牢，動彈不得。義上指着罵道 ：「你這潑踐狗婦！不勸丈夫爲善，反唆他傷害恩人，我且看你肺肝是怎樣生的 ！」托地跳起身來，將貝氏一腳踢翻，左腳踏住頭髮，右膝捺住兩腿。這婆娘連叫 ：「義士饒命！今後再不敢了 。」那義士罵道 ：「潑賤淫婦！咱也到肯饒你，只是你不肯饒人 。」提起匕首向胸膛上一刀，直剖到臍下。將匕首街在口中，雙手拍開，把五臟六腑，摳將出來，血瀝瀝提在手中，向燈下照看。道 ：「咱只道這狗婦肺肝與人不同，原來也只如此，怎生恁般狠毒 ！」遂撇過一邊，也割了首級，兩顆頭結成一堆，盛在革囊之中，揩抹了手上血污，藏了匕首，提起革囊 ，步出庭中，逾垣而去。正是：

此人義膽包天地，豪氣雄心動鬼神。

再說李勉主僕在旅店中，守至五更時分 ，忽見一道金光，從庭中飛入，衆人一齊驚起，看時正是那義士，放下革囊，說道 ：「負心賊已被咱剖腹屠腸，今攜其首在此 ！」向革囊中取出兩顆首級。李勉又驚又喜，倒身下拜道 ：「足下高義，千古所無！請示姓名，當圖後報 。」義上笑道；」咱自來沒有姓名，亦不要人酬報。前咱從牀下而來，日後設有相逢，竟以『牀下義上』相呼便了 。」道罷，向懷中取一包藥兒，用小指甲挑了少許，彈於首級斷處，舉手一拱，早已騰上屋檐 ，換之不及，須臾不知所往。李勉見棄下兩個人頭，心中慌張 ，正在擺佈。可霎作怪！看那人頭時，漸漸縮小，須臾作爲一搭清水，李勉方纔放心。坐到天明，路信取些錢鈔，還了店家，收拾馬匹上路。 說話的，據你說，李勉共行了六十多里方到旅店，這義上又無牲口，如何一夜之間，往返如風 ？這便是前面說起，頃刻能飛行百里，乃劍俠常事耳。那義上受房德之託，不過黃昏時分，比及追趕，李勉還在途中馳驟，未曾棲息。他先一步埋伏等候，一往一來，有風無影，所以伏於牀下，店中全然不知。此是劍術妙處。

且說李勉當夜無話，次日起身，又行了兩日 ，方到常山，徑入府中，拜謁顏太守。故人相見，喜隨顏開，遂留於衙署中安歇。顏太守也見沒有行李，心中奇怪，問其緣故。李勉將前事一一訴出，不勝駭異。過了兩日，柏鄉縣將縣宰夫妻被殺緣由，申文到府，原來是夜陳顏、支成同幾個奴僕，見義士行兇，一個個驚號鼠竄，四散潛躲，直至天明，方敢出頭。只見兩個沒頭屍首，橫在血泊裏，五臟六腑，都摳在半邊，首級不知去向，桌上器皿，一毫不失。一家叫苦連天 。報知主簿、縣尉，俱喫一驚，齊來驗過。細詢其情 ，陳顏只得把房德要害李勉，央人行刺始末說出。主簿、縣尉，即點起若干做公的，各執兵器，押陳顏作眼前去捕獲刺客。那時鬨動合縣人民，都跟來看。到了間壁，打將入去，惟有幾間空房，那見一個人影。主簿與縣尉商議申文，已曉得李勉是顏太守的好友，從實申報，在他面上，怕有干礙。二則又見得縣主薄德，乃將真情隱過。只說半夜被盜越入私衙，殺死縣令夫婦，竊去首級，無從捕獲。兩下週全其事，一面買棺盛殮。顏太守依擬，申文上司。那時河北一路，多是安祿山專制，知得殺了房德，豈不去了一個心腹，倒下回文，着令嚴加緝獲。李勉聞了這個消息，恐怕纏到身上，遂作別顏太守，迴歸長安故里。恰好王錢坐事下獄，凡被劾罷官，盡皆起任。李勉原起畿尉，不上半年，即升監察御史。

一日，在長安街上行過，只見一人身衣黃衫 ，跨下白馬，兩個胡奴跟隨，望着節導中亂撞。從人呵喝不住。李勉舉目觀看，卻是昔日那牀下義士，遂滾鞍下馬，鞠躬道 ：「義士別來無恙？」那義士笑道：「虧大人還認得咱家。」李勉道 ：「李某日夜在心 ，安有不識之理 ？請到敝衙少敘 。」義士道 ：「咱另日竭誠來拜，今日不敢從命，倘大人不棄，同到敝寓一話何如 ？」李勉欣然相從。並馬而行，來到慶元坊，一個小角門內入去。過了幾重門戶，忽然顯出一座大宅院，廳堂屋舍，高聳雲漢 ，奴僕趨承，不下數百。李勉暗暗點頭道 ：「真是個異人 ！」請入堂中，重新見禮，分賓主而坐。頃刻擺下筵席，豐富勝於王侯。喚出家樂在庭前奏樂 ，一個個都是明眸皓齒 ，絕色佳人 。義士道：「隨常小飯，不足以供貴人，幸勿怪 ！」李勉滿口稱謝。當下二人席間談論些古今英雄之事，至晚而散。次日李勉備了些禮物，再來拜訪時，止存一所空宅，不知搬向何處去了？嗟嘆而回。後來李勉官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爲國公。王太、路信亦扶持做個小小官職。詩云：

從來恩怨要分明，將怨酬恩最不平。

安得劍仙牀下士，人間遍取不平人！

# 第十七卷 蘇小妹三難新郎

聰明男子做公卿，女子聰明不出身。

若許裙釵應科舉，女兒那見遜公卿。

自混沌初闢，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雖則造化無私，卻也陰陽分位。陽動陰靜，陽施陰受，陽外陰內。所以男子主四方之事，女子主一室之事。主四方之事的，項冠束帶，謂之丈夫，出將入相，無所不爲；須要博古通今，達權知變。生一室之事的，三綹梳頭，兩截穿衣，一日之計，止無過饔飧井臼，終身之計止無過生男育女。所以大家閨女雖曾讀書識字，也只要他識些姓名、記些帳目。他又不應科舉，不求名譽，詩文之事全不相干。雖然如此，各人資性不同。有等愚蠢的女子，教他識兩個字，如登天之難，有等聰明的女子，一般過目成誦，不教而能。吟詩與李、杜爭強，作賦與班、馬爭勝，這都是山川秀氣偶然不鍾於男而鍾於女。且如有曹大家，他是班固之妹，代兄續成《漢史》。又有個蔡琰，制《胡笳十八拍》流傳後世。晉時有個謝道韞，與諸兄詠雪，有柳絮隨風之句，諸兄都不及他。唐時有個上官婕妤，中宗皇帝教他品第朝臣之詩，臧否一一不爽。至於大宋婦人，出色的更多。就中單表一個叫作李易安，一個叫作朱淑真。他兩個都是閨閣文章之伯，女流翰苑之才。論起相女配夫，也該對個聰明才子。爭誇月下老錯注了婚籍，都嫁了無才無學之人，每每怨恨之情形於筆札。有詩爲證：

鷗鷺鴛鴦作一池，曾知羽翼不相宜。

東君不與花爲主，何似休生連理技！

那李易安有《傷秋》一篇，調寄《聲聲慢》：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慼戚。乍暖還寒時候，正難將息。三林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力！雁過也，總傷心，卻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朱淑真時值秋間，丈夫出外，燈下獨坐無聊，聽得窗外雨聲滴點，吟成一絕：

哭損雙眸斷盡腸，怕黃昏到又昏黃。

那堪細雨新秋夜，一點殘燈伴夜長！

後來刻成詩集一卷，取名《斷腸集》。說話的 ，爲何單表那兩個嫁人不着的？只爲如今說一個聰明女子，嫁着一個聰明的丈夫，一唱一和，遂變出若干的話文。正是：

說來文士添佳興，道了閨中作美談。

話說四川眉州，古時謂之蜀郡，又曰嘉州，又曰眉山。山有蟆順，峨眉，水有岷江、環湖，山川之秀鍾於人物。生出個博學名儒來，姓蘇，名洵，字明允，別號老泉。當時稱爲老蘇。老蘇生下兩個孩兒：大蘇、小蘇。大蘇名軾，字子瞻，別號東坡；小蘇名轍，字子由，別號穎濱 。兩子都有文經武緯之才、博古通今之學，同科及第，名重朝廷，俱拜翰林學士之職，天下稱他兄弟謂之二蘇，稱他父子謂之三蘇。這也不在話下。更有一樁奇處，那山川之秀偏萃於一門。兩個兒子未爲希罕，又生個女兒，名曰小妹，其聰明絕世無雙，真個聞一知二，問十答十。因他父兄都是個大才子，朝談夕講無非子史經書，目見耳聞不少詩詞歌賦，自古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況且小妹資性過人十倍，何事不曉！十歲上隨父兄居於京師寓中，有繡球花一樹，時當春月，其花盛開，老泉賞玩了一回，取紙筆題詩，才寫得四句，報說 ：「門前客到 ！」老泉擱筆而起。小妹閒步到父親書房之內，看見桌上有詩四句：

「天巧玲瓏玉一邱，迎眸爛漫總清幽；

白雲疑向枝間出，明月應從此處留。」

小妹覽畢，知是詠繡球花所作，認得父親筆跡，遂不待思索，續成後四句雲：

瓣瓣折開蝴蝶翅，團團圍就水晶球；

假饒借得香風送，何羨梅花在隴頭？

小妹題詩依舊放在桌上，款步歸房。

老泉送客出門，復轉書房，方欲續完前韻，只見幾句已足，讀之詞意俱美。疑是女兒小妹之筆，呼而問之，寫作果出其手。老泉嘆道 ：「可惜是個女子！若是個男兒，可不又是制科中一個有名人物 ！」自此愈加珍愛其女，恣其讀書博學，不復以女工督之。看看長成一十六歲 ，立心要妙選天下才子與之爲配，急切難得。忽一日，宰相王荊公着堂候官請老泉到府與之敘話。原來王荊公諱安石，字介甫，未得第時，大有賢名。平時常不洗面，不脫衣，身上蝨子無數。老泉惡其不近人情，異日必爲奸臣，曾作《辨姦論》以譏之。荊公懷恨在心，後來見他大蘇、小蘇連登制科，遂舍怨而修好。老泉亦因荊公拜相，恐妨二子進取之路，也不免曲意相交。正是：

古人結交在意氣，今人結交爲勢利；

從來勢利不同心，何如意氣交情深。

是日，老泉赴荊公之召，無非商量些今古，議論了一番時事，遂取酒對酌，不覺忘懷酩酊。荊公偶然誇能 ：「小兒王雪讀書只一遍 ，便能背誦 。」老泉帶酒答道 ：「誰家兒子讀兩遍 ！」荊公道 ：「到是老夫失言 ，不該班門弄斧 。」老泉道：「不惟小兒只一遍，就是小女也只一遍 。」荊公大驚道 ：「只知令郎大才，卻不知有令愛。眉山秀氣盡屬公家矣 ！」老泉自悔先言，連忙告退。荊公命童子取出一卷文字 ，遞與老泉道：「此乃小兒王恩窗課，相煩點定。」老泉納於袖中，唯唯而出。回家睡至半夜，酒醒，想起前事，「不合自誇女孩兒之才。今介甫將兒子窗課屬吾點定，必爲求親這事。這頭親事非吾所願，卻又無計推辭 。」沉吟到曉，梳洗已畢，便將王秀所作次第看之，真乃篇篇錦繡，字字珠璣，又不覺動了個愛才之意。」但不知女兒緣分如何？我如今將這文卷與女兒觀之，看他愛也不愛 。」遂隱下姓名，分付丫環道 ：「這卷文字乃是個少年名士所呈，求我點定。我不得閒暇，轉送與小姐，教他到批閱完時，速來回話。」丫環將文字呈上小姐，傳達太老爺分付之語。小妹滴露研朱，從頭批點，須臾而畢。嘆道 ：「好文字！此必明才子所作。但秀氣泄盡，華而不實，恐非久長之器 。」遂於卷面批雲：

新奇藻麗，是其所長；含蓄雍容，是其所短。取巍科則有餘，享大年則不足。

後來王雪十九歲中了頭名狀元，未幾夭亡。可見小妹知人之明，這是後話。

卻說小妹寫罷批語，叫丫環將文卷納還父親。老泉一見大驚道 ：「這批語如何回覆得介甫！必然取怪 。」一時污損了卷面，無可奈何，卻好堂候官到門：「奉相公鈞旨，取昨日文卷，面見太爺，還有話稟。」老泉此時手足無措，只得將卷面割去，重新換過，加上好批語，親手交堂候官收訖。堂候官道 ：「相公還分付得有一言動問：貴府小姐曾許人否？倘未許人，相府願諧秦晉 。」老泉道 ：「相府議親，老夫豈敢不從。只是小女貌醜，恐不足當金屋之選。相煩好言達上，但訪問自知，並非老夫推託。」堂候官領命，回覆荊公。

荊公看見卷面換了，已有三分不悅。又恐怕蘇小姐容貌真個不揚，不中兒子之意，密地差人打聽。原來蘇東坡學士常與小妹互相嘲戲，東坡是一嘴鬍子，小妹嘲雲：

口角幾回無覓處，忽聞毛裏有聲傳。

小妹額顱凸起，東坡答嘲雲：

未出庭前三五步，額頭先到畫堂前。

小妹又嘲東坡下頦之長雲：

去年一點相思淚，至今流不到腮邊。

東坡因小妹雙眼微摳，復答雲：

幾回拭臉深難到，留卻汪汪兩道泉。

訪事的得了此言 ，回覆荊公，說 ：「蘇小姐才調委實高絕，苛論容貌，也只平常。」荊公遂將姻事閣起不題。

然雖如此，卻因相府求親一事，將小妹才名播滿了京城。以後聞得相府親事不諧，慕名來求者不計其數。老泉都教呈上文字，把與女孩兒自閱。也有一筆塗倒的，也有點不上兩三句的。就中只有一卷文字做得好。看他卷面寫有姓名，叫做秦觀。小妹批四句雲：

今日聰明秀才，他年風流學士。

可惜二蘇同時，不然橫行一世。

這批語明說秦觀的文才在大蘇、小蘇之間，除卻二蘇，沒人及得。老泉看了，已知女兒選中了此人。分付門上 ：「但是秦觀秀才來時，快請相見。餘的都與我辭去 。」誰知衆人呈卷的都在討信，只有秦觀不到。卻是爲何 ？那秦觀秀才字少遊，他是揚州府高郵人。腹飽萬言，眼空一世。生平敬服的只有蘇家兄弟，以下的都不在意。今日慕小妹之才 ，雖然飄玉求售，又怕損了自己的名譽，不肯隨行逐隊，尋消問息。老泉見秦觀不到，反央人去秦家寓所致意，少遊心中暗喜。又想道 ：「小妹才名得於傳聞，未曾面試。又聞得他容貌不揚 ，額顱凸出，眼睛凹進，不知是何等鬼臉？如何得見他一面 ，方纔放心。」打聽得三月初一日要在岳廟燒香，趁此機會改換衣裝，覷個分曉。正是：

眼見方爲的，傳聞未必真；

若信傳聞語，枉盡世間人。

從來大人家女眷入廟進香，不是早，定是夜。爲甚麼？早則人未來，夜則人已散。秦少游到三月初一五更時分就起來梳洗，打扮個遊方道人模樣，頭裹青布唐巾，耳後露兩個石碾的假玉環地，身穿皁佈道袍，腰繫黃絛，足穿淨襪草履。項上掛一串拇指大的數珠，手中託一個金漆鉢盂，清早就到東嶽廟前伺候。天色黎明，蘇小姐轎子已到，少遊走開一步，讓他轎子入廟，歇於左廊之下。小妹出轎上殿，少遊已看見了。雖不是妖饒美麗，卻也清雅幽閒，全無俗韻 。」但不知他才調真正如何？」約莫焚香已畢，少遊卻循廊而上，在殿左相遇，少遊打個問訊雲：

小姐有福有壽，願發慈悲。

小妹應聲答雲：

道人何德何能，敢求佈施！

少遊又問訊雲：

願小姐身如藥樹，百病不生。

小妹一頭走，一頭答應：

隨道人口吐蓮花，半文無舍。

少遊直跟到轎前，又問訊雲：

小娘子一天歡喜，如何撒手寶山？

小妹隨口又答雲：

風道人恁地貪癡，那得隨身金穴？

小妹一頭說，一頭上轎 ，少遊轉身時，口中喃出一句道：「『風道人』得對『小娘子』，萬千之幸 ！」小妹上了轎，全不在意。跟隨的老院子卻聽得了，怪這道人放肆，方欲回身尋鬧，只見廊下走出一個垂髫的俊童，對着那道人叫道 ：「相公這裏來更衣 。」那道人便先走，童兒後隨。老院子將童兒悄地捻了一把，低聲問道 ：「前面是那個相公 ？」童兒道：「是高郵秦少游相公 。」老院子便不言語。回來時，就與老婆說知了。這句話就傳入內裏，小妹才曉得那化緣的道人是秦少游假妝的，付之一笑，囑付丫環們休得多口。

話分兩頭。且說秦少游那日飽看了小妹容貌不醜，況且應答如響，其才自不必言。擇了吉日親往求親。老泉應允，少不得下財納幣。此是二月初旬的事。少遊急欲完婚 ，小妹不肯。他看定秦觀文字必然中選，試期已近，欲要象簡烏紗，洞房花燭，少遊只得依他。到三月初三禮部大試之期，秦觀一舉成名，中了制科。到蘇府來拜丈人，就稟覆完婚一事 。因寓中無人，欲就蘇府花燭。老泉笑道 ：「今日掛榜，脫白掛綠，便是上吉之日，何必另選日子。只今晚便在小寓成親，豈不美哉 ！」東坡學士從旁贊成。是夜與小妹雙雙拜堂，成就了百年姻眷。正是：

聰明女得聰明婿，大登科後小登科。

其夜月明如晝。少遊在前廳筵宴已畢，方欲進房，只見房內緊閉，庭中擺着小小一張桌兒，桌上排列紙墨筆硯，三個封兒，三個盞兒，一個是玉盞，一個是銀盞，一個是瓦盞，青衣小鬟守立旁邊。少遊道 ：「相煩傳語小姐，新郎已到，何不開門？」丫環道 ：「奉小姐之命，有三個題目在此，三試俱中式，方準進房。這三個紙封，便是題目在內 。」少遊指着三個盞道：「這又是甚的意思？」丫環道 ：「那玉盞是盛酒的，那銀盞是盛茶的，那瓦盞是盛寡水的。三試俱中，玉盞內美酒三杯，請進香房，兩試中了，一試不中，銀盞內清茶解渴，直待來宵再試。一試中了，兩試不中，瓦盞內呷口淡水，罰在外廂讀書三個月 。」少遊微微冷笑道 ：「別個秀才來應舉時。就要告命題容易了，下官曾應付制科，青錢萬選，莫說三個題目，就是三百個，我何懼哉 ！」丫環道 ：「俺小姐不比平常盲試官，之乎者也應個故事而已 。他的題目好難哩！第一題，是絕句一首，要新郎也做一首 ，合了出題之意，方爲中式。第二題四句詩，藏着四個古人，猜得一個也不差，方爲中式。到第三題，就容易了 ，止要做個七字對兒 ，對得好便得飲美酒進香房了。」少遊道 ：「請第一題 。」丫環取第一個紙封拆開，請新郎自看。少遊看時，封着花箋一幅，寫詩四句道：銅鐵投洪冶，螻蟻上粉牆。陰陽無二義，天地我中央。少遊想道 ：「這個題目，別人做定猜不着。則我曾假扮做雲遊道人在岳廟化緣，去相那蘇小姐，此四句乃含着『化緣道人』四字，明明嘲我。」遂於月下取筆寫詩一首於題後雲：

化工何意把春催？緣到名園花自開；

道是東風原有主，人人不敢上花臺。

丫環見詩完，將第一幅花箋折做三疊，從窗隙中塞進，高叫道 ：「新郎交卷，第一場完 。」小妹覽詩，每句頂上一字合之乃」化緣道人」四字，微微而笑。少遊又開第二封看之，也是花箋一幅，題詩四句：

強爺勝祖有施爲，鑿壁偷光夜讀書。

縫線路中常憶母，老翁終日倚門閭。

少遊見了，略不凝思，一一註明：第一句是孫權，第二句是孔明，第三句是子思，第四句是太公望。丫環又從窗隙遞進。

少遊口雖不語，心下想道 ：「兩個題目眼見難我不倒，第三題是個對此，我五六歲時便會對句，不足爲難 。」再拆開第三幅花箋，內出對雲：

閉門推出窗前月。

初看時覺道容易，仔細想來，這對出得盡巧。若對得平常了，不見本事。左思有想，不得其對。聽得譙樓三鼓將闌，構思不就，愈加慌迫。卻說東坡此時尚未曾睡，且來打聽妹夫消息。望見少遊在庭中團團而步，口裏只管吟哦」閉門推出窗前月」七個字，右手做推窗之勢。東坡想道 ：「此必小妹以此對難之，少遊爲其所困矣！我不解圍 ，誰爲撮合 ！」急切思之，亦未有好對。庭中有花缸一隻，滿滿的貯着一缸清水，少遊步了一回，偶然倚缸看水。東坡望見。觸動了他靈機，道 ：「有了 ！」欲待教他對了，誠恐小妹知覺，連累妹夫體面，不好看相。東坡遠遠站着咳嗽一聲，就地下取小小磚片投向缸中。那水爲磚片所激，躍起幾點，撲在少遊面上。水中天光月影，紛紛淆亂。少遊當下曉悟，遂援筆對雲：

投石衝開水底天。

丫環交了第三遍試卷，只聽呀的一聲，房門大開，內又走出一個侍兒，手捧銀壺，將美酒斟於玉盞之內，獻上新郎，口稱 ：「才子請滿飲三杯，權當花紅賞勞。」少遊此時意氣揚揚，連進三盞，丫環擁入香房，這一夜，佳人才子，好不稱意。正是：

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

自此夫妻和美，不在話下。後少遊宦遊浙中，東坡學士在京，小妹思想哥哥 ，到京省視。東坡有個禪友叫作佛印禪師，嘗勸東坡急流勇退。一日寄長歌一篇，東坡看時，卻也寫得怪異，每二字一連，共一百三十對字。你道寫的是甚字？

野野 鳥鳥 啼啼 時時 有有 思思 春春

氣氣 桃桃 花花 發發 滿滿 枝枝 鶯鶯

雀雀 相相 呼呼 喚喚 巖巖 畔畔 花花

紅紅 似似 錦錦 屏屏 堪堪 看看 山山

秀秀 麗麗 山山 前前 煙煙 霧霧 起起

清清 浮浮 浪浪 促促 潺潺 淡淡 水水

景景 幽幽 深深 處處 好好 追追 遊遊

傍傍 水水 花花 似似 雪雪 梨梨 花花

光光 皎皎 潔潔 玲玲 瓏瓏 似似 墜墜

銀銀 花花 折折 最最 好好 柔柔 茸茸

溪溪 畔畔 草草 青青 雙雙 蝴蝴 蝶蝶

飛飛 來來 到到 落落 花花 林林 裏裏

鳥鳥 啼啼 叫叫 不不 休體 爲爲 憶憶

春春 光光 好好 楊楊 柳柳 枝枝 頭頭

春春 色色 秀秀 時時 常常 共共 飲飲

春春 濃濃 酒酒 似似 醉醉 閒閒 行行

春春 色色 裏裏 相相 逢逢 競競 憶憶

遊遊 山山 水水 心心 息息 悠悠 歸歸

去去 來來 休休 役役。

東坡看了兩三遍，一時念將不出，只是沉吟。小妹取過，一覽瞭然，便道：「哥哥，此歌有何能解。待妹子念與你聽。」即時朗誦雲：

野鳥啼，野鳥啼時時有思。有思春氣桃花發，春氣桃花發滿枝。滿枝鶯雀相呼喚。鶯雀相呼喚巖畔。巖畔花紅似錦屏，花紅似錦屏堪看。堪看山，山秀麗，秀麗山前煙霧起。山前煙霧起清浮，清浮浪促潺滾水。浪促潺清水景幽，景幽深處好，深處好追遊。追遊傍水花，傍水花似雪。似雪梨花光皎潔。梨花光皎潔玲瓏，玲瓏似墜銀花折。似墜銀花折最好，最好柔茸溪畔草。柔茸溪畔草青青，雙雙蝴蝶飛來到。蝴蝶飛來到落花，落花林裏鳥啼叫。林裏鳥啼叫不休，不休爲憶春光好。爲憶春光好楊柳，楊柳枝枝春色秀。春色秀時常共飲，時常共飲春濃酒。春濃酒似醉，似醉閒行春色裏。閒行春色裏相逢，相逢競憶遊山水，競憶遊山水心息，心息悠悠歸去來，歸去來休休役役。

東坡聽念 ，大驚道 ：「吾妹敏悟，吾所不及！若爲男子，官位必遠勝於我矣 ！」遂將佛印原寫長歌並小妹所定句讀，都寫出來，做一封地寄與少遊。因述自己再讀不解，小妹一覽而知之故。少遊初看佛印所書，亦不能解。後讀小妹之句，如夢初覺，深加愧嘆。答以短歌雲：

未及梵僧歌，詞重而意復。

字字如聯珠，行行如貫玉。

想汝惟一覽，顧我勞三複。

裁詩思遠寄，因以真類觸。

汝其審思之，可表予心曲。

短歌后製成疊字詩一首，卻又寫得古怪：

別離時聞漏轉

憶靜

期歸阻久伊思

少遊書信到時，正值東坡與小妹在湖上看採蓮，東坡先拆開看了，遞與小妹，問道 ：「汝能解否？」小妹道 ：「此詩乃彷彿印禪師之體也 。」即念雲 ：「靜思伊久阻歸期，久阻歸期憶別離；憶別離時聞漏轉，時聞漏轉靜思伊。」東坡嘆道：「吾妹真絕世聰明人也！今日採蓮勝會，可即事各和一首，寄與少遊，使知你我今日之遊。」東坡詩成，小妹亦就。小妹詩云：

闋新歌聲嗽玉

一採

津楊綠在人蓮

東坡詩云：

力微醒時已暮

酒賞

飛如馬去歸花

照少遊詩念出，小妹疊定詩，道是：

採蓮人在綠楊津，在綠楊津一闋新。

一闋新歌聲嗽玉，歌聲嗽玉採蓮人。

東坡疊字詩，道是：

賞花歸去馬如飛，去馬如飛酒力微。

酒力微醒時已暮，醒時已暮賞花歸。

二詩寄去，少遊讀罷，歎賞不已 。其夫婦酬和之詩甚多，不能詳述。後來少遊以才名被徵爲翰林學士，與二蘇同官。一時郎舅三人並居史職，古所希有。於是宣仁太后亦聞蘇小妹之才，每每遣內官賜以絹帛或飲饌之類，索他題詠 。每得一篇，宮中傳誦，聲播京都。其後小妹先少遊而卒 ，少遊思念不已，終身不復娶雲。有詩爲證：

文章自古說三蘇，小妹聰明勝丈夫；

三難新郎真異事，一門秀氣世間無。

# 第十八卷 劉元普雙生貴子

全婚昔日稱裴相，助殯千秋慕範君；

慷慨奇人難屢見，休將仗義望朝紳！

這一首詩，單道世間人周急者少，繼富者多。爲此，達者便說 ：「只有錦上添花，那得雪中送炭？」只這兩句話，道盡世人情態。比如一邊有財有勢 ，那趨財慕勢的多隻向一邊去。這便是俗語叫做「一帆風 」，又叫做」鵓鴿子旺邊飛 」。若是財利交關，自不必說。至於婚姻大事、兒女親情，有貪得富的，便是王公貴戚自甘與團頭作對。有嫌着貧的，便是世家巨族不得與甲長聯親。自道有了一分勢要、兩貫浮財，便不把人看在眼裏。況有那身在青雲之上，拔人於淤泥之中，重捐己資，曲全婚配。恁般樣人，實是從前寡見，這世罕聞。冥冥之中，天公自然照察。元來那」夫妻」二字極是鄭重，權宜斟酌，報應極是昭彰，世人決不可戲而不戲，胡作亂爲。或者因一句話上成就了一家兒夫婦，或者因一紙字中拆散了一世的姻緣。就是陷於不知，因果到底不爽。

且說南直長洲有一村農姓孫，年五十歲，娶下一個後生繼妻。前妻留下一個兒子、一房媳婦，且是孝順。但是爹孃的說話，不論好歹真假，多應在骨裏的信從。那老兒和兒子每日只是鋤田鈀地，出去養家過活。婆媳兩個在家績麻拈苧，自做生理。卻有一件奇怪：元來那婆子雖數上了三十多個年頭，十分的不長進，又道是」婦人家入土方休 」，見那老子是個養家經紀之人，不恁地理會這些勾當，所以閒常也與人做了些不伶俐的身分，幾番幾次漏在媳婦眼裏 。那媳婦自是個老實勤謹的，只以孝情爲上，小心奉事翁姑，那裏有甚心去捉他破綻？誰知道無心人對着有心人，那婆子自做了這些話把，被媳婦每每衝着，虛心病了，自沒意思；卻恐怕有甚風聲吹在老子和兒子耳朵裏頭，顛倒在老子面前搬鬥。又道是 ：「枕邊告狀，一說便準 。」那老子信了婆子的言語，帶水帶漿的羞辱毀罵了兒子幾次。那兒子是個孝心的人，聽了這些話頭，沒個來歷，直襬布得夫妻兩口終日合嘴合舌，甚不相安。

看官聽說：世上只有一夫一妻，一竹竿到底的，始終有些正氣，自不甘學那小家腔派。獨有最狠毒、最狡猾、最短見的是那晚婆，大概不是一婚兩婚人，便是那低門小戶、減剩貨與那不學好爲夫所棄的這幾項人，極是」老唧溜 」，也會得使人喜，也會得使人怒，弄得人死心塌地不敢不從。元爲世上婦人除了那十分貞烈的，說着那話兒，無不着緊。男子漢到中年筋力漸衰，那娶晚婆的大半是中年人做的事，往往男大女小，假如一個老蒼男子娶了水也似一個嬌嫩婦人，縱是千箱萬斛盡你受用，卻是那話兒有些支吾不過，自覺得過意不去。隨你有萬分不是處，也只得依順了他。所以那家庭間每每被這等人炒得十清九濁。

這閒話且放過，如今再接前因。話說吳江有個秀才蕭王賓，胸藏錦繡，筆走龍蛇，因家貧，在近處人家處館 ，早出晚歸。主家間壁是一座酒肆，店主喚做熊敬溪。店前一個小小堂子供着五顯靈官。那王賓因在主家出入，與熊店主廝熟 。忽一夜，熊店主得其一夢，夢見那五位尊神對他說道 ：「蕭狀元終日在此來往，吾等見了坐立不安，可爲吾等築一堵短壁兒，在堂子前遮蔽遮蔽 。」店主醒來，想道 ：「這夢甚是蹊蹺。說甚麼蕭狀元，難道便是在間壁處館的那個蕭秀才？我想恁般一個寒酸措大，如何便得做狀元 ？」心下疑惑，卻又道：「除了那個姓蕭的，卻又不曾與第二個姓蕭的識熟 。』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況是神道的言語，寧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無 。」次日起來，當真在堂子前面堆起一堵短牆，遮了神聖，卻自放在心裏不題。

隔了幾日，蕭秀才往長洲探親。經過一個村落人家，只見一夥人聚在一塊在那裏喧嚷。蕭秀才挨在人叢裏看一看，只見衆人指着道 ：「這不是一位官人？來得湊巧，是必央及這官人則個 。省得我們村裏人去尋門館先生 。」連忙請蕭秀才坐着，將過紙筆道 ：「有煩官人寫一寫，自當相謝。」蕭秀才道：「寫個甚麼？且說個緣故。」只見一個老兒與一個小後生走過來道：「官人聽說：我們是這村裏人，姓孫，爺兒兩個 ，一個阿婆，一房媳婦。叵耐媳婦十分不學好，到終日與阿婆鬥氣，我兩個又是養家經紀人，一年到頭沒幾時住在家裏。這樣婦人，若留着他，到底是個是非堆。爲此，今日將他發還孃家，任從別嫁。他每衆位多是地方中見。爲是要寫一紙休書，這村裏人沒一個通得文墨。見官人經過，想必是個有才學的，因此相煩官人替寫一寫 。」蕭秀才道 ：「原來如此，有甚難處？」便逞着一時見識，舉筆一揮，寫了一紙休書交與他兩個。他兩個便將五錢銀子送秀才作潤筆之資。秀才笑道 ：「這幾行字值得甚麼？我卻受你銀子 ！」再三不接，拂着袖子，撇開衆人 ，徑自去了。

這裏自將休書付與婦人。那婦人可憐勤勤謹謹做了三四年媳婦，沒緣沒故的休了他，嚥着這一口怨氣，扯住了丈夫，哭了又哭，號天拍地的不肯放手。口裏說道 ：「我委實不曾有甚歹心負了你，你聽着一面之詞離異了我。我生前無分辨處，做鬼也要明白此事！今世不能和你相見了，便死也不忘記你 。」這幾句話說得旁人俱各掩淚。他丈夫也覺得傷心，忍不住哭起來。卻只有那婆子看着，恐怕兒子有甚變卦，流水和老兒兩個拆開了手，推出門外。那婦人只得含淚去了，不題。

再說那熊店主重夢見五顯靈官對他說道 ：「快與我等拆了面前短壁，攔着十分鬱悶 。」店主夢中道 ：「神聖前日分付小人起造 ，如何又要拆毀 ？」靈官道 ：「前日爲蕭秀才時常此間來往，他後日當中狀元，我等見了他坐立不便，所以教你築牆遮蔽。今他於某月某日替某人寫了一紙休書，拆散了一家夫婦，上天鑑知，減其爵祿。今取在吾等之下，相見無礙，以此可拆 。」那店主正要再問時，一跳驚醒 。想道 ：「好生奇異！難道有這等事？明日待我問蕭秀才，果有寫休書一事否，便知端的 。」明日當真先拆去了壁，卻好那蕭秀才踱將來，店主邀住道 ：「官人，有句說話。請店裏坐地。」入到裏面坐定喫茶，店主動問道 ：「官人曾於某月某日與別人代寫休書麼 ？」秀才想了一會道 ：「是曾寫來，你怎地曉得 ？」店主遂將前後夢中靈官的說話一一告訴了一遍 。秀才聽罷目瞪口呆 ，懊悔不迭。後來果然舉了孝廉，只做到一個知州地位。那蕭秀才因一時無心失誤上，白送了一個狀元。世人做事決不可不檢點！曾有詩道得好：

人生常好事，作者不自知。

起念埋根際，須思決局時。

動止雖微渺，干連已彌滋。

昏昏罹天網，方知悔是遲。

試看那拆人夫婦的，受禍不淺，便曉得那完人夫婦的，獲福非輕。如今單說前代一個公卿，把幾個他州外族之人認做至親骨肉，撮合了才子佳人，保全了孤兒寡婦，又安葬了朽骨枯骸，如此陰德，又不止是完人夫婦了。所以後來受天之報，非同小可。

這話文出在宋真宗時，西京洛陽縣有一官人姓劉，名弘敬，字元普，曾任過青州刺史，六十歲上告老還鄉。繼娶夫人王氏，年尚未滿四十。廣有家財，並無子女。一應田園、典鋪俱託內侄王文用管理。自己只是在家中廣行善事，仗義疏財，揮金如土。從前至後，已不知濟過多少人了，四方無人不聞其名。只是並無子息，日夜憂心。時遇清明節屆，劉元普分付王文用整備了牲救酒醴，往墳塋祭掃。與夫人各乘小轎，僕從在後相隨。不逾時，到了墳上，澆奠已畢，元普拜伏墳前，口中說着幾句道：

堪憐弘敬年垂邁，不孝有三無後大。

七十人稱自古稀，殘生不久留塵界。

今朝夫婦拜墳塋，他年誰向墳塋拜？

膝下蕭條未足悲，從前血食何容艾？

天高聽遠實難憑，一脈宗親須憫愛。

訴罷中心淚欲枯，先靈不爽知何在？

當下劉元普說到此處，放聲大哭。旁人俱各悲悽。那王夫人極是賢德的，拭着淚上前勸道 ：「相公請免愁煩，雖是年紀將暮，筋力未衰，妾身縱不能生育，當別娶少年爲妾，子嗣尚有可望，徒悲無益 。」劉元普見說，只得勉強收淚，分付家人送夫人乘轎先回，自己留一個家僮相隨，閒行散悶，徐步回來。將及到家之際，遇見一個全真先生手執招牌，上寫着「風鑑通神」。元普見是相士，正要卜問子嗣，便延他到家中來坐。喫茶已畢，元普端坐，求先生細相。先生仔細相了一回，略無忌諱，說道 ：「觀使君氣色，非但無嗣，壽亦在旦夕矣 。」元普道 ：「學生年近古稀，死亦非夭。子嗣之事，至此暮年亦是水中撈月了。但學生自想，生平雖無大德；濟弱扶傾，矢心已久。不知如何罪業，遂至殄絕祖宗之祀 ？」先生微笑道：「使君差矣！自古道 ：『富者怨之叢 。』使君廣有傢俬，豈能一一綜理？彼任事者只顧肥家，不存公道 ，大斗小秤，侵剝百端，以致小民愁怨。使君縱然行善，只好功過相酬耳，恐不能獲福也。使君但當悉社其弊，益廣仁慈 ；多福多壽多男 ，特易易耳 。」元普聞言，默然聽受。先生起身作別，不受謝金，飄然去了。元普知是異人，深信其言，遂取田園、典鋪帳目一一稽查，又潛往街市、鄉間各處探聽，盡知其實，遂將衆管事人一一申飭，並妻侄王文用也受了一番呵叱。自此益修善事，不題。

卻說汴京有個舉子李遜，字克讓，年三十六歲；親妻張氏；生子李彥青，小字春郎，年方十七。本是西粵人氏，只爲與京師遙遠，十分孤貧，不便赴試，數年前挈妻攜子流寓京師。卻喜中了新科進士，除授錢塘縣尹。擇個吉日 ，一同到了任所。李克讓看見湖山佳勝，宛然神仙境界，不覺心中爽然。誰想貧儒命薄，到任未及一月，犯了個不起之症。正是：

濃霜偏打無根草，禍來只奔福輕人。

那張氏與春郎請醫調治，百般無效，看看待死。

一日，李克讓喚妻子到牀前，說道 ：「我苦志一生，得登黃甲，死亦無恨。但只是無家可奔，無族可依，教我撇下寡婦孤兒，如何是了？可痛！可憐 ！」說罷，淚如雨下。張氏與春郎在旁勸住。克讓想道 ：「久聞洛陽劉元普仗義疏財，名傳天下，不論識認不識認，但是以情相求，無有不應 。除是此人，可以託妻寄子 。」便叫 ：「娘子，扶我起來坐了 。」又叫兒子春郎取過文房四寶，正待舉筆 ，忽又停止。心中好生躊躇道：「我與他從來無交，難敘寒溫。這書如何寫得？」疾忙心生一計，分付妻兒取湯取水，把兩個人都遣開了。及至取得湯水來時，已自把書重重封固，上面寫十五字，乃是」辱弟李遜書呈洛陽恩兄劉元普親拆 」。把來遞與妻兒收好，說道 ：「我有個八拜爲交的故人，乃青州刺史劉元普，本貫洛陽人氏。此人義氣干霄，必能濟汝母子。將我書前去投他，料無阻拒。可多多拜上劉伯父，說我生前不及相見了 。」隨分付張氏道 ：「二十載恩情，今長別矣。倘蒙伯父收留，全賴小心相處。必須教子成名，補我未逮之志。你已有遺腹兩月，倘得生子，使其仍讀父書；若生女時，將來許配良人。我雖死亦瞑目 。」又分付春郎道 ：「汝當事劉伯父如父 ，事劉伯母如母，又當孝敬母親，勵精學業，以圖榮顯，我死猶生。如違我言，九泉之下亦不安也！」兩人垂淚受教。

又囑付道 ：「身死之後，權寄棺木浮丘寺中，俟投過劉伯父，徐圖殯葬。但得安土埋藏，不須重到西粵 。」說罷，心中哽咽，大叫道 ：「老天！老天！我李遜如此清貧，難道要做滿一個縣令也不能勾 ！」當時驀然倒在牀上 ，已自叫喚不醒了。正是：

君恩新荷喜相隨，誰料天年已莫追！

休爲李君傷夭逝，四齡已可傲顏回。

張氏、春郎各各哭得死而復甦。張氏道 ：「撇得我孤孀二人好苦！倘劉君不肯相容，如何處置？」春郎道 ：「如今無計可施，只得依從遺命。我爹爹最是識人，或者果是好人也不見得 。」張氏即將囊橐檢點，那曾還剩得分文？元來李克讓本是極孤極貧的，做人甚是清方。到任又不上一月，雖有些少，已爲醫藥廢盡了。還虧得同僚相助，將來買具棺木盛殮，停在衙中。母子二人朝夕哭奠，過了七七之期，依着遺言寄柩浮丘寺內。收拾些少行李盤纏，帶了遺書，飢餐渴飲，夜宿曉行，取路投洛陽縣來。

卻說劉元普一日正在書齋閒玩古典 ，只見門上人報道：「外有母子二人口稱西粵人氏，是老爺至交親戚，有書拜謁。」元普心下着疑，想道：「我那裏來這樣遠親 ？」便且教請進。母子二人走到眼前，施禮已畢。元普道 ：「老夫與賢母子在何處識面？實有遺忘，伏乞詳示 。」李春郎笑道 ：「家母、小侄其實不曾得會。先君卻是伯父至交。」元普便請姓名。春郎道：「先君李遜，字克讓；母親張氏；小侄名彥青，字春郎，本貫西粵人氏。先君因赴試，流落京師，以後得第，除授錢塘縣尹，一月身亡。臨終時憐我母子無依，說有洛陽劉伯父是幼年八拜至交，特命亡後齎了手書，自任所前來拜懇 。故此母子造宅，多有驚動 。」元普聞言，茫然不知就裏。春郎便將書呈上，元普看了封簽上面十五字，好生詫異。及至拆封看時，卻是一張白紙。吃了一驚，默然不語，左右想了一回，猛可裏心中省悟道 ：「必是這個緣故無疑，我如今不要說破，只叫他母子得所便了 。」張氏母子見他沉吟，只道不肯容納，豈知他卻是天大一場美意！

元普收過了書 ，便對二人說道 ：「李兄果是我八拜至交，指望再得相會。誰知已作古人？可憐！可憐！今你母子就是我自家骨肉，在此居住便了 。」便叫請出王夫人來說知來歷，認爲妯娌；春郎以子侄之禮自居，當時擺設筵席款待二人。酒間說起李君靈柩在任所寺中，元普一力應承殯葬之事。王夫人又與張氏細談，已知他有遺腹兩月了。酒散後，送他母子到南樓安歇。傢伙器皿無一不備，又撥幾個僮僕服侍。每日三餐十分豐美。張氏母子得他收留，已自過望，誰知如此殷勤，心中感激不盡，過了幾時，元普見張氏德性溫存。春郎才華英敏，更兼謙謹老成，愈加敬重。又一面打發人往錢塘扶柩了。忽一日，正與王夫人閒坐，不覺掉下淚來。夫人忙問其故，元普道 ：「我觀李氏子，儀容志氣，後來必然大成。我若得這般一個兒子，真可死而無恨。今年華已去，子息查然，爲此不覺傷感 。」夫人道 ：「我屢次勸相公娶妾，只是不允。如今定爲相公覓一側室，管取宜男 。」元普道 ：「夫人休說這話，我雖垂暮，你卻尚是中年。若是天不絕我劉門，難道你不能生育？若是命中該絕，縱使姬妾盈前，也是無干 。」說罷，自出去了。夫人這番卻主意要與丈夫娶妾，曉得與他商量定然推阻。便私下叫家人喚將做媒的薛婆來，說知就裏，又囑付道 ：「直待事成之後，方可與老爺得知。必用心訪個德容兼備的，或者老爺才肯相愛 。」薛婆一一應諾而去。過不多日，薛婆尋了幾頭來說，領來看了，沒一箇中夫人的意。薛婆道 ：「此間女子只好恁樣。除非汴梁帝京五方雜聚去處，纔有出色女子 。」恰好王文用有別事要進京，夫人把百金密託了他，央薛婆與他同去尋覓。薛婆也有一頭媒事要進京，兩得其便，就此起程不題。

如今再表一段緣姻。話說汴京開封府祥符縣有一進士姓裴名習，字安卿，年登五十，夫人鄭氏早亡。單生一女，名喚蘭孫，年方二八，儀容絕世。裴安卿做了郎官幾年，升任襄陽刺史。有人對他說道 ：「官人向來清苦，今得此美任，此後只愁富貴不愁貧了 。」安卿笑道 ：「富自何來？每見貪酷小人，惟利是圖，不過使這幾家治下百姓賣地貼婦充其囊橐。此真狼心狗行之徒！天子教我爲民父母，豈是教我殘害於民！我今此去，惟喫襄陽一杯淡水而已。貧者人之常，叨朝廷之祿，不至凍餒足矣，何求富爲 ！」裴安卿立心要作個好官，選了吉日，帶了女兒起程赴任。不則一日，到了襄陽。蒞任半年，治得那一府物阜民安，詞清訟簡。民間造成幾句謠詞，說道：

襄陽府前一條街，一朝到了裴天台。

六房吏書去打盹，門子皁隸去砍柴。

光陰荏苒，又早六月炎天。一日，裴安卿與蘭孫喫過午飯，暴暑難當。安卿命汲井水解熱，霎時井水將到。安卿吃了兩蠱，隨後叫女兒喫。蘭孫飲了數口，說道 ：「爹爹，恁樣淡水，虧爹爹怎生喫下偌多 ！」安卿道 ：「休說這般折福的話！你我有得這水喫時 ，也便是神仙了，豈可嫌淡 ！」蘭孫道 ：「爹爹，如何便見得折福？這樣時候，多少王孫公子雪藕調冰，浮瓜沉李，也不爲過。爹爹身爲郡侯，飲此一杯淡水，還道受用，也太迂闊了 ！」安卿道 ：「我兒不諳事務，聽我道來。假如那王孫公子倚傍着祖宗的勢耀，頂戴着先人積攢下的錢財，不知稼穡，又無甚事業，只圖快樂，落得受用。卻不知樂極悲生，也終有馬死黃金盡的時節。縱不然，也是他生來有這些福氣。你爹爹貧寒出身，又叨朝廷民社之責，須不能勾比他。還是那一等人，假如當此天道，爲將邊庭，身披重鎧，手執戈矛，日夜不能安息，又且死生朝不保暮。更有那荷垂鍤農夫，經商工役，辛勤隴陌，奔走泥塗，雨汗通流，還禁不住那當空日曬。你爹爹比他不已是神仙了？又有那下一等人，一時過誤，問成罪案，困在囹圄，受盡鞭棰，還要肘手鐐足，這般時節，拘於那不見天日之處，休說冷水，便是泥汁也不能勻。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父娘皮肉痛癢一般，難道偏他們受得苦起？你爹爹比他豈不是神仙？今司獄司中見有一二百名罪人，吾意欲散禁他每在獄，日給冷水一次，待交秋再作理會。」蘭孫道：「爹爹未可造次。獄中罪人皆不良之輩，若輕鬆了他，倘有不測，受累不淺 。」安卿道 ：「我以好心待人，人豈負我？我但分付牢子緊守監門便了。」也是合當有事，只因這一節，有分教：

應死囚徒俱脫網，施仁郡守反遭殃。

次日，安卿升堂，分付獄吏將囚人散禁在牢，日給涼水與他 ，須要小心看守。獄卒應諾了，當日便去牢裏鬆放了衆囚，各給涼水。牢子們緊緊看守，不致疏虞。過了十來日，牢子們就懈怠了。忽又是七月初一日，獄中舊例：每逢月朔便獻一番利市。那日燒過了紙，衆牢子們都去喫酒散福 。從下午喫起，直喫到黃昏時候，一個個酪酊爛醉。那一干囚犯，初時見獄中寬縱，已自起心越牢。內中有幾個有見識的，密地教對付些利器暗藏在身邊。當日見衆人已醉，就便乘機發作。約莫到二更時分，獄中一片聲喊起，一二百罪人一齊協手。先將那當牢的禁子殺了，打出牢門，將那獄吏牢於一個個砍翻，撞見的多是一刀一個。有的躲在黑暗裏聽時，只聽得喊道 ：「太爺平時仁德，我每不要殺他 ！」直反到各衙門，殺了幾個佐貳官。那時正是清平時節，城門還未曾閉，衆人吶聲喊 ，一鬨逃走出城。正是：

鰲魚脫卻金鉤去，擺尾搖頭再不來。

那時裴安卿聽得喧嚷，在睡夢中驚覺，連忙起來，早已有人報知。裴安卿聽說，卻正似頂門上失了三魂，腳底下蕩了七魄，連聲只叫得苦，悔道 ：「不聽蘭孫之言，以至於此！誰知道將仁待人，被人不仁 ！」一面點起民壯分頭追捕。多應是海底撈針，那尋一個？ 次日這樁事早報與上司知道，少不得動了一本。不上半月已到汴京，奏章早達天聽，天子與羣臣議處。若是裴安卿是個貪贓刻剝、阿諛諂佞的，朝中也還有人喜他。只爲平素心性剛直，不肯趨奉權貴；況且一清如水，俸資之外毫不苟取，那有錢財夤緣勢要？所以無一人與他辨冤。多道 ：「縱囚越獄，典守者不得辭其責。又且殺了佐貳，獨留刺史，事屬可疑，合當拿問 。」天子准奏，即便批下本來，着法司差官扭解到京。那時裴安卿便是重出世的召父，再生來的杜母，也只得低頭受縛。卻也道自己素有政聲 ，還有辨白之處，叫蘭孫收拾了行李，父女兩個同了押解人起程。不則一日，來到東京。那裴安卿舊日住居已奉聖旨抄沒了。僮僕數人分頭逃散，無地可以安身。還虧得鄭夫人在時 ，與清真觀女道往來，只得借他一間房子與蘭孫住下了。次日，青衣小帽同押解人到朝候旨。奉聖旨下大理獄鞫審，即刻便自進牢。蘭孫只得將了些錢鈔買上告下，去獄中傳言寄語，擔茶送飯。元來裴安卿年衰力邁，受了驚惶，又受了苦楚，日夜憂虞，飲食不進。蘭孫設處送飯，枉自費了銀子。

一日，見蘭孫正在獄門首來，便喚住女兒說道 ：「我氣塞難當，今日大分必死。只爲爲人慈善，以致召禍 ，累了我兒。雖然罪不及孥，只是我死之後 ，無路可投 ，作婢爲奴定然不免 ！」那安卿說到此處，好如萬箭攢心，長號數聲而絕。還喜未及會審，不受那三木囊頭之苦。蘭孫跌腳捶胸，哭得個發昏章第十一。欲要領取父親屍首 ，又道是 」朝廷罪人，不得擅便 ！」當時蘭孫不顧死生利害，闖進大理寺衙門，哭訴越獄根由，哀感旁人。幸得那大理寺卿還是個有公道的人，見了這般情狀，惻然不忍。隨即進一道表章，上寫着：

理寺卿臣某，勘得襄陽刺史裴習撫字心勞，提防政拙。雖法禁多疏，自幹天譴，而反情無據，可表臣心。今已斃囹圄，宜從寬貸。伏乞速降天恩，赦其遺屍歸葬，以彰朝廷優待臣下之心。臣某惶恐上言。」

那真宗也是個仁君，見裴習已死，便自不欲苛求，即批准了表章。

蘭孫得了這個消息，算是黃連樹下彈琴一苦中取樂了。將身邊所剩餘銀，買口棺木，僱人擡出屍首，盛殮好了，停在清真觀中，做些羹飯澆奠了一番，又哭得一佛出世。那裴安卿所帶盤費原無幾何，到此已用得乾乾淨淨了。雖是已有棺木，殯葬之資毫無所出。蘭孫左思右想道 ：「只有個舅舅鄭公見任西川節度使，帶了家眷在彼，卻是路途險遠，萬萬不能搭救。真正無計可施 。」事到頭來不自由，只得手中拿個草標，將一張紙寫着」賣身葬父」四字，到靈柩前拜了四拜，禱告道 ：「爹爹陰靈不遠，保奴前去得遇好人。」拜罷起身，噙着一把眼淚，抱着一腔冤恨，忍着一身羞恥，沿街喊叫。可憐裴蘭孫是個嬌滴滴的閨中處子，見了一個驀生人也要面紅耳熱的，不想今日出頭露面！思念父親臨死言詞，不覺寸腸俱裂。正是：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生來運蹇時乖，只得含羞忍辱。

父兮侄梏亡身，女兮街衢痛哭。

縱教血染鵑紅，彼蒼不念煢獨！

又道是天無絕人之路，正在街上賣身，只見一個老媽媽走近前來，欠身施禮，問道 ：「小娘子爲着甚事賣身？又恁般愁容可掬 ？」仔細認認，吃了一驚道：「這不是裴小姐？如何到此地位 ？」元來那媽媽正是洛陽的薛婆 。鄭夫人在時，薛婆有事到京，常在裴家往來的，故此認得 。蘭孫抬頭見是薛婆，就同他走到一個僻靜所在，含淚把上項事說了一遍。那婆子家最易眼淚出的，聽到傷心之處，不覺也哭起來道 ：「元來尊府老爺遭此大難！你是個宦家之女，如何做得以下之人？若要賣身，雖然如此嬌姿 ，不到得便爲奴作婢 ，也免不得是個偏房了 。」蘭孫道 ：「今日爲了父親，就是殺身，也說不得，何惜其他 ？」薛婆道：「既如此，小姐請免愁煩，洛陽縣劉一刺史老爺，年老無兒，夫人王氏要與他取個偏房 ，前日曾囑付我，在本處尋了多時，並無一箇中意的。如今因爲洛陽一個大姓央我到京中相府求一頭親事，夫人乘便囑付親侄王文用帶了身價同我前來遍訪。也是有緣，遇着小姐。王夫人原說要個德容兩全的，今小姐之貌絕世無雙，賣身葬父又是大孝之事。這十有九分了。那劉刺史仗義疏財，王夫人大賢大德，小姐到彼雖則權時落後，儘可快活終身。未知尊意何如 ？」蘭孫道：「但憑媽媽主張，只是賣身爲妾，玷辱門庭，千萬莫說出真情，只認做民家之女罷了 。」薛婆點頭道是，隨引了蘭孫小姐一同到王文用寓所來。薛婆就對他說知備細。王文用遠遠地瞟去，看那小姐已覺得傾國傾城，便道 ：「有如此絕色佳人，何怕不中姑娘之意！」正是：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當下一邊是落難之際，一邊是富厚之家，並不消爭短論長，已自一說一中。整整兌足了一百兩雪花銀子，透與蘭孫小姐收了，就要接他起程。蘭孫道 ：「我本爲葬父，故此賣身。須是完葬事過，纔好去得 。」薛婆道 ：「小娘子，你孑然一身，如何完得葬事？何不到洛陽成親之後 ，那時浼劉老爺差人埋葬，何等容易！」蘭孫只得依從。

那王文用是個老成才幹的人，見是要與姑夫爲妾的，不敢怠慢。教薛婆與他作伴同行，自己常在前後。東京到洛陽只有四百里之程，不上 數日，早已到了劉家。王文用自往解庫中去了。薛婆便悄悄地領他進去，叩見了王夫人。夫人抬頭看蘭孫時，果然是：

脂粉不施，有天然姿格；梳妝略試，無半點塵氛。舉止處，態度從容，語言時，聲音悽婉。雙蛾顰蹙，渾如西子入吳時；兩頰含愁，正似王嬙辭漢日。可憐嫵媚清閨女，權作追隨宦室人！

當時王夫人滿心歡喜，問了姓名，便收拾一間房子，安頓蘭孫，撥一個養娘服事他。

次日，便請劉元普來，從容說道 ：「老身今有一言，相公幸勿嗔怪 ！」劉元普道 ：「夫人有話即說，何必諱言？」夫人道 ：「相公，你豈不聞人生七十古來稀？今你壽近七十，前路幾何？並無子息。常言道 ：『無病一身輕，有子萬事足 。』久欲與相公納一側室，一來爲相公持正，不好妄言；二來未得其人，姑且隱忍。今娶得汴京裴氏之女正在妙齡，抑且才色兩絕，願相公立他做個偏房，或者生得一男半女，也是劉門後代 。」劉元普道 ：「老夫只恐命裏無嗣，不欲耽誤人家幼女。誰知夫人如此用心，而今且喚他出來見我。」當下蘭孫小姐移步出房，倒身拜了。劉元普看見，心中想道 ：「我觀此女儀容動止決不是個以下之人 。」便開口問道 ：「你姓甚名誰？是何等樣人家之女？爲甚事賣身？」蘭孫道：「賤妾乃汴京小民之女，姓裴，小名蘭孫。父死無資，故此賣身殯葬 。」口中如此說，不覺暗地裏偷彈淚珠。

劉元普相了又相道 ：「你定不是民家之女，不要哄我！我看你愁容可掬，必有隱情。可對我一一直言，與你作主分憂便了 。」蘭孫初時隱諱，怎當得劉元普再三盤問，只得將那放囚得罪緣由從前至後細細說了一遍，不覺淚如湧泉。劉元普大驚失色，也不覺淚下道 ：「我說不像民家之女，夫人幾乎誤了老夫！可惜一個好官遭此屈禍！」忙向蘭孫小姐連稱 ：「得罪！」又道 ：「小姐身既無依，便住在我這裏，待老夫選擇地基，殯葬尊翁便了 。」蘭孫道 ：「若得如此周全，此恩惟天可表！相公先受賤妾一拜 。」劉元普慌忙扶起，分付養娘 ：「好生服事裴家小姐，不得有違 ！」當時走到廳堂，即刻差人往汴京迎裴使君靈柩。不多日，扶柩到了，卻好錢塘李縣令靈柩一齊到了。劉元普將來共停在一個莊廳之上，備了兩個祭筵拜奠。張氏自領了兒子，拜了亡夫；元普也領蘭孫拜了亡父。又延一個有名的地理師揀尋了兩塊好地基，等待臘月吉日安葬。

一日 ，王夫人又對元普說道 ：「那裴氏女雖然貴家出身，卻是落難之中，得相公救援他的。若是流落他方，不知如何下賤去了。相公又與他擇地葬親，此恩非小，他必甘心與相公爲妾的。既是名門之女，或者有些福氣，誕育子嗣 ，也不見得。若得如此，非但相公有後，他也終身有靠，未爲不可。望相公思之 。」無人不說猶可，說罷，只見劉元普勃然作色道 ：「夫人說那裏話！天下多美婦人，我欲娶妾，自可別圖，豈敢污裴使君之女！劉弘敬若有此心，神天鑑察 ！」夫人聽說，自道失言，頓口不語。

劉元普心裏不樂，想了一回道 ：「我也太呆了。我既無子嗣，何不索性認他爲女，斷了夫人這點念頭？」便叫丫環請出裴小姐來，道 ：「我叨長尊翁多年，又同爲刺史之職，年華高邁，子息全無，小姐若不棄嫌，欲待螟蛉爲女。意下何如？」蘭孫道 ：「妾蒙相公、夫人收養，願爲奴婢，早晚服事。如此厚待，如何敢當 ？」劉元普道 ：「豈有此理！你乃宦家之女，偶遭挫折，焉可賤居下流？老夫自有主意，不必過謙 。」蘭孫道 ：「相公、夫人正是重生父母，雖粉骨碎身，無可報答。既不鄙微賤，認爲親女，焉敢有違！今日就拜了爹媽 。」劉元普歡喜不勝，便對夫人道：「今日我以蘭孫爲女，可受他全禮。」當下蘭孫插燭也似的拜了八拜。自此便叫劉相公、夫人爲爹爹；母親，十分孝敬，倍加親熱。夫人又說與劉元普道 ：「相公既認蘭孫爲女，須當與他擇婚。侄兒王文用青年喪偶，管理多年，才幹精敏，也不辱莫了女兒。相公何不與他成就了這頭親事？」劉元普微微笑道 ：「內侄繼娶之事，少不得在老夫身上。今日自有主意，你只管打點妝奩便了 。」夫人依言。元普當時便揀下了一個親吉日，到期初殺豬羊，大排筵會 ，遍請鄉紳親友，並李氏母子，內侯王文用一同來赴慶喜華筵。衆人還只道是劉公納寵，王夫人也還只道是與侄兒成婚。正是：

萬丈廣寒難得到，姐娥今夜落誰家？

看看吉時將及，只見劉元普教人捧出一套新郎衣飾，擺在堂中。劉元普拱手向衆人說道：「列位高親在此，聽弘敬一言：敬聞『利人之色不仁 ，乘人之危不義』。襄陽裴使君以王事繫獄身死，有女蘭孫，年方及等。荊妻欲納爲妾，弘敬寧乏子嗣，決不敢污使君之清德。內侄王文用雖有綜理之才，卻非仕宦之人，亦難以配公侯之女。惟我故人李縣令之子彥青者，既出望族，又值青年，貌比潘安，才過子建，誠所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者也，今日特爲兩人成其佳偶。諸公以爲何如？」衆人異口同聲，讚歎劉公盛德。李春郎出其不意，卻待推遜，劉遠普那裏肯從？便親手將新衣襟與他穿帶了 。次後笙歌鼎沸，燈火輝煌，遠遠聽得環佩之聲，卻是薛婆做喜娘，幾個丫環一同簇擁着蘭孫小姐出來。二位新人，立在花氈之上，交拜成禮。真是說不盡那奢華富貴，但見：

「粉孩兒」對對挑燈，「七娘子」雙雙執扇 。觀看的是「風傻才」、「麻婆子 」，誇稱道「鵲橋仙」並進「小蓬萊」；伏侍的是「好姐姐」「柳青娘 」，幫襯道「賀新郎」同入「銷金帳」。做嬌客的磨槍備箭，豈宜重問「後庭花」？做新婦的半喜還憂，此夜定然「川撥棹」。「脫布衫」時歡未艾，「花心動」處喜非常。

當時張氏和春郎魂夢之中，也不想得到此，真正喜自天來。蘭孫小姐燈燭之下，覷見新郎容貌不凡，也自暗暗地歡喜。只道嫁個老人星，誰知卻嫁了個文曲星！行禮已畢，便伏侍新人上轎。劉元普親自送到南樓，結燭合巹，又把那千金妝奩，一齊送將過來。劉元普自回去陪賓，大吹大擂，直飲至五更而散。這裏洞房中一對新人，真正佳人遇着才子，那一宵歡愛，端的是如膠似漆，似水如魚。枕邊說到劉公大德，兩下里感激深入骨髓。

次日天明起來，見了張氏，張氏又同他夫婦拜見劉公十萬分稱謝 。隨後張氏就辦些祭物，到靈柩前，叫媳婦拜了公公，兒子拜了岳父。張氏撫棺哭道 ：「丈夫生前爲人正直，死後必有英靈。劉伯父賙濟了寡婦孤兒，又把名門貴女你做媳婦，恩德如天，非同小可！幽冥之中，乞保佑劉伯父早生貴子，壽過百齡 ！」春郎夫妻也各自默默地禱祝，自此上和下睦，夫唱婦隨，日夜焚香保劉公冥福。

不覺光陰荏苒，又是臘月中旬，塋葬吉期到了。劉元普便自聚起匠役人工，在莊廳上抬取一對靈柩，到墳塋上來。張氏與春郎夫妻，各各帶了重孝相送。當下埋棺封土已畢，各立一個神道碑：一書「宋故襄陽刺史安卿裴公之墓 」。一書「宋故錢塘縣尹克讓李公之墓 」。只見松柏參差，山水環繞，宛然二冢相連。劉元普設三牲禮儀，親自舉哀拜奠。張氏三人放聲大哭，哭罷，一齊望着劉元普拜倒在荒草地上不起。劉元普連忙答拜，只是謙讓無能略無一毫自矜之色。隨即回來，各自散訖。

是夜，劉元普睡到三更，只見兩個人幞頭象簡，金帶紫袍，向劉元普撲地倒身拜下 ，口稱「大恩人 」。劉元普吃了一驚，慌忙起身扶住道 ：「二位尊神何故降臨？折殺老夫也 ！」那左手的一位，說道 ：「某乃襄陽刺史裴習，此位即錢塘縣令李克讓也。上帝憐我兩人清忠，封某爲天下都城隍，李公爲天曹府判官之職。某繫獄身死之後，幼女無投，承公大恩，賜之佳婿，又賜佳城，使我兩人冥冥之中，遂爲兒女姻眷。恩同天地，難效涓埃。已曾合表上奏天庭，上帝鑑公盛德 ，特爲官加一品，壽益三旬，子生雙貴，幽膽雖隔，敢不報知？」那右手的一位，又說道 ：「某隻爲與公無交，難訴衷曲。故此空函寓意，不想公一見即明，慨然認義。養生送死，已出殊恩。淑女承祧，尤爲望外。雖益壽添嗣，未足報洪恩之萬一。今有遺腹小女鳳鳴，明早已當出世，敢以此女奉長郎君箕帚。公與我媳，我亦與公媳，略盡報效之私 。」言訖，拱手而別。劉元普慌忙出送，被兩人用手一推，瞥然驚覺。卻正與王夫人睡在牀上，便將夢中所見所聞，一一說了。夫人道 ：「妾身亦慕相公大德，古今罕有，自然得福非輕，神明之言，諒非虛寥。」劉元普道 ：「裴、李二公，生前正直，死後爲神。他感我嫁女婚男 ，故來託夢，理之所有。但說我『壽增三十 』，世間那有百歲之人？又說賜我二子，我今年已七十 ，雖然精力不減少時，那七十歲生子，卻也難得，恐未必然了。」

次日早晨，劉元普思憶夢中言語，整了衣冠，步到南樓。正要說與他三人知道 ，只見李春郎夫婦出來相迎 ，春郎道：「母親生下小妹，方在坐草之際，昨夜我母子三人各有異夢，正要到伯父處報知賀喜，豈知伯父已先來了。」劉元普見說張氏生女，思想夢中李君之言，好生有驗，只是自己不曾有子，說得。當下問了張氏平安，就問 ：「夢中所見如何？」李春郎道 ：「夢見父親岳父俱已爲神，口稱伯父大德，感動天庭，已爲延壽添子 。」三人所夢，總是一樣。劉元普暗暗稱奇，便將自己夢中光景，一一對兩人說了。春郎道 ：「此皆伯父積德所致，天理自然，非虛幻也 。」劉元普隨即回家 ，與夫人說知，各各駭嘆，又差人到李家賀喜。不逾時，又及滿月。張氏抱了幼女來見伯父伯母。元普便問 ：「令愛何名 ？」張氏道：「小名鳳鳴，是亡夫夢中所囑。」劉元普見與己夢相符，愈加驚異。

話休絮煩。且說王夫人當時年已四十歲了，只覺得喜食鹹酸，時常作嘔。劉元普只道中年人病發，延醫看脈，沒一個解說得出。就有個把有手段的忖道 ：「象是有喜的脈氣 。」卻曉得劉元普年已七十，王夫人年已四十，從不曾生育的，爲此都不敢下藥。只說道 ：「夫人此病不消服藥，不久自瘳 。」劉元普也道這樣小病，料是不妨，自此也不延醫，放下了心。只見王夫人又過了幾時，當真病好。但覺得腰肢日重 ，裙帶漸短，眉低眼慢，乳脹腹高。劉元普半信半疑道 ：「夢中之言果然不虛麼？」日月易過，不覺已及產期。劉元普此時不由你不信是有孕，提防分娩，一面喚了收生婆進來，又僱了一個奶子。忽一夜，夫人方睡，只聞得異香撲鼻，仙音嘹亮。夫人便覺腹痛，衆人齊來服侍分娩。不上半個時辰，生下一個孩兒。香湯沐浴過了。看時，只見眉清目秀，鼻直口方，十分魁偉，夫妻兩人歡喜無限。元普對夫人道 ：「一夢之靈驗如此，若如裴、李二公之言，皆上天之賜也 。」就取名劉天佑，字夢禎。此事便傳遍洛陽一城，把做新聞傳說。百姓們編出四句口號道：

刺史生來有奇骨，爲人專好積陰騭。

嫁了裴女換劉兒，養得頭生做七十。

轉眼間，又是滿月，少不得做湯餅會。衆鄉紳親友齊來慶賀，真是賓客填門。吃了三五日筵席。春郎與蘭孫自梯己設宴賀喜，自不必說。

且說李春郎自從成婚葬父之後，一發潛心經史，希圖上進，以報大恩。又得劉元普扶持，入了國子學，正與伯父、母、妻商量到京赴學，以待試期。只見汴京有個公差到來，說是鄭樞密府中所差，前來接取裴小姐一家的。元來那蘭孫的舅舅鄭公數月之內，已自西川節度內召爲樞密院副使。還京之日，已知姊夫被難而亡。遂到清真觀回取甥女消息。說是賣在洛陽。又遣人到洛陽探問，曉得劉公仗義全婚，稱歎不盡。因爲思念甥女，故此欲接取他姑嫜夫婿，一同赴京相會 。春郎得知此信，正是兩便。蘭孫見說舅舅回京，也自十分歡喜。當下稟過劉公無婦，就要擇個吉日，同張氏和鳳鳴起程。到期劉元普治酒餞別，中間說起夢中之事，劉元普便對張氏說道 ：「舊歲，老夫夢中得見令先君，說令愛與小兒有婚姻之分 。前日小兒未生，不敢啓齒。如今倘蒙不鄙，願結葭莩 。」張氏欠身答道 ：「先夫夢中曾言，又蒙伯父不棄，大恩未報，敢惜一女？只是母子孤寒如故，未敢仰攀。倘得犬子成名，當以小女奉郎君箕帚。」當下酒散，劉公又囑付蘭孫道 ：「你丈夫此去，前程萬里。我兩人在家安樂 ，孩兒不必掛懷 。」諸人各各流涕，戀戀不捨。臨行，又自再三下拜，感謝劉公夫婦盛德，然後垂淚登程去了。洛陽與京師卻不甚遠，不時常有音信往來，不必細說。

再表公子劉天佑，自從生育，日往月來，又早週歲過頭。一日，奶子抱了小官人，同了養娘朝雲往外邊耍子。那朝雲年十八歲，頗有姿色，隨了奶子出來玩了一晌，奶子道：「姐姐，你與我略抱一抱，怕風大，我去將衣服來與他穿 。」朝雲接過抱了，奶子進去了一回出來，只聽得公子啼哭之聲 ；着了忙，兩步當一步走到面前，只見朝雲一手抱了，一手伸在公子頭上揉着。奶子疾忙近前看時，只見跌起老大一個疙瘩。便大怒發話道：「我略轉得一轉背，便把他跌了。你豈不曉得他是老爺、夫人的性命？若是知道，須連累我喫苦！我便去告訴老爺、夫人 ，看你這小賤人逃得過這一頓責罰也不 ！」說罷抱了公子，氣憤憤的便走。朝雲見他勢頭不好，一時性發 ，也接應道：「你這樣老豬狗！倚仗公子勢利，便欺負人，破口罵我！不要使盡了英雄！莫說你是奶子，便是公子，我也從不曾見有七十歲的養頭生 。知他是拖來也是抱來的人 ？卻爲這一跌便凌辱我 ！」朝雲雖是口強，卻也心慌，不敢便走進來。不想那奶子一五一十竟將朝雲說話對劉元普說了 。元普聽罷，忻然說道：「這也怪他不得。七十生子，原是罕有，他一時妄言，何足計較 ？」當時奶子只道搬鬥朝雲一場，少也敲個半死 ，不想元普如此寬容，把一片火性化做半杯冰水 ，抱了公子自進去了。

卻說元普當夜與夫人喫夜飯罷，自到書房裏去安歇。分付女婢道 ：「喚朝雲到我書房裏來 ！」衆女婢只道爲日裏事發，要難爲他，到替他擔着一把干係，疾忙鷹拿燕雀的把朝雲拿到。可憐朝雲懷着鬼胎，戰兢兢的立在劉元普面前 ，只打點領責。元普分付衆人道 ：「你們多退去，只留朝雲在此。」衆人領命，一齊都散，不留一人。元普便叫朝雲閉上了門，朝雲正不知劉元普葫蘆內賣出甚麼藥來。只見劉元普叫他近前，說道 ：「人之不能生育，多因交會之際精力衰微，浮而不實，故艱於種子。若精力健旺，雖老猶少。你卻道老年人不能生產，便把那抱別姓、借異種這樣邪說疑我。我今夜留你在此，正要與你試一試精力，消你這點疑心。」

原來劉元普初時只道自己不能生兒，所以不肯輕納少年女子，如今已得過頭生 ，便自放膽大了 。又見夢中說「尚有一子 」，一時間不覺通融起來。那朝雲也是偶然失言，不想到此分際卻也不敢違拗，只得伏侍元普解衣同寢。但只見：

一個似八百年彭祖的長兄，一個似三十歲顏回的少女。翻雲帶雨，宓妃傾洛水，澆着壽星頭；似水如魚，呂望持釣竿，撥動楊妃舌。乘牛老君，摟住捧珠盤的龍女；騎驢果老，搭着執笊籬的仙姑。胥靡藤纏定牡丹花，綠毛龜採取芙蕖蕊。太白金星淫性發，上青玉女欲情來。

劉元普雖則年老，精神強悍。朝雲只得忍着痛苦承受，約莫弄了一個更次，陽泄而止。是夜劉元普便與朝雲同睡，天明，朝雲自進去了。劉元普起身對夫人說知此事，夫人只是笑。衆女婢和奶子多道 ：「老爺一向極有正經 ，而今到恁般老沒志氣 。」誰想劉元普和朝雲只此一宵，便受了娠。劉元普也是一時要他不疑，賣弄本事，也不道如此快殺 。夫人便鋪個下房，勸相公冊立朝雲爲妾。劉元普應允了，便與朝雲戴笄，納爲後房，不時往朝雲處歇宿。朝雲想起當初一時失言，到得這個好地位了。那劉元普與朝雲戲語道 ：「你如今方信公子，不是拖來抱來的了麼？」朝雲耳紅面赤，不敢言語。轉眼之間，又已十月滿了。一日，朝雲腹痛難禁，也覺得異香滿室，生下一個兒子，方纔落地，只聽得外面喧嚷。劉元普出來看時，卻是報李春郎狀元及第的。劉元普見侄兒登第，不辜負了從前仁義之心，又且正值生子之時，也是個大大吉兆，心下不勝快樂。當時報喜人就呈上李狀元家書。劉元普拆開看道：

侄子母孤編，得延殘息足矣。賴伯父保全終始，遂得成名，皆伯父之賜也。邇來二尊人起居，想當佳勝。本欲給假，一候尊顏，緣侍講東宮，不離朝夕，未得如心。姑寄御酒二瓶，爲伯父頤老之資；宮花二朵，爲賢郎鼎元之兆。臨風神往，不盡鄙忱。

劉元普看畢，收了御酒宮花，正進來與夫人說知。只見公子天佑走將過來，劉元普喚住，遞宮花與他道 ：「哥哥在京得第，特寄宮花與你，願我兒他年瓊林賜宴，與哥哥今日一般。」公子欣然接了，向頭上亂插，望着爹孃唱了兩個深喏，引得那兩人老人家歡喜無限。劉元普隨即修書賀喜，並說生次子之事。打發京中人去訖，便把皇封御酒祭獻裴、李二公，然後與夫人同飲，從此又將次子取名天錫，表字夢符。兄弟日漸長成，十分乖巧。劉元普延師訓海，以待成人。又感上天佑庇，一發修橋砌路，廣行陰德。裴、李二墓每年春秋祭掃不題。

再表這李狀元在京之事，那鄭樞密院夫人魏氏止生一幼女，名曰素娟，尚在裙褓。也是爲姐姐、姐夫早亡，甚是愛重甥女，故此李氏一家在他府中十分相得。李狀元自成名之後，授了東宮侍講之職，深得皇太子之心，自此十年有餘，真宗皇帝崩了，仁宗皇帝登位，優禮師傅，便超升李彥青爲禮部尚書，進階一品。劉元普仗義之事情，自仁宗爲太子時，春郎早已幾次奏知。當日便進上一本，懇賜還鄉祭掃，並乞褒封 。仁宗頒下詔旨：「錢塘縣尹李遜追贈禮部尚書；襄陽刺史裴習追復原官，各賜御祭一筵；青州刺史劉弘敬以原官加升三級；禮部尚書李彥青給假半年，還朝復職 。」李尚書得了聖旨，便同張老夫人、裴夫人、鳳鳴小姐，謝別了鄭樞密，馳驛回洛陽來。一路上車馬旌旗，炫耀數里，府縣官員出郭迎接。那李尚書去時尚是弱冠，來時已作大臣，卻又年止三十。洛陽父老觀者如堵，都稱歎劉公不但有德，抑且能識好人 。當下李尚書家眷先到劉家下馬。劉元普夫婦聞知，忙排香案迎接聖旨 ，山呼已畢，張老夫人、李尚書、裴夫人俱各紅袍玉帶，率領了鳳鳴小姐，齊齊拜倒在地，稱謝洪恩。劉元普扶起李尚書 ，王夫人扶起夫人、小姐，就喚兩位公子出來相見嬸嬸、兄嫂。衆人看見兄弟二人相貌魁梧，又酷似劉元普模樣，無不歡喜。都稱歎道 ：「大恩人生此雙璧，無非積德所招 。」隨即排着御祭，到裴李二公墳瑩，焚香奠酒。張氏等四人各各痛哭一場，撤祭而回。劉元普開筵賀喜。食供三套，酒行三巡。劉元普起身對尚書母子說道 ：「老夫有一衷腸之話，含藏十餘年矣，今日不敢不說。令先君與老夫生平實無一面之交。當賢母子來投，老夫茫然不知就裏，及至拆書看時，並無半字。初時不解其意，仔細想將起來，必是聞得老夫虛名，欲待託妻寄子，卻是從無一面，難敘衷情，故把空書藏着啞迷。老夫當日認假爲真 ，雖妻子跟前不敢說破，其實所稱八拜爲交皆虛言耳。今日喜得賢侄功成名遂，耀祖榮宗。老夫若再不言，是埋沒令先君一段苦心也 。」言畢，即將原書遞與尚書母子展看。尚書母子號慟感謝 ，衆人直至今日，才曉得空函認義之事，十分稱歎不止。正是：

故舊託孤天下有，虛空認義古來無。

世人盡效劉元普，何必相交在始初？

當下劉元普又說起長公子求親之事，張老夫人欣然允諾。裴夫人起身說道 ：「奴受爹爹厚意，未報萬一。今舅舅鄭樞密生一表妹，名曰素娟，正與次弟同庚。奴家願爲作伐，成其配偶。劉元普稱謝了，當日無話。

劉元普隨後就與天佑聘了李鳳鳴小姐。李尚書一面寫錶轉達朝廷 ，奏聞空函認義之事；一面修書與鄭公說合。不逾時，仁宗看了表章，龍顏大喜，驚歎劉弘敬盛德，隨頒恩詔，除建坊旌表外，特以李彥青之官封之，以彰殊典。那鄭公素慕劉公高義，求婚之事無有不從。李尚書既做了天佑舅舅，又做了天賜中表聯襟，親上加親，十分美滿。以後天佑狀元及第，天錫進士出身，兄弟兩人青年同榜。劉元普直看二子成婚，各各生子，然後忽一夜夢見裴使君來拜道 ：「某任都城隍已滿，乞公早赴瓜期，上帝已有旨矣 。」次日無疾而終。恰好百歲。王夫人也自壽過八十。李尚書夫婦痛哭倍常，認作親生父母，心喪六年。雖然劉氏自有子孫，李尚書卻自年年致祭，這叫做知恩報恩。唯有裴公無後，也是李氏子孫世世拜掃。自此世居洛陽，看守先塋，不回西粵。裴夫人生子，後來也出仕貴顯。那劉天佑直做到同平章事，劉天錫直做到御史大夫。劉元普屢受褒封，子孫蕃衍不絕。此陰德之報也 。這本話文 ，出在《空緘記》，如今依傳編成演義一回，所以奉勸世人爲善，有詩爲證：

陰陽總一理，禍福唯自求；

莫道天公遠，須看刺史劉。

# 第十九卷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

浪說曾分鮑叔金，誰人辨得伯牙琴！

於今交道奸如鬼，湖海空懸一片心。

古來論交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牙。他兩個同爲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吾多取其利，叔牙不以爲貪，知其貧也。後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之，薦爲齊相。這樣朋友，纔是個真正相知。這相知有幾樣名色：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知心；聲氣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今日聽在下說一樁俞伯牙的故事。

列位看官們，要聽者，洗耳而聽；不要聽者，各隨尊便。正是：「知音說與知音聽，不是知音不與談。」話說春秋戰國時，有一名公，姓俞，名瑞，字伯牙，楚國郢都人氏，即今湖廣荊州府之地也。那俞伯牙身雖楚人，官星卻落於晉國，仕至上大夫之位。因奉晉主之命，來楚國修聘。俞伯牙討這個差使，一來是個大才，不辱君命；二來就便省視鄉里，一舉兩得。當時從陸路至於郢都，朝見了楚王，致了晉主之命。楚王設宴款待，十分相敬。那郢都乃是桑梓之地 ，少不得去看一看墳墓，會一會親友。然雖如此，各事其主，君命在身，不敢遲留。公事已畢，拜辭楚王。楚王贈以黃金採緞，高車駟馬。俞伯牙離楚一十二年，思想故國江山之勝，欲得恣情觀覽，要打從水路大寬轉而回。乃假奏楚王道 ：「臣不幸有犬馬之疾，不勝車馬馳驟。乞假臣舟揖，以便醫藥 。」楚王准奏，命水師撥大船二隻，一正一副。正船單坐晉國來使，副船安頓僕從行李，都是蘭橈畫槳，錦帳高帆，甚是齊整。羣臣直送至江頭而別。

只因覽勝探奇，不顧山遙水遠。俞伯牙是風流才子，那江山之勝，正投其懷。張一片風帆，凌千層碧浪，看不盡遙山疊翠，遠水澄清。不一日，行至漢陽江口。時當八月十五日，中秋之夜，偶然風狂浪湧，大雨如注。舟楫不能前進，泊于山崖之下。不多時，風恬浪靜，雨止雲開，現出一輪明月。那雨後之月，其光倍常。俞伯牙在船艙中，獨坐無聊，命童子焚香爐內 ：「待我撫琴一操，以遣情懷 。」童子焚香罷，捧琴囊置於案間。俞伯牙開囊取琴，調絃轉軫，彈出一曲。曲猶未終，指下「刮刺」的一聲響，琴絃斷了一根。伯牙大驚，叫童子去問船頭 ：「這住船所在是甚麼去處 ？」船頭答道 ：「偶因風雨，停泊于山腳之下，雖然有些草樹 ，並無人家 。」俞伯牙驚訝，想道 ：「是荒山了。若是城郭村莊，或是聰明好學之人，盜聽吾琴，所以琴聲忽變，有絃斷之異。這荒山下那得有聽琴之人？哦，我知道了，想是有仇家差來刺客；不然，或是賊盜伺候更深，登舟劫我財物 。」叫左右 ：「與我上崖搜檢一番。不在柳陰深處，定在蘆葦叢中。」

左右領命，喚齊衆人，正欲搭跳上崖，忽聽岸上有人答應道 ：「舟中大人，不必見疑 。小子並非奸盜之流，乃樵夫也。因打柴歸晚，值驟雨狂風，雨具不能遮蔽，潛身巖畔。聞君雅操，少住聽琴 。」伯牙大笑道 ：「山中打柴之人，也敢稱『聽琴』二字 ！此言未知真僞 ，我也不計較了。左右的，叫他去罷 。」那人不去 ，在崖上高聲說道 ：「大人出言謬矣 ！豈不聞『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 。」門內有君子 ，門外君子至。』大人若欺負山野中沒有聽琴之人，這夜靜更深，荒崖下也不該有撫琴之客了。」

伯牙見他出言不俗，或者真是個聽琴的，亦未可知。止住左右不要羅唣，走近艙門，回嗔作喜的問道：「崖上那位君子，既是聽琴 ，站立多時 ，可知道我適才所彈何曲 ？」那人道：「小人若不知，卻也不來聽琴了。方纔大人所彈，乃孔仲尼嘆顏回，譜入琴聲。其詞雲 ：『可惜顏回命早亡，教人思想鬢如霜。只因陋巷簞瓢樂??』到這一句，就絕了琴絃，不曾撫出第四句來 ，小子也還記得 ：『留得賢名萬古揚 。』」伯牙聞言大笑道 ：「先生果非俗士 ，隔崖遠，難以問答 。」命左右：「掌跳，看扶手，請那位先生登舟細講。」

左右掌跳，此人上船，果然是個樵人：頭戴箬笠，身披蓑衣，手持尖擔，腰插板斧，腳踏芒鞋 。手下人那知言談好歹，見是樵夫，下眼相看 ：「咄！那樵夫下艙去 ，見我老爺叩頭，問你甚麼言語，小心答應。官尊着哩！」樵夫卻是個有意思的，道 ：「列位不須粗魯，待我解衣相見 。」除了斗笠，頭上是青布包巾，脫了蓑衣，身上是藍布衫兒；搭膊拴腰，露出布褲下截。那時不慌不忙，將蓑衣、斗笠、尖擔、板斧，俱安放艙門之外。脫下芒鞋，確去泥水，重複穿上，步入艙來。官艙內公座上燈燭輝煌。樵夫長揖而不跪，道 ：「大人施禮了 。」俞伯牙是晉國大臣，眼界中那有兩接的布衣。下來還禮，恐失了官體，既請下船，又不好叱他回去。伯牙沒奈何 ，微微舉手道：「賢友免禮罷。」叫童子看座的。童子取一張杌坐兒置於下席。伯牙全無客禮，把嘴向樵夫一努，道 ：「你且坐了 。」你我之稱，怠慢可知。那樵夫亦不謙讓，儼然坐下。

伯牙見他不告而坐，微有嗔怪之意，因此不問姓名，亦不呼手下看茶。默坐多時，怪而問之 ：「適才崖上聽琴的，就是你麼 ？」樵夫答言：「不敢。」伯牙 ：「我且問你，既來聽琴，必知琴之出處。此琴何人所造？扶他有甚好處 ？」正問之時，船頭來稟話 ：「風色順了，月明如晝，可以開船。」伯牙分付：「且慢些 ！」樵夫道 ：「承大人下問，小子若講話絮煩，恐擔誤順風和舟 。」伯牙笑道 ：「惟恐你不知琴理 。若講得有理，就不做官，亦非大事，何況行路之遲速乎 ！」樵夫道 ：「既如此，小子方敢僭談。此琴乃伏羲氏所琢，見五星之精，飛墜梧桐，鳳皇來儀。鳳乃百鳥之王，非竹實不食，非梧桐不棲，非醴泉不飲。優羲氏知梧桐乃樹中之良材，奪造化之精氣，堪爲雅樂，令人伐之。其樹高三丈三尺，按三十三天之數，截爲三段，分天、地、人三才。取上一段叩之，其聲太清，以其過輕而廢之。取下一段叩之，其聲太濁，以其過重而廢之。取中一段叩之，其聲清濁相濟，輕重相兼。送長流水中，浸七十二日，按七十二候之數，取起陰乾，選良時吉日，用高手匠人劉子奇斫成樂器。此乃瑤池之樂，故名瑤琴。長三尺六寸一分，按周天三百六十一度。前闊八寸，按八節；後闊四寸，按四時；厚二寸，按兩儀。有金童頭，玉女腰，仙人背，龍池，鳳沼，玉軫，金徽。那徽有十二，按十二月。又有一中微，按閏月。先是五條弦在上，外按五行：金、木、水、火、土 ；內按五音：宮、商、角、徽、羽。堯舜時操五絃琴，歌『南風』詩，天下大治。後因周文王被囚於羑里，吊子伯邑考，添弦一根，清幽哀怨，謂之文弦。後武王伐紂，前歌後舞，添弦一根，激烈發揚，謂之武弦。先是宮、商、角、徽、羽五絃，後加二絃，稱爲文武七絃琴。此琴有六忌，七不彈，八絕。何爲六忌？一忌大寒，二忌大暑，三忌大風，四忌大雨，五忌迅雷，六忌大雪。何爲七不彈？聞喪者不彈，奏樂不彈，事冗不彈，不淨身不彈，衣冠不整不彈，不焚香不彈，不遇知音者不彈。何爲八絕？總之，清奇幽雅，悲壯悠長。此琴撫到盡美盡善之處，嘯虎聞而不吼，哀猿聽而不啼。乃雅樂之好處也。」

伯牙見他對答如流，猶恐是記問之學，又想道 ：「就是記問之學，也虧他了。我再試他一試 。」此時已不似在先你我之稱了，又問道 ：「足下既知樂理，當時孔仲尼鼓琴於室中，顏回自外入，聞琴中有幽沉之聲，疑有貪殺之意，怪而問之，仲尼曰 ：『吾適鼓琴，見貓方捕鼠，欲其得之，又恐其失之。此貪殺之意，遂露於絲桐 。』始知聖門音樂之理，入於微妙。假如下官扶琴。心中有所思念，足下能聞而知之否 ？」樵夫道：「《毛詩》雲 ：『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 。』大人撫弄一過，小子任心猜度。若猜不着時 ，大人休得見罪 。」伯牙將弦重整，沉思半晌。其意在於高山，撫琴一弄。樵夫讚道 ：「美哉洋洋乎，大人之意，在高山也 ！」伯牙不答。又凝神一會，將琴再鼓，其意在於流水。樵夫又讚道：「美哉湯湯乎，志在流水！」只兩句，道着了伯牙的心事。伯牙大驚，推琴而起，與子期施賓主之禮，連呼 ：「失敬！失敬！石中有美玉之藏，若以衣貌取人，豈不誤了天下賢士？先生高名雅姓 ？」樵夫欠身而答：「小子姓鍾，名徽，賤字子期 。」伯牙拱手道 ：「是鍾子期先生。」子期轉問 ：「大人高姓？榮任何所 ？」伯牙道 ：「下官俞瑞，仕於晉朝，因修聘上國而來 。」子期道 ：「原來是伯牙大人 。」伯牙推子期坐於客位，自己主席相陪 ，命童子點茶。茶罷，又命童子取酒共酌。伯牙道：「藉此攀話，休嫌簡褻。」子期稱：「不敢。」

童子取過瑤琴，二人入席飲酒。伯牙開言又問 ：「先生聲口是楚人了，但不知尊居何處？」子期道 ：「離此不遠，地名馬安山集賢村，便是荒居 。」伯牙點頭道 ：「好個集賢村 ！」又問 ：「道藝何爲 ？」子期道 ：「也就是打柴爲生。」伯牙微笑道 ：「子期先生，下官也不該僭言，似先生這等抱負，何不求取功名，立身於廊廟，垂名於竹帛；卻乃齎志林泉，混跡樵牧，與草木同朽 ？竊爲先生不取也 。」子期道 ：「實不相瞞，舍間上有年邁二親，下無手足相輔，採樵度日，以盡父母之餘年。雖位爲三公之尊，不忍易我一日之養也 。」伯牙道 ：「如此大孝，一發難得 。」二人杯酒酬酢了一會。子期寵辱無驚 ，伯牙愈加愛重 。又問子期 ：「青春多少？」子期道：「虛度二十有七 。」伯牙道 ：「下官年長一旬。子期若不見棄，結爲兄弟相稱 ，不負知音契友 。」子期笑道：「大人差矣！大人乃上國名公，鍾徽乃窮鄉賤子 ，怎敢仰扳，有辱俯就 。」伯牙道 ：「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下官碌碌風塵，得與高賢結契，實乃生平之萬幸 。若以富貴貧賤爲嫌，覷俞瑞爲何等人乎 ！」遂命童子重添爐火，再苜名香，就船艙中與子期頂禮八拜。伯牙年長爲兄，子期爲弟。今後兄弟相稱，生死不負。拜罷，覆命取暖酒再酌。子期讓伯牙上坐，伯牙從其言。換了杯箸，子期下席，兄弟相稱，彼此談心敘話。正是：合意客來心不厭，知音人聽話偏長。」

談論正濃，不覺月談星稀，東方發白。船上水手都起身收拾篷索，整備開船。子期起身告辭 ，伯牙捧一杯酒遞與子期，把子期之手，嘆道 ：「賢弟 ，我與你相見何太遲 ，相別何太早 ！」子期聞言，不覺淚珠滴於杯中。子期一飲而盡，斟酒回敬伯牙。二人各有眷戀不捨之意 。伯牙道 ：「愚兄餘情不盡，意欲曲延賢弟同行數日，未知可否？」子期道 ：「小弟非不欲相從。怎奈二親年老 ，』父母在 ，不遠遊 。」『伯牙道 ：「既是二位尊人在堂，回去告過二親，到晉陽來看愚兄一看，這就是『遊必有方』了 。」子期道 ：「小弟不敢輕諾而寡信，許了賢兄，就當踐約。萬一稟命於二親，二親不允，使仁兄懸望於數千裏之外，小弟之罪更大矣 。」伯牙道 ：「賢弟真所謂至誠君子。也罷，明年還是我來看賢弟 。」子期道 ：「仁兄明歲何時到此 ？小弟好伺候尊駕 。」伯牙屈指道 ：「昨夜是中秋節，今日天明，是八月十六日了。賢弟，我來仍在仲秋中五六日奉訪。若過了中旬，遲到季秋月分，就是爽信，不爲君子 。」叫童子 ：「分付記室，將鍾賢弟所居地名及相會的日期，登寫在日記簿上 。」子期道 ：「既如此，小弟來年仲秋中五六日，準在江邊侍立拱候，不敢有誤。天色已明，小弟告辭了 。」伯牙道 ：「賢弟且住 。」命童子取黃金二笏，不用封帖，雙手捧定道 ：「賢弟，些須薄禮，權爲二位尊人甘旨之費 。斯文骨肉，勿得嫌輕。」子期不敢謙讓，即時收下。再拜告別，含淚出艙，取尖擔挑了蓑衣、斗笠，插板斧於腰間，掌跳搭扶手上崖。伯牙直送到船頭，各各灑淚而別。

不題子期回家之事。再說俞伯牙點鼓開船，一路江山之勝，無心觀覽，心心念念，只想着知音之人。又行了幾日，舍舟登岸。經過之地，知是晉國上大夫，不敢輕慢 ，安排車馬相送。直至晉陽，回覆了晉王，不在話下。

光陰迅速，過了秋冬，不覺春去夏來。伯牙心懷子期，無日忘之。想着中秋節近，奏過晉主，給假還鄉。晉主依允。伯牙收拾行裝，仍打大寬轉，從水路而行。下船之後，分付水手，但是灣泊所在，就來通報地名。事有偶然 ，剛剛八月十五夜，水手稟覆，此去馬安山不遠。伯牙依稀還認得去年泊船相會子期之處。分付水手，將船灣泊，水底拋錨，崖邊釘橛。其夜晴明，船艙內一線月光，射進朱簾。

伯牙命童子將簾捲起，步出艙門，立於船頭之上，仰觀斗柄。水底天心，萬頃茫然，照如白晝 。思想去歲與知己相逢，雨止月明。今夜重來，又值良夜。他約定江邊相候，如何全無蹤影，莫非爽信？又等了一會，想道 ：「我理會得了。江邊來往船隻頗多，我今日所駕的，不是去年之船了。吾弟急切如何認得？去歲我原爲撫琴驚動知音。今夜仍將瑤琴撫弄一曲，吾弟聞之，必來相見 。」命童子取琴桌安放船頭，焚香設座。伯牙開囊，調絃轉軫，才泛音律，商弦中有哀怨之聲。伯牙停琴不操 ：「呀！商弦哀聲悽切，吾弟必遭憂在家。去歲曾言父母年高。若非父喪，必是母亡。他爲人至孝，事有輕重，寧失信於我 ，不肯失禮於親 ，所以不來也。來日天明，我親上崖探望。」叫童子收拾琴桌，下艙就寢。

伯牙一夜不睡，真個巴明不明，盼曉不曉。看看月移簾影，日出山頭。伯牙起來梳洗整衣，命童子攜琴相隨，又取黃金十鎰帶去 ：「儻吾弟居喪，可爲賻禮 。」踹跳登崖 ，行於樵徑，約莫十數里，出一谷口，伯牙站住。童子稟道 ：「老爺爲何不行？」伯牙道 ：「山分南北，路列東西。從山谷出來，兩頭都是大路，都去得。知道那一路往集賢村去？等個識路之人，問明瞭他，方纔可行 。」伯牙就石上少憩，童兒退立於後。不多時，左手官路上有一老叟，髯垂玉線，發挽銀絲 ，箬冠野服，左手舉藤杖，右手攜竹籃，徐步而來。伯牙起身整衣，向前施禮。那老者不慌不忙，將右手竹籃輕輕放下，雙手舉藤杖還禮，道 ：「先生有何見教 ？」伯牙道 ：「請問兩頭路，那一條路，往集賢村去的？」老者道 ：「那兩頭路，就是兩個集賢村。左手是上集賢村，右手是下集賢村，通衢三十里官道。先生從谷出來，正當其半。東去十五里，西去也是十五里。不知先生要往那一個集賢村 ？」伯牙默默無言，暗想道：「吾弟是個聰明人，怎麼說話這等糊塗。相會之日，你知道此間有兩個集賢村，或上或下，就該說個明白了 。」伯牙卻纔沈吟 ，那老者道：「先生這等吟想，一定那說路的，不曾分上下，總說了個集賢村，教先生沒處抓尋了 。」伯牙道 ：「便是 。」老者道 ：「兩個集賢村中，有一二十家莊戶，大抵都是隱遁避世之輩。老夫在這山裏，多住了幾年，正是『士居三十載，無有不親人』。這些莊戶，不是舍親，就是敝友。先生到集賢村必是訪友，只說先生所訪之友姓甚名誰 ，老夫就知他住處了 。」伯牙道：「學生要往鍾家莊去。」

老者聞「鍾家莊」三字，一雙昏花眼內，撲簌籟掉下淚來，道 ：「先生別家可去，若說鍾家莊 ，不必去了 。」伯牙驚問：「卻是爲何 ？」老者道：「先生到鍾家莊，要訪何人？」伯牙道 ：「要訪子期 。」老者聞言，放聲大哭道 ：「子期鍾徽，乃吾兒也。去年八月十五采樵歸晚 ，遇晉國上大人俞伯牙先生。講論之間，意氣相投。臨行贈黃金二笏。吾兒買書攻讀，老拙無才，不曾禁止。旦則採樵負重，暮則誦讀辛勤 ，心力耗廢，染成怯疾，數月之間，已亡故了 。」伯牙聞言，五內崩裂，淚如湧泉，大叫一聲，傍山崖跌倒，昏絕於地 。鍾公用手攙扶。回顧小童道 ：「此位先生是誰？」小童低低附耳道 ：「就是俞伯牙老爺 。」鍾公道 ：「元來是吾兒好友 。」扶起伯牙甦醒。伯牙坐於地下，口吐談痰涎，雙手捶胸，慟哭不已，道 ：「賢弟呵，我昨夜泊舟，還說你爽信，豈知已爲泉下之鬼，你有才無壽了 ！」鍾公拭淚相勸。伯牙哭罷起來，重與鍾公施禮。不敢呼老丈，稱爲老伯，以見通家兄弟之意 。伯牙道 ：「老伯，令郎還是停柩在家 ，還是出瘞郊外了 ？」鍾公道 ：「一言難盡！亡兒臨終，老夫與拙荊坐於臥榻之前 。亡兒遺語囑付道：『修短由天，兒生前不能盡人子事親之道，死後乞葬於馬安山江邊。與晉大夫俞伯牙有約，欲踐前言耳 。』老夫不負亡兒臨終之言。適才先生來的小路之有，一丘新土，即吾兒鍾徽之家。今日是百日之忌，老夫提一陌紙錢，往墳前燒化，何期與先生相遇 ！」伯牙道 ：「既如此，奉陪老伯，就墳前一拜 。」命小童代太公提了竹籃。

鍾公策杖引路，伯牙隨後，小童跟定，復進谷口。果見一丘新土，在於路左。伯牙整衣下拜 ：「賢弟在世爲人聰明，死後爲神靈應。愚兄此一拜，誠永別矣 ！」拜罷，放聲又哭。驚動山前山後 ，山左山有黎民百姓，不問行的住的，遠的近的，聞得朝中大臣來祭鍾子期，迴繞墳前，爭先觀看。伯牙卻不曾擺得祭禮，無以爲情。命童子把瑤琴取出囊來，放於祭石臺上，盤膝坐於墳前，揮淚兩行，撫琴一操。那些看者，聞琴韻鏗鏘，鼓掌大笑而散。伯牙問 ：「老伯，下官撫琴，吊令郎賢弟，悲不能已，衆人爲何而笑 ？」鍾公道 ：「鄉野之人，不知音律。聞琴聲以爲取樂之具，故此長笑 。」伯牙道 ：「原來如此。老伯可知所奏何曲 ？」鍾公道 ：「老夫幼年也頗習。如今年邁，五官半廢，模糊不懂久矣 。」伯牙道 ：「這就是下官隨心應手一曲短歌，以吊令郎者，口誦於老伯聽之 。」鍾公道 ：「老夫願聞。」伯牙誦雲：

憶昔去年春，江邊曾會君。今日重來訪，不見知音人。但見一抔土，慘然傷我心！傷心傷心復傷心，不忍淚珠紛。來歡去何苦，江畔起愁雲。子期子期兮，你我千金義，歷盡天涯無足語，此曲終兮不復彈，三尺瑤琴爲君死！

伯牙於衣夾間取出解手刀，割斷琴絃，雙手舉琴，向祭石臺上，用力一摔，摔得玉軫拋殘，金徽零亂。鍾公大驚，問道：「先生爲何摔碎此琴？」伯牙道：

摔碎瑤琴鳳尾寒，子期不在對誰彈？

春風滿面皆朋友，欲覓知音難上難。

鍾公道：「原來如此，可憐，可憐！」

伯牙道 ：「老伯高居，端的在上集賢村，還是下集賢村？」

鍾公道 ：「荒居在上集賢村第八家就是 。先生如今又問他怎的 ？」伯牙道 ：「下官傷感在心 ，不敢隨老伯登堂了。隨身帶得有黃金二鎰，一半代令郎甘旨之奉，一半買畝祭田，爲令郎春秋掃墓之費。待下官回本朝時，上表告歸林下。那時卻到上集賢村，迎接老伯與老伯母，同到寒家，以盡天年。吾即子期，子期即吾也。老伯勿以下官爲外人相嫌 。」說罷，命小童取出黃金，親手遞與鍾公，哭拜於地。鍾公答拜，盤桓半晌而別。

這回書，題作《俞伯牙摔琴謝知音》。後人有詩讚雲：

勢利交懷勢利心，斯文誰復念知音。

伯牙不作鍾期逝，千古令人說破琴。

# 第二十卷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富貴五更春夢，功名一片浮雲。

眼前骨肉亦非真，恩愛翻成仇恨。

莫把金枷套頸，休將玉鎖纏身。

清心寡慾脫凡塵，快樂風光本分。

這首《西江月》詞，是個勸世之言。要人割斷迷情，逍遙自在。且如父子天性、兄弟手足，這是一本連枝 ，割不斷的。儒、釋、道三教雖殊，總抹不得「孝」「悌」二字 。至於生子生孫，就是下一輩事，十分周全不得了。常言道得好：

兒孫自有兒孫福，莫與兒孫作馬牛。

若論到夫婦，雖說是紅線纏腰，赤繩繫足，到底是剜肉粘膚，可離可合。常言又說得好：

夫婦本是同林鳥，巴到天明各自飛。

近世人情惡薄，父子兄弟到也平常，兒孫雖是疼痛，總比不得夫婦之情。他溺的是閨中之愛，聽的是枕上之言。多少人被婦人迷惑，做出不孝不悌的事來。這斷不是高明之輩。

如今說這莊生鼓盆的故事，不是唆人夫妻不睦，只要人辨出賢愚，參破真假，從第一着迷處，把這念頭放淡下來。漸漸六根清淨，道念滋生，自有受用。昔人看田夫插秧，詠詩四句，大有見解。詩曰：

手把青秧插野田，低頭便見水中天。

六根清淨方爲稻，退步原來是向前。

話說週末時，有一高賢，姓莊，名周，字子休，宋國蒙邑人也。曾仕周爲漆園吏。師事一個大聖人，是道教之祖，姓李，名耳 ，字伯陽。伯陽生而白髮，人都呼爲老子。莊生常晝寢，夢爲蝴蝶，栩栩然於園林花草之間，其意甚適。醒來時，尚覺臂膊如兩翅飛動，心甚異之。以後不時有此夢。莊生一日在老子座間講《易》之暇，將此夢訴之於師。卻是個大聖人，曉得三生來歷，向莊生指出夙世因由。

那莊生原是混沌初分時一個白蝴蝶。天一生水 ，二生木，木榮花茂，那白蝴蝶採百花之精，奪日月之秀，得了氣候，長生不死，翅如車輪。後遊於瑤池，偷採蟠桃花蕊，被王母娘娘位下守花的青鸞啄死。其神不散，託生於世，做了莊周。因他根器不凡，道心堅固，師事老子，學清淨無爲之教。今日被老子點破了前生，如夢初醒。自覺兩腋風生，有栩栩然蝴蝶之意。把世情榮枯得喪看做行雲流水，一絲不掛。老子知他心下大悟，把《道德》五千字的祕訣傾囊而授。莊生嘿嘿誦習修煉，遂能分身隱形，出神變化。從此棄了漆園吏的前程，辭別老子，周遊訪道。

他雖宗清淨之教，原不絕夫婦之倫 ，一連娶過三遍妻房。第一妻，得疾夭亡；第二妻，有過被出 ；如今說的是第三妻，姓田，乃田齊族中之女。莊生遊於齊國，田宗重其人品，以女妻之。那田氏比先前二妻，更有姿色。肌膚若冰雪，綽約似神仙。莊生不是好色之徒，卻也十分相敬，真個如魚似水。楚威王聞莊生之賢，遣使持黃金百鎰，文錦千端，安車駟馬，聘爲上相。莊生嘆道 ：「犧牛身被文繡，口食芻菽，見耕牛力作辛苦，自誇其榮。及其迎入太廟，刀俎在前，欲爲耕牛而不可得也。」遂卻之不受。挈妻歸宋，隱於曹州之南華山。

一日，莊生出遊山下 ，見荒冢累累，嘆道 ：「『老少俱無辨，賢愚同所歸 。』人歸冢中，冢中豈能復爲人乎？」嗟諮了一回。再行幾步，忽見一新墳，封土未乾。一個少婦人，渾身縞素，坐於此冢之傍，手運齊紈素扇，向冢連搧不已。莊生怪而問之：「娘子，冢中所葬何人？爲何舉扇搧土？必有其故。」那婦人並不起身，運扇如故。口中鶯啼燕語，說出幾句不通道理的話來。正是：

聽時笑破千人口，說出加添一段羞。

那婦人道 ：「冢中乃妾之拙夫，不幸身亡，埋骨於此。生時與妾相愛，死不能捨。遺言教妾如要改適他人，直待葬事畢後，墳土幹了，方纔可嫁。妾思新築之土，如何得就幹，因此扇搧之 。」莊生含笑，想道 ：「這婦人好性急！虧他還說生前相愛。若不相愛的，還要怎麼 ？」乃問道：「娘子，要這新土乾燥極易。因娘子手腕嬌軟，舉扇無力。不才願替娘子代一臂之勞 。」那婦人方纔起身，深深道個萬福 ：「多謝官人 ！」雙手將素白紈扇遞與莊生。莊生行起道法，舉手照冢頂連搧數扇，水氣都盡，其土頓幹 。婦人笑容可掬 ，謝道 ：「有勞官人用力 。」將纖手向鬢傍拔下一股銀釵，連那紈扇送莊生，權爲相謝。莊生卻其銀釵，受其紈扇。婦人欣然而去。

莊子心下不平，回到家中，坐於草堂，看了紈扇，口中嘆出四句：

不是冤家不聚頭，冤家相聚幾時休？

早知死後無情義，索把生前恩愛勾。

田氏在背後，聞得莊生嗟嘆之語，上前相問。那莊生是個有道之士，夫妻之間亦稱爲先生。田氏道：「先生有何事感嘆？此扇從何而得 ？」莊生將婦人搧冢，要土幹改嫁之言述了一遍 。」此扇即搧土之物 。因我助力，以此相贈 。」田氏聽罷，忽發忿然之色，向空中把那婦人「千不賢，萬不賢」罵了一頓，對莊生道：「如此薄情之婦，世間少有！」莊生又道出四句：

生前個個說恩深，死後人人慾搧墳。

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田氏聞言大怒。自古道 ：「怨廢親，怒廢禮 。」那田氏怒中之言，不顧體面，向莊生面上一啐，說道 ：「人類雖同，賢愚不等。你何得輕出此語，將天下婦道家看作一例？卻不道歉人帶累好人。你卻也不怕罪過 ？」莊生道 ：「莫要彈空說嘴。假如不幸，我莊周死後，你這般如花似玉的年紀，難道捱得過三年五載 ？」田氏道 ：「忠臣不事二君 ，烈女不更二夫。那見好人家婦女喫兩家茶，睡兩家牀？若不幸輪到我身上，這樣沒廉恥的事，莫說三年五載，就是一世也成不得，夢兒裏也還有三分的志氣 ！」莊生道 ：「難說！難說！」田氏口出詈語道：「有志婦人勝如男子。似你這般沒仁沒義的，死了一個，又討一個，出了一個，又納一個，只道別人也是一般見識。我們婦道家一鞍一馬，到是站得腳頭定的，怎麼肯把話與他人說，惹後世恥笑！你如今又不死，直恁枉殺了人 ！」就莊生手中奪過紈扇 ，扯得粉碎。莊生道 ：「不必發怒 ，只願得如此爭氣甚好！」自此無話。

過了幾日，莊生忽然得病，日加沉重。田氏在牀頭，哭哭啼啼。莊生道 ：「我病勢如此，永別只在早晚。可惜前日紈扇扯碎了，留得在此，好把與你搧墳 。」田氏道 ：「先生休要多心！妾讀書知禮，從一而終，誓無二志。先生若不見信，妾願死於先生之前，以明心跡 。」莊生道 ：「足見娘子高志，我莊某死亦瞑目 。」說罷，氣就絕了。田氏撫屍大哭。少不得央及東鄰西舍，製備衣衾棺槨殯殮。田氏穿了一身素縞，真個朝朝憂悶，夜夜悲啼。每想着莊生生前恩愛，如癡如醉，寢食俱廢。山前山後莊戶，也有曉得莊生是個逃名的隱士，來弔孝的，到底不比城市熱鬧。

到了第七日，忽有一少年秀士，生得面如傅粉，脣若塗朱，俊俏無雙，風流第一。穿扮的紫衣玄冠，繡帶朱履，帶着一個老蒼頭，自稱楚國王孫，向年曾與莊子休先生有約，欲拜在門下，今日特來相訪。見莊生已死，口稱 ：「可惜 。」慌忙脫下色衣，叫蒼頭於行囊內取出素服穿了，向靈前四拜道 ：「莊先生，弟子無緣，不得面會侍教。願爲先生執百日之喪，以盡私淑之情 。」說罷，又拜了四拜，灑淚而起，便請田氏相見。田氏初次推辭。王孫道 ：「古禮，通家朋友，妻妾都不相避，何況小子與莊先生有師弟之約？」田氏只得步出孝堂，與楚王孫相見，敘了寒溫。田氏一見楚王孫人才標緻，就動了憐愛之心，只恨無由廝近。楚王孫道 ：「先生雖死，弟子難忘思慕。欲借尊居，暫住百日。一來守先師之喪，二者先師留下有什麼著述，小子告借一觀 ，以領遺訓 。」田氏道 ：「通家之誼 ，久住何妨 。」當下治飯相款。飯罷，田氏將莊子所著《南華真經》及《老子道德》五千言，和盤托出，獻與王孫。王孫殷勤感謝。草堂中間佔了靈位，楚王孫在左邊廂安頓。田氏每日假以哭靈爲由，就左邊廂與王孫攀話。日漸情熟，眉來眼去，情不能已。楚王孫只有五分，那田氏到有十分。所喜者深山隱僻，就做差了些事，沒人傳說。所恨者親妾未久，況且女求於男，難以啓齒。

又捱了幾日，約莫有半月了。那婆娘心猿意馬，按捺不住，悄地喚老蒼頭進房，賞以美酒，將好言撫慰。從容問 ：「你家主人曾婚配否 ？」老蒼頭道 ：「未曾婚配 。」婆娘又問道：「你家主人要揀什麼樣的人物才肯婚配 ？」老蒼頭帶醉道：「我家王孫曾有言，若得像娘子一般丰韻的，他就心滿意足。」婆娘道 ：「果有此話？莫非你說謊 ？」老蒼頭道 ：「老漢一把年紀，怎麼說謊 ？」婆娘道 ：「我央你老人家爲媒說合，若不棄嫌 ，奴家情願服事你主人 。」老蒼頭道 ：「我家主人也曾與老漢說來，道一段好姻緣，只礙師弟二字，恐惹人議論 。」婆娘道 ：「你主人與先夫原是生前空約，沒有北面聽教的事，算不得師弟。又且山僻荒居，鄰舍罕有，誰人議論？你老人家是必委曲成就，教你喫杯喜酒 。」老蒼頭應允。臨去時，婆娘又喚轉來囑付道 ：「若是說得允時，不論早晚，便來房中回覆奴家一聲。奴家在此專等 。」老蒼頭去後，婆娘懸懸而望。孝堂邊張了數十遍，恨不能一條細繩，縛了那俏後生俊腳，扯將入來，摟做一處。將及黃昏，那婆娘等得個不耐煩，黑暗裏走入孝堂，聽左邊廂聲息。忽然靈座上作響，婆娘嚇了一跳，只道亡靈出現。急急走轉內室，取燈火來照，願來是老蒼頭喫醉了，直挺挺的臥於靈座桌上。婆娘又不敢嗔責他 ，又不敢聲喚他，只得回房。捱更捱點，又過了一夜。

次日，見老蒼頭行來步去，並不來回復那話兒。婆娘心下發癢，再喚他進房，問其前事。老蒼頭道 ：「不成！不成 ！」婆娘道 ：「爲何不成？莫非不曾將昨夜這些話剖豁明白？」老蒼頭道 ：「老漢都說了，我家王孫也說得有理。他道 ：「娘子容貌，自不必言。未拜師徒，亦可不論。但有三件事未妥，不好回覆得娘子 。』」婆娘道 ：「那三件事 ？」老蒼頭道 ：「我家王孫道 ：『堂中見擺着個兇器，我卻與娘子行吉禮，心中何忍，且不雅相；二來莊先生與娘子是恩愛夫妻，況且他是個有道德的名賢，我的才學萬分不及，恐被娘子輕薄；三來我家行李尚在後邊未到，空手來此，聘禮筵席之費，一無所措。爲此三件，所以不成 。』」婆娘道 ：「這三件都不必慮 。兇器不是生根的，屋後還有一間破空房，喚幾個莊客抬他出去就是，這是一件了。第二件：我先夫那裏就是個有道德的名賢？當初不能正家，致有出妻之事，人稱其薄德。楚威王慕其虛名，以厚禮聘爲相。他自知才力不勝，逃走在此。前月獨行山下，遇一寡婦，將扇搧墳 ，待墳土乾燥，方纔嫁人。拙夫就與他調戲，奪他紈扇，替他搧土，將那把紈扇帶回，是我扯碎了。臨死時幾日還爲他淘了一場氣，又什麼恩愛！你家主人青年好學，進不可量。況他乃是王孫之貴，奴家亦是田宗之女 ，門地相當。今日到此，姻緣天合。第三件，聘禮筵席之費，奴家做主，誰人要得聘禮？筵席也是小事。奴家更積得私房白金二十兩，贈與你主人，做一套新衣服。你再去道達，若成就時，今夜是合婚吉日，便要成親 。」老蒼頭收了二十兩銀子 ，回覆楚王孫。楚王孫只得順從。老蒼頭回復了婆娘。

那婆娘當時歡天喜地，把孝服除下，重勻粉面，再點朱脣，穿了一套新鮮衣。叫蒼頭顧喚近山莊客，扛抬莊生屍柩，停於後面破屋之內。打掃草堂，準備做合婚筵席。有詩爲證：

俊俏孤孀別樣嬌，王孫有意更相挑。

一鞍一馬誰人語？今夜思將快婿招。

是夜，那婆娘收拾香房，草堂內擺得燈燭輝煌。楚王孫簪纓袍服，田氏錦襖繡裙，雙雙立於花燭之下。一對男女，如玉琢金裝，美不可說。交拜已畢，千恩萬愛的 ，攜手入於洞房，吃了合巹杯。正欲上牀解衣就寢。忽然，楚王孫眉頭雙皺，寸步難移，登時倒於地下，雙手磨胸，只叫心疼難忍。田氏心愛王孫，顧不得新婚廉恥，近前抱住，替他撫摩，問其所以。王孫痛極不語，口吐涎沫，奄奄欲絕。老蒼頭慌做一堆。田氏道 ：「王孫平日曾有此症否？」老蒼頭代言 ：「此症平日常有。或一二年發一次 ，無藥可治。只有一物，用之立效 。」田氏急問：「所用何物？」老蒼頭道：「太醫傳一奇方，必得生人腦髓熱酒吞之，其痛立止。平日此病舉發，老殿下奏過楚王，撥一名死囚來，縛而殺之，取其腦髓 。今山中如何可得？其命合休矣 ！」田氏道 ：「生人腦髓，必不可致。第不知死人的可用得麼 ？」老蒼頭 ：「太醫說，凡死未滿四十九日者，其腦尚未乾枯，亦可取用。」田氏道 ：「吾夫死方二十餘日，何不斫棺而取之 ？」老蒼頭道 ：「只怕娘子不肯 。」田氏道 ：「我與王孫成其夫婦 ，婦人以身事夫，自身尚且不惜，何有於將朽之骨乎？」

即命老蒼頭伏侍王孫，自己尋了砍柴板斧，右手提斧，左手攜燈，往後邊破屋中。將燈檠放於棺蓋之上，覷定棺頭，雙手舉斧，用力劈去。婦人家氣力單微，如何劈得棺開？有個緣故，那莊周是達生之人，不肯厚斂。桐棺三寸，一斧就劈去了一塊木頭。再一斧去，棺蓋便裂開了，只見莊生從棺內嘆口氣，推開棺蓋，挺身坐起。田氏雖然心狠，終是女流。嚇得腿軟筋麻，心頭亂跳，斧頭不覺墜地，莊生叫 ：「娘子扶起我來 。」那婆娘不得已，只得扶莊生出棺。莊生攜燈，婆娘隨後同進房來。婆娘心知房中有楚王孫主僕二人，捏兩把汗，行一步，反退兩步。比及到房中看時，鋪設依然燦爛，那主僕二人，闃然不見。婆娘心下雖然暗暗驚疑，卻也放下了膽，巧言抵飾，向莊生道 ：「奴家自你死後，日夕思念 。方纔聽得棺中有聲響，想古人中多有還魂之事，望你復活，所以用斧開棺，謝天謝地，果然得生 ，實乃奴家之萬幸也 ！」莊生道 ：「多謝娘子厚意。只是一件，娘子守孝未久，爲何錦襖繡裙 ？」婆娘又解釋道：「開棺見喜，不敢將凶服衝動，權用錦繡，以取吉兆 。」莊生道：「罷了！還有一節，棺木何不放在正寢。卻撇在破屋之內，難道也是吉兆？」婆娘無言可答。莊生又見杯盤羅列，也不問其故，教暖酒來飲。

莊生放開大量，滿飲數觥。那婆娘不達時務，指望煨熱老公，重做夫妻，緊捱着酒壺，撒嬌撒癡，甜言美語，要哄莊生上牀同寢。莊生飲得酒大醉，索紙筆寫出四句：

從前了卻冤家債，你愛之時我不愛。

若重與你做夫妻，怕你巨斧劈棺材。

那婆娘看了這四句詩，羞慚滿面，頓口無言。莊生又寫出四句：

夫妻百夜有何恩？見了新人忘舊人。

甫得蓋棺遭斧劈，如何等待搧幹墳！

莊生又道 ：「我則教你看兩個人。」莊生用手將外面一指，婆娘回頭而看，只見楚王孫和老蒼頭踱將進來，婆娘吃了一驚。轉身不見了莊生；再回頭時，連楚王孫主僕都不見了。那裏有什麼楚王孫、老蒼頭 ！此皆莊生分身隱形之法也。那婆娘精神恍惚，自覺無顏。解腰間繡帶，懸樑自縊。嗚呼哀哉！這到是真死了。莊生見田氏已死，解將下來，就將劈破棺木盛放了他，把瓦盆爲樂器，鼓之成韻，倚棺而作歌。歌曰：

大塊無心兮，生我與伊。我非伊夫兮，伊非我妻。偶然邂逅兮，一室同居。大限既終兮，有合有離。人之無良兮，生死情移。真情既見兮，不死何爲！伊生兮揀擇去取，伊死兮還返空虛。伊吊我兮，贈我以斧；我吊伊兮，慰伊以歌詞。斧聲起兮我復活，歌聲發兮伊可知！噫嘻，敲碎瓦盆不再鼓，伊是何人我是誰？

莊生歌罷，又吟詩四句：

你死我必埋，我死你必嫁。我若真個死，一場大笑話。

莊生大笑一聲，將瓦盆打碎。取火從草堂放起，屋宇俱焚。連棺木化爲灰燼 。只有《道德經》、《南華經》不毀 。山中有人檢取，傳流至今。

莊生遨遊四方，終身不娶。或雲遇老子於函谷關，相隨而去，已得大仙矣。詩云：

殺妻吳起太無知，荀令傷神亦可嗤。

請看莊生鼓盆事，逍遙無礙是吾師。

# 第二十一卷 老門生三世報恩

買只牛兒學種田，結間茅屋向林泉，

也知老去無多日，且向山中過幾年。

爲利爲官終幻客，能詩能酒總神仙。

世間萬物俱增價，老去文章不值錢。

這八句詩乃是達者之言 ，末句說 ：「老去文章不值錢 」，這一句 ，還有個評論。大抵功名遲速，莫逃乎命，也有早成，也有晚達。早成者未必有成，晚達者未必不達；不可以年少而自恃，不可以年老而自棄。這老少二字，也在年數上，論不得的。假如甘羅十二歲爲丞相，十三歲上就死了，這十二歲之年，就是他發白齒落、背曲腰彎的時候了，後頭日子已短，叫不得少年；又如姜太公八十歲還在渭水釣魚，遇了周文王以後，車載之，拜爲師尚父，文王崩，武王立，他又秉鉞爲軍師，佐武王伐紂，定了周家八百年基業，封於齊國。又教其子丁公治齊，自己留相周朝，直活到一百二十歲方死。你說八十歲一個老漁翁，誰知日後還有許多事業，日子正長哩！這等看將起來，那八十歲上還是他初束髮、剛頂冠、做新郎 、應童子試的時候，叫不得老年。世人只知眼前貴賤，那知去後的日長日短！見個少年富貴的奉承不暇，多了幾年年紀磋跎不遇，就怠慢他，這今古是短見薄識之輩。譬如農家，也有早谷，也有晚稻，正不知那一種收成得好？不見古人云：

東園桃李花，早發還先萎。

遲遲澗畔松，鬱郁含晚翠。

閒話休提。卻說國朝正統年間，廣西桂林府興安縣有一秀才，覆姓鮮于，名同，字大通。八歲時曾舉神童，十一歲遊庠，超增補稟。論他的才學，便是董仲舒、司馬相如也不看在眼裏，真個是胸藏萬卷，筆掃千軍。論他的志氣，便像馮京、商輅連中三元，也只算他便袋裏東西。真個是：足躡風雲，氣衝牛斗。何期才高而數奇，志大而命薄。年年科舉，歲歲觀場，不能得朱衣點額，黃榜標名。到三十歲上，循資該出貢了。他是個有才有志的人，貢途的前程是不屑就的。思量窮秀才家，全虧學中年規這幾兩廩銀，做個讀書本錢。若出了學門，少了這項來路，又去坐監，反費盤纏。況且本省比監裏又好中，算計不通。偶然在朋友前露了此意，那下首該貢的秀才，就來打話要他讓貢，情願將幾十金酬謝。鮮于同又得了這個利息，自以爲得計。第一遍是個情，第二遍是個例。人人要貢，個個爭先。

鮮于同自三十歲上讓貢起，一連讓了八遍 。到四十六歲，兀目沉埋於泮水之中，馳逐於青衿之隊。也有人笑他的，也有人憐他的，又有人勸他的。那笑他的他也不睬，憐他的他也不受，只有那勸他的，他就勃然發怒起來 ，道 ：「你勸我就貢，止無過道俺年長，不能個科第了！卻不知龍頭屬於老成，梁皓八十二歲中了狀元，也替天下有骨氣、肯讀書的男子爭氣。俺若情願小就時，三十歲上就了，肯用力鑽刺，少不得做個府佐縣正，味着心田做去，儘可榮身肥家。只是如今是個科目的世界，假如孔夫子不得科第，誰說他胸中才學？若是三家村一個小孩子，粗粗裏記得幾篇爛舊時文，遇了個盲試官，亂卷亂點，睡夢裏偷得個進士到手，一般有人拜門生，稱老師，譚天說地，誰敢出個題目將帶紗帽的再考他一考麼？不止於此，做官裏頭還有多少不平處，進士官就是個銅打鐵鑄的，撒漫做去，沒人敢說他不字；科貢官兢兢業業，捧了卵子過橋，上司還要尋趁他。比及按院覆命，參論的但是進士官 ，憑你敘得極貪極酷，公道看來，拿問也還透頭，說到結本 ，生怕斷絕了貪酷種子，道 ：『此一臣者，官箴雖玷，但或念初任，或念年青，尚可望其自新，策其未路，姑照浮躁或不及例降調。』不勾幾年工夫，依舊做起。倘扌棄 得些銀子央要道挽回，不過對調個地方，全然沒事。科貢的官一分不是，就當做十分。悔氣遇着別人有勢有力，沒處下手，隨你清廉賢宰，少不得借重他替進士頂缸。有這許多不平處，所以不中進士，再做不得官。俺寧可老儒終身，死去到閻王面前高聲叫屈，還博個來世出頭，豈可屈身小就，終日受人懊惱，喫順氣丸度日！」遂吟詩一首，詩曰：

從來資格困朝紳，只重科名不重人。

楚士鳳歌誠恐殆，葉公龍好豈求真？

若還黃榜終無分，寧可青衿老此身。

鐵硯磨穿豪傑事，春秋晚遇說平津。

漢時有個平津侯，覆姓公孫，名弘 ，五十歲讀《春秋》，六十歲對策第一，做到丞相封侯。鮮于同後來六十一歲登第，人以爲詩讖。此是後話。

卻說鮮于同自吟了這八句詩，其志愈銳 。怎奈時運不利，看看五十齊頭，蘇秦還是舊蘇秦，不能勾改換頭面。再過幾年，連小考都不利了。每到科舉年分 ，第一個攔場告考的就是他，討了多少人的厭賤。到天順六年，鮮于同五十七歲，鬢髮都蒼然了，兀自擠在後生家隊裏，談文講藝，娓娓不倦。那些後生見了他，或以爲怪物，望而避之；或以爲笑具，就而戲之。這都不在話下。

卻說興安縣知縣，姓蒯，名遇時，表字順之，浙江台州府仙居縣人氏。少年科甲，聲價甚高。喜的是談文講藝，商古論今。只是有件毛病，愛少賤老，不肯一視同仁。見了後生英俊，加意獎借；若是年長老成的，視爲朽物，口呼」先輩 」，甚有戲侮之意。其年鄉試屆期，宗師行文，命縣裏錄科。蒯知縣將合縣生員考試，彌封閱卷，自恃眼力，從公品第，黑暗裏拔了一個第一，心中十分得意，向衆秀才面前誇獎道 ：「本縣拔得個首卷，其文大有吳越中氣脈，必然連捷。通縣秀才，皆莫能及 。」衆人拱手聽命，卻似漢皇築壇拜將，正不知拜那一個有名的豪傑。比及拆號唱名，只見一人應聲而去，從人叢中擠將上來，你道這人如何？

矮又矮，胖又胖，須鬢黑白各一半。破儒巾，欠時樣，藍衫補孔重重綻。你也瞧，我也看，若還冠帶像胡判。不枉誇，不枉贊，「先」今朝說嘴慣 。休羨他，莫自嘆，少不得大家做老漢。不須營，不須幹，序齒輪流做領案。

那案首不是別人，正是那五十七歲的怪物、笑具，名叫鮮于同。合堂秀才鬨然大笑 ，都道 ：「鮮于』先輩』 ，又起用了。」連蒯公也自羞得滿面通紅，頓口無言。一時間看錯文字，今日衆人屬目之地，如何番悔？忍着一肚子氣，胡亂將試卷拆完。喜得除了第一名，此下一個個都是少年英俊，還有些嗔中帶喜 。是日，蒯公發放諸生事畢，回衙悶悶不悅，不在話下。

卻說鮮于同少年時本是個名士，因淹滯了數年，雖然志不曾灰，卻也是：

澤畔屈原吟獨苦，洛陽季子面多慚。

今日出其不意，考個案首，也自覺有些興頭。到學道考試，未必愛他文字，虧了縣家案首，就搭上一名科舉，喜孜孜去赴省試。衆朋友都在下處看經書，溫後場。只有鮮于同平昔飽學，終日在街坊上游玩。旁人看見，都猜道 ：「這位老相公，不知是送兒子孫兒進場的，事外之人，好不悠閒自在 。」若曉得他是科舉的秀才，少不得要笑他幾聲。

日居月諸，忽然八月初七日，街坊上大吹大擂，迎試官進貢院。鮮于同觀看之際，見興安縣蒯公，正徵聘做《禮記》房考官。鮮于同自想，我與蒯公同經，他考過我案首，必然愛我的文字，今番遇合，十有八九。誰知蒯公心裏不然，他又是一見識 ，道 ：「我取個少年門生，他後路悠遠，官也多做幾年，房師也靠得着他。那些老師宿儒，取之無益 。」又道 ：「我科考時不合錯了眼 ，錯取了鮮于『先輩 』，在衆人前老人沒趣。今番再取中了他，卻不又是一場笑話。我今閱卷，但是三場做得齊整的，多應是夙學之士，年紀長了，不要取他。只揀嫩嫩的口氣，亂亂的文法，歪歪的四六，怯怯的策論，憒憒的判語，那定是少年初學。雖然學問未充，養他一兩科，年還不長，且脫了鮮于同這件幹紀 。」算計已定，如法閱卷，取了幾個不整不齊，略略有些筆資的，大圈大點 ，呈上主司 。主司都批了「中」字。

到八月二十八日 ，主司同各經房在至公堂上拆號填榜。《禮記》房首卷是桂林府興安縣學生，覆姓鮮于，名同，習《禮記》，又是那五十七的怪物、笑具僥倖了 。蒯公好生驚異。主司見蒯公有不樂之色，問其緣故。蒯公道 ：「那鮮于同年紀已老，恐置之魁列，無以壓服後生，情願把一卷換他 。」主司指堂上匾額道 ：「此堂既名爲『至公堂 』，豈可以老少而私愛憎乎？自古龍頭屬於老成，也好把天下讀書人的志氣鼓舞一番。」遂不肯更換，判定了第五名正魁，蒯公無可奈何。正是：

饒君用盡千般力，命裏安排動不得。

本心揀取少年郎，依舊取將老怪物。

蒯公立心不要中鮮于」先輩 」，故此只揀不整齊的文字才中。那鮮于同是宿學之士，文字必然整齊，如何反投其機？原來鮮于同爲八月初七日看蒯公入簾，自謂遇合十有八九。迴歸寓中多吃了幾杯生酒，壞了脾胃，破腹起來。勉強進場，一頭想文字，一頭泄瀉，瀉得一絲兩氣，草草完篇。二場三場，仍復如此。十分才學，不曾用得一分出來，自謂萬無中式之理。誰知蒯公到不要整齊文字，以此竟佔了個高魁。也是命裏否極泰來，顛之倒之，自然湊巧 。那興安縣剛剛只中他一個舉人。當日鹿鳴宴罷，衆同年序齒，他就居了第一。各房考官見了門生，俱各歡喜，惟蒯公悶悶不悅。鮮于同感蒯公兩番知遇之恩，愈加殷勤，蒯公愈加懶散。上京會試，只照常規，全無作興加厚之意。明年鮮于同五十八歲，會試，又下第了 。相見蒯公，蒯公更無別語，只勸他選了官罷 。鮮于同做了四十餘年秀才，不肯做貢生官，今日才中得一年鄉試，怎肯就舉人職，回家讀書，愈覺有興。每聞裏中秀才會文，他就袖了紙墨筆硯，捱入會中同做。憑衆人耍他、笑他、嗔他、厭他，總不在意。做完了文字，將衆人所作看了一遍，欣然而歸，以此爲常。

光陰荏苒，不覺轉眼三年，又當會試之期。鮮于同時年六十有一，年齒雖增，矍鑠如舊。在北京第二遍會試，在寓所得其一夢。夢見中了正魁，會試錄上有名，下面卻填做《詩經》，不是《禮記》。鮮于同本是個宿學之士 ，那一經不通？他功名心急，夢中之言，不由不信，就改了《詩經》應試。事有湊巧，物有偶然。蒯知縣爲官清正，行取到京，欽授禮科給事中之職。

其年又進會試經房。蒯公不知鮮于同改經之事，心中想道：「我兩遍錯了主意，取了那鮮于』先輩』做了首卷，今番會試，他年紀一發長了。若《禮記》房裏又中了他，這纔是終身之玷。我如今不要看《禮記》，改看了《詩經》卷子，那鮮于『先輩』中與不中，都不干我事 。」比及入簾閱卷，遂請看《詩》五房卷。蒯公又想道 ：「天下舉子象鮮于』先輩』的，諒也非止一人，我不中鮮于同，又中了別的老兒，可不是『躲了雷公，遇了霹靂』。我曉得了，但凡老師宿儒，經旨必然十分透徹。後生家專工四書，經義必然不精。如今到不要取四經整齊，但是有筆資的，不妨題旨影響，這定是少年之輩了 。」閱卷進呈。等到揭曉，《詩》五房頭卷，列在第十名正魁。拆號看時，卻是桂林府興安縣學生，覆姓鮮于，名同，習《詩經》，剛剛又是那六十一歲的怪物 、笑具！氣得蒯遇時目睜口呆，如槁木死灰模樣。

早知富貴生成定，悔卻從前枉用心。

蒯公又想道 ：「論起世上同名姓的盡多，只是桂林府興安縣卻沒有兩個鮮于同 ，但他向來是《禮記》，不知何故又改了《詩經》，好生奇怪 ？」候其來謁，叩其改經之故。鮮于同將夢中所見說了一遍 。蒯公嘆息連聲道 ：「真命進士 ，真命進士！」自此蒯公與鮮于同師生之誼，比前反覺厚了一分 。殿試過了，鮮于同考在二甲頭上，得選刑部主事。人道他晚年一第，又居冷局，替他氣悶，他欣然自如。

卻說蒯遇時在禮科衙門直言敢諫，因奏疏裏面觸突了大學士劉吉，被吉尋他罪過，下於詔獄。那時刑部官員，一個個奉承劉吉，欲將蒯公置之死地。卻好天與其便，鮮于同在本部一力周旋看覷，所以蒯公不致喫虧。又替他糾合同年，在各衙門懇求方便，蒯公選得從輕降處。蒯公自想道 ：「着意種花花不活，無心栽柳柳成陰 。若不中得這個老門生 ，今日性命也難保 。」乃往鮮于「先輩」寓所拜謝。鮮于同道 ：「門生受恩師三番知遇，今日小小效勞，止可少答科舉而已。天高地厚，未酬萬一。」當日，師生二人歡飲而別。彼此不論蒯公在家在任，每年必遣人問候，或一次或兩次，雖俸金微薄，表情而已。

光陰荏苒 ，鮮于同只在部中遷轉，不覺六年，應升知府。京中重他才品，敬他老成，吏部立心要尋個好缺推他，鮮于同全不在意。偶然仙居縣有信至，蒯公的公子蒯敬共，與豪戶查家爭墳地疆界，嚷罵了一場。查家走失了個小廝，賴蒯公子打死，將人命事告官。蒯敬共無力對理，一徑逃往雲南父親任所去了。官府疑蒯公子逃匿，人命真情，差人雪片下來提人，家屬也監了幾個，闔門驚懼。鮮于同查得台州正缺知府，乃央人討這地方 。吏部知台州原非美缺，既然自己情願，有何不從？即將鮮于同推升台州知府。

鮮于同到任三日，豪家已知新太守是蒯公門生，特討此缺而來，替他解紛，必有偏向之情。先在衙門謠言放刁，鮮于同只推不聞。蒯家家屬訴冤，鮮于同亦佯爲不理。密差的當捕人訪緝查家小廝，務在必獲。約過兩月有餘，那小廝在杭州拿到。鮮于太守當堂審明，的系自逃，與蒯家無干。當將小廝責取查家領狀。蒯氏家屬，即行釋放。期會一日，親往墳所踏看疆界。查家見小廝已出，自知所訟理虛，恐結訟之日必然喫虧。一面央大分上到太守處說方便，一面又央人到蒯家，情願把墳界相讓講和。蒯家事已得白，也不願結冤家 。鮮于太守準了和息，將查家薄加罰治，申詳上司，兩家莫不心服。正是：

只愁堂上無明鏡，不怕民間有鬼奸。

鮮于太守乃寫書信一通，差人往雲南府回覆房師蒯公。蒯公大喜，想道 ：「樹荊棘得刺，樹桃李得蔭，若不曾中得這個老門生，今日身家也難保 。」遂寫懇切謝啓一通，遣兒子蒯敬共齎回，到府拜謝。鮮于同道 ：「下官暮年淹蹇 ，爲世所棄。受尊公老師三番知遇，得掇科目 ，常恐身先溝壑，大德不報。今日恩兄被誣，理當暴白。下官因風吹火，小效區區，止可少酬老師鄉試提拔之德 ，尚欠情多多也 ！」因爲蒯公子經紀家事，勸他閉戶讀書，自此無話。

鮮于同在台州做了三年知府，聲名大振，升在徽寧道做兵憲，累升河南廉使，勤於官職。年至八旬，精力比少年兀自有餘，推升了浙江巡撫，鮮于同想道 ：「我六十一歲登第，且喜儒途淹蹇，仕途到順溜，並不曾有風波。今官至撫臺，恩榮極矣。一向清勤自矢，不負朝廷。今日急流勇退，理之當然。但受蒯公三番知遇之恩，報之未盡，此任正在房師地方，或可少效涓埃 。」乃擇日起程赴任。一路迎送榮耀，自不必說。不一日到了浙江省城。此時，蒯公也歷任做到大參地位，因病目不能理事，致政在家。聞得鮮于」先輩」又做本省開府，乃領了十二歲孫兒，親到杭州謁見。蒯公雖是房師，到小於鮮于公二十餘歲。今日蒯公致政在家，又有了目疾，龍鍾可憐。鮮于公年已八旬，健如壯年，位至開府。可見發達不在於遲早，蒯公嘆息了許多。正是：

松柏何須羨桃李，請君點檢歲寒枝。

且說鮮于同到任以後，正擬遣人問候蒯公，聞說蒯參政到門，喜不自勝，倒屣而迎。直請到私宅，以師生禮相見。蒯公喚十二歲孫兒 ：「見了老公祖 。」鮮于公問 ：「此位是老師何人？」蒯公道 ：「老夫受公祖活命之恩，犬子昔日難中，又蒙昭雪，此恩直如覆載。今天幸福星又照吾省。老夫衰病，不久於世，犬子讀書無成，只有此孫，名曰蒯悟，資性頗敏。特攜來相托，求老公祖青目一二 。」鮮于公道 ：「門生年齒，已非仕途人物，正爲師恩酬報未盡，所以強顏而來。今日承老師以令孫相托，此乃門生報德之會也。鄙思欲留令孫在敞衙同小孫輩課業，未審老師放心否？」蒯公道 ：「若蒙老公祖教訓，老夫死亦瞑目 。」遂留兩個書童服事蒯悟，在都撫衙內讀書，蒯公自別去了。那蒯悟資性過人，文章日進。就是年之秋，學道按臨，鮮于公力薦神童，進學補稟，依舊留在衙門中勤學。三年之後，學業已成。鮮于公道 ：「此子可取科第，我亦可以報老師之恩矣 。」乃將俸銀三百兩，贈與蒯悟爲筆硯之資，親送到台州仙居縣。

適值蒯公三日前一病身亡，鮮于公哭奠已畢。問 ：「老師臨終亦有何言？」蒯敬共道：「先父遺言，自己不幸少年登第，因而愛少賤老，偶爾暗中摸索，得了老公祖大人。後來許多年少的門生，賢愚不等，升沉不一，俱不得其氣力。全虧了老公祖大人一人，始終看覷。我子孫世世不可怠慢老成之士 ！」鮮于公呵呵大笑道 ：「下官今日三報師恩，正要天下人曉得，扶持了老成人也有用處，不可愛少而賤老也！」說罷，作別回省。草上表章，告老致仕。得旨予告，馳驛還鄉，優悠林下。每日訓課兒孫之暇，同裏中父老飲酒賦詩。後八年，長孫鮮于涵鄉榜高魁，赴京會試，恰好仙居縣蒯悟是年中舉，也到京中。兩人三世通家，又是少年同窗，並在一寓讀書 。比及會試揭曉，同年進士，兩家互相稱賀。

鮮于同自五十七歲登科，六十一歲登甲 ，歷仕二十三年，腰金衣紫，錫恩三代。告老回家，又看了孫兒科第，直活到九十七歲，整整的四十年晚運。至今浙江人肯讀書，不到六十七歲還不丟手，往往有晚達者。後人有詩嘆雲：

利名何必苦奔忙，遲早須臾在上蒼。

但學蟠桃能結果，三千餘歲未爲長。

# 第二十二卷 鈍秀才一朝交泰

蒙正窯中怨氣，買臣擔上書聲。丈夫失意惹人輕，才入榮華稱慶。紅日偶然陰翳，黃河尚有澄清。浮雲眼底總難憑，牢把腳跟立定。

這首《西江月》，大概說人窮通有時，固不可以一時之得意，而自誇其能，亦不可以一時之失意，而自墜其志。

唐朝甘露年間，有個王涯丞相，官居一品，權壓百僚，僮僕千數，日食萬錢，說不盡榮華富貴。其府第廚房與一僧寺相鄰。每日廚房中滌鍋淨碗之水，傾向溝中，其水從僧寺中流出。一日，寺中老僧出行，偶見溝中流水中有白物，大如雪片，小如玉屑。近前觀看，乃是上白米飯，王丞相廚下鍋裏碗裏洗刷下來的。長老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罪過、罪過 。」隨口吟詩一首：

春時耕種夏時耘，粒粒顆顆費力勤。

春去細糠如剖玉，炊成香飯似堆銀。

三餐飽食無餘事，一口飢時可療貧。

堪嘆溝中狼藉賤，可憐天下有窮人。

長老吟詩已罷，隨喚火工道人，將笊籬笊起溝內殘飯，向清水河中滌去污泥，攤於篩內，日色曬乾，用磁缸收貯，且看幾時滿得一缸。不勾三四個月，其缸已滿。兩年之內，共積得六大缸有餘。那王涯丞相只道千年富貴，萬代奢華。誰知樂極生悲，一朝觸犯了朝廷，闔門待勘，未知生死。其時賓客散盡，僮僕逃亡，倉廩盡爲仇家所奪。王丞相至親二十三口，米盡糧絕，擔飢忍餓，啼哭之聲，聞於鄰寺。長老聽得 ，心懷不忍。只是一牆之隔，除非穴牆可以相通。

長老將缸內所積飯幹浸軟，蒸而饋之。王涯丞相喫罷，甚以爲美，遣婢子問老僧，他出家之人，何以有此精食？老僧道：「此非貧僧家常之飯，乃府上滌釜洗碗之餘，流出溝中，貧僧惜有用之物棄之無用，將清水洗盡，日色曬乾，留爲荒年貧丐之食。今日誰知，仍濟了尊府之急 。正是一飲一啄 ，莫非前定 。」王涯丞相聽罷，嘆道 ：「我平昔暴殄天物如此，安得不敗？今日之禍，必然不免 。」其夜，遂伏毒而死。當初富貴時節，怎知道有今日？正是：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履危機。此乃福過災生，自取其咎。假如今人貧賤之時 ，那知後日富貴？即如榮華之日，豈信後來苦楚？

如今在下再說個先憂後樂的故事。列位看官們，內中倘有胯下忍辱的韓信，妻不下機的蘇秦，聽在下說這段評話，各人回去硬挺着頭頸過日，以待時來，不要先墜了志氣。有詩四句：

秋風衰草定逢春，尺蠖泥中也會伸。

畫虎不成君莫笑，安排牙爪始驚人。

話說國朝天順年間，福建延平府將樂縣，有個宦家，姓馬，名萬羣，官拜吏科給事中。因論太監王振專權誤國，削籍爲民。夫人早喪，單生一子，名曰馬任，表字德稱。十二歲遊庠，聰明飽學。說起他聰明，就如顏子淵聞一知十；論起他飽學，就如虞世南五車腹笥。真個文章蓋世，名譽過人！馬給事愛惜如良金美玉，自不必言。

裏中那些富家兒郎，一來爲他是黃門的貴公子，二來道他經解之才，早晚飛黃騰達，無不爭先奉承。其中更有兩個人奉承得要緊，真個是：

冷中送暖，閒裏尋忙。出外必稱弟兄，使錢那問爾我。偶話店中酒美，請飲三杯；才誇妓館容嬌，代包一月。掇臀捧屁，猶雲手有餘香；隨口蹋痰，惟恐人先着腳。說不盡諂笑脅肩，只少個出妻獻子。

一個叫黃勝 ，綽號黃病鬼；一個叫顧祥，綽號飛天炮仗。他兩個祖上也曾出仕，都是富厚之家，目不識丁，也頂上讀書的虛名。把馬德稱做個大菩薩供養，扳他日後富貴往來，那馬德稱是忠厚君子，彼以禮來，此以禮往，見他殷勤，也遂與之爲友。黃勝就把親妹六媖，許與德稱爲婚。德稱聞此女才貌雙全，不勝之喜。但從小立個誓願：

若要洞房花燭夜，必須金榜掛名時。

馬給事見他立志高明，也不相強，所以年過二十，尚未完娶。

時值鄉試之年，忽一日，黃勝、顧祥邀馬德稱，向書鋪中去買書。見書鋪隔壁有個算命店，牌上定道：要知命好醜，只問張鐵口。

馬德稱道 ：「此人名爲鐵口，必肯直言 。」買完了書，就過間壁，與那張先生拱手道 ：「學生賤造，求救 。」先生問了八字，將五行生剋之數，五星虛實之理，推算了一回 ，說道：「尊官若不見怪，小子方敢直言 。」馬德稱道 ：「君子問災不問福，何須隱諱 ！」黃勝、顧祥兩個在傍，只怕那先生不知好歹，說出話來衝撞了公子。黃勝便道 ：「先生仔細看看，不要輕談 。」顧祥道 ：「此位是本縣大名士 ，你只看他今科發解，還是發魁？」先生道 ：「小子只據理直講，不知準否？貴造偏才歸祿，父主崢嶸，論理必生於貴宦之家 。」黃、顧二人拍手大笑，道 ：「這就準了 。」先生道 ：「五星中命纏奎壁，文章冠世 。」二人又大笑道 ：「好先生，算得準，算得準 ！」先生道 ：「只嫌二十二歲交這運不好，官煞重重，爲禍不小。不但破家，亦防傷命。若過得三十一歲，後來到有五十年榮華。只怕一丈闊的水缺，雙腳跳不過去。」黃勝就罵起來道 ：「放屁，那有這話 ！」顧祥伸出拳來道 ：「打這廝，打歪他的鐵嘴 ！」馬德稱雙手攔住，道 ：「命之理微，只說他算不準就罷了，何須計較 。」黃、顧二人口中還不乾淨 ，卻得馬德稱抵死勸回。那先生只求無事，也不想算命錢了。正是：

阿庾人人喜，直言個個嫌。

那時，連馬德稱只道自家唾手功名，雖不深怪那先生，卻也不信。誰知三場得意，榜上無名。自十五歲進場，到今二十一歲，三科不中。若論年紀還不多，只爲進場屢次了，反覺不利。又過一年，剛剛二十二歲。馬給事一個門生又參了王振一本。王振疑心座主指使而然，再理前仇，密唆朝中心腹，尋馬萬羣當初做有司時罪過，坐贓萬兩，着本處撫按追解。馬萬羣本是個清官，聞知此信，一口氣得病，數日身死。馬德稱哀慼盡禮，此心無窮。卻被有司逢迎上意，逼要萬兩贓銀交納。此時只得變賣家產，但是有稅契可查者，有司徑自估價官賣。只有續置一個小小田莊，未曾起稅，官府不知。馬德稱恃顧祥平昔至交，只說顧家產業，央他暫時承認。又有古董書籍等項約數百金，寄與黃勝家中去訖。

卻說有司官將馬給事家房產田業盡數變賣，未足其數，兀自吹毛求疵不已。馬德稱扶柩在墳堂屋內暫住。忽一日，顧祥遣人來言，府上餘下田莊，官府已知，瞞不得了。馬德稱無可奈何，只中得入官。後來聞得反是顧祥舉首 ，一則恐後連累，二者博有司的笑臉。德稱知人情奸險，付之一笑 。過了歲餘，馬德稱往黃勝家，索取寄頓物件，連走數次，俱不相接。結末遣人送一封帖來。馬德稱拆開看時，沒有書柬，止封帳目一紙。內開某月某日某事用銀若干，某該合認，某該獨認。如此非一次，隨將古董書籍等項估計扣除，不還一件。德稱大怒，當了來人之面，將帳目扯碎，大罵一場 ：「這般狗彘之輩，再休相見 ！」從此親事亦不題起 。黃勝巴不得杜絕馬家，正中其懷。正合着西漢馮公的四句，道是：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一死一生，乃見交情。

馬德稱在墳屋中守孝，弄得衣衫藍縷，口食不周 。「當初父親存日，也曾賙濟過別人。今日自己遭困，卻誰人賙濟我？」守墳的老王攛掇他把墳上樹木倒賣與人，德稱不肯。老王指着路上幾顆大柏樹道 ：「這樹不在冢傍，賣之無妨。」德稱依允，講定價錢，先倒一棵下來，中心都是蟲蛀空的，不值錢了。再倒一棵，亦復如此。德稱歎道 ：「此乃命也 ！」就教住手。那兩棵樹只當燒柴，賣不多錢，不兩日用完了。身邊只剩得十二歲一個家生小廝，央老王作中，也賣與人，得銀五兩。這小廝過門之後，夜夜小遺起來，主人不要了，退還老王處，索取原價。德稱不得已，情願減退了二兩身價賣了。好奇怪！第二遍去就不小遺了。這幾夜小遺，分明是打落德稱這二兩銀子，不在話下。

光陰似箭，看看服滿。德稱貧困之極，無門可告。想起有個表叔，在浙江杭州府做二府，湖州德清縣知縣也是父親門生，不如去投奔他，兩人之中，也有一遇 。當下將幾件什物家火，託老王賣充路費。漿洗了舊衣舊裳，收拾做一個包裹，搭船上路。直至杭州，問那表叔，剛剛十日之前，已病故了。隨到德清縣投那個知縣時，又正遇這幾日爲錢糧事情，與上司爭論不合，使性要回去，告病關門，無由通報。正是：

時來風送滕王閣，運去雷轟薦福碑。

德稱兩處投人不着，想得南京衙門做官的多有年家。又趁船到京口，欲要渡江，怎奈連日大西風，上水船寸步難行。只得往句容一路步行而去，徑往留都。且數留都那幾個城門：神策金川儀鳳門，懷遠清涼到石城，三山聚寶連通濟，洪武朝陽定太平。

馬德稱由通濟門入城，到飯店中宿了一夜。次早，往部科等各衙門打聽，往年多有年家爲官的，如今升的升了，轉的轉了，死的死了，壞的壞了，一無所遇。乘興而來，卻難興盡而返。流連光景，不覺又是半年有餘，盤纏俱已用盡。雖不學伍大夫吳門乞食，也難免呂蒙正僧院投齋。忽一日，德稱投齋到大報恩寺，遇見個相識鄉親。問其鄉里之事，方知本省宗師按臨歲考，德稱在先服滿時，因無禮物送與學裏師長，不曾動得起復文書及遊學呈子，也不想如此久客於外 。如今音信不通，教官徑把他做避考申黜。千里之遙，無由辨復。真是：屋漏更遭連夜雨，船遲又遇打頭風。德稱聞此消息，長嘆數聲，無面回鄉。意欲覓個館地，權且教書餬口，再作道理。

誰知世人眼淺，不識高低。聞知異鄉公子如此形狀，必是個浪蕩之徒，便有錦心繡腸，誰人信他，誰人請他？又過了幾時，和尚們都怪他蒿惱。語言不遜，不可盡說。幸而天無絕人之路。有個運糧的趙指揮，要請個門館先生同往北京，一則陪話，二則代筆，偶與承恩寺主持商議。德稱聞知，想道 ：「乘此機會，往北京一行，豈不兩便 。」遂央僧舉薦。那俗僧也巴不得遣那窮鬼起身，就在指揮面前稱揚德稱好處，且是束脩甚少。趙指揮是武官，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省，便約德稱在寺，投刺相見，擇日請了下船同行。德稱口如懸河，賓主頗也得合。不一日，到黃河岸口，德稱偶然上岸登東。忽聽發一聲響，猶如天崩地裂之形。慌忙起身看時，吃了一驚 ，原來河口決了。趙指揮所統糧船三分四散，不知去向。但見水勢滔滔，一望無際。

德稱舉目無依，仰天號哭，嘆道 ：「此乃天絕我命也，不如死休 ！」方欲投入河流，遇一老者相救。問其來歷，德稱訴罷，老者側然憐憫，道：「看你青春美質，將來豈無發跡之期？此去短盤至北京，費用亦不多，老夫帶得有三兩荒銀，權爲程敬 。」說罷，去摸袖裏，卻摸個空，連呼「奇怪。」仔細看時，袖底有一小孔，那老者趕早出門，不知在那裏遇着剪綹的剪去了 。老者嗟嘆道 ：「古人云 ：『得咱心肯日 ，是你運通時』。今日看起來，就是心肯，也有個天數。非是老夫吝惜，乃足下命運不通所致耳。欲屈足下過舍下，又恐路遠不便 。」乃邀德稱到市心裏，向一個相熟的主人家借銀五錢爲贈。德稱深感其意，只得受了，再三稱謝而別。 德稱想：這五錢銀子，如何盤纏得許多路。思量一計，買下紙筆，一路賣字。德稱寫作俱佳，爭奈時運未利，不能討得文人墨士賞鑑，不過村坊野店胡亂買幾張糊壁，此輩曉得什麼好歹，那肯出錢。德稱有一頓沒一頓，半飢半飽，直捱到北京城裏，下了飯店。問店主人借縉紳看查，有兩個相厚的年伯，一個是後兵尤侍郎，一個是左卿曹光祿。當下寫了名刺，先去謁曹公 。曹公見其衣衫不整，心下不悅，又知是王振的仇家，不敢招架，送下小小程儀就辭了。再去見尤侍郎，那尤公也是個沒意思的 ，自家一無所贈，寫一封柬帖薦在邊上陸總兵處。店主人見有這封書，料有際遇，將五兩銀子借爲盤纏，誰知正值北虜也先爲寇，大掠人畜。陸總兵失機，扭解來京問罪，連尤侍郎都罷官去了。德稱在塞外擔閣了三四個月，又無所遇，依舊回到京城旅寓。

店主人折了五兩銀子，沒處取討 。又欠下房錢飯錢若干，索性做個宛轉，倒不好推他出門，想起一個主意來。前面衚衕有個劉千戶，其子八歲，要訪個下路先生教書，乃薦德稱。劉千戶大喜。講過束脩二十兩 。店主人先支一季束脩自己收受，準了所借之數。劉千戶頗盡主道，送一套新衣服，迎接德稱到彼會館 。自此饔餐不缺，且訓誦之暇，重溫經史，再理文章。剛剛坐彀三個月，學生出起痘來，太醫下藥不效，十二朝身死。劉千戶單隻此子，正在哀痛，又有刻薄小人對他說道 ：「馬德稱是個降禍的太歲、耗氣的鶴神，所到之處必有災殃。趙指揮請了他就壞了糧船，尤待郎薦了他就壞了官職。他是個不吉利的秀才，不該與他親近 。」劉德戶不想自兒死生有命，到抱怨先生帶累了。各處傳說，從北京中起他一個異名，叫做」鈍秀才 」。 凡鈍秀才街上過去，家家閉戶，處處關門。但是早行遇着鈍秀才的一日沒采，做買賣的折本，尋人的不遇，告官的理輸，討債的不是廝打定是廝罵，就是小學生上學，也被先生打幾下手心。有此數項，把他做妖物相看 。倘然狹路相逢，一個個吐口誕沫，叫句「吉利」方走 。可憐馬德稱衣冠之胄，飽學之才，今日時運不利，弄得日無飽餐，夜無安宿。同時有個浙中吳監生，性甚硬直。聞知鈍秀才之名，不信有此事，特地尋他相會。延至寓所，叩其胸中所學，甚有接待之意。坐席猶未暖，忽得家書報家中老父病故，踉蹌而別，轉薦與同鄉呂鴻臚。呂公請至寓所，待以盛饌。方纔舉箸，忽然廚房中火起，舉家驚慌逃奔。德稱因腹餒緩行了幾步 ，被地方拿他做火頭，解去官司。不由分說，下了監鋪 。幸呂鴻臚是個有天理的人，替他使錢，免其枷責。從此，「鈍秀才」其名益著，無人招接，仍復賣字爲生。慣與裱家書壽軸，喜逢新歲寫春聯。夜間常在祖師廟、關聖廟、五顯廟這幾處安身。或與道人代寫疏頭，趁幾文錢度日。

話分兩頭。卻說黃病鬼黃勝自從馬德稱去後，初時還怕他還鄉，到宗師行黜，不見回家。又有人傳信，道是隨趙指揮糧船上京，被黃河水決，已覆沒矣。心下坦然無慮。朝夕逼勒妹子六媖改聘。六媖以死自誓，決不二夫。到天順晚年鄉試，黃勝夤緣賄賂，買中了秋榜。裏中奉承者，填門塞戶。聞知六媖年長未嫁，求親者日不離門，六媖堅執不從，黃勝也無可奈何。到冬底，打疊行囊，往北京會試。馬德稱見了鄉試錄，已知黃勝得意，必然到京，想起舊恨，羞與相見，預先出京躲避。誰知黃勝不耐功名，若是自家學問上掙來的前程，倒也理之當然，不放在心裏。他原裏買來的舉人，小人乘君子之器，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將銀五十兩，買了個勘合，馳驛到京，尋了個大大的下處。且不去溫習經史，終日穿花街過柳巷，在院子裏表子家行樂。常言道「樂極悲生 」。嫖出一身廣瘡。科場漸近，將白金百兩送太醫，只求速愈。太醫用輕粉劫藥，數日之內，身體光鮮，草草完場而歸。不夠半年，瘡毒大發，醫治不痊，嗚呼哀哉死了！既無兄弟，又無子息，族間都來搶奪傢俬。其妻王氏又沒主張，全賴六媖一身，內支喪事，外』應親族，按譜立嗣，衆心俱悅服無言 。六媖自家也分得一股傢俬，不下數千金。想起丈夫覆舟消息 ，未知真假。費了多少盤纏，各處遣人打聽下落。有人自北京來，傳說馬德稱未死，落莫在京，京中都呼爲「鈍秀才 」。六媖是個女中丈夫 ，甚有劈着，收拾起輜重銀兩，帶了丫環僮僕，僱下船隻，一徑來到北京尋取丈夫 。訪知馬德稱在真定府龍興寺大悲閣寫《法華經》，乃將白金百兩，新衣數套，親筆作書，緘封停當，差老家人王安齎去，迎接丈夫。分付道 ：「我如今便與馬相公授例入監，請馬相公到此讀書應舉，不可遲滯。」

王安到龍興寺，見了長老，問 ：「福建馬相公何在？」長安道 ：「我這裏只有個鈍秀才，並沒有什麼馬相公。」王安道：「就是了，煩引相見 。」和尚引到大悲閣下，指道 ：「傍邊桌上寫經的，不是鈍秀才 ？」王安在家時，曾見過馬德稱幾次，今日雖然藍縷，如何不認得？一見德稱便跪下磕頭。馬德稱卻在貧賤患難之中，不料有此，一時想不起來，慌忙扶住，問道：「足下何人 ？」王安道 ：「小的是將樂縣黃家，奉小姐之命，特來迎接相公，小姐有書在此 。」德稱便問 ：「你小姐嫁歸何宅 ？」王安道 ：「小姐守志至今，誓不改適。因家相公近故，小姐親到京中來訪相公 ，要與相公入粟北雍 ，請相公早辦行期。」德稱方纔開緘而看，原來是一首詩，詩曰：

何事蕭郎戀遠遊？應知烏帽未籠頭。

圖南自有風雲便，且整雙簫集風樓。

德稱看罷，微微而笑。王安獻上衣服銀兩，且請起程日期。德稱道 ：「小姐盛情，我豈不知！只是我有言在先：若要洞房花燭夜，必須金榜掛名時。向因貧困，學業久荒。今幸有餘資可供燈火之費，且待明年秋試得意之後，方敢與小姐相見 。」王安不敢相逼，求賜回書。德稱取寫經餘下的繭絲一幅，答詩四句 ：「逐逐風塵已厭遊，好音剛喜見伻頭。嫦娥夙有攀花約，莫遣簫聲出鳳樓 。」德稱封了詩，付與王安 。王安星夜歸京，回覆了六媖小姐。開詩看畢，嘆惜不已。其年天順爺爺正遇「土木之變 」，皇太后權請嘟王攝位，改元景泰。將奸鬮王振全家抄沒，凡參劾王振喫虧的加官賜蔭。黃小姐在寓中得了這個消息，又遣王安到龍興寺，報與馬德稱知道。德稱此時雖然借寓僧房，圖書滿案，鮮衣美食，已不似在先了。和尚們曉得是馬公子馬相公，無不欽敬。其年正是三十二歲，交逢好運，正就張鐵口先生推算之語。可見：

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

德稱正在寺中溫習舊業，又得了王安報信，收拾行囊，別了長老赴京，另尋一寓安歇。黃小姐撥家僮二人伏侍，一應日用供給絡繹饋送。德稱草成表章，敘先臣馬萬羣直言得禍之由，一則爲父親乞恩昭雪，一則爲自己辯復前程。聖旨倒下，準復馬萬羣原官，仍加三級；馬任復學復廩；所抄沒田產，有司追給。德稱差家僮報與小姐知道。黃小姐又差王安送銀兩到德稱寓中，叫他稟例入粟。明春就考了監元，至秋髮魁。就於寓中整備喜筵，與黃小姐成親。來春又中了第十名會魁，殿試二甲，考選庶吉士。上表給假還鄉，焚黃謁墓，聖旨準了。夫妻衣錦還鄉，府縣官員出郭迎接。往年抄沒田宅，俱用官價贖還，造冊交割，分毫不少。賓朋一向疏失者，此日奔走其門如市。只有顧祥一人自覺羞慚，遷往他郡而去。時張鐵口先生尚在，聞知馬公子得第榮歸，特來拜賀，德稱厚贈之而去。

後來，馬任直做到禮、兵、刑三部尚書，六媖小姐封一品夫人。所生二子，俱中甲科，簪纓不絕。至今延平府人，說讀書人不得第者，把「鈍秀才」爲比。後人有詩嘆雲：

十年落魄少知音，一日風雲得稱心。

秋菊春桃時各有，何須海底去撈針。

# 第二十三卷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仕至千鍾非貴 ，年過七十常稀，浮名身後有誰知？萬事空花遊戲。休逞少年狂蕩，莫貪花酒便宜。脫離煩惱是和非，隨分安閒得意。」

這首詞名爲《西江月》，是勸人安分守己 ，隨緣作樂，莫爲酒色財氣四字損卻精神，虧了行止。求快活時非快活，得便宜處失便宜。

說起那四字中，總到不得那「色」字利害。眼是情媒，心爲欲種。起手時，牽腸掛肚；過後去，喪魄銷魂。假如牆花路柳，偶然適興，無損於事。若是生心設計，敗俗傷風，只圖自己一時歡樂，卻不顧他人的百年恩義，假如你有嬌妻愛妾，別人調戲上了，你心下如何？古人有四句道得好：

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

我不淫人婦，人不淫我妻。

看官，則今日聽我說《珍珠衫》這套詞話，可見果報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個榜樣。

話中單表一人，姓蔣名德，小字興哥，乃湖廣襄陽府棗陽縣人氏。父親叫做蔣世澤，從小走熟廣東，做客買賣。因爲喪了妻房羅氏，止遺下這興哥，年方九歲，別無男女。這蔣世澤割捨不下，又絕不得廣東的衣食道路，千思百計 ，無可奈何，只得帶那九歲的孩子同行作伴，就教他學些乖巧。這孩子雖則年小，生得眉清目秀，齒白脣紅，行步端莊，言辭敏捷，聰明賽過讀書家，伶俐不輸長大漢。人人喚做粉孩兒，個個羨他無價寶。蔣世澤怕人妒忌，一路上不說是嫡親兒子，只說是內侄羅小官人。原來羅家也是走廣東的，蔣家只走得一代，羅家到走過三代了。那邊客店牙行都與羅家世代相識，如自己親眷一般。這蔣世澤做客，起頭也還是丈人羅公領他走起的。因羅家近來屢次遭了屈官司，家道消乏，好幾年不曾走動。這些客店牙行見了蔣世澤，那一遍不動問羅家消息，好生牽掛。今番見蔣世澤帶個孩子到來，問知是羅家小官人，且是生得十分清秀，應對聰明，想着他祖父三輩交情，如今又是第四輩了，那一個不歡喜！

閒話體題。卻說蔣興哥跟隨父親做客，走了幾遍，學得伶俐乖巧，生意行中百般都會，父親也喜不自勝。何期到一十七歲上，父親一病身亡，且喜剛在家中，還不做客途之鬼。興哥哭了一場，免不得揩乾淚眼，整理大事。殯殮之外，做些功德超度，自不必說。七七四十九日內，內外宗親都來弔孝。本縣有個王公正是興哥的新岳丈，也來上門祭奠，少不得蔣門親戚陪侍敘話。中間說起興哥少年老成，這般大事，虧他獨力支持。因話隨話間，就有人攛掇道 ：「王老親翁，如今令愛也長成了，何不乘凶完配，教他夫婦作伴 ，也好過日 。」王公未肯應承，當日相別去了。衆親戚等安葬事畢，又去攛掇興哥。興哥初時也不肯，卻被攛掇了幾番，自想孤身無伴，只得應允。央原媒人往王家去說，王公只是推辭，說道 ：「我家也要備些薄薄妝奩，一時如何來得？況且孝未期年，於禮有礙，便要成親，且待小祥之後再議 。」媒人回話，興哥見他說得正理，也不相強。

光陰如箭，不覺週年已到。興哥祭過了父親靈位，換去粗麻衣服，再央媒人王家去說，方纔依允。不隔幾日，六禮完備，娶了新婦進門。有《西江月》爲證 ：「孝幕翻成紅幕，色衣換去麻衣。畫樓結綵燭光輝，合巹花筵齊備。卻羨妝奩富盛，難求麗色嬌妻。今宵雲雨足歡娛，來日人稱恭喜 。」說這新婦是王公最幼之女，小名喚做三大兒，因他是七月七日生的，又喚做三巧兒。王公先前嫁過的兩個女兒，都是出色標緻的，棗陽縣中，人人稱羨，造出四句口號，道是：

天下婦人多，王家美色寡。

有人娶着他，勝似爲附馬。

常言道：「做買賣不着，只一時；討老婆不着，是一世。」若干官宦大戶人家，單揀門戶相當，或是貪他嫁資豐厚，不分皁白，定了親事，後來娶下一房奇醜的媳婦 ，十親九眷面前，出來相見，做公婆的好沒意思。又且丈夫心下不喜，未免私房走野。偏是醜婦極會管老公，若是一般見識的，便要反目；若使顧惜體面，讓他一兩遍，他就做大起來。有此數般不妙，所以蔣世澤聞知王公慣生得好女兒，從小便送過財禮，定下他幼女與兒子爲婚。今日取過門來，果然嬌姿豔質，說起來，比他兩個姐兒加倍標緻。正是：

吳宮西子不如，楚國南威難賽。

若比水月觀音，一樣燒香禮拜。

蔣興哥人才本自齊整，又娶得這房美色的渾家，分明是一對玉人良工琢就，男歡女愛，比別個夫妻更勝十分。三朝之後，依先換了些淺色衣服，只推制中，不與外事，專在樓上與渾家成雙捉對，朝暮取樂，真個行坐不離，夢魂作伴。自古苦日難熬，歡時易過，暑往寒來，早已孝服完滿，起靈除孝，不在話下。 興哥一日間想起父親存日廣東生理，如今擔閣三年有餘了，那邊還放下許多客帳，不曾取得。夜間與渾家商議，欲要去走一遭。渾家初時也答應道該去，後來說到許多路程，恩愛夫妻何忍分離？不覺兩淚交流，興哥也自割捨不得，兩下悽慘一場，又丟開了。如此已非一次。光陰荏苒，不覺又捱過了二年。那時興哥決意要行，瞞過了渾家，在外面暗暗收拾行李，揀了個上吉的日期，五日前方對渾家說知，道 ：「常言『坐喫山空』，我夫妻兩口也要成家立業，終不然拋了這行衣食道路？如今這二月天氣不寒不暖 ，不上路更待何時 ？」渾家料是留他不住了，只得問道：「丈夫此去幾時可回 ？」興哥道 ：「我這番出外，甚不得已，好歹一年便回，寧可第二遍多去幾時罷了 。」渾家指着樓前一棵植樹道 ：「明年此樹發芽，便盼着官人回也 。」說罷，淚下如雨。興哥把衣袖替他揩拭，不覺自己眼淚也掛下來。兩下里怨離惜別，分外恩情，一言難盡。到第五日，夫婦兩個啼啼哭哭，說了一夜的說話，索性不睡了。五更時分，興哥便起身收拾，將祖遺下的珍珠細軟都交付與渾家收管。自己只帶得本錢銀兩 ，帳目底本及隨身衣服、鋪陣之類，又有預備下送禮的人事，都裝疊得停當。原有兩房家人，只帶一個後生些的去；留一個老成的在家，聽渾家使喚，買辦日用。兩個婆娘專管廚下。又有兩個丫頭 ，一個叫晴雲，一個叫暖雪，專在樓中伏待，不許遠離。分付停當了，對渾家說道 ：「娘子耐心度日。地方輕薄子弟不少 ，你又生得美貌，莫在門前窺瞰，招風攬火。」渾家道：「官人放心，早去早回。」兩個掩淚而別。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無非死別與生離。

興哥上路，心中只想着渾家，整日的不瞅不睬 。不一日，到了廣東地方，下了客店。這夥舊時相識都來會面，興哥送了些人事。排家的治酒接風，一連半月二十日，不得空閒。興哥在家裏，原是淘虛了的身子，一路受些勞碌，到此未免飲食不節，得了個瘧疾，一夏不好，秋間轉成水痢 ，每日請醫切脈，服藥調治，直延到秋盡，方得安痊。把買賣都擔閣了，眼見得一年回去不成。正是：

只爲蠅頭微利，拋卻鴛被良緣。

興哥雖然想家，到得日久，索性把念頭放慢了。

不題興哥做客之事，且說這裏渾家王三巧兒，自從那日丈夫分付了，果然數月之內目不窺戶，足不下樓。光陰似箭，不覺殘年將盡，家家戶戶鬧轟轟的暖火盆、放爆竹、吃合家歡耍子，三巧兒觸景傷情，思想丈夫，這一夜好生悽楚！正合古人的四句詩，道是：

臘盡愁難盡，春歸入未歸；

朝來嗔寂寞，不肯試新衣。

明日正月初一日，是個歲朝。晴雲、暖雪兩個丫頭一力勸主母在前樓去看看街坊景象。原來蔣家住宅前後通連的兩帶樓房，第一帶臨着大街，第二帶方做臥室，三巧兒閒常只在第二帶中坐臥。這一日被丫頭們攛掇不過，只得從邊廂裏走過前樓，分付推開窗子，把簾兒放下，三口兒在簾內觀看。這日街坊上好不鬧雜！三巧兒道 ：「多少東行西走的人，偏沒個賣卦先生在內！若有時，喚他來卜問官人消息也好 。」晴雲道 ：「今日是歲朝，人人要閒耍的，那個出來賣卦 ？」暖雪叫道 ：「娘！限在我兩個身上，五日內包喚一個來占卦便了。」到初四日早飯過後，暖雪下樓小解 ，忽聽得口當口當 口當 的敲響，響的這件東西 ，喚做「報君知 」，是瞎子賣卦的行頭。暖雪等不及解完，慌忙檢了褲腰跑出門外，叫住了瞎先生。撥轉腳頭，一口氣跑上樓來報知主母。三巧兒分付，喚在樓下坐啓內坐着。討他課錢，通陳過了，走下樓梯，聽他剖斷。那瞎先生佔成一卦，問是何用。那時廚下兩個婆娘聽得熱鬧，也都跑將來了 ，替主母傳語道 ：「這卦是問行人的 。」瞎先生道：「可是妻問夫麼 ？」婆娘道 ：「正是 。」先生道 ：「青龍治世，財爻發動。若是妻問夫，行人在半途，金帛千箱有，風波一點無。青龍屬木，木旺於春，立春前後，已動身了。月盡月初，必然回家，更兼十分財採 。」三巧兒叫買辦的把三分銀子打發他去，歡天喜地上樓去了。真所謂」望梅止渴」、「畫餅充飢 ，「大凡人不做指望，到也不在心上；一做指望，便癡心妄想，時刻難過。三巧兒只爲信了賣卦先生之語，一心只想丈夫回來 ，從此時常走向前樓，在簾內東張西望。直到二月初旬，椿樹抽芽，不見些兒動靜，三巧兒思想丈夫臨行之約，愈加心慌；一日幾遍，向外探望。也是合當有事，遇着這個俊俏後生。正是：

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

這個俊俏後生是誰？原來不是本地 ，是徽州新安縣人氏，姓陳，名商，小名叫做大喜哥，後來改口呼爲大郎。年方二十四歲，且是生得一表人物，雖勝不得宋玉、潘安，也不在兩人之下。這大郎也是父母雙亡，湊了二三千金本錢，來走襄陽販糴些米豆之類，每年常走一遍。他下處自在城外，偶然這日進城來，要到大市街汪朝奉典鋪中問個家信。那典鋪正在蔣家對門，因此經過。你道怎生打扮 ？頭上帶一頂蘇樣的百柱騌帽，身上穿一件魚肚白的湖紗道袍，又恰好與蔣興哥平昔穿着相像。三巧兒遠遠瞧見，只道是他丈夫回了，揭開簾子定睛而看。陳大郎抬頭，望見樓上一個年少的美婦人目不轉睛的，只道心上喜了他，也對着樓上丟個眼色。誰知兩個都錯認了。三巧兒見不是丈夫，羞得兩頰通紅，忙忙把窗兒拽轉，跑在後樓，靠着牀沿上坐地，兀自心頭突突的跳一個不住。

誰知陳大郎的一片精魂早被婦人眼光兒攝上去了。回到下處，心念唸的放他不下，肚裏想道：「家中妻子雖是有些顏色，怎比得婦人一半！欲待通個情款，爭奈無門可入。若得謀他一宿，就消花這些本錢，也不枉爲人在世 。」嘆了幾口氣，忽然想起大市街東巷有個賣珠子的薛婆，曾與他做過交易。這婆子能言快語，況且日逐串街走巷。那一家不認得，須是與他商議，定有道理。這一夜番來覆去，勉強過了。

次日起個清早，只推有事，討些涼水梳洗，取了一百兩銀子、兩大錠金子，急急的跑進城來。這叫做：欲求生受用，須下死工夫。陳大郎進城，一徑來到大市街東巷，去敲那薛婆的門。薛婆蓬着頭，正在天井裏揀珠子；聽得敲門，一頭收過珠包 ，一頭問道 ：「是誰 ？」才聽說出「徽州陳」三字，慌忙開門請進，道 ：「老身未曾梳洗，不敢爲禮了。大官人起得好早！有何貴幹 ？」陳大郎道 ：「特特而來，若遲時 ，怕不相遇 。」薛婆道：「可是作成老身出脫些珍珠首飾麼 ？」陳大郎道 ：「珠子也要買，還有大買賣作成你 。」薛婆道 ：「老身除了這一行貨 ，其餘都不熟慣 。」陳大郎道 ：「這裏可說得話麼？」薛婆便把大門關上，請他到小閣兒坐着，問道 ：「大官人有何分付？」大郎見四下無人，便向衣袖裏摸出銀子，解開布包，攤在桌上，道 ：「這一百兩白銀，乾孃收過了，方纔敢說 。」婆子不知高低，那裏肯受 ，大郎道 ：「莫非嫌少 ？」慌忙又取出黃燦燦的兩錠金子，也放在桌上，道 ：「這十兩金子一併奉納。若干娘再不收時，便是故意推調了。今日是我來尋你，非是你爲求我。只爲這樁大買賣，不是老孃成不得，所以特地相求。便說做不成時，這金銀你只管受用，終不然我又來取討，日後再沒相會的時節了？我陳商不是恁般小樣的人！」看官，你說從來做牙婆的那個不貪錢鈔 ？見了這般黃白之物，如何不動火？薛婆當時滿臉堆下笑來，便道 ：「大官人休得錯怪！老身一生不曾要別人一釐一毫不明不白的錢財。今日既承大官人分付，老身權且留下：若是不能效勞，依舊奉納 。」說罷，將金錠放銀包內一齊包起，叫聲 ：「老身大膽了 。」拿向臥房中藏過忙踅出來，道 ：「大官人，老身且不敢稱謝，你且說甚麼買賣用着老身之處 ？」大郎道 ：「急切要尋一件救命之寶，是處都無，只大市街上一家人家方有，特央乾孃去借借。」婆子笑將起來道 ：「又是作怪 ！老身在這條巷住過二十多年，不曾聞大市街有甚救命之寶。大官人你說，有寶的還是誰家？」大郎道 ：「敝鄉里汪三朝奉典鋪對門高樓子內是何人之宅？」婆子想了一回，道 ：「這是本地蔣興哥家裏，他男子出外做客一年多了，止有女眷在家 。」大郎道 ：「我這救命之寶，正要問他女眷藉藉 。」便把椅兒掇近了婆子身邊 ，向他訴出心腹，如此如此。

婆子聽罷，連忙搖首道 ：「此事大難！蔣興哥新娶這房娘子不上四年，夫妻兩個如魚似水，寸步不離。如今沒奈何出去了，這小娘子足不下樓，甚是貞節。因興哥做人有些古怪，容易嗔嫌，老身輩從不曾上他的階頭。連這小娘子面長面短，老身還不認得，如何應承得此事？方纔所賜，是老身福薄，受用不成了 。」陳大郎聽說，慌忙雙膝跪下。婆子去扯他時，被他兩手拿住衣袖，緊緊按定在椅上，動彈不得。口裏說 ：「我陳商這條性命都在乾孃身上。你是必思量個妙計 ，作成我入馬，救我殘生。事成之日，再有白金百兩相酬。若是推阻，即今便是個死 。」慌得婆子沒理會處，連聲應道 ：「是，是！莫要折殺老身，大官人請起，老身有話講 。」陳大郎方纔起身，拱手道 ：「有何妙策 ，作速見教 。」薛婆道 ：「此事須從容圖之，只要成就，莫論歲月。若是限時限日，老身決難奉命 。」陳大郎道 ：「若果然成就，便遲幾日何妨 ，只是計將安出 ？」薛婆道 ：「明日不可太早，不可太遲，早飯後，相約在汪三朝奉典鋪中相會。大官人可多帶銀兩，只說與老身做買賣，其間自有道理。若是老身這兩隻腳跨進得蔣家門時，便是大官人的造化。大官人便可急回下處，莫在他門首盤桓，被人識破，誤了大事。討得三分機會，老身自來回復 。」陳大郎道 ：「謹依尊命 。」唱了個肥喏，欣然開門而去。正是：

未曾滅項興劉，先見築壇拜將。

當日無話，到次日，陳大郎穿了一身齊整衣服，取上三四百兩銀子放在個大皮匣內，喚小郎揹着，跟隨到大市街汪家典鋪來。瞧見對門樓窗緊閉，料是婦人不在，便與管典的拱了手，討個木凳兒坐在門前，向東張望。不多時，只見薛婆抱着一個蔑絲箱兒來了。陳大郎喚住，問道 ：「箱內何物 ？」薛婆道：「珠寶首飾，大官人可用麼 ？」大郎道 ：「我正要買。」薛婆進了典鋪，與管典的相見了，叫聲聒噪，便把箱兒打開，內中有十來包珠子，又有幾個小匣兒，都盛着新樣簇花點翠的首飾，奇巧動人，光燦奪目。陳大郎揀幾吊極粗極白的珠子，和那些簪珥之類做一堆兒放着，道 ：「這些我都要了 。」婆子便把眼兒瞅着 ，說道 ：「大官人要用時盡用 ，只怕不肯出這樣大價錢 。」陳大郎已自會意，開了皮匣，把這些銀兩白華華的攤做一臺，高聲的叫道 ：「有這些銀子，難道買你的貨不起 。」此時鄰居閒漢已自走過七八個人 ，在鋪前站着看了 。婆子道：「老身取笑，豈敢小覷大官人。這銀兩須要仔細，請收過了，只要還得價錢公道便好。」兩下一邊的討價多，一邊的還錢少，差得天高地遠。那討價的一口不移。這裏陳大郎拿着東西又不放手，又不增添，故意走出屋檐，件件的翻覆認看，言真道假、彈斤估兩的在日光中烜耀。惹得一市人都來觀看，不住聲的有人喝采。婆子亂嚷道 ：「買便買 ，不買便罷 ，只管擔閣人則甚！」陳大郎道：「怎麼不買？」兩個又論了一番價。正是：

只因酬價爭錢口，驚動如花似玉人。

王三巧兒聽得對門喧嚷，不覺移步前樓，推窗偷看，只見珠光閃爍 ，寶色輝煌，甚是可愛。又見婆子與客人爭價不定，便分付丫環去喚那婆子借他東西看看 。晴雲領命，走過街去，把薛婆衣袂一扯，道 ：「我家娘請你 。」婆子故意問道 ：「是誰家 ？」晴雲道 ：「對門蔣家。」婆子把珍珠之類劈手奪將過來，忙忙的包了，道 ：「老身沒有許多空閒與你歪纏 ！」陳大郎道 ：「再添些賣了罷 。」婆子道 ：「不賣，不賣！像你這樣價錢，老身賣去多時了 。」一頭說，一頭放入箱兒裏，依先關鎖了 ，抱着便走。晴雲道 ：「我替你老人家拿罷 。」婆子道：「不消 。」頭也不回，徑到對門去了。陳大郎心中暗喜，也收拾銀兩，別了管典的，自回下處。正是：眼望捷旌旗，耳聽好消息。

晴雲引薛婆上樓，與三巧兒相見了。婆子看那婦人，心下想道 ：「真天人也！怪不得陳大郎心迷，若我做男子，也要渾了 。」當下說道 ：「老身久聞大娘賢慧，但恨無緣拜識 。」三巧兒問道 ：「你老人家尊姓 ？」婆子道：「老身姓薛，只在這裏東巷住，與大娘也是個鄰里 。」三巧兒道 ：「你方纔這些東西如何不賣？」婆子道 ：「若不賣時，老身又拿出來怎的？只笑那下路客人空自一表人才，不識貨物。」說罷便去開了箱兒，取出幾件簪珥遞與那婦人看，叫道 ：「大娘 ，你道這樣首飾，便工錢也費多少！他們還得忒不像樣，教老身在主人家面前如何告得許多消乏 ？」又把幾串珠子提將起來道 ：「這般頭號的貨，他們還做夢哩 。」三巧兒問了他討價還價，便道 ：「真個虧你些兒 。」婆子道 ：「還是大家寶眷見多識廣，比男子漢眼力到勝十倍 。」三巧兒喚丫環看茶 ，婆子道 ：「不擾茶了，老身有件要緊的事欲往西街走走 ，遇着這個客人，纏了多時，正是 ：『買賣不成，擔誤工程 』。這箱兒連鎖放在這裏，權煩大娘收拾。老身暫去，少停就來 。」說罷便走。三巧兒叫晴雲送他下樓，出門向西去了。三巧兒心上愛了這幾件東西，專等婆子到來酬價，一連五日不至。 到第六日午後，忽然下一場大雨。雨聲未絕，砰砰的敲門聲響。三巧兒喚丫環開看，只見薛婆衣衫半溼，提個破傘進來，口兒道 ：「晴幹不肯走，直待雨淋頭 。」把傘兒放在樓梯邊 ，走上樓來萬福道 ：「大娘，前晚失信了 。」三巧兒慌忙答禮道 ：「這幾日在那裏去了？」婆子道 ：「小女托賴，新添了個外甥。老身去看看，留住了幾日，今早方回。半路上下起雨來，在一個相識人家借把傘，又是破的，卻不是晦氣 ！」三巧兒道 ：「你老人家幾個兒女？」婆子道 ：「只一個兒子，完婚過了。女兒到有四個。這是我第四個了，嫁與徽州朱八朝奉做偏房，就在這北門外開鹽店的。」三巧兒道 ：「你老人家女兒多，不把來當事了。本鄉本土少什麼一夫一婦的 ，怎捨得與異鄉人做小 ？」婆子道 ：「大娘不知，到是異鄉人有情懷。雖則偏房，他大娘子只在家裏，小女自在店中，呼奴使婢，一般受用。老身每遍去時，他當個尊長看待，更不怠慢。如今養了個兒子 ，愈加好了 。」三巧兒道：「也是你老人家造化，嫁得着 。」說罷 ，恰好晴雲討茶上來，兩個吃了。

婆子道 ：「今日雨天沒事，老身大膽，敢求大娘的首飾一看，看些巧樣兒在肚裏也好 。」三巧兒道：「也只是平常生活，你老人家莫笑話。」就取一把鑰匙開了箱籠，陸續搬出許多釵、鈿、纓絡之類。薛婆看了，誇美不盡，道：「大娘有恁般珍異，把老身這幾件東西看不在眼了 。」三巧兒道 ：「好說，我正要與你老人家請個實價 。」婆子道 ：「娘子是識貨的，何消老身費嘴 。」三巧兒把東西檢過，取出薛婆的蔑絲箱兒來，放在桌上，將鑰匙遞與婆子道 ：「你老人家開了，檢看個明白 。」婆子道 ：「大娘忒精細了 。」當下開了箱兒 ，把東西逐件搬出。

三巧兒品評價錢，都不甚遠。婆子並不爭論 ，歡歡喜喜的道：「恁地，便不枉了人。老身就少賺幾貫錢也是快活的 。」三巧兒道 ：「只是一件，目下湊不起價錢，只好現奉一半。等待我家官人回來 ，一併清楚 ，他也只在這幾日回了 。」婆子道：「便遲幾日 ，也不妨事。只是價錢上相讓多了，銀水要足紋的 。」三巧兒道 ：「這也小事 。」便把心愛的幾件首飾及珠子收起，喚晴雲取杯見成酒來，與老人家坐坐。

婆子道 ：「造次如何好攪擾 ？」三巧兒道 ：「時常清閒，難得你老人家到此作伴扳話。你老人家若不嫌怠慢，時常過來走走 。」婆子道 ：「多謝大娘錯愛，老身家裏當不過嘈雜，像宅上又忒清閒了 。」三巧兒道 ：「你家兒子做甚生意？」婆子道：「他只是接些珠寶客人，每日的討酒討漿，刮的人不耐煩。老身虧殺各宅們走動，在家時少，還好 。若只在六尺地上轉，怕不燥死了人 。」三巧兒道 ：「我家與你相近，不耐煩時就過來閒話 。」婆子道 ：「只不敢頻頻打攪 。」三巧兒道 ：「老人家說那裏話。」

只見兩個丫環輪番的走動，擺了兩副杯箸，兩碗臘雞，兩碗臘肉，兩碗鮮魚，連果碟素菜共一十六個碗。婆子道 ：「如何盛設 ！」三巧兒道 ：「見成的，休怪怠慢 。」說罷，斟酒遞與婆子，婆子將杯回敬，兩下對坐而飲。原來三巧兒酒量盡去得，那婆子又是酒壺酒甕，喫起酒來，一發相投了，只恨會面之晚。那日直喫到傍晚，剛剛雨止，婆子作謝要回。三巧兒又取出大銀鍾來，勸了幾鍾。又陪他吃了晚飯，說道 ：「你老人家再寬坐一時，我將這一半價錢付你去 。」婆子道：「天晚了，大娘請自在，不爭這一夜兒，明日卻來領罷。連這蔑絲箱兒老身也不拿去了，省得路上泥滑滑的不好走 。」三巧兒道 ：「明日專專望你 。」婆子作別下樓，取了破傘出門去了。正是：

世間只有虔婆嘴，鬨動多多少少人。

卻說陳大郎在下處呆等了幾日 ，並無音信。見這日天雨，料是婆子在家，拖泥帶水的進城來問個消息，又不相值。自家在酒肆中吃了三杯，用了些點心，又到薛婆門首打聽，只是未回。看看天晚，卻待轉身，只見婆子一臉春色，腳略斜的走入巷來。陳大郎迎着他，作了揖，問道：「所言如何 ？」婆子搖手道 ：「尚早。如今方下種，還沒有發芽哩，再隔五六年，開花結果，纔得到你口 。你莫在此探頭探腦 ，老孃不是管閒事的。」陳大郎見他醉了，只得轉去。

次日，婆子買了些時新果子、鮮雞、魚、肉之類，喚個廚子安排停當，裝做兩個盆子，又買一甕上好的釅酒，央間壁小二挑了，來到蔣家門首。三巧兒這回不見婆子到來，正教晴雲開門出來探望，恰好相遇。婆子教小二挑在樓下，先打發他去了。 晴雲已自報知主母。三巧兒把婆子當個貴客一般，直到樓梯口邊迎他上去。婆子千恩萬謝的福了一回，便道 ：「今日老身偶有一杯水酒，將來與大娘消遣 。」三巧兒道 ：「到要你老人家賠鈔，不當受了 。」婆子央兩個丫環搬將上來，擺做一桌子。三巧兒道 ：「你老人家忒迂闊了，恁般大弄起來 。」婆子笑道 ：「小戶人家備不出甚麼好東西，只當一茶奉獻 。」晴雲便去取杯箸，暖雪便吹起水火爐來。霎時酒暖 ，婆子道：「今日是老身薄意，還請大娘轉坐客位 。」三巧兒道 ：「雖然相擾，在寒舍豈有此理？」兩下謙讓多時，薛婆只得坐了客席。這是第三次相聚，更覺熟分了。飲酒中間，婆子問道 ：「官人出外好多時了還不回，虧他撇得大娘下 。」三巧兒道：「便是，說過一年就轉，不知怎地擔闊了 。」婆子道 ：「依老身說，放下了恁般如花似玉的娘子，便博個堆金積玉也不爲罕 。」婆子又道 ：「大凡走江湖的人把客當家，把家當客。比如我第四個女婿朱八朝奉有了小女，朝歡暮樂，那裏想家？或三年四年纔回一遍，住不上一兩個月，又來了。家中大娘子替他擔孤受寡，那曉得他外邊之事 ？」三巧兒道 ：「我家官人到不是這樣人。」婆子道 ：「老身只當閒話講，怎敢將天比地 ？」當日兩個猜謎擲色，喫得酩酊而別。

第三日，同小二來取家火，就領這一半價錢。三巧兒又留他喫點心。從此以後，把那一半賒錢爲由，只做問興哥的消息，不時行走。這婆子俐齒伶牙，能言快語，又半癡不顛的，慣與丫環們打諢，所以上下都歡喜他。三巧兒一日不見他來，便覺寂寞，叫老家人認了薛婆家裏，早晚常去請他，所以一發來得勤了。世間有四種人惹他不得，引起了頭，再不好絕他。是那四種？遊方僧道、乞丐、閒漢、牙婆。上三種人猶可，只有牙婆是穿房入戶的，女眷們怕冷靜時 ，十個九個到要扳他來往。今日薛婆本是個不善之人，一般甜言軟語，三巧兒遂與他成了至交，時刻少他不得。正是：

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陳大郎幾遍討個消息，薛婆只回言尚早 。其時五月中旬，天漸炎熱。婆子在三巧兒面前，偶說起家中蝸窄，又是朝西房子，夏月最不相宜，不比這樓上高廠風涼。三巧兒道 ：「你老人家若撇得家下，到此過夜也好 。」婆子道 ：「好是好，只怕官人回來。巧兒道 ：「他就回，料道不是半夜三更。」婆子道：「大娘不嫌蒿惱，老身慣是掗相知的 ，只今晚就取鋪陳過來，與大娘作伴，何如 ？」三巧兒道 ：「鋪陳盡有，也不須拿得。你老人家回覆家裏一聲，索性在此過了一夏家去不好？」婆子真個對家裏兒子媳婦說了，只帶個梳匣兒來。三巧兒道 ：「你老人家多事，難道我家油梳子也缺了，你又帶來怎地？」婆子道 ：「老身一生怕的是同湯洗臉，合具梳頭。大娘怕沒有精緻的梳具，老身如何敢用？其他姐兒們的，老身也怕用得，還是自家帶了便當。只是大娘分付在那一門房安歇？」三巧兒指着牀前一個小小藤榻兒，道 ：「我預先排下你的臥處了，我兩個親近些，夜間睡不着好講些閒話。」說罷，檢出一頂青紗帳來，教婆子自家掛了，又同吃了一會酒，方纔歇息。兩個丫環原在牀前打鋪相伴，因有了婆子，打發他在間壁房裏去睡。從此爲始，婆子日間出去串街做買賣，黑夜便到蔣家歇宿。時常攜壺挈碗的殷勤熱鬧，不一而足。牀榻是丁字樣鋪下的，雖隔着帳子，卻像是一頭同睡。夜間絮絮叨叨，你問我答，凡街坊穢褻之談，無所不至。這婆子或時裝醉詐風起來，到說起自家少年時偷漢的許多情事，去勾動那婦人的春心。害得那婦人嬌滴滴一副嫩臉，紅了又白，白了又紅，婆子已知婦人心活，只是那話兒不好啓齒。

光陰迅速，又到七月初七日了，正是三巧兒的生日。婆子清早備下兩盒禮，與他做生。三巧兒稱謝了，留他吃麪。婆子道：「老身今日有些窮忙，晚上來陪大娘，看牛郎織女做親。」說罷自去了。下得階頭不幾步，正遇着陳大郎。路上不好講話，隨到個僻靜巷裏。陳大郎攢着兩眉，埋怨婆子道 ：「乾孃，你好慢心腸！春去夏來，如今又立過秋了。你今日也說尚早，明日也說尚早，卻不知我度日如年。再延捱幾日 ，他丈夫回來，此事便付東流 ，卻不活活的害死我也 ！陰司去少不得與你索命 。」婆子道 ：「你且莫喉急，老身正要相請，來得恰好。事成不成，只在今晚，須是依我而行。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全要輕輕悄悄，莫帶累人 。」陳大郎點頭道 ：「好計，好計！事成之後，定當厚報 。」說罷，欣然而去。正是：

排成竊玉偷香陣，費盡攜雲握雨心。

卻說薛婆約定陳大郎這晚成事。午後細雨微茫，到晚卻沒有星月，婆子黑暗裏引着陳大郎埋伏在左近 ，自己卻去敲門。晴雲點個紙燈兒 ，開門出來 。婆子故意把前袖一摸 ，說道：「失落了一條臨清汗巾兒。姐姐，勞你大家尋一尋 。」哄得晴雲便把燈向街上照去。這裏婆子捉個空，招着陳大郎一溜溜進門來，先引他在樓梯背後空處伏着。婆子便叫道 ：「有了，不要尋了 。」晴雲道 ：「恰好火也沒了，我再去點個來照你 。」婆子道 ：「走熟的路，不消用火 。」兩個黑暗裏關了門，摸上樓來。三巧兒問道 ：「你沒了什麼東西？」婆子袖裏扯出個小帕兒來，道 ：「就是這個冤家，雖然不值甚錢，是一個北京客人送我的，卻不道禮輕人意重 。」三巧兒取笑道 ：「莫非是你老相交送的表記 。」婆子笑道 ：「也差不多 。」當夜兩個耍笑飲酒。婆子道 ：「酒餚盡多，何不把些賞廚下男女？也教他鬧轟轟，像個節夜 。」三巧兒真個把四碗菜、兩壺酒，分付丫環拿下樓去。那兩個婆娘，一個漢子，吃了一回，各去歇息不題。

再說婆子飲酒中間問道 ：「官人如何還不回家？」三巧兒道 ：「便是算來一年半了 。」婆子道 ：「牛郎織女也是一年一會，你比他到多隔了半年。常言道一品官，二品客。做客的那一處沒有風花雪月？只苦了家中娘子 。」三巧兒嘆了口氣，低頭不語。婆子道 ：「是老身多嘴了。今夜牛女佳期，只該飲酒作樂，不該說傷情話兒 。」說罷，便斟酒去勸那婦人，約莫半酣，婆子又把酒去勸兩個丫環，說道：「這是牛郎織女的喜酒，勸你多喫幾杯，後日嫁個恩愛的老公，寸步不離 。」兩個丫環被纏不過，勉強吃了，各不勝酒力，東倒西歪。三巧兒分付關了樓門，發放她先睡。她兩個自在喫酒。婆子一頭喫，口裏不住的說囉說皁道 ：「大娘幾歲上嫁的 ？」三巧兒道 ：「十七歲 。」婆子道 ：「破得身遲，還不喫虧；我是十三歲上就破了身 。」三巧兒道 ：「嫁得恁般早？」婆子道 ：「論起嫁，到是十八歲了。不瞞大娘說，因是在間壁人家學針指，被他家小官人調誘，一時間貪他生得俊俏，就應承與他偷了。初時好不疼痛，兩三遍後就曉得快活。大娘你可也是這般麼？」三巧兒只是笑。婆子又道 ：「那話兒到是不曉得滋味的到好，嘗過的便丟不下，心坎裏時時發癢，日裏還好，夜間好難過哩 。」三巧兒道 ：「想你在孃家時閱人多矣 ，虧你怎生充得黃花女兒嫁去 ？」婆子道：「我的老孃也曉得些影像，生怕出醜，教我一個童女方，用石榴皮 、生礬兩味煎湯洗過，那東西就緊了。我只做張做勢的叫疼，就遮過了 。」三巧兒道 ：「你做女兒時夜間也少不得獨睡 。」婆子道 ：「還記得在孃家時節，哥哥出外，我與嫂嫂一頭同睡，兩下輪番在肚子上學男子漢的行事。」三巧兒道 ：「兩個女人做對，有甚好處？」婆子走過三巧兒那邊，挨肩坐上，說道 ：「大娘，你不知，只要大家知音，一般有趣，也撒得火 。」三巧兒舉手把婆子肩呷上打一下 ，說道：「我不信，你說謊 。」婆子見他欲心已動，有心去挑撥他，又道 ：「老身今年五十二歲了，夜間常癡性發作，打熬不過，虧得你少年老成 。」三巧兒道 ：「你老人家打熬不過。終不然還去打漢子？」婆子道 ：「敗花枯柳。如今那個要我了？不瞞大娘說，我也有個自取其樂、救急的法兒 。」三巧兒道 ：「你說謊，又是甚麼法兒 ？」婆子道 ：「少停到牀上睡了 ，與你細講。」

說罷，只見一個飛蛾在燈上旋轉，婆子便把扇來一撲，故意撲滅了燈，叫聲 ：「阿呀！老身自去點個燈來 。」便去開樓門。陳大郎已自走上樓梯，伏在門邊多時了。都是婆子預先設下的圈套。婆子道 ：「忘帶個取燈兒去了 。」又走轉來，便引着陳大郎到自己榻上伏着 ，婆子下樓去了一回，覆上來道：「夜深了，廚下火種都熄了，怎麼處？」三巧兒道 ：「我點燈睡慣了，黑魆魆地好不怕人 ！」婆子道 ：「老身伴你一牀睡何如？」三巧兒正要問他救急的法兒，應道 ：「甚好。」婆子道：「大娘，你先上牀，我關了門就來 。」三巧兒先脫了衣服，牀上去了，叫道 ：「你老人家快睡罷 。」婆子應道：「就來了。」卻在榻上拖陳大郎上來，赤條條的扌雙 在三巧兒牀上去。三巧兒摸着身子，道 ：「你老人家許多年紀，身上恁般光滑 ！」那人並不回言，鑽進被裏，就捧着婦人做嘴。婦人還認是婆子，雙手相抱。那個驀地騰身而上，就幹起事來。那婦人一則多了杯酒，醉眼朦朧；二則被婆子挑撥，春心飄蕩 ，到此不暇致詳，憑他輕薄；一個是閨中懷春的少婦，一個客邸暮色的才郎；一個打熬許久，如文君初遇相如；一個盼望多時，如必正初諧陳女。分明久旱逢甘雨，勝過他鄉遇故知。陳大郎是走過風月場的人，顛鸞倒鳳，曲盡其趣，弄得婦人魂不附體 。雲雨畢後，三巧兒方問道 ：「你是誰 ？」陳大郎把樓下相逢，如此相慕，如此若央薛婆用計細細說了 ：「今番得遂平生，便死瞑目 。」婆子走到牀間，說道 ：「不是老身大膽，一來可憐大娘青春獨宿，二來要救陳郎性命 。你兩個也是宿世姻緣 ，非幹老身之事 。」三巧兒道 ：「事已如此，萬一我丈夫知覺，怎麼好？」婆子道 ：「此事你知我知 ，只買定了睛雲 、暖雪兩個丫頭，不許他多嘴，再有誰人漏泄？在老身身上，管成你夜夜歡娛，一些事也沒有。只是日後不要忘記了老身 。」三巧兒到此，也顧不得許多了，兩個又狂蕩起來，直到五更鼓絕 ，天色將明，兩個兀自不捨。婆子催促陳大郎起身，送他出門去了。自此無夜不會，或是婆子同來，或是漢子自來。兩個丫環被婆子把甜話兒偎他，又把利害的話兒嚇他，又教主母賞他幾件衣服。漢子到時，不時把些零碎銀子賞他們買果兒喫 ，騙得歡歡喜喜，已自做了一路。夜來明去，一出一入，都是兩個丫環迎送，全無阻隔。真個是你貪我愛，如膠似漆，勝如夫婦一般。

陳大郎有心要結識這婦人，不時的制辦好衣服，好首飾送他，又替他還了欠下婆子的一半價錢，又將一百兩銀子謝了婆子，往來半年有餘，這漢子約有千金之費。三巧兒也有三十多兩銀子東西，送那婆子。婆子只爲圖這些不義之財，所以肯做牽頭。這都不在話下。

古人云 ：「天下無不散的筵席 。」才過十五元宵夜，又是清明三月天。陳大郎思想磋跎了多時生意，要得還鄉。夜來與婦人說知，兩下恩深義重，各不相舍。婦人到情願收拾了些細軟跟隨漢子逃走，去做長久夫妻。陳大郎道 ：「使不得，我們相交始末都在薛婆肚裏。就是主人家呂公，見我每夜進城，難道沒有些疑惑？況客船上人多，瞞得那個？兩個丫環又帶去不得。你丈夫回來跟究出情由，怎肯幹休？娘子權且耐心，到明年此時，我到此覓個僻靜下處，悄悄通個言兒與你，那時兩口兒同走，神鬼不覺，卻不安穩？」婦人道：「萬一你明年不來，如何？」陳大郎就設起誓來。婦人道 ：「既然你有真心，奴家也決不相負。你若到了家鄉，倘有便人，託他捎個書信到薛婆處，也教奴家放心 。」陳大郎道 ：「我自用心，不消分付 。」又過幾日，陳大郎僱下船隻，裝載糧食完備，又來與婦人作別。這一夜倍加眷戀，兩下說一會，哭一會，又狂蕩一會，整整的一夜不曾閤眼。到五更起身，婦人便去開箱，取出一件寶貝叫做「珍珠衫 」， 遞與陳大郎道 ：「這件衫兒是蔣門祖傳之物，暑天若穿了他，清涼透骨。此去天道漸熱，正用得着。奴家把與你做個紀念，穿了此衫，就如奴家貼體一般 。」陳大郎哭得出聲不得，軟做一堆。婦人就把衫兒親手與漢子穿下，叫丫環開了門戶，親自送他出門，再三珍重而別。詩曰：

昔年含淚別夫郎，今日悲啼送所歡；

堪恨婦人多水性，招來野鳥勝文鸞。

話分兩頭，卻說陳大郎有了這珍珠衫兒，每日貼體穿着，便夜間脫下，也放在被窩中同睡，寸步不離。一路遇了順風，不兩月行到蘇州府楓橋地面。那楓橋是柴米牙行聚處，少不得投個主家脫貨，不在話。忽一日，赴個同鄉人的酒席。席上遇個襄陽客人，生得風流標致。那人非別，正是蔣興哥。原來興哥在廣東販了些珍珠、玳瑁、蘇木、沉香之類，搭伴起身。那夥同伴商量，都要到蘇州發賣。興哥久聞得」上說天堂，下說蘇杭 」，好個大馬頭所在，有心要去走一遍，做這一回買賣方纔回去。還是去年十月中到蘇州的。因是隱姓爲商，都稱爲羅小官人，所以陳大郎更不疑惑。他兩個萍水相逢，年相若，貌相似，談吐應對之間彼此敬慕。即席間問了下處，互相拜望，兩個遂成知己，不時會面。興哥討完了客帳，欲待起身，走到陳大郎寓所作別。大郎置酒相待，促膝談心，甚是款洽。此時五月下旬，天氣炎熱。兩個解衣飲酒，陳大郎露出珍珠衫來。興哥心中駭異，又不好認他的，只誇獎此衫之美。陳大郎恃了相知，便問道 ：「貴縣大市街有個蔣興哥家，羅兄可認得否？」興哥到也乖巧，回道 ：「在下出外日多，裏中雖曉得有這個人，並不相認，陳兄爲何問他 ？」陳大郎道 ：「不瞞兄長說，小弟與他有些瓜葛 。」便把三巧兒相好之情告訴了一遍。扯着衫兒看了，眼淚汪汪道 ：「此衫是他所贈。兄長此去，小弟有封書信，奉煩一寄，明日侵早送到貴寓 。」興哥口裏答應道：「當得，當得 。」心下沉吟 ：「有這等異事！現在珍珠衫爲證，不是個虛話了 。」當下如針刺肚，推故不飲，急急起身別去。

回到下處，想了又惱，惱了又想，恨不得學個縮地法兒頃刻到家。連夜收拾，次早便上船要行。只見岸上一個人氣吁吁的趕來，卻是陳大郎。親把書信一大包遞與興哥，叮囑千萬寄去。氣得興哥面如土色，說不得，話不得，死不得，活不得。只等陳大郎去後 ，把書看時，面上寫道：「此書煩寄大市街東巷薛媽媽家 。」興哥性起，一手扯開，卻是八尺多長一條桃紅縐紗汗巾，又有個紙糊長匣兒，內有羊脂玉鳳頭簪一根。書上寫道 ：「微物二件，煩乾孃轉寄心愛娘子三巧兒親收，聊有記念。相會之期，準在來春。珍重，珍重 。」興哥大怒，把書扯得粉碎，撇在河中，提起玉簪在船板上一摜，折做兩段。一念想起道 ：「我好糊塗！何不留此做個證見也好 。」便撿起簪兒和汗巾，做一包收拾，催促開船。

急急的趕到家鄉，望見了自家門首，不覺墮下淚來。想起：「當初夫妻何等恩愛，只爲我貪着蠅頭微利 ，撇他少年守寡，弄出這場醜來，如今悔之何及 ！」在路上性急 ，巴不得趕回。及至到了，心中又苦又恨，行一步，懶一步 。進得自家門裏，少不得忍住了氣，勉強相見。興哥並無言語，三巧兒自己心虛，覺得滿臉慚愧，不敢殷勤上前扳話。興哥搬完了行李，只說去看看丈人丈母，依舊到船上住了一晚。次早回家，向三巧兒說道 ：「你的爹孃同時害病，勢甚危篤，昨晚我只得住下，看了他一夜。他心中只牽掛着你，欲見一面，我已僱下轎子在門首，你可作速回去，我也隨後就來 。」三巧兒見丈夫一夜不回，心裏正在疑慮，聞說爹孃有病，卻認真了，如何不慌？慌忙把箱籠上鑰匙遞與丈夫，喚個婆娘跟了，上轎而去。興哥叫住了婆娘，向袖中摸出一封書來，分付他送與王公 ：「送過書，你便隨橋回來。」

卻說三巧兒回家，見爹孃雙雙無恙，吃了一驚。王公見女兒不接而回，也自駭然。在婆子手中接書，拆開看時，卻是休書一紙。上寫道：

立休書人蔣德，系襄陽府棗陽縣人。從幼憑煤聘定王氏爲妻 。豈期過門之後，本婦多有過失，正合七出之條。因念夫妻之情，不忍明言，情願退還本宗，聽憑改嫁，並無異言，休書是實。

成化二年月日手掌爲記。

書中又包着一條桃紅汗巾、一枝打折的羊脂玉鳳頭簪。王公看了大驚 ，叫過女兒問其緣故。三巧兒聽說丈夫把他休了，一言不發，啼哭起來。王公氣忿忿的一徑跟到女婿家來，蔣興哥連忙上前作揖。王公回禮，便回道 ：「賢婿，我女兒是清清白白嫁到你家的，如今有何過失，你便把他休了？須還我個明白。」蔣興哥道 ：「小婿不好說得，但問令愛便知 。」王公道：「他只是啼哭，不肯開口，教我肚裏好悶！小女從幼聰慧，料不到得犯了淫盜。若是小小過失，你可也看老漢薄面恕了他罷。你兩個是七八歲上定下的夫妻 ，完婚後並不曾爭論一遍兩遍，且是和順。你如今做客纔回，又不曾住過三朝五日，有什麼破綻落在你眼裏？你直如此狠毒，也被人笑話，說你無情無義。」蔣興哥道 ：「丈人在上，小婿也不敢多講。家下有祖遺下珍珠衫一件，是令愛收藏，只問他如今在否。若在時 ，半字休題；若不在，只索休怪了。」

王公忙轉身回家，問女兒道 ：「你丈夫只問你討什麼珍珠衫，你端的拿與何人去了？」那婦人聽得說着了他緊要的關目，差得滿臉通紅，開不得口，一發號啕大哭起來，驚得王公沒做理會處。王婆勸道 ：「你不要只管啼哭，實實的說個真情與爹媽知道，也好與你分剖了 。」婦人那裏肯說，悲悲咽咽哭一個不住。王公只得把休書和汗巾、簪子都付與王婆，教他慢慢的偎着女兒，問他個明白。王公心中納悶 ，走到鄰家閒話去了。王婆見女兒哭得兩眼赤腫，生怕苦壞了他 ，安慰了幾句言語，走往廚房下去暖酒，要與女兒消愁。

三巧兒在房中獨坐，想着珍珠衫泄漏的緣故，好生難解！這汗巾簪子又不知那裏來的 。沉吟了半晌，道 ：「我曉得了。這拆簪是鏡破釵分之意；這條汗巾，分明教我懸樑自盡，他念夫妻之情，不忍明言，是要全我的廉恥。可憐四年恩愛，一旦決絕，是我做的不是，負了丈夫恩情。便活在人間，料沒有個好日，不如縊死，到得乾淨 。」說罷，又哭了一回，把個坐兀子填高，將汗巾兜在樑上，正欲自縊。也是壽數未絕，不曾關上房門。恰好王婆暖得一壺好酒走進房來 ，見女兒安排這事，急得他手忙腳亂，不放酒壺，便上前去拖拽。不期一腳踢番坐子，孃兒兩個跌做一團，酒壺都潑翻了。王婆爬起來，扶起女兒，說道 ：「你好短見！二十多歲的人 ，一朵花還沒有開足，怎做這沒下梢的事？莫說你丈夫還有回心轉意的日子，便真個休了，恁般容貌，怕沒人要你？少不得別選良姻，圖個下半世受用。你且放心過日子去。休得愁悶 。」王公回家，知道女兒尋死，也勸了他一番，又囑付王婆用心提防。過了數日，三巧兒沒奈何，也放下了念頭。正是：

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各自飛。

再說蔣興哥把兩條索子，將晴雲、暖雪捆縛起來，拷問情由。那丫頭初時抵賴，喫打不過，只得從頭至尾細細招將出來。已知都是薛婆勾引，不干他人之事。到明朝，興哥領了一夥人趕到薛婆家裏，打得他雪片相似，只饒他拆了房子。薛婆情知自己不是，躲過一邊，並沒一人敢出頭說話 。興哥見他如此，也出了這口氣。回去喚個牙婆將兩個丫頭都賣了。樓上細軟箱籠大小共十六隻，寫三十二條封皮，打叉封了，更不開動。這是甚意兒？只因興哥夫婦本是十二分相愛的 。雖則一時休了，心中好生痛切。見物思人，何忍開看？

話分兩頭，卻說南京有個吳傑進士，除授廣東潮陽縣知縣。水路上任，打從襄陽經過。不曾帶家小，有心要擇一美妾。一路看了多少女子 ，並不中意。聞得棗陽縣王公之女大有顏色，一縣聞名。出五十金財禮，央媒議親。王公到也樂從，只怕前婿有言，親到蔣家，與興哥說知。興哥並不阻當 。臨嫁之夜，興哥顧了人夫將樓上十六個箱籠，原封不動連鑰匙送到吳知縣船上，交割與三巧兒，當個陪嫁。婦人心上到過意不去。旁人曉得這事，也有誇興哥做人忠厚的，也有笑他癡呆的，還有罵他沒志氣的，正是人心不同。

閒話休題。再說陳大郎在蘇州脫貨完了。回到新安，一心只想着三巧兒。朝暮看了這件珍珠衫長吁短嘆。老婆平氏心知這衫兒來得蹺蹊，等丈夫睡着，悄悄的偷去 ，藏在天花板上。陳大郎早起要穿時，不見了衫兒，與老婆取討。平氏那裏肯認，急得陳大郎性發，傾箱倒篋的尋個遍，只是不見，便破口大罵老婆起來，惹得老婆啼啼哭哭，與他爭嚷，鬧吵了兩三日。陳大郎情懷撩亂，忙忙的收拾銀兩，帶個小郎，再望襄陽舊路而進。將近棗陽，不期遇了一夥大盜，將本錢盡皆劫去，小郎也被他殺了。陳商眼快，走向船梢舵上伏着，倖免殘生。思想還鄉不得，且到舊寓住下，待會了三巧兒，與他借些東西，再圖恢復。嘆了一口氣，只得離船上岸，走到棗陽城外主人呂公家，告訴其事，又道 ：「如今要央賣珠子的薛婆與一個相識人家借些本錢營運 。」呂公道 ：「大郎不知，那婆子爲勾引蔣興哥的渾家，做了些醜事。去年興哥回來，問渾家討什麼『珍珠衫』。原爲渾家贈與情人去了，無言回答 。興哥當時休了渾家回去，如今轉嫁與南京吳進士做第二房夫人了。那婆子被蔣家打得個片瓦不留，婆子安身不牢，也搬在隔縣去了。」

陳大郎聽得這話，好似一桶冷水沒頭淋下 。這一驚非小，當夜發寒發熱，害起病來。這病又是鬱症，又是相思症，也帶些怯症，又有些驚症，牀上臥了兩個多月，翻翻覆覆只是不愈。連累主人家小廝伏侍得不耐煩，陳大郎心上不安，打熬起精神寫成家書一封。請主人來商議，要覓個便人捎信往家中，取些盤纏，就要個親人來看覷同回。這幾句正中了主人之意。恰好有個相識的承差奉上司公文要往徽寧一路。水陸驛遞，權是快的 。呂公接了陳大郎書札，又替他應出五錢銀子，送與承差，央他乘便寄去。果然的「自行由得我，官差急如火 」，不勾幾日，到了新安縣。問着陳商家裏，送了家書，那承差飛馬去了。正是：

只爲千金書信，又成一段姻緣。

話說平氏拆開家信 ，果是丈夫筆跡，寫道 ：「陳商再拜，賢妻平氏見字：別後襄陽遇盜，劫資殺僕。某受驚患病，見臥舊寓呂家，兩月不愈。字到可央一的當親人，多帶盤纏，速來看視。伏枕草草 。」平氏看了，半信半疑，想道：「前番回家，虧折了千金資。據這件珍珠衫，一定是邪路上來的。今番又推被盜 ，多討盤纏，怕是假話 。」又想道 ：「他要個的當親人，速來看視，必然病勢利害。這話是真，也未可知。如今央誰人去好？」左思右想，放心不下。與父親平老朝奉商議。收拾起細軟傢俬，帶了陳旺夫婦，就請父親作伴，僱個船隻，親往襄陽看丈夫去。到得京口，平老朝奉痰火病發 ，央人送回去了。平氏引着男女，上水前進。不一日，來到棗陽城外，問着了舊主人呂家。原來十日前，陳大郎已故了。呂公賠些錢鈔，將就入殮。平氏哭倒在地，良久方醒。慌忙換了孝服，再三向呂公說，欲待開棺一見，另買副好棺材，重新殮過。呂公執意不肯。平氏沒奈何，只得買木做個外棺包裹，請僧做法事超度，多焚冥資。呂公已自索了他二十兩銀子謝儀，隨他鬧吵，並不言語。過了一月有餘，平氏要選個好日子扶柩而回。呂公見這婦人年少姿色，料是守寡不終，又且囊中有物。思想兒子呂二還沒有親事，何不留住了他，完其好事，可不兩便？呂公買酒請了陳旺，央他老婆委曲進言，許以厚謝。陳旺的老婆是個蠢貨，那曉得什麼委曲？不顧高低，一直的對主母說了 。平氏大怒，把他罵了一頓，連打幾個耳光子，連主人家也數落了幾句。呂公一場沒趣，敢怒而不敢言。正是：羊肉饅頭沒的喫，空教惹得一身騷。呂公便去攛掇陳旺逃走 。陳旺也思量沒甚好處了，與老婆商議，教他做腳，裏應外合，把銀兩首飾偷得罄盡，兩口兒連夜走了。呂公明知其情，反埋怨平氏，道不該帶這樣歹人出來，幸而偷了自家主母的東西，若偷了別家的，可不連累人！又嫌這靈柩礙他生理，教他快些抬去。又道後生寡婦在此住居不便，催促他起身。平氏被逼不過，只得別賃下一間房子住了。僱人把靈柩移來，安頓在內。這淒涼景象，自不必說。

間壁有個張七嫂，爲人甚是活動。聽得平氏啼哭，時常走來勸解。平氏又時常央他典賣幾件衣服用度，極感其意。不勾幾月，衣服都典盡了。從小學得一手好針線，思量要到個大戶人家教習女工度日，再作區處。正與張七嫂商量這話，張七嫂道 ：「老身不好說得，這大戶人家不是你少年人走動的。死的沒福自死了，活的還要做人，你後面日子正長哩。終不然做針線娘，了得你下半世？況且名聲不好，被人看得輕了。還有一件，這個靈柩如何處置，也是你身上一件大事 。便出賃房錢，終久是不了之局。」

平氏道 ：「奴家也都慮到，只是無計可施了。」張七嫂道：「老身到有一策，娘子莫怪我說。你千里離鄉，一身孤寡，手中又無半錢，想要搬這靈柩回去，多是虛了。莫說你衣食不周，到底難守；便我守得幾時，亦有何益？依老身愚見，莫若趁此青年美貌尋個好對頭，一夫一婦的隨了他去。得些財禮，就買塊土來葬了丈夫，你的終身又有所託，可不生死無憾？」平氏見他說得近理，沉吟了一會，嘆口氣道 ：「罷，罷，奴家賣身葬夫 ，旁人也笑我不得 。」張七嫂道 ：「娘子若定了主意時，老身現有個主兒在此。年紀與娘子相近，人物齊整，又是大富人家 。」平氏道 ：「他既是富家，怕不要二婚的。」張七嫂道：「他也是續絃了，原對老身說：不拘頭婚二婚，只要人才出衆。似娘子這般丰姿，怕不中意 ？」原來張七嫂曾受蔣興哥之託，央他訪一頭好親。因是前妻三巧兒出色標緻，所以如今只要訪個美貌的。那平氏容貌雖不及得三巧兒，論起手腳伶俐，胸中涇渭，又勝似他。張七嫂次日就進城，與蔣興哥說了。興哥聞得是下路人，愈加歡喜。這裏平氏分文財禮不要，只要買塊好地殯葬丈夫要緊，張七嫂往來回復了幾次，兩相依允。

話休煩絮。卻說平氏送了丈夫靈柩入土，祭奠畢了，大哭一場，免不得起靈除孝。臨期，蔣家送衣飾過來，又將他典下的衣服都贖回了。成親之夜，一般大吹大擂，洞房花燭。正是：

規矩熟閒雖舊事，恩情美滿勝新婚。

蔣興哥見平氏舉止端莊，甚相敬重。一日，從外而來，平氏正在打疊衣箱，內有珍珠衫一件。興哥認得了 ，大驚問道：「此衫從何而來 ？」平氏道 ：「這衫兒來得蹺蹊 。」便把前夫如此張致，夫妻如此爭嚷，如此賭氣分別，述了一遍。又道：「前日艱難時，幾番欲把他典賣。只愁來歷不明，怕惹出是非，不敢露人眼目 。連奴家至今不知這物事那裏來的 。」興哥道：「你前夫陳大郎名字可叫做陳商？可是白淨面皮、沒有須、左手長指甲的麼 ？」平氏道 ：「正是。」蔣興哥把舌頭一伸，合掌對天道 ：「如此說來，天理昭彰，好怕人也 ！」平氏問其緣故，蔣興哥道 ：「這件珍珠衫原是我家舊物。你丈夫奸騙了我的妻子，得此衫爲表記。我在蘇州相會，見了此衫，始知其情，回來把王氏休了。誰知你丈夫客死。我今續絃，但聞是徽州陳客之妻，誰知就是陳商！卻不是一報還一報 ！」平氏聽罷，毛骨諫然。從此恩情愈篤，這纔是「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的正話。詩曰：

天理昭昭不可欺，兩妻交易孰便宜？

分明欠債償他利，百歲姻緣暫換時。

再說蔣興哥有了管家娘子 ，一年之後，又往廣東做買賣。也是合當有事，一日到合浦縣販珠，價都講定。主人家老兒只揀一粒絕大的偷過了，再不承認。興哥不忿，一把扯他袖子要搜。何期去得勢重，將老兒拖翻在地，跌下便不做聲。忙去扶時，氣已斷了。兒女親鄰哭的哭，叫的叫 ，一陣的簇擁將來，把興哥捉住不由分說，痛打一頓，關在空房裏。連夜寫了狀詞，只等天明，縣主早堂，連人進狀。縣蘭準了 ，因這日有公事，分付把凶身鎖押，次日候審。

你道這縣主是誰？姓吳名傑，南畿進士，正是三巧兒的晚老公。初選原在潮陽，上司因見他清廉，調在這合浦縣採珠的所在來做官。是夜，吳傑在燈下將準過的狀詞細閱。三巧兒正在旁邊閒看，偶見宋福所告人命一詞，凶身羅德，棗陽縣客人，不是蔣興哥是誰？想起舊日恩情 ，不覺痛酸，哭告丈夫道：「這羅德是賤妾的親哥，出嗣在母舅羅家的。不期客邊，犯此大辟，官人可看妾之面，救他一命還鄉 。」縣主道 ：「且看臨審如何。若人命果真，教我也難寬宥 。」三巧兒兩眼噙淚，跪下苦苦哀求。縣主道 ：「你且莫忙，我自有道理。」明早出堂，三巧兒又扯住縣主衣袖哭道 ：「若哥哥無救 ，賤妾亦當自盡，不能相見了。」

當日縣主升堂，第一就問這起。只見宋福、宋壽弟兄兩個哭啼啼的與父親執命，稟道 ：「因爭珠懷恨，登時打悶，仆地身死。望爺爺做主 。」縣主問衆幹證口詞，也有說打倒的，也有說推跌的。蔣興哥辨道 ：「他父親偷了小人的珠子，小人不忿，與他急論。他因年老腳睒，自家跌死，不幹小人之事 。」縣主問宋福道 ：「你父親幾歲了？」宋福道：「六十七歲了。」縣主道 ：「老年人容易昏絕，未必是打 。」宋福、宋壽堅執是打死的。縣主道 ：「有傷無傷，須憑檢驗。既說打死，將屍發在漏澤園去，俟晚堂聽檢。」原來來家也是個大戶，有體面的。老兒曾當過里長，兒子怎肯把父親在屍場剔骨？兩個雙雙叩頭道 ：「父親死狀，衆目共見，只求爺爺到小人家裏相驗，不願發檢 。」縣主道 ：「若不見貼骨傷痕，凶身怎肯伏罪？沒有屍格 ，如何申得上司過 ？」弟兄兩個只是求告 。縣主發怒道：「你既不願檢，我也難問 。」慌的他弟兄兩個連連叩頭道：「但憑爺爺明斷 。」縣主道 ：「望七之人，死是本等。倘或不因打死，屈害了一個平人，反增死者罪過 。就是你做兒子的，巴得父親到許多年紀，又把個不得善終的惡名與他，心中何忍？但打死是假，推僕是真，若不重罰羅德，也難出你的氣。我如今教他披麻戴孝與親兒一般行禮 ；一應殯殮之費都要他支持，你可服麼 ？」弟兄兩個道 ：「爺爺分付，小人敢不遵依。」興哥見縣主不用刑罰，斷得乾淨，喜出望外，當下原、被告都叩頭稱謝。縣主道：「我也不寫審單，着差人押出，待事完回話，把原詞與你銷訖便了 。」正是，公堂造業真容易，要積陰功亦不難。試看今朝吳大尹，解冤釋罪兩家歡。

卻說三巧兒自丈夫出堂之後，如坐鍼氈，一聞得退衙，便迎住問個消息。縣主道 ：「我如此如此斷了，看你之面，一板也不曾責他 。」三巧兒千恩萬謝，又道 ：「妾與哥哥久別，渴思一會，問取爹孃消息。官人如何做個方便 ，使妾兄妹相見，此恩不小 。」縣主道 ：「這也容易 。」看官們，你道三巧兒被蔣興哥休了，恩斷義絕，如何恁地用情？他夫婦原是十分恩愛的 ，因三巧兒做下不是，興哥不得已而休之，心中兀自不忍，所以改嫁之夜，把十六隻箱籠完完全全的贈他。只這一件，三巧兒的心腸也不容不軟了。今日他身處富貴，見興哥落難，如何不救，這叫做知恩報恩。 再說蔣興哥遵了縣主所斷，着實小心盡禮，更不惜費，宋家兄弟都沒話了。喪葬事畢，差人押到縣中回覆。縣主喚進私衙賜坐 ，說道 ：「尊舅這場官司，若非令妹再三哀懇，下官幾乎得罪了 。」興哥不解其故，回答不出。少停茶罷，縣主請入內書房，教小夫人出來相見。你道這番意外相逢，不像個夢景麼？他兩個也不行禮 ，也不講話，緊緊的你我相抱，放聲大哭。就是哭爹哭娘，從沒見這般哀慘，連縣主在旁，好生不忍，便道 ：「你兩人且莫悲傷，我看你不像哥妹，快說真情，下官有處 。」兩個哭得半休不休的，那個肯說？卻被縣主盤問不過，三巧兒只得跪下，說道 ：「賤妾罪當萬死，此人乃妾之前夫也 。」蔣興哥料瞞不得 ，也跪下來，將從前恩愛，及休妻再嫁之事，一一訴知。說罷，兩人又哭做一團，連吳知縣也墮淚不止，道 ：「你兩人如此相戀，下官何忍折開，幸然在此三年不曾生育，即刻領去完聚 。」兩個插燭也似拜謝。縣主即忙討個小轎，送三巧兒出衙 。又喚集人夫，把原來賠嫁的十六個箱籠抬去，都教興哥收領；又差典吏一員，護送他夫婦出境。此乃吳知縣之厚德。正是：

珠還合浦重生採，劍合豐城倍有神。

堪羨吳公存厚道，貪財好色竟何人！

此人向來艱子，後行取到吏部，在北京納寵，連生三子，科第不絕，人都說陰德之報，這是後話。

再說蔣興哥帶了三巧兒回家，與平氏相見。論起初婚，王氏在前；只因休了一番，這平氏到是明媒正娶；又且平氏年長一歲，讓平氏爲正房，王氏反做偏房，兩個姊妹相稱。從此一夫二婦，團圓到老。有詩爲證：

「恩愛夫妻雖到頭，妻還作妾亦堪羞。

殃祥果報無虛謬，咫尺青天莫遠求。」

# 第二十四卷 陳御史巧勘金釵鈿

世事番騰似轉輪，眼前兇吉未爲真；

請看久久分明應，天道何曾負善人？

聞得老郎們相傳的說話，不記得何州甚縣，單說有一人，姓金，名孝，年長未娶，家中只有個老母，自家賣油爲生。一日挑了油擔出門，中途因裏急，走上茅廁大解，拾得一個市裹肚，內有一包銀子，約莫有三十兩。金孝不勝歡喜，便轉擔回家，對老孃說道 ：「我今日造化，拾得許多銀子。」老孃看見，到吃了一驚 ，道 ：「你莫非做下歹事偷來的麼 ？」金孝道：「我幾曾偷慣了別人的東西？卻恁般說！早是鄰舍不曾聽得哩。這裹肚其實不知什麼人遺失在茅坑旁邊，喜得我先看見了，拾取回來。我們做窮經紀的人，容易得這主大財？明日燒個利市，把來做販油的本錢，不強似賒別人的油賣？」老孃道 ：「我兒，常言道 ：『貧富皆由命』，你若命該享用 ，不生在挑油擔的人家來了。依我看來，這銀子雖非是你設心謀得來的，也不是你辛苦掙來的，只怕無功受祿，反受其殃。這銀子不知是本地人的？遠方客人的？又不知是自家的？或是借貸來的？一時間失脫了，抓尋不見，這一場煩惱非小，連性命都失圖了也不可知。曾聞古人裴度還帶積德，你今日原到拾銀之處，看有甚人來尋，便引來還他原物，也是一番陰德，皇天必不負你 。」金孝是個本分的人 ，被老孃教訓了一場，連聲應道 ：「說得是 ，說得是 ！」放下銀包裹肚，跑到那茅廁邊去。只見鬧嚷嚷的一叢人圍着一個漢子，那漢子氣忿忿的叫天叫地。金孝上前問其緣故。原來那漢子是他方客人，因登東，解脫了裹肚，失了銀子，找尋不見。只道卸下茅坑，喚幾個潑皮來，正要下去淘摸，街上人都擁着閒看。金孝便問客人道 ：「你銀子有多少？」客人胡亂應道 ：「有四、五十兩 。」金孝老實，便道 ：「可有個白布裹肚麼 ？」客人一把扯住金孝，道 ：「正是 ，正是！是你抬着？！還了我，情願出賞錢 。」衆人中有快嘴的便道 ：「依着道理，平半分也是該的 。」金孝道 ：「真個是我拾得，放在家裏，你只隨我去便有 。」衆人都想道 ：「拾得錢財，巴不得瞞過了人。那曾見這個人到去尋主兒還他？也是異事 。」金孝和客人動身時，這夥人一鬨都跟了去。

金孝到了家中，雙手兒捧出裹肚，交還客人。客人檢出銀包看時，曉得原物不動。只怕金孝要他出賞錢，又怕衆人喬主張他平分，反使欺心，賴着金孝，道：「我的銀子，原說有四、五十兩，如今只剩得這些，你匿過一半了，可將來還我 ！」金孝道 ：「我才拾得回來，就被老孃逼我出門 ，尋訪原主還他，何曾動你分毫？」那客人賴定短少了他的銀兩。金孝負屈忿恨，一個頭肘子撞去，那客人力大，把金孝一把頭髮提起，像只小雞一般放番在地，捻着拳頭便要打 。引得金孝七十歲的老孃，也奔出門前叫屈。衆人都有些不平，似殺陣般嚷將起來。恰好縣尹相公在這街上過去，聽得喧嚷，歇了轎，分付做公的拿來審問。衆人怕事的，四散走開去了；也有幾個大膽的，站在傍邊看縣尹相公怎生斷這公事。

卻說做公的將客人和金孝母子拿到縣尹面前 ，當街跪下，各訴其情。一邊道 ：「他拾了小人的銀子，藏過一半不還 。」一邊道：「小人聽了母親言語，好意還他，他反來圖賴小人。」縣尹問衆人 ：「誰做證見 ？」衆人都上前稟道：「那客人脫了銀子，正在茅廁邊抓尋不着，卻是金孝自走來承認了，引他回去還他。這是小人們衆目共睹。只銀子數目多少，小人不知。」縣令道 ：「你兩下不須爭嚷，我自有道理 。」教做公的帶那一干人到縣來。縣尹升堂，衆人跪在下面。縣尹教取裹肚和銀子上來，分付庫吏，把銀子兌準回覆。庫吏複道：「有三十兩。」縣主又問客人道 ：「你銀子是許多 ？」客人道 ：「五十兩。」縣主道 ：「你看見他抬取的，還是他自家承認的 ？」客人道：「實是他親口承認的 。」縣主道 ：「他若是要賴你的銀子，何不全包都拿了？卻止藏一半，又自家招認出來？他不招認，你如何曉得？可見他沒有賴銀之情了。你失的銀子是五十兩，他拾的是三十兩，這銀子不是你的，必然另是一個人失落的 。」客人道：「這銀子實是小人的，小人情願只領這三十兩去罷。」縣尹道：「數目不同，如何冒認得去？這銀兩合斷與金孝領去，奉養母親；你的五十兩，自去抓尋 。」金孝得了銀子，千恩萬謝的扶着老孃去了。那客人已經官斷，如何敢爭？只得含羞噙淚而去。衆人無不稱快。這叫做：欲圖他人，翻失自己。自己羞慚，他人歡喜。看官，今日聽我說」金釵鈿」這樁奇事。有老婆的翻沒了老婆，沒老婆的翻得了老婆。只如金孝和客人兩個，圖銀子的翻失了銀子，不要銀子的翻得了銀子。事蹟雖異，天理則同。

卻說江西贛州府石城縣有個魯廉憲，一生爲官清介，並不要錢，人都稱爲「魯白水，」那魯廉憲與同縣顧僉事累世通家，魯家一子，雙名學曾；顧家一女，小名阿秀 ，兩下面約爲婚，來往間親家相呼，非止一日。因魯奶奶病故，廉憲攜着孩兒在於任所，一向遷延，不曾行得大禮 。誰知廉憲在任一病身亡。學曾扶柩回家，守制三年，家事愈加消乏，止存下幾間破房子，連口食都不周了。顧僉事見女婿窮得不像樣 ，遂有悔親之意，與夫人孟氏商議道 ：「魯家一貧如洗，眼見得六禮難備，婚娶無期 。不若別求良姻 ，庶不誤女兒終身之託 。」孟夫人道：「魯家雖然窮了，從幼許下的親事，將何辭以絕之？」顧僉事道 ：「如今只差人去說男長女大 ，催他行禮。兩邊都是宦家，各有體面，說不得『沒有』兩個字，也要出得他的門，入的我的戶。那窮鬼自知無力，必然情願退親。我就要了他休書，卻不一刀兩斷？」孟夫人道 ：「我家阿秀性子有些古怪，只怕他到不肯 。」顧僉事道 ：「在家從父，這也由不得他，你只慢慢的勸他便了。」當下孟夫人走到女兒房中，說知此倩。阿秀道：「婦人之義，從一而終；婚姻論財，夷虜之道。爹爹如此欺貧重富，全沒人倫，決難從命 。」孟夫人道 ：「如今爹去催魯家行禮 ，他若行不起禮 ，倒願退親 ，你只索罷休 。」阿秀道：「說那裏話！若魯家貧不能聘，孩兒情願守志終身，決不改適。當初錢玉蓮投江全節，留名萬古。爹爹若是見逼，孩兒就拚卻一命，亦有何難 ！」孟夫人見女執性，又苦他，又憐他，心生一計：除非瞞過僉事，密地喚魯公子來，助他些東西，教他作速行聘，方成其美。

忽一日，顧僉事往東莊收租，有好幾日擔閣。孟夫人與女兒商量停當了，喚園公老歐到來。夫人當面分付，教他去請魯公子後門相會，如此如此，「不可泄漏，我自有重賞。」老園公領命，來到魯家。但見門如敗寺，屋似破窯，窗槅離披，一任風聲開閉；廚房冷落，絕無煙氣蒸騰。頹牆漏瓦權棲足，只怕雨來；舊椅破牀便當柴，也少火力。盡說宦家門戶倒，誰憐清吏子孫貧？說不盡魯家窮處。卻說魯學曾有個姑娘，嫁在梁家，離城將有十里之地。姑夫已死 ，止存一子梁尚賓，新娶得一房好娘子，三口兒一處過活，家道粗足。這一日，魯公子恰好到他家借米去了，只有個燒火的白髮婆婆在家。老管家只得傳了夫人之命，教他作速寄信去請公子回來 ：「此是夫人美情，趁這幾日老爺不在家中，專等專等，不可失信 。」囑罷自去了。這裏老婆子想道 ：「此事不可遲緩，也不好轉託他人傳話。當初奶奶存日，曾跟到姑娘家去，有些影像在肚裏 。」當下囑付鄰人看門，一步一跌的問到梁家。梁媽媽正留着侄兒在房中喫飯。婆子向前相見，把老園公言語細細述了。姑娘道 ：「此是美事 ！」攛掇侄兒快去。

魯公子心中不勝歡喜，只是身上藍縷，不好見得岳母，要與表兄梁尚賓借件衣服遮醜。原來梁尚賓是個不守本分的歹人，早打下欺心草稿，便答應道 ：「衣服自有，只是今日進城，天色已晚了。宦家門牆，不知深淺，令岳母夫人雖然有話，衆人未必盡知，去時也須仔細。憑着愚見，還屈賢弟在此草榻，明日只可早往，不可晚行 。」魯公子道 ：「哥哥說得是 。」梁尚賓道 ：「愚兄還要到東村一個人家，商量一件小事，回來再得奉陪 。」又囑付梁媽媽道 ：「婆子走路辛苦，一發留他過宿，明日去罷 。」媽媽也只道孩兒是個好意，真個把兩人都留住了。誰知他是個奸計：只怕婆子回去時，那邊老園公又來相請，露出魯公子不曾回家的消息，自己不好去打脫冒了。正是：

欺天行當人難識，立地機關鬼不知。

梁尚賓背卻公子，換了一套新衣，悄地出門，徑投城中顧僉事家來。

卻說孟夫人是晚教老園公開了園門伺候。看看日落西山，黑影裏只見一個後生，身上穿得齊齊整整，腳兒走得慌慌張張，望着園門欲進不進的。老園公問道 ：「郎君可是魯公子麼 ？」梁尚賓連忙鞠個躬，應道：「在下正是。因老夫人見召，特地到此，望乞通報 。」老園公慌忙請到亭子中暫住，急急的進去報與夫人。孟夫人就差個管家婆出來傳話 ：「請公子到內室相見 。」才下得亭子，又有兩個丫環提着兩碗紗燈來接。彎彎曲曲行過多少房子，忽見朱樓畫閣方是內室。孟夫人揭起朱簾，秉燭而待。那梁尚賓一來是個小家出身，不曾見恁般富貴樣子；二來是個村郎 ，不通文墨；三來自知假貨，終是懷着個鬼胎，意氣不甚舒展。上前相見時，跪拜應答，眼見得禮貌粗疏，語言澀滯。孟夫人心下想道 ：「好怪！全不像宦家子弟 。」一念又想道 ：「常言人貧智短 ，他恁地貧困 ，如何怪得他失張失智？」轉了第二個念頭，心下愈加可憐起來。茶罷，夫人分付忙排夜飯，就請小姐出來相見。阿秀初時不肯，被母親逼了兩三次，想道 ：「父親有賴婚之意 ，萬一如此，今宵便是永訣。若得見親夫一面，死亦甘心 。」當下離了繡閣，含羞而出。孟夫人道 ：「我兒過來見了公子，只行小禮罷 。」假公子朝上連作兩個揖，阿秀也福了兩福，便要回步。夫人道：「既是夫妻，何妨同坐 ？」便教他在自己肩下坐了 。假公子兩眼只瞧那小姐，見他生得端麗，骨髓裏都發癢起來。這裏阿秀只道見了真丈夫，低頭無語，滿腹忄西 惶，只饒得哭下一場。正是：

真假不同，心腸各別。

少頃，飲饌已到，夫人教排做兩桌 ，上面一桌請公子坐，打橫一桌孃兒兩個同坐。夫人道 ：「今日倉卒奉邀，只欲周旋公子姻事，殊不成體，休怪休怪！」假公子剛剛謝得個「打攪」二字，麪皮都急得通紅了。席間，夫人把女兒守志一事，略敘一敘。假公子應了一句，縮了半句。夫人也只認他害羞，全不爲怪。那假公子在席上自覺侷促，本是能飲的，只推量窄，夫人也不強他。又坐了一回，夫人分付收拾鋪陳在東廂下，留公子過夜。假公子也假意作別要行。夫人道 ：「彼此至親，何拘形跡？我母子還有至言相告 。」假公子心中暗喜。只見丫環來稟 ：「東廂內鋪設已完，請公子安置 。」假公子作揖謝酒，丫環掌燈送到東廂去了。

夫人喚女兒進房，趕去侍婢，開了箱寵，取出私房銀子八十兩，又銀盃二對，金首飾一十六件，約值百金，一手交付女兒，說道 ：「做孃的手中只有這些，你可親去交與公子，助他行聘完婚之費 。」阿秀道 ：「羞答答如何好去 ？」夫人道：「我兒，禮有經權，事有緩急。如今尷尬之際，不是你親去囑付，把夫妻之情打動他，他如何肯上緊？窮孩子不知世事，倘或與外人商量，被人哄誘，把東西一時花了，不枉了做孃的一片用心？那時悔之何及！這東西也要你袖裏藏去，不可露人眼目 。」阿秀聽了這一班道理，只得依允，便道 ：「娘，我怎好自去？」夫人道 ：「我教管家婆跟你去。」當下喚管家婆來到，分付他只等夜深，密地送小姐到東廂，與公子敘話。又附耳道：「送到時，你只在門外等候，省得兩下礙眼，不好交談 。」管家婆已會其意了。

再說假公子獨坐在東廂 ，明知有個蹊蹺緣故，只是不睡。果然，一更之後，管家婆推門而進，報道：「小姐自來相會。」假公子慌忙迎接，重新敘禮。有這等事，那假公子在夫人前一個字也講不出，及至見了小姐，偏會溫存絮話！這裏小姐，起初害羞，遮遮掩掩，今番背卻夫人，一般也老落起來。兩個你問我答，敘了半晌。阿秀話出衷腸，不覺兩淚交流。那假公子也裝出捶胸嘆氣，揩眼淚縮鼻涕，許多醜態；又假意解勸小姐，抱持綽趣，盡他受用。管家婆在房門外聽見兩下悲泣，連累他也忄西 惶，墮下幾點淚來。誰知一邊是真，一邊是假。阿秀在袖中摸出銀兩首飾遞與假公子，再三囑付，自不必說。假公子收過了，便一手抱住小姐把燈兒吹滅，苦要求歡。阿秀伯聲張起來，被丫環們聽見了，壞了大事，只得勉從。有人作《如夢令》詞雲：

可惜名花一朵，繡巾莫 深閨藏護。不遇探花郎，抖被狂峯殘破。錯誤！錯誤！怨殺東風分付。

常言事不三思，終有後悔。孟夫人要私贈公子，玉成親事，這是錦片的一團美意，也是天大的一樁事情，如何不教老園公親見公子一面？及至假公子到來，只合當面囑付一番，把東西贈他 ，再教老園公送他回去，看個下落，萬無一失。千不合，萬不合，教女兒出來相見，又教女兒自往東廂敘話。這分明放一條方便路，如何不做出事來？莫說是假的，就是真的，也使不得，枉做了一世牽扳的話柄。這也算做姑息之愛，反害了女兒的終身。

閒話休題。且說假公子得了便宜，放鬆那小姐去了。五鼓時，夫人教丫環催促起身梳洗，用些茶湯點心之類。又囑付道：「拙夫不久便回，賢婿早做準備，休得怠慢 。」假公子別了夫人，出了後花園門，一頭走一頭想道 ：「我白白裏騙了一個宦家閨女，又得了許多財帛，不曾露出馬腳，萬分僥倖。只是今日魯家又來，不爲全美。聽得說顧僉事不久便回，我如今再擔閣他一日，待明日才放他去；若得顧僉事回來，他便不敢去了，這事就十分乾淨了 。」計較已定，走到酒店上自飲三杯，喫飽了肚裏，直延捱到午後，方纔回家。

魯公子正等得不耐煩，只爲沒有衣服，轉身不得。姑娘也焦躁起來，教莊家往東村尋取兒子，並無蹤跡。走向媳婦田氏房前問道 ：「兒子衣服有麼 ？」田氏道 ：「他自己檢在箱裏，不曾留得鑰匙 。」原來田氏是東村田貢元的女兒，到有十分顏色，又且通書達禮。田貢元原是石城縣中有名的一個豪傑，只爲一個有司官與他做對頭，要下手害他；卻是梁尚賓的父親與他舅子魯廉憲說了，廉憲也素聞其名，替他極口分辨，得免其禍。因感激梁家之恩，把這女兒許他爲媳 。那田氏像了父親，也帶三分俠氣，見丈夫是個蠢貨，又且不幹好事，心下每每不悅，開口只叫做「村郎 ，「以此夫婦兩不和順 ，連衣服之類，都是那「村郎」自家收拾，老婆不去管他。卻說姑侄兩個正在心焦，只見梁尚賓滿臉春色回家。老孃便罵道 ：「兄弟在此專等你的衣服，你卻在那裏噇酒，整夜不歸？又沒尋你去處 ！」梁尚賓不回娘語，一徑到自己房中，把袖裏東西都藏過了，纔出來對魯公子道 ：「偶爲小事纏住身子，擔閣了表弟一日，休怪休怪！今日天色又晚了，明日回宅罷 。」老孃罵道 ：「你只顧把件衣服借與做兄弟的，等他自己幹正務，管他今日明日！」魯公子道 ：「不但衣服，連鞋襪都要告借 。」梁尚賓道 ：「有一雙青段子鞋在間壁皮匠家納底，今晚催來，明日早奉穿去。」魯公子沒奈何，只得又住了一宿。

到明朝，梁尚賓只推頭疼，又睡個日高三丈，早飯都喫過了，方纔起身，把道袍、鞋、襪慢慢的逐件搬將出來，無非要延捱時刻，誤其美事。魯公子不敢就穿 ，又借個包袱兒包好，付與老婆子拿了。姑娘收拾一包白米和些瓜菜之類，喚個莊客送公子回去，又囑付道 ：「若親事就緒，可來回復我一聲，省得我牽掛 。」魯公子作揖轉身 ，梁尚賓相送一步 ，又說道：「兄弟，你此去須是仔細，不知他意兒好歹？真假何如？依我說，不如只往前門硬挺着身子進去，怕不是他親女婿，趕你出來？又且他家差老園公請你，有憑有據 ，須不是你自輕自賤。他有好意，自然相請；若是翻轉臉來 ，你拚得與他訴落一場，也教街坊上人曉得。倘到後園曠野之地，被他暗算，你卻沒有個退步 。」魯公子又道 ：「哥哥說得是 。」正是：背後害他當面好，有心人對沒心人。

魯公子回到家裏，將衣服鞋襪裝扮起來。只有頭巾分寸不對，不曾借得。把舊的脫將下來，用清水擺淨，教婆子在鄰舍家借個熨斗，吹些火來熨得直直的，有些磨壞的去處，再把些飯兒粘得硬硬的，墨兒塗得黑黑的。只是這頂巾，也弄了一個多時辰，左帶右帶，只怕不正。教婆子看得件件停當了，方纔移步徑投顧僉事家來。門公認是生客，回道 ：「老爺東莊去了。」魯公子終是宦家的子弟，不慌不忙的說道：「可通報老夫人，說道魯某在此。」門公方知是魯公子，卻不曉得來情，便道 ：「老爺不在家，小人不敢亂傳 。」魯公子道 ：「夫人有命，喚我到來，你去通報自知，須不連累你們 。」門公傳話進去，稟說 ：「魯公子在外要見，還是留他進來，還是辭他？」

孟夫人聽說，吃了一驚，想 ：「他前日去得，如何又來？且請到正廳坐下 。」先教管家婆出去，問他有何話說。管家婆出來瞧了一瞧，慌忙轉身進去，對老夫人道：「這公子是假的，不是前夜的臉兒。前夜是胖胖兒的，黑黑兒的；如今是白白兒的，瘦瘦兒的 。」夫人不信道 ：「有這等事 ！」親到後堂，從簾內張看，果然不是了。孟夫人心上委決不下，教管家婆出去，細細把家事盤問，他答來一字無差 。孟夫人初見假公子之時，心中原有些疑惑；今番的人才清秀，語言文雅，倒像真公子的樣子 。再問他今日爲何而來，答道 ：「前蒙老園公傳語呼喚，因魯某羈滯鄉間，今早纔回，特來參謁，望恕遲誤之罪 。」夫人道 ：「這是真情無疑了。只不知前夜打脫冒的冤家又是那裏來的 ？」慌忙轉身進房，與女兒說其緣故，又道：「這都是做爹的不存天理，害你如此，悔之不及！幸而沒人知道，往事不須題起了。如今女婿在外，是我特地請來的，無物相贈，如之奈何？」正是：只因一着錯，滿盤都是空。阿秀聽罷，呆了半晌。那時一肚子情懷，好難描寫：說慌又不是慌，說羞又不是羞，說惱又不是惱，說苦又不是苦；分明似亂針刺體，痛癢難言。喜得他志氣過人，早有了三分主意，便道 ：「母親且與他相見，我自有道理。」

孟夫人依了女兒言語，出廳來相見公子。公子掇一把高椅朝上放下 ：「請岳母大人上坐，待小婿魯某拜見 。」孟夫人謙讓了一回，從旁站立，受了兩拜，便教管家婆扶起看坐。公子道 ：「魯某隻爲家貧，有缺禮數，蒙岳母大人不棄，此恩生死不忘 。」夫人自覺惶愧，無言可答 。忙教管家婆把廳門掩上，請小姐出來相見。阿秀站住簾內，如何肯移步！只教管家婆傳語道 ：「公子不該擔閣鄉間，負了我母子一片美意 。」公子推故道 ：「某因患病鄉間，有失奔趨 。今方踐約 ，如何便說相負？」阿秀在簾內回道 ：「三日以前，此身是公子之身；今遲了三日，不堪伏侍巾櫛，有玷清門。便是金帛之類，亦不能相助了。所存金釵二般，金鈿一對，聊表寸意。公子宜別選良姻，休得以妾爲念 。」管家婆將兩般首飾遞與公子，公子還疑是悔親的說話，那裏肯收。阿秀又道 ：「公子但留下，不久自有分曉。公子請快轉身，留此無益 ！」說罷，只聽得哽哽咽咽的哭了進去。魯學曾愈加疑惑，向夫人發作道 ：「小婿雖貧，非爲這兩件首飾而來！今日小姐似有決絕之意，老夫人如何不出一語？既如此相待，又呼喚魯某則甚 ？」夫人道：「我母子並無異心。只爲公子來遲，不將姻事爲重，所以小女心中憤怨，公子休得多疑 。」魯學曾只是不信 ，敘起父親存日許多情分：「如今一死一生，一貧一富，就忍得改變了？魯某隻靠得岳母一人做主，如何三日後，也生退悔之心？」勞勞叨叨的說個不休。孟夫人有口難辨，倒被他纏住身子，不好動身。忽聽得裏面亂將起來，丫環氣喘喘的奔來報道 ：「奶奶，不好了！快來救小姐 ！」嚇得孟夫人一身冷汗 ，巴不得再添兩隻腳在肚下，管家婆扶着左腋，跑到繡閣，只見女兒將羅帕一幅，縊死在牀上。急急解救時，氣已絕了，叫喚不醒，滿房人都哭起來。魯公子聽小姐縊死，還道是做成的圈套，攆他出門，兀自在廳中嚷刮。孟夫人忍着疼痛，傳話請公子進來。公子來到繡閣，只見牙牀錦被上直挺挺躺着個死小姐。夫人哭道 ：「賢婿，你今番認一認妻子 。」公子當下如萬箭攢心 ，放聲大哭。夫人道：「賢婿，此處非你久停之所，怕惹出是非，貽累不小，快請回罷 。」教管家婆將兩般首飾納在公子袖中，送他出去。魯公子無可奈何，只得挹淚出門去了。

這裏孟夫人一面安排入殮，一面東莊去報顧僉事回來。只說女兒不願停婚，自縊身死。顧僉事懊悔不迭，哭了一場，安排成喪出殯不題。後人有詩讚阿秀雲 ：「死生一諾重千金，誰料奸謀禍阱深？三尺紅羅報夫主，始知污體不污心。」卻說魯公子回家看了金釵鈿，哭一回，嘆一回 ，疑一回，又解一回，正不知什麼緣故，也只是自家命薄所致耳！過了一晚，次日把借來的衣服鞋襪依舊包好，親到姑娘家去送還。梁尚賓曉得公子到來，到躲了出去。公子見了姑娘，說起小姐縊死一事，梁媽媽連聲感嘆，留公子酒飯去了。梁尚賓回來，問道 ：「方纔表弟到此，說曾到顧家去不曾 ？」梁媽媽道：「昨日去的。不知什麼緣故，那小姐嗔怪他來遲三日，自縊而死。」梁尚賓不覺失口叫聲 ：「呵呀，可惜好個標緻小姐 ！」梁媽媽道 ：「你那裏見來？」梁尚賓遮掩不來，只得把自己打脫冒事述了一遍。梁媽媽大驚，罵道 ：「沒天理的禽獸，做出這樣勾當！你這房親事還虧母舅作成你的。你今日恩將仇報，反去破壞了做兄弟的姻緣，又害了顧小姐一命，汝心何安？」千禽獸，萬禽獸，罵得梁尚賓開口不得，走到自己房中。田氏閉了房門，在裏面罵道 ：「你這樣不義之人 ，不久自有天報，休得善終！從今你自你，我自我，休得來連累人 ！」梁尚賓一肚氣正沒出處，又被老婆訴說，一腳跌開房門，揪了老婆頭髮便打。又是梁媽媽走來，喝了兒子出去。田氏捶胸大哭，要死要活。梁媽媽勸他不住，喚個小轎擡回孃家去了。

梁媽媽又氣又苦，又受了驚，又愁事蹟敗露。當晚一夜不睡，發寒發熱，病了七日，嗚呼哀哉！田氏聞得婆婆死了，特來奔喪帶孝。梁尚賓舊憤不息，便罵道 ：「賊潑婦！只道你住在孃家一世，如何又有回家的日子？」兩下又爭鬧起來。田氏道 ：「你幹了虧心的事，氣死了老孃，又來消遣我！我今日若不是婆死，永不見你『村郎』之面 ！」梁尚賓道 ：「怕斷了老婆種？要你這潑婦見我！只今日便休了你去，再莫上門 ！」田氏道 ：「我寧可終身守寡，也不願隨你這樣不義之徒。若是休了到得乾淨，回去燒個利市 。」梁尚賓一向夫妻無緣，到此說了盡頭話，憋一口氣，真個就寫了離書，手印，付與田氏。田氏拜別婆婆靈位，哭了一場，出門而去。正是：

有心去調他人婦，無福難招自己妻；

可惜田家賢慧女，一場相寫便分離。

話分兩頭。再說孟夫人追思女兒，無日不哭。想道 ：「信是老歐寄去的，那黑胖漢子，又是老歐引來的，若不是通同作弊，也必然漏泄他人了 。」等丈夫出門拜客 ，喚老歐到中堂，再三訊問。卻說老歐傳命之時，其實不曾泄漏，是魯學曾自家不合借衣，惹出來的好計。當夜來的是假公子，三日後來的是真公子。孟夫人肚裏明明曉得有兩個人，那老歐肚裏還自認做一個人，隨他分辨，如何得明白？夫人大怒，喝教手下把他拖番在地，重責三十板子，打得皮開血噴。顧僉事一日偶到園中，叫老園公掃地，聽說被夫人打壞，動彈不得，教人扶來，問其緣故。老歐將夫人差去約魯公子來家及夜間房中相公之事一一說了。顧僉事大怒道 ：「原來如此 ！」便叫打轎，親到縣中與知縣訴知其事 ，要將魯學曾抵償女兒之命。知縣教補了狀詞，差人拿魯學曾到來，當堂審問。魯公子是老實人，就把實情細細說了 ：「見有金銀釵兩般，是他所贈；其後園私會之事，其實沒有 。」知縣就喚園公老歐對證。這老人家兩眼模糊，前番黑夜裏認假公子的面龐不真，又且今日家主分付了說話，一口咬定魯公子，再不鬆放。知縣又徇了顧僉事人情，着實用刑拷打。魯公子喫苦不過，只得招道 ：「顧奶奶好意相喚，將金釵鈿助爲聘資。偶見阿秀美貌，不合輒起淫心，強逼行奸。到第三日，不合又往，致阿秀羞憤自縊 。」知縣錄了口詞，審得魯學曾與阿秀空言議婚，尚未行聘過門，難以夫妻而論。既因奸致死，合依威逼律問絞。一面發在死囚牢裏，一面備文書申詳上司。孟夫人聞知此信大驚，又訪得他家只有一個老婆子，也嚇得病倒，無人送飯。想起 ：「這事與魯公子全沒相干，到是我害了他 。」私下處些銀兩 ，分付管家婆央人替他牢中使用。又屢次勸丈夫保全公子性命。顧僉事愈加忿怒。石城縣把這件事當做新聞沿街傳說。正是：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顧僉事爲這聲名不好，必欲置魯學曾於死地。

再說有個陳濂御史，湖廣籍貫，父親與顧僉事是同榜進士，以此顧僉事叫他是年侄。此人少年聰察，專好辨冤析枉。其時正奉差巡按江西。未入境時，顧僉事先去囑託此事。陳御史口雖領命，心下不以爲然。蒞任三日，便發牌按臨贛州，嚇得那一府官吏尿流屁滾。審錄日期，各縣將犯人解進。陳御史審到魯學曾一起 ，閱了招詞 ，又把金釵鈿看了 ，叫魯學曾問道：「這金釵鈿是初次與你的麼？」魯學曾道：「小人只去得一次，並無二次 。」御史道 ：「招上說三日後又去，是怎麼說？」魯學曾口稱冤枉，訴道 ：「小人的父親存日，定下顧家親事。因父親是個清官，死後家道消乏，小人無力行聘。岳父顧僉事欲要悔親，是岳母不肯，私下差老園公來喚小人去 ，許贈金帛。小人羈身在鄉，三日後方去。那日只見得岳母，並不曾見小姐之面，這姦情是屈招的 。」御史道 ：「既不曾見小姐，這金釵鈿何人贈你？」魯學曾道 ：「小姐立在簾內，只責備小人來遲誤事，莫說婚姻，連金帛也不能相贈了，這金釵鈿權留個憶念。小人還只認做悔親的話，與岳母爭辨。不期小姐房中縊死，小人至今不知其故 。」御史道 ：「恁般說，當夜你不曾到後園去了 。」魯學曾道 ：「實不曾去 。」御史想了一回 ：「若特地喚去，豈止贈他釵鈿二物？詳阿秀抱怨口氣，必然先有人冒去東西，連奸騙都是有的，以致羞憤而死 。」便叫老歐問道 ：「你到魯家時，可曾見魯學曾麼 ？」老歐道 ：「小人不曾面見。」御史道 ：「既不曾面見，夜間來的你如何就認得是他？」老歐道 ：「他自稱魯公子，特來赴約，小人奉主母之命，引他進見的，怎賴得沒有 ？」御史道 ：「相見後，幾時去的 ？」老歐道 ：「聞得裏面夫人留酒，又贈他許多東西，五更時去的 。」魯學曾又叫屈起來，御史喝住了。又問老歐 ：「那魯學曾第二遍來，可是你引進的？」老歐道 ：「他第二遍是前門來的，小人並不知 。」御史道 ：「他第一次如何不到前門，卻到後園來尋你 ？」老歐道 ：「我家奶奶着小人寄信 ，原教他在後園來的 。」御史喚魯學曾問道 ：「你岳母原教你到後園來，你卻如何往前門去！」魯學曾道 ：「他雖然相喚，小人不知意兒真假，只怕園中曠野之處 ，被他暗算 ；所以徑奔前門，不曾到後園去 。」御史想來，魯學曾與園公分明是兩樣說話，其中必有情弊。御史又指着魯學曾問老歐道 ：「那後園來的，可是這個嘴臉，你可認得真麼？不要胡亂答應 。」老歐道 ：「昏黑中小人認得不十分真，像是這個臉兒 。」御史道：「魯學曾既不在家，你的信卻寄與何人的？」老歐道 ：「他家只有個老婆婆，小人對他說的，並無閒人在旁。」御史道：「畢竟還對何人說來？」老歐道 ：「並沒第二個人知覺 。」御史沉吟半晌，想道 ：「不究出根由 ，如何定罪 ？怎好回覆老年伯 ？」又問魯學曾道：「你說在鄉，離城多少 ？家中幾時寄到的信 ？」魯學曾道：「離北門外只十里，是本日得信的 。」御史拍案叫道 ：「魯學曾，你說三日方到顧家，是虛情了 。既知此信 ，有恁般好事，路又不遠，怎麼遲延三日？理上也說不去 ！」魯學曾道 ：「爺爺息怒，小人細稟：小人因家貧，往鄉間姑娘家借米。聞得此信，便欲進城。怎奈衣衫藍縷，與表兄借件遮醜 ，已蒙許下。怎奈這日他有事出去，直到明晚方歸。小人專等衣服，所以遲了兩日 。」御史道 ：「你表兄曉得你借衣服的緣故不 ？」魯學曾道 ：「曉得的。」御史道：「你表兄何等人？叫甚名字？」魯學曾道：「名喚梁尚賓，莊戶人家 。」御史聽罷，喝散衆人：「明日再審。」正是：

如山巨筆難輕判，似佛慈心待細參；

公案見成翻者少，覆盆何處不冤含？

次日，察院小開門，掛一面憲牌出來。牌上寫道 ：「本院偶染微疾，各官一應公務，俱候另示施行。本月日 。」府縣官朝暮問安，自不必說。

話分兩頭。再說梁尚賓自聞魯公子問成死罪，心下到寬了八分。一日聽得門前喧嚷，在壁縫張看時，只見一個賣布的客人頭上帶一頂新孝頭巾，身穿舊白布道袍 ，口內打江西鄉談，說是南昌府人，在此販布買賣；聞得家中老子身故，星夜要趕回，存下幾百匹布，不曾發脫，急切要投個主兒，情願讓些價錢。衆人中有要買一匹的，有要兩匹三匹的，客人都不肯，道：「恁地零星賣時，再幾時還不得動身 。那個財主家一總脫去，便多讓他些也罷 ：」梁尚賓聽了多時，便走出門來問道 ：「你那客人存下多少布？值多少本錢 ？」客人道 ：「有四百餘匹，本錢二百兩。」梁尚賓道 ：「一時間那得個主兒？須是肯折些，方有人貪你。」客人道 ：「便折十來兩，也說不得。只要快當，輕鬆了身子好走路 。」梁尚賓看了布樣，又到布船上去翻覆細看，口裏只誇 ：「好布，好布 ！」客人道 ：「你又不做個要買的，只管翻亂了我的布包，擔閣人的生意 。」梁尚賓道 ：「怎見得我不像個買的 ？」客人道 ：「你要買時，借銀子來看。」梁尚賓道 ：「你若肯加二折，我將八十兩銀子，替你出脫了一半 。」客人道 ：「你也是呆話！做經紀的 ，那裏折得起加二？況且只用一半，這一半我又去投誰？一般樣擔閣了。我說不像要買的 ！」又冷笑道 ：「這北門外許多人家，就沒個財主，四百匹布便買不起！罷，罷，搖到東門尋主兒去。」梁尚賓聽說，心中不忿；又見價錢相因，有些出息，放他不下，便道 ：「你這客人好欺負人 ！我偏要都買了你的 ，看如何 ？」客人道：「你真個都買我的？我便讓你二十兩。」梁尚賓定要折四十兩，客人不肯。衆人道 ：「客人，你要緊脫貨；這位梁大官，又是貪便宜的。依我們說，從中酌處，一百七十兩，成了交易罷。」客人初時也不肯，被衆人勸不過，道 ：「罷！這十兩銀子，奉承列位面上。快些把銀子兌過，我還要連夜趕路。」梁尚賓道：「銀子湊不來許多 ，有幾件首飾 ，可用得着麼 ？」客人道：「首飾也就是銀子，只要公道作價 ！」梁尚賓邀客入坐，將銀子和兩對銀鍾，共兌準了一百兩；又金首飾盡數搬來，衆人公同估價，勾了七十兩之數，與客收訖，交割了布匹。梁尚賓看這場交易盡有便宜，歡喜無限。正是：

貪癡無底蛇吞象，禍福難明螳捕蟬。

原來這販布的客人正是陳御史裝的。他託病關門，密密分付中軍官聶千戶安排下這些布匹，先僱下小船，在石城縣伺候。他悄地帶個門子私行到此，聶千戶就扮做小郎跟隨，門子只做看船的小廝，並無人識破，這是做官的妙用。

卻說陳御史下了小船，取出見成寫就的憲牌填上樑尚賓名字，就着聶千戶密拿。又寫書一封，請顧僉事到府中相會。比及御史回到察院，說病好開門，梁尚賓已解到了，顧僉事也來了。御史忙教擺酒後堂，留顧僉事小飯。坐間，顧僉事又提起魯學曾一事。御史笑道 ：「今日奉屈老年伯到此，正爲這場公案，要剖個明白 。」便教門子開了護書匣，取出銀鍾二對及許多首飾，送與顧僉事看。顧僉事認得是家中之物 ，大驚問道：「那裏來的 ？」御史道：「令愛小姐致死之由，只在這幾件東西上。老年伯請寬坐，容小侄出堂，問這起數與老年伯看，釋此不決之疑 。」御史分付開門，仍喚魯學曾一起復審。御史且教帶在一邊，喚梁尚賓當面。御史喝道 ：「梁尚賓，你在顧僉事家幹得好事 ！」梁尚賓聽得這句 ，好似青天裏聞了個霹靂，正要硬着嘴分辨。只見御史教門子把銀鍾、首飾與他認贓，問道：「這些東西那裏來的 ？」梁尚賓抬頭一望，那御史正是賣市的客人，嚇得頓口無言 ，只叫 ：「小人該死 。」御史道：「我也不動夾棍 ，你只將實情寫供狀來 。」梁尚賓料賴不過，只得招稱了。你說招詞怎麼寫來？有詞名《鎖南枝》二隻爲證：寫供狀，梁尚賓。只因表弟魯學曾，岳母念他貧，約他助行聘。爲借衣服知此情，不合使欺心，緩他行。乘昏黑，假學曾，園公引入內室內，見了孟夫人，把金銀厚相贈。因留宿，有了奸騙情。三日後學曾來，將小姐送一命。

御史取了招詞，喚園公老歐上來 ：「你仔細認一認，那夜間園上假裝魯公子的，可是這個人？」老歐睜開兩眼看了，道：「爺爺，正是他 。」御史喝教皁隸把梁尚賓重責八十；將魯學曾枷杻打開，就套在梁尚賓身上。合依強姦論斬，發本縣監候處決。布四百匹追出，仍給鋪戶取價還庫。其銀兩、首飾給與老歐領回。金釵、金鈿斷還魯學曾。俱釋放寧家。魯學曾拜謝活命之恩。正是：

奸如明鏡照，恩喜覆盆開；

生死俱無憾，神明御史臺。

卻說顧僉事在後堂，聽了這番審錄，驚駭不已。候御史退堂，再三稱謝道 ：「若非老公祖神明燭照，小女之冤幾無所伸矣。但不知銀兩、首飾，老公祖何由取到？」御史附耳道：「小侄如此如此 。」顧僉事道 ：「妙哉！只是一件，梁尚賓妻子必知其情，寒家首飾定然還有幾件在彼。再望老公祖一併逮回。」御史道 ：「容易 。」便行文書，仰石城縣提樑尚賓妻嚴審，仍追餘贓回報。顧僉事別了御史自回。卻說石城縣知縣見了察院文書 ，監中取出梁尚賓問道 ：「你妻子姓甚 ？這一事曾否知情？」梁尚賓正懷恨老婆，答應道 ：「妻田氏，因貪財物，其實同謀的。」知縣當時僉稟差人提田氏到官。

話分兩頭。卻說田氏父母雙亡，只在哥嫂身邊，針指度日。這一日，哥哥田重文正在縣前，聞知此信，慌忙奔回，報與田氏知道。田氏道 ：「哥哥休慌，妹子自有道理 。」當時帶了休書上轎，徑抬到顧僉事家，來見孟夫人。夫人發一個眼花，分明看見女兒阿秀進來。及至近前，卻是個驀生標緻婦人，吃了一驚，問道 ：「是誰 ？」田氏拜倒在地，說道：「妾乃梁尚賓之妻田氏。因惡夫所爲不義，只恐連累，預先離異了。貴宅老爺不知，求夫人救命 。」說罷，就取出休書呈上。夫人正在觀看，田氏忽然扯住夫人衫袖，大哭道 ：「母親，俺爹害得我好苦也 ！」夫人聽得是阿秀的聲音，也哭起來。便叫道：「我兒，有甚說話 ？」只見田氏雙眸緊閉，哀哀的哭道：「孩兒一時錯誤，失身匪人，羞見公子之面，自縊身亡，以完貞性。何期爹爹不行細訪，險些反害了公子性命。幸得暴白了，只是他無家無室，終是我母子擔誤了他。母親若念孩兒，替爹爹說聲，周全其事，休絕了一脈姻親。孩兒在九泉之下，亦無所恨矣 。」說罷，跌倒在地。夫人也哭昏了。管家婆和丫環、養娘都團聚將來，一齊喚醒。那田氏還呆呆的坐地，問他時全然不省。夫人看了田氏，想起女兒，重複哭起，衆丫環勸住了。夫人悲傷不已，問田氏 ：「可有爹孃 ？」田氏回說：「沒有。」夫人道：「我舉眼無親，見了你 ，如見我女兒一般 ，你做我的義女肯麼 ？」田氏拜道 ：「若得伏侍夫人，賤妾有幸 。」夫人歡喜，就留在身邊了。

顧僉事回家，聞說田氏先期離異，與他無干，寫了一封書帖，和休書送與縣官，求他免提，轉回察院。又見田氏賢而有智，好生敬重，依了夫人收爲義女。夫人又說起女兒阿秀負魂一事，他千叮萬囑 ：「休絕了魯家一脈姻親。」如今田氏少艾，何不就招魯公子爲婿，以續前姻？顧僉事見魯學曾無辜受害，甚是懊悔。今番夫人說話有理，如何不依？只怕魯公子生疑，親到其家，謝罪過了，又說續親一番。魯公子再三推辭不過，只得允從。就把金釵鈿爲聘，擇日過門成親。

原來顧僉事在魯公子面前，只說過繼的遠房侄女；孟夫人在田氏面前，也只說贅個秀才，並不說真名真姓。到完婚以後，田氏方纔曉得就是魯公子，公子方纔曉得就是梁尚賓的前妻田氏。自此夫妻兩口和睦，且是十分孝順。顧僉事無子，魯公子承受了他的傢俬，發憤攻書。顧僉事見他三場通透，送入國子監 ，連科及第。所生二子，一姓魯，一姓顧，以奉兩家宗祀。梁尚賓子孫遂絕。詩曰：

一夜歡娛害自身，百年姻眷屬他人；

世間用計行奸者，請看當時梁尚賓。

# 第二十五卷 徐老僕義憤成家

犬馬猶然知戀主，況於列在生人。爲奴一日主人身，情恩同父子，名分等君臣。主若虐奴非正道，奴如欺主傷倫。能爲義僕是良民，盛衰無改節，史冊可傳神。

說這唐玄宗時，有一官人姓蕭，名穎士，字茂挺，蘭陵人氏。自幼聰明好學，該博三教九流，貫串諸子百家。上自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通，無有不曉。真個：胸中書富五車，筆下句高千古。年方一十九歲，高掇巍科，名傾朝野，是一個廣學的才子。 家中有個僕人，名喚杜亮。那杜亮自蕭穎士數齡時，就在書房中服事起來。若有驅使 ，奮勇直前 ，水火不避，身邊並無半文私蓄。陪伴蕭穎士讀書時，不待分付，自去千方百計，預先尋覓下果品飲饌供奉。有時或烹甌茶兒，助他清思；或暖杯酒兒，接他辛苦。整夜直服事到天明，從不曾打個瞌睡。如見蕭穎土讀到得意之處，他在旁也十分歡喜。

那蕭穎土般般皆好，件件俱美，只有兩樁兒毛病。你道是那兩樁？第一件乃是恃才傲物 ，不把人看在眼內 。才登仕籍，便去衝撞了當朝宰相 。那宰相若是個有度量的 ，還恕得他過，又正衝撞了是第一個忌才的李林甫。那李林甫混名叫做李貓兒，平昔不知壞了多少大臣，乃是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卻去惹他，可肯輕輕放過？被他略施小計，險些連性命都送了。又虧着座主搭救，止削了官職，坐在家裏。第二件是性子嚴急，卻像一團烈火。片語不投即暴躁如雷，兩太陽星直爆。奴僕稍有差誤，便加捶撻。他的打法又與別人不同。有甚不同？別人責治家奴，定然計其過犯大小，討個板子，教人行杖，或打一十，或打二十，分個輕重 。惟有蕭穎土不論事體大小 ，略觸着他的性子，便連聲喝罵，也不用什麼板子，也不要人行杖，親自跳起身來，一把揪翻，隨手掣着一件家火，沒頭沒腦亂打。憑你什麼人勸解，他也全不作準，直要打個氣息。若不像意，還要咬上幾口方纔罷手。因是恁般利害，奴僕們懼怕，都四散逃去，單單存得一個杜亮。

論起蕭穎士止存得這個家人種兒 ，每事只該將就些纔是。誰知他是天生的性兒，使慣的氣兒，打溜的手兒，竟沒絲毫更改，依然照舊施行。起先奴僕衆多 ，還打了那個 ，空了這個。到得禿禿裏獨有杜亮時，反覺打得勤些。論起杜亮遇着這般難理會的家主，也該學衆人逃走去罷了，偏又寸步不離，甘心受他的責罰。常常打得皮開肉綻，頭破血淋，也再無一點退悔之念，一句怨恨之言。打罷起來，整一整衣裳，忍着疼痛，依原在旁答應。說話的，據你說，杜亮這等奴僕莫說千中選一，就是走盡天下，也尋不出個對兒。這蕭穎土又非黑漆皮燈，泥塞竹管，是那一竅不通的蠢物。他須是身登黃甲，位列朝班，讀破萬卷，明理的才人，難道恁般不知好歹，一味蠻打，沒一點仁慈改悔之念不成？看官有所不知 ，常言道得好 ：江山易改，稟性難移。那蕭穎士平昔原愛杜亮小心馴謹，打過之後，深自懊悔道 ：「此奴隨我多年，並無十分過失，如何只管將他這樣毒打？今後斷然不可 ！」到得性發之時，不覺拳腳又輕輕的生在他身上去了。這也不要單怪蕭穎士性子急躁，誰教杜亮剛聞得叱喝一聲，恰如小鬼見了鍾馗一般，撲禿的兩條腿就跪倒在地。蕭穎士本來是個好打人的，見他做成這個要打局面，少不得奉承幾下。

杜亮有個遠族兄弟杜明，就住在蕭家左邊，因見他常打得這個模樣，心下倒氣不過，攛掇杜亮道 ：「凡做奴僕的，皆因家貧力薄，自難成立，故此投靠人家。一來圖個現成衣服，二來指望家主有個發跡日子，帶挈風光，摸得些東西，做個小小家業，快活下半世 。像阿哥如今隨了這措大 ，早晚辛勤服事，竭力盡心，並不見一些好處，只落得常受他凌辱痛楚。恁樣不知好歹的人，跟他有何出息？他家許多人都存住不得，各自四散去了。你何不也別了他，另尋頭路？有多少不如你的，投了大官府人家，喫好穿好 ，還要作成趁一貫兩貫 。走出衙門前，誰不奉承？那邊才叫 ：『某大叔，有些小事相煩 。』還未答應，這邊又叫 ：『某大叔 ，我也有件事兒勞動 。』真個應接不暇，何等興頭。若是阿哥這樣肚裏又明白，筆下又來得，做人且又溫存小心，走到勢要人家，怕道不是重用？你那措大，雖然中個進土，發利市就與李丞相作對，被他弄來坐在家中，料道也沒個起官的日子，有何撇不下 ，定要與他纏帳 ？」杜亮道 ：「這些事我豈不曉得？若有此念，早已去得多年了，何待吾弟今日勸諭。古語云：良臣擇主而事，良禽擇木而棲。奴僕雖是下賤，也要擇個好使頭。像我主人，止是性子躁急。除此之外，只怕舍了他，沒處再尋得第二個出來 ！」杜明道 ：「滿天下無數官員宰相，貴威豪家 ，豈有反不如你主人這個窮官 ？」杜亮道 ：「他們有的，不過是爵位、金銀二事 。」杜明道 ：「只這兩樁盡勾了 ，還要怎樣 ？」杜亮道 ：「那爵位乃虛花之事，金銀是臭污之物 ，有甚希罕 ？如何及得我主人這般高才絕學，拈起筆來，頃刻萬言，不要打個稿兒。真個煙雲繚繞，華彩繽紛。我所戀戀不捨者，單愛他這一件耳 ！」杜明聽得說出愛他的才學，不覺呵呵大笑 ，道 ：「且問阿哥 ，你既愛他的才學，到飢時可將來當得飯喫，冷時可作得衣穿麼？」杜亮道 ：「你又說笑話，才學在他腹中 ，如何濟得我的飢寒 ？」杜明道 ：「原來又救不得你的飢，又遮不得你的寒，愛他何用？當今有爵位的，尚然只喜趨權附勢，沒一個肯憐才惜學。你我是個下人，但得飽食暖衣，尋覓些錢鈔做家，乃是本等。卻這般迂闊，愛什麼才學 ，情願受其打罵 ，可不是個呆子 ！」杜亮笑道 ：「金銀我命裏不曾帶來，不做這個指望，還只是守舊 。」杜明道 ：「想是打得你不爽利，故此尚要捱他的棍棒 。」杜亮道 ：「多承賢弟好情，可憐我做兄的。但我生這般博奧才學，總然打死，也甘心服事他。」遂不聽杜明之言，仍舊跟隨蕭穎士。

不想今日一頓拳頭，明日一頓棒子，打不上幾年，把杜亮打得漸漸遍身疼痛，口內吐血，成了個傷癆症候。初時還勉強趨承，以後打熬不過，半眠半起。又過幾時，便久臥牀蓆。那蕭穎士見他嘔血，情知是打上來的，心下十分懊悔！還指望有好的日子，請醫調治，親自煎湯送藥。捱了兩月 ，嗚呼哀哉！蕭穎士想起他平日的好處，只管涕泣，備辦衣棺埋葬。蕭穎土日常虧杜亮服事慣了，到得死後，十分不便，央人四處尋覓僕從，因他打人的名頭出了 ，那個肯來跟隨 ？就有個肯跟他的，也不中其意。有時讀書到忘懷之處，還認做杜亮在傍，抬頭不見，便掩卷而泣，後來蕭穎士知得了杜亮當日不從杜明這班說話，不覺氣咽胸中，淚如泉湧，大叫一聲 ：「杜亮！我讀了一世的書，不曾遇着個憐才之人，終身淪落。誰想你到是我的知己，卻又有眼無珠 ，枉送了你性命 ，我之罪也 ！」言還未畢，口中的鮮血往外直噴，自此也成了個嘔血之疾。將書籍盡皆焚化，口中不住的喊叫「杜亮 」，病了數月，也歸大夢。遺命教遷杜亮與他同葬。有詩爲證：

納賄趨權步步先，高才曾見幾人憐？

當路若能如杜亮，草萊安得有遺賢。

說話的，這杜亮愛才戀主，果是千古奇人。然看起來，畢竟還帶些腐氣，未爲全美。若有別樁希奇故事，異樣話文，再講回出來。列位看官穩坐着，莫要性急。適來小子道這段小故事，原是入話，還未曾說到正傳。那正傳卻也是個僕人，他比杜亮更是不同。曾獨力與孤孀主母，掙起個天大家事，替主母嫁三個女兒，與小主人娶兩房娘子，得到死後，並無半文私蓄，至今名垂史冊。待小子慢慢的道來，勸諭那世間爲奴僕的，也學這般盡心盡力，幫家做活，傳個美名 。莫學那樣背恩反噬、尾大不掉的，被人唾罵。

你道這段話文，出在那個朝代？什麼地方？元來就在本朝嘉靖爺年間，浙江嚴州府淳安縣，離城數里，有個鄉村，名曰錦沙村。村上有一姓徐的莊家 ，恰是弟兄三人 。大的名徐言，次的名徐召，各生得一子。第三個名徐哲，渾家赫氏，到生得二男三女。他弟兄三人，奉着父親遺命，合鍋兒喫飯，併力的耕田。掙下一頭牛兒，一騎馬兒 。又有一個老僕 ，名叫阿寄，年已五十多歲，夫妻兩口 ，也生下一個兒子 ，還只有十來歲。那阿寄就是本村生長，當先因父母喪了，又無力殯殮，故此賣身在徐家。爲人忠謹小心，朝起晏眠，勤於種作。徐言的父親大得其力，每事優待。到得徐言輩掌家，見他年紀有了，便有些厭惡之意。那阿寄又不達時務，遇着徐言弟兄行事有不到處，便苦口規諫。徐哲尚肯服善，聽他一兩句，那徐言、徐召是個自作自用的性子，反怪他多嘴擦舌，高聲叱喝，有時還要奉承幾下消食拳頭。阿寄的老婆勸道 ：「你一把年紀的人了，諸事只宜退縮算。他們是後生家世界，時時新，局局變，由他去主張罷了。何苦的定要多口，常討恁樣凌辱 ！」阿寄道 ：「我受老主之恩，故此不得不說 。」婆子道 ：「累說不聽，這也怪不得你了 。」自此阿寄聽了老婆言語，緘口結舌，再不干預其事，也省了好些恥辱。正合着古人兩句言語，道是：閉口深藏舌，安身處處牢。

不則一日，徐哲忽地患了個傷寒症候，七日之間，即便了帳。那時就哭殺了顏氏母子，少不得衣棺盛殮，做些功果追薦。過了兩月，徐言與徐召商議道 ：「我與你各只一子，三兄弟到有兩男三女，一分就抵着我們兩分。便是三兄弟在時，一般耕種，還算計不就。何況他已死了，我們日夜喫辛喫苦掙來，卻養他一窩子喫死飯的。如今還是小事，到得長大起來，你我兒子婚配了，難道不與他婚男嫁女，豈不比你我反多去四分。意欲即今三股分開，撇脫了這條爛死蛇，由他們有得喫、沒得喫，可不與你我沒幹涉了 ？只是當初老官兒遺囑 ，教道莫要分開。今若違了他言語，被人談論，卻怎麼處？」那時徐召若是個有仁心的，便該勸徐言休了這念纔是，誰知他的念頭，一發起得久了。聽見哥子說出這話，正合其意，乃答道 ：「老官兒雖有遺囑，不過是死人說話了，須不是聖旨，違背不得的。況且我們的家事，那個外人敢來談論 ？」徐言連稱有理 。即將田產傢俬 ，都暗地配搭停當 ，只揀不好的留與侄子 。徐言又道：「這牛馬卻怎地分 ？」徐召沉吟半晌，乃道：「不難！那阿寄夫妻年紀已老，漸漸做不動了，活時到有三個喫死飯的，死了又要賠兩口棺木，把他也當作一股，派與三房裏，卸了這干係，可不是好。」

計議已定，到次日備些酒餚，請過幾個親鄰坐下，又請出顏氏並兩個侄兒。那兩個孩子，大的才得七歲，喚做福兒，小的五歲，叫做壽兒，隨着母親直到堂前，連顏氏也不知爲甚緣故。只見徐言弟兄立起身來，道 ：「列位高親在上，有一言相告。昔年先父原沒甚所遺，多虧我弟兄掙得些小產業，只望弟兄相守到老 ，傳至子侄這輩分析 。不幸三舍弟近日有此大變，弟婦又是個女道家，不知產業多少。況且人家消長不一，到後邊多掙得，分與舍侄便好。萬一消乏了，那時只道我們有甚私弊，欺他孤兒寡婦，反傷骨肉情義了。故此我兄弟商量，不如趁此完美之時，分作三股，各自領去營運，省得後來爭多競少，特請列位高親來作眼 。」遂向袖中摸出三張分書來 ，說道 ：「總是一樣配搭，至公無私，只勞列位着個花押 。」顏氏聽說要分開自做人家 ，眼中撲籟籟珠淚交流 ，哭道 ：「二位伯伯，我是個孤孀婦人，兒女又小，就是沒腳蟹一般，如何撐持的門戶？昔日公公原分付莫要分開，還是二位伯伯總管在那裏，扶持兒女大了，但憑胡亂分些便罷，決不敢爭多競少 ！」徐召道：「三娘子，天下無有不散筵席，就合上一千年，少不得有個分開日子。公公乃過世的人了，他的說話那裏作得準。大伯昨日要把牛馬分與你，我想侄兒又小，那個去看養，故分阿寄來幫扶。他年紀雖老，筋力還健，賽過一個後生家種作哩！那婆子績麻紡線，也不喫死飯的。這孩子再耐他兩年，就可下得田了，你不消愁得 。」顏氏見他弟兄如此，明知已是做就，料道拗他不過，一味啼哭。那些親鄰看了分書，雖曉得分得不公道，都要做好好先生，那個肯做閒冤家 ，出尖說話 ？一齊着了花押，勸慰顏氏收了進去，入席飲酒 。有詩爲證 ：分書三紙語從容，人畜均分稟至公。老僕不如牛馬用，擁孤孀婦泣西風。

卻說阿寄那一早差他買東買西，請張請李，也不曉得又做甚事體。恰好在南村去請個親戚，回來時裏邊事已停妥。剛至門口，正遇着老婆 。那婆子恐他曉得了這事 ，又去多言多語，扯到半邊，分付道 ：「今日是大官人分撥傢俬，你休得又去閒管，討他的怠慢 。」阿寄聞言，吃了一驚，說道 ：「當先老主人遺囑 ，不要分開 ，如何見三官人死了，就撇開這孤兒寡婦，教他如何過活？我若不說，再有何人肯說 ？」轉身就走 。婆子又扯住道 ：「清官也斷不得家務事，適來許多親鄰，都不開口。你是他手下人，又非甚麼高年族長，怎好張主？」阿寄道：「話雖有理，但他們分的公道，便不開口；若有些欺心，就死也說不得 ，也要講個明白 ！」又問道 ：「可曉得分我在那一房？」婆子道 ：「這到不曉得 。」阿寄走到堂前，見衆人喫酒，正在高興，不好遽然問得，站在旁邊。間壁一個鄰家抬頭看見，便道 ：「徐老官，你如今分在三房裏了。他是孤孀娘子，須是竭力幫助便好 。」阿寄隨口答道 ：「我年紀已老，做不動了。」口中便說，心下暗轉道 ：「原來撥我在三房裏，一定他們道我沒用了，藉手推出的意思。我偏要爭口氣，掙個事業起來，也不被人恥笑！」

遂不問他們分析的事，一徑轉到顏氏房門口，聽得在內啼哭。阿寄立住腳聽時，顏氏哭道 ：「天阿！只道與你一竹竿到底，白頭相守，那裏說起半路上就拋撇了，遺下許多兒女，無依無靠！還指望倚仗做伯伯的扶養長大，誰知你骨肉末寒，便分撥開來。如今教我沒投沒奔，怎生過日？」又哭道 ：「就是分的田產，他們通是亮裏，我是暗中，憑他們分派，那裏知得好歹。只一件上，已是他們的腸子狠了。那牛兒可以耕田，馬兒可僱倩與人，只揀兩件有利息的拿了去，卻推兩個老頭兒與我，反要費我的衣食 。」那老兒聽了這話，猛然揭起門簾，叫道 ：「三娘，你道老奴單費你的衣食，不及馬牛的力麼？」顏氏魆地裏被他鑽進來說這句話，到驚了一跳，收淚問道 ：「你怎地說 ？」阿寄道 ：「那牛馬每年耕種僱倩 ，不過有得數兩利息，還要賠個人去餵養跟隨。若論老奴，年紀雖有，精力未衰，路還走得，苦也受得。那經商道業，雖不曾做，也都明白。三娘急急收拾些本錢，待老奴出去做些生意，一年幾轉，其利豈不勝似馬牛數倍？就是我的婆子，平昔又勤於紡織，亦可少助薪水之費。那田產莫管好歹 ，把來放租與人 ，討幾擔穀子，做了樁主。三娘同姐兒們，也做些活計，將就度日，不要動那資本。營運數年，怕不掙起個事業？何消愁悶 ！」顏氏見他說得有些來歷，乃道 ：「若得你如此出力，可知好哩！但恐你有了年紀，受不得辛苦 。」阿寄道 ：「不滿三娘說，老便老，健還好，眠得遲，起得早，只怕後生家還趕我不上哩！這到不消慮得 。」顏氏道 ：「你打帳做甚生意 ？」阿寄道 ：「大凡經商，本錢多便大做，本錢少便小做。須到外邊去，看臨期着便，見景生情，只揀有利息的就做，不是在家論得定的 。」顏氏道：「說得有理，待我計較起來 。」阿寄又討出分書，將分下的傢伙，照單逐一點明，搬在一處，然後走至堂前答應。衆親鄰直飲至晚方散。

次日，徐言即喚個匠人，把房子兩個夾斷，教顏氏另自開個門戶出入。顏氏一面整頓家中事體，自不必說。一面將簪釵衣飾，悄悄教阿寄去變賣，共湊了十二兩銀子。顏氏把來交與阿寄，道 ：「這些小東西，乃我養命之資，一家大小俱在此上。今日交付與你，大利息原不指望，但得細微之利也就勾了。臨事務要斟酌，路途亦宜小心 。切莫有始無終 ，反被大伯們恥笑 ！」口中便說，不覺淚隨言下。阿寄道 ：「但請放心！老奴自有見識在此，管情不負所托 。」顏氏又問道 ：「還是幾時起身 ？」阿寄回道 ：「本錢已有了，明早就行。」顏氏道 ：「可要揀個好日？」阿寄道 ：「我出去做生意，便是好日了，何必又揀 ？」即把銀子藏在兜肚之中 ，走到自己房裏，向婆子道：「明早要出門去做生意，可將舊衣舊裳，打疊在這一處 。」元來阿寄止與主母計議，連老婆也不通他知得。這婆子見驀地說出那句話，也覺駭然，問道 ：「你往何處去？做甚生意？」阿寄方把前事說與。那婆子道 ：「阿呀！這是那裏說起！你雖然一把年紀，那生意行中從不曾着腳，卻去弄虛頭、說大話，兜攬這帳。孤孀娘子的銀兩，是苦惱東西，莫要把去弄出個話靶，連累他沒得過用，豈不終身抱怨。不如依着我，快快送還三娘，拚得早起晏眠，多喫些苦兒，照舊耕種幫扶，彼此到得安逸。」阿寄道 ：「婆子家曉道什麼？只管胡言亂語，那見得我不會做生意，弄壞了事，要你未風光雨 。」遂不聽老婆，自去收拾了衣服、被窩，卻沒個被囊 ，只得打個包兒 。又做起一個纏袋，準備些乾糧 。又到市上買了一頂雨傘 ，一雙麻鞋。打點完備，次早，先到徐言、徐召二家，說道 ：「老奴今日要往遠處做生意，家中無人照管，雖則各分門戶，還要二位官人早晚看顧。」徐言二人聽了，不覺暗笑，答道 ：「這到不消你叮囑，只要賺了銀子回來，送些人事與我們 。」阿寄道 ：「這個自然 。」轉到家中，吃了飯食，作別了主母，穿上麻鞋，揹着包裹、雨傘，又分付老婆早晚須要小心。臨出門，顏氏又再三叮嚀，阿寄點頭答應，大踏步去了。

且說徐言弟兄等阿寄轉身後，都笑道 ：「可笑那三娘子好沒見識，有銀子做生意，卻不與你我商量，倒聽阿寄這老奴才的說話。我想他生長已來，何曾做慣生意？哄騙孤孀婦人的東西，自去快活。這本錢可不白白送落 。」徐召道 ：「便是當初閤家時，卻不把出來營運 ，如今才分得 ，即教阿寄做客經商。我想三娘子又沒甚妝奩，這銀兩定然是老官兒存日，三兄弟剋剝下的，今日方纔出豁。總之，三娘子瞞着你我做事，若說他不該如此，反道我們妒忌了 。且待阿寄折本回來 ，那時去笑他！」正是：

雲端看廝殺，畢竟孰輸贏？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再說阿寄離了家中，一路思想 ：「做甚生意便好？」忽地轉着道 ：「聞得販漆這項道路，頗有利息，況又在近處，何不去試他一試？」定了主意，一徑直至慶雲山中。元來採漆之處，原有個牙行，阿寄就行家住下。那販漆的客人卻也甚多，都是挨次兒打發 。阿寄想道 ：「若慢慢的挨去 ，可不擔擱了日子，又費去盤纏 。」心生一計，捉個空扯主人家到一村店中，買三杯請他，說道 ：「我是個小販子 ，本錢短少 ，守日子不起的。望主人家看鄉里分上，怎地設法先打發我去。那一次來，大大再整個東道請你 。」也是數合當然，那主人家卻正撞着是個貪杯的。吃了他的軟口湯，不好回得，一口應承。當晚就往各村戶湊足其數，裝裹停當。恐怕客人們知得嗔怪，到寄在鄰家放下。次日起個五更，打發阿寄起身。

那阿寄發利市，就得了便宜，好不喜歡。教腳伕挑出新安江口，又想道 ：「杭州離此不遠，定賣不起價錢 。」遂僱船直到蘇州。正遇在缺漆之時，見他的貨到，猶如寶貝一般，不勾三日，賣個乾淨。一色都是見銀，並無一毫賒帳。除去盤纏使用，足足賺對合有餘。暗暗感謝天地，即忙收拾起身。又想道：「我今空身回去，須是趁船，這銀兩在身邊，反擔干係。何不再販些別樣貨去，多少尋些利息也好 。」打聽得楓橋秈米到得甚多，登時落了幾分價錢，乃道 ：「這販米生意，量來必不喫虧 。」遂糴了六十多擔秈米，載到杭州出脫。那時乃七月中旬，杭州有一個月不下雨，稻苗都幹壞了，米價騰湧。阿寄這載米，又值在巧裏，每一挑長了二錢，又賺十多兩銀子。自言自語道：「且喜做來生意，頗頗順溜，想是我三娘福分到了 。」卻又想道 ：「既在此間，怎不去問問漆價？若與蘇州相去不遠，也省好些盤纏 。」細細訪問時，比蘇州更反勝。你道爲何？元來販漆的 ，都道杭州路近價錢 ，俱往遠處去了，杭州到時常短缺。常言道：貨無大小，缺者便貴。故此比別處反勝。阿寄得了這個消息，喜之不勝，星夜趕到慶雲山。只備下些小人事，送與主人家，依舊又買三杯相請。那主人家得了些小便宜，喜逐顏開，一如前番，悄悄先打發他轉身。到杭州也不消三兩日，就都賣完。計算本利，果然比起先這一帳又多幾兩，只是少了那回頭貨的利息。乃道 ：「下次還到遠處去 。」與牙人算清了帳目，收拾起程。想道 ：「出門好幾時了，三娘必然掛念，且回去回覆一聲，也教他放心 。」又想道 ：「總是收漆要等候兩日，何不光到山中，將很子教主人家一面先收，然後回家，豈不兩便 。」定了生意，到山中把銀兩付與牙人，自己趕回家去。正是：

先收漆貨兩番利，初出茅廬第一功。

且說顏氏自阿寄去後，朝夕懸掛，常恐他消折了這些本錢，懷着鬼胎。耳根邊又聽得徐言兄弟在背後攧脣簸嘴，愈加煩惱。一日，正在房中悶坐，忽見兩個兒子亂喊進來道 ：「阿寄回家了 ！」顏氏聞言，急走出房，阿寄早已在面前，他的老婆也隨在背後。阿寄上前，深深唱個大喏。顏氏見了他，反增着一個蹬心拳頭，胸前突突的亂跳，誠恐說出句掃興話來。便問道 ：「你做的是什麼生意？可有些利錢 ？」那阿寄叉手不離方寸，不慌不忙的說道 ：「一來感謝天地保佑 ，二來托賴三娘洪福，做的卻是販漆生意，賺得五六倍利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恐怕三娘放心不下，特歸來回復一聲 ！」顏氏聽罷，喜從天降，問道 ：「如今銀子在那裏 ？」阿寄道 ：「已留與主人家收漆，不曾帶回，我明早就要去的 。」那時閤家歡天喜地。阿寄住了一晚，次日清早起身，別了顏氏，又往慶雲山去了。

且說徐言弟兄那晚在鄰家喫社酒醉倒，故此阿寄歸家，全不曉得。到次日齊走過來，問道 ：「阿寄做生意歸來，趁了多少銀子 ？」顏氏道 ：「好教二位伯伯知得 ，他一向販漆營生，倒覓得五六倍利息 。」徐言道 ：「好造化！恁樣賺錢時，不勾幾年，便做財主哩 ！」顏氏道 ：「伯伯休要笑話，免得飢寒便勾了 。」徐召道 ：「他如今在那裏？出去了幾多時，怎麼也不來見我 ？這樣沒禮 ！」顏氏道 ：「今早原就去了 。」徐召道：「如何去得恁般急速？」徐言又問道 ：「那銀兩你可曾見見數麼？」顏氏道：「他說俱留在行家買貨，沒有帶回。」徐言呵笑道 ：「我只道本利已在手了，原來還是空口說白話，眼飽肚中飢。耳邊到說得熱哄哄，還不知本在何處，利在那裏，便信以爲真。做經紀的人，左手不托右手，豈有自己回家，銀子反留在外人。據我看起來，多分這本錢弄折了，把這鬼話哄你 。」徐召也道 ：「三娘子，論起你家做事，不該我們多口。但你終是女眷家，不知外邊世務，既有銀兩，也該與我二人商量，買幾畝田地，還是長策。那阿寄曉得做甚生意？卻瞞着我們，將銀子與他出去瞎撞。我想那銀兩，不是你的妝奩，也是三兄弟的私蓄 ，須不是偷來的 ，怎看得恁般輕易 ！」二人一吹一唱，說得顏氏心中啞口無言，心下也生疑惑，委決不下。把一天歡喜，又變爲萬般悶愁。按下此處不題。

再說阿寄這老兒急急趕到慶雲山中 ，那行家已與他收完，點明交付。阿寄此番不在蘇杭發賣，徑到興化地方，利息比這兩處又好。賣完了貨 ，卻聽得那邊米價一兩三擔 ，鬥斛又大。想起杭州見今荒歉，前次糴客販的去，尚賺了錢，今在出處販去，怕不有一兩個對合。遂裝上一大載米至杭州，準準糴了一兩二錢一石，鬥斛上多來，恰好頂着船錢使用。那時到山中收漆，便是大客人了，主人家好不奉承。一來是顏氏命中合該造化，二來也虧阿寄經營伶俐，凡販的貨物，定獲厚利。一連做了幾帳，長有二千餘金。看看捱着殘年，算計道 ：「我一個孤身老兒，帶着許多財物，不是耍處！倘有差跌，前功盡棄。況且年近歲逼，家中必然是望，不如回去，商議置買些田產，做了根本，將餘下的再出來運弄 ！」此時他出路行頭，諸色盡備，把銀兩逐封緊緊包裹，藏在順袋中。水路用舟，陸路僱馬，晏行早歇，十分小心。非止一日，已到家中，把行李馱入。

婆子見老公回了，便去報知顏氏。那顏氏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所喜者，阿寄回來；所懼者，未知生意長短若何？因向日被徐言弟兄奚落了一場，這番心裏比前更是着急。三步並作兩步，奔至外廂，望見這堆行李，料道不像個折本的，心上就安了一半。終是忍不住，便問道 ：「這一向生意如何？銀兩可曾帶回？」阿寄近前見了個禮，說道 ：「三娘不要性急，待我慢慢的細說 。」教老婆頂上中門，把行李盡搬至顏氏房中打開，將銀子逐封交與顏氏。顏氏見着許多銀兩，喜出望外，連忙開箱啓籠收藏 。阿寄方把往來經營的事說出 。顏氏因怕惹是非，徐言當日的話，一句也不說與他知道，但連稱 ：「都虧你老人家氣力了，且去歇息則個 。」又分付 ：「倘大伯們來問起，不要與他講真話 。」阿寄道 ：「老奴理會得 。」正話間，外面砰砰聲叩門，原來卻是徐言弟兄聽見阿寄歸了 ，特來打探消耗。阿寄上前作了兩個揖 ，徐言道 ：「前日聞得你生意十分旺相，今番又趁若干利息？」阿寄道 ：「老奴托賴二位官人洪福，除了本錢盤費，乾淨趁得四五十兩 。」徐召道 ：「阿呀！前次便說有五六倍利了，怎地又去了許多時 ，反少起來 ？」徐言道：「且不要問他趁多趁少 ，只是銀子今日可曾帶回 ？」阿寄道：「已交與三娘了。」二人便不言語，轉身出去。

再說阿寄與顏氏商議，要置買田產，悄地央人尋覓。大抵出一個財主，生一個敗子 。那錦沙村有個晏大戶 ，傢俬豪富，田產廣多，單生一子名爲世保，取世守其業的意思。誰知這晏世保專於嫖賭，把那老頭兒活活氣死。合村的人道他是個敗子，將「晏世保」三字，順口改爲「獻世保 」。那獻世保同着一班無藉朝歡暮樂，弄完了家中財物，漸漸搖動產業，道是零星賣來不勻用，索性賣一千畝 ，討價三千餘兩 ，又要一注兒交銀。那村中富者雖有，一時湊不起許多銀子，無人上樁。延至歲底，獻世保手中越覺乾逼，情願連一所莊房，只要半價。阿寄偶然聞得這個消息，即尋中人去討個經帳，恐怕有人先成了去，就約次日成交。獻世保聽得有了售主，好不歡喜。平日一刻也不着家的，偏這日足跡不敢出門，呆呆的等候中人同往。

且說阿寄料道獻世保是愛喫東西的，清早便去買下佳餚美醞，喚個廚夫安排。又向顏氏道 ：「今日這場交易，非同小可。三娘是個女眷家，兩位小官人又幼，老奴又是下人，只好在旁說話，難好與他抗禮 。須請問壁大官人弟兄來作眼 ，方是正理 。」顏氏道 ：「你就過去請一聲 。」阿寄即到徐言門首，弟兄正在那裏說話。阿寄道 ：「今日三娘買幾畝田地，特請二位官人來張主 ！」二人口中雖然答應，心內又怪顏氏不託他尋覓，好生不樂。徐言說道 ：「既要買田，如何不託你我，又教阿寄張主。直至成交，方纔來說。只是這村中沒有什麼零星田賣。」徐召道 ：「不必猜疑，少頃便見着落了 。」二人坐於門首，等至午前光景，只見獻世保同着幾個中人、兩個小廝，拿着拜匣，一路拍手拍腳的笑來，望着間壁門內齊走進去。徐言弟兄看了，倒喫一嚇 ，都道 ：「咦 ！好作堅，聞得獻世保要賣一千畝田，實價三千餘兩，不信他家有許多銀子？難道獻世保又零賣一二十畝？」疑惑不定。隨後跟入，相見已罷，分賓而坐。阿寄向前說道 ：「晏官人，田價昨日已是言定，一依分付，不敢斷少。晏官人也莫要節外生枝，又更他說 。」獻世保亂嚷道 ：「大丈夫做事，一言已出，駟馬難追 ！若又有他說 ，便不是人養的了 。」阿寄道 ：「既如此，先立了文契，然後兌銀 。」那紙墨筆硯，準備得停停當當，拿過來就是。獻世保拈起筆，盡情寫了一紙絕契，又道 ：「省得你不放心，先畫了花約，何如 ？」阿寄道 ：「如此更好 ！」徐言兄弟看那契上 ，果是一千畝田，一所莊房，實價一千五百兩。嚇得二人面面相覷，伸出了舌頭半日也縮不上去。都暗想道 ：「阿寄生意總是趁錢，也趁不得這些。莫不是做強盜打劫的，或是掘着了藏？好生難猜 。」中人着完花押，阿寄收進去交與顏氏。他已先借下一副天秤法馬，提來放在桌上，與顏氏取出銀子來兌，一色都是粉塊細絲。徐言、徐召眼內放出火來，喉間煙也直冒，恨不得推開衆人通搶回去。不一時兌完，擺出酒餚，飲至更深方散。次日，阿奇又向顏氏道 ：「那莊房甚是寬大，何不搬在那邊居住？收下的稻子，也好照管 。」顏氏曉得徐言弟兄妒忌，也巴不能遠開一步。便依他說話，選了新正初六，遷入新房。阿奇又請個先生，教他兩位小官人讀書。大的名徐寬，次的名徐宏，家中收拾得十分次第。那些村中人見顏氏買了一千畝田，都傳說掘了藏，銀子不計其數，連坑廁說來都是銀的，誰個不來趨奉。

再說阿奇將家中整頓停當，依舊又出去經營。這番不專於販漆，但聞有利息的便做。家中收下米穀，又將來騰那。十年之外，傢俬鉅富。那獻世保的田宅，盡歸於徐氏 。門庭熱鬧，牛馬成羣，婢僕僱工人等也有整百，好不興頭！正是：

富貴本無根，盡從勤裏得。

請觀懶惰者，面帶飢寒色。

那時顏氏三個女兒都嫁與一般富戶。徐寬、徐宏也各婚配。一應婚嫁禮物，盡是阿寄支持，不費顏氏絲毫氣力。他又見田產廣多，差役煩重 ，與徐寬弟兄俱納個監生 ，優免若干田役。顏氏與阿寄兒子完了婚事，又見那老兒年紀衰邁，留在家中照管，不肯放他出去，又派個馬兒與他乘坐。那老兒自經營以來，從不曾私喫一些好飲食，也不曾自私做一件好衣服。寸絲尺帛，必稟命顏氏方纔敢用 。且又知禮數 ，不論族中老幼，見了必然站起。或乘馬在途中遇着，便跳下來閃在路旁，讓過去了，然後又行。因此遠近親鄰，沒一人不把他敬重。就是顏氏母子，也如尊長看承。那徐言、徐召雖也掙起些田產，比着顏氏，尚有天淵之隔 ，終日眼紅頸赤 。那老兒揣知二人意思，勸顏氏各助百金之物。又築起一座新墳，連徐哲父母，一齊安葬。

那老兒整整活到八十，患起病來。顏氏要請醫人調治，那老兒道 ：「人年八十，死乃分內之事，何必又費錢鈔 。」執意不肯服藥。顏氏母子不住在牀前看視，一面準備衣衾棺槨。病了數日，勢漸危篤，乃請顏氏母子到房中坐下，說道 ：「老奴牛馬力已少盡，死亦無恨。只有一事，越分張主，不要見怪。」顏氏垂淚道 ：「我母子全虧你氣力，方有今日。有甚事體，一憑分付，決不違拗 ！」那老兒向枕邊摸出兩紙文書，遞與顏氏道 ：「兩位小官人，年紀已長，後日少不得要分析。倘那時嫌多道少，便傷了手足之情。故此老奴久已將一應田房財物等件，分均停當。今日交付與二位小官人，各自去管業 。」又叮囑道：「那奴僕中難得好人，諸事須要自己經心，切不可重託 ！」顏氏母子含淚領命。他的老婆、兒子，都在牀前啼啼哭哭，也囑咐了幾句。忽地又道 ：「只有大官人、二官人，不曾面別，終是欠事，可與我去請來 。」顏氏即差個家人去請。徐言、徐召說道 ：「好時不直得幫扶我們，臨死卻來思想，可不扯談！不去！不去！ 。」那家人無法，只得轉身。卻見徐宏親自奔來相請，二人滅不過侄兒麪皮，勉強隨來。那老兒已說話不出，把眼看了兩看，點點頭兒，奄然而逝！他的老婆、兒媳啼哭，自不必說。只這顏氏母子俱放聲號慟，便是家中大小男女，念他平日做人好處，也無不下淚。惟有徐言、徐召反有喜色。可憐那老兒：

辛勤好似蠶成繭，繭老成絲蠶命休。

又似採花蜂釀蜜，甜頭到底被人收。

顏氏母子哭了一回，出去支持殯殮之事。徐言、徐召看見棺木堅固，衣衾整齊，扯徐寬弟兄到一邊，說道 ：「他是我家家人，將就些罷了。如何要這般好斷送？就是當初你家公公與你父親，也沒恁般齊整 ！」徐寬道 ：「我家全虧他掙起這些事業，若薄了他，內心上也打不過去 。」徐召笑道 ：「你老大的人，還是個呆子！這是你母子命中合該有些造化，豈真是他本事掙來的哩！還有一件，他做了許多年數，剋剝的私房必然也有好些，怕道沒得結果，你卻挖出肉裏錢來，與他備後事 。」徐宏道 ：「不要冤枉好人！我看他平日，一釐一毫，都清清白白交與母親，並不見有什麼私房 。」徐召又說道 ：「做的私房，藏在那裏，難道把與你看不成？若不信時，如今將他房中一檢，極少也有整千銀子 ！」徐寬道 ：「總有也是他掙下的，好道拿他的不成？」徐言道：「雖不拿他的，見個明白也好。」

徐寬弟兄被二人說得疑疑惑惑，遂聽了他，也不通顏氏知道，一齊走至阿寄房中。把婆子們哄了出去，閉上房門，開箱倒籠，遍處一搜，只有幾件舊衣舊裳，那有分文錢鈔。徐召道：「一定藏在兒子房裏，也去一檢 ！」尋出一包銀子，不上二兩，包中有個帳兒。徐寬仔細看時，還是他兒子娶妻時，顏氏助他三兩銀子，用剩下的。徐宏道 ：「我說他沒有什麼私房，卻定要來看，還不快收拾好了，倘被人撞見，反道我們器量小了！」徐言、徐召自覺乏趣，也不別顏氏，徑自去了。徐寬又把這事學向母親，愈加傷感。令閤家掛孝，開喪受吊，多修功課追薦。七終之後，即安葬於新墳旁邊。祭葬之禮，每事從厚。顏氏主張將家產分一股與他兒子，自去成家立業，奉養其母。又教兒子們以叔侄相稱。此亦見顏氏不泯阿寄恩義的好處。

那合村的人，將阿寄生平行誼，具呈府縣，要求旌獎，以勸後人。府縣又查勘的實，申報上司，具疏奏聞，朝廷旌表其間。至今徐氏子孫繁衍，富冠淳安。詩云：

年老筋衰遜馬牛，千金致產出人頭。

託孤寄命真無愧，羞殺蒼頭不義侯。

# 第二十六卷 蔡小姐忍辱報仇

酒可陶情適性，兼能解悶消愁。三杯五盞樂悠悠，痛飲翻能損壽。謹厚化成兇險，精明變作昏流。禹疏儀狄豈無由，狂藥使人多咎。

這首詞名爲《西江月》，是勸人節飲之語 。今日說一位官員，只因貪杯上，受了非常之禍。話說這宣德年間，南直隸淮安府淮安衛，有個指揮，姓蔡，名武 。有資富厚 ，婢僕頗多。平昔別無所好，偏愛的是杯中之物，若一見了酒，連性命也不相顧，人都叫他做」蔡酒鬼 」。因這件上，罷官在家。不但蔡指揮會飲，就是夫人田氏，卻也一般善酌，二人也不像個夫妻，到像兩個酒友。偏生奇怪，蔡指揮夫妻都會飲酒，生得三個兒女，卻又滴酒不聞。那大兒蔡韜，次子蔡略，年紀尚小。女兒到有一十五歲，生時因見天上有一條虹霓，五色燦爛，正環在他家屋上，蔡武以爲祥瑞，遂取名叫做瑞虹。那女子生得有十二分顏色，善能描龍畫鳳，刺繡拈花。不獨花工伶俐，且有智識才能，家中大小事體，到是他掌管。因見父母日夕沉湎，時常規諫，蔡指揮那裏肯依！

話分兩頭。且說那時有個兵部尚書趙貴，當年未達時，住在淮安衛間壁，家道甚貧 ，勤苦讀書 ，夜夜直讀到雞鳴方臥。蔡武的父親老蔡指揮，愛他苦學，時常送柴送米資助。趙貴後來連科及第，直做到兵部尚書。思念老蔡指揮昔年之情，將蔡武特升了湖廣荊襄等處遊擊將軍。是一個上好的美缺，特地差人將文憑送與蔡武。蔡武心中歡喜，與夫人商議，打點擇日赴任。瑞虹道 ：「爹爹！依孩兒看起來，此官莫去做罷 ！」蔡武道 ：「卻是爲何 ？」瑞虹道 ：「做官的一來圖名 ，二來圖利，故此千鄉萬里遠去。如今爹爹在家，日日只是喫酒，並不管一毫別事。倘若到任上也是如此，那個把銀子送來，豈不白白裏乾折了盤纏辛苦，路上還要擔驚受怕？就是沒得銀子趁，也只算是小事，還有別樣要緊事體，擔干係哩 ！」蔡武道 ：「除了沒銀子趁罷了，還有甚麼干係？」瑞虹道 ：「爹爹！你一向做官時，不知見過多少了 ，難道這樣事到不曉得 ？那遊擊官兒，在武職裏便算做美任，在文官上司裏，不過是個守令官，不時衙門伺候，東迎西接，都要早起晏眠。我想你平日在家，單管喫酒，自在慣了，倘到那裏，依原如此，豈不受上司責罰？這也還不算利害，或是信地盜賊生髮，差撥去捕獲；或者別處地方有警，調遣去出征。那時不是馬上 ，定是舟中 ，身披甲冑，手執戈矛，在生死關係之際，倘若終日一般喫酒，豈不把性命送了？不如在家安閒自在 ，快活過了日子 ，卻去討這樣煩惱喫 ！」蔡武道 ：「常言說得好？酒在心頭，事在肚裏。難道我真個單喫酒不管正事不成？只爲家中有你掌管 ，我落得快活。到了任上，你替我不得時，自然着急，不消你擔隔夜憂。況且這樣美缺，別人用銀子謀幹，尚不能勾；如今承趙尚書一片好意，特地差人送上大門，我若不去做，反拂了這段來意。我自有主意在此，你不要阻當！」瑞虹見父親立意要去，便道：「爹爹既然要去，把酒來戒了，孩兒方纔放心 ！」蔡武道 ：「你曉得我是酒養命的，如何全戒得，只是少喫幾杯罷 ！」遂說下幾句口號：

老夫性與命，全靠水邊酉。

寧可不喫飯，豈可不飲酒。

今聽汝忠言，節飲知謹守。

每常十遍飲，今番一加九。

每常飲十升，今番只一斗。

每常一氣吞，今番分兩口。

每常牀上飲，今番下地走。

每常到三更，今番二更後。

再要裁減時，性命不值狗 。」

且說蔡武次日即教家人蔡勇在淮關寫了一隻民座船，將衣飾細軟，都打疊帶去。粗重傢伙，封鎖好了，留一房家人看守。其餘童僕盡隨往任所。又買了許多好酒，帶路上去喫。擇了吉日，備豬羊祭河，作別親戚，起身下船。稍公扯起篷，由揚州一路進發。你道稍公是何等樣人？那稍公叫做陳小四，也是淮安府人，年紀三十已外，僱着一班水手，共有七人，喚做白滿、李癩子 、沈鐵甏、秦小元、胡蠻二、餘蛤蟲巴 、凌歪嘴。這班人都是兇惡之徒 ，專在河路上謀劫客商 。不想今日蔡武晦氣，下了他的船隻。陳小四起初見發下許多行李，眼中已是放出火來，及至家小下船，又一眼瞧見瑞虹美豔，心中愈加着魂。暗暗算計 ：「且遠一步兒下手，省得在近處，容易露人眼目 。」不一日，將到黃州，乃道 ：「此去正好行事了，且與衆兄弟們說知 。」走到稍上，對衆水手道 ：「艙中一注大財鄉，不可錯過，乘今晚取了罷 ！」衆人笑道 ：「我們有心多日了，因見阿哥不說起，只道讓同鄉分上，不要了 。」陳小四道 ：「因一路來，沒個好下手處，造化他多活了這幾日 ！」衆人道 ：「他是個武官出身，從人又衆，不比其他，須要用心 ！」陳小四道 ：「他出名的蔡酒鬼，有什麼用？少停等他喫酒到分際，放開手砍他娘罷了！只饒了這小姐，我要留他做個押艙娘子 。」商議停當。少頃，到黃州江口泊住，買了些酒肉，安排起來。衆水手喫個醉飽，揚起滿帆，舟如箭放。那一日正是十五，剛到黃昏，一輪明月，如同白晝。至一空闊之處，陳小四道 ：「衆兄弟，就此處罷，莫向前了 ！」霎時間 ，下篷拋錨 ，各執器械，先向前艙而來。迎頭遇着一個家人 ，那家人見勢頭來得兇險，叫聲 ：「老爺不好了 ！」說時遲，那時快，叫聲未絕，頂門上已遭一斧，翻身跌倒。那些家人，一個個都抖衣而顫，那裏動彈得，被衆強盜刀砍斧切，連排價殺去！

且說蔡武自從下船之後，初時幾日，酒還少喫，以後覺道無聊，夫妻依光大酌，瑞虹勸諫不止。那一晚與夫人開懷暢飲，酒量已喫到九分，忽聽得前艙發喊。瑞虹急叫丫環來看，那丫環嚇得寸步難移，叫道 ：「老爺，前艙殺人哩 ！」蔡奶奶驚得魂不附體，剛剛立起身來，衆兇徒已趕進艙。蔡武兀自朦朧醉眼，喝道 ：「我老爹在此，那個敢？」沈鐵甏早把蔡武一斧砍倒。衆男女一齊跪下，道 ：「金銀任憑取去，但求饒命 ！」衆人道 ：「兩件俱是要的 。」陳小四道 ：「也罷！看鄉里情上，饒他砍頭，與他個全屍罷了 ！」即教快取索子。兩個奔向後艄，取出索子，將蔡武夫妻二子，一齊綁起，止空瑞虹。蔡武哭對瑞虹道 ：「不聽你言，致有今日 ！」聲猶未絕，都攛向江中去了。其餘丫環等婢，一刀一個，殺個乾淨。有詩爲證：

金印將軍酒量高，綠林暴客氣雄豪。

無情波浪兼天湧，疑是胥江起怒濤。

瑞虹見臺家都殺，獨不害他，料必然來污辱 ，奔出艙門，望江中便跳。陳小四放下斧頭 ，雙手抱住道 ：「小姐不要驚恐！還你快活 。」瑞虹大怒 ，罵道 ：「你這班強盜，害了我全家，尚敢污辱我麼 ！快快放我自盡 ！」陳小四道 ：「你這花容月貌，教我如何捨得？」一頭說 ，一頭抱入後艙。瑞虹口中千強盜，萬強盜，罵不絕口。衆人大怒道：「阿哥，那裏不尋了一個妻子，卻受這賤人之辱！」便要趕進來殺。陳小四攔住道 ：「衆兄弟，看我分上，饒他罷！明日與你陪情。」又對瑞虹道 ：「快些住口，你若再罵時，連我也不能相救！」瑞虹一頭哭，心中暗想 ：「我若死了，一家之仇，那個去報？且含羞忍辱，待報仇之後，死亦未遲 ！」方纔住口 ，跌足又哭。陳小四安慰一番 。衆人已把屍首盡拋入江中，把船揩抹乾淨，扯起滿篷，又使到一個沙洲邊，將箱籠取出 ，要把東西分派。陳小四道 ：「衆兄弟且不要忙，趁今日十五團圓之夜，待我做了親，衆弟兄喫過慶喜筵席，然後自由自在均分，豈不美哉！」衆人道 ：「也說得是 。」連忙將蔡武帶來的好酒，打開幾壇，將那些食物東西，都安排起來，團團坐在艙中，點得燈燭輝煌，取出蔡武許多銀酒器，大家痛飲。陳小四又抱出瑞虹坐在旁邊道 ：「小姐！我與你郎才女貌，做對夫妻，也不辱抹了你！今夜與我成親，圖個白頭到老 。」瑞虹掩着面只是哭 。衆人道：「我衆兄弟各人敬阿嫂一杯酒 。」便篩一杯，送在面前。陳小四接在手中，拿向瑞虹口邊道 ：「多謝衆弟兄之敬，你略略沾些兒 。」瑞虹那裏採他，把手推開。陳小四笑道 ：「多謝列位美情，待我替娘子飲罷 ！」拿起來一飲而盡。秦小元道 ：「哥不要喫單杯，喫個雙雙到老 ！」又送過一杯，陳小四又接來吃了。也篩過酒，逐個答還。吃了一會，陳小四被衆人勸送，喫到八九分醉了。衆人道 ：「我們暢飲，不要難爲新人。哥！先請安置罷 。」陳小四道 ：「既如此 ，列位再請寬坐 ，我不賠了 。」抱起瑞虹，取了燈火，徑入後艙。放下端虹，掩上艙門，便來與他解衣。那時瑞虹身不由主，被他解脫乾淨，抱向牀中，任情取樂。可惜千金小姐，落在強徒之手。暴雨摧殘嬌蕊，狂風吹損柔芽。那是一宵恩愛，分明夙世冤家！

不題陳小四。且說衆人在艙中喫酒，白滿道 ：「陳四哥此時正在樂境了 。」沈鐵甏道 ：「他便樂，我們卻有些不樂 。」秦小元道 ：「我們有甚不樂 ？」沈鐵甏道 ：「同樣做事 ，他到獨佔了第一件便宜。明日分東西時 ，可肯讓一些麼 ？」李癩子道 ：「你道是樂，我想這一件，正是不樂之處哩 。」衆人道 ：「爲何不樂 ？」李癩子道 ：「常言說的好 ：斬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發。殺了他一家，恨不得把我們吞在肚裏，方纔快活，豈肯安心與陳四哥做夫妻？倘到人煙湊聚所在，叫喊起來，衆人性命，可不都送在他的手裏？」衆人盡道 ：「說得是，明日與陳四哥說明，一發殺卻，豈不乾淨 ！」答道 ：「陳四哥今夜得了甜頭，怎肯殺他 ？」白滿道 ：「不要與陳四哥說知 ，悄悄竟行罷 。」李癩子道 ：「若瞞着他殺了，弟兄情上就到不好開交。我有個兩得其便的計兒在此：趁陳四哥睡着，打開箱籠，將東西均分，四散去快活。陳四哥已受用了一個妙人，多少留幾件與他，後來露出事來，止他自己受累，與我衆人無干。或者不出醜，也是他的造化，恁樣又不傷了弟兄情分，又連累我們不着，可不好麼 ？」衆人齊稱道 ：「好！」立起身，把箱籠打開，將出黃白之資，衣飾器皿，都均分了，只揀用不着的留下幾件。各自收拾，打了包裹，把艙門關閉，將船使到一個通官路所在泊住，一齊上岸，四散而去。有詩云：

篋中黃白皆公器，被底紅香偏得意。

蜜房割去別人甜，狂蜂猶抱花心睡。

且說陳小四專意在瑞虹身上 ，外邊衆人算計 ，全然不知。直至次日已牌時分。方纔起身來看，一人不見，還只道夜來中酒睡着。走至稍上，卻又不在。再到前艙去看，那裏有個人的影兒？驚駭道 ：「他們通往何處去了？」心內疑惑。復走到艙中，看那箱籠，俱已打開，逐只檢看，並無一物，止一隻內存些爛東西，並書帖之類。方明白衆人分去，敢怒而不敢言。想道 ：「是了！他們見我留着這小姐 ，恐後事露 ，故都悄然散去 。」又想道 ：「我如今獨自個又行不得這船，住在此又非長策，到是進退兩難！欲待上涯，村中覓個人兒幫行，到有人煙之處，恐怕這小姐喊叫出來，這性命便休了，勢在騎虎，留他不得了，不如斬革除根罷 ！」提起一柄板斧，搶入後艙。瑞虹還在牀上啼哭，雖則淚痕滿面 ，愈覺千嬌百媚 。那賊徒看了，神蕩魂迷，臂垂手軟，把殺人腸子，頓時熔化。一柄板斧，撲禿的落在地上 。又騰身上去 ，捧着瑞虹淫媾。可憐嫩蕊嬌花，怎當得風狂雨驟！那賊徒恣意輕薄了一回，說道 ：「娘子，我曉的你勞碌了，待我去收拾些飲食與你將息 ！」跳起身，往稍上打火煮飯。忽地又想起道 ：「我若迷戀這女子，性命定然斷送；欲要殺他，又不忍下手。罷！罷！只算我晦氣，棄了這船，也向別處去過日。倘有采頭，再覓注錢財，原掙個船兒，依舊快活。那女子留在船中 ，有命時便遇人救了 ，也算我一點陰騭 。」卻又想道 ：「不好 ！不好！如不除他 ，終久是個禍根。只饒他一刀，與他全屍罷 ！」煮些飯食喫飽，將平日所積囊資，並留下的些小東西，疊成一個大包，放在一邊 。」尋了一條索子，打個圈兒，趕入艙來。這時瑞虹恐又來淫污，已是穿起衣服，向着裏牀垂淚，思算報仇之策，不提防這賊徒來謀害。說時遲，那時快，這賊徒奔前，左手托起頭兒，右手就將索子套上。瑞虹方待喊叫，被他隨手扣緊，盡力一收，瑞虹疼痛難忍，手足亂動，撲的跳了幾跳，直挺挺橫在牀上便不動了。那賊徒料是已死，即放了手，到外艙拿起包裹，提着一根短棍，跳上涯，大踏步而去。正是：雖無並枕歡娛，落得一身乾淨。

原來瑞虹命不該絕，喜得那賊打的是個單結，雖然被這一收時，氣絕昏迷；才放下手，結就鬆開，不比那吊死的越墜越緊。咽喉間有了一線之隙，這點氣回覆透出，便不致於死。漸漸甦醒，只是遍體酥軟，動撣不得，倒像被按摩的捏了個醉楊妃光景。喘了一回，覺的頸下難過，勉強掙起手扯開，心內苦楚，暗哭道 ：「阿爹當時若聽了我的言語，那有今日！只不知與這夥賊徒，前世有甚冤業，閤家遭此慘禍 ！」又哭道 ：「我指望忍辱偷生，還圖個報仇雪恥，不道這賊原放我不過。我死也罷了，但是冤沉海底，安能瞑目！」轉思轉哭，愈想愈哀。正哭之間，忽然稍上撲通的一聲響亮，撞得這船幌上幾幌，睡的牀鋪，險些攧翻。瑞虹被這一驚，哭也倒止住了。側耳聽時，但聞隔船人聲喧鬧，打號撐篙，本船不見一些聲息。疑惑道 ：「這班強盜爲何被人撞了船，卻不開口？莫非那船也是同夥 ？」又想道 ：「或者是捕盜船兒，不敢與他爭論。」便欲喊叫，又恐不能了事。方在惶惑之際，船倉中忽地有人大驚小怪，又齊擁入後艙。瑞虹還道是這班強盜，暗道 ：「此番性命定然休矣 ！」只聽衆人說道 ：「不知何處官府 ，打劫的如此乾淨？人樣也不留一個 ！」瑞虹聽了這話，已知不是強盜了，掙扎起身，高喊 ：「救命 ！」衆人趕向前看時，見是個美貌女子，扶持下牀，問他被劫情由。瑞虹未曾開言，兩眼淚珠先下。乃將父親官爵籍貫，並被難始末，-一細說。又道：「列位大哥，可憐我受屈無伸，乞引到官司告理，擒獲強徒正法，也是一點陰騭 。」衆人道 ：「原來是位小姐，可惱受着苦了！但我們都做主不得，須請老爹來與你計較。」內中一個便跑去相請。不多時，一人跨進艙中，衆人齊道 ：「老爹來了 ！」瑞虹舉目看那人面貌魁梧，服飾齊整，見衆人稱他老爹，料必是個有身家的 ，哭拜在地 。那人慌忙扶住道 ：「小姐何消行此大禮？有話請起來說 。」瑞虹又將前事細說一遍，又道 ：「求老爹慨發慈悲 ，救護我難中之人 ，生死不忘大德 ！」那人道 ：「小姐不消煩惱！我想這班強盜，去還未遠，即今便同你到官司呈告，差人四處追尋，自然逃走不脫 。」瑞虹含淚而謝。那人分付手下道 ：「事不宜遲，快扶蔡小姐過船去罷 ！」衆人便來攙扶。瑞虹尋過鞋兒穿起，走出艙門觀看，乃是一隻雙開篷頂號貨船。過得船來，請入艙中安息。衆水手將賊船上家火東西，盡情搬個乾淨，方纔起篷開船。

你道那人是誰？原來姓卞，名福，漢陽府人氏。專在江湖經商，掙起一個老大家業 ，打造這隻大船 。衆水手俱是家人。這番在下路脫了糧食，裝回頭貨歸有，正趁着順風行走，忽地被一陣大風，直打向到岸邊去。稍公把舵務命推揮，全然不應，徑向賊船上當稍一撞。見是座船 ，恐怕拿住費嘴 ，好生着急。合船人手忙腳亂，要撐開去，不道又閣在淺處，牽扯不動，故此打號用力。因見座船上沒個人影，卞福以爲怪異，教衆水手過船來看。已後聞報，止有一個美女子，如此如此，要求搭救。卞福即懷下不良之念，用一片假情 ，哄得過船 ，便是買賣了，那裏是真心肯替他伸冤理枉。那瑞虹起初因受了這場慘毒，正無門伸訴，所以一見卞福，猶如見了親人一般，求他救濟；又見說出那班言語，便信以爲真，更不疑惑。到得過船心定，想起道 ：「此來差矣 ！我與這客人非親非故 ，如何指望他出力，跟着同走？雖承他一力當擔，又未知是真是假。倘有別樣歹念，怎生是好？」方在疑慮，只見卞福，自去安排着佳餚美釀，承奉瑞虹，說道 ：「小姐你一定餓了，且喫些酒食則個 ！」瑞虹想着父母，那裏下得咽喉。卞福坐在旁邊，甜言蜜語，勸了兩小杯，開言道 ：「小子有一言商議，不知小姐可肯聽否？」瑞虹道 ：「老客有甚見諭？」卞福道 ：「適來小子一時義憤，許小姐同到官司告理，卻不曾算到自己這船貨物。我想那衙門之事，原論不定日子的 。倘或牽纏半年六月 ，事體還不能完妥，貨物又不能脫去，豈不兩下擔閣？不如小姐且隨我回去，先脫了貨物，然後另換一個小船，與你一齊來理論這事，就盤桓幾年，也不妨得。更有一件，你我是個孤男寡女，往來行走，必惹外人談議，總然彼此清白，誰人肯信？可不是無絲有線！況且小姐舉目無親，身無所歸；小子雖然是個商賈，家中頗頗得過，若不棄嫌，就此結爲夫婦。那時報仇之事，水裏水去，火裏火去，包在我身上，一個個緝獲來，與你出氣。但未知尊意若何 ？」瑞虹聽了這片言語，暗自心傷 ，籟籟的淚下。想道：「我這般命苦！又遇着不良之人。只是落在他套中，料難擺脫。」乃嘆口氣道 ：「罷！罷！父母冤仇事大，辱身事小。況已被賊人玷污，總今就死也算不得貞節了。且待報仇之後，尋個自盡，以洗污名可也 ！」躊躇已定，含淚答道 ：「官人果然真心肯替奴家報仇雪恥，情願相從！只要發個誓願，方纔相信 。」卞福得了這句言語，喜不自勝，連忙跪下設誓道 ：「卞福若不與小姐報仇雪恥，翻江而死 ！」道罷起來，分付水手，就前途村鎮停泊，買辦魚肉酒果之類，合船喫杯喜酒，到晚成就好事。

不則一日，已至漢陽。誰想卞福老婆是個拈酸的領袖，喫醋的班頭，卞福平昔極懼怕的，不敢引瑞虹到家，另尋所在安下，叮囑手下人不許泄漏。內中又有個請風光博笑臉的，早去報知。那婆娘怒氣沖天，要與老公廝鬧。卻又算計，沒有許多閒工夫淘氣。倒一字不提 ，暗地教人尋下掠販的 ，期定日期，一手交錢，一手交人。到了是日，那婆娘把卞福灌得爛醉，反鎖在房。一乘轎子，抬至瑞虹住處。掠販的已先在彼等候，隨那婆娘進去，教人報知瑞虹說 ：「大娘來了 ！」瑞虹無奈，只得出來相迎。掠販的在旁，細細一觀，見有十二分顏色，好生歡喜。那婆娘滿臉堆笑 ，對瑞虹道 ：「好笑官人 ，作事顛倒，既娶你來家，如何又撇在此，成何體面！外人知得，只道我有甚緣故。適來把他埋怨一場 ，特地自來接你回去 ，有甚衣飾，快些收拾 ！」瑞虹不見卞福，心內疑惑，推辭不去。那婆娘道：「既不願同住，且去閒玩幾日，也見得我親來相接之情 。」瑞虹見這句說得有理，便不好推託，進房整飾。那婆娘一等他轉了身，便與掠販的議定身價，教家人在外兌了銀兩，喚乘轎子，哄瑞虹坐下 ，轎伕抬起 ，飛也似走，走至江邊一個無人所在，掠販的引至船邊歇下。瑞虹情知中了奸計，放聲號哭，要跳向江中，怎當掠販的兩邊扶挾，不容轉動。遂推入艙中，打發了中人、轎伕，急忙解纜開船，揚着滿帆而去。

且說那婆娘賣了瑞虹 ，將屋中什物收拾歸去 ，把門鎖上，回到家中，卞福正還酣睡，那婆娘三四個把掌打醒。數說一回，打罵一回，整整鬧了數日，卞福腳影不敢出門。一日捉空踅到瑞虹住處，看見鎖了門戶，吃了一驚。詢問家人，方知被老婆賣去久矣！只氣得發昏章第十一。那卞福只因不曾與瑞虹報仇，後來果然翻江而死，應了向日之誓。那婆娘原是個不成才的爛貨，自丈夫死後，越發恣意把傢俬貼完，又被姦夫拐去，賣與煙花門戶。可見天道好還，絲毫不爽。有詩爲證：

忍恥偷生爲父仇，誰知奸計覓風流。

勸人莫設虛言誓，湛湛青天在上頭。

再說瑞虹被掠販的納在船中 ，一味悲號。掠販的勸慰道：「不必啼泣，還你此去豐衣足食，自在快活，強如在卞家受那大老婆的氣 。」瑞虹也不理他，心內暗想 ：「欲待自盡，怎奈大仇未報；將爲不死，便成淫蕩之人 。」躊躇千百萬遍，終是報仇心切 ，只得寧耐，看個居止下落 ，再作區處。行不多路，已是天晚泊船 。掠販的逼他同睡 ，瑞虹不從，和衣縮在一邊。掠販的便來摟抱，瑞虹亂喊殺人。掠販的恐被鄰船聽得，弄出事來，放手不迭，再不敢去纏他。徑載到武昌府，轉賣與樂戶王家。

那樂戶家裏先有三四個粉頭，一個個打扮的喬喬畫畫，傅粉塗脂，倚門賣俏。瑞虹到了其家，看見這般做作，轉加苦楚。又想道 ：「我今落在煙花地面，報仇之事，已是絕望，還有何顏在世 ！」遂立意要尋死路，不肯接客。偏又作怪，但是瑞虹走這條門路 ，就有人解救 ，不致傷身 。樂戶與鴇子商議道：「他既不肯接客，留之何益！倘若三不知，做也把戲，倒是老大利害。不如轉貨與人，另尋個罷 ！」常言道：事有湊巧，物有偶然。恰好有一紹興人，姓胡，名悅，因武昌太守是他親戚，特來打抽豐，倒也作成尋覓了一大注錢財。那人原是貪花戀酒之徒，住的寓所，近着妓家，閒時便去串走，也曾見過瑞虹是個絕色麗人 ，心內着迷 ，幾遍要來入馬。因是瑞虹尋死覓活，不能到手 。今番聽得樂戶有出脫的消息 ，情願重價娶爲偏房。也是有分姻緣，一說就成。

胡悅娶瑞虹到了寓所，當晚整備着酒餚，與瑞虹敘情。那瑞虹只是啼哭，不容親近 。胡悅再三勸慰不止 ，到沒了主意，說道 ：「小娘子，你在娼家，或者道是賤事，不肯接客；今日與我成了夫婦，萬分好了，還有甚苦情，只管悲慟！你且說來，若有疑難事體，我可以替你分憂解悶。倘事情重大，這府中太爺，是我舍親，就轉託他與你料理，何必自苦如此？」瑞虹見他說話有些來歷，方將前事，一一告訴。又道 ：「官人若能與奴家尋覓仇人，報冤雪恥，莫說得爲夫婦，便做奴婢，亦自甘心 ！」說罷又哭。胡悅聞言答道 ：「原來你是好人家子女，遭此大難，可憐！可憐！但這事非一時可畢，待我先教舍親出個廣捕，到處挨緝；一面同你到淮安告官，拿衆盜家屬追比，自然有個下落 。」瑞虹拜倒在地道 ：「若得官人如此用心，生生世世，銜結報效 。」胡悅扶起道 ：「既爲夫婦，事同一體，何必出此言 ！」遂攜手入寢。那知胡悅也是一片假情哄騙，過了幾日，只說已託太守出廣捕緝獲去了。瑞虹信以爲實，千恩萬謝。又住了數目，僱下船隻，打疊起身。正遇着順風順水，那消十日 ，早至鎮江 ，另僱小船回家。把瑞虹的事，閣過一邊，毫不題起。瑞虹大失所望，但到此地位，無可奈何，遂吃了長齋，日夜暗褥天地，要求報冤。在路非止一日，已到家中。胡悅老婆見娶個美人回來，好生妒忌，時常廝鬧。瑞虹總不與他爭論，也不要胡悅進房，這婆娘方纔少解。

原來紹興地方，慣做一項生意：凡有錢能幹的，便到京中買個三考吏名色，鑽謀好地方選一個佐貳官出來 ，俗名喚做」飛過海 」。怎麼叫做「飛過海 ？」大凡吏員考滿 ，依次選去，不知等上幾年。若用了錢 ，空選在別人前面 ，指日便得做官，這謂之「飛過海 」。還有獨自無力，四五個合做夥計，一個出名做官，其餘坐地分贓。到了任上，先備厚禮，結好堂官，叨攬事管，些小事體，經他衙裏，少不得要詐一兩五錢。到後覺道聲息不好，立腳不住，就悄地逃之夭夭。十個裏邊，難得一兩個來去明白，完名全節。所以天下衙官，大半都出紹興。

那胡悅在家住了年餘，也思量到京幹這樁事體。更兼有個相知，見在當道，寫書相約，有扶持他的意思，一發喜之不勝。即便處置了銀兩，打點起程。單慮妻妾在家不睦，與瑞虹計議，要帶他同往，許他謀選彼處地方，訪覓強盜蹤跡。瑞虹已被騙過一次，雖然不信，也還希冀出外行走，或者有個機會，情願同去。胡悅老婆知得，翻天作地，與老公相打相罵。胡悅全不作準，擇了吉日，僱得船隻，同瑞虹徑自起身。一路無話，直至京師，尋寓所安頓了瑞虹。次日整備禮物，去拜那相知官員。誰想這官人一月前暴病身亡，閤家慌亂，打點扶柩歸鄉。胡悅沒了這個倚靠，身子就酥了半邊。思想銀子帶得甚少，相知又死，這官職怎能弄得到手？欲待原復歸去，又恐被人笑恥，事在兩難，狐疑未決。尋訪同鄉一個相識商議，這人也是走那道兒的，正少了銀兩，不得完成，遂設計哄騙胡悅，包攬替他圖個小就。設或短少，尋人借債。胡悅合該晦氣，被他花言巧語，說得熱鬧，將所帶銀兩一包兒遞與。那人把來完成了自己官職，悄地一溜煙徑赴任去了。胡悅止剩得一雙空手，日逐時需，漸漸欠缺。寄書回家取索盤纏 ，老婆正惱着他 ，那肯應付分文。自此流落京師，逐日東走西撞，與一班京花子合了夥計，騙人財物。一日商議要大尋一注東西，但沒甚爲由，卻想到瑞虹身上，要把來認作妹子，做個美人局。算計停當，胡悅又恐瑞虹不肯，生出一段說話哄他道 ：「我向日指望到此，選得個官職，與你去尋訪仇人。不道時運乖蹇，相知已死，又被那天殺的騙去銀兩，淪落在此，進退兩難 ！欲待回去 ，又無處設法盤纏。昨日與朋友們議得個計策 ，到也盡通 。」瑞虹道 ：「是甚計策？」胡悅道 ：「只說你是我的妹子，要與人爲妾。倘有人來相看，你便見他一面。等哄得銀兩到手，連夜悄然起身，他們那裏來尋覓。順路先到淮安，送你到家，訪問強徒，也了我心上一件未完事 。」瑞虹初時本不欲得，次後聽說順路送歸家去，方纔許允。胡悅討了瑞虹一個肯字，歡喜無限，教衆光棍四處去尋主顧。正是：

安排地網天羅計，專待落坑墮塹人。

話分兩頭。卻說浙江溫州府有一秀士，姓朱，名源，年紀四旬以外，尚無子嗣，娘子幾遍勸他取個偏房。朱源道 ：「我功名淹蹇，無意於此 。」其年秋榜高登，到京會試。誰想福分未齊，春闈不第，羞歸故里。與幾個同年相約，就在京中讀書，以待下科。那同年中曉得朱源還沒有兒子，也苦勸他娶妾。朱源聽了衆人說話，教人尋覓。剛有了這句口風，那些媒人互相傳說，幾日內便尋下若干頭腦，請朱源逐一相看揀擇，沒有個中得意的。衆光棍緝着那個消息，即來上樁，誇稱得瑞虹姿色絕世無雙，古今罕有。鬨動朱源期下日子，親去相看。此時瑞虹身上衣服，已不十分整齊，胡悅教衆光棍借來妝飾停當。衆光棍引了朱源到來 ，胡悅向前迎訝 ，禮畢就坐，獻過一杯茶，方請出瑞虹站在庶堂門邊。朱源走上一步，瑞虹側着身子，道個萬福，朱源即忙還禮。用目仔細一覷，端的嬌豔非常，暗暗喝采道 ：「真好個美貌女子 ！」瑞虹也見朱源人材出衆，舉止閒雅，暗道 ：「這官人到好個儀表，果是個斯文人物，但不知什麼晦氣，投在網中 ！」心下存了個懊悔之念，略站片時，轉身進去。衆光棍從旁襯道 ：「相公 ，何如 ？可是我們不說謊麼？」朱源點頭微笑道 ：「果然不謬。可是小寓議定財禮，擇吉行聘便了 。」道罷起身 ，衆人接腳隨去 ，議了一百兩財禮。朱源也聞得京師騙局甚多 ，恐怕也落了套兒 ，講過早上行禮，到晚即要過門。衆光棍又去與胡悅商議，胡悅沉吟半晌，生出一計。恐瑞虹不肯，教衆人坐下，先來與他計較道 ：「適來這舉人已肯上樁，只是不日便要過門，難做手腳。如今只得將計就計，依着他送你過去。少不得備下酒餚，你慢慢的飲至五更時分，我同衆人便打入來，叫破地方，只說強佔有夫婦女，就引你回來，聲言要往各衙門呈告。想他是個舉人，怕干礙前程，自然反來求伏 。那時和你從容回去 ，豈不美哉 ！」瑞虹聞言，愀然不樂，答道 ：「我前生不知作下甚業，以至今世遭許多磨難！如何又做恁般沒天理的事害人？這個斷然不去 。」胡悅道：「娘子，我原不欲如此，但出於無奈，方走這條苦肉計。千萬不要推託 ！」瑞虹執意不從，胡悅就雙膝跪下道 ：「娘子！沒奈何將就做這一遭，下次再不敢相煩了 。」瑞虹被逼不過，只得應允。胡悅急急跑向外邊，對衆人說知就裏。衆人齊稱妙計，回覆朱源，選起吉日，將銀兩兌足，送與胡悅收了。衆光棍就要把銀兩分用，胡悅道 ：「且慢着，等待事妥，分也未遲 。」到了晚間，朱源叫家人僱乘轎子，去迎瑞虹，一面分付安排下酒饌等候。不一時，已是娶到。兩下見過了禮，邀入房中，叫家人管待媒人酒飯，自不必說。

單講朱源同瑞虹到了房中，瑞虹看時，室中燈燭輝煌，設下酒席。朱源在燈下細觀其貌，比前更加美麗，欣欣自得，道聲：「娘子請坐。」瑞虹羞澀不敢答應，側身坐下。朱源叫小廝斟過一杯酒，恭恭敬敬遞至面前放下，說道 ：「小娘子，請酒。」瑞虹也不敢開言，也不回敬 。朱源知道他是怕羞 ，微微而笑。自己斟上一杯，對席相陪。又道 ：「小娘子，我與你已爲夫婦，何必害羞 ！多少沾一盞兒 ，小生侯幹 。」瑞虹只是低頭不應。朱源想道 ：「他是女兒家 ，一定見小廝們在此，所以怕羞 。」即打發出外，掩上門兒，走至身邊道 ：「想是酒寒了，可換些熱的飲一杯 ，不要拂了我的敬意 。」遂另斟一杯 ，遞與瑞虹。瑞虹看了這個局面，轉覺羞慚，驀然傷感。想起幼時父母何等珍惜，今日流落至此，身於已被玷污，大仇又不能報，又強逼做這般醜態騙人 ，可不辱沒祖宗。柔腸一轉 ，淚珠籟籟亂下。朱源看見流淚 ，低低道：」小娘子，你我千里相逢，天緣會合，有甚不足 ，這般愁悶 ？莫不宅上有甚不堪之事，小娘子記掛麼？」連叩數次，並不答應。覺得其容轉戚，朱源又道 ：「細觀小娘子之意，必有不得已事，何不說與我知，倘可效力，決不推故 ！」瑞虹又不則聲 。朱源到沒做理會，只得自斟自飲。喫勾半酣，聽譙樓已打二鼓。朱源道 ：「夜深了，請歇息罷！」瑞虹也全然不採。朱源又不好催逼，到走去書桌上，取過一本書兒觀看，陪他同坐。瑞虹見朱源殷勤相慰，不去理他，並無一毫慢怒之色，轉過一念道 ：「看這舉人到是個盛德君子，我當初若遇得此等人，冤仇申雪久矣 ！」又想道 ：「我看胡悅這人，一昧花言巧語，若專靠在他身上，此仇安能得報？他今明明受過這人之聘，送我到此，何不將計就計，就跟着他，這冤仇或者到有報雪之期。」左思有想，疑惑不定。朱源又道：「小娘子請睡罷 ！」瑞虹故意又不答應。朱源依然將書觀看。看看三鼓將絕，瑞虹主意已定。朱源又催他去睡，瑞虹才道 ：「我如今方纔是你家的人了 。」朱源笑道 ：「難道起初還是別家的人麼？」瑞虹道 ：「相公那裏就知！我本是胡悅之妾，只因流落京師，與一班光棍生出這計，哄你銀子。少頃即打入來，搶我回去，告你強佔良人妻女。你怕干礙前程，還要買靜求安。」朱源聞言大驚道 ：「有恁般異事！若非小娘子說出，險些落在套中 。但你既是胡悅之妾 ，如何又泄漏與我 ？」瑞虹哭道：「妾有大仇未報，觀君盛德長者，必能爲妾伸雪，故願以此身相托 ！」朱源道 ：「小娘子有何冤抑，可細細說來，定當竭力爲你圖之。」瑞虹乃將前後事泣訴，連朱源亦自慘然下淚。

正說之間，已打四更。瑞虹道 ：「那一班光棍，不久便到，相公若不早避，必受其累 ！」朱源道 ：「不要着忙！有同年寓所，離此不遠，他房屋儘自深邃。且到那邊暫避過一夜，明日另尋所在，遠遠搬去，有何患哉 ！」當下開門，悄地喚家人點起燈火，徑到同年寓所，敲開門戶。那同年見半夜而來，又帶着個麗人，只道是來歷不明的，甚以爲怪。朱源一一道出，那同年即移到外邊去睡 ，讓朱源住於內廂 ，一面叫家人們相幫，把行李等件，盡皆搬來，止存兩間空房，不在話下。

且說衆光棍一等瑞虹上轎，便逼胡悅將出銀兩分開。買些酒肉，喫到五更天氣，一齊趕至朱源寓所，發聲喊，打將入去。但見兩間空屋，那有一個人影！胡悅倒吃了一驚，說道 ：「他如何曉得，預先走了？」對衆光棍道 ：「一定是你們倒勾結來捉弄我的，快快把銀兩還了便罷 ！」衆光棍大怒，也翻轉臉皮，說道 ：「你把妻子賣了，又要來打搶，反說我們有甚勾當，須與你干休不得 ！」將胡悅攢盤打勾臭死。恰好五城兵馬經過，結扭到官，審出騙局實情，一概三十，銀兩追出入官，胡悅短遞迴籍。有一詩爲證：

牢籠巧設美人局，美人原不是心腹。

賠了夫人又打臀，手中依舊光陸禿。

且說朱源自娶了瑞虹，彼此相敬相愛，如魚似水。半年之後，即懷六甲。到得十月滿足，生下一個孩子，朱源好不喜歡，寫書報知妻子 。光陰迅速 ，那孩子早又週歲。其年又值會試，瑞虹日夜向天褥告，願得丈夫黃榜題名，早報蔡門之仇。場後開榜，朱源果中了六十五名進土，殿試三甲，該選知縣。恰好武昌縣缺了縣官，朱源就討了這個缺。對瑞虹道 ：「此去仇人不遠，只怕他先死了，便出不得你的氣。若還在時，一個個拿來瀝血祭獻你的父母，不怕他走上天去 ！」瑞虹道 ：「若得相公如此用心，奴家死亦瞑目 ！」朱源一面差人回家，接取家小在揚州伺侯，一同赴任 ；一面候吏部領憑 。不一日領了憑限，辭朝出京。

原來大凡吳、楚之地作宦的，都在臨清張家灣僱船，從水路而行，或徑赴任所，或從家鄉而轉，但從其便。那一路都是下水，又快又穩。況帶着家小，若沒有勘合腳力，陸路一發不便了。每常有下路糧船運糧到京，交納過後，那空船回去，就攬這行生意，假充座船，請得個官員坐艙，那船頭便去包攬他人貨物，圖個免稅之利，這也是個舊觀。卻說朱源同了小奶奶到臨清僱船，看了幾個艙口，都不稱懷，只有一隻整齊，中了朱源之意。船頭遞了姓名手本，磕頭相見。管家搬行李安頓艙內，請老爺、奶奶下船。燒了神福，船頭指揮衆人開船。瑞虹在艙中，聽得船頭說話，是淮安聲音，與賊頭陳小四一般無二。問丈夫什麼名字，朱源查那手本寫着 ：「船頭吳金叩首 。」姓名都不相同，可知沒相干人。再聽他聲音，越聽越像，轉展生疑放心不下，對丈夫說了，假託分付說話，喚他進艙，瑞虹閃於背後，廝認其面貌，又與陳小四無異。只是姓名不同，好生奇怪。欲待盤問，又沒個因由。偶然這一日，朱源的座師船到，過船去拜訪，那船頭的婆娘進艙來拜見奶奶，送茶爲敬。瑞虹看那婦人，雖無十分顏色，也有一段風流。瑞虹有心問那婦人道 ：「你幾歲了 ？」那婦人答道 ：「二十九歲了 。」又問：「那裏人氏 ？」答道 ：「池陽人氏 。」瑞虹道：「你丈夫不像個池陽人。」那婦人道 ：「這是小婦人的後夫。」瑞虹道 ：「你幾歲死過丈夫的？」那婦人道 ：「小婦人夫婦爲運糧到此，拙夫一病身亡。如今這拙夫是武昌人氏，原在船上做幫手，喪事中虧他一力相助，小婦人孤身無倚，只得就從了他，頂着前夫名字，完這場差使 。」瑞虹問在肚裏，暗暗點頭。將香帕賞他，那婦人千恩萬謝的去了。瑞虹等朱源下船，將這話述與他聽了。眼見吳金即是陳小四，正是賊頭。朱源道 ：「路途之間，不可造次，且耐着他到地方上施行，還要在他身上追究餘黨 。」瑞虹道 ：「相公所見極明，只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睜，這幾日何如好過！」恨不得借滕王閣的順風一陣吹到武昌！

飲恨親冤已數年，枕戈思報嘆無緣。

同舟敵國今相遇，又隔江山路幾千。

卻說朱源舟至揚州，那接取大夫人的還未曾到，只得停泊碼頭等候，瑞虹心上一發氣悶。等到第三日，忽聽得岸上鼎沸起來。朱源叫人問時，卻是船頭與岸上兩個漢子扭做一團廝打。只聽得口口聲聲說道 ：「你幹得好事 ！」朱源見小奶奶氣悶，正沒奈何，今番且借這個機會，敲那賊頭幾個板子，權發利市。當下喝教水手 ：「與我都拿過來 ！」原來這班水手，與船頭面和意不和，也有個緣故 。當初陳小四縊死了瑞虹 ，棄船而逃，沒處投奔，流落到池陽地面，偶值吳金這隻糧船起運，少個幫手，陳小四就上了他的船。見吳金老婆像個愛喫棗兒湯的，豈不正中下懷，一路行奸賣俏，搭識上了。兩個如膠似漆，反多那老公礙眼 。船過黃河 ，吳金害了個寒症，陳小四假意殷勤，贖藥調理。那藥不按君臣，一服見效，吳金死了！婦人身邊取出私財，把與陳小四，只說借他的東西，斷送老公。過了一兩個七，又推說欠債無償，就將身子白白裏嫁了他。雖然備些酒食，暖住了衆人，卻也心中不服。爲此緣由，所以面和意不和。聽得艙裏叫一聲 ：「都拿過來 ！」蜂擁的上岸，將三個人一齊扣下船來，跪於將軍柱邊。朱源問道 ：「爲何廝打？」船頭稟道 ：「這兩個人原是小人合本撐船夥計，因盜了資本，背地逃走，兩三年不見面。今日天遣相逢，小人與他取討。他倒圖賴小人，兩個來打一個。望老爺與小人做主 ！」朱源道 ：「你二人怎麼說 ？」那兩個漢子道 ：「小人並沒此事 ，都是一派胡言 ！」朱源道 ：「難道一些影兒也沒有，平地就廝打起來 ？」那兩個漢子道 ：「有個緣故 。當初小的們雖曾與他合本撐船，只爲他迷戀了個婦女 ，小的們恐誤了生意，把自己本錢收起，各自營運 ，並不曾欠他分毫 。」朱源道 ：「你兩個叫什麼名字？」那兩個漢子不曾開口，到是陳小四先說道 ：「一個叫沈鐵甏 ，一個叫秦小元 。」朱源卻待再問 ，只見背後有人扯拽，回頭看時 ，卻是丫環 ，悄悄傳言，說道 ：「小奶奶請老爺說話 。」朱源走進後艙，見瑞虹雙行流淚，扯住丈夫衣袖，低聲說道 ：「那兩個漢子的名字 ，正是那賊頭一夥同謀打劫的人，不可放他走了 ！」朱源道 ：「原來如此！事到如今，等不得到武昌了 。」慌忙寫了名帖，分付打轎，喝叫地方，將三人一串兒縛了，自去拜揚州太守，告訴其事。太守問了備細，且教把三個賊徒收監，次日面審。朱源回到船中，衆水手已知陳小四是個強盜，也把謀害吳金的情節，細細稟知。朱源又把這些緣由，備寫一封書帖，送與太守，並求究問餘黨。太守看了，忙出飛籤，差人拘那婦人，一併聽審。揚州城裏傳遍了這出新聞，又是強盜，又是姦淫事情，有婦人在內，那一個不來觀看。臨審之時，府前好不熱鬧！正是：

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

卻說太守坐堂，吊出三個賊徒，那婦人也提到了，跪於階下 。陳小四看見那婆娘也到 ，好生驚怪，道 ：「這廝打小事，如何連累家屬？」只見太守卻不叫吳金名字，竟叫陳小四，喫這一驚非小！凡事逃那實不過，叫一聲不應，再叫一聲，不得不答應了。太守相公冷笑一聲道 ：「你可記得三年前蔡指揮的事麼？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今日有何理說 ！」三個人面面相覷，卻似魚膠粘口，一字難開。太守又問 ：「那時同謀還有李癩子、白滿、胡蠻二、凌歪嘴、餘蛤蟲巴 ，如今在那裏？」陳小四道 ：「小的其時雖在那裏，一些財帛也不曾分受，都是他這幾個席捲而去，只問他兩個便知 。」沈鐵甏、秦小元道 ：「小的雖然分得些金帛，卻不像陳小四強姦了他家小姐 。」太守已知就裏，恐礙了朱源體面，便喝住道 ：「不許閒話！只問你那幾個賊徒，今在何處？」秦小元說 ：「當初分了金帛，四散去了。聞得李癩子，白滿隨着山西客人，販買絨貨；胡蠻二、凌歪嘴、餘蛤蟲巴三人，逃在黃州撐船過活。小的們也不曾相會。」太守相公又叫婦人上前問道 ：「你與陳小四奸密 ，毒殺親夫，遂爲夫婦，這也是沒得說了 。」婦人方欲抵賴，只見階下一班水手都上前稟話，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說得那婦人頓口無言。太守相公大怒，喝教選上號毛板 ，不論男婦 ，每人且打四十，打得皮開肉綻，鮮血進流。當下錄了口詞，三個強盜通問斬罪，那婦人問了凌遲。齊上刑具，發下死囚牢裏。一面也廣捕，挨獲白滿、李癩子等 。太守問了這件公事 ，親到船上答拜朱源，就送審詞與看。朱源感謝不盡，瑞虹聞說，也把愁顏放下七分。

又過幾日，大奶奶已是接到，瑞虹相見，一妻一妾，甚是和睦。大奶奶又見兒子生得清秀，愈加歡喜。不一日，朱源於武昌上任，管事三日，便差的當捕役緝訪賊黨胡蠻二等。果然胡蠻二、凌歪嘴在黃州江口撐船 ，手到拿來 。招稱 ：「餘哈蟲巴一年前病死，白滿、李癩子見跟陝西客人，在省城開鋪 。」朱源權且收監，待拿到餘黨，一併問罪。省城與武昌縣相去不遠，捕役去不多日，把白滿、李癩子二人一索子捆來，解到武昌縣。朱源取了口詞，每人也打四十。備了文書，差的當公人，解往揚州府裏，以結前卷。朱源做了三年縣宰，治得那武昌縣道不拾遺，犬不夜吠。行取御史，就出差淮揚地方。瑞虹囑付道 ：「這班強盜，在揚州獄中，連歲停刑，想未曾決。相公到彼，可了此一事，就與奴家瀝血祭奠父親，並兩個兄弟。一以表奴家之誠，二以全相公之信。還有一事，我父親當初曾收用一婢，名喚碧蓮，曾有六個月孕，因母親不容，就嫁出與本處一個朱裁爲妻。後來聞得碧蓮所生，是個男兒。相公可與奴家用心訪問。若這個兒子還在 ，可主張他複姓 。以續蔡門宗祀，此乃相公萬代陰功 ！」說罷，放聲大哭，拜倒在地。朱源慌忙扶起道 ：「你方纔所說二件，都是我的心事。我若到彼，定然不負所托，就寫書信報你得知！」瑞虹再拜稱謝。

再說朱源赴任難揚，這是代天子巡狩，又與知縣到任不同。真個：號令出時霜雪凜，威風到處鬼神驚。其時七月中旬，末是決囚之際。朱源先出巡淮安，就託本處府縣訪緝朱裁及碧蓮消息，果然訪着。那兒子已八歲了，生得堂堂一貌。府縣奉了御史之命，好不奉承。即日香湯沐浴，換了衣履，送在軍衛供給，申文報知察院。朱源取名蔡續，特爲起奏一本，將蔡武被禍事情，備細達於聖聰 。」蔡氏當先有汗馬功勞，不可令其無後。今有幼子蔡續，合當歸宗，俟其出幼承襲。其兇徒陳小四等，秋後處決 。」聖旨准奏了 。其年冬月 ，朱源親自按臨揚州，監中取出陳小四與吳金的老婆，共是八個，一齊綁赴法場，剮的剮，斬的斬，乾乾淨淨。正是：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還不報，時辰未到。

朱源分付劊子手，將那幾個賊徒之首，用漆盤盛了，就在城隍廟裏設下蔡指揮一門的靈位，香花燈燭，三牲祭醴，把幾顆人頭，一字兒擺開。朱源親制祭文拜奠。又於本處選高僧做七七功德 ，超度亡魂 。又替蔡續整頓個家事，囑付府縣青目。其母碧蓮一同居住，以奉蔡指揮歲時香火。朱裁另給銀兩別娶。諸事俱已停妥，備細寫下一封家書，差個得力承舍，齎回家中，報知瑞虹。

瑞虹見了書中之事，已知蔡氏有後，諸盜盡已受刑，瀝血奠祭。舉手加額，感謝天地不盡！是夜，瑞虹沐浴更衣，寫下一紙書信，寄謝丈夫；又去拜謝了大奶奶，回房把門拴上，將剪刀自刺其喉而死。其書雲：

賤妾瑞虹百拜相公臺下：虹身出武家，心嫺閨訓。男德在義 ，女德在節；女而不節，行禽何別！虹父韜韋今不戒，麴櫱迷神。誨盜亡身，禍及母弟，一時並命！妾心膽俱裂 ，浴淚彌年 。然而隱忍不死者，以爲一人之廉恥小，闔門之仇怨大。昔李將軍忍恥降虜，欲得當以報漢。妾雖大流 ，志竊效此 。不幸歷遭強暴，衷懷未申。幸遇相公，拔我於風波之中，諧我以琴瑟之好。識荊之日，便許復仇。皇天見憐，宦遊早遂。諸奸貫滿，相次就縛；而且明正典刑，瀝血設饗。蔡氏已絕之宗。復蒙披根見本，世祿復延。相公之爲德於衰宗者，天高地厚，何以喻茲。妾之仇已雪而志以遂矣！失節貪生，貽玷閥閱，妾且就死，以謝蔡氏之宗於地下。兒子年已六歲，嫡母憐愛，必能成立。妾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姻緣有限，不獲面別，聊寄一箋，以表衷曲。

大奶奶知得瑞虹死了，痛惜不已，殯殮悉從其厚。將他遺筆封固，付承舍寄往任上。朱源看了，哭倒在地，昏迷半晌方醒 。自此患病 ，閉門者數日，府縣都來候問。朱源哭訴情由，人人墮淚，俱誇瑞虹節孝，今古無比，不在話下。後來朱源差滿回京，歷官至三邊總制。瑞虹所生之子，名曰朱懋，少年登第，上疏表陳生母蔡瑞虹一生之苦，乞賜旌表。聖旨准奏，特建節孝坊，至今猶在。有詩讚雲：

報仇雪恥是男兒，誰道裙釵有執持。

堪笑硜硜真小諒，不成一事枉嗟諮。

# 第二十七卷 錢秀才錯占鳳凰儔

漁船載酒日相隨，短笛蘆花深處吹；

湖面民收雲影散，水天光照碧琉璃。

這首詩是楊備遊太湖時所作。這太湖在吳郡西南三十餘里之外。你道有多少大？東西二百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周圍五百里 ，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峯，襟帶三州。那三州？蘇州、湖州、常州。東南諸水皆歸：一名震澤、一名具區、一名笠澤、一名五湖。何以調之五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義興荊溪，北通晉陵滆湖，東通嘉興韭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那五湖之水，總是震澤分流，所以謂之太湖。就太湖中，亦有五湖名色，曰：菱湖、遊湖、莫湖、貢湖、胥湖。五湖之外又有三小湖：扶椒山東曰梅梁湖，杜圻之西、魚查之東曰金鼎湖，林屋之東曰東皋裏湖，吳人稱做太湖。那太湖中七十二峯，惟有洞庭兩山最大。東洞庭曰東山，西洞庭曰西山。兩山分峙湖中。其餘諸山，或遠或近，若浮若沉，隱見出沒于波濤之間。有元人許謙詩爲證：

週迴萬水入，遠近數州環。

南極疑無地，西浮直際山。

三江歸海表，一徑界河間。

白浪秋風疾，漁舟意尚閒。

那東西兩山在太湖中間，四面皆水，車馬不通。欲遊兩山者，必假舟楫，往往有風波之險。昔宋時宰相范成大在湖中遇風，曾作詩一首：

白霧漫空白浪深，舟如竹葉信浮沉；

科頭宴起吾何敢，自有山川印此心。

話說兩山之人善於貨殖，八方四路，去爲商爲賈。所以江湖上有個口號，叫做「鑽天洞庭 」。內中單表西洞庭有個富家，姓高，名贊，少年慣走湖廣，販賣糧食。後來家道殷實了，開起兩個解庫，託着四個夥計掌管，自己只在家中受用。渾家金氏生下男、女二人，男名高標 ，文名秋芳 。那秋芳資性聰明，自七歲讀書，至十二歲，書史皆通，寫作俱妙。交十三歲，就不進學堂，只在房中習學女工 ，描鸞刺鳳 。看看長成十六歲，出落得好個女兒，美豔非常。有《西江月》爲證：

面似桃花含露，體如白雪團成。眼橫秋水黛眉清，十指尖尖春筍。

嫋娜休言西子，風流不讓崔鶯。金蓮窄窄瓣兒輕，行動一天丰韻。

高贊見女兒人物整齊，且又聰明，不肯將他配個平等之人，定要揀個讀書君子、才貌兼全的配他，聘禮厚薄到也不論。若對頭好時，就賠些妝奩嫁去，也自情願。有多少豪門富室日來求親的，高贊訪得他子弟纔不壓衆，貌不超羣，所以不曾許允。雖則洞庭在水中央，三州通道，況高贊又是個富家，這些做媒的四處傳揚，說高家女子美貌聰明，情願賠錢出嫁，只要擇個風流佳婿。但有一二份才貌的，那一個不挨風緝縫，央媒說合。說時誇獎得潘安般貌、子建般才。及至訪實，都只平常。

高贊被這夥做媒的哄得不耐煩了，對那些媒人說道 ：「今後不須言三語四。若果有人才出衆的，便與他同來見我。合得我意，一言兩決，可不快當 ！」自高贊出了這句言語，那些媒人就不敢輕易上門。正是：

眼見方爲的，傳言未必真；

試金今有石，驚破假銀人。

話分兩頭。卻說蘇州府吳江縣平望地方有一秀士，姓錢名青 ，字萬選 。此人飽讀詩書，廣知今古，更兼一表人才。也有《西江月》爲證：

出落脣紅齒白，生成眼秀眉清。風流不在着衣新，俊俏行中首領。下筆千言立就，揮毫四坐皆驚。青錢萬選聲名，一見人人起敬。

錢生家世書香，產微業薄，不幸父母早喪，愈加零替。所以年當弱冠，無力娶妻，止與老僕錢興相依同住。錢興日逐做些小經紀供給家當，每每不敷，一飢兩飽。幸得其年遊庠，同縣有個表兄，住在北門之外，家道頗富，就延他在家讀書。那表兄姓顏，名俊，字伯雅，與錢生同唐生，都則一十八歲，顏俊只長得三個月，以此錢生呼之爲兄。父親已逝，止有老母在堂，亦未曾定親。

說話的，那錢青因家貧未娶，顏俊是富家之子，如何一十八歲還沒老婆？其中有個緣故。那顏俊有個好高之病，立誓要揀個絕美的女子，方與他締姻，所以急切不能成就。況且顏俊自己又生得十分醜陋，怎見得？亦有《西江月》爲證：

面黑渾如鍋底，眼圓卻似銅鈴。

牙齒真金鍍就，身軀頑鐵敲成。

痘疤密擺泡頭釘，黃髮蓬鬆兩鬢。

楂開五指鼓錘能，枉了名呼顏俊。

那顏俊雖則醜陋，最好妝扮，穿紅着綠，低聲強笑，自以爲美。更兼他腹中全無滴墨 ，紙上難成片語 ，偏好攀今掉古，賣弄才學。錢青雖知不是同調 ，卻也借他館地 ，爲讀書之資，每事左湊着他。故此顏俊甚是喜歡，事事商議而行，甚說得着。

話休絮煩。一日，正是十月初旬天氣，顏俊有個門房遠親姓尤，名辰，號少梅。爲人生意行中，頗頗伶俐，也領借顏俊些本錢，在家開個果子店營運過活。其日在洞庭山販了幾擔橙桔回來，裝做一盤，到顏家送新。他在山上聞得高家選婿之事，說話中間偶然對顏俊敘述，也是無心之談。誰知顏俊到有意了，想道 ：「我一向要覓一頭好親事，都不中意。不想這段姻緣卻落在那裏。憑着我恁般才貌，又有傢俬，若央媒去說，再增添幾句好話，怕道不成 。」那日一夜睡不着。天明起來，急急梳洗了，到尤辰家裏。

尤辰剛剛開門出來，見了顏俊，便道 ：「大官人爲何今日起得恁早 。」顏俊道 ：「便是有些正事，欲待相煩。恐老兄出去了，特特早來 。」尤辰道 ：「不知大官人有何事見委？請裏面坐了領教 。」顏俊到坐啓下，作了揖，分賓而坐。尤辰又道：「大官人但有所委 ，必當效力 ，只怕用小子不着 。」顏俊道：「此來非爲別事，特求少梅作伐 。」尤辰道 ：「大官人作成小子賺花紅錢 ，最感厚意 。不知說的是那一頭親事 。」顏俊道：「就是老兄昨日說的洞庭西山高家這頭親事，於家下甚是相宜，求老兄作成小子則個 ！」尤辰格的笑了一聲道 ：「大官人莫怪小子直言。若是第二家，小子也就與你去說了。若是高家，大官人作成別人做媒罷 ！」顏俊道 ：「老兄爲何推託？這是你說起的，怎麼又叫我去尋別人 。」尤辰道 ：「不是小子推託，只爲高老有些古怪，不容易說話，所以遲疑 。」顏俊道 ：「別件事，或者有些東扯西拽，東掩西遮，東三西四 ，不容易說話。這做媒乃是冰人撮合，一天好事，除非他女兒不要嫁人便罷休，不然，少不得男媒女妁。隨他古怪，然須知媒人不可怠慢。你怕他怎的！還是你故意作難，不肯總成我這樁美事。這也不難，我就央別人去說。說成了時，休想喫我的喜酒 ！」說罷，連忙起身。

那尤辰領借了顏俊家本錢，平日奉承他的，見他有口費 然不悅之意，即忙回船轉舵道 ：「大官人莫要性急，且請坐了，再細細商議 。」顏俊道 ：「肯去說便去，不肯去就罷了，有甚話商量得 ！」口裏雖則是恁般說了，身子卻又轉來坐下。尤辰道：「不是我故意作難，那老兒真個古怪。別家相媳婦，他偏要相女婿。但得他當面看得中意，纔將女兒許他。有這些難處，只怕勞而無功 ，故此不敢把這個難題目包攬在身上 。」顏俊道：「依你說，也極容易，他要當面看我時，就等他看個眼飽。我又不殘疾，怕他怎地 ！」尤辰不覺哈哈大笑道 ：「大官人，不是衝撞你說。大官人雖則不醜，更有比大官人勝過幾倍的，他還看不上眼哩！大官人若是不把與他見面，這事縱沒一分二分，還有一釐二釐。若是當面一看，便萬分難成了！」顏俊道：「常言無謊不成媒。你與我包謊，只說十二分人才，或者該是我的姻緣，一說就成，不要面看，也不可知 。」尤辰道 ：「倘若要看時，卻怎地 。」顏俊道 ：「且到那時，再有商量。只求老兄速去一言 。」尤辰道：「既蒙吩咐，小子好歹去走一遭便了 。」顏俊臨起身，又叮嚀道 ：「千萬，千萬！說得成時，把你二十兩這紙借契先奉還了，媒禮花紅在外 。」尤辰道 ：「當得，當得 ！」顏俊別去 。不多時 ，就教人封上五錢銀子，送與尤辰，爲明日買舟之費。

顏俊那一夜在牀上又睡不着，想道 ：「倘他去時不盡其心，葫蘆提回復了我，可不枉走一遭！再差一個伶俐家人跟隨他去，聽他講甚言語。好計 ，好計 ！」等待天明 ，便喚家童小乙來，跟隨尤大舍往山上去說親。小乙去了，顏俊心中牽掛，即忙梳洗，往近處一個關聖廟中求籤，卜其事之成否。當下焚香再拜，把籤筒搖了幾搖，撲的跳出一簽。拾起看時，卻是第七十三籤。簽上寫得有籤訣四句，雲：

憶昔蘭房分半釵，而今忽把信音乖；

癡心指望成連理，到底誰知事不諧。

顏俊才學雖則不濟，這幾句籤訣文義顯淺，難道好歹不知！求得此籤，心中大怒，連聲道 ：「不準，不準 ！」撒袖出廟門而去。回家中坐了一會，想道 ：「此事有甚不諧！難道真個嫌我醜陋，不中其意？男子漢須比不得婦人，只是出得人前罷了。一定要選個陳平、潘安不成 。」一頭想，一頭取鏡子自照。側頭側腦的看了一回，良心不昧，自己也看不過了。把鏡子向桌上一撇，嘆了一口寡氣，呆呆而坐。準準的悶了一日不題。

且說尤辰是日同小乙駕了一隻三櫓快船，趁着無風靜浪，咿呀的搖到西山高家門首停舶，剛剛是未牌時分。小乙將名帖遞了，高公出迎，問其來意。說是與令愛作伐。高贊問 ：「是何宅 。」尤辰道 ：「就是敝縣一個舍親，家業也不薄，與宅上門戶相當。此子年方十八，讀書飽學 。」高讚道 ：「人品生得如何？老漢有言在前，定要當面看過，方敢應承 。」尤辰見小乙緊緊靠在椅子後邊，只得不老實扯個大謊，便道 ：「若論人品，更不必言。堂堂一軀，十全之相，況且一肚文才，十四歲出去考童生，縣裏就高高取上一名。這幾年爲丁了父憂，不曾進院，所以未得遊庠。有幾個老學，看了舍親的文字，都許他京解之才。就是在下 ，也非慣於爲媒的 ；因年常在貴山買果，偶聞令愛才貌雙全，老翁又慎於擇婿，因思舍親正合其選，故此斗膽輕造 。」高贊聞言，心中甚喜 。」便是令親果然有才有貌，老漢敢不從命。但老漢未曾經目，終不放心。若是足下引令親過寒家一會，更無別說 。」尤辰道 ：「小子並非謬言，老翁他日自知。只是舍親是個不出書房的小官人，或者未必肯到宅上。就是小子攛掇來時，若成得親事還好，萬一不成，舍親何面目迴轉！小子必然討他抱怨了 。」高讚道 ：「既然人品十全，豈有不成之理。老夫生性是這般小心過度的人，所以必要着眼。若是令親不屑下顧，待老漢到宅，足下不意之中引令親來一觀，卻不妥貼 。」尤辰恐怕高贊身到吳江，訪出顏俊之醜，即忙轉口道 ：「既然尊駕意決要會面，小子還同舍親奉拜，不敢煩尊動履 ！」說罷，告別。高公那裏肯放，忙教整酒餚相款。喫到更餘，高公留宿。尤辰道 ：「小舟帶有鋪陳，明日要早行，即今奉別 。等舍親登門 ，卻又相擾 。」高公取舟金一封相送，尤辰作謝下船。

次早順風，拽起飽帆，不勻大半日就到了吳江。顏俊正呆呆的站在門前望信，一見尤辰回家，便迎住問道 ：「有勞老兄往返，事體如何 。」尤辰把問答之言細述一遍 ，「他必要面會，大官人如何處置 。」顏俊嘿然無言。尤辰便道 ：「暫別再會。」自回家去了。

顏俊到裏面 ，喚過小乙來問其備細，只恐尤辰所言不實。小乙說來果是一般。顏俊沉吟了半晌，心生一計，再走到尤辰家與他商議。不知說的是甚麼計策？正是：

爲思佳偶情如火，索盡枯腸夜不眠；

自古姻緣皆分定，紅絲豈是有心牽。

顏俊對尤辰道 ：「適才老兄所言，我有一計在此，也不打緊 。」尤辰道 ：「有何好計 。」顏俊道 ：「表弟錢萬選向在舍下同窗讀書。他的才貌比我勝幾分兒。明日我央及他同你去走一遭，把他只說是我，哄過一時。待行過了聘，不怕他賴我的姻事 ！」尤辰道 ：「若看了錢官人，萬無不成之理。只怕錢官人不肯 。」顏俊道 ：「他與我至親，又相處得極好，只央他點一遍名兒，有甚虧他處！料他決然無辭。」說罷，作別回家。其夜，就到書房中陪錢萬選夜飯，酒餚比常分外整齊。錢萬選愕然道 ：「日日相擾，今日何勞盛設 。」顏俊道 ：「且喫三杯 ，有小事相煩賢弟則個 。只是莫要推故 。」錢萬選道：「小弟但可效勞之處，無不從命。只不知甚麼樣事 。」顏俊道：「不瞞賢弟說，對門開果子店的尤少梅與我作伐，說的女家是洞庭西山高家。一時間誇了大口，說我十分才貌。不想說得忒高興了，那高老定要先請我去面會一會，然後行聘。昨日商議，若我自去，恐怕不應了前言，一來少梅沒趣，二來這親事就難成了。故此要勞賢弟認了我的名色，同少梅一行，瞞過那高老，玉成這頭親事，感恩不淺，愚兄自當重報 。」錢萬選想了一想道：「別事猶可，這事只怕行不得。一時便哄過了 ，後來知道，你我都不好看相 。」顏俊道 ：「原只要哄過這一時。若行聘過了，就曉得也何怕他。他又不認得你是什麼人，就怪也只怪得媒人，與你什麼相干。況且他家在洞庭西山，百里之隔，一時也未必知道，你但放心前去，到不要畏縮 。」錢萬選聽了，沉吟不語。欲待從他，不是君子所爲。欲待不從，必然取怪，這館就處不成了，事在兩難，顏俊見他沉吟不決，便道 ：「賢弟，常言道：天塌下來，自有長的撐住。凡事有愚兄在前，賢弟休得過慮 。」錢萬選道 ：「雖然如此，只是愚弟衣衫襤褸，不稱仁兄之相。」顏俊道：「此事愚兄早已辦下了。」是夜無話。次日，顏俊早起，便到書房中喚家童取出一皮箱衣服，都是綾羅綢絹時新花樣的翠顏色，時常用龍涎慶真餅燻得撲鼻之香，交付錢青行時更換，下面淨襪絲鞋，只有頭巾不對，即時與他折了一頂新的，又封着二兩銀子送與錢青道 ：「薄意權充紙筆之用，後來還有相酬。這一套衣服就送與賢弟穿了。日後只求賢弟休向人說，泄漏其事 。今日約定了尤少梅 ，明日早行 。」錢青道 ：「一依尊命。這衣服小弟暫時借穿，回時依舊納還。這銀子一發不敢領了 。」顏俊道 ：「古人車馬輕裘與朋友共，就沒有此事相勞，那幾件粗衣奉與賢弟穿了，不爲大事。這些須薄意，不過表情，辭時反教愚兄慚愧 。」錢青道 ：「既承仁兄盛情，衣服便勉強領下 。那銀子斷然不敢 。」顏俊道：「若是賢弟固辭，便是推託了。」錢青方纔受了。

顏俊是日約會尤少梅，尤辰本不肯擔這幹紀，只爲不敢得罪於顏俊，勉強應承，顏俊預先備下船隻，及船中供應食物和鋪陳之類 ，又撥兩個安童伏侍 ，連前番跟去的小乙共是三人，絹衫氈包，極其華整，隔夜俱已停當。又吩咐小乙和安童到彼，只當自家大官人稱呼，不許露出個錢字。過了一夜，清早就起來催促錢青梳洗穿着。錢青貼裏貼外都換了時新華麗衣服，行動香風拂拂，比前更覺風雅，正是：

分明荀令留香去，疑是潘郎擲果回。

顏俊請尤辰到家，同錢青吃了早飯，小乙和安童跟隨下船。又遇了順風，片帆直吹到洞庭西山。天色已晚，舟中過宿。

次日早飯過後，約莫高贊起身，錢青全柬寫顏俊名字拜帖，謙遜些加個晚字。小乙捧帖到高家門首投下，說 ：「尤大舍引顏宅小官人特來拜見 。」高家僕人認得小乙的，慌忙通報。高贊傳言快請。假顏俊在前，尤辰在後，步入中堂。高贊一眼看見那個小後生人物軒昂，衣冠濟楚，心中已自三分歡喜。敘禮已畢，高贊看椅上坐，錢青自謙幼輩，再三不肯，只得東西昭穆坐下。高贊肚裏暗暗歡喜 ：「果然是個謙謙君子 。」坐定，先是尤辰開口，稱謝前日相擾。高翁答言多慢，接口就問道：「此位就是令親顏大官人 ？前日不曾問得貴表 。」錢青道：「年幼無表 。」尤辰代言 ：「舍親表字伯雅，伯仲之伯，雅俗之雅。」高讚道 ：「尊名尊字，俱稱其實。」錢青道 ：「不敢！」高贊又問起家世。錢青一一對答，出詞吐氣，十分溫雅。

高贊想道 ：「外才已是美了，不知他學問如何？且請先生和兒子出來相見，盤他一盤，便見有學無學 。」獻茶二道，分付家人 ：「書館中請先生和小捨出來見客 。」去不多時，只見五十多歲一個儒者引着一個垂髫學生出來。衆人一齊起身作揖，高贊一一通名 ：「這位是小兒的業師，姓陳，見在府庠。這就是小兒高標 。」錢青看那學生，生得眉清目秀，十分俊雅，心中想道 ：「此子如此，其姊可知。顏兄好造化哩 ！」又獻了一道茶，高贊便對先生道：「此位尊客是吳江顏伯雅，年少高才。」那陳先生已會了主人之意，便道 ：「吳江是人才之地，見高識廣，定然不同。請問貴邑有三高祠，還是那三個 。」錢青答道：「范蠡、張翰、陸龜蒙 。」又問 ：「此三人何以見得他高處。」錢青一一分疏出來。兩個遂互相盤問了一回。錢青見那先生學問平常，故意談天說地，講古論今，驚得學生一字俱無，連稱道 ：「奇才，奇才 ！」把一個高贊就喜得手舞足蹈。忙喚家人，悄悄吩咐備飯，要整齊些。家人聞言，即時拽開桌子，排下五色果品。高贊取杯箸安席，錢青答敬謙讓了一回，照前昭穆坐下。三湯十菜，添案小喫，頃刻間，擺滿了桌子，真個咄嗟而辦。你道爲何如此便當？原來高讚的媽媽金氏最愛其女。聞得媒人引顏小官人到來 ，也伏在遮堂背後張看 。看見一表人才，語言響亮，自家先中意，料高老必然同心，故此預先準備筵席，一等分付，流水的就搬出來。賓主共是五位，酒後飯，飯後酒，直喫到紅日銜山 。錢青和尤辰起身告辭 ，高贊心中甚不忍別，意欲攀留數日，錢青那裏肯住。高贊留了幾次，只得放他起身。錢青先別了陳先生，口稱承教；次與高公作謝道 ：「明日早行，不得再來告別 。」高讚道 ：「倉卒怠慢，勿得見罪 。」小學生也作揖過了。金氏也備下幾色嗄程相送，無非是酒米魚肉之類，又有一封舟金。高贊扯尤辰到背處，說道 ：「顏小官人才貌更無他說，若得少梅居間成就，萬分之幸 。」尤辰道 ：「小子領命 。」高贊直送上船，方纔分別。當夜夫妻兩口說了顏小官人一夜。正是：

不須玉杵千金聘，已許紅繩兩足纏。

再說錢青和尤辰次日開船，風水不順。直到更深，方纔抵家。顏俊兀自秉燭夜坐，專聽好音。二人叩門而入，備述昨朝之事。顏俊見親事已成，不勝之喜。忙忙的就本月中擇個吉日行聘。果然把那二十兩借契送還了尤辰，以爲謝禮。就揀了十二月初三日成親。高贊得意了女婿，況且妝奩久已完備，並不推阻，日往月來，不覺十一月下旬，吉期將近。原來江南地方娶親，不行古時親迎之禮，都是女親家和阿舅自送上門。女親家謂之送娘，阿舅謂之抱嫁。高贊爲選中了乘龍快婿，到處誇揚，今日定要女婿上門親迎，準備大開筵宴，遍請遠近親鄰喫喜酒。先遺人對尤辰說知 。尤辰吃了一驚 ，忙來對顏俊說了。顏俊道 ：「這番親迎，少不得我自去走遭。」尤辰跌足道：「前日女婿上門，他舉家都看個夠，行樂圖也畫得出在那裏。今番又換了一個面貌，教做媒的如何措辭？好事定然中變！連累小子必然受辱 ！」顏俊聽說，反抱怨起媒人來道 ：「當初我原說過來，該是我姻緣，自然成就 。若第一次上門時 ，自家去了，那見得今日進退兩難！都是你捉弄我，故意說得高老十分古怪，不要我去，教錢家表弟替了 。誰知高老甚是好情 ，一說就成，並不作難。這是我命中註定該做他家的女婿，豈因見了錢表弟方纔肯成！況且他家已受了聘禮，他的女兒就是我的人了，敢道個不字麼？你看我今番自去，他怎生髮付我？難道賴我的親事不成 。」尤辰搖頭道 ：「成不得！人也還在他家，你狠到那裏去？若不肯把人送上轎，你也沒奈何他 ！」顏俊道 ：「多帶些人從去，肯便肯，不肯時打進去 ，搶將回來 。便告到官司，有生辰吉帖來證 。只是賴婚的不是 ，我並沒差處 。」尤辰道：「大官人休說滿話！常言道：惡龍不鬥地頭蛇。你的從人雖多，怎比得他坐地的，有增無減一弄出事來，纏到官司，那老兒訴說，求親的是一個，娶親的又是一個。官府免不得喚媒人詰問，刑罰之下，小子只得實說，連錢大官人前程干係，不是耍處！」顏俊想了一想道 ：「既如此，索性不去了。勞你明日去回他一聲，只說前日已曾會過了，敝縣沒有親迎的常規，還是從俗送親罷 。」尤辰道 ：「一發成不得。高老因看上了佳婿，到處誇其才貌 ，那些親鄰專等親迎之時都要來廝認 ，這是斷然要去的 ！」顏俊道 ：「如此，怎 麼好 。」尤辰道 ：「依小子愚見，更別無策，只得再央令表弟錢大官人走遭，索性哄他到底。哄得新人進門，你就靠家大了，不怕他又奪了去。結姻之後，縱然有話，也不怕他了 。」顏俊頓了一頓口道 ：「話到有理！只是我的親事到作成別人去風光。央及他時，還有許多作難哩！」尤辰道 ：「事到其間，不得不如此了。風光只在一時，怎及得大官人終身受用！」

顏俊又喜又惱。當下別了尤辰 ，回到書房 。對錢青說道：「賢弟，又要相煩一事 。」錢青道 ：「不知兄又有何事 。」顏俊道 ：「出月初三，是愚兄畢姻之期，初二日就要去親迎。原要勞賢弟一行，方纔妥當 。」錢青道 ：「前日代勞，不過泛然之事。今番親迎是個大禮，豈是小弟代得的，這個斷然不可！」顏俊道 ：「賢弟所言雖當，但因初番會面，他家已認得了。所換我去，必然疑心，此事恐有變卦。不但親事不成，只恐還要成訟，那時連賢弟也有干係。卻不得爲小妨大，把一天好事自家弄壞了？若得賢弟親迎回來，成就之後 ，不怕他閒言閒語。這是個權宜之術。賢弟須知，塔尖上功德，休得固辭 。」錢青見他說得情辭懇切，只索依允。

顏俊又喚過吹手及一應接親人從，都吩咐了說話，不許漏泄風聲。取得親回，都有重賞。衆人誰敢不依。到了初二日清晨，尤辰便到顏家相幫，安排親迎禮物及上門各項賞賜，都封得停停當當。其錢青所用，乃儒巾圓領絲絛皁靴並皆齊備。又分派各船食用，大船二隻，一隻坐新人，一隻媒人共新郎同坐；中船四隻 ，散載衆人 ；小船四隻，二者護送，二者以備雜差。十餘隻船，篩鑼掌號一齊開出湖去，一路流星炮仗，好不興頭。正是：

門闌多喜氣，女婿近乘龍。

船到西山，已是下午，約莫離高家半里停泊。尤辰先到高家報信。一面安排親迎禮物及新人乘坐百花彩轎，燈籠火把共有數百。錢青打扮整齊，另有青絹暖轎，四抬四綽，笙簫鼓樂，徑望高家而來 。那山中遠近人家都曉得高家新女婿才貌雙全，競來觀看，挨肩並足，如看神會故事的一般熱鬧。錢青端坐轎中，美如冠玉，無不喝采。有婦女曾見過秋芳的，便道 ：「這般一對夫妻，真個郎才女貌！高家揀了許多女婿，今日果然揀着了。」不題衆人。

且說高贊家中大排筵席，親朋滿坐。未及天晚，堂中點得畫燭通紅 。只聽得樂聲聒耳 ，門上人報道 ：「嬌客轎子到門了 ！」儐相披紅插花 ，忙到轎前作揖，唸了詩歌，請出轎來。衆人謙遜揖讓，延至中堂奠雁。行禮已畢 ，然後諸親-一相見。衆人見新郎標緻，一個個暗暗稱羨。獻茶後 ，吃了茶果點心，然後定席安位。此日新女婿與尋常不同，面南專席，諸親友環坐相陪。大吹大擂的飲酒。隨從人等外廂另有款待。

且說錢青坐於席上，只聽得衆人不住聲的贊他才貌。賀高老選婿得人。錢青肚裏暗笑道 ：「他們好似見鬼一般！我好像做夢一般！做夢的醒了，也只扯淡那些見神見鬼的，不知如何結末哩？我今日且落得受用 。」又想道 ：「我今日做替身，擔了虛名，不知實受還在幾時？料想不能如此富貴 。」轉了這一念，反覺得沒興起來，酒也懶吃了。高贊父子輪流敬酒，甚是殷勤。錢青怕擔誤了表兄的正事，急欲抽身。高贊固留，又坐了一回。用了湯飯，僕從的酒都喫完了。約莫四鼓，小乙走在錢青席邊，催促起身。錢青教小乙把賞封給散，起身作別。高贊量度已是五鼓時分，賠嫁妝奩俱已點檢下船，只待收拾新人上轎。只見船上人都走來說 ：「外邊風大，難以行船，且消停一時，等風頭緩了好走 。」原來半夜裏便發了大風。那風颳得好利害！只見：

山間拔木揚塵，湖內騰波起浪。

只爲堂中鼓樂喧闐，全不覺得。高贊叫樂人住了吹打聽時，一片風聲，吹得怪響，衆皆愕然。急得尤辰只把腳跳，高贊心中大是不樂。只得重請入席，一面差人在外專看風色。看看天曉，那風越狂起來，颳得彤雲密佈，雪花飛舞。衆人都起身看着天，做一塊兒商議。一個道 ：「這風還不像就住的 。」一個道 ：「半夜起的風，原要半夜裏住 。」又一個道：「這等雪天，就是沒風也怕行不得 。」又一個道 ：「只怕這雪還要大哩 。」又一個道 ：「風太急了 ，住了風 ，只怕湖膠 。」又一個道 ：「這太湖不愁他膠斷，還怕的是風雪 。」衆人是恁般閒講，高老和尤辰好生氣悶！又捱了一會，吃了早飯，風愈狂，雪愈大。料想今日過湖不成，錯過了吉日良時，殘冬臘月，未必有好日了。況且笙簫鼓樂乘興而來，怎好教他空去。

事在千難萬難之際，坐間有個老者，喚做周全，是高贊老鄰，平日最善處分鄉里之事，見高贊沉吟無計，便道 ：「依老漢愚見，這事一些不難 。」高讚道 ：「足下計將安在 。」周全道 ：「既是選定日期，豈可錯過！令婿既已到宅，何不就此結親？趁這筵席做了花燭。等風息，從容回去，豈非全美 ！」衆人齊聲道 ：「最好 ！」高贊正有此念 ，卻喜得周老說話投機。當下便分付家人，準備洞房花燭之事。

卻說錢青雖然身子在此，本是個局外之人，起初風大風小也還不在他心上。忽見周全發此議論，暗暗心驚，還道高老未必聽他；不想高老欣然應允。老大着忙，暗暗叫苦。欲央尤少梅代言 ，誰想尤辰平昔好酒 ，一來天氣寒冷，二來心緒不佳，斟着大杯只顧喫 ，喫得爛醉如泥 ，在一壁廂空椅上打鼾去了。錢青只得自家開口道 ：「此百年大事，不可草草。不妨另擇個日子，再來奉迎 。」高贊那裏肯依，便道 ：「翁婿一家，何分彼此！況賢婿尊人已不在堂，可以自專 。」說罷，高贊入內去了。錢青又對各位親鄰，再三央及，不願在此結親。衆人都是奉承高老的，那一個不極口贊成。錢青此時無可奈何，只推出恭，到外面時，卻叫顏小乙與他商議。小乙心上也道不該，只教錢秀才推辭，此外別無良策。錢青道 ：「我已辭之再四，其奈高老不從！若執意推辭，反起其疑。我只要委曲周全你家主一樁大事，並無欺心。若有苟且，天地不容 ！」主僕二人正在講話，衆人都攢攏來道 ：「此是美事，令岳意已決矣，大官人不須疑慮 ！」錢青嘿然無語，衆人揖錢青請進。午飯已畢，重排喜筵，儐相披紅喝禮 ，兩位新人打扮登堂 ，照依常規行禮，結了花燭。正是：

百年姻眷今宵就，一對夫妻此夜新；

得意事成失意事，有心人遇沒心人。

其夜酒闌人散，高贊夫婦親送新郎進房，伴娘替新娘卸了頭面。幾遍催新郎安置，錢青只不答應。正不知什麼緣故，只伏侍新娘先睡，自己出房去了。丫環將房門掩上，又催促官人上牀。錢青心上如小鹿亂撞，勉強答應一句道 ：「你們先睡。」丫環們亂了一夜，各自倒東歪西打瞌睡 。錢青本待秉燈達旦，一時不曾討得幾支蠟燭。到燭盡時，又不好聲喚，忍着一肚子悶氣，和衣在牀外側身而臥，也不知女孩兒頭東頭西。

次早清清天亮，便起身出外，到舅子書館中去梳洗。高贊夫婦只道他少年害羞，亦不爲怪。是日雪雖住了 ，風尚不息。高贊且做慶賀筵席，錢青喫得酩酊大醉，坐到更深進房，女孩兒又先睡了。錢青打熬不過，依舊和衣而睡，連小娘子的被窩兒也不敢觸着，又過一晚。早起時，見風勢稍緩 ，便要起身。高贊定要留過三朝，方纔肯放。錢青拗不過，只得又吃了一日酒。坐間背地裏和尤辰說起夜間和衣而臥之事，尤辰口雖答應，心下未必準信。事已如此，只索由他。

卻說女孩兒秋芳自結親之夜，偷眼看那新郎生得果然齊整，心中暗暗歡喜。一連兩夜，都則衣不解帶，不解其故 。」莫非怪我先睡了，不曾等待得他 。」此是第三夜了。女孩兒預先分付丫環，只等官人進房，先請他安息。丫環奉命，只等新郎進來，便替他解農科帽。錢青見不是頭，除了頭巾，急急的跳上牀去，貼着牀裏自睡，仍不脫衣。女孩兒滿懷不樂，只得也和衣睡了。又不好告訴爹孃。到第四日，天氣晴和，高贊預先備下送親船隻，自己和老婆親送女孩兒過湖。娘女共是一船，高贊與錢青、尤辰又是一船，船頭俱掛了雜彩，鼓樂振天，好一鬧熱。只有小乙受了家主之託，心中甚不快意，駕個小小快艇，趕路先行。

話分兩頭。且說顏俊自從打發衆人迎親去後 ，懸懸而望。到初二日半夜，聽得颳起大風大雪，心上好不着忙。也只道風雪中船行得遲，只怕挫了時辰。那想道過不得湖！一應花燭筵席，準備十全。等了一夜，不見動靜，心下好悶，想道 ：「這等大風，到是不曾下船還好。若在湖 中行動，老大擔憂哩！」又想道 ：「若是不曾下船，我岳丈知道錯過吉期，豈肯胡亂把女兒送來，定然要另選個日子，又不知幾時吉利？可不悶殺了人 ！」又想道 ：「若是尤少梅能事時，在岳丈前攛掇，權且迎來，那時我那管時日利與不利，且落得早些受用 ！」如此胡思亂想，坐不安席，不住的在門前張望。到第四日風息，料道決有佳音。等到午後，只見小乙先回報道 ：「新娘已取來了，不過十里之遙 。」顏俊問道 ：「吉期挫過，他家如何肯放新人下船 。」小乙道 ：「高家只怕挫過好日 ，定要結親 。錢大官人替東人權做新郎三日了 。」顏俊道：「既結了親，這三夜錢大官人難道竟在新人房裏睡的 。」小乙道 ：「睡是同睡的，卻不曾動彈。那錢大官人是看得熟鴨蛋伴得小娘眠的 。」顏俊罵道 ：「放屁 ！那有此理！我託你何事？你如何不叫他推辭，卻做下這等勾當 。」小乙道 ：「家人也說過來 。錢大官人道 ：『我只要周全你家之事 ，若有半點欺心，天神鑑察 。』」顏俊此時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 。一把掌將小乙打在一邊，氣忿忿的奔出門外，專等錢青來廝鬧。

恰好船已攏岸 ，錢青終有細膩，預先囑付尤辰伴住高老，自己跳上岸。只爲自反無愧，理直氣壯，昂昂的步到顏家門首。望見顏俊，笑嘻嘻的正要上前作揖，告訴衷情。誰知顏俊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此際便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睜，不等開言，便撲的一頭撞去，咬定牙根，狠狠的罵道 ：「天殺的！你好快活 ！」說聲未畢，揸開五指將錢青頭巾頭髮扯做一把。亂踢亂打，口裏不絕聲的道 ：「天殺的！好欺心！別人費了錢財，把與你見成受用 ！」錢青口中也自分辯。顏俊打罵忙了，那裏聽他半個字兒。家人也不敢上前相勸。錢青喫打慌了，但呼救命。船上人聽得鬧吵，都上岸來看。只見一個醜漢將新郎痛打，正不知甚麼意故，都走攏來解勸。那裏勸得他開。

高贊盤問他家人，那家人料瞞不過。只得實說了。高贊不聞猶可，一聞之時，心頭火起，大罵尤辰無理，做這等欺三瞞四的媒人說騙人家女兒，也扭着尤辰亂打起來。高家送親的人也自心懷不平 ，一齊動手要打那醜漢。顏家的家人迴護家主，就與高家從人對打。先前顏俊和錢青是一對廝打，以後高贊和尤辰是兩對廝打，結末兩家家人扭做一團廝打。看的人重重疊疊，越發多了，街道擁塞難行。卻似：

九里山前擺陣勢，昆陽城下賭輸贏。

事有湊巧，其時本縣大尹恰好送了上司回轎 ，至於北門。見街上震天喧嚷，卻是廝打，停了轎子，喝教拿下。衆人見知縣相公拿人，都則散了。只有顏俊兀自扭住錢青，高贊兀自扭住尤辰，紛紛告訴，一時不得其詳。大尹都教帶到公庭，逐一細審，不許攙口。見高贊年長，先叫他上堂詰問。高讚道：「小人是洞庭山百姓，叫做高贊，爲女擇婿，相中了女婿才貌，將女許配。初三日，女婿上門親迎，因被風雪所阻，小人留女婿在家，完了親事。今日送女到此。不期遇了這個醜漢將小人的女婿毒打。小人問其緣故，卻是那醜漢買囑媒人，要哄騙小人的女兒爲婚，卻將那姓錢的後生冒名到小人家裏。老爺只問媒人，便知奸弊 。」大尹道 ：「媒人叫做甚名字？可在這裏麼。」高讚道 ：「叫做尤辰，見在臺下 。」大尹喝退高贊，喚尤辰上來，罵道 ：「弄假成真，以非爲是，都是你弄出這個伎倆！你可實實供出，免受重刑 ！」尤辰初時還只含糊抵賴，大尹發怒，喝教取夾棍伺候。尤辰雖然市井，從未熬刑，只得實說：起初顏俊如何央小人去說親，高贊如何作難，要選才貌。後來如何央錢秀才冒名去拜望，直到結親始末，細細述了一遍。大尹點頭道 ：「這是實情了。顏俊這廝費了許多事，卻被別人奪了頭籌 ，也怪不得發惱 。只是起先設心哄騙的不是 。」便教顏俊，審其口詞 。顏俊聽得尤辰說了實話 ，又見知縣相公詞氣溫和，只得也敘了一遍。兩口相同。大尹結末喚錢青上來，一見錢青青年美貌，且被打傷，便有幾分愛他憐他之意。問道 ：「你是個秀才，讀孔子之書，達周公之禮，如何替人去拜望迎親，同謀哄騙，有乖行止 。」錢青道 ：「此事原非生員所願。只爲顏俊是生員表兄，生員家貧，又館穀於他家，被表兄再四央求不過，勉強應承。只道一時權宜，玉成其事。」大尹道 ：「住了！你既爲親情而往，就不該與那女兒結親了 。」錢青道 ：「生員原只代他親迎，只爲一連三日大風，太湖之隔，不能行舟。故此高贊怕誤了婚期，要生員就彼花燭 。」大尹道 ：「你自知替身，就該推辭了 。」顏俊從旁磕頭道 ：「青天老爺只看他應承花燭，便是欺心 。」大尹喝道 ：「不要多嘴，左右扯他下去。」再問錢青道 ：「你那時應承做親，難道沒有個私心 。」錢青道：「只問高贊便知，生員再三推辭，高贊不允 。生員若再辭時，恐彼生疑，誤了表兄的大事，故此權成大禮 。雖則三夜同牀，生員和衣而睡 ，並不相犯 。」大尹呵呵大笑道 ：「自古以來，只有一個柳下惠坐懷不亂。那魯男子既自知不及，風雪之中就不肯放婦人進門了。你少年子弟，血氣未定，豈有三夜同牀並不相犯之理？這話哄得那一個 ！」錢青道 ：「生員今日自陳心跡，父母老爺未必相信 。只教高贊去問自己的女兒 ，便知真假。」大尹想道 ：「那女兒若有私情 ，如何肯說實話 。」當下想出個主意來，便教左右喚到老實穩婆一名，到舟中試驗高氏是否處女，速來回話。不一時，穩婆來覆知相公，那高氏果是處子，未曾破身。

顏俊在階下聽說高氏還是處子，便叫喊道 ：「既是小的妻子不曾破壞，小的情願成就 ！」大尹又道 ：「不許多嘴 ！」再叫高讚道 ：「你心下願將女兒配那一個 。」高讚道 ：「小人初時原看中了錢秀才，後來女兒又與他做了花燭。雖然錢秀才不欺暗室，與小女即無夫婦之情，已定了夫婦之義。若教女兒另嫁顏俊，不惟小人不願，就是女兒也不願 。」大尹道 ：「此言正合吾意 。」 錢青心下到不肯，便道 ：「生員此行，實是爲公不爲私。若將此女歸了生員，把生員三夜衣不解帶之意全然沒了。寧可令此女別嫁，生員決不敢冒此嫌疑，惹人談論。」大尹道 ：「此女若歸他人，你過湖這番替人誆騙，便是行止有虧，干礙前程了。今日與你成就親事，乃是遮掩你的過失。況你的心跡已自洞然，女家兩相情願，有何嫌疑？休得過讓，我自有明斷。」遂舉筆判雲：

高贊相女配夫，乃其常理；顏俊借人飾己，實出奇聞。東牀已招佳選，何知以羊易牛；西鄰縱有責言，終難指鹿爲馬。兩番渡湖，不讓傳書柳毅；三宵隔被，何慚秉燭雲長。風伯爲媒，天公作合，佳男配了佳婦，兩得其宜；求妻到底無妻，自作之孽 。高氏斷歸錢青 ，不須另作花燭。顏俊既不合設騙局於前 ，又不合奮老拳於後 。事已不諧，姑免罪責。所費聘儀，合助錢青，以贖一擊之罪，尤辰往來煽誘，實啓釁端，重懲示儆。

判訖，喝教左右將尤辰重責三十板，免其畫供，竟行逐出，蓋不欲使錢青冒名一事彰聞於人也。高贊和錢青拜謝。一干人出了縣門，顏俊滿面羞慚，敢怒而不敢言，抱頭鼠竄而去，有好幾月不敢出門。尤辰自回家將息棒瘡不題。

卻說高贊邀錢青到舟中，反殷勤致謝道 ：「若非賢婿纔行俱全，上官起敬，小女幾乎配匪人。今日到要屈賢婿同小女兒到舍下少住幾時，不知賢婿宅上還有何人 。」錢青道 ：「小婿父母俱亡，別無親人在家 。」高讚道 ：「既如此，一發該在舍下住了。老夫供給讀書，賢婿意下如何 。」錢青道 ：「苦得岳父扶持，足感盛德 。」是夜開船離了吳江，隨路宿歇，次日早到西山。一山之人聞知此事，皆當新聞傳說。又知錢青存心忠厚，無不欽仰。後來錢青一舉成名，夫妻偕老。有詩爲證：

醜臉如何騙美妻，作成表弟得便宜。

可憐一片吳江月，冷照鴛鴦湖上飛。

# 第二十八卷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自古姻緣天定，不繇人力謀求。有緣千里也相投，對面無緣不偶。

仙境桃花出水，宮中紅葉傳溝。三生簿上注風流，何用冰人開口。

這首《西江月》詞，大抵說人的婚姻乃前生註定，非人力可以勉強。今日聽在下說一樁意外姻緣的故事，喚做「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這故事出在那個朝代？何處地方？那故事出在大宋景祐年間，杭州府有一人姓劉，名秉義 ，是個醫家出身 。媽媽談氏，生得一對兒女。兒子喚做劉璞，年當弱冠，一表非俗，已聘下孫寡婦的女兒珠姨爲妻。那劉璞自幼攻書，學業已就。到十六歲上，劉秉義欲令他棄了書本，習學醫業。劉璞立志大就，不肯改業，不在話下。女兒小名慧娘，年方一十五歲，已受了鄰近開生藥鋪裴老家之聘。那慧娘生得資容豔麗，意態妖嬈，非常標緻。怎見得？但見：

蛾眉帶秀，鳳眼含情，腰如弱柳迎風，面似嬌花拂水。

體態輕盈，漢家飛燕同稱；性格風流，吳國西施並美。

蕊宮仙子謫人間，月殿嫦娥臨下界。

不題慧娘貌美。且說劉公見兒子長大，同媽媽商議，要與他完姻。方待教媒人到孫家去說，恰好裴九老也教媒人來說要娶慧娘 。劉公對媒人道 ：「多多上覆裴親家 ，小女年紀尚幼，一些妝奩未備。須再過幾時，待小兒完姻過了，方及小女之事，目下斷然不能從命！」媒人得了言語，回覆裴家。

那裴九老因是老年得子，愛惜如珍寶一般，恨不能風吹得大，早些地與他畢了姻事，生男育女。今日見劉公推託，好生不喜，又央媒人到劉家說道 ：「令愛今年一十五歲，也不算做小了。到我家來時，即如女兒一般看待，決不難爲。就是妝奩厚薄，但憑親家，並不計論。萬望親家曲允則個 。」劉公立意先要與兒子完姻，然後嫁女。媒人往返了幾次，終是不允。裴九老無奈，只得忍耐。當時若是劉公允了，卻不省好些本，止因執意不從，到後生出一段新聞，傳說至今。正是：

只因一着錯，滿盤俱是空。

卻說劉公回脫了裴家，央媒人張六嫂到孫家去說兒子的姻事。原來孫寡婦母家姓胡，嫁的丈夫孫恆原是舊家子弟，自十六歲做親，十七歲就生下一個女兒，喚名珠姨。才隔一歲，又生個兒子取名孫潤，小字玉郎。兩個兒女方在襁褓中，孫恆就亡過了。虧孫寡婦有些節氣，同着養娘，守這兩個兒女，不肯改嫁，因此人都喚他是孫寡婦。光陰迅速，兩個兒女漸漸長成。珠姨便許了劉家 ，玉郎從小聘定善丹青徐雅的女兒文哥爲婦。那珠姨、玉郎都生得一般美貌，就如良玉碾成、白粉團就一般。加添資性聰明，男善讀書，女工針指。還有一件，不但才貌雙美，且又孝悌兼全。

閒話休題。且說張六嫂到孫家傳達劉公之意，要擇吉日娶小娘子過門。孫寡婦母子相依，滿意欲要再停幾時，因想男婚女嫁乃是大事，只得應承。對張六嫂道 ：「上覆親翁親母，我家是孤兒寡母，沒甚大妝奩嫁送，不過隨常粗布衣裳。凡事不要見責 。」張六嫂覆了劉公。劉公備了八盒羹果禮物並吉期送到孫家。孫寡婦受了吉期，忙忙的制辦出嫁東西。看看日子已近，母女不忍相離，終日啼啼哭哭。誰想劉璞因冒風之後，出汗虛了，變爲寒症，人事不省，十分危篤，喫的藥就如潑在石上，一毫沒用。求神問卜。俱說無救。嚇得劉公夫妻魂魄都喪，守在牀邊吞聲對泣。

劉公與媽媽商量道 ：「孩兒病勢恁樣沉重，料必做親不得。不如且回了孫家，等待病痊，再擇日罷 。」劉媽媽道 ：「老官兒，你許多年紀了，這樣事難道還不曉得？大凡病人勢兇，得喜事一衝就好了。未曾說起的還要去相求，如今現成事體，怎麼反要回他 ！」劉公道 ：「我看孩兒病體，凶多吉少。若娶來家衝得好時，此是萬千之喜，不必講了；倘或不好，可不害了人家子女，有個晚嫁的名頭 。」劉媽媽道 ：「老官，你但顧了別人，卻不顧自己。你我費了許多心機定得一房媳婦。誰知孩兒命薄，臨做親卻又患病起來。今若回了孫家，孩兒無事，不消說起。萬一有些山高水低，有甚把臂，那原聘還了一半，也算是他們忠厚了 。卻不是人財兩失 ！」劉公道 ：「依你便怎樣 。」劉媽媽道 ：「依着我，分付了張六嫂，不要題起孩兒有病，竟娶來家，就如養媳婦一般 。若孩兒病好，另擇吉結親。倘然不起 ，媳婦轉嫁時 ，我家原聘並各項使費少不得班足了，放他出門，卻不是個萬全之策 ！」劉公耳朵原是棉花做的，就依着老婆，忙去叮囑張六嫂不要泄漏。

自古道 ：「若要不知，除非莫爲 」。劉公便瞞着孫家，那知他緊間壁的鄰家姓李，名榮，曾在人家管過解庫，人都叫做李都管。爲人極是刁鑽，專一打聽人家的細事，喜談樂道。因他做主管時得了些不義之財，手中有錢，所居與劉家基址相連，意欲強買劉公房子。劉公不肯，爲此兩下面和意不和，巴不能劉家有些事故，幸災樂禍。曉得劉璞有病危急，滿心歡喜，連忙去報知孫家。孫寡婦聽見女婿病兇，恐防誤了女兒，即使養娘去叫張六嫂來問。張六嫂欲待不說，恐怕劉璞有變，孫寡婦後來埋怨；欲要說了，又怕劉家見怪。事在兩難 ，欲言又止。孫寡婦見他半吞半吐，越發盤問得急了。張六嫂隱瞞不過，乃說 ：「偶然傷風，原不是十分大病，將息到做親時，料必也好了。」孫寡婦道 ：「聞得他病勢十分沉重，你怎說得這般輕易？這事不是當耍的。我受了千辛萬苦，守得這兩個兒女成人，如珍寶一般！你若含糊賺了我女兒時，少不得和你性命相搏，那時不要見怪 。」又道 ：「你去到劉家說，若果然病重，何不待好了另擇日子。總是兒女年紀尚小，何必恁樣忙迫。問明白了，快來回報一聲 。」張六嫂領了言語，方欲出門，孫寡婦又叫轉道 ：「我曉得你決無實話回我的，我令養娘同你去走遭。便知端的 ！」張六嫂見說教養娘同去，心中着忙道 ：「不消得，好歹不誤大娘之事 。」孫寡婦那裏肯聽，教了養娘些言語，跟張六嫂同去。

張六嫂扌麗 脫不得，只得同到劉家。恰好劉公走出來，張六嫂欺養娘不認得，便道 ：「小娘子少待，等我問句話來」急走上前，拉劉公到一邊，將孫寡婦適來言語細說，又道 ：「他因放心不下，特教養娘同來討個實信，卻怎的回答 。」劉公聽見養娘來看，手足無措，埋怨道 ：「你怎不阻擋住了？卻與他同來 ！」張六嫂道 ：「再三攔阻，如何肯聽，教我也沒奈何。如今且留他進去坐了。你們再去從長計較回他，不要連累我後日受氣 。」說還未畢，養娘已走過來。張六嫂就道 ：「此間便是劉老爹 。」養娘深深道個萬福，劉公還了禮，道 ：「小娘子請裏面坐 。」一齊進了大門，到客坐內。劉公道 ：「六嫂，你陪小娘子坐着 ，待我教老荊出來 。」張六嫂道 ：「老爹自便 。」劉公急急走到裏面，一五一十學於媽媽。又說 ：「如今養娘在外，怎地回他？倘要進來探看孩兒，卻又如何掩飾？不如改了日子罷 ！」媽媽道 ：「你真是個死貨！他受了我家的聘，便是我家的人了，怕他怎的！不要着忙，自有道理 。」便教女兒慧娘道 ：「你去將新房中收拾整齊，留孫家婦女喫點心 。」慧娘答應自去。

劉媽媽即走向外邊，與養娘相見畢，問道 ：「小娘子下顧，不知親母有甚話說 。」養娘道 ：「俺大娘聞得大官人有恙，放心不下，特教男女來問候。二爲上覆老爹老孃：若大官人病體初痊，恐未可做親，不如再停見時，等大官人身子健旺，另揀日罷 。」劉媽媽道 ：「多承親母過念，大官人雖是身子有些不快，也是偶然傷風，原非大病。若要另擇日子，這斷不能勾的。我們小人家的買賣，千難萬難 ，方纔支持得停當 。如錯過了，卻不又費一番手腳。況且有病的人正要得喜事來衝，他病也易好。常見人家要省事時，還借這病來見喜；何況我家吉期送已多日，親戚都下了帖地請喫喜筵，如今忽地換了日子。他們不道你家不肯，必認做我們討媳婦不起。傳說開去，卻不被人笑恥，壞了我家名頭。煩小娘子回去上覆親母，不必擔憂，我家干係大哩 ！」 養娘道 ：「大娘話雖說得是。請問大官人睡在何處？待男女候問一聲，好家去回報大娘 ，也教他放心 ！」劉媽媽道 ：「適來服了發汗的藥，正熟睡在那裏，我與小娘子代言罷。事體總在剛纔所言了，更無別說 。」張六嫂道 ：「我原說偶然傷風，不是大病。你們大娘不肯相信，又要你來。如今方見老身不是說謊的了 。」養娘道 ：「既如此 ，告辭罷 。」便要起身。劉媽媽道 ：「那有此理！說話忙了，茶也還沒有喫，如何便去 。」即邀到裏邊，又道 ：「我房裏醃腌臢臢，到在新房裏坐罷 。」引入房中，養娘舉目看時，擺設得十分齊整。劉媽媽又道 ：「你看我諸事齊備，如何肯又改日子？就是做了親，大官人到還要留在我房中歇宿，等身子全愈了，然後同房哩！」養娘見他整備得停當，信以爲實。當下劉媽媽教丫環將出點心茶來擺上，又教慧娘也來相陪。養娘心中想道 ：「我家珠姨是極標緻的了 ，不想這女娘也恁般出色 ！」吃了茶 ，作別出門，臨行，劉媽媽又再三囑咐張六嫂：「是必來覆我一聲！」

養娘同着張六嫂回到家中，將上項事說與主母。孫寡婦聽了，心中到沒了主意，想道 ：「欲待允了，恐怕女婿真個病重，變出些不好來，害了女兒。將欲不允，又恐女婿果是小病已愈，誤了吉期 。」疑惑不定，乃對張六嫂道 ：「六嫂，待我酌量定了，明早來取回信罷 。」張六嫂道 ：「正是，大娘從容計較計較，老身早早來也。」說罷自去。

且說孫寡婦與兒子玉郎商議 ：「這事怎生計較。」玉郎道：「想起來還是病重，故不要養娘相見。如今必要回他另擇日子，他家也沒奈何，只得罷休。但是空費他這番東西，見得我家沒情義。倘後來病好相見之間，覺道沒趣。若依了他們時，又恐果然有變，那時進退兩難，懊悔卻便遲了。依着孩兒，有個兩全之策在此，不知母親可聽 。」孫寡婦道 ：「你且說是甚兩全之策 。」玉郎道 ：「明早教張六嫂去說，日子便依着他家，妝奩一毫不帶，見喜過了，到第三朝就要接回，等待病好，連汝奩送去，是恁樣，縱有變故，也不受他們籠絡，這卻不是兩全其美 。」孫寡婦道 ：「你真是個孩子家見識！他們一時假意應承娶去，過了三朝，不肯放回，卻怎麼處 。」玉郎道 ：「如此怎好。」孫寡婦又想了一想道 ：「除非明日教張六嫂依此去說，臨期教姐姐閃過一邊，把你假扮了送去。皮箱內原帶一副道袍鞋襪，預防到三朝，容你回來，不消說起。倘若不容，且住在那裏，看個下落。倘有三長兩短，你取出道袍穿了，竟自走回，那個扯得你住 ！」玉郎 ：「別事便可，這事卻使不得！後來被人曉得，教孩兒怎生做人 。」孫寡婦見兒子推卻，心中大怒道：「縱別人曉得，不過是耍笑之事，有甚大害 ！」玉郎平昔孝順，見母親發怒，連忙道 ：「待孩兒去便了。只不會梳頭，卻怎麼好。」孫寡婦道：「我教養娘伏侍你去便了！」

計較已定，次早張六嫂來討回音，孫寡婦與他說如此如此，恁般恁般 。」若依得，便娶過去。依不得，便另擇日罷 ！」張六嫂覆了劉家，一一如命。你道他爲何就肯了？只因劉璞病勢愈重，恐防不妥，單要哄媳婦到了家裏，便是買賣了。故此將錯就錯，更不爭長競短。那知孫寡婦已先參透機關，將個假貨送來，劉媽媽反做了：

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

話要煩絮。到了吉期，孫寡婦把玉郎妝扮起來，果然與女兒無二，連自己也認不出真假。又教習些女人禮數。諸色好了，只有兩件難以遮掩，恐露出事來。那兩件？第一件是足與女子不同。那女子的尖尖趫趫，鳳頭一對，露在湘裙之下，蓮步輕移，如花枝招颭一般。玉郎是個男子漢，一隻腳比女子的有三四隻大，雖然把掃地長裙遮了，教他緩行細步，終是有些蹊蹺，這也還在下邊，無人來揭起裙兒觀看，還隱藏得過。第二件是耳上的環兒，乃女子平常時所戴，愛輕巧的也少不得戴對丁香兒。那極貧小戶人家，沒有金的銀的，就是銅錫的，也要買對兒戴着。今日玉郎扮做親人，滿頭珠翠，若耳上沒有環兒，可成模樣麼？他左耳還有個環眼，乃是幼時恐防難養穿過的。那右耳卻沒眼兒，怎生戴得？孫寡婦左思有想，想出一個計策來。你道是甚計策？他教養娘討個小小膏藥 ，貼在右耳 。若問時，只說環眼生着疳瘡，戴不得環子。露出左耳上眼兒掩飾，打點停當，將珠姨藏過一間房裏，專候迎親人來。

到了黃昏時候，只聽得鼓樂喧天，迎親轎子已到門首。張六嫂先入來，看見新人打扮得如天神一般，好不歡喜。眼前不見玉郎，問道 ：「小官人怎地不見 。」孫寡婦道 ：「今日忽然身子有些不健，睡在那裏，起來不得 ！」那婆子不知就裏，不來再問。孫寡婦將酒飯犒賞了來從，賓相念起詩賦，請新人上轎，玉郎兜上方巾，向母親作別。孫寡婦一路假哭，送出門來。上了轎子 ，教養娘跟着，隨身只有一隻皮箱，更無一毫妝奩。孫寡婦又叮囑張六嫂道 ：「與你說過，三朝就要送回的，不要失信！」張六嫂連聲答應道：「這個自然！」不題孫寡婦。

且說迎親的一路整簫聒耳，燈燭輝煌，到了劉家門首，賓相進來說道 ：「新人將已出轎，沒新郎迎接，難道教他獨自拜堂不成。」劉公道：「這卻怎好？不要拜罷 ！」劉媽媽道 ：「我有道理，教女兒陪拜便了 。」即令慧娘出來相迎。賓相念了闌門詩賦，請新人出了轎子，養娘和張六嫂兩邊扶着，慧娘相迎，進了中堂，先拜了天地，次及公姑親戚。雙雙卻是兩個女人同拜，隨從人沒一個不掩口而笑。都相見過了，然後姑嫂對拜。劉媽媽道 ：「如今到房中去與孩兒沖喜 。」樂人吹打，引新進房，來至臥牀邊。劉媽媽揭起帳子，叫道 ：「我的兒，今日娶你媳婦來家沖喜，你須掙扎精神則個 。」連叫三四次，並不則聲。劉公將燈照時，只見頭兒歪在半邊，昏迷去了。原來劉璞病得身子虛弱，被鼓樂一震，故此迷昏。當下老夫妻手忙腳亂，掐住人中 ，即教取過熱湯，灌了幾口 ，出了一身冷汗，方纔甦醒 。劉媽媽教劉公看着兒子 ，自己引新人進新房中去。揭起方巾，打一看時，美麗如畫，親戚無不喝采。只有劉媽媽心中反覺苦楚，他想 ：「媳婦恁般美貌 ，與兒子正是一對兒。若得雙雙奉侍老夫婦的暮年 ，也不枉一生辛苦。誰想他沒福，臨做親卻染此大病，十分中到有九分不妙。倘有一差兩誤，媳婦少不得歸於別姓，豈不目前空喜！」不題劉媽媽心中之事。

且說玉郎也舉目看時，許多親戚中，只有姑娘生得風流標致。想道 ：「好個女子，我孫潤可惜已定了妻子。若早知此女恁般出色，一定要求他爲婦 。」這裏玉郎方在讚羨。誰知慧娘心中也想道 ：「一向張六嫂說他標緻，我還未信，不想話不虛傳。只可惜哥哥沒福受用，今夜教他孤眼獨宿。若我丈夫像得他這樣美貌，便稱我的生平了，只怕不能夠哩 ！」不題二人彼此欣羨，劉媽媽請衆戚赴過花紅筵席，各自分頭歇息。賓相樂人，俱已打發去了。張六嫂沒有睡處，也自歸家。

玉郎在房，養娘與他卸了首飾，秉燭而坐，不敢便寢。劉媽媽與劉公商議道 ：「媳婦初到，如何教他獨宿？可教女兒去陪伴 。」劉公道 ：「只怕不穩便，繇他自睡罷 。」劉媽媽不聽，對慧娘道 ：「你今夜相伴嫂嫂在新房中去睡，省得他怕冷靜。」慧娘正愛着嫂嫂，見說教他相伴，恰中其意，劉媽媽引慧娘到新房中道 ：「娘子，只因你官人有些不恙，不能同房，特令小女來陪你同睡 。」玉郎恐露出馬腳，回道 ：「奴家自來最怕生人，到不消罷 。」劉媽媽道 ：「呀！你們姑嫂年紀相仿，即如姊妹一般，正好相處，怕怎的！你若嫌不穩時，各自蓋着條被兒，便不妨了 。」對慧娘道 ：「你去收拾了被窩過來 。」慧娘答應而去。

玉郎此時又驚又喜。喜的是心中正愛着姑娘標緻，不想天與其便，劉媽媽令來陪臥，這中便有幾分了；驚的是恐他不允，一時叫喊起來，反壞了自己之事。又想道 ：「此番挫過，後會難逢，看這姑娘年紀已在當時，情竇料也開了。須用計緩緩撩撥熱了，不怕不上我釣 ！」心下正想，慧娘教丫環拿了被兒同進房來，放在牀上。劉媽媽起身，同丫環自去。慧娘將房門閉上，走到玉郎身邊，笑容可掬，乃道 ：「嫂嫂，適來見你一些東西不喫 ，莫不餓了 。」玉郎道 ：「到還未餓 。」慧娘又道：「嫂嫂，今後要甚東西，可對奴家說知，自去拿來，不要害羞不說 。」玉郎見他意兒殷勤，心下暗喜，答道 ：「多謝姑娘美情 。」慧娘見燈上結着一個大大花兒，笑道 ：「嫂嫂，好個燈花兒，正對着嫂嫂，可知喜也 ！」玉郎也笑道 ：「姑娘休得取笑，還是姑娘的喜信 。」慧娘道 ：「嫂嫂話兒到會耍人 。」兩個閒話一回 。慧娘道 ：「嫂嫂，夜深了，請睡罷 ！」玉郎道：「姑娘先請 。」慧娘道 ：「嫂嫂是客，奴家是主，怎敢僭先！」玉郎道 ：「這個房中還是姑娘是客 。」慧娘笑道 ：「恁樣佔先了 。」便解農先睡。養娘見兩下取笑，覺道玉郎不懷好意，低低說道 ：「官人，你須要斟酌，此事不是當耍的！倘大娘知了，連我也不好 。」玉郎道 ：「不消囑咐，我自曉得！你自去睡。」養娘便去旁邊打個鋪兒睡下。

玉郎起身攜着燈兒，走到牀邊，揭起帳子照看，只見慧娘卷着被兒，睡在裏牀，見玉郎將打燈來照，笑嘻嘻的道 ：「嫂嫂，睡罷了，照怎的 。」玉郎也笑道 ：「我看姑娘睡在那一頭，方好來睡 。」把燈放在牀前一隻小桌兒上，解農入帳，對慧娘道 ：「姑娘，我與你一頭睡了，好講話耍子 。」慧娘道 ：「如此最好 ！」玉郎鑽下被裏 ，卸了上身衣服 ，下體小衣卻穿着，問道 ：「姑娘，今年青春了 。」慧娘道 ：「一十五歲 。」又問：「姑娘許的是那一家 。」慧娘怕羞，不肯回言。玉郎把頭捱到他枕上，附耳道 ：「我與你一般女兒家，何必害羞 。」慧娘方纔答道 ：「是開生藥鋪的裴家 。」又問道 ：「可見說佳期還在何日 。」慧娘低低道 ：「近日曾教媒人再三來說，爹道奴家年紀尚小，回他們再緩見時哩 。」玉郎笑道 ：「回了他家，你心下可不氣惱麼 。」慧娘伸手把玉郎的頭推下枕來，道 ：「你不是個好人！哄了我的話，便來耍人；我若氣惱時，你今夜心裏還不知怎地惱着哩 ！」

玉郎依舊又捱到枕上道 ：「你且說有甚煩。」慧娘道：「今夜做親沒有個對兒，怎地不惱 。」玉郎道 ：「如今有姑娘在此，便是個對兒了，又有甚惱 ！」慧娘笑道 ：「恁樣說，你是我的娘子了 。」玉郎道 ：「我年紀長似你，丈夫還是我 。」慧娘道：「我今夜替哥哥拜堂 ，就是哥哥一般 ，還該是我 。」玉郎道：「大家不要爭，只做個女夫妻罷 。」兩個說風話耍子，愈加親想沒事，乃道 ：「既做了熱。玉郎料夫妻，如何不合被兒睡。」口中便說，兩手即掀開他的被兒，捱過身來，伸手便去摸他身上，膩滑如酥，下體卻也穿着小衣。慧娘此時已被玉郎調動春心，忘其所心，任玉郎摩弄，全然不拒。玉郎摸到胸前時，一對小乳豐隆突起，溫軟如綿，乳頭卻像雞頭肉一般，甚是可愛。慧娘也把手來將玉郎渾身一摸，道 ：「嫂嫂好個軟滑身子 ！」摸他乳時 ，剛剛只有兩個小小乳頭，心中想道 ：「嫂嫂長似我，怎麼乳兒到小 。」玉郎摩弄了一回，便以手摟抱過來，嘴對嘴，將舌尖度向慧娘口中。慧娘只認做姑嫂戲耍，也將雙手抱住，着實咂吮。咂得慧娘遍體酥麻。便道 ：「嫂嫂，如今不像女夫妻，竟是真夫妻一般了 。」玉郎見他情動，便道 ：「有心頑了，何不把小衣一發去了，親親熱熱睡一回也好。」慧娘道 ：「羞人答答，脫了不好 。」玉郎道：「縱是取笑，有甚麼羞 。」便解開他的小衣褪下。伸手去摸他不便處，慧娘雙手即來遮掩 ，道 ：「嫂嫂休得羅皁 ！」玉郎捧過面來親個嘴 ，道：「何妨！你也摸我的便了 。」慧娘真個也去解了他的褲來摸時，只見一條玉莖鐵硬的挺着。吃了一驚，縮手不迭，乃道 ：「你是何人？卻假妝着嫂嫂來此 ！」玉郎道：「我便是你的丈夫了，又問怎的 。」一頭即便騰身上去，將手啓他雙股，慧娘雙手推開半邊，道 ：「你若不說真話，我便叫喊起來，教你了不得！」玉郎着了急，連忙道 ：「娘子不消性急，待我說便了。我是你嫂嫂的兄弟玉郎，聞得你哥哥病勢沉重，未知怎地。我母親不捨得姐姐出門 ，又恐誤了你家吉期 。故把我假妝嫁來，等你哥哥病好，然後送姐姐過門。不想天付良緣，到與娘子成了夫婦 。此情只許你我曉得 ，不可泄漏 。」說罷 ，又翻身上來。慧娘初是隻道是真女人，尚然心愛，如今卻是個男子，豈不歡喜？況且又被玉郎先引得神魂飄蕩，又驚又喜 ，半推半就道：「原來你們恁樣欺心 ！」玉郎那有心情回答 ，雙手緊緊抱住，即便恣意風流：

一個是青年孩子初嘗滋味，一個是黃花女兒乍得甜頭。一個說今霄花燭，到成了你我姻緣；一個說此夜衾綢，便試發了夫妻恩愛。一個說前生有分，不須月老冰人；一個道異日休忘，說盡山盟海誓。各燥自家脾胃，管甚麼姐姐哥哥；且圖眼下歡娛，全不想有夫有婦。雙雙蝴蝶花間舞，兩兩鴛鴦水上游。

雲雨已畢，緊緊偎抱而睡 。且說養娘恐怕玉郎弄出事來，臥在旁邊鋪上，眼也不合。聽着他們初時還說話笑耍，次後只聽得牀棱搖曳，氣喘吁吁，已知二人成了那事。暗暗叫苦。到次早起來，慧娘自向母親房中梳洗。養娘替玉郎梳妝，低低說道 ：「官人，你昨夜恁般說了，卻又口不應心，做下那事！倘被他們曉得，卻怎處 。」玉郎道 ：「又不是我去尋他，他自送上門來 ，教我怎生推卻 ！」養娘道 ：「你須拿住主意便好 。」玉郎道 ：「你想恁樣花一般的美人同牀而臥，便是鐵石人也打熬不住，叫我如何忍耐得過！你若不泄漏時，更有何人曉得。」妝扮已畢，來劉媽媽房裏相見，劉媽媽道 ：「兒，環子也忘戴了 。」養娘道 ：「不是忘了，因右耳上環眼生了疳瘡，戴不得，還貼着膏藥哩 。」劉媽媽 ：「原來如此 。」玉郎依舊來至房中坐下，親戚女眷都來相見，張六嫂也到。慧娘梳裹罷，也到房中，彼此相視而笑。是日劉公請內外親戚喫牀喜筵席，大吹大擂，直飲到晚，各自辭別回家。慧娘依舊來伴玉郎，這一夜顛鸞倒鳳，海誓山盟，比昨倍加恩愛。看看過了三朝，二人行坐不離。到是養娘捏着兩把汗，催玉郎道 ：「如今已過三朝，可對劉大娘說，回去罷 ！」玉郎與慧娘正火一般熱 ，那想回去，假意說：「我怎好啓齒說要回去，須是母親叫張六嫂來說便好。」養娘道：「也說得是。」即便回家。

卻說孫寡婦雖將兒子假妝嫁去，心中卻懷着鬼胎，急切不見張六嫂來回覆，眼巴巴望到第四日 。養娘回家，連忙來回。養娘將女婿病兇，姑娘陪拜 ，夜間同睡相好之事，細細說知。孫寡婦跌足叫苦道 ：「這事必然做出來也！你快去尋張六嫂來。」養娘去不多時，同張六嫂來家。孫寡婦道 ：「六嫂前日講定約三朝便送回來，今已過了 ，勞你去說 ，快些送我女兒回來 ！」張六嫂得了言語，同養娘來至劉家。恰好劉媽媽在玉郎房中閒話，張六嫂將孫家要接新人的話說知。玉郎、慧娘不忍割捨 ，到暗暗道 ：「但願不允便好 。」誰想劉媽媽真個說道：「六嫂，你媒也做了，難道恁樣事還不曉得？從來可有三朝媳婦便歸去的理麼？前日他不肯嫁來，這也沒奈何。今既到我家，便是我家的人了，還像得他意！我千難萬難娶得個媳婦，到三朝便要回去，說也不當人子。既如此不捨得，何不當初莫許人家。他也有兒子，少不也要娶媳婦，看三朝可肯放回家去？聞得親母是個知禮之人，虧他怎樣說了出來 。」一番言語，說得張六嫂啞口無言 ，不敢回覆孫家 。那養娘恐怕有人闖進房裏，衝破二人之事，到緊緊守着房門，也不敢回家。

且說劉璞自從結親這夜驚出一身汗來，漸漸痊可。曉得妻子又娶來家，人物十分標緻，心中歡喜 ，這病癒覺好得快了。過了數日，掙扎起來，半眠半坐，日漸健旺，即能梳裹，要到房中來看渾家，劉媽媽恐他初愈，不耐行動，叫丫環扶着，自己也隨其後 ，慢騰騰的走到新房門口 。養娘正坐在門檻之上，丫環道 ：「讓大官人進去 。」養娘立起身來，高聲叫道 ：「大官人進來了 ！」玉郎正接着慧娘調笑，聽得有人進來，連忙走開。劉璞掀開門簾跨進房來。慧娘道 ：「哥哥 ，且喜梳洗了。只怕還不宜勞動 。」劉璞道 ：「不打緊，我也暫時走走，就去睡的 。」便向玉郎作揖。玉郎背轉身，道了個萬福。劉媽媽道：「我的兒 ，你且慢作揖麼 ！」又見玉郎背立 ，便道 ：「娘子，這便是你官人。如今病好了特來見你，怎麼到背轉身子 。」走向前，扯近兒子身邊，道 ：「我的兒，與你恰好正是個對兒。」劉璞見妻子美貌異常，甚是快樂。真個是人逢喜事精神爽，那病平去了幾分。劉媽媽道 ：「兒去睡了罷 ，不要難爲身子 。」原叫丫環扶着，慧娘也同進去。

玉郎見劉雖然是個病容，卻也人材齊整，暗想道 ：「姐姐得配此人，也不辱抹了 。」又想道 ：「如今姐夫病好，倘然要來同臥，這事便要決撤，快些回去罷。」到晚上對慧娘道：「你哥哥病已好了，我須住身不得，你可掇母親送我回家，換姐姐過來，這事便隱過了。若再住時，事必敗露 ！」慧娘道 ：「你要回家，也是易事，我的終身卻怎麼處 。」玉郎道 ：「此事我已千思萬想，但你已許人，我已聘歸，沒甚計策挽回，如之奈何。」慧娘道：「君若無計娶我，誓以魂魄相隨，決然無顏更事他人！」說罷，嗚嗚咽咽哭將起來。玉郎與他拭了眼淚道：「你且勿煩惱，容我再想 。」自此兩相留戀，把回家之事到擱起一邊。一日午飯已過，養娘向後邊去了。二人將房門閉上，商議那事，長算短算，沒個計策，心下苦楚，彼此相抱暗泣。

且說劉媽媽自從媳婦到家之後，女兒終日行坐不離。剛到晚，便閉上房門去睡，直至日上三竿方纔起身，劉媽媽好生不樂。初時認做姑嫂相愛，不在其意。已後日日如此，心中老大疑惑。也還道是後生家貪眠懶惰 ，幾遍要說 。因想媳婦初來，尚未與兒子同牀，還是個嬌客，只得耐往。那日也是合當有事，偶在新房前走過，忽聽得裏邊有哭泣之聲。向壁縫中張時，只見媳婦共女兒互相摟抱，低低而哭。劉媽媽見如此做作，料道這事有些蹊蹺，欲待發作 ，又想兒子纔好 ，若知得必然氣惱，權且耐住 。便掀門簾進來，門卻閉着 。叫道 ：「快些開門 ！」二人聽見是媽媽聲音，拭乾眼淚，忙來開門。劉媽媽走將進去，便道 ：「爲甚青天白日把門閉上，在內摟抱啼哭 。」二人被問，驚得滿面通紅，無言可答。劉媽媽見二人無言，一發是了，氣得手足麻木，一手扯着慧娘道 ：「做得好事！且進來和你說話。」扯到後邊一間空屋中來。丫環看見，不知爲甚？閃在一邊。劉媽媽扯進裏屋，將門閂上，丫環伏在門上張時，見媽媽尋了一根木棒，罵道 ：「賤人！快快實說，便饒你打罵。若一句含糊，打下這下半截來 ！」慧娘初時抵賴。媽媽道 ：「賤人！我且問你：他來得幾時，有甚恩愛割捨不得 ，閉着房門摟抱啼哭 。」慧娘對答不來。媽媽拿起棒子要打，心中卻又不捨得。

慧娘料是隱瞞不過 ，想道 ：「事已至此 ，索性說個明白，求爹媽辭了裴家，配與玉郎。若不允時，拚個自盡便了 ！」乃道 ：「前日孫家曉得哥哥有病，恐誤了女兒，要看下落，叫爹媽另自擇日。因爹媽執意不從，故把兒子玉郎假妝嫁來。不想母親叫孩兒陪伴，遂成了夫婦 ，恩深義重 ，誓必圖百年偕老。今見哥哥病好，玉郎恐怕事露，要回去換姐姐過來。孩兒思想：一女無嫁二夫之理，叫玉郎尋門路娶我爲妻。因無良策，又不忍分離，故此啼哭。不想被母親看見，只此便是實話 。」劉媽媽聽罷，怒氣填胸，把棒撇在一邊，雙足亂跳，罵道 ：「原來這老乞婆恁般欺心，將男作女哄我！怪道三朝便要接回。如今害了我女兒，須與他干休不得！拚這老性命結識這小殺才罷！」開了門，便趕出來。

慧娘見母親去打玉郎，心中着忙，不顧羞恥，上前扯住。被媽媽將手一推，躍在地上，爬起時，媽媽已趕向外面去了。慧娘隨後也趕將來，丫環亦跟在後邊。且說玉郎見劉媽媽扯去慧娘，情知事露 ，正在房中着急 。只見養娘進來道 ：「官人，不好了！弄出事來也！適在後邊來，聽得空屋中亂鬧。張看時，見劉大娘拿大棒子拷打姑娘，逼問這事哩 ！」玉郎聽說打着慧娘，心如刀割，眼中落下淚來，沒了主意。養娘道 ：「今若不走，少頃便禍到了 ！」玉郎即忙除下簪釵，挽起一個角兒，皮箱內開出道袍鞋襪穿起，走出房來，將門帶上。離了劉家，帶跌奔回家裏。正是：

拆破玉籠飛綵鳳，頓開金鎖走蛟龍。

孫寡婦見兒子回來，恁般慌急，又驚又喜，便道 ：「如何這般模樣 。」養娘將上項事說知。孫寡婦埋怨道 ：「我教你去，不過權宜之計 ，如何即做出這般沒天理事體 ！你若三朝便回，隱惡揚善，也不見得事敗。可恨張六嫂這老虔婆，自從那日去了竟不來覆我。養娘，你也不回家走遭，教我日夜擔愁！今日弄出事來，害這姑娘，卻怎麼處？要你不肖子何用 ！」玉郎被母親嗔責，驚愧無地。養娘道 ：「小官人也自要回的，怎奈劉大娘不肯。我因恐他們做出事來，日日守着房門 ，不敢回家。今日暫走到後邊，便被劉大娘撞破。幸喜得急奔回來，還不曾喫虧。如今且教小官人躲過兩口，他家沒甚話說，便是萬千之喜了。」孫寡婦真個教玉郎閃過，等候他家消息。

且說劉媽媽趕到新房門口，見門閉着，只道玉郎還在裏面，在外罵道 ：「天殺的賊賤才！你把老孃當作什麼樣人，敢來弄空頭，壞我的女兒！今日與你性命相搏，方見老孃手段。快些走出來！若不開時，我就打進來了 ！」正罵時，慧娘已到，便去扯母親進去。劉媽媽罵道 ：「賤人，虧你羞也不羞，還來勸我 ！」盡力一摔，不想用力猛了，將門靠開，母子兩個都跌進去，攪做一團。劉媽媽罵道 ：「好天殺的賊賤才，到放老孃這一交 ！」即忙爬起尋時 ，那裏見個影兒 。那婆子尋不見玉郎，乃道 ：「天殺的好見識！走得好！你便走上天去，少不得也要拿下來 ！」對着慧娘道 ：「加今做下這等醜事，倘被裴家曉得，卻怎地做人 。」慧娘哭道 ：「是孩兒一時不是，做差這事。但求母親憐念孩兒，勸爹爹怎生回了裴家，嫁着玉郎，猶可挽回前失。倘若不允，有死而已 ！」說罷，哭倒在地 。劉媽媽道：「你說得好自在話兒！他家下財納聘定着媳婦，今日平白地要休這親事，誰個肯麼？倘然問因甚事故要休這親，教你爹怎生對答！難道說我女兒自尋了一個漢子不成 。」慧娘被母親說得滿面羞慚，將袖掩着痛哭。

劉媽媽終是禽犢之愛，見女兒恁般啼哭，卻又恐哭傷了身子便道 ：「我的兒，這也不干你事，都是那老虔婆設這沒天理的詭計，將那殺才喬妝嫁來。我一時不知，教你陪伴，落了他圈套。如今總是無人知得，把來閣過一邊，全你的體面，這纔是個長策。若說要休了裴家嫁那殺才，這是斷然不能 ！」慧娘見母親不允，愈加啼哭，劉媽媽又憐又惱，到沒了主意。正鬧間，劉公正在人家看病回來 ，打房門口經過 ，聽得房中啼哭，乃是女兒的聲音；又聽得媽媽話響，正不知爲着甚的，心中疑惑，忍耐不住，揭開門簾問道 ：「你們爲甚恁般模樣 。」劉媽媽將前項事-一細說。氣得劉公半晌說不出話來。想了一想，到把媽媽埋怨道 ：「都是你這老乞婆害了女兒！起初兒子病重時，我原要另擇日子，你便說長道短，生出許多話來，執意要那一日。次後孫家教養娘來說，我也罷了，又是你弄嘴弄舌，哄着他家。及至娶來家中，我說待他自睡罷，你又偏生推女兒伴他。如今伴得好麼 。」劉媽媽因玉郎走了，又不捨得女兒難爲，一肚子氣正沒發脫 ，見老公倒前倒後數說埋怨 ，急得暴躁如雷，罵道 ：「老亡八！依你說起來，我的孩兒應該與這殺才騙的！」一頭撞個滿懷。劉公也在氣惱之時，揪過來便打，慧娘便來解勸，三人攪做一團，滾做一塊，分拆不開。

丫環着了忙，奔到房中報與劉璞道 ：「大官人 ，不好了！大爺大娘在新房中相打哩 ！」劉璞在榻上爬起來 ，走至新房，向前分解。老夫妻見兒子來勸，因惜他病體初愈，恐勞碌了他，方纔罷手，猶兀自「老亡八，老乞婆」相罵。劉璞把父親勸出外邊，乃問 ：「妹子爲甚在這房中廝鬧，娘子怎又不見 。」慧娘被問，心下惶惶，掩面而哭，不敢則聲。劉璞焦躁道 ：「且說爲着甚的 。」劉婆方把那事細說，將劉璞氣得面如土色，停了半晌，方道 ：「家醜不可外揚，倘若傳到外邊 ，被人恥笑。事已至此，且再作區處 ！」劉媽媽方纔住口，走出房來。慧娘掙住不行，劉媽媽一手扯着便走，取巨鎖將門鎖上。來至房裏，慧娘自覺無顏，坐在一個壁角邊哭泣。正是：

饒君掬盡湘江水，難洗今朝滿面羞。

且說李都管聽得劉家喧嚷，伏在壁上打聽。雖然曉得些風聲，卻不知其中細底。次早，劉家丫環走出門前，李都管招到家中問他。那丫環初時不肯說，李都管取出四、五十錢來與他道 ：「你若說了，送這錢與你買東西喫 。」丫環見了銅錢，心中動火，接過來藏在身邊，便從頭至尾盡與李都管說知。李都管暗喜道 ：「我把這醜事報與裴家，攛掇來鬧吵一場，他定無顏在此居住，這房子可不歸於我了 。」忙忙的走至裴家，一五一十報知，又添些言語，激惱裴九老。那九老夫妻因前日娶親不允，心中正惱着劉公。今日聽見媳婦做下醜事，如何下氣！一徑趕到劉家，喚出劉公來發話道：「當初我央媒來說要娶親時，千推萬阻，道女兒年紀尚小，不肯應承。護在家中，私養漢子。若早依了我，也不見得做出事來。我是清清白白的人家，決不要這樣敗壞門風的好東西。快還了我昔年聘禮，另自去對親，不要誤我孩兒的大事 。」將劉公嚷得面上一回紅，一回白，想道 ：「我家昨夜之事，他如何今早便曉得了？這也怪異 。」又不好承認，只得賴道 ：「親家，這是那裏說起，造恁般言語污辱我家？倘被外人聽得，只道真有這事，你我體面何在 ！」裴九老便罵道 ：「打脊賤才！真個是老亡八。女兒現做着恁般醜事，那個不曉得了！虧你還長着鳥嘴，在我面前遮掩 。」趕近前把手向劉公臉上一撳道 ：「老亡八！羞也不羞！待我送個鬼臉兒與你戴了見人 。」劉公被他羞辱不過，罵道 ：「老殺才，今日爲甚趕上門來欺我 。」便一頭撞去，把裴九老撞倒在地，兩下相打起來。

裏邊劉媽媽與劉璞聽得外面喧嚷，出來看時，卻是裴九老與劉公廝打，急向前拆開。裴九老指着罵道 ：「老亡八打得好！我與你到府裏去說話。」一路罵出門去了。劉璞便向父親：「裴九因甚清早來廝鬧 。」劉公把他言語學了一遍。劉璞道 ：「他家如何便曉得了？此甚可怪 。」又道 ：「如今事已彰揚，卻怎麼處 。」劉公又想起裴九老恁般恥辱 ，心中轉惱 ，頓足道：「都是孫家乞婆害我家壞了門風，受這樣惡氣！若不告他，怎出得這氣 。」劉璞勸解不住。劉公央人寫了狀詞，望着府前奔來。正值喬太守早堂放告。這喬太守雖則關西人，又正直，又聰明，憐才愛民，斷獄如神，府中都稱爲喬青天。

卻說劉公剛到府前，劈面又遇着裴九老。九老見劉公手執狀詞，認做告他，便罵道 ：「老亡八，縱女做了醜事，到要告我，我同你去見太爺 。」上前一把扭住，兩下又打將起來。兩張狀詞都打失了。二人結做一團，相至堂上。喬太守看見，喝教各跪一邊，問道 ：「你二人叫甚名字？爲何結扭相打 。」二人一齊亂嚷，喬太守道 ：「不許攙越！那老兒先上來說 。」裴九老跪上去訴道 ：「小人叫做裴九，有個兒子裴政，從幼聘下邊劉秉義的女兒慧娘爲妻，今年都已十五歲了。小人因是老年愛子，要早與他完姻。幾次央媒去說，要娶媳婦。那劉秉義只推女兒年紀尚小，勒掯不許，誰想他縱女賣姦，戀着孫潤，暗招在家，要圖賴親事。今早到他家理說，反把小人毆辱。情極了，來爺爺臺下投生，他又趕來扭打。求爺爺作主，救小人則個 ！」喬太守聽了，道 ：「且下去 ！」喚劉秉義上去問道：「你怎麼說 。」劉公道 ：「小人有一子一女，兒子劉璞聘孫寡婦女兒珠姨爲婦，女兒便許裴九的兒子。向日裴九要娶時，一來女兒尚幼，未曾整備妝奩；二來正與兒子完姻 ，故此不允。不想兒子臨婚時忽地患起病來，不敢教與媳婦同房，令女兒陪伴嫂子。那知孫寡婦欺心，藏過女兒，卻將兒子孫潤假妝過來，到強姦了小人女兒。正要告官，這裴九卻得知了 ，登門打罵。小人氣忿不過，與他爭嚷，實不是圖賴他的婚姻 。」喬太守見說男扮爲女，甚以爲奇，乃道 ：「男扮女妝自然有異。難道你認他不出 。」劉公道 ：「婚嫁乃是常事，那曾有男子假扮之理，卻去辨他真假？況孫潤面貌美如女子。小人夫妻見了，已是萬分歡喜，有甚疑惑。」喬太守道：「孫家即以女許爲媳，因甚卻又把兒子假妝？其中必有緣故 。」又道 ：「孫潤還在你家麼。」劉公道 ：「已逃回去了 。」喬太守即差人去拿孫寡婦母子三人，又差人去喚劉璞、慧娘兄妹俱來聽審。不多時，都已拿到。喬太守舉目看時，玉郎姊弟果然一般美貌，面龐無二；劉璞卻也人物俊秀，慧娘豔麗非常。暗暗欣羨道 ：「好兩對青年兒女 ！」心中便有成全之意。乃問孫寡婦：「因甚將男作女，哄騙劉家，害他女兒 。」孫寡婦乃將女婿病重，劉秉義不肯更改吉期，恐怕誤了女兒終身，故把兒子妝去沖喜，三朝便回，是一時權宜之策。不想劉秉義卻教女兒陪臥，做出這事。喬太守道 ：「原來如此 ！」問劉公道 ：「當初你兒子既是病重，自然該另換吉期。你執意不肯，卻主何意？假若此時依了孫家，那見得女兒有此醜事？這都是你自起釁端，連累女兒 。」劉公道 ：「小人一時不合聽了妻子說話，如今悔之無及 ！」喬太守道 ：「胡說！你是一家之主，卻聽婦人言語。」又喚玉郎、慧娘上去道 ：「孫潤 ，你以男假女已是不該。卻又奸騙處女 ，當得何罪 。」玉郎叩頭道 ：「小人雖然有罪，但非設意謀求 ，乃是劉親母自遣其女陪伴小人 。」喬太守道：「他因不知你是男子 ，故令他來陪伴，乃是美意，你怎不推卻 。」玉郎道 ：「小人也曾苦辭 ，怎奈堅執不從 。」喬太守道 ：「論起法來，本該打一頓板子纔是姑念你年紀幼小，又系兩家父母釀成，權且饒恕。」玉郎叩頭泣謝。

喬太守又問慧娘道 ：「你事已做錯，不必說起。如今還是要歸裴氏？要歸孫潤？實說上來 。」慧娘哭道 ：「賤妾無媒苟合，節行已虧，豈可更事他人；況與孫潤恩義已深，誓不再嫁。若爺爺必欲判離，賤妾即當自盡。決無顏苟活 ，貽笑他人 。」說罷，放聲大哭。喬太守見他情詞真懇，甚是憐惜，且喝過一邊 。喚裴九老分付道 ：「慧娘本該斷歸你家 ，但已失身孫潤，節行已虧。你若娶回去，反傷門風，被人恥笑，他又蒙二夫之名，各不相安。今判與孫潤爲妻，全其體面。令孫潤還你昔年聘禮，你兒子另自聘婦罷 ！」裴九老道 ：「媳婦已爲醜事，小人自然不要。但孫潤破壞我家婚姻，今原歸於他，反周全了姦夫、淫婦，小人怎得甘心！情願一毫原聘不要，求老爺斷媳婦另嫁別人，小人這口氣也還消得一半 。」喬太守道 ：「你既已不願娶他，何苦又作此冤家 ！」 劉公亦稟道 ：「爺爺，孫潤已有妻子，小人女兒豈可與他爲妾 。」喬太守初時只道孫潤尚無妻子，故此斡旋。見劉公說已有妻，乃道 ：「這卻怎麼處。」對孫潤道 ：「你既有妻子，一發不該害人閨女了！如今置此女於何地 。」玉郎不敢答應 。喬太守又道 ：「你妻子是何等人家？可曾過門麼 。」孫潤道 ：「小人妻子是徐雅女兒，尚未過門 。」喬太守道 ：「這等易處了 。」叫道 ：「裴九，孫潤原有妻未娶，如今他既得了你媳婦，我將他妻子斷償你的兒子，消你之忿 ！」裴九老道 ：「老爺明斷，小人怎敢違逆？但恐徐雅不肯 。」喬太守道 ：「我作了主，誰敢不肯！你快回家引兒子過來，我差人去喚徐雅帶女兒來當堂匹配。」

裴九老忙即歸家，將兒子裴政領到府中。徐雅同女兒也喚到了。喬太守看時，兩家男女卻也相貌端正，是個對兒。乃對徐雅道 ：「孫潤因誘了劉秉義女兒，今已判爲夫婦。我今作主，將你女兒配與裴九兒子裴政。限即日三傢俱便婚配回報。如有不伏者，定行重治 。」徐雅見太守作主，怎敢不依，俱各甘伏，喬太守援筆判道：

弟代姊嫁，姑伴嫂眠。愛女愛子，情在理中。一雌一雄，變出意外。移乾柴近烈火，無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適獲其偶。孫氏因姊而得婦，摟處子不用逾牆；劉氏女因嫂而得夫，懷吉士初非炫玉。相悅爲婚，禮以義起；所厚者薄，事可權宜。使徐雅別婿裴九之兒，許裴政改娶孫郎之配。奪人婦，人亦奪其婦，兩家恩怨，總息風波。獨樂樂不若與人樂，三對夫妻，各諧魚水。人雖兌換，十六兩原只一斤；親是交門，五百年決非錯配。以愛及愛，伊父母自作冰人；非親是親，我官府權爲月老。已經明斷，各赴良期。

喬太守寫畢，教押司當堂朗誦與衆人聽了。衆人無不心服，各各叩頭稱謝。喬太守在庫上支取喜紅六段，教三對夫妻披掛起來，喚三起樂人、三頂花花轎兒，抬了三位新人。新郎及父母，各處隨轎而出。

此事鬧動了杭州府 ，都說好個行方便的太守，人人誦德，家？可曾過門麼 。」孫潤道 ：「小人妻子是徐雅女兒，尚未過婦、裴九老兩家與劉秉義講嘴，鷸蚌相持，自己漁人得利。不期太守善於處分，反作成了孫玉郎一段良姻。街坊上當做一件美事傳說，不以爲醜，他心中甚是不樂。未及一年，喬太守又取劉璞、孫潤都做了秀才，起送科舉，李都管自知慚愧，安身不牢，反躲避鄉居。後來劉璞、孫潤同榜登科，俱任京職，仕途有名，扶持裴政反得了官職。一門親眷，富貴非常。劉璞官直至龍圖閣學士，連李都管家宅反歸併於劉宅。刁鑽小人，亦何益哉！後人有詩單道李都管爲人不善，以爲後戒。詩云：

爲人忠厚爲根本，何苦刁鑽欲害人！

不見古人卜居者，千金只爲買鄉鄰。

又有一詩，單誇喬太守此事斷得甚好：

鴛鴦錯配本前緣，全賴風流太守賢。

錦被一牀遮盡醜，喬公不枉叫青天 。」

# 第二十九卷 懷私怨狠僕告主

詩曰：

杳杳冥冥地，非非是是天。

害人終自害，狠計總徒然。

話說殺人償命，是人世間最大的事，非同小可。所以是真難假，是假難真。真的時節，縱然有錢可以通神，目下脫逃憲網，到底天理不容，無心之中自然敗露；假的時節，縱然嚴刑拷掠，誣伏莫伸，到底有個辨白的日子。假饒誤出誤入，那有罪的老死牖下，無罪的卻命絕於囹圄、刀鋸之間，難道頭頂上這個老翁是沒有眼睛的麼？所以古人說得好：

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舉意已先知。

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說話的，你差了。這等說起來，不信死囚牢裏再沒有個含冤負屈之人？那陰間地府也不須設得枉死城了！看官不知，那冤屈死的，與那殺人逃脫的，大概都是前世的事。若不是前世緣故，殺人竟不償命，不殺人則要償命，死者、生者怨氣沖天，縱然官府不明，皇天自然鑑察。千奇百怪的巧，卻生出機會來了此公案。所以說道 ：「人惡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又道是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古來清官察吏不止一人，曉得人命關天，又且世情不測，盡有極難信的事，偏是真的；極易信的事，偏是假的。所以就是情真罪實的，還要細細體訪幾番，方能彀獄無冤鬼。如今爲官做吏的人，貪愛的是錢財，奉承的是富貴，把那「正直公平」四字拋卻東洋大海。明知這事無可寬容，也將來輕輕放過；明知這事有些尷尬，也將來草草問成。竟不想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那親動手的奸徒，若不明正其罪，被害冤魂何時瞑目？至於被誣冤枉的，卻又六問三推，千般鍛鍊。嚴刑之下，就是凌遲碎剮的罪，急忙裏只得輕易招成，攪得他家破人亡。害他一人，便是害他一家了。只做自己的官，毫不管別人苦，我不知他肚腸閣落裏邊，也思想積些陰德與兒孫麼？如今所以說這一篇，專一奉勸世上廉明長者：一草一木都是上天生命，何況祖宗赤子！須要慈悲爲本，寬猛兼行，護正誅邪，不失爲民父母之意。不但萬民感戴，皇天亦當佑之。

且說國朝有個富人王甲，是蘇州府人氏，與同府李乙是個世仇。王甲百計思量害他，未得其便。忽一日，大風大雨，鼓打三更，李乙與妻子蔣氏喫過晚飯，熟睡多時。只見十餘個強人，將紅朱黑墨搽了臉，一擁的打將入來。蔣氏驚慌，急往牀下躲避。只見一個長鬚大面的把李乙頭髮揪住，一刀砍死，不搶東西，登時散了。蔣氏卻躲在牀下，認得親切，戰抖抖的走將出來，穿了衣服，向丈夫屍首嚎啕大哭。此時鄰人已都來看了，各各悲傷，勸慰了一番。蔣氏道 ：「殺奴丈夫的是仇人王甲 。」衆人道 ：「怎見得 ？」蔣氏道：「奴在牀下，看得明白。

那王甲原是仇人，又且長鬚大面，雖然搽墨，卻是認得出的。若是別的強盜，何苦殺我丈夫，東西一毫不動？這凶身不是他是誰？有煩列位與奴做主 。」衆人道 ：「他與你丈夫有仇，我們都曉得的。況且地方盜發，我們該報官。明早你寫紙狀詞，同我們到官首告便是，今日且散 。」衆人去了，蔣氏關了房門，又哽咽了一會，那裏有心去睡？苦啾啾的捱到天明。央鄰人買狀紙寫了，取路投長洲縣來。正值知縣升堂放告，蔣氏直至階前，大聲叫。知縣看了狀子，問了來歷，見是人命盜情重事，即時批准。地方也來遞失狀。知縣委捕官相驗，隨即差了應捕擒捉凶身。

卻說那王甲自從殺了李乙，自恃搽臉，無人看破，揚揚得意，毫不提防。不期一夥應捕擁入家來 ，正是迅雷不及掩耳，一時無處躲避。當下被衆人索了，登時押到縣堂 。知縣問道：「你如何殺了李乙 ？」王甲道：「李乙自是強盜殺了，與小人何干？」知縣問蔣氏道 ：「你如何告道是他 ？」蔣氏道：「小婦人躲在牀底看見，認得他的 。」知縣道 ：「夜晚間如何認得這樣真 ？」蔣氏道：「不但認得模樣，還有一件真情可推。若是強盜，如何只殺了便散了，不搶東西？此不是平日有仇的卻是那個？」知縣便叫地鄰來問道：「那王甲與李乙果有仇否？」地鄰盡說：「果然有仇！那不搶東西，只殺了人，也是真的 。」知縣便喝叫把王甲夾起 。那王甲是個富家出身，忍不得痛苦，只得招道 ：「與李乙有仇，假妝強盜殺死是實 。」知縣取了親筆供招，下在死囚牢中，王甲一時招承，心裏還想辨脫，思量無計，自忖道 ：「這裏有個訟師，叫做鄒老人，極是奸滑，與我相好，隨你十惡大罪，與他商量，便有生路。何不等兒子送飯時，教他去與鄒老人商量 ？」少頃，兒子王小二送飯來了。王甲說知備細 ，又分付道 ：「倘有使用處 ， 不可吝惜錢財，誤我性命！」小二-一應諾 ，徑投鄒老人家來，說知父親事體，求他計策謀脫 。老人道：「令尊之事親口供招，知縣又是新到任的，自手問成。隨你那裏告辨 ，出不得縣間初案，他也不肯認錯翻招。你將二三百兩與我，待我往南京走走，尋個機會，定要設法出來 。」小二道 ：「如何設法 ？」老人道：「你不要管我，只交銀子與我了 ，日後便見手段 ，而今不好先說得。」小二回去，當下湊了三百兩銀子，到鄒老人家交付停當，隨即催他起程。鄒老人道 ：「有了許多白物，好歹要尋出一個機會來。你且寬心等待等待 。」小二謝別而回，老人連夜收拾行李往南京進發。

不一日來到南京，往刑部衙門細細打聽。說有個漸江司郎中徐公甚是通融，抑且好客。當下就央了一封先容的薦書，備了一副盛禮去謁徐公。徐公接見了，見他會說會笑，頗覺相得。自此頻頻去見，漸廝熟來。正無個機會處 ，忽一日， 捕盜衙門肘押海盜二十餘人，解到刑部定罪。老人上前打聽，知有兩個蘇州人在內。老人點頭大喜，自言自語道 ：「計在此了 。」次日整備筵席，寫帖請徐公飲酒。不逾時，酒筵完備，徐公乘轎而來，老人笑臉相迎。定席以後，說些閒話。飲至更深時分，老人屏去衆人，便將百兩銀子托出，獻與徐公。徐公吃了一驚，問其緣故。老人道 ：「今有舍親王甲被陷在本縣獄中，優乞周旋。」徐公道：「苟可效力，敢不從命？只是事在彼處，難以爲謀 。」老人道 ：「不難，不難。王某隻爲與李乙有仇，今李乙被殺，未獲凶身，故此曹誣下獄。昨見解到貴部海盜二十餘人，內二人蘇州人也。今但逼勒二盜，要他自認做殺李乙的，則二盜總是一死，未嘗加罪，舍親王某已沐再生之恩了 。」徐公許諾，輕輕收過銀子，親放在扶手匣裏面。喚進從人，謝酒乘轎而去。

老人又密訪着二盜的家屬，許他重謝，先送過一百兩銀子，二盜也應允了。到得會審之時，徐公喚二盜近前，開口問道 ：「你們曾殺過多少人 ？」二盜即招某時某處殺某人；某月某日夜間到李家殺李乙。徐公寫了口詞，把諸盜收監 ，隨即疊成文案。鄒老人便使用書房行文書抄招到長洲縣知會 ，就是他帶了文案，別了徐公，竟回蘇州。到長洲縣當堂投了 。知縣折開，看見殺李乙的已有了主名，便道王甲果然屈招，正要取監犯釋放，忽見王小二進來叫喊訴冤，知縣信之不疑，喝叫監中取出王甲，登時釋放，蔣氏聞知這一番說話，沒做理會處，也只道前日夜間果然自己錯認了，只得罷手。卻說王甲得放歸家，歡歡喜喜，搖擺進門。方纔到得門首，忽然一陣冷風，大叫一聲，道 ：「不好了！李乙哥在這裏了 ！」驀然倒地，叫喚不醒，霎時氣絕，嗚呼哀哉。有詩爲證：

胡臉閻王本認真，殺人償命在當身。

暗中假換天難騙，堪笑多謀鄒老人！

前邊說的人命是將真作假的了，如今再說一個將假作真的。只爲些些小事，被奸人暗算，弄出天大一場禍來。若非天道昭昭，險些兒死於非命。正是：

福善禍淫，昭彰天理。欲害他人，先傷自己。

話說國朝成化年間，漸江溫州府永嘉縣有個王生 ，名傑，字文豪。娶妻劉氏，家中只有夫妻二人。生一女兒，年方二歲，內外安童養娘數口，家道亦不甚豐富。王生雖是業儒，尚不曾入泮，只在家中誦習，也有時出外結友論文，那劉氏勤儉作家，甚是賢惠，夫妻彼此相安。忽一日，正遇暮春天氣，二三友人扯了王生往郊外踏青遊賞。但見：

遲遲麗日，拂拂和風。紫燕黃鶯，綠柳叢中尋對偶；狂蜂浪蝶，夭桃隊裏覓相知。王孫公子興高時，無日不來尋酒肆；豔質嬌姿心動處，此時未免露閨容。須教殘醉可重扶，幸喜落花猶未掃。

王生看了春景融和，心中歡暢，喫個薄醉，取路回家裏來。只見兩個家僮正和一個人門首喧嚷。原來那人是湖州客人，姓呂，提着竹籃賣姜，只爲家僮要少他的姜價，故此爭執不已。王生問了緣故，便對那客人道 ：「如此價錢也好賣了，如何只管在我家門首喧嚷？好不曉事？」那客人是個憨直的人，便回話道 ：「我們小本經紀，如何要打短我的？相公須放寬洪大量些，不該如此小家子相 ！」王生乘着酒興，大怒起來，罵道：「那裏來這老賊驢！輒敢如此放肆，把言語衝撞我 ！」走近前來，連打了幾拳，一手推將去。不想那客人是中年的人，有痰火病的，就這一推裏，一交跌去，悶倒在地。正是：

身如五鼓銜山月，命似三更油盡燈。

原來人生最不可使性，況且這小人買賣，不過爭得一二個錢，有何大事？常見大人家強梁僮僕每每藉着勢力，動不動欺打小民，到得做出事來，又是家主失了體面。所以有正經的，必然嚴行懲戒。只因王生不該自己使性動手打他，所以到底爲此受累，這是後話。

卻說王生當日見客人悶倒，吃了一大驚。把酒意都驚散了。連忙喝叫扶進廳來眠了，將茶湯灌將下去 ，不逾時甦醒轉來。王生對客人謝了個不是，討些酒飯與他吃了，又拿出白絹一匹與他，權爲調理之資。那客人回嗔作喜，稱謝一聲，望着渡口去了。若是王生有未卜先知的法術，慌忙向前攔腰住，扯將轉來，就養他在家半年兩個月，也是情願，不到得惹出飛來橫禍，只因這一去，有分教：

雙手撒開金線網，從中釣出是非來。

那王生見已去，心頭尚自跳一個不住。走進房裏與妻子說了，道：「幾乎做出一場大事來。僥倖！僥倖！」此時天已晚了，劉氏便叫丫環擺上幾樣菜蔬 ，燙熱酒與王生壓驚 。飲過數杯，只聞得外邊叩門聲甚急，王生又喫一驚 ，掌燈出來看時，卻是渡頭船家週四手中拿了白絹、竹籃，倉倉皇皇對王生說道 ：「相公，你的禍事到了。如何做出這人命來 ？」唬得王生面如土色，只得再問緣由。週四道：「相公可認得白絹、竹籃麼？」王生看了道 ：「今日有個湖州的賣姜客人到我家來，這白絹是我送他的，這竹籃正是他盛姜之物，如何卻在你處？」週四道：「下晝時節，是有一個湖州姓呂的客人，叫我的船過渡，到得船中，痰火病大發，將次危了，告訴我道被相公打壞了，他就把白絹、竹籃交付與我做個證據，要我替他告官，又要我到湖州去報他家屬，前來伸冤討命。說罷，瞑目死了。如今屍骸尚在船。船已撐在門首河頭了，且請相公自到船中看看，憑相公如何區處！」

王生聽了，驚得目睜口呆，手麻腳軟，心頭恰像有個小鹿兒撞來撞去的，口裏還只得硬着膽道：「那有此話 ？」背地教人走到船裏看時，果然有一個死屍骸。王生是虛心病的，慌了手腳，跑進房中與劉氏說知。劉氏道 ：「如何是好？」王生道：「如今事到頭來，說不得了。只是買求船家，要他乘此暮夜將屍首設法過了，方可無事 。」王生便將碎銀一包約有二十多兩袖在手中，出來對船家說道 ：「家長不要聲張，我與你從長計議。事體是我自做得不是了，卻是出於無心的。你我同是溫州人，也須有些鄉里之情，何苦倒爲着別處人報仇！況且報得仇來與你何益？不如不要提起，待我出些謝禮與你，求你把此屍載到別處拋棄了，黑夜裏誰人知道 ？」船家道：「拋棄在那裏？倘若明日有認出來，追究根原，連我也不得乾淨 。」王生道 ：「離此不數里，就是我先父的墳塋，極是僻靜，你也是認得的。乘此暮夜無人，就煩你船載到那裏，悄悄地埋了，人不知，鬼不覺 。」週四道 ：「相公的說話甚是有理，卻怎麼樣謝我 ？」王生將手中之物出來與他，船家嫌少道 ：「一條人命，難道只值得這些些銀子？今日湊巧，死在我船中，也是天與我的一場小富貴。一百兩銀子是少不得的。」王生只要完事，不敢違拗，點點頭，進去了一會，將那些現銀及衣裳首飾之類，取出來遞與週四道 ：「這些東西，約莫有六十金了。家下貧寒，望你將就包容罷了 。」週四見有許多東西，便自口軟了，道：「罷了，罷了。相公是讀書之人，只要時常看覷我就是，不敢計較 。」王生此時是情急的，正是：得他心肯日，是我運通時。心中已自放下幾分，又擺出酒與船家吃了。隨即叫過兩個家人，分付他尋了鋤頭、鐵耙之類。內中一個家人姓胡，因他爲人兇狠，有些力氣，都稱他做胡阿虎。當下一一都完備了，一同下船到墳上來，揀一塊空地，掘開泥土，將屍首埋藏已畢，又一同上船回家裏來。整整弄了一夜，漸漸東方已發白了，隨即又請船家吃了早飯，作別而去。王生教家人關了大門，各自散訖。

王生獨自回進房來，對劉氏說道 ：「我也是個故家子弟，好模好樣的，不想遭這一場，反被那小人逼勒。」說罷，淚如雨下。劉氏勸道 ：「官人，這也是命裏所招，應得受些驚恐，破此財物。不須煩惱！今幸得靠天，太平無事，便是十分僥倖了！辛苦了一夜，且自將息將息 。」當時又討些茶飯與王生吃了，各各安息不題。過了數日，王生見事體平靜，又買些三牲福物之類，拜獻了神明、祖宗。那週四不時的來 ，假做探望，王生殷殷勤勤待他，不敢衝撞；些小借掇，勉強應承。週四已自從容了，賣了渡船，開着一個店鋪。自此無話。

看官聽說，王生到底是個書生，沒甚見識。當日既然買囑船家，將屍首載到船上，只該聚起乾柴，一把火焚了，無影無蹤，卻不乾淨？只爲一時沒有主意，將來埋在地中，這便是斬草不除根，萌芽春再發。

又過了一年光景，真個濃霜只打無根草，禍來只奔福輕人。那三歲的女兒出起極重的痘子來。求神問卜，請醫調治，百無一靈。王生只有這個女兒，夫妻歡愛，十分不捨，終日守在牀邊啼哭。一日，有個親眷辦着盒禮來望痘客，王生接見，茶罷，訴說患病的十分沉重，不久當危。那親眷道 ：「本縣有個小兒科姓馮，真有起死回生手段。離此有三十里路，何不接他來看覷春覷 ？」王生道 ：「領命。」當時天色已黑，就留親眷吃了晚飯，自別去了。王生便與劉氏說知，寫下請帖，連夜喚將胡阿虎來，分付道 ：「你可五鼓動身，拿此請帖去請馮先生早來看痘。我家裏一面擺着午飯，立等，立等 。」胡阿虎應諾去了，當夜無話。

次日，王生果然整備了午飯，直等至未申時，杳不見來。不覺的又過了一日，到牀前看女兒時，只是有增無減。挨至三更時分，那女兒只有出的氣，沒有入的氣，告辭父母往閻家裏去了。正是：

金風吹柳蟬先覺，暗送無常死不知。

王生夫妻就如失了活寶一般。各各哭得發昏。當時盛殮已畢，就焚化了。天明以後，到得午牌時分，只見胡阿虎轉來回複道 ：「馮先生不在家裏，又守了大半日，故此到今日方回。」王生垂淚道 ：「可見我家女兒命該如此，如今再也不消說了。」直到數日之後，同伴中說出實話來，卻是胡阿虎一路飲酒沉醉，失去請帖，故此直挨至次日方回，造此一場大謊。王生聞知，思念女兒，勃然大怒，即時喚進胡阿虎，取出竹片要打。胡阿虎道 ：「我又不曾打殺了人，何須如此？」王生聞得此話，一發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連忙教家僮址將下去，一氣打了五十多板，方纔住手，自進去了。

胡阿虎打得皮開肉綻，拐呀拐的走到自己房裏來，恨恨的道 ：「爲甚的受這般鳥氣？你女兒痘子，本是沒救的了。難道是我不接得郎中，絕送了他？不值得將我這般毒打，可恨！可恨 ！」又想了一回道 ：「不妨事，大頭在我手裏，且待我將息棒瘡好了，也教他看我的手段。不知還是井落在吊桶裏，吊桶落在井裏。如今且不要露風聲，等他先做了準備 。」正是：

勢敗奴欺主，時衰鬼弄人。

不說胡阿虎暗生奸計，再說王生自女兒死後，不覺一月有餘，親眷朋友每每備了酒餚與他釋淚，他也漸不在心上了。忽一日，正在廳前閒步，只見一班應捕擁將進來，帶了麻繩鐵索，不管三七二十一，望王生頸上便套。王生吃了一驚，問道 ：「我是個儒家子弟，怎把我這樣凌辱！卻是爲何 ？」應捕呸了一呸道 ：「好個殺人害命的儒家子弟！官差吏差，來人不差。你自到太爺面前去講 。」當時劉氏與家僮婦女聽得，正不知甚麼事頭髮了，只發立着呆看，不敢向前。

此時不由王生做主，那一夥如狼似虎的人，前拖後扯帶進永嘉縣來，跪在堂下右邊，卻有個原告跪在左邊。王生抬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家人胡阿虎，已曉得他懷恨在心出首的了。那知縣明時佐開口問道 ：「今有胡阿虎首你打死湖州客人姓呂的，這怎麼說 ？」王生道：「青天老爺，不要聽他人，念王傑弱怯怯的一個書生，如何會打死人 ？那胡阿虎原是小的家人，只爲前日有過，將家法痛治一番 ，爲此懷恨，構此大難之端，望爺臺洞察 ！」胡阿虎叩頭道 ：「青天爺爺，不要聽這一面之詞。家主打人自是常事，如何懷得許多恨？如今屍首現在墳塋左側，萬乞老爺差人前去掘取，只看有屍是真，無屍是假。若無屍時，小人情願認個誣告的罪 。」知縣依言即便差人押去起屍。胡阿虎又指點了地方、尺寸，不逾時，果然抬個屍首到縣裏來。知縣親自起身相驗，說道 ：「有屍是真，再有何說 ？」正要將王生用刑，王生道 ：「老爺聽我分訴，那屍骸已是腐爛的了，須不是目前打死的。若是打死多時，何不當時就來首告，直待今日？分明是胡阿虎那裏尋這屍首，霹空誣陷小人的 。」知縣道：「也說得是。」

胡阿虎道 ：「這屍首實是一年前打死的，因爲主僕之情，有所不忍；況且以僕首主，先有一款罪名，故此含藏不發。如今不想家主行兇不改，小的恐怕再做出事來，以致受累，只得重將前情首告。老爺若不信時，只須喚那四鄰八舍到來，問去年某月日間，果然曾打死人否？即此便知真僞了 。」知縣又依言，不多時，鄰舍喚到。知縣逐一動問，果然說去年某月日間，有個姜客被王家打死，暫時救醒，以後不知何如，王生此時被衆人指實，顏色都變了，把言語來左支右吾。知縣道 ：「情真罪當，再有何言？這廝不打，如何肯招？」疾忙抽出籤來，喝一聲 ：「打 ！」兩邊皁隸吆喝一聲，將王生拖翻，着力打了二十板。可憐瘦弱書生，受此痛棒拷掠。王生受苦不過，只得一一招成。知縣錄了口詞，說道 ：「這人雖是他打死的，只是沒有屍親執命，未可成獄。且一面收監，待有了認屍的，定罪發落 。」隨即將王生監禁獄中，屍首依舊擡出埋藏，不得輕易燒燬，聽候檢償。發放衆人散訖，退堂回衙。那胡阿虎道是私恨已泄，甚是得意，不敢回王家見主母，自搬在別處住了。卻說王家家僮們在縣裏打聽消息，得知家主已在監中，唬得兩耳雪白，奔回來報與主母。劉氏一聞此言，便如失去了三魂，大叫一聲，望後便倒。未知性命如何？先見四肢不動。丫環們慌了手腳，急急叫喚。那劉氏漸漸醒將轉來，叫聲 ：「官人 ！」放聲大哭，足有兩個時辰，方纔歇了，疾忙收拾些零碎銀子，帶在身邊，換了一身青衣，教一個丫環隨了，分付家僮在前引路，徑投永嘉縣獄門首來。夫妻相見了，痛哭失聲。王生又哭道 ：「卻是阿虎這奴才，害得我至此 ！」劉氏咬牙切齒，恨恨的罵了一番，便在身邊取出碎銀，付與王生道 ：「可將此散與牢頭獄卒，教他好好看覷，免致受苦 。」王生接了。天色昏黑，劉氏只得相別，一頭啼哭，取路回家。胡亂用些晚飯，悶悶上牀。思量 ：「昨夜與官人同宿，不想今日遭此禍事，兩地分離 。」不覺又哭一場，悽悽慘慘睡了，不題。

卻說王生自從到獄之後，雖則牢頭禁子受了錢財，不受鞭棰之苦，卻是相與的都是那些蓬頭垢面的囚徒，心中有何快活？況且大獄未決，不知死活如何。雖是有人殷勤送衣送飯，到底不免受些飢寒之苦，身體日漸羸瘠了。劉氏又將銀來買上買下，思量保他出去。又道是人命重事，不易輕放，只得在獄中耐守。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王生在獄中，又早懨懨的捱過了半年光景，勞苦憂愁，染成大病。劉氏求醫送藥，百般無效，看看待死。

一日，家僮來送早飯，王生望着監門，分付道 ：「可回去對你主母說，我病勢沉重不好，旦夕必要死了；教主母可作急來一看，我從此要永訣了 ！」家僮回家說知 ，劉氏心慌膽戰，不敢遲延，疾忙顧了一乘轎，飛也似抬到縣前來 。離了數步，下了轎，走到獄門首，與王生相見了，淚如湧泉 ，自不必說。王生道 ：「愚夫不肖，誤傷人命，以致身陷螺紲 ，辱我賢妻。今病勢有增無減了，得見賢妻一面，死也甘心。但只是胡阿虎這個逆奴，我就到陰司地府，決不饒過他的 。」劉氏含淚道 ：「官人不要說這不祥的話！且請寬心調養。人命既是誤傷，又無苦主，奴家匡得賣盡田產救取官人出來，夫妻完聚。阿虎逆奴，天理不容，到底有個報仇日子 ，也不要在心 。」王生道：「若得賢妻如此用心，使我重見天日 ，我病體也就減幾分了。但恐弱質懨懨，不能久待 。」劉氏又勸尉了一番 ，哭別回家，坐在房中納悶。僮僕們自在廳前鬥牌耍子，只見一個半老的人挑了兩個盆子，竟進王家裏來。放下扁擔，對家僮問道 ：「相公在這家麼？」只因這個人來，有分教：負屈寒儒，得遇秦庭朗鏡；行兇詭計，難逃蕭相明條。有詩爲證：

湖商自是隔天涯，舟子無端起禍胎。

指日王生冤可白，災星換做福星來。

那些家僮見了那人，仔細看了一看，大叫道 ：「有鬼！有鬼！」東逃西竄。你道那人是誰 ？正是一年前來賣姜的湖州呂客人，那客人忙扯住一個家僮，問道 ：「我來拜你家主，如何說我是鬼？」劉氏聽得廳前喧鬧，走將出來。呂客人上前唱了個喏，說道 ：「大娘聽稟，老漢湖州姜客呂大是也。前日承相公酒飯，又贈我白絹，感激不盡。別後到了湖州，這一年半里邊，又到別處做些生意。如今重到貴府走走，特地辦些土宜來拜望你家相公。不知你家大官們如何說我是鬼？」旁邊一個家僮嚷道 ：「大娘，不要聽他，一定得知道大娘要救官人，此出來現形索命 。」劉氏喝退了，對客人說道 ：「這等說起來，你真不是鬼了 。你害得我家丈夫好苦 ！」呂客人吃了一驚道 ：「你家相公在那裏？怎的是我害了他？」劉氏便將週四如何撐屍到門，說留絹籃爲證，丈夫如何買囑船家，將屍首埋藏，胡阿虎如何首告，丈夫招承下獄的情由，細細說了一遍。呂客人聽罷，捶着胸膛道 ：「可憐，可憐！天下有這等冤屈的事！去年別去，下得渡船，那船家見我的白絹，問及來由，我不合將相公打我垂危、留酒贈絹的事情備細說了一番。他就要買我白絹，我見價錢相應，即時賣了。他又要我的竹籃兒，我就與他作了渡錢。不想他賺得我這兩件東西，下這般狠毒之計！老漢不早到溫州，以致相公受苦，果然是老漢之罪了 。」劉氏道：「今日不是老客人來，連我也不知丈夫是冤枉的。那絹兒籃兒是他騙去的了。這死屍卻是那裏來的 ？」呂客人想了半回道：「是了，是了。前日正在船中說這事時節，只見水面上一個屍骸浮在岸邊。我見他注目而視，也只道出於無心，誰知因屍就生奸計了。好狠！好狠！如今事不宜遲 ，請大娘收進了土宜，與老漢同到永嘉縣訴冤，救相公出獄，此爲上着 。」劉氏依言收進盤盒，擺飯請了呂客人。他本是儒家子女，精通文墨，不必假借訟師。就自己寫了一紙訴狀，顧乘女轎，同呂客人及僮僕等取路投永嘉縣來。

等了一會，知縣升晚堂了。劉氏與呂大大聲叫屈，遞上訴詞。知縣接上，從頭看過。先叫劉氏起來問，劉氏便將丈夫爭價誤毆，船家撐屍得財，家人懷恨出首的事，從頭至尾，一一分剖。又說 ：「直至今日姜客重來，才知受枉 。」知縣又叫呂大起來問，呂大也將被毆始末，賣絹根由，-一說了。知縣道 ：「莫非你是劉氏買出來的 ？」呂大叩頭道 ：「爺爺，小的雖是湖州人，在此爲客多年 ，也多有相識的在這裏，如何瞞得老爺過？當時若果然將死 ，何不央船家尋個相識來見一見，託他報信復仇，卻將來託與一個船家 ？這也還道是臨危時節，無暇及此了。身死之後，難道湖州再沒有個骨肉親戚 ，見是久出不歸，也該有人來問個消息。若查出被毆傷命 ，就該到府縣告理。如何直待一年之後，反是王家家人首告 ？小人今日纔到此地，見有此一場屈事。那王傑雖不是小人陷他 ，其禍都因小人而起，實是不忍他含冤負屈，故此來到臺前控訴，乞老爺筆下超生！」知縣道 ：「你既有相識在此，可報名來 。」呂大屈指頭說出十數個，知縣-一提筆記了。卻倒把後邊的點出四名，喚兩個應捕上來，分付道：「你可悄悄地喚他同做證見的鄰舍來 。」應捕隨應命去了 。不逾時，兩夥人齊喚了來。只見那相識的四人，遠遠地望見呂大，便一齊道 ：「這是湖州呂大哥 ，如何在這裏？一定前日原不曾死 。」知縣又教鄰舍人近前細認 ，都駭然道：「我們莫非眼花了！這分明是被王家打死的姜客，不知還是到底救醒了，還是面龐廝像的？」內中一個道 ：「天下那有這般相像的理？我的眼睛一看過，再不忘記 。委實是他 ，沒有差錯。」此時知縣心裏已有幾分明白了 ，即便批准訴狀，叫起這一干人，分付道 ：「你們出去，切不可張揚。若違我言，拿來重責 。」衆人唯唯而退，知縣隨即喚幾個應捕 ，分付道：「你們可密訪着船家週四，用甘言美語哄他到此 ，不可說出實情。那原首有胡阿虎自有保家，俱到明日午後，帶齊聽審。」應捕應諾，分頭而去。知縣又發付劉氏、呂大回去，到次日晚堂伺侯。二人叩頭同出。劉氏引呂大到監門前見了王生，把上項事情盡說了。王生聞得 ，滿心歡喜，卻似醍醐灌頂，甘露灑心，病體已減去六七分了 。說道：「我初時只怪阿虎，卻不知船家如此狠毒。今日不是老客人來，連我也不知自己是冤枉的 。」正是：

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

劉氏別了王生，出得縣門 ，乘着小轎，呂大與僮僕隨了，一同徑到家中。劉氏自進房裏，教家僮們陪客人吃了晚食，自在廳上歇宿。 次日過午，又一同的到縣裏來，知縣已升堂了。不多時，只見兩個應捕將週四帶到。原來那週四自得了王生銀子，在本縣開個布店。應捕得了知縣的令，對他說 ：「本縣大爺要買布 。」即時哄到縣堂上來。也是天理合當敗露，不意之中，猛抬頭見了呂大，不覺兩耳通紅。呂大叫道 ：「家長哥，自從買我白絹、竹籃，一別直到今日。這幾時生意好麼？」週四頓口無言，面如槁木。少頃，胡阿虎也取到了。原來胡阿虎搬在他方，近日偶回縣中探親，不期應捕正遇着他，便上前搗個鬼道 ：「你家主人命事已有苦主了，只待原首人來，即便審決。我們那一處不尋得到？」胡阿虎認真歡歡喜喜，隨着公人直到縣堂跪下。知縣指着呂大問道：「你可認得那人 ？」胡阿虎仔細一看，吃了一驚，心下好生躊躇，委決不下，一時不能回答。

知縣將兩人光景一一看在肚裏了 。指着胡阿虎大罵道 ：「你這個狼心狗肺的奴才！家主有何負你，直得便與船家同謀，覓這假屍誣陷人命 ？」胡阿虎道：「其實是家主打死的，小人並無虛謬 。」知縣怒道 ：「還要口強！呂大既是死了，那堂下跪的是什麼人？」喝叫左右夾將起來ＩＩ快快招出奸謀便罷！」胡阿虎被夾，大喊道 ：「爺爺，若說小人不該懷恨在心，首告家主，小人情願認罪；若要小人招做同謀，便死也不甘的。當時家主不合打倒了呂大，即刻將場救醒，與了酒飯，贈了白絹，自往渡口去了。是夜二更天氣，只見週四撐屍到門，又有白絹、竹籃爲證，閤家人都信了。家主卻將錢財買住了船家，與小人同載至墳塋埋訖；以後因家主毒打，小人挾了私仇，到爺爺臺下首告，委實不知這屍真假。今日不是呂客人來，連小人也不知是家主冤枉的。那死屍根由，都在船家身上。」

知縣錄了口語，喝退胡阿虎，便叫週四上前來問。初時也將言語支吾，卻被呂大在旁邊面對，知縣又用起刑來，只得一一招承道 ：「去年某月某日，呂大懷着白絹下船。偶然問起緣由，始知被毆詳細。恰好渡口原有這個死屍在岸邊浮着，小的因此生心要詐騙王家，特地買他白絹，又哄他竹籃，就把水裏屍首撈在船上了。前到王家，誰想他一說便信。以後得了王生銀子，將來埋在墳頭。只此是真，並無虛話 。」知縣道 ：「是便是了，其中也還有些含糊。那裏水面上恰好有個流屍？又恰好與呂大廝像？畢竟又從別處謀害來詐騙王生的 。」週四大叫道 ：「爺爺，冤枉！小人若要謀害別人，何不就謀害了呂大？前日因見流屍，故此生出買絹籃的計策。心中也道 ：『面龐不像，未必哄得信 。』小人欺得王生一來是虛心病的，二來與呂大隻見得一面 ，況且當日天色昏了，燈光之下，一般的死屍，誰能細辨明白？三來白絹、竹籃又是王生及姜客的東西，定然不疑，故此大膽哄他一鬨。不想果被小人瞞過，並無一個人認得出真假 。那屍首的來歷 ， 想是失腳落水的 。小人委實不知 。」呂大跪上前稟道：「小人前日過渡時節，果然有個流屍，這話實是真情了 。」知縣也錄了口語。週四道 ：「小人本意只要詐取王生財物，不曾有心害他，乞老爺從輕擬罪 。」知縣大喝道 ：「你這沒天理的狠賊！你自己貪他銀子，便幾乎害得他家破人亡。似此詭計兇謀，不知陷過多少人了？我今日也爲永嘉縣中除了一害。那胡阿虎身爲家奴，拿着影響之事，背恩賣主，情實可恨！合當重行責罰 。」當是喝教把兩人扯下，胡阿虎重打四十，週四不計其數 ，以氣絕爲止 。不想那阿虎近日傷寒病未痊，受刑不起，也只爲奴才背主，天理難容，打不上四十，死於堂前。週四直至七十板後，方纔昏絕。可憐二惡兇殘 ，今日斃於杖下 。知縣見二人死了 ，責令屍親前來領屍，監中取出王生 ，當堂釋放 。又抄取週四店中布匹，估價一百金，原是王生被詐之物。例該入官，因王生是個書生，屈陷多時，憐他無端 ，改「贓物」做了「給主」，也是知縣好處。墳旁屍首，掘起驗時，手爪有沙，是個失水的。無有屍親，責令仟作埋之義家。

王生等三人謝了知縣出來。到得家中，與劉氏相持痛哭了一場。又到廳前與呂客人重新見禮 。那呂大見王生爲他受屈，王生見呂大爲他辨誣，俱各致個不安，互相感激，這教做不打不成相識，以後遂不絕往來，王生自此戒了好些氣性，就是遇乞兒，也只是一團和氣。感憤前情，思想榮身雪恥，閉戶讀書，不交賓客，十年之中，遂成進士。所以說爲官做吏的人，千萬不要草菅人命，視同兒戲。假如王生這一樁公案，惟有船家心裏明白，不是姜客重到溫州，家人也不知家主受屈，妻子也不知道丈夫受屈，本人也不知自己受屈。何況公庭之上豈能盡照覆盆？慈祥君子，須當以此爲鑑！

囹圄刑措號仁君，結網羅鉗最枉人。

寄語昏污諸酷吏，遠在兒孫近在身。

# 第三十卷 念親恩孝藏兒

詩曰：

子息從來天數，原非人力能爲。

最是無中生有，堪令耳目新奇。

話說元朝時，都下有個李總管，官居三品，家業鉅富。年過五十，不曾有子。聞得樞密院東有個算命的開個鋪面，譚人禍福，無不奇中。總管試往一算。於時衣冠滿座，多在那裏候他，挨次推講。總管對他道 ：「我之祿壽已不必言。最要緊的只看我有子無子。」算命的推了一回，笑道：「公已有子了，如何哄我 ？」總管道：「我實不曾有子，所以求算，豈有哄汝之理 ？」算命的手掐了掐道：「公年四十，即已有子。今年五十六了，尚說無子，豈非哄我 ？」一個爭道 ：「實不曾有」，一個爭道：「決有過」；遞相爭執。同座的人多驚訝起來道 ：「這怎麼說 ？」算命的道 ：「在下不會差，待此公自去想。」只見總管沉吟了好一會，拍手道 ：「是了，是了。我年四十時，一婢有娠，我以職事赴上都，到得歸家，我妻已把來賣了，今不知他去向。若說』四十上該有子』，除非這個緣故。」算命的道：「我說不差 ，公命不孤，此子仍當歸公 。」總管把錢相謝了，作別而出。

只見適間同在座上問命的一個千戶，也姓李，邀總管入茶坊坐下，說道 ：「適間聞公與算命的所說之話，小子有一件疑心，敢問個明白 。」總管道 ：「有何見教 ？」千戶道：「小可是南陽人，十五年前，也不曾有子，因到都下買得一嬋，卻已先有孕的。帶得到家，吾妻適也有孕，前後一兩月間，各生一男 ，今皆十五 、六歲了 。適間聽公所言 ，莫非是公的令嗣麼？」總管就把婢子容貌年齒之類兩相質問，姓名、住址，大家說個」容拜 」，各散去了。無一不合，因而兩邊各通了總管歸來對妻說知其事，妻當日悍妒，做了這事，而今見夫無嗣，也有些慚悔哀憐，巴不得是真。次日邀千戶到家，敘了同姓，認爲宗譜，盛設款待，約定日期，到他家裏去認看。千戶先歸南陽，總管給假前往，帶了許多東西去饋送着千戶，並他妻子僕妾多有禮物。坐定了，千戶道：「小可歸家問時，此婢果是宅上出來的 。」因命二子出拜，只見兩個十五、六歲的小官人一齊走出來，一樣打扮，氣度也差不多。總管看了不知那一個是他兒子。請問千戶，求說明白。千戶笑道 ：「公自認看，何必我說 ？」總管仔細相了一回，天性感通，自然識認，前抱着一個道 ：「此吾子也 。」千戶點頭笑道 ：「果然不差 。」於是父子相持而哭，旁觀之人無不墮淚。千戶設宴與總管賀喜，大醉而散。次日總管答席，就借設在千戶廳上。酒間千戶對總管道 ：「小可既還公令郎了，豈可使令郎母子分離？並令其母奉公同還，何如 ？」總管喜出望外，稱謝不已，就攜了母子同回都下。後來通籍承蔭，官也至三品，與千戶家往來不絕。可見人有子無子多是命理做定的。李總管自己已信道無兒子，豈知被算命的看出有子，到底得以團圓，可知是逃那命裏不過。

小子爲何說此一段話？只因一個富翁也犯着無兒的病症，豈知也繫有兒，被人藏過。後來一旦識認，喜也非常，關着許多骨肉關親的關目在裏頭，聽小子從容表白出來。正是：

越親越熱，不親不熱。附葛攀藤，總非枝葉。奠酒燒漿，終須骨血。如何妒婦，忍將嗣絕？必是前生，非常冤業。

話說婦人心性，最是妒忌，情願看丈夫無子絕後，說着買妾置婢，抵死也不肯的。就有個把被人勸化，勉強依從，到底心中只是有些嫌忌，不甘伏的。就是生下了兒子，是親丈夫一點骨血，又本等他做大娘，還道是」隔重肚皮隔重山 」，不肯便認做親兒一般。更有一等狠毒的，偏要算計了絕得，方快活的。及至女兒嫁得個女婿，分明是個異姓，無關宗支的，他偏要認做嫡親，是件偏心爲他，倒勝如丈夫親子侄。豈知女生外嚮，雖系吾所生，到底是別家的人；至於女婿，當時就有二心，轉得背，便另搭架子了，自然親一支熱一支。女婿不如侄兒，侄兒又不如兒子。縱是前妻晚後，偏生庶養，歸根結果，嫡親瓜葛終久是一派，好似別人多哩。不知這些婦人們爲何再不明白這個道理！

話說元朝東平府有個富人，姓劉名從善，年六十歲，人皆以員外呼之，媽媽李氏，年五十八歲，他有潑天也似傢俬，不曾生得兒子。止有一個女兒小名叫做引姐；入贅一個女婿，姓張，叫張郎。其時張郎有三十歲，引姐二十七歲了。那個張郎極是貪小好利刻剝之人，只因劉員外家富無子，他起心央媒，人舍爲婿。便道這傢俬久後多是他的了，好不誇張得意！卻是劉員外自掌把定傢俬在手，沒有得放寬與他。

元來劉員外另有一個肚腸。一來他有個兄弟劉從道同妻寧氏亡逝已過，遺下一個侄兒，小名叫做引孫，年二十五歲，讀書知事。只是自小父母雙亡，傢俬蕩敗，靠着伯父度日。劉員外道是自家骨肉，另眼覷他。怎當得李氏媽媽一心只護着女兒女婿，又且念他母親存日，妯娌不和，到底結怨在他身上，見了一似眼中之釘。虧得劉員外暗地保全，卻是畢竟礙着媽媽女婿，不能十分賙濟他，心中長懷不忍。二來員外有個丫頭叫做小梅，媽媽見他精細，叫他近身伏侍。員外就收拾來做了偏房，已有了身孕，指望生出兒子來。有此兩件心事，員外心中不肯輕易把傢俬與了女婿。怎當得張郎憊賴，專一使心用腹，搬是造非，挑撥得丈母與引孫舅子口逐吵鬧。引孫當不起激聒，劉員外也怕淘氣，私下週給些錢鈔，叫引孫自尋個住處，做營生去。引孫是個讀書之人，雖是尋得間破房子住下，不曉得別做生理，只靠伯父把得這些東西，且逐漸用去度日。眼見得一個是引孫趕去了。張郎心裏懷着鬼胎，只怕小梅生下兒女來。若生個小姨，也還只分得一半；若生個小舅，這傢俬就一些沒他分了。要與渾家引姐商量，暗算那小梅。那引姐倒是個孝順的人，但是女眷家見識，苦把傢俬分與堂弟引孫，他自道是親生女兒，有些氣不甘分；若是父親生下小兄弟來，他自是喜歡的。況見父親十分指望，他也要安慰父親的心，這個念頭是真。曉得張郎不懷良心，母親又不明道理，只護着女婿，恐怕不能勾保全小梅生產，時常心下打算。恰好張郎趕逐了引孫出去，心裏得意，在渾家面前露出那要算計小梅的意思來。引姐想道：「若兩三人做了一路，算計地一人，有何難處？不爭你們使嫉妒心腸，卻不把我父親的後代給了？這怎使得！我若不在裏頭使些見識，保護這事，做了父親的罪人，做了萬代的罵名。卻是丈夫見我，不肯做一路，怕他每背地自做出來，不若將機就計，暗地周全罷了。」

你道怎生暗地用計？元來引姐有個堂分姑娘嫁在東莊，是與引姐極相厚的，每事心腹相托。引姐要把小梅寄在他家裏去分娩，只當是託孤與他。當下來與小梅商議道 ：「我家裏自趕了引孫官人出去，張郎心裏要獨佔傢俬。姨姨你身懷有孕，他好生嫉妒！母親又護着他，姨姨你自己也要放精細些 ！」小梅道 ：「姑娘肯如此說，足見看員外面上，十分恩德。奈我獨自一身怎提防得許多？只望姑娘凡百照顧則個 。」引姐道：「我怕不要周全？只是關着財利上事，連夫妻兩個，心肝不託着五臟的。他早晚私下弄了些手腳，我如何知道 ？」小梅垂淚道：「這等卻怎麼好？不如與員外說個明白，看他怎麼做主 ？」引姐道 ：「員外老年之人，他也周庇得你有數。況且說破了，落得大家面上不好看，越結下冤家了，你怎當得起？我倒有一計在此，須與姨姨商量。」小梅道 ：「姑娘有何高見 ？」引姐道 ：「東莊裏姑娘與我最厚。我要把你寄在他莊上，在他那裏分娩，託他一應照顧。生了兒女，就託他撫養着。衣食盤費之類多在我身上。這邊哄着母親與丈夫，說姨姨不象意走了。他每巴不得你去的，自然不尋究。且等他把這一點要擺佈你的肚腸放寬了，後來看個機會，等我母親有些轉頭，你所養兒女已長大了。然後對員外-一說明，取你歸來，那時須奈何你不得了。除非如此，可保十全 。」小梅道 ：「足見姑娘厚情，殺身難報 ！」引姐道 ：「我也只爲不忍見員外無後，恐怕你遭了別人毒手，沒奈何背了母親與丈夫私下和你計較。你日後生了兒有了好處，須記得今日 。」小梅道 ：「姑娘大恩，經板兒印在心上，怎敢有忘 ！」兩下商議停當，看着機會，還未及行。

員外一日要到莊上收割，因爲小梅有身孕，恐怕女婿生嫉妒，女兒有外心，索性把傢俬都託女兒、女婿管了。又怕媽媽難爲小梅，請將媽媽過來，對他說道 ：「媽媽，你曉得借甕釀酒麼 ？」媽媽道 ：「怎地說 ？」員外道 ：「假如別人家甕兒借將來家裏做酒。酒熟了時就把那甕兒送還他本主去了。這不是隻借得他傢伙一番。如今小梅這妮子腹懷有孕，明日或兒或女得一個，只當是你的。那其間將那妮子或典或賣，要不要多憑得你。我只要借他肚裏生下的要緊 ，這不當時『借甕釀酒』？」媽媽見如此說，也應道 ：「我曉得，你說的是，我覷着他便了。你放心莊上去 。」員外叫張郎取過那遠年近歲欠他錢鈔的文書，都搬將出來，叫小梅點個燈，一把火燒了。張郎伸手火裏去搶，被火一道，燒壞了指頭叫痛。員外笑道 ：「錢這般好使 ？」媽媽道：「借與人家錢鈔，多是幼年到今，積攢下的傢俬，如何把這些文書燒掉了？」員外道 ：「我沒有這幾貫業錢，安知不已有了兒子？就是今日有得些些根芽，若沒有這幾貫業錢，我也不消擔得這許多幹系，別人也不來算計找了。我想財是什麼好東西？苦苦盤算別人的做甚？不如積些陰德，燒掉了些，家裏須用不了。或者天可憐見，不絕我後，得個小廝兒也不見得 。」說罷，自往莊上去了。

張郎聽見適才丈人所言，道是暗暗裏有些侵着他，一發不象意道：「他明明疑心我要暗算小梅，我枉做好人，也沒幹。何不趁他在莊上，便當真做一做，也絕了後慮 ！」又來與渾家商量。引姐見事體已急了，他日前已與東莊姑娘說知就裏，當下指點了小梅，徑叫他到那裏藏過，來哄丈夫道 ：「小梅這丫頭看見我每意思不善，今早叫他配絨線去，不見回來。想是懷空走了。這怎麼好 ？」張郎道 ：「逃走是丫頭的常事，走了也倒乾淨，省得我們費氣力 。」引姐道 ：「只是父親知道，須要煩惱 。」張郎道 ：「我們又不打他，不罵他，不衝撞他，他自己走了的，父親也抱怨我們不得。我們且告訴媽媽，大家商量去 。」夫妻兩個來對媽媽說了。媽媽道 ：「你兩個說來沒半句，員外偌大年紀，見有這些兒指望，喜歡不盡，在莊兒上專等報喜哩。怎麼有這等的事！莫不你兩個做出了些什麼歹勾當來 ？」引姐道 ：「今日絕早自家走了的，實不干我們事 。」媽媽心裏也疑、心道別有緣故，卻是護着女兒女婿，也巴不得將」沒」作」有 」，便認做走了也乾淨，那裏還來查着？只怕員外煩惱，又怕員外疑心，三口兒都趕到莊上與員外說。員外見他每齊來，只道是報他生兒喜信，心下鶻突。見說出這話來，驚得木呆。心裏想道 ：「家裏難爲他不過，逼走了他，這是有的。只可惜帶了胎去 。」又嘆口氣道 ：「看起一家這等光景，就是生下兒子來，未必能勾保全。便等小梅自去尋個好處也罷了，何苦累他母子性命 ！」淚汪汪的忍着氣恨命。又轉了一念道 ：「他們如此算計我，則爲着這些浮財。我何苦空積攢着做守財虜，倒與他們受用！我總是沒後代，趁我手裏施捨了些去，也好 。」懷着一天忿氣，大張着榜子，約着明日到開元寺裏散錢與那貧難的人。張郎好生心裏不捨得，只爲見丈人心下煩惱，不敢拗他。到了明日，只得帶了好些錢，一家同到開元寺裏散去。

到得寺裏，那貧難的紛紛的來了。但見：

連肩搭背，絡手包頭。瘋癱的氈裹臀相怨行。鬧熱熱攜兒帶女，苦悽悽單夫只妻。都念道明中捨去暗中來，真叫做今朝那管明朝事！

那劉員外分付：大乞兒一貫，小乞兒五百文。乞兒中有個劉九兒有一個小孩子，他與大都子商量着道 ：「我帶了這孩子去，只支得一貫。我叫孩子自認做一戶，多落他五百文。你在旁做個證見，幫襯一聲，騙得錢來我兩個分了，買酒喫 。」果然去報了名，認做兩戶。張郎問道 ：「這小的另是一家麼？」大都子旁邊答應道 ：「另是一家 。」就分與他五百錢，劉九兒拿着去了 。大都子要來分他的。劉九兒道 ：「這孩子是我的，怎生分得我錢？你須學不得我有兒子 ？」大都子道：「我和你說定的，你怎生多要了？你有兒的，便這般強橫 ！」兩個打將起來。劉員外問知緣故，叫張郎勸他。怎當得劉九兒不識風色，指着大都子」千絕戶，萬絕戶」的罵道 ：「我有兒子，是請得錢，幹你這絕戶的甚事？」張郎臉兒掙得通紅，止不住他的口。劉員外已聽得明白，大哭道：「俺沒兒子的，這等沒下梢！」悲哀不止，連媽媽女兒傷了心，一齊都哭將起來。張郎沒做理會處。

散罷，見一個人落後走來，望着員外、媽媽施禮。你道是誰？正是劉引孫。員外道 ：「你爲何到此？」引孫道：「伯伯、伯孃，前與侄兒的東西日逐盤費用度盡了。今日聞知在這裏散錢 ，特來借些使用 。」員外礙着媽媽在旁，看見媽媽不做聲，就假意道 ：「我前日與你的錢鈔，你怎不去做些營生？便是這樣沒了。」引孫道：「侄兒只會看幾行書，不會做什麼營生。日日喫用有減無增，所以沒了 。」員外道 ：「也是個不成器的東西！我那有許多錢勾你用 ！」狠狠要打，媽媽假意相勸，引姐與張郎對他道：「父親惱哩，舅舅走罷。」引孫只不肯去，苦要求錢。員外將條拄杖一直的趕將出來，他們都認是真，也不來勸。引孫前走，員外趕去。走上半里來路，連引孫也不曉其意道：「怎生伯伯也如此作怪起來 ？」員外見沒了人，才叫他一聲 ：「引孫 ！」引孫撲的跪倒。員外撫着哭道 ：「我的兒，你伯父沒了兒子，受別人的氣，我親骨血只看得你。你伯孃雖然不明理，卻也心慈的。只是婦人一時偏見，不看得破，不曉得別人的肉偎不熱。那張郎不是良人，須有日生分起來。我好歹勸化你伯孃轉意，你只要時節邊勤勤到墳頭上去看看，只一兩年間，我着你做個大大的財主。今日靴裏有兩錠鈔，我瞞着他們，只做趕打，將來與你。你且拿去盤費兩日，把我說的話不要忘了 ！」引孫領諾而去。員外轉來，收拾了家去。張郎見丈人散了許多錢鈔，雖也心疼，卻道自今已後，家財再沒處走動，盡勾着他了，未免志得意滿，自由自主。要另立個鋪排，把張家來出景，漸漸把丈人、丈母放在腦後，倒象人家不是劉家的一般。劉員外固然看不得，連那媽媽起初護他的，也有些不伏氣起來。虧得女兒引姐着實在裏邊調停，怎當得男子漢心性硬劣，只逞自意，那裏來顧前管後？亦且女兒家順着丈夫，日逐慣了，也漸漸有些隨着丈夫路上來了，自己也不覺得的，當不得有心的看不過。

一日，時遇清明節令，家家上墳祭祖。張郎既掌把了劉家傢俬，少不得劉家祖墳要張郎支持去祭掃。張郎端正了春盛擔先同渾家到墳上去。年年劉家上墳已過，張郎然後到自己祖墳上去。此年張郎自家做主 ，偏要先到張家祖墳上去。引姐道：「怎麼不照舊先在俺家的墳上，等爹媽來上過了再去？」張郎道 ：「你嫁了我，連你身後也要葬在張家墳裏，還先上張家墳是正禮 。」引姐拗丈夫不過，只得隨他先去上墳不題。

那媽媽同劉員外已後起身 ，到墳上來 。員外問媽媽道：「他們想已到那裏多時了 。」媽媽道 ：「這時張郎已擺設得齊齊整整，同女兒在那裏等了 。」到得墳前，只見靜悄悄地絕無影響。看那墳頭已有人挑些新土蓋在上面了，也有些紙錢灰與酒澆的溼土在那裏。劉員外心裏明知是侄兒引孫到此過了，故意道：「誰曾在此先上過墳了 ？」對媽媽道 ：「這又作怪！女兒女婿不曾來，誰上過墳？難道別姓的來不成？」又等了一回，還不見張郎和女兒來。員外等不得，說道 ：「俺和你先拜了罷，知他們幾時來 ？」

拜罷，員外問媽媽道：「俺老兩口兒百年之後，在那裏埋葬便好 ？」媽媽指着高岡兒上說道 ：「這答樹木長的似傘兒一般，在這所在埋葬也好 。」員外嘆口氣道 ：「此處沒我和你的分 。」指着一塊下窪水淹的絕地，道 ：「我和你只好葬在這裏 。」媽媽道 ：「我每又不少錢，憑揀着好的所在，怕不是我們葬？怎麼倒在那水淹的絕地？」員外道：「那高岡有龍氣的，須讓他有兒的葬，要圖個後代興旺。俺和你沒有兒子，誰肯讓我？只好剩那絕地與我們安骨頭。總是沒有後代的。不必這好地了 。」媽媽道 ：「俺怎生沒後代？現有姐姐、姐夫哩 。」員外道 ：「我可忘了，他們還未來，我和你且說閒話。我且問你，我姓什麼 ？」媽媽道 ：「誰不曉得姓劉？也要問 。」員外道：「我姓劉，你可姓甚麼 ？」媽媽道：「我姓李。」員外道：「你姓李，怎麼在我劉家門裏？」媽媽道 ：「又好笑，我須是嫁了你劉家來 。」員外道 ：「街上人喚你是』劉媽媽』？喚你是』李媽媽』？」媽媽道：「常言道：『嫁雞隨雞，嫁狗隨狗 。』一車骨頭半車肉，都屬了劉家，怎麼叫做』李媽媽』，」員外道 ：「元來你這骨頭也屬了俺劉家了。這等 ，女兒姓甚麼 ？」媽媽道：「女兒也姓劉。」員外道：「女婿姓甚麼？」媽媽道：「女婿姓張 。」員外道 ：「這等，女兒百年之後，可往俺劉家墳裏葬去？還是往張家墳裏葬去 ？」媽媽道：「女兒百年之後，自去張家墳裏葬去 。」說到這句，媽媽不覺的鼻酸起來。員外曉得有些省了，便道 ：「卻又來！這等怎麼叫做得劉門的後代！我們不是絕後的麼 ？」媽媽放聲哭將起來道：「員外怎生直想到這裏？俺無兒的真個好苦 ！」員外道 ：「媽媽，你才省了。就沒有兒子，但得是劉家門裏親人，也須是一瓜一蒂。生前望墳而拜，死後共土而埋。那女兒只在別家去了，有何交涉 ？」媽媽被劉員外說得明切，言下大悟。況且平日看見女婿的喬做作，今日又不見同女兒先到，也有好些不象意了。

正說間，只見引孫來墳頭收拾鐵鍬，看見伯父、伯孃便拜。此時媽媽不比平日 ，覺得親熱了好些 ，問道 ：「你來此做甚麼？」引孫道：「侄兒特來上墳添土來。」媽媽對員外道：「親的則是親，引孫也來上過墳，添過土了。他們還不見到 。」員外故意惱引孫道 ：「你爲甚麼不挑了春盛擔子，齊齊整整上墳？卻如此草率 ！」引孫道 ：「侄兒無錢，只乞化得三杯酒、一塊紙，略表表做子孫的心 。」員外道 ：「媽媽，你聽說麼？那有春盛擔子的，爲不是子孫，這時還不來哩 。」媽媽也老大不過意。員外又問引孫道 ：「你看那邊鴉飛不過的莊宅，石羊石虎的墳頭，怎不去？到俺這裏做甚麼 ？」媽媽道 ：「那邊的墳，知他是那家？他是劉家子孫，怎不到俺劉家墳上來 ？」員外道 ：「媽媽。你才曉得引孫是劉家子孫。你先前可不說姐姐、姐夫是子孫麼 ？」媽媽道：「我起初是錯見了，從今以後，侄兒只在我家裏住。你是我一家之人，你休記得前日的不是 。」引孫道：「這個，侄兒怎敢 ？」媽媽道 ：「喫的穿的，我多照管你便了 。」員外叫引孫拜謝了媽媽。引孫拜下去道 ：「全仗伯孃看劉氏一脈，照管孩心則個 。」媽媽簌簌的掉下淚來。

正傷感處，張郎與女兒來了。員外與媽媽問其來遲之故，張郎道：「先到寒家墳上，完了事，纔到這裏來，所以遲了。」媽媽道 ：「怎不先來上俺家的墳？要俺老兩口兒等這半日？」張郎道 ：「我是張家子孫，禮上須先完張家的事 。」媽媽道：「姐姐呢 ？」張郎道 ：「姐姐也是張家媳婦 。」媽媽見這幾句話恰恰對着適間所言的，氣得目瞪口呆，變了色道：「你既是張家的兒子媳婦，怎生掌把着劉家的傢俬 ？」劈手就女兒處把那放鑰匙的匣兒奪將過來，道：「已後張自張，劉自劉！」徑把匣兒交與引孫了，道：「今後只是俺劉家人當家 ！」此時連劉員外也不料媽媽如此決斷，那張郎與引姐平日護他慣了的，一發不知在那裏說起，老大的沒趣，心裏道：：「怎麼連媽媽也變了卦？」竟不知媽媽已被員外勸化得明明白白的了。張郎還指點叫擺祭物，員外、媽媽大怒道 ：「我劉家祖宗不喫你張家殘食，改日另祭 。」各不喜歡而散。

張郎與引姐回到家來，好生埋怨道 ：「誰匡先上了自家墳，討得這番發惱不打緊，連傢俬也奪去與引孫掌把了。這如何氣得過？卻又是媽媽做主的，一發作怪 。」引姐道 ：「爹媽認道只有引孫一個是劉家親人，所以如此。當初你待要暗算小梅，他有些知覺，豫先走了。若留得他在時，生下個兄弟，須不讓那引孫做天氣。況且自己兄弟還情願的，讓與引孫，實是氣不幹 。」張郎道 ：「平日又與冤家對頭，如今他當了家，我們倒要在他喉下取氣了。怎麼好？還不如再求媽媽則個 。」引姐道：「是媽媽主的意，如何求得轉？我有道理，只叫引孫一樣當不成家罷了。」張郎問道 ：「計將安出 ？」引姐只不肯說，但道是 ：「做出便見，不必細問 ！」

明日，劉員外做個東道，請着鄰里人把傢俬交與引孫掌把。媽媽也是心安意肯的了。引姐曉得這個消息，道是張郎沒趣，打發出外去了。自己着人悄悄向東莊姑娘處說了，接了小梅家來。元來小梅在東莊分娩，生下一個兒子，已是三歲了。引姐私下寄衣寄食去看覷他母子，只不把家裏知道。惟恐張郎曉得，生出別樣毒害來，還要等他再長成些，才與父母說破。而今因爲氣不過引孫做財主，只得去接了他母子來家。次日來對員外道：「爹爹不認女婿做兒子罷，怎麼連女兒也不認了 ？」員外道 ：「怎麼不認？只是不如引孫親些 。」引姐道 ：「女兒是親生，怎麼倒不如他親 ？」員外道：「你須是張家人了，他須是劉家親人 。」引姐道：「便做道是』親』，未必就該是他掌把傢俬！」員外道：「除非再有親似他的，才奪得他。那裏還有？」引姐笑道 ：「只怕有也不見得 。」劉員外與媽媽也只道女兒忿氣說這些話，不在心上。只見女兒走去，叫小梅領了兒子到堂前，對爹媽說道：「這可不是親似引孫的來了 ？」員外、媽媽見是小梅，大驚道 ：「你在那裏來？可不道逃走了？」小梅道：「誰逃走？須守着孩兒哩 。」員外道 ：「誰是孩兒？」小梅着兒子道 ：「這個不是？」員外又驚又喜道：「這個就是你所生的孩兒？一向怎麼說？敢是夢裏麼 ？」小梅道 ：「只問姑娘，便見明白。」員外與媽媽道 ：「姐姐，快說些個 。」引姐道 ：「父親不知，聽女兒從頭細說一遍。當初小梅姨姨有半年身孕，張郎便嫉妒心腸，要所算小梅。女兒想來父親有許大年紀，若所算了小梅，便是絕了父親之嗣。是女兒與小梅商量，將來寄在東莊姑娘家中分娩，得了這個孩兒。這三年，只在東莊姑娘處撫養。身衣口食多是你女兒照管他的。還指望再長成些，方纔說破。今見父親認道只有引孫是親人，故此請了他來家。須不比女兒，可不比引孫還親些麼 ？」小梅也道 ：「其實虧了姑娘，若當日不如此周全，怎保得今日這個孩兒 ！」劉員外聽罷如夢初覺，如醉方醒，心裏感激着女兒。小梅又叫兒子不住的叫他」爹爹」，劉員外聽得一聲，身也麻了。對媽媽道 ：「元來親的只是親，女兒姓劉，到底也還護着劉家，不肯順從張郎把兄弟壞了。今日有了老生兒，不致絕後，早則不在絕地上安墳了，皆是孝順女所賜。老夫怎肯知恩不報？如今有個主意：把傢俬做三分分開：女兒、侄兒、孩兒各得一分。大家各管家業，和氣過日子罷了 。』當日叫家人尋了張郎家來，一同引孫及小孩兒拜見了鄰舍諸親，就做了個分家的筵席，盡歡而散。

此後劉媽媽認了真，十分愛惜着孩兒。員外與小梅自不必說，引姐、引孫又各內外保全，張郎雖是嫉妒也用不着，畢竟培養得孩兒成立起來。此是劉員外廣施陰德，到底有後；又恩待骨肉，原受骨肉之報。所謂親一支熱一支也。有詩爲證：

女婿如何有異圖？總因財利令親疏；

若非孝女關疼熱，畢竟劉家有後無？

# 第三十一卷 呂大郎還金完骨肉

毛寶放龜懸大印，宋郊渡蟻佔高魁。

世人盡說天高遠，誰識陰功暗裏來？

話說浙江嘉興府長水塘地方有一富翁，姓金，名鍾，家財萬貫，世代都稱員外。性至慳吝，平生常有五恨，那五恨：一恨天，二恨地，三恨自家，四恨爹孃，五恨皇帝。恨天者，恨他不常常六月，又多了秋風冬雪，使人怕冷，不免費錢買衣服來穿；恨地者，恨他樹木生得不湊趣，若是湊趣，生得齊整如意，樹本就好做屋柱，枝條大者，就好做梁，細者就好做椽，卻不省了匠人工作；恨自家者，恨肚皮不會作家，一日不喫飯，就餓將起來；恨爹孃者，恨他遺下許多親眷朋友，來時未免費茶費水；恨皇帝者，我的祖宗分授的田地，卻要他來收錢糧。不止五恨，還有四願，願得四般物事。那四般物事？一願得鄧家銅山，二願得郭家金穴，三願得石崇的聚寶盆，四願得呂純陽祖師點石爲金這個手指頭。因有這四願、五恨，心常不足。積財聚谷，日不暇給。真個是數米而炊，稱柴而爨。因此鄉里起他一個異名，叫做金冷水，又叫金剝皮。尤不喜者是僧人。世間只有僧人討便宜，他單會佈施俗家的東西，再沒有反佈施與俗家之理。所以金冷水見了僧人，就是眼中之釘，舌中之刺。

他住居相近處，有個福善庵。金員外生年五十，從不曉得在庵中破費一文的香錢。所喜渾家單氏，與員外同年同月同日，只不同時。他偏喫齋好善，金員外喜他的是喫齋，惱他的是好善。因四十歲上，尚無子息，單氏瞞過了丈夫，將自己釵梳二十餘金，佈施與福善庵老僧，教他妝佛誦經，祈求子嗣。佛門有應，果然連生二子，且是俊秀。因是福善庵祈求來的，大的小名福兒，小的小名善兒。單氏自得了二子之後，時常瞞了丈夫，偷柴偷米送與福善庵，供養那老僧。金員外偶然察聽了些風聲，便去咒天罵地，夫妻反目，直聒得一個不耐煩方休。如此也非止一次。只爲渾家也是個硬性，鬧過了，依舊不理。其年夫妻齊壽，皆當五旬。福幾年九歲，善幾年八歲，踏肩生下來的，都已上學讀書，十全之美。到生辰之日，金員外恐有親朋來賀壽，預先躲出。單氏又湊些私房銀兩，送與庵中打一罈齋醮。一來爲老夫婦齊壽，二來爲兒子長大，了還願心。日前也曾與丈夫說過來，丈夫不肯，所以只得私房做事。其夜，和尚們要鋪設長生佛燈，叫香火道人至金家，問金阿媽要幾鬥糙米。單氏偷開了倉門，將米三鬥，付與道人去了。隨後金員外回來，單氏還在倉門口封鎖。被丈夫窺見了，又見地下狼藉些米粒，知是私房做事。欲要爭嚷，心下想道 ：「今日生辰好日，況且東西去了，也討不轉來，幹拌去了涎沫 。」只推不知，忍住這口氣。一夜不睡，左思右想道 ：「叵耐這賊禿常時來蒿惱我家 ，到是我看家的一個耗鬼 。除非那禿驢死了，方絕其患。」恨無計策。

到天明時，老僧攜着一個徒弟來回覆醮事。原來那和尚也怕見金冷水，且站在門外張望。金老早已瞧見，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取了幾文錢，從側門走出市心，到山藥鋪裏贖些砒霜。轉到賣點心的王三郎店裏，王三郎正蒸着一籠熟粉，擺一碗糖餡，要做餅子。金冷水袖裏摸出八文錢撇在櫃上道 ：「三郎收了錢，大些的餅子與我做四個，餡卻不要下少了。你只捏着窩兒，等我自家下餡則個 。」王三郎口雖不言，心下想到 ：「有名的金冷水、金剝皮，自從開這幾年點心鋪子，從不見他家半文之面。今日好利市，也撰他八個錢。他是好便宜的，便等他多下些餡去，扳他下次主顧 。」王三郎向籠中取出雪團樣的熟粉，真個捏做窩兒，遞與金冷水說道 ：「員外請尊便 。」金冷水卻將砒霜末悄悄的撒在餅內，然後加餡，做成餅子。如此一連做了四個，熱烘烘的放在袖裏，離了王三郎店，望自家門首踱將進來。

那兩個和尚正在廳中喫茶，金老欣然相揖。揖罷，入內對渾家道 ：「兩個師父侵早到來，恐怕肚裏飢餓。適才鄰舍家邀我喫點心，我見餅子熱得好，袖了他四個來，何不就請了兩個師父？」單氏深喜丈夫迴心向善，取個硃紅碟子，把四個餅子裝做一碟，叫丫環託將出去。那和尚見了員外回家，不敢久坐，已無心喫餅了。見丫環託送出來，知是阿媽美意，也不好虛得。將四個餅子裝做一袖，叫聲」口舌 、噪」，出門回庵而去。金老暗暗歡喜，不在話下。

卻說金家兩個學生，在社學中讀書，放了學時，常到庵中頑耍。這一晚又到庵中。老和尚想道 ：「金家兩位小官人，時常到此，沒有什麼請得他。今早金阿媽送我四個餅子還不曾動，放在櫥櫃裏。何不將來熯熱了，請他喫一杯茶？」當下分付徒弟，在櫥櫃裏取出四個餅子，廚房下熯得焦黃，熱了兩杯濃茶，擺在房裏，請兩位小官人喫茶。兩個學生頑耍了半晌，正在肚飢。見了熱騰騰的餅子，一人兩個都吃了。不喫時猶可，吃了呵，分明是一塊火燒着心肚，萬杆槍攢卻腹肚，兩個一時齊叫肚疼。跟隨的學童慌了，要扶他回去。奈兩個疼做一堆，跑走不動。老和尚也着了忙，正不知什麼意故。只得叫徒弟一個背了一個，學童隨着，送回金員外家，二僧自去了。金家夫婦這一驚非小，慌忙叫學童問其緣故。學童道 ：「方纔到福善庵吃了四個餅子，便叫肚疼起來。那老師父說，這餅子原是我家今早把與他喫的。他不捨得喫，將來恭敬兩位小官人 。」金員外情知蹺蹊了，只得將砒霜實情對阿媽說知。單氏心下越慌了，便把涼水灌他，如何灌得酸。須臾，七竅流血，嗚呼哀哉，做了一對殤鬼。

單氏千難萬難，祈求下兩個孩兒，卻被丈夫不仁，自家毒死了。待要廝罵一場，也是枉然。氣又忍不過，苦又熬不過，走進內房，解下束腰羅帕懸樑自縊。金員外哭了兒子一場，方纔收淚。到房中與阿媽商議說話；見樑上這件打鞦韆的東西，唬得半死，登時就得病上牀，不勾七日也死了。金氏族家，平昔恨那金冷水、金剝皮慳吝，此時天賜其便，大大小小，都蜂擁而來，將傢俬搶個罄盡。此乃萬貫家財，有名的金員外一個終身結果，不好善而行惡之報也。有詩爲證：

餅內砒霜那得知，害人番害自家兒。

舉心動念天知道，果報昭彰豈有私。

方纔說，金員外只爲行惡上拆散了一家骨肉。如今再說一個人，單爲行善上，周全了一家骨肉。正是：

善惡相形，禍福自見；

戒人作惡，勸人爲善。

話說江南常州府無錫縣東門外，有個小戶人家，兄弟三人。大的叫做呂玉，第二的叫做呂寶，第三的叫做呂珍。呂玉娶妻王氏，呂寶娶妻楊氏，俱有姿色。呂珍年幼未娶。王氏生下一個孩子，小名喜兒，方纔六歲，跟鄰舍家兒童出去看神會，夜晚不回。夫妻兩個煩惱，出了一張招子，街坊上叫了數日，全無影響。呂玉氣悶，在家裏坐不過，向大戶家借了幾兩本錢，往太倉嘉定一路收些錦花布匹，各處販賣，就便訪問兒子消息。每年正二月出門，到八九月回家，又收新貨。走了四個年頭，雖然趁些利息，眼見得兒子沒有尋處了。日久心慢，也不在話下。到第五個年頭，呂玉別了王氏，又去做經紀。何期中途遇了個大本錢的布商，談論之間，知道呂玉買賣中通透，拉他同往山西脫貨，就帶絨貨轉來發賣，於中有些用錢相謝。呂玉貪了蠅頭微利，隨着去了。

及至到了山西，發貨之後，遇着連歲荒歉，討賒帳不起，不得脫身。呂玉少年久曠，也不免行戶中走了一兩遍，走出一身風流瘡，服藥調治，無面回家。捱到三年，瘡才痊好，討清了帳目。那布商因爲稽遲了呂玉的歸期，加倍酬謝。呂玉得了些利物，等不得布商收貨完備，自己販了些粗細絨褐，相別先回。

一日早晨，行至陳留地方，偶然去坑廁出恭，見坑板上遺下個青布搭膊。檢在手中，覺得沉重。取回下處打開看時，都是白物，約有二百金之數。呂玉想道 ：「這不意之財雖則取之無礙，倘或失主追尋不見，好大一場氣悶。古人見金不取，拾帶重還。我今年過三旬，尚無子嗣，要這橫財何用？」忙到坑廁左近伺候，只等有人來抓尋，就將原物還他。等了一日，不見人來。次日只得起身。

又行三五百餘裏，到南宿州地方。其日天晚，下一個客店，遇着一個同下的客人，閒論起江湖生意之事。那客人說起自不小心，五日前侵晨到陳留縣解下搭膊登東，偶然官府在街上過，心慌起身，卻忘記了那搭膊，裏面有二百兩銀子。直到夜裏脫衣要睡方纔省得。想着過了一日，自然有人拾去了，轉去尋覓，也是無益，只得自認悔氣罷了。呂玉便問 ：「老客尊姓？高居何處？」客人道 ：「在下姓陳，祖貫徽州。今在揚州閘上開個糧食鋪子。敢問老兄高姓？」呂玉道 ：「小弟姓呂，是常州無錫縣人，揚州也是順路。相送尊兄到彼奉拜 。」客人也不知詳細，答應道：「若肯下顧最好 。」次早，二人作伴同行。

不一日，來到揚州閘口。呂玉也到陳家鋪子，登堂作揖，陳朝奉看坐獻茶。呂玉先提起陳留縣失銀子之事，盤問他搭膊模樣，是個深藍青布的，一頭有白線緝一個陳字。呂玉心下曉然，便道 ：「小弟前在陳留拾得一個搭膊，到也相像，把來與尊兄認看 。」陳朝奉見了搭膊，道 ：「正是 。」搭膊裏面銀兩原封不動。呂玉雙手遞還陳朝奉。陳朝奉過意不去，要與呂玉均分，呂玉不肯。陳朝奉道 ：「便不均分，也受我幾兩謝禮，等在下心安 。」呂那裏肯受。陳朝奉感激不盡，慌忙擺飯相款，思想：「難得呂玉這般好人，還金之恩，無門可報。自家有十二歲一個女兒，要與呂君扳一脈親往來，但不知他有兒子否 ？」飲酒中間，陳朝奉問道 ：「恩兄，令郎幾歲了 ？」呂玉不覺掉下淚來，答道 ：「小弟只有一兒，七年前爲看神會，失去了，至今並無下落。荊妻亦別無生育。如今回去，意欲尋個螟蛉之子，出去幫扶生理，只是難得這般湊巧的 。」陳朝奉道 ：「舍下數年之間，將三兩銀子，買得一個小廝，貌頗清秀，又且乖巧，也是下路人帶來的。如今一十三歲了，伴着小兒在學堂中上學。恩兄若看得中意時，就送與恩兄伏侍，也當我一點薄敬 。」呂玉道：「若肯相借，當奉還身價 。」陳朝奉道 ：「說那裏話來！只恐恩兄不用時，小弟無以爲情 。」當下便教掌店的，去學堂中喚喜兒到來。

呂玉聽得名字與他兒子相同，心中疑惑。須臾，小廝喚到，穿一領蕪湖青布的道袍，生得果然清秀。習慣了學堂中規矩，見了呂玉，朝上深深唱個喏。呂玉心下便覺得歡喜，仔細認出兒子面貌來，四歲時，因跌損左邊眉角，結一個小疤兒。有這點可認，呂玉便問道 ：「幾時到陳家的 ？」那小廝道 ：「有六七年了。」又問他：「你原是那裏人？誰賣你在此 ？」那小廝道 ：「不十分詳細。只記得爹叫做呂大，還有兩個叔叔在家。娘姓王，家在無錫城外。小時被人騙出，賣在此間 。」呂玉聽罷，便抱那小廝在懷，叫聲 ：「親兒！我正是無錫呂大，是你的親爹了！失了你七年，何期在此相遇！」正是：

水底撈針針已得，掌中失寶寶重逢。

筵前相抱殷勤認，猶恐今朝是夢中。

小廝眼中流下淚來。呂玉傷感，自不必說。

呂玉起身拜謝陳朝奉 ：「小兒若非府上收留，今日安得父子重會？」陳朝奉道：「恩兄有還金之盛德，天遣尊駕到寒舍，父子團圓。小弟一向不知是令郎，甚愧怠慢 。」呂玉又叫喜兒拜謝了陳朝奉。陳朝奉定要還拜，呂玉不肯，再三扶住，受了兩禮。便請喜兒坐於呂玉之傍。陳朝奉開言 ：「承恩兄相愛，學生有一女，年方十二歲，欲與令郎結絲蘿之好 。」呂玉見他情意真懇，謙讓不得，只得依允。是夜，父子同榻而宿，說了一夜的話。次日，呂玉辭別要行，陳朝奉留住，另設個大席面，管待新親家、新女婿，就當送行。酒行數巡，陳朝奉取出白金二十兩，向呂玉說道 ：「賢婿一向在舍有慢，今奉些須薄禮相贖，權表親情，萬勿固辭 。」呂玉道 ：「過承高門俯就，舍下就該行聘定之禮。因在客途，不好苟且，如何反費親家厚賜？決不敢當 。」陳朝奉道 ：「這是學生自送與賢婿的，不幹親翁之事。親翁若見卻，就是不允這頭親事了 。」呂玉沒得說，只得受了，叫兒子出席拜謝。陳朝奉扶起道 ：「此微薄禮，何謝之有 。」喜兒又進去謝了丈母。當日開懷暢飲，至晚而散。呂玉想道 ：「我因這還金之便，父子相逢誠乃天意。又攀了這頭好親事，似錦上添花。無處答天地，有陳親家送這二十兩銀子，也是不意之財，何不擇個潔淨僧院，糴米齋僧，以種福田 ？」主意定了。

次早，陳朝奉又備早飯。呂玉父子喫罷，收拾行囊，作謝而別。喚了一隻小船，搖出閘外。約有數里，只聽得江邊鼎沸。原來壞了一隻人載船，落水的號呼求救。崖上人招呼小船打撈，小船索要賞犒，在那裏爭嚷。呂玉想道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比如我要去齋僧，何不捨這二十兩銀子做賞錢，教他撈救，見在功德 。」當下對衆人說 ：「我出賞錢，快撈救。若救起一船人性命，把二十兩銀子與你們 。」衆人聽得有二十兩銀子賞錢，小船如蟻而來。連崖上人也有幾個會水性的赴水去救。須臾之間，把一船人都救起。呂玉將銀手付與衆人分散。水中得命的，都千恩萬謝。

只見內中一人，看了呂玉叫道 ：「哥哥那裏來 ？」呂玉看他，不是別人，正是第三個親弟呂珍。呂玉合掌道：「慚愧，慚愧！天遣我撈救兄弟一命 。」忙扶上船，將乾衣服與他換了。呂珍納頭便拜，呂玉答禮，就叫侄兒見了叔叔，把還金遇子之事，述了一遍。呂珍驚訝不已。呂玉問道：「你卻爲何到此？」呂珍道 ：「一言難盡。自從哥哥出門之後，一去三今古奇觀年。有人傳說，哥哥在山西害了瘡毒身故。二哥察訪得實，嫂嫂已是成服戴孝，兄弟只是不信。二哥近日又要逼嫂嫂嫁人，嫂嫂不從。因此教兄弟親到山西訪問哥哥消息，不期於此相會。又遭覆溺，得哥哥撈救，天與之幸。哥哥不可怠緩，急急回家，以安嫂嫂之心。遲則怕有變了 。」呂玉聞說驚慌，急叫家長開船，星夜趕路。正是：

心忙似箭惟嫌緩，船走如梭尚道遲！

再說王氏聞丈夫凶信，初時也疑惑。被呂寶說得活龍活現，也信了，少不得換了些素服。呂寶心懷不善，想着哥哥已故，嫂嫂又無所出，況且年紀後生，要勸他改嫁，自己得些財禮。教渾家楊氏與阿姆說，王氏堅意不從。又得呂珍朝夕諫阻，所以其計不成。王氏想道 ：「千聞不如一見。雖說丈夫已死，在幾千裏之外，不知端的 。」央小叔呂珍是必親到山西，問個備細。如果然不幸，骨殖也帶一塊回來。呂珍去後，呂寶愈無忌憚，又連日賭錢輸了，沒處設法。偶有江西客人喪偶，要討一個娘子，呂寶就將嫂嫂與他說合。那客人也訪得呂大的渾家有幾分顏色，情願出三十兩銀子。呂寶得了銀子，向客人道：「家嫂有些妝喬，好好裏請他出門，定然不肯。今夜黃昏時分，喚了人轎，悄地到我家來。只看戴孝髻的，便是家嫂，更不須言語，扶他上轎，連夜開船去便了 。」客人依計而行。

卻說呂寶回家，恐怕嫂嫂不從，在他跟前不露一字，卻私下對渾家做個手勢，道 ：「那兩腳貨今夜要出脫與江西客人去了。我生怕他哭哭啼啼，先躲出去。黃昏時候，你勸他上轎，日裏且莫對他說 。」呂寶自去了，卻不曾說明孝髻的事也是天使其然。原來楊氏與王氏妯娌最睦，心中不忍，一時丈夫做主，沒奈他何。欲言不言，直捱到酉牌時分，只得與王氏透個消息：「我丈夫已將姆姆與嫁江西客人，少停客人就來取親，教我莫說。我與姆姆情厚，不好瞞得。你房中有甚細軟傢俬，須先收拾，打個包裹，省得一時忙亂 。」王氏啼哭起來，叫天叫地起來。楊氏道 ：「不是奴苦勸姆姆。後生家孤，終久不了。吊桶已落在井裏，也是一緣一會，哭也沒用 。」王氏道 ：「嬸嬸說那裏話？我丈夫雖說已死，不曾親見。且待三叔回來，定有個真信。如今逼得我好苦 ！」說罷又哭。楊氏左勸右勸，王氏住了哭說道 ：「嬸嬸，既要我嫁人，罷了，怎好戴孝髻出門？嬸嬸尋一頂黑髻與奴換了 。「楊氏又要忠丈夫之託，又要姆姆面上討好，連忙去尋黑髻來換。也是天數當然，舊髻兒也尋不出一頂。王氏道 ：「嬸嬸，你是在家的，暫時換你頭上的髻兒與我 。明早你教叔叔鋪裏取一頂來換了就是 。」 楊氏道 ：「使得 。」便除下髻來遞與姆姆。王氏將自己孝髻除下，換與楊氏戴了。王氏又換了一身色服。黃昏過後，江西客人引着燈籠火把，抬着一頂花花轎，吹手雖有一副，不敢吹打，如風似雨飛奔呂家來。呂寶已自與了他暗號，衆人推開大門，只認戴孝髻的就搶。楊氏嚷道：「不是！」衆人那裏管三七二十一，搶上轎時，鼓手吹打，轎伕飛也似抬去了。「一派笙歌上客船，錯疑孝髻是姻緣。新人若向新郎訴，只怨親夫不怨天。」王氏暗暗叫謝天謝地。關了大門，自去安歇。

次日天明，呂寶意氣揚揚，敲門進來。看見是嫂嫂開門，吃了一驚，房中不見了渾家。見嫂子頭上戴的是黑髻，心中大疑，問道：「嫂嫂，你嬸子那裏去了？」王氏暗暗好笑，答道：「夜被江西蠻子搶去了。」呂寶道：「那有這話？且問嫂嫂如何不戴孝髻？」王氏將換髻的緣故，述了一遍，呂寶捶胸只是叫苦。指望賣嫂子，誰知到賣了老婆！江西客人已是開船去了。三十兩銀子，昨晚一夜就賭輸了一大半，再要娶這房媳婦子，今生休想。復又思量，一不做，二不休，有心是這等，再尋個主顧把嫂子賣了，還有討老婆的本錢。

方欲出門，只見門外四五個人，一擁進來，不是別人，卻是哥哥呂玉，兄弟呂珍、侄子喜兒與兩個腳家，馱了行李貨物進門。呂寶自覺無顏，後門逃出，不知去向。王氏接了丈夫，又見兒子長大回家，問其緣故。呂玉從間至尾，敘了一遍，王氏也把江西人搶去嬸嬸，呂寶無顏，後門走了一段情節敘出。呂玉道：「我若貪了這二百兩非意之財，怎勾父子相見？若惜了那二十兩銀子，不去撈救覆舟之人，怎能勾兄弟相逢？若不遇兄弟時，怎知家中信息？今日夫妻重會，一家骨肉團圓，皆天使之然也。逆弟賣妻，也是自作自受。皇天報應，的然不爽！」自此益修善行，有道日隆。後來喜兒與陳員外之女做親，子孫繁衍，多有出仕貴顯者。詩云：

本意還金兼得子，立心賣嫂反輸妻。

世間惟有天工巧，善惡分明不可欺。

# 第三十二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技在牆東花在西，自從落地任風吹；

枝無花時還再發，花若離枝難上枝。

這四句乃昔人所作《棄婦詞》。言婦人之隨去，如花之附於枝。枝若無花，逢春再發；花若離枝，不可複合 。勸世上婦人事夫盡道，同甘同苦，從一而終；休得慕富嫌貧，兩意三心，自貽後悔。

且說漢朝一個名臣當初未遇時節，其妻有眼不識泰山，棄之而去；到後來，悔之無及。你說那名臣何方人氏？姓甚名誰？那名臣姓朱，名買臣，表字翁子，會稽郡人氏。家貧未遇，夫妻二口，住於陋巷蓬門。每日，買臣向山中砍柴，挑至市中，賣錢度日。性好讀書，手不釋卷。肩上雖挑卻柴擔，手裏兀自擒着書本朗誦咀嚼，且歌且行。市人聽慣了，但聞讀書之聲，便知買臣挑柴擔來了，可憐他是個儒生，都與他買。更兼買臣不爭價錢，憑人估值，所以他的柴比別人容易出脫。一般也有輕薄少年及兒童之輩見他又挑柴，又讀書，三五成羣把他嘲笑戲侮，買臣全不爲意。

一日，其妻出門汲水，見羣兒隨着買臣柴擔，拍手鬨笑，深以爲恥。買臣賣柴回來，其妻勸道 ：「你要讀書，便休賣柴；要賣柴，便休讀書。許大年紀，不癡不顛，卻做出恁般行徑，被兒童笑話，豈不羞死 ！」買臣答道 ：「我賣柴以救貧賤，讀書以取富貴，各不相妨，由他笑話便了 。」其妻笑道 ：「你若取得富貴時，也不去賣柴了。自古及今，那見賣柴的人做了官？卻說這般沒鼻的話！」買臣道：「富貴貧賤各有其時。有人算我八字，到五十歲上必然發跡，常言海水不可斗量，你休料我。」其妻道 ：「那算命先生見你癡顛模樣，故意耍笑你，你休聽信。到五十歲時，連柴擔也挑不動，餓死是有分的，還想做官？除是閻羅王殿上少個判官，等你去做 ！」買臣道 ：「姜太公八十歲尚在渭水釣魚。遇了周文王，以後車載之，拜爲尚父。本朝公孫弘丞相，五十九歲上還在東海牧豕，整整六十歲，方纔際遇今上，拜將封侯。我五十歲上發跡，比甘羅雖遲，比那兩個還早，你須耐心等去 。」其妻道 ：「你休得攀今吊古。那釣魚，牧豕的，胸中都有才學。你如今讀這幾句死書，便讀到一百歲，只是這個嘴臉，有甚出息？晦氣做了你老婆！你被兒童恥笑，連累我也沒臉皮。你不聽我言，拋卻書本，我決不跟你終身。各人自去走路，休得兩相擔誤了 。」買臣道 ：「我今年四十三歲了，再七年，便是五十。前長後短，你就等耐也不多時。直恁薄情，舍我而去，後來須要懊悔 ！」其妻道 ：「世上少甚挑柴擔的漢子，懊悔甚麼來？我若再守你七年，連我這骨頭不知餓死於何地了。你倒放我出門，做個方便，活了我這條性命。」買臣見其妻決意要去，留他不住，嘆口氣道 ：「罷，罷！只願你嫁得丈夫強似朱買臣的便好。」其妻道：「好歹強似一分兒。」說罷，拜了兩拜，欣然出門而去，頭也不回。買臣感恨不已，題詩四句於壁上雲：

嫁犬逐犬，嫁雞逐雞；

妻自棄我，我不棄妻。

買臣到五十歲時，值漢武帝下詔求賢。買臣到西京上書，待詔公車。同邑人嚴助薦買臣之才。天子知買臣是會稽人，必知本土民情利弊，即拜爲會稽太守，馳驛赴任。會稽長吏聞新太守將到，大發人夫，修治道路；買臣妻的後夫亦在役中，其妻蓬頭跣足，隨伴送飯。見太守前呼後擁而來，從旁窺之，乃故夫朱買臣也。買臣在車中一眼瞧見，還認得是故妻，遂使人招之，載於後車。到府第中，故妻羞慚無地，叩頭謝罪。買臣教請他後夫相見。不多時，後夫喚到，拜伏於地，不敢仰視。買臣大笑，對其妻道 ：「似此人，未見得強似我朱買臣也 。」其妻再三叩謝，自悔有眼無珠，願降爲婢妾，伏事終身。買臣命取水一桶潑於階下，向其妻說道 ：「若潑水可復收，則汝亦可複合。念你少年結髮之情，判後園隙地與汝夫婦耕種自食。」其妻隨後夫走出府第，路人都指着說道：「此即新太守夫人也。」於是羞極無顏，到於後園，遂投河而死。有詩爲證；

漂母尚知憐餓士，親妻忍得棄貧儒。

早知覆水難收取，悔不當初任讀書。

又有一詩說欺貧重富，世情皆然，不止一買臣之妻也。詩曰：

盡看成敗說高低，誰識蛟龍在污泥？

莫怪婦人無法眼，普天幾個負羈妻？

這個故事，是妻棄夫的。如今再說一個夫棄妻的，一般是欺貧重富，背義忘恩，後來徒落得個薄倖之名，被人講論。

話說故宋紹興年間，臨安雖然是個建都之地，富庶之鄉，其中乞丐的依然不少。那丐戶中有個爲頭的名曰」團頭 」，管着衆丐。衆丐叫化得東西來時，團頭要收他日頭錢。若是雨雪時，沒處叫化，團頭卻熬些稀粥，養活這夥丐戶，破衣破襖，也是團頭照管。所以這夥丐戶，小心低氣服着團頭，如奴一般，不敢觸犯。那團頭見成收些常例錢，一般在衆丐戶中放債盤利。若不嫖不賭，依然做起大家事來。他靠此爲生，一時也不想改業。只是一件 ，「團頭」的名兒不好。隨你掙得有田有地，幾代發跡，終是個叫化頭兒，比不得平等百姓人家。出外沒人恭敬，只好閉着門，自屋裏做大。雖然如此，若數着」良賤」二字，只說娼、優、隸、卒四般爲賤流，到數不着那乞丐。看來乞丐只是沒錢，身上卻無疤瘢。假如春秋時伍子胥逃難，也曾吹簫於吳市中乞食；唐時鄭元和做歌郎，唱蓮花落，後來富貴發達，一牀錦被遮蓋，這都是叫化中出色的。可見此輩雖然被人輕賤，到不比娼、優、隸、卒。

閒話休題。如今且說杭州城中一個團頭，姓金，名老大，祖上到他做了七代團頭了。掙得個完完全全的家事，住的有好房子，種的有好田園，穿的有好衣，喫的有好食；真個廒多積粟，囊有餘錢，放債使婢；雖不是頂富，也是數得着的富家了。那金老大有志氣，把這團頭讓與族人金癩子做了，自己見成受用，不與這夥丐戶歪纏。然雖如此，裏中口順，還只叫他是團頭家，其名不改。金老大年五十餘，喪妻無子，止存一女名喚玉奴。那玉奴生得十分美貌，怎見得？有詩爲證：

無瑕堪比玉，有態欲羞花。

只少宮狀扮，分明張麗華。

金老大愛此女如同珍寶，從小教他讀書識字。到十五六歲時，詩賦俱通，一寫一作，信手而成。更兼女工精巧，亦能調箏弄管，事事伶俐。金老大倚着女兒才貌，立心要將他嫁個士人。論來就名門舊族中，急切要這一個女子，亦不易得；可恨生於團頭之家，沒人相求。若是平常經紀人家，沒前程的，金老大又不肯扳他了。因此高低不就，把女兒直捱到一十八歲，尚未許人。偶然有個鄰翁來說 ：「太平橋下有個書生姓莫名稽，年二十歲，一表人才，讀書飽學。只爲父母雙亡，家貧未娶，近日考中，補上太學生，情願入贅人家。此人正與今愛相宜，何不招之爲婿 ？」金老大道 ：「就煩老翁作伐，何如 ？」鄰翁領命，徑到太平橋下，尋那莫秀才，對他說了 ：「實不相瞞，祖宗曾做個團頭的，如今久不做了。只貪他好個女兒，又且家道富足，秀才若不棄嫌，老漢即當玉成其事 。」莫稽口雖不語，心下想道 ：「我今衣食不周，無力婚娶，何不俯就他家，一舉兩得？也顧不得恥笑 。」乃對鄰翁說道 ：「大伯所言雖妙，但我家貧乏聘，如何是好 ？」鄰翁道 ：「秀才但是允從，紙也不費一張，都在老漢身上 。」鄰翁回覆了金老大。擇個吉日，金家到送一套新衣穿着，莫秀才過門成親。

莫稽見玉奴才貌，喜出望外，不費一錢，白白的得了個美妻；又且豐衣足食，事事稱懷。就是朋友輩中，曉得莫稽貧苦，無不相諒，到也沒人去笑他。到了滿月，金老大備下盛席，教女婿請他同學會友飲酒，榮耀自家門戶。一連吃了六七日酒，何期惱了族人金癩子。那癩子也是一班正理。他道 ：「你也是團頭，我也是團頭，只你多做了幾代，掙得錢鈔在手。論起祖宗一脈，彼此無二。侄女玉奴招婿，也該請我喫杯喜酒。如今請人做滿月，開宴六七日，並無三寸長、一寸闊的請帖兒到我。你女婿做秀才，難道就做尚書、宰相？我就不是親叔公？坐不起凳頭？直恁不覷人在眼裏！我且去蒿惱他一場，教他大家沒趣 ！」叫起五六十個丐戶，一齊奔到金老大家裏來。但見：

開花帽子，打結衫兒，舊席片對着破氈條，短竹根配着缺糙碗。叫爹叫娘叫財主，門前只見喧譁；弄蛇弄狗弄猢猻，日內各呈伎倆。敲板唱楊花，惡聲聒耳；打磚搽粉臉，醜態逼人。一班潑鬼聚成羣，便是鍾馗收不得。

金老大聽得鬧吵，開門看時，那金癩子領着衆丐戶，一擁而入，嚷做一堂，癩子徑奔席上，揀好酒好食只顧喫，口裏叫道 ：「快教侄婿夫妻來拜見叔公 ！」唬得衆秀才站腳不住，都逃席去了；連莫稽也隨着衆朋友躲避。金老大無可奈何，只得再三央告道 ：「今日是我女婿請客，不干我事！改日專治一杯，與你陪話 。」又將許多錢鈔分賞衆丐戶，又擡出兩甕好酒和些活雞、活鵝之類，教衆丐戶送去癩子家，當個折席。直亂到黑夜，方纔散去。玉奴在房中氣得兩淚交流。這一夜，莫稽在朋友家借宿，次早方回。金老大見了女婿，自覺出醜，滿面含羞。莫稽心中未免也有三分不樂，只是大家不說出來。正是：

啞子嘗黃柏，苦味自家知。

卻說金玉奴只怕自己門風不好，要掙個出頭，乃勸丈夫刻苦讀書，凡古今書籍，不惜價錢，買來與丈夫看。又不吝供給之費，請人會文會講。又出資財，教丈夫結交延譽。莫稽由此才學日進，名譽日起。二十三歲發解，連科及第。這日，瓊林宴罷，烏帽宮袍，馬上迎歸。將到丈人家裏，只見街坊上一羣小兒爭先來看，指道 ：「金團頭家女婿做了官也 。」莫稽在馬上聽得此言，又不好攬事，只得忍耐。見了丈人，雖然外面盡禮，卻包着一肚子忿氣，想道 ：「早知有今日富貴，怕沒王侯貴戚招贅成婚？卻拜個團頭做岳丈，可不是終身之玷！養出兒女來，還是團頭的外孫，被人傳作話柄。如今事已如此，妻又賢慧，不犯七出之條 ，不好決絕得 。正是事不三思，終有後悔 。」爲此心中怏怏，只是不樂。玉奴幾遍問而不答，正不知甚麼意故。好笑那莫稽，只想着今日富貴，卻忘了貧賤的時節，把老婆資助成名一段功勞，化爲春水，這是他心術不端處。

不一日，莫稽謁選，得授無爲軍司戶。丈人治酒送行，此時衆丐戶，料也不敢登門鬧吵了。喜得臨安到無爲軍是一水之地。莫稽領了妻子，登舟起任。行了數日，到了採石江邊，維舟北岸。其夜月明如晝，莫稽睡不能寐，穿衣而起，坐於船頭玩月。四顧無人，又想起團頭之事，悶悶不悅。忽然動一個惡念 ：「除非此婦身死，另娶一人，方免得終身之恥 。」心生一計，走進船艙，哄玉奴起來看月華。玉奴已睡了，莫稽再三逼他起身，玉奴難逆丈夫之意，只得披衣，走出艙門口，舒頭望月。被莫稽出其不意，牽出船頭，推墮江中。悄悄喚起舟人，分付 ：「快開船前去，重重有賞！不可遲慢 。」舟子不知明白，慌忙撐篙蕩槳，移舟於十裏之外。住泊停當，方纔說 ：「適間奶奶因玩月墮水，撈救不及了 。」卻將三兩銀子賞與舟人爲酒錢。舟人會意，誰敢開口？船中雖跟得有幾個蠢婢子，只道主母真個墮水，悲泣了一場，丟開了手。不在話下，有詩爲證：

只爲團頭號不香，忍因得意棄糟糠。

天緣結髮終難解，贏得人呼薄倖郎。

你說事有湊巧！莫稽移船去後，剛剛有個淮西轉運使許德厚，也是新上任的，泊舟於採石北岸，正是莫稽先前推妻墜水處。許德厚和夫人推窗着月，開懷飲酒，尚未曾睡。忽聞岸上啼哭，乃是婦人聲音，其聲哀怨，好生不忍。忙呼水手打看，果然是個單身婦人坐於江岸，便教喚上船來，審其來歷。原來此婦正是無爲軍司戶之妻金玉奴。初墜水時，魂飛魄蕩，已拚着必死。忽覺水中有物，托起兩足，隨波而行，近於江岸。玉奴掙扎上岸，舉目看時，江水茫茫，已不見了司戶之船，才悟道丈夫貴而忘賤，故意欲溺死故妻，別圖良配。如今雖得了性命，無處依棲，轉思苦楚，以此痛哭。見許公盤問，不免從頭至尾細說一遍。說罷，哭之不已，連許公夫婦都感傷墮淚，勸道 ：「汝休得悲啼，肯爲我義女，再作道理 。」玉奴拜謝。許公分付夫人取乾衣替他通身換了，安排他後艙獨宿。教手下男女都稱他小姐，又分付舟人，不許泄漏其事。不一日，到淮西上任。那無爲軍正是他所屬地方，許公是莫司戶的上司，未免隨班參謁。許公見了莫司戶，心中想道 ：「可惜一表人才，幹恁般薄倖之事 。」 約過數月，許公對僚屬說道 ：「下官有一女，頗有才貌，年已及笄，欲擇一佳婿贅之。諸君意中，有其人否 ？」衆僚屬都聞得莫司戶青年喪偶，齊聲薦他才品非凡，堪作東牀之選。許公道 ：「此子吾亦屬意久矣，但少年登第，心高望厚，未必肯贅吾家 。」衆僚屬道 ：「彼出身寒門，得公收拔，如蒹葭倚玉樹，何幸如之！豈以入贅爲嫌乎 ？」許公道 ：「諸君既酌量可行，可與莫司戶言之。但云出自諸君之意，以探其情。莫說下官，恐有妨礙 。」衆人領命，遂與莫稽說知此事，要替他做媒。莫稽正要攀高，況且聯姻上司，求之不得，便欣然應道 ：「此事全仗玉成，當效銜結之報 。」衆人道 ：「當得，當得 。」隨即將言回覆許公。許公道 ：「雖承司戶不棄，但下官夫婦鍾愛此女，嬌養成性，所以不捨得出嫁。只怕司戶少年氣概，不相饒讓。或致小有嫌隙，有傷下官夫婦之心。須得預先講過，凡事容耐些，方敢贅入 。」衆人領命，又到司戶處傳話；司戶無不依允。此時司戶不比做秀才時節，一般用金花彩幣爲納聘之儀。選了吉期，皮鬆骨癢，整備做轉運使的女婿。

卻說許公先教夫人與玉奴說 ：「老相公憐你寡居，欲重贅一少年進士，你不可推阻 。」玉奴答道 ：「奴家雖出寒門，頗知禮數。既與莫郎結髮，從一而終。雖然莫郎嫌貧棄賤，忍心害理，奴家各盡其道，豈肯改嫁，以傷婦節？」言畢，淚如雨下。夫人察他志誠，乃實說道 ：「老相公所說少年進土就是莫郎。老相公恨其薄倖，務要你夫妻再合。只說有個親生女兒要招贅一婿，卻教衆僚屬與莫郎議親，莫郎欣然聽命，只今晚入贅吾家。等他進房之時，須是如此如此，與你出這口嘔氣 。」玉奴方纔收淚，重勻粉面，再整新妝，打點結親之事。

到晚，莫司戶冠帶齊整，帽插金花，身披紅錦，跨着雕鞍駿馬，兩班鼓樂前導，衆僚屬都來送親。一路行來，誰不喝采！正是：

鼓樂喧闐白馬來，風流佳婿實奇哉！

團頭喜換高門眷，採石江邊未足哀。

是夜，轉運司鋪氈結綵，大吹大擂，等候新女婿上門。莫司戶到門下馬，許公冠帶出迎，衆官僚都別去。莫司戶直入私宅，新人用紅帕覆首，兩個養娘扶將出來。掌禮人在檻外喝禮，雙雙拜了天地，又拜了丈人、丈母，然後交拜。禮畢，送歸洞房，做花燭筵席。莫司戶此時心中如登九霄雲裏，歡喜不可形容。仰着臉，昂然而入。才跨進房門，忽然兩邊門側裏走出七八個老嫗、丫環，一個個手執籬竹細棒劈頭劈腦打將下來。把紗帽都打脫了，肩背上棒如雨下，打得叫喊不迭，正沒想一頭處。莫司戶被打，慌做一堆蹭倒，只得叫聲 ：「丈人，丈母，救命 ！」只聽房中嬌聲宛轉，分付道 ：「休打殺薄情郎，且喚來相見 。」衆人方纔住手。七八個老嫗、丫環，扯耳朵，拽胳膊，好似六賊戲彌陀一般，腳不點地，擁到新人面前。司戶口中還說道：「下官何罪 ？」開眼看時，畫燭輝煌，照見上邊端端正正坐着個新人，不是別人，正是故妻金玉奴。莫稽此時魂不附體，亂嚷道 ：「有鬼，有鬼 ！」衆人都笑起來。只見許公自外而入，叫道 ：「賢婿休疑。此乃吾採石江頭所認之義女，非鬼也 。」莫稽心頭方纔住了跳，慌忙跪下，拱手道 ：「我莫稽知罪了，望大人包容之 。」許公道 ：「此事與下官無干，只吾女沒說話就罷了 。」玉奴唾其面，罵道 ：「薄倖賊！你不記宋弘有言：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當初你空手贅入吾門，虧得我家資財，讀書延譽，以致成名，僥倖今日。奴家亦望夫榮妻貴。何期你忘恩負本，就不念結髮之情，恩將仇報，將奴推墮江心。幸然天可憐見，得遇恩爹提救，收爲義女，倘然葬江魚之腹，你別娶新人，於心何忍？今日有何顏面，再與你完聚 ？」說罷，放聲而哭，千薄倖，萬薄倖，罵不住口。莫稽滿面羞慚，閉口無言，只顧磕頭求恕。許公見罵得勾了，方纔把莫稽扶起，勸玉奴道 ：「我兒息怒，如今賢婿悔罪，料然不敢輕慢你了。你兩個雖然舊日夫妻，在我家只算新婚花燭。凡事看我之面，閒言閒語一筆都勾罷 。」又對莫稽說道：「賢婿，你自家不是，休怪別人。今宵只索忍耐，我教你丈母來解勸 。」說罷，出房去。少刻夫人來到，又調停了許多說話，兩個方纔和睦。

次日，許公設宴，管待新女婿，將前日所下金花彩幣依舊送還，道：「一女不受二聘。賢婿前番在金家已費過了，今番下官不敢重疊收受 。」莫稽低頭無語。許公又道 ：「賢婿常恨令岳翁卑賤，以致夫婦失愛，幾乎不終。今下官備員如何？只怕爵位不高，尚未滿賢婿之意 。」莫稽漲得麪皮紅紫，只是離席謝罪。有詩爲證：

癡心指望締高姻，誰料新入是舊人？

打罵一場羞滿面，問他何取嶽翁新？

自此莫稽與玉奴夫婦和好，比前加倍。許公共夫人待玉奴如真女，待莫稽如真婿；玉奴待許公夫婦，亦與真爹孃無異。連莫稽都感動了，迎接團頭金老大在任所，奉養送終。後來許公夫婦之死，金玉奴皆制重服，以報其恩。莫氏與許氏世世爲通家兄弟，往來不絕。詩云：

宋弘守義稱高節，黃允休妻罵薄情；

試看莫生婚再合，姻緣前定枉勞爭。

# 第三十三卷 唐解元玩世出奇

三通鼓角四更雞，日色高升月色低。

時序秋冬又春夏，舟車南北復東西。

鏡中次第人顏老，世上參差事不齊。

若向其間尋穩便，一壺濁酒一餐齏。

這八句詩乃是吳中一個才子所作，那才子姓唐，名寅，字伯虎，聰明蓋地，學問包天，書畫音樂無有不通；詞賦詩文，一揮便就。爲人放浪不羈，有輕世傲物之志。生於蘇郡，家住吳趨。做秀才時，曾效連珠體，做《花月吟》十餘首，句句中有花有月。如 ：「長空影動花迎月，深院人歸月伴花」；」雲破月窺花好處，夜深花睡月明中」等句，爲人稱頌。本府太守曹鳳見之，深愛其才。值宗師科考，曹公以才名特薦。那宗師姓方，名志，鄞縣人。最不喜古文辭。聞唐寅恃才豪放，不修小節，正要坐名黜治。卻得曹公一力保救。雖然免禍，卻不放他科舉。直至臨場，曹公再三苦求，附一名於遺才之末，是科遂中瞭解元。伯虎會試至京，文名益著，公卿皆折節下交，以識面爲榮。有程詹事典試，頗開私徑賣題，恐人議論，欲訪一才名素著者爲榜首，壓服衆心，得唐寅甚喜，許以會元。伯虎性素坦率，酒中便向人誇說 ：「今年我定做會元了 。」衆人已聞程詹事有私，又忌伯虎之才，哄傳主司不公，言官風聞動本，聖旨不許程詹事卷，與唐寅俱下詔獄問革。伯虎還鄉，絕意功名，益放浪詩酒，人都稱爲唐解元。得唐解元詩文字畫片紙尺幅，如獲重寶。其中惟畫尤其得意。平日心中喜怒哀樂都寓之於丹青。每一畫出，爭以重價購之。有《言志》詩一絕爲證：

不鍊金丹不坐禪，不爲商賈不耕田。

閒來寫幅丹青賣，不使人間作業錢。

卻說蘇州六門：葑、盤、胥、閶、婁、齊。那六門中只有閶門最盛，乃舟車輻輳之所。真個是：翠袖三千樓上下，黃金百萬水東西。五更市販何曾絕，四遠方言總不齊。唐解元一日坐在閶門遊船之上，就有許多斯文中人慕名來拜，出扇求其字畫。解元畫了幾筆水墨，寫了幾首絕句。那聞風而至者，其來愈多。解元不耐煩，命童子且把大杯斟酒來。解元倚窗獨酌，忽見有畫舫從旁搖過，航中珠翠奪目，內有一青衣小環，眉目秀豔，體態綽約，舒頭船外，注視解元，掩口而笑。須臾船過，解元神蕩魂搖，問舟子 ：「可認得去的那隻船麼？」舟人答言：「此船乃無錫華學士府眷也，」解無慾尾其後，急呼小艇不至，心中如有所失。正要教童子去覓船，只見城中一隻船兒，搖將出來。他也不管那船有載沒載，把手相招，亂呼亂喊。那船漸漸至近，艙中一人走出船頭，叫聲 ：「伯虎，你要到何處去？這般要緊 ！」解元打一看時，不是別人，卻是好友王雅宜。便道：「急要答拜一個遠來朋友，故此要緊，兄的船往哪裏去？」雅宜道 ：「弟同兩個舍親到茅山去進香，數日方回 。」解元道：「我也要到茅山進香，正沒有人同去。如今只得要趁便了。」雅宜道 ：「兄若要去，快些回家收拾，弟泊船在此相候 。」解元道 ：「就去罷了，又回家做什麼 ？」雅直道 ：「香燭之類，也要備的 。」解元道 ：「到那裏去買罷 ！」遂打發童子回去。也不別這些求詩畫的朋友，徑跳過船來，與艙中朋友敘了禮，連呼 ：「快些開船 。」舟子知是唐解元，不敢怠慢，即忙撐篙搖櫓。行不多時，望見這隻畫舫就在前面。解元分付船上，隨着大船而行。衆人不知其故，只得依他。

次日到了無錫，見畫舫搖進城裏。解元道 ：「到了這裏，若不取惠山泉也就俗了 。」叫船家移舟去惠山取了水，原到此處停泊，明日早行。「我們到城裏略走一走，就來下船。」舟子答應自去。解元同雅宜三四人登岸，進了城，到那熱鬧的所在，撇了衆人，獨自一個去尋那畫舫。卻又不認得路徑，東行西走，並不見些蹤影。走了一回，穿出一條大街上來，忽聽得呼喝之聲。解元立住腳看時，只見十來個僕人前引一乘暖轎，自東而來，女從如雲。自古道 ：「有緣千里能相會。」那女從之中，閶門所見青衣小環正在其內。解元心中歡喜，遠遠相隨，直到一座大門樓下，女使出迎，一擁而入。詢之傍人，說是華學士府，適才轎中乃夫人也。

解元得了實信，問路出城，恰好船上取了水纔到。少頃，王雅宜等也來了。問 ：「解元那裏去了？教我們尋得不耐煩！」解元道 ：「不知怎的，一擠就擠散了，又不認得路徑，問了半日，方能到此 。」並不題起此事。至夜半，忽於夢中狂呼，如魘魅之狀。衆人皆驚，喚醒問之。解元道 ：「適夢中見一金甲神人，持金杵擊我，責我進香不虔。我叩頭哀乞，願齋戒一月，隻身至山謝罪！天明，汝等開船自去，吾且暫回，不得相陪矣！」雅宜等信以爲真。

至天明，恰好有一隻小船來到，說是蘇州去的。解元別了衆人，跳上小船，行不多時，推說遺忘了東西，還要轉去。袖中摸幾文錢，賞了舟子，奮然登岸。到一飯店，辦下舊衣、破帽，將衣巾換訖，如窮漢之狀。走至華府典鋪內，以典錢爲由，與主管相見。卑詞下氣，問主管道 ：「小子姓康，名宣，吳縣人氏，頗善書，處一個小館爲生。近因拙妻亡故，又失了館，孤身無活，欲投一大家充書辦之役，未知府上用得否？倘收用時，不敢忘恩 ！」因於袖中取出細楷數行，與主管觀看。主管看那字，寫得甚是端楷可愛，答道 ：「待我晚間進府稟過老爺，明日你來討回話 。」是晚，主管果然將字樣稟知學土。學士看了，誇道 ：「寫得好，不似俗人之筆，明日可喚來見我 。」次早，解元便到典中，主管引進解元拜見了學士。學士見其儀表不俗，問過了姓名住居，又問 ：「曾讀書麼 ？」解元道：「曾考過幾遍童生，不得進學，經書還都記得 。」學士問是何經？解元雖習《尚書》，其實五經俱通的，曉得學士習《周易》，就答應道 ：「《易經》 。」學士大喜道 ：「我書房中寫帖的不缺，可送公子處作伴讀 。」問他要多少身價？解元道 ：「身價不敢領，只要求些衣服穿，待後老爺中意時，賞一房好媳婦足矣！」學士更喜，就叫主管於典中尋幾件隨身衣服與他換了，改名華安。送至書館，見了公子。公子教華安抄寫文字，文字中有字句不妥的，華安私加改竄。公子見他改得好，大驚道 ：「你原來通文理，幾時放下書本的 ？」華安道：「從來不曾曠學，但爲貧所迫耳 。」公子大喜，將自己日課教他改削，華安筆不停揮，真有點鐵成金手段。有時題義疑難，華安就與公子講解。若公子做不出時，華安就通篇代筆。

先生見公子學問驟進，向主人誇獎。學士討近作看了，搖頭道 ：「此非孺子所及，若非抄寫，必是倩人 。」呼公子詰問其由。公於不敢隱瞞，說道 ：「曾經華安改竄 。」學士大驚，喚華安到來出題面試。華安不假思索，援筆立就，手捧所作呈上。學士見其手腕如玉，但左手有枝指。閱其文，詞意兼美，字復精工，愈加歡喜，道 ：「你時藝如此，想古作亦可觀也！」乃留內書房掌書記。一應往來書札，授之以意，輒令代筆，煩簡曲當，學士從未曾增減一字。寵信日深，賞賜比衆人加厚。華安時買酒食與書房諸童子共享，無不歡喜。因而潛訪前所見青衣小環，其名秋香，乃夫人貼身伏侍，頃刻不離者。計無所出，乃因春暮，賦《黃鶯調》以自嘆：

風雨送春歸，杜鵑愁，花亂飛，青苔滿院朱門閉。孤燈半垂，孤衾半欹，蕭蕭孤影汪汪淚。憶歸期，相思未了，春夢繞天涯。

學士一日偶到華安房中，見壁間之詞，知安所題，甚加稱獎。但以爲壯年鰥處，不無感傷，初不意其有所屬意也。適典中主管病故，學士令華安暫攝其事。月餘，出納謹慎，毫忽無私。學士欲遂用爲主管，嫌其孤身無室，難以重託。乃與夫人商議，呼媒婆欲爲娶婦。華安將銀三兩，遂與媒婆，央他稟知夫人說 ：「華安蒙老爺夫人提拔，復爲置室，恩同天地。但恐外面小家之女不習裏面規矩。倘得於侍兒中擇一人見配，此華安之願也 ！」媒婆依言稟知夫人，夫人對學士說了。學士道：「如此誠爲兩便，但華安初來時，不領身價，原指望一房好媳婦。今日又做了府中得力之人，倘然所配未中其意，難保其無他志也。不若喚他到中堂，將許多丫環聽其自擇 。」夫人點頭道是。當晚夫人坐於中堂，燈燭輝煌，將丫環二十餘人各盛飾裝扮，排列兩邊，恰似一班仙女，簇擁着王母娘娘在瑤池之上。夫人傳命喚華安。華安進了中堂，拜見了夫人。夫人道 ：「老爺說你小心得用，欲賞你一房妻小。這幾個粗婢中，任你自擇 。」叫老姆姆攜燭下去照他一照。華安就燭光之下，看了一回，雖然盡有標緻的，那青衣小環不在其內。華安立於傍進，嘿然無語。夫人叫 ：「老姆姆，你去問華安 ：『那一箇中你的意？就配與你 。』」華安只不開言，夫人心中不樂，叫 ：「華安，你好大眼孔，難道我這些丫頭就沒箇中你意的 ？」華安道：「復夫人，華安蒙夫人賜配，又許華安自擇，這是曠古隆恩，粉身難報。只是夫人隨身侍婢還來不齊，既蒙恩典，願得盡觀。」

夫人笑道 ：「你敢是疑我有吝嗇之意。也罷！房中那四個一發喚出來與他看看，滿他的心願 ！」原來那四個是有執事的，叫做：春媚、夏清。秋香、冬瑞。春媚掌首飾脂粉，夏清掌香爐茶竈，秋香掌四時衣服，冬瑞掌酒果食品。管家老姆姆傳夫人之命，將四個喚出來。那四個不及更衣，隨身妝束。秋香依舊青衣。老姆姆引出中堂，站立夫人背後。室中蠟燭光明如晝，華安早已看見了，昔日丰姿，宛然在目。還不曾開口，那老姆姆知趣，先來問道：「可看中了誰？」華安心中明曉得是秋香，不敢說破，只將手指道 ：「若得穿青這一位小娘子，足遂生平。」夫人回顧秋香，微微而笑，叫華安且出去。華安回典鋪中，一喜一懼，喜者機會甚好，懼者未曾上手，惟恐不成。偶見月明如晝，獨步徘徊，吟詩一首：

徙倚無聊夜臥遲，綠楊風靜鳥棲枝；

難將心事和人說，說與青天明月知。

次日，夫人向學士說了。另收拾一所潔淨房室，其牀帳家火無物不備。又閤家童僕奉承他是新主管，擔東送西，擺得一室之中錦片相似。擇了吉日，學士和夫人主婚，華安與秋香中堂雙拜，鼓樂引至新房，合巹成婚，男歡女悅，自不必說。夜半，秋香向華安道：「與君頗面善，何處曾相會來 ？」華安道：「小娘子自去思想。」又過了幾日，秋香忽問華安道：「向日閶門遊船中看見的可就是你 ？」華安笑道 ：「是也 ！」秋香道：「若然，君非下賤之輩，何故屈身於此 ？」華安道 ：「吾爲小娘子傍舟一笑，不能忘情，所以從權相就 。」秋香道 ：「妾昔見諸少年擁君，出素扇紛求書畫，君一概不理，倚窗酌酒，旁若無人。妾知君非凡品，故一笑耳 ！」華安道：「女子家能於流俗中識名士，誠紅拂、綠綺之流也 ！」秋香道 ：「此後於南門街上，似又會一次 。」華安笑道 ：「好利害眼睛！果然，果然 ！」秋季道：「你既非下流，實是甚麼樣人？可將真姓名告我 。」華安道 ：「我乃蘇州唐解元也，與你三生有緣，得諧所願。今夜既然說破，不可久留，欲與你圖諧老之策，你肯隨我去否？」秋香道 ：「解元爲賤妾之故，不惜辱千金之軀，妾豈敢不惟命是從 ！」華安次日將典中帳目細細開了一本簿子，又將房中衣服首飾及牀帳器皿另開一帳，又將各人所贈之物亦開一帳，纖毫不取。共是三宗帳目，鎖在一個護書篋內，其鑰匙即掛在鎖上。又於壁間題詩一首 ：「擬向華陽洞裏遊，行蹤端爲可人留。願隨紅拂同高蹈，敢向朱家惜下流。好事已成誰索笑？屈身今去尚含羞，主人若問真名姓，只在康宣兩字頭 。」是夜僱了一隻小船，泊於河下。黃昏人靜，將房門封鎖，同秋香下船，連夜望蘇州去了。天曉，家人見華安房門封鎖，奔告學士。學士教打開看時，牀帳什物一毫不動，護書內帳目開載明白。學士沉思，莫測其故。抬頭一看，忽見壁上有詩八句，讀了一遍。想 ：「此人原名不是康宣。又不知甚麼意故，來府中住許多時，若是不良之人，財上又分毫不苟。又不知那秋香如何就肯隨他逃走，如今兩口兒又不知逃在那裏？我棄此一婢，亦有何難。只要明白了這樁事蹟 。」便叫家童喚捕人來，出信賞錢，各處緝獲康宣、秋香，杳無影響。過了年餘，學士也放過一邊了。

忽一日學士到蘇州拜客，從閶門經過。家重看見書訪中有一秀才坐而觀書，其貌酷似華安，左手亦有枝指，報與學士知道。學土不信，分付此童再去看個詳細，並訪其人名姓。家童復身到書訪中，那秀才又和着一個同輩說話，剛下階頭。家重乖巧，悄悄隨之，那兩個轉灣向潼子門下船去了，僕從相隨共有四五人。背後察其形相，分明與華安無二，只是不敢唐突。家童迴轉書坊，問店主 ：「適來在此看書的是什麼人 ？」店主道 ：「是唐伯虎解元相公。今日是文衡山相公舟中請酒去了。」家童道 ：「方纔同去的那一位可就是文相公麼 ？」店主道 ：「那是祝枝山，也都是一般名士 。」家童-一記了，回覆了華學士。學士大驚，想道 ：「久聞唐伯虎放達不羈，難道華安就是他？明日專往拜謁，便知是否 。」

次日寫了名帖，特到吳趨坊拜唐解元。解元慌忙出迎，分賓而坐。學士再三審視，果肖華安。及捧茶，又見手白如玉，左有枝指。意欲問之，難於開口。茶罷，解元請學士書房中小坐。學士有疑未決，亦不肯輕別，遂同至書房。見其擺設齊整，嘖嘖歎羨。少停酒至，賓主對酌多時。學士開言道 ：「貴縣有個康宣，其人讀書不遇，甚通文理。先生識其人否 ？」解元唯唯。學士又道 ：「此人去歲曾傭書於舍下，改名華安。先在小兒館中伴讀，後在學生書房管書柬，後又在小典中爲主管。因他無室，教他於賤婢中自擇，他擇得秋香成親。數日後夫婦俱逃，房中日用之物一無所取，竟不知其何故？學生曾差人到貴處察訪，並無其人，先生可略知風聲麼 ？」解元又唯唯。學士見他不明不白，只是胡答應，忍耐不住，只得又說道 ：「此人形容頗肖先生模樣，左手亦有枝指，不知何故 ？」解元又唯唯。少頃，解元暫起身入內。學士翻看桌上書籍，見書內有紙一幅，題詩八句，讀之，即壁上之詩也。解元出來，學土執詩問道：「這八句乃華安所作，此字亦華安之筆，如何有在尊處？必有緣故，願先生一言，以決學生之疑 。」解元道 ：「容少停奉告 。」學士心中愈悶道 ：「先生見教過了，學生還坐，不然即告辭矣 ！」解元道 ：「稟覆不難，求老先生再用幾杯薄酒 。」學士又吃了數杯，解元巨觥奉勸。學士已半酣，道 ：「酒已過分，不能領矣！學生惓惓請教，止欲剖胸中之疑，並無他念。」解元道 ：「請用一箸粗飯 。」飯後獻茶，看看天晚，童子點燭到來。學士愈疑，只得起身告辭。

解元道 ：「請老先生暫挪貴步，當決所疑 ！」命童子秉燭前引，解元陪學士隨後共入後堂。堂中燈燭輝煌，裏面傳呼：「新娘來 ！」只見兩個丫環，伏侍一位小娘子，輕移蓮步而出，珠珞重遮，不露嬌面。學士惶悚退避，解元一把扯住衣袖，道：「此小妾也，通家長者，合當拜見，不必避嫌 。」丫環鋪氈，小娘子向上便拜，學土還禮不迭，解元將學士抱住，不要他還禮。拜了四拜，學士只還得兩個揖，甚不過意。拜罷，解元攜小娘子近學士之旁，帶笑問道 ：「老先生請認一認，方纔說學生頗似華安，不識此女亦似秋香否？」學士熟視大笑，慌忙作揖，連稱得罪！解元道 ：「還該是學生告罪 ！」二人再至書房。解元命重整杯盤，洗盞更酌。酒中學士復叩其詳，解元將閶門舟中相遇始末細說一遍，各各撫掌大笑。學士道 ：「今日即不敢以記室相待，少不得行子婿之禮 。」解元道 ：「若要甥舅相行，恐又費丈人妝奩耳 。」二人復大笑，是夜，盡歡而別。學士回到舟中，將袖中詩句置於桌上，反覆玩味 ：「首聯道『擬向華陽洞裏遊』，是說有茅山進香之行了；『行蹤端爲可人留』，分明爲中途遇了秋香，擔閣住了；第二聯『願隨紅拂同高蹈，敢向朱家惜下流』他屈身投靠，便有相挈而逃之意。第三聯『好事已成誰索笑？屈身今去尚含羞 。』這兩句明白；末聯『主人若問真名姓，只在康宣兩字頭 。』康字與唐字頭一般，宣字與寅字頭無二，是影着唐寅二字，我自不能推詳耳。他此舉雖似情癡，然封還衣飾，一無所取，乃禮義之人，不枉名士風流也 。」學士回家，將這段新聞向夫人說了，夫人亦駭然。於是厚具裝奩，約值千金，差當家老姆姆押送唐解元家。

從此兩家遂爲親戚，往來不絕。至今吳中把此事傳作風流活柄。有唐解元《焚香默坐歌》，自述一生心事，最做得好！歌日：

焚香嘿坐自省已，口裏喃喃想心裏。

心中有甚害人謀？口中有甚欺心語？

爲人能把口應心，孝弟忠信從此始。

其餘小德或出入，焉能磨涅吾行止。

頭插花枝手把杯，聽罷歌童看舞女。

食色性也古人言，今人乃以爲之恥。

及至心中與口中，多少欺人沒天理。

陰爲不善陽掩之，則何益矣徒勞耳。

請坐且聽吾語汝，凡人有生必有死。

死見閻君面不慚，纔是堂堂好男子。

# 第三十四卷 女秀才移花接木

詩曰：

萬里橋邊薛校書，枇杷窗下閉門居。

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

這四句詩，乃唐人贈蜀中妓女薛濤之作。這個薛濤乃是女中才子，南康王韋皋做西川節度使時，曾表奏他做軍中校書，故人多稱爲薛校書。所往來的是高千里、元微之、杜牧之一班兒名流。又將浣花溪水造成小箋，名曰」薛濤箋 」。詞人墨客得了此箋，猶如拱壁。真正名重一時，芳流百世。

國朝洪武年間，有廣東廣州府人田洙，字孟沂，隨父田百祿到成都赴教官之任。那孟沂生得風流標致，又兼才學過人，書畫琴棋之類，無不通曉。學中諸生日與嬉遊，愛同骨肉。過了一年，百祿要遣他回家。孟沂的母親心裏捨不得他去，又且寒官冷署，盤費難處。百祿與學中幾個秀才商量，要在地方上尋一個館與兒子坐坐，一來可以早晚讀書，二來得些館資，可爲歸計。這些秀才巴不得留住他，訪得附郭一個大姓張氏要請一館賓，衆人遂將孟沂力薦於張氏。張氏送了館約，約定明年正月元宵後到館。至期，學中許多有名的少年朋友，一同送孟沂到張家來，連百祿也自送去。張家主人曾爲運使，家道饒裕，見是老廣文帶了許多時髦到家，甚爲歡喜。開筵相待，酒罷各散，孟沂就在館中宿歇。

到了二月花朝日，孟沂要歸省父母。主人送他節儀二兩，孟沂藏在袖子裏了，步行回去。偶然一個去處，望見桃花盛開，一路走去看，境甚幽僻。孟沂心裏喜歡，佇立少頃，觀玩景緻，忽見桃林中一個美人掩映花下。孟沂曉得是良人家，不敢顧盼，徑自走過。未免帶些賣俏身子，拖下袖來，袖中之銀，不覺落地。美人看見，便叫隨侍的丫環拾將起來，送還孟沂。孟沂笑受，致謝而別。

明日，孟沂有意打那邊經過，只見美人與丫環仍立在門首。孟沂望着門前走去，丫環指道 ：「昨日遺金的郎君來了 。」美人略略斂身避入門內。孟沂見了丫環敘述道 ：「昨日多蒙娘子美情，拾還遺金，今日特來造謝 。」美人聽得，叫丫環請入內廳相見。孟沂喜出望外，急整衣冠，望門內而進。美人早已迎着，至廳上，相見禮畢，美人先開口道 ：「郎君莫非是張運使宅上西賓麼 ？」孟沂道 ：「然也。昨日因館中回家，道經於此，偶遺少物，得遇夫人盛情，命尊姬拾還，實爲感激 。」美人道 ：「張氏一家親戚，彼西賓即我西賓。還金小事，何足爲謝 ？」孟沂道 ：「欲問夫人高門姓氏，與敝東何親 ？」美人道：「寒家姓平，成都舊族也，妾乃文孝坊薛氏女，嫁與平氏子康，不幸早卒，妾獨孀居於此。與郎君賢東乃鄉鄰姻婭，郎君即是通家了 。」

孟沂見說是孀居，不敢久留，兩杯茶罷，起身告退。美人道 ：「郎君便在寒舍過了晚去。若賢東曉得郎君到此，妾不能久留款待，覺得沒趣了 。」即分付快辦酒饌。不多時，設着兩席，與孟沂相對而坐。坐中殷勤勸酬，笑語之間，美人多帶些謔浪話頭。孟沂認道是張氏至戚，雖然心裏技癢難熬，還拘拘束束，不敢十分放肆。美人道 ：「聞得郎君倜儻俊才，何乃作儒生酸態？妾雖不敏，頗解吟詠。今遇知音，不敢愛醜，當與郎君賞鑑文墨，唱和詞章。郎君不以爲鄙，妾之幸也 。」遂教丫環取出唐賢遺墨與孟沂看。孟沂從頭細閱，多是唐人真跡手翰詩詞，惟元稹、杜牧、高駢的最多，墨跡如新。孟沂愛玩，不忍釋手，道 ：「此希世之寶也。夫人情鍾此類，真是千古韻人了 。」美人謙謝。兩個談話有味，不覺夜已二鼓。孟沂辭酒不飲，美人延入寢室，自薦枕蓆道 ：「妾獨處已久，今見郎君高雅，不能無情，願得奉陪 。」孟沂道 ：「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兩個解衣就枕，魚水歡情，極其繾綣。枕邊切切叮嚀道：「慎勿輕言，若賢東知道，彼此名節喪盡了 。」次日，將一個臥獅玉鎮紙贈與孟沂，送至門外道 ：「無事就來走走，勿學薄倖人 ！」孟沂道 ：「這個何勞分付 ？」

孟沂到館，哄主人道 ：「老母想念，必要小生歸家宿歇，小生不敢違命留此，從今早來館中，夜歸家裏便了 。」主人信了說話，道 ：「任從尊便 。」自此，孟沂在張家，只推家裏去宿，家裏又說在館中宿，竟夜夜到美人處宿了。整有半年，並沒一個人知道。 孟沂與美人賞花玩月，酌酒吟詩，曲盡人間之樂。兩人每每你唱我和，做成聯句，如《落花二十四韻》，《月夜五十韻》，鬥巧爭妍，真成敵手。詩句太多，恐看官每厭聽，不能盡述，只將他兩人《四時迴文詩》表白一遍。美人詩道：

花朵幾枝柔傍砌，柳絲千縷細搖風。

霞明半嶺西斜日，月上孤村一樹松。（春）

涼回翠簟冰人冷，齒沁清泉夏月寒。

香篆嫋風清縷縷，紙窗明月白團團。（夏）

蘆雪覆汀秋水白，柳風凋樹晚山蒼。

孤幃客夢驚空館，獨雁徵書寄遠鄉。（秋）

天凍雨寒朝閉戶，雪飛風冷夜關城。

鮮紅炭火圍爐暖，淺碧茶甌注茗清。（冬）

這個詩怎麼叫做迴文？因是順讀完了，倒讀轉去，皆可通得。最難得這樣渾成，非是高手不能。美人一揮而就。孟沂也和他四首道：

芳樹吐花紅過雨，入簾飛絮白驚風。

黃添曉色青舒柳，粉落晴香雪覆松。（春）

瓜浮甕水涼消暑，藕疊盤冰翠嚼寒。

斜石近階穿筍密，小池舒葉出荷團。（夏）

殘石絢紅霜葉出，薄煙寒樹晚林蒼。

鸞書寄恨羞封淚，蝶夢驚愁怕念鄉。（秋）

風捲雪篷寒罷釣，月輝霜柝冷敲城。

濃香酒泛霞杯滿，淡影梅橫紙帳清。（冬）

孟沂和罷，美人甚喜。真是才子佳人，情味相投，樂不可言。卻是好物不堅牢，自有散場時節！

一日，張運使遇過學中，對老廣文田百祿說道 ：「令郎每夜歸家，不勝奔走之勞，何不仍留寒舍住宿，豈不爲便 ？」百祿道 ：「自開館後，一向只在公家。止因老妻前日有疾，曾留得數日，這幾時並不曾來家宿歇，怎麼如此說 ？」張運使曉得內中必有蹊蹺，恐礙着孟沂，不敢盡言而別。是晚，孟沂告歸，張運使不說破他，只叫館僕尾着他去。到得半路，忽然不見。館僕趕去追尋，竟無下落。回來對家主說了，運使道 ：「他少年放逸，必然花柳人家去了 。」館僕道 ：「這條路上，何曾有什麼伎館 ？」運使道：「你還到他衙中問問看 。」館僕道 ：「天色晚了，怕關了城門，出來不得 。」運使道 ：「就在田家宿了，明日早辰來回我不妨 。」

到了天明，館僕回話，說是不曾回衙。運使道 ：「這等，那裏去了 ？」正疑怪間，孟沂恰到。運使問道：「先生昨宵宿於何處 ？」孟沂道 ：「家間 。」運使道：「豈有此理！學生昨日叫人跟隨先生回去，因半路上不見了先生，小僕直到學中去問，先生不曾到宅，怎如此說？」孟沂道 ：「半路上遇到一個朋友處講話，直到天黑回家，故此盛僕來時問不着 。」館僕道：「小人昨夜宿在相公家了，方纔回來的。田老爹見說了，甚是驚慌，要自來尋問。相公如何還說着在家的話 ？」孟沂支吾不來，顏色盡變。運使道 ：「先生若有別故，當以實說 。」孟沂聽得，遮掩不過，只得把遇着平家薛氏的話說了一遍，道：「此乃令親相留，非小生敢作此無行之事 。」運使道 ：「我家何嘗有親戚在此地方？況親戚中也無平姓者，必是鬼祟。今後先生自愛，不可去了 。」孟沂口裏應承，心裏那裏信他！傍晚又到美人家裏去，備對美人說形跡已露之意。美人道 ：「我已先知道了。郎君不必怨悔，亦是冥數盡了 。」遂與孟沂痛飲，極盡歡情。到了天明，哭對孟沂道 ：「從此永別矣 ！」將出灑墨玉筆管一枝，送與孟沂道 ：「此唐物也，郎君慎藏在身，以爲記念 。」揮淚而別。

那邊張運使料先生晚間必去，叫人看着，果不在館。運使道 ：「先生這事必要做出來，這是我們做主人的干係，不可不對他父親說知 。」遂步至學中，把孟沂之事備細說與百祿知道。百祿大怒，遂叫了學中一個門子，同着張家館僕，到館中喚孟沂回來。孟沂方別了美人，回到張家，想念道 ：「他說永別之言，只是怕風聲敗露，我便耐守幾時再去走動，或者還可相會。」正躊躇間，父命已至，只得跟着回去。百祿一見，喝道：「你書到不讀，夜夜在那裏遊蕩 ？」孟沂看見張運使一同在家了，便無言可對。百祿見他不說，就拿起一條柱杖劈頭打去，道：「還不實告 ！」孟沂無奈，只得把相遇之事，及錄成聯句一本與所送鎮紙、筆管兩物，多將出來，道 ：「如此佳人，不容不動心，不必罪兒了 。」百祿取來逐件一看，看那玉色是幾百年出土之物，管上有篆刻」渤海高氏清玩」六個字。又揭開詩來，從頭細閱，不覺心服。對張運使道 ：「物既稀奇，詩又俊逸，豈尋常之怪！我每可同了不肖子，親到那地方去查一查蹤跡看 。」

遂三人同出城來。將近桃林，孟沂道 ：「此間是了 。」進前一看，孟沂驚道 ：「怎生屋宇俱無了 ？」百祿與運使齊抬頭一看，只見水碧山青，桃株茂盛。荊棘之中，有冢累然。張運使點頭道 ：「是了，是了。此地相傳是唐妓薛濤之墓。後人因鄭谷詩有』小桃花繞薛濤墳』之句，所以種桃百株，爲春時遊賞之所。賢郎所遇，必是薛濤也 。」百祿道 ：「怎見得 ？」張運使道 ：「他說所嫁是平氏子康，分明是平康巷了。又說文孝坊，城中並無此坊，』文孝』乃是』教』字，分明是教坊了。平康巷教坊乃是唐時妓女所居，今雲薛氏，不是薛濤是誰？且筆上有高氏字，乃是西川節度使高駢，駢在蜀時，濤最蒙寵待二物是其所賜無疑。濤死已久，其精靈猶如此。此事不必窮究了 。」百祿曉得運使之言甚確，恐怕兒子還要着迷，打發他迴歸廣東。後來孟沂中了進士，常對人說，便將二玉物爲證。雖然想念，再不相遇了，至今傳有」田洙遇薛濤」故事。

小子爲何說這一段鬼話？只因蜀中女子從來號稱多才，如文君、昭君，多是蜀中所生，皆有文才。所以薛濤一個妓女，生前詩句不減當時詞客，死後猶且詩興勃然，這也是山川的秀氣。唐人詩有云：錦江膩滑蛾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誠爲千古佳話。至於黃祟嘏女扮爲男，做了相府掾屬，今世傳有《女狀元》本，也是蜀中故事。可見蜀女多才，自古爲然。至今兩川風俗，女人自小從師上學，與男人一般讀書。還有考試進癢做青衿弟子，若在別處，豈非大段奇事？而今說着一家子的事，委曲奇吒，最是好聽。從來女子守閨房，見見裙釵入學堂？文武習成男子業，婚姻也只自商量。話說四川成都府綿竹縣，有一個武官，姓聞名確，乃是衛中世襲指揮。因中過武舉兩榜，累官至參將，就鎮守彼處地方。家中富厚，賦性豪奢。夫人已故，房中有一班姬妾，多會吹彈歌舞。有一子，也是妾生，未滿三週。有一個女兒，年十七歲，名曰蜚蛾，丰姿絕世，卻是將門將種，自小習得一身武藝，最善騎射，真能百步穿楊，模樣雖是娉婷，志氣賽過男子。他起初因見父親是個武出身，受那外人指目，只說是個武弁人家，必須得個子弟在黌門中出入，方能結交斯文士夫，不受人的欺侮。爭奈兄弟尚小，等他長大不得，所以一向裝做男子，到學堂讀書。外邊走動，只是個少年學生；到了家中內房，方還女扮。如此數年，果然學得滿腹文章，博通經史。這也是蜀中做慣的事。遇着提學到來，他就報了名，改爲勝傑，說是勝過豪傑男人之意，表字俊卿，一般的入了隊去考童生。一考就進了學，做了秀才。他男扮久了，人多認他做聞參將的小舍人，一進了學，多來賀喜。府縣迎送到家，參將也只是將錯就錯，一面歡喜開宴。蓋是武官人家，秀才及極難得的，從此參將與官府往來，添了個幫手，有好些氣色。爲此，內外大小卻象忘記他是女兒一般的，凡事盡是他支持過去。

他同學朋友，一個叫做魏造，字撰之；一個叫做杜億，字子中。兩人多是出羣才學，英銳少年，與聞俊卿意氣相投，學業相長。況且年紀差不多：魏撰之年十九歲，長聞俊卿兩歲；杜子中與聞俊卿同年，又是聞俊卿月生大些。三人就象一家兄弟一般，極是過得好，相約了同在學中一個齋舍裏讀書。兩個無心，只認做一伴的好朋友。聞俊卿卻有意要在兩個裏頭揀一個嫁他。兩個人比起來，又覺得杜子中同年所生，凡事彷彿些，模樣也是他標緻些，更爲中意，比魏撰之分外說的投機。杜子中見俊卿意思又好，丰姿又妙，常對他道 ：「我與兄兩人可惜多做了男子，我若爲女，必當嫁兄；兄若爲女，我必當娶兄。」魏撰之聽得，便取笑道：「而今世界盛行男色，久已顛倒陰陽，那見得兩男便嫁娶不得 ？」聞俊卿正色道 ：「我輩俱是孔門子弟，以文藝相知，彼此愛重，豈不有趣？若想着淫呢，便把面目放在何處？我輩堂堂男子，誰肯把身子做頑童乎？魏兄該罰東道便好 。」魏撰之道 ：「適才聽得子中愛慕俊卿，恨不得身爲女子，故爾取笑。若俊卿不愛此道，子中也就變不及身子了 。」杜子中道：「我原是兩下的說話，今只說得一半，把我說得失便宜了 。」魏撰之道：「三人之中，誰叫你小些，自然該喫虧些 。」大家笑了一回。

俊卿歸家來，脫了男服，還是個女人。自家想道 ：「我久與男人做伴，已是不宜，豈可他日舍此同學之人，另尋配偶不成？畢竟止在二人之內了。雖然杜生更覺可喜，魏兄也自不凡，不知後來還是那個結果好，姻緣還在那個身上 ？」心中委決不下。他家中一個小樓，可以四望。一個高興，趁步登樓。見一隻烏鴉在樓窗前飛過，卻去住在百來步外一株高樹上，對着樓窗呀呀的叫。俊卿認得這株樹，乃是學中齋前之樹，心裏道 ：「叵耐這業畜叫得不好聽，我結果他去 。」跑下來自己臥房中，取了弓箭，跑上樓來。那烏鴉還在那裏狠叫，俊卿道 ：「我借這業畜卜我一件心事則個 。」扯開弓，搭上箭，口裏輕輕道 ：「不要誤我 ！」颼的一聲，箭到處，那邊烏鴉墜地。這邊望去看見，情知中箭了。急急下樓來，仍舊改了男妝，要到學中看那枝箭下落。

且說杜子中在齋前閒步，聽得鴉鳴正急，忽然撲的一響，掉下地來，走去看時，鴉頭上中了一箭，貫睛而死。子中拔了箭出來道 ：「誰有此神手？恰恰貫着他頭腦 。」仔細看那箭幹上，有兩行細字道 ：「矢不虛發，發必應弦。」子中念道：「那人好誇口 ！」魏撰之聽得跳出來，急叫道 ：「拿與我看 ！」在杜子中手裏接了過去。正同着看時，忽然子中家裏有人來尋，子中掉着箭自去了。魏撰之細看之時，八個字下邊，還有」蜚蛾記」三小字，想道 ：「蜚蛾乃女人之號，難道女人中有此妙手？這也吒異。適才子中不看見這三個字，若見時必然還要稱奇了 。」

沉吟間，早有聞俊卿走將來，看見魏撰之捻了這枝箭立在那裏，忙問道 ：「這枝箭是兄拾了麼？」撰之道：「箭自何來，兄卻如此盤問 ？」俊卿道 ：「箭上有字的麼？」撰之道 ：「因爲有字，在此念想。」俊卿道：「念想些甚麼 ？」撰之道 ：「有蜚蛾記三字。蜚蛾必是女人，故此想着，難道有這般善射的女子不成 ？」俊卿搗個鬼道 ：「不敢欺兄，蜚蛾即是家姊 。」撰之道：「令姊有如此巧藝，曾許聘那家了 ？」俊卿道 ：「未曾許人 。」撰之道 ：「模樣如何 ？」俊卿道 ：「與小弟有些廝像 。」撰之道 ：「這等，必是極美的了。俗語道 ：『未看老婆，先看阿舅 。』小弟尚未有室，吾兄與小弟做個撮合山何如 ？」俊卿道 ：「家下事，多是小弟作主。老父面前，只消小弟一說，無有不依。只未知家姊心下如何 ？」撰之道 ：「令姊面前，也在吾兄幫襯，通家之雅，料無推拒 。」俊卿道 ：「小弟謹記在心。」撰之喜道 ：「得兄應承，便十有八九了。誰想姻緣卻在此枝箭上，小弟謹當寶此以爲後驗 。」便把來收拾在拜匣內了。取出羊脂玉鬧妝一個遞與俊卿，道 ：「以此奉令姊，權答此箭，作個信物 。」俊卿收來束在腰間。撰之道 ：「小弟作詩一首，道意於今姊何如 ？」俊卿道 ：「願聞 。」撰之吟道：

聞得羅敷未有夫，支機肯許問津無？

他年得射如皋雉，珍重今朝金僕姑。

俊卿笑道 ：「詩意最妙，只是兄貌不陋，似太謙了些 。」撰之笑道 ：「小弟雖不便似賈大夫之醜，卻與令姊相併，必是不及 。」俊卿含笑自去了。

從此撰之胸中癡癡裏想着聞俊卿有個姊姊，美貌巧藝，要得爲妻。有了這個念頭，並不與杜子中知道。因爲箭是他拾着的，今自己把做寶貝藏着，恐怕他知，因來要了去。誰想這個箭，原有來歷。俊卿學射時，便懷有擇配之心。竹幹上刻那二句，固是誇着發矢必中，也暗藏個應弦的啞謎。他射那烏鴉之時，明知在書齋樹上，射去這枝箭，心裏暗卜一封，看他兩人那個先拾得者，即爲夫妻。爲此急急來尋下落，不知是杜子中先拾着，後來掉在魏撰之手裏。俊卿只見在魏撰之處，以爲姻緣有定，故假意說是姊姊，其實多暗隱着自己的意思。魏撰之不知其故，憑他搗鬼，只道真有個姊姊罷了。俊卿固然認了魏撰之是天緣，心裏卻爲杜子中十分相愛，好些撇打不下，嘆口氣道 ：「一馬跨不得雙鞍，我又違不得天意。他日別尋件事端，補還他美情罷 。」明日來對魏撰之道 ：「老父與家姊面前，小弟十分竄掇，已有允意，玉鬧妝也留在家姊處了。老父的意思，要等秋試過，待兄高捷了方議此事 。」魏撰之道 ：「這個也好，只是一言既定，再無翻變才妙 。」俊卿道 ：「有小弟在，誰翻變得 ？」魏撰之不勝之喜。

時值秋闈，魏撰之與杜子中、聞俊卿多考在優等，起送鄉試。兩人來拉了俊卿同走，俊卿與父參將計較道 ：「女孩兒家只好瞞着人，暫時做秀才耍子，若當真去鄉試，一下子中了舉人，後邊露出真情來，就要關着奏請干係。事體弄大了，不好收場，決使不得 。」推了有病不行，魏、杜兩生只得撇了自去赴試。揭曉之日，兩生多得中了。聞俊卿見兩家報了捷，也自歡喜。打點等魏撰之迎到家時，方把求親之話與父親說知，圖成此親事。

不想安綿兵備道與聞參將不合，時值軍政考察，在按院處開了款數，遞了一個揭帖，誣他冒用國課，妄報功績，侵克軍糧，累贓鉅萬。按院參上一本，奉聖旨，着本處撫院提問。此報一至，聞家合門慌做了一團。也就有許多衙門人尋出事端來纏擾，還虧得聞俊卿是個出名的秀才，衆人不敢十分羅唣。過不多時，兵道行個牌到府來，說是奉旨犯人，把聞參將收拾在府獄中去了。聞俊卿自把生員出名去遞投訴，就求保候父親。府間準了訴詞，不肯召保。俊卿就央了新中的兩個舉人去見府尊，府尊說 ：「礙上司分付，做不得情 。」三人袖手無計。

此時魏撰之自揣道 ：「他家患難之際，料說不得求親的閒話，只好不提起，且一面去會試再處 。」兩人臨行之時，又與俊卿作別。撰之道 ：「我們三人同心之友，我兩人喜得僥倖，方恨俊卿因病磋跎，不得同登，不想又遭此家難。而今我們匆匆進京去了，心下如割，卻是事出無奈。多致意尊翁，且自安心聽問，我們若少得進步，必當出力相助，來白此冤 ！」子中道 ：「此間官官相護，做定了圈套陷人。聞兄只在家營救，未必有益。我兩人進去，倘得好處，聞兄不若徑到京來商量，與尊翁尋個出場。還是那邊上流頭好辨白冤枉，我輩也好相機助力。切記！切記 ！」撰之又私自叮囑道 ：「令姊之事，萬萬留心。不論得意不得意，此番回來必求事諧了 。」俊卿道 ：「鬧妝現在，料不使兄失望便了 。」三人灑淚而別。

聞俊卿自兩人去後，一發沒有商量可救父親。虧得官無三日急，到有七日寬，無非湊些銀子，上下分派，使用得停當，獄中的也不受苦，官府也不來急急要問，丟在半邊，做一件未結公案了。參將與女兒計較道 ：「這邊的官司既未問理，我們正好做手腳。我意欲修下一個辨本，做成一個備細揭帖，到京中訴冤。只沒個能幹的人去得，心下躊躇未定 。」聞俊卿道 ：「這件事須得孩兒自去，前日魏、杜兩兄臨別時，也教孩兒進京去，可以相機行事。但得兩兄有一人得第，也就好做靠傍了 。」參將道 ：「雖然你是個女中丈夫，是你去畢竟停當。只是萬里程途，路上恐怕不便 。」俊卿道 ：「自古多稱緹縈救父，以爲美談。他也是個女子。況且孩兒男妝已久，遊庠已過，一向算在丈夫之列，有甚去不得？雖是路途遙遠，孩兒弓矢可以防身，倘有甚麼人盤問，憑着胸中見識也支持得過，不足爲慮。只是須得個男人隨去，這卻不便。孩兒想得有個道理，家丁聞龍夫妻多是苗種，多善弓馬，孩兒把他妻子也打扮做男人，帶着他兩人，連孩兒共是三人一起走，既有婦女伏侍，又有男僕跟隨，可以放心一直到京了 。」參將道 ：「既然算計得停當，事不宜遲，快打點動身便是了 。」俊卿依命，一面去收拾。聽得街上報進士，說魏、杜兩人多中了。俊卿不勝之喜，來對父親說道 ：「有他兩人在京做主，此去一發不難做事 。」就揀定一日，作急起身。在學中動了一個遊學呈子，批一個文書執照，帶在身邊了。路經省下，再察聽一察聽上司的聲口消息。你道聞小姐怎生打扮？

飄飄巾幘，覆着兩鬢青絲；窄窄靴鞋，套着一雙玉筍。上馬衣裁成短後，蠻獅帶妝就偏垂。囊一張玉靶馬，想開時，舒臂扭腰多體態；插幾枝雁翎箭，看放處，猿啼雕落逞高強。爭羨道能文善武的小郎君，怎知是女扮男妝的喬秀士？

一路來到了成都府中，聞龍先去尋下了一所幽靜飯店。聞俊卿後到，歇下了行李，叫聞龍妻子取出帶來的山菜幾件，放在碟內，向店中取了一壺酒，斟着慢喫。

又道是無巧不成話。那坐的所在，與隔壁人家窗口相對，只隔得一個小天井。正喫之間，只見那邊窗裏一個女子掩着半窗，對着聞俊卿不轉眼的看。及至聞俊卿抬起眼來，那邊又閃了進去。遮遮掩掩，只不走開。忽地打個照面，乃是個絕色佳人。聞俊卿想道 ：「原來世間有這樣標緻的？」看官，你道此時若是個男人，必然動了心，就想妝出些風流家數，兩下做起光景來。怎當得聞俊卿自己也是個女身，那裏放在心上？一面取飯來吃了，且自衙門前幹正事去。

到得出去了半日，傍晚轉來，俊卿剛得坐下，隔壁聽見這裏有人聲，那個女子又在窗邊來看了。俊卿私下自笑道 ：「看我做甚？豈知我與你是一般樣的 ！」正嗟嘆間，只見門外一個老姥走將進來，手中拿着一個小榼兒。見了俊卿，放下榼子，道了萬福，對俊卿道 ：「隔壁景家小娘子見舍人獨酌，送兩件果子與舍人當茶 。」俊卿開看，乃是南充黃柑，順慶紫梨，各十來枚。俊卿道 ：「小生在此經過，與娘子非親非戚，如何承此美意 ？」老姥道 ：「小娘子說來，此間來萬去千的人，不曾見有似舍人這等丰標的，必定是富貴家的出身。及至問人來，說是參府中小舍人，小娘子說這俗店無物可口，叫老媳婦送此二物來解渴 。」俊卿道 ：「小娘子何等人家，卻居此間壁 ？」老姥道 ：「這小娘子是井研景少卿的小姐。只因父母雙亡，他依着外婆家住。他家裏自有萬金家事，只爲尋不出中意的丈夫，所以還未嫁人。外公是此間富員外，這城中極興的客店，多是他家的房子，何止有十來處，進益甚廣。只有這裏幽靜些，卻同家小每住在間壁。他也不敢主張把外甥許人，恐怕錯了對頭，後來怨悵。常對景小娘子道 ：『憑你自家看得中意的，實對我說，我就主婚 。』這個小娘子也古怪，自來會揀相人物，再不曾說那一個好。方纔見了舍人，便十分稱讚，敢是與舍人有些姻緣動了 ？」俊卿不好答應，微微笑道：「小生那有此福？」老姥道 ：「好說，好說。老媳婦且去着 。」俊卿道 ：「致意小娘子，多承佳惠，客中無可奉答，但有心感盛情 。」老姥去了，俊卿自想一想，不覺失笑道 ：「這小娘子看上了我，卻不枉費春心 ？」吟詩一首，聊寄其意。詩云：

爲念相如渴不禁，交梨邛橘出芳林。

卻慚未是求凰客，寂寞囊中綠綺琴。

次日早起，老姥又來，手中將着四枚剝淨的熟雞子，做一碗盛着，同了一小壺好茶，送到俊卿面前道 ：「舍人喫點心。」俊卿道 ：「多謝媽媽盛情 。」老姥道 ：「這是景小娘子昨夜分付了，老身支持來的 。」俊卿道 ：「又是小娘子美情，小生如何消受？有一詩奉謝，煩媽媽與我帶去 。」俊卿就把昨夜之詩寫在紙上，封好了付媽媽。詩中分明是推卻之意，媽媽將去與景小姐看了，景小姐一心喜着俊卿，見他以相如自比，反認做有意於文君，後邊兩句，不過是謙讓些說話。遂也回他一首，和其末韻雲：宋玉牆東思不禁，願爲比翼止同休。知音已有新裁句，何用重挑焦尾琴？吟罷，也寫在烏絲繭紙上，教老姥送將來。俊卿看罷，笑道 ：「元來小姐如此高才！難得，難得！」俊卿見他來纏得緊，生一個計較，對老姥道 ：「多謝小姐美意，小生不是無情，爭奈小生已聘有妻室，不敢欺心妄想。上覆小姐，這段姻緣種在來世罷 。」老姥道 ：「既然舍人已有了親事，老身去回覆了小娘子，省得他牽腸掛肚，空想壞了 。」老姥去後，俊卿自出門去打點衙門事體，央求寬緩日期，諸色停當，到了天晚纔回得下處。是夜無詞。

來日天早，這老姥又走將來，笑道 ：「舍人小小年紀，倒會掉謊，老婆滾到身邊，推着不要。昨日回了小娘子，小娘子教我問一問兩位管家，多說道舍人並不曾聘娘子過。小娘子喜歡不勝，已對員外說過，少刻員外自來奉拜說親，好歹要成事了 。」俊卿聽罷，呆了半晌，道 ：「這冤家帳，那裏說起？只索收拾行李起來，趁早去了罷 。」分付聞龍與店家會了鈔，急待起身。只見店家走進來報道 ：「主人富員外相拜聞相公 。」說罷，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家笑嘻嘻進來，堂中望見了聞俊卿，先自歡喜，問道：「這位小相公，想就是聞舍人了麼 ？」老姥還在店內，也跟將來，說道 ：「正是這位 。」富員外把手一拱道 ：「請過來相見 。」聞俊卿見過了禮，整了客座坐了。富員外道 ：「老漢無事不敢冒叩新客。老漢有一外甥，乃是景少卿之女，未曾許着人家。舍甥立願不肯輕配凡流，老漢不敢擅做主張，憑他意中自擇。昨日對老漢說，有個聞舍人，下在本店，丰標不凡，願執箕帚。所以要老漢自來奉拜，說此親事。老漢今見足下，果然俊雅非常，舍甥也有幾分姿容，況且粗通文墨，實是一對佳偶，足下不可錯過 。」聞俊卿道 ：「不敢欺老丈，小生過蒙令甥謬愛，豈敢自外？一來令甥是公卿閥閱，小生是武弁門風，恐怕攀高不着；二來老爺在難中，小生正要入京辨冤，此事既不曾告過，又不好爲此擔閣，所以應承不得 。」員外道 ：「舍人是簪纓世胄，況又是黌宮名士，指日飛騰，豈分甚麼文武門楣？若爲令尊之事，慌速入京，何不把親事議定了，待歸時稟知今尊，方纔完娶？既安了舍甥之心，又不誤了足下之事，有何不可？」

聞俊卿無計推託，心下想道 ：「他家不曉得我的心病，如此相逼，卻又不好十分過卻，打破機關。我想魏撰之有竹箭之緣，不必說了。還有杜子中更加相厚，到不得不閃下了他。一向有個主意，要在骨肉女伴裏邊別尋一段因緣，發付他去。而今既有此事，我不若權且應承，定下在這裏，他日作成了杜子中，豈不爲妙？那裏曉得我是女身，須怪不得我說謊。萬一杜子中也不成，那時也好開交了，不象而今礙手 。」算計已定，就對員外說 ：「既承老丈與今甥如此高情，小生豈敢不受人提摯！只得留下一件信物在此爲定，待小生京中回來，上門求娶就是了 。」說罷，就在身邊解下那個羊脂玉鬧妝，雙手遞與員外道 ：「奉此與令甥表信 。」富員外千歡萬喜，接受在手，一同老姥去回覆景小姐道 ：「一言已定了 。」員外就叫店中辦起酒來，與聞舍人餞行。俊卿推卻不得，喫得盡歡而罷。

相別了，起身上路。少不得風飧水宿，夜住曉行。不一日，到了京城。叫聞龍先去打聽魏、杜兩家新進士的下處。問着了杜子中一家，元來那魏撰之已在部給假回去了。杜子中見說聞俊卿來到，不勝之喜，忙差長班來接到下處。兩人相見，寒溫已畢，俊卿道 ：「小弟專爲老父之事，前日別時，承兄每分付入京圖便，切切在心。後聞兩兄高發，爲此不辭跋涉，特來相托。不想魏撰之已歸，今幸吾兄尚在京師，小弟不致失望了。」杜子中道 ：「仁兄先將老伯被誣事款做一個揭帖，逐一辨明，刊刻起來，在朝門外逢人就送。等公論明白了，然後小弟央個相好的同年在兵部的，條陳別事，帶上一段，就好到本籍去生髮出脫了 。」俊卿道 ：「老父有個本稿，可以上得否 ？」子中道 ：「而今重文輕武，老伯是按院題的，若武職官出名自辨，他們不容起來，反致激怒，弄壞了事。不如小弟方纔說的爲妙，仁兄不要輕率 。」俊卿道 ：「感謝指教。小弟是書生之見，還求仁兄做主行事 。」子中道 ：「異姓兄弟，原是自家身上的事，何勞叮嚀 ？」俊卿道 ：「撰之爲何回去了 ？」子中道 ：「撰之原與小弟同寓了多時，他說有件心事，要歸來與仁兄商量。問其何事，又不肯說。小弟說仁兄見吾二人中了，未必不進京來。他說這是不可期的，況且事體要在家裏做的，必要先去，所以告假去了。正不知仁兄卻又到此，可不兩相左了？敢問仁兄，他果然要商量何等事 ？」俊卿明知爲婚姻之事，卻只做不知，推說道 ：「連小弟也不曉得他爲甚麼，想來無非爲家裏的事。」子中道：「小弟也想他沒甚麼，爲何恁地等不得 ？」兩個說了一回，子中分付治酒接風，就叫聞家家人安頓好了行李，不必另尋寓所，只在此間同寓。這是於中先前同魏家同寓，今魏家去了，房舍盡有，可以下得聞家主僕三人。子中又分付打掃聞舍人的臥房，就移出自己的榻來，相對鋪着，說晚間可以聯牀清話。俊卿看見，心裏有些突兀起來，想道 ：「平日與他們同學，不過是日間相與，會文會酒，並不看見我的臥起，所以不得看破。而今多在一間房內了，須閃避不得，露出馬腳來怎麼處 ？」卻又沒個說話可以推掉得兩處宿，只是自己放着精細，遮掩過去便了。

雖是如此說，卻是天下的事是真難假，是假難真。亦且終目相處，這些細微舉動，水火不便的所在，那裏妝飾得許多來？聞俊卿日間雖是長安街上去送揭帖，做着男人的勾當，晚間宿歇之處，有好些破綻現出在杜子中的眼裏。於中是個聰明人，有甚不省得的事？曉得有些吒異，越加留心閒覷，越看越是了。這日，俊卿出去，忘鎖了拜匣，子中偷揭開來一看，多是些文翰柬帖，內有一幅草稿，寫着道 ：「成都綿竹縣信女聞氏，焚香拜告關真君神前。願保父聞確冤情早白，自身安穩還鄉，竹箭之期，鬧妝之約，各得如意。謹疏 。」子中見了，拍手道 ：「眼見得公案在此了。我枉爲男子，被他瞞過了許多時。今不怕他飛上天去，只是後邊兩句解他不出，莫不許過了人家？怎麼處？」心裏狂蕩不禁。

忽見俊卿回來，子中接在房裏坐了，看着俊卿只是笑。俊卿疑怪，將自己身子上下前後看了又看，問道 ：「小弟今日有何舉動差錯了，仁兄見哂之甚？」子中道 ：「笑你瞞得我好。」俊卿道 ：「小弟到此來做的事，不曾瞞仁兄一些 。」子中道 ：「瞞得多哩！俊卿自想麼 ？」俊卿道 ：「委實沒有 。」子中道：「俊卿記得當初同齋時言語麼？原說弟若爲女，必當嫁兄；兄若爲女，必當娶兄。可惜弟不能爲女，誰知兄果然是女，卻瞞了小弟，不然娶兄多時了。怎麼還說不瞞 ？」俊卿見說着心病，臉上通紅起來道：「誰是這般說 ？」子中袖中摸出這紙疏頭來道：「這須是俊卿的親筆 。」俊卿一時低頭無語。子中就捱過來坐在一處了，笑道 ：「一向只恨兩雄不能相配，今卻遂了人願也 。」俊卿站了起來道 ：「行蹤爲兄識破，抵賴不得了。只有一件，一向承兄過愛，慕兄之心非不有之。爭奈有件緣事，已屬了撰之，不能再以身事兄，望兄見諒 。」子中愕然道 ：「小弟與撰之同爲俊卿窗友，論起相與意氣，還覺小弟勝他一分。俊卿何得厚於撰之，薄於小弟乎？況且撰之又不在此間，現鐘不打，反去鍊銅，這是何說 ？」俊卿道 ：「仁兄有所不知，仁兄可看疏上竹箭之期的說話麼 ？」子中道 ：「正是不解 。」俊卿道 ：「小弟因爲與兩兄同學，心中願卜所從。那日向天暗禱，箭到處，先拾得者即爲夫婦。後來這箭卻在撰之處，小弟詭說是家姐所射。撰之遂一心想慕，把一個玉鬧妝爲定。此時小弟雖不明言，心已許下了。此天意有屬，非小弟有厚薄也 。」子中大笑道 ：「若如此說，俊卿宜爲我有無疑了。」俊卿道：「怎麼說 ？」子中道 ：「前日齋中之箭，原是小弟拾得。看見幹上有兩行細字，以爲奇異，正在唸誦，撰之聽得走出來，在小弟手裏接去看。此時偶然家中接小弟，就把竹箭掉在撰之處，不曾取得。何嘗是撰之拾取的？若論俊卿所卜天意，一發正是小弟應占了。撰之他日可問，須混賴不得 。」俊卿道 ：「既是曾見箭上字來，今可記得否 ？」子中道 ：「雖然看時節倉卒無心，也還記是』矢不虛發，發必應弦』八個字，小弟須是造不出 。」

俊卿見說得是真，心裏已自軟了。說道 ：「果是如此，乃是天意了。只是枉了魏撰之望空想了許多時，而今又趕將回去，日後知道，甚麼意思 ？」子中道 ：「這個說不得。從來說先下手爲強，況且元該是我的 。」就擁了俊卿求歡，道 ：「相好兄弟，而今得同衾枕，天上人間，無此樂矣 。」俊卿推拒不得，只得含羞走入幃帳之內，一任子中所爲 。有一首飠苝 調《山坡羊》，單道其事：

這小秀才有些兒怪樣，走到羅幃，忽現了本相。本來是個黌宮裏折桂的郎君，改換了章臺內司花的主將。金蘭契，只覺得肉味馨香；筆硯交，果然是有筆如槍。皺眉頭，忍着疼，受的是良朋鍼砭；趁胸懷，揉着竅，顯出那知心酣暢。用一番切切偲偲來也，哎呀，分明是遠方來，樂意洋洋。思量，一糶一糴，是聯句的篇章；慌忙，爲云爲雨，還錯認了龍陽。

事畢，聞小姐整容而起，嘆道 ：「妾一生之事，付之郎君，妾願遂矣。只是哄了魏撰之，如何回他 ？」忽然轉了一想，將手牀上一拍道 ：「有處法了 。」杜子中倒吃了一驚，道 ：「這事有甚麼處法 ？」小姐道 ：「好教郎君得知：妾身前日行至成都，在客店內安歇，主人有個甥女窺見了妾身，對他外公說了，逼要相許。是妾身想個計較，將信物權定，推道歸時完娶。當時妾身意思，道魏撰之有了竹箭之約，恐怕冷淡了郎君，又見那個女子才貌雙全，可爲君配，故此留下這個姻緣。今妾既歸君，他日回去，撰之問起所許之言，就把這家的說合與他成了，豈不爲妙？況且當時只說是姊姊，他心裏並不曾曉得是妾身自己，也不是哄他了 。」子中道 ：「這個最妙。足見小姐爲朋友的美情，有了這個出場，就與小姐配合，與撰之也無嫌了。誰曉得途中又有這件奇事？還有一件要問：途中認不出是女容不必說了，便小姐雖然男扮，同兩個男僕行走，好些不便 。」小姐笑道 ：「誰說同來的多是男人？他兩個原是一對夫婦，一男一女，打扮做一樣的。所以途中好伏侍，走動不必避嫌也 。」子中也笑道 ：「有其主必有其僕，有才思的人做來多是奇怪的事 。」小姐就把景家女子所和之詩，拿出來與子中看。子中道：「世間也還有這般的女子！魏撰之得之也好意足了。」

小姐再與子中商量着父親之事。子中道 ：「而今說是我丈人，一發好措詞出力。我吏部有個相知，先央他把做對頭的兵道調了地方，就好營爲了 。」小姐道 ：「這個最是要着，郎君在心則個 。」子中果然去央求吏部。數目之間推升本上，已把兵道改升了廣西地方。子中來回復小姐道 ：「對頭改去，我今作速討 。」小姐愈加感激，轉增恩愛。子中討下差來，解餉到山東地方，就便回籍。小姐仍舊扮做男人，一同聞龍夫妻，擎弓帶箭，照前妝束，騎了馬，傍着子中的官轎，家人原以舍人相呼。行了幾日，將過鄚州，曠野之中，一枝響箭擦官轎射來。小姐曉得有歹人來了，分付轎上：「你們只管前走，我在此對付他 。」真是忙家不會，會家不忙。扯出囊弓，扣上弦，搭上箭。只見百步之外，一騎馬飛也似的跑來。小姐掣開弓，喝聲道 ：「着 ！」那邊人不防備的，早中了一箭，倒撞下馬，在地下掙扎。小姐疾鞭着坐馬趕上前轎，高聲道 ：「賊人已了當了，放心前去 。」一路的人多稱讚小舍人好箭，個個忌憚。子中轎裏得意，自不必說。

自此完了公事，平平穩穩到了家中。父親聞參將已因兵道升去，保候在外了。小姐進見。備說了京中事體及杜子中營爲，調去了兵道之事。參將感激不勝，說道 ：「如此大恩，何以爲報 ？」小姐又把被他識破，已將身子嫁他，共他同歸的事也說了。參將也自喜歡道 ：「這也是郎才女貌，配得不枉了。你快改了妝，趁他今日榮歸吉日，我送你過門去罷 ！」小姐道 ：「妝還不好改得，且等會過了魏撰之看 。」參將道 ：「正要對你說，魏撰之自京中回來，不知爲何只管叫人來打聽，說我有個女兒，他要求聘。我只說他曉得些風聲，是來說你了，及至問時，又說是同窗舍人許他的，仍不知你的事。我不好回得，只是含糊說等你回家。你而今要會他怎的 ？」小姐道 ：「其中有許多委曲，一時說不及，父親日後自明 。」

正說話間，魏撰之來相拜。元來魏撰之正爲前日婚姻事，在心中放不下，故此就回。不想問着聞舍人，又已往京，叫人探聽舍人有個姐姐的說話，一發言三語四，不得明白。有的說：「參將只有兩個舍人，一大一小，並無女兒 。」又有的說 ：「參將有個女兒，就是那個舍人 。」弄得魏撰之滿肚疑心，胡猜亂想。見說聞舍人已回，所以亟亟來拜，要問明白。聞小姐照舊時家數接了進來。寒溫已畢，撰之急問道 ：「仁兄，令姊之說如何？小弟特爲此趕回來的 。」小姐說 ：「包管兄有一位好夫人便了 。」撰之道 ：「小弟叫人宅上打聽，其言不一，何也 ？」小姐道 ：「兄不必疑，玉鬧妝已在一個人處，待小弟再略調停，準備迎娶便了 。」撰之道 ：「依兄這等說，不象是令姐了 ？」小姐道 ：「杜子中盡知端的，兄去問他就明白 。」撰之道 ：「兄何不就明說了，又要小弟去問 ？」小姐道 ：「中多委曲，小弟不好說得，非子中不能詳言 。」說得魏撰之愈加疑心。

他正要去拜杜子中，就急忙起身來到杜子中家裏，不及說別樣說話，忙問聞俊卿所言之事。杜子中把京中同寓，識破了他是女身，已成夫婦的始末根由說了一遍。魏撰之驚得木呆，道 ：「前日也有人如此說，我卻不信，誰曉得聞俊卿果是女身！這分明是我的姻緣，平日錯過了 。」子中道 ：「怎見得是兄的 ？」撰之述當初拾箭時節，就把玉鬧妝爲定的說話。子中道：「箭本小弟所拾，原系他向天暗卜的，只是小弟當時不知其故，不曾與兄取得此箭在手。今仍歸小弟，原是天意。兄前日只認是他令姐，原未嘗屬意他自身。這個不必追悔，兄只管鬧妝之約不脫空罷了 。」撰之道 ：「符已去矣，怎麼還說不脫空？難道真還有個令姐 ？」子中又把聞小姐途中所遇景家之事說了一遍，道 ：「其女才貌非常，那日一時難推，就把兄的鬧妝權定在彼。而今想起來，這就有個定數在裏邊了，豈不是兄的姻緣麼 ？」撰之道 ：「怪不得聞俊卿道自己不好說，元來有許多委曲。只是一件：雖是聞俊卿已定下在彼，他家又不曾曉得明白，小弟難以自媒，何由得成 ？」子中道 ：「小弟與聞氏雖已成夫婦，還未曾見過嶽翁。打點就是今日迎娶，少不得還借重一個媒妁，而今就煩兄與小弟做一做。小弟成禮之後，代相恭敬，也只在小弟身上撮合就是了 。」撰之大笑道 ：「當得，當得。只可笑小弟一向在睡夢中，又被兄佔了頭籌，而今不使小弟脫空，也還算是好了。既是這等，小弟先到聞宅去道意，兄可隨後就來。」

魏撰之討大衣服來換了，竟抬到聞家。此時聞小姐已改了女妝，不出來了，聞參將自己出來接着。魏撰之述了杜子中之言，聞參將道 ：「小女嬌癡慕學，得承高賢不棄，今幸結此良緣，蒹葭倚玉，惶恐，惶恐 。」聞參將已見女兒說過，是件整備，門上報說 ：「杜爺來迎親了 。」鼓樂喧天，杜子中穿了大紅衣服，抬將進門。真是少年郎君，人人稱羨。走到堂中，站了位次，拜見了聞參將，請出小姐來，又一同行禮，謝了魏撰之，啓轎而行。迎至家裏，拜告天地，見了祠堂，杜子中與聞小姐正是新親舊朋友，喜喜歡歡，一樁事完了。

只是魏撰之有些眼熱，心裏道 ：「一樣的同窗朋友，偏是他兩人成雙。平時杜子中分外相愛，常恨不將男作女，好做夫妻。誰知今日竟遂其志，也是一段奇話。只所許我的事，未知果是如何 ？」次日，就到子中家裏賀喜，隨問其事。子中道：「昨晚弟婦就和小弟計較，今日專爲此要同到成都去。弟婦誓欲以此報兄，全其口信，必得佳音方回來 。」撰之道 ：「多感，多感。一樣的同窗，也該記念着我的冷靜。但未知其人果是如何 ？」子中走進去，取出景小姐前日和韻之詩與撰之看了。撰之道：「果得此女，小弟便可以不妒兄矣 ！」子中道 ：「弟婦贊之不容口，大略不負所舉 。」撰之道 ：「這件事做成，真愈出愈奇了。小弟在家顒望 。」俱大笑而別。杜子中把這些說話與聞小姐說了，聞小姐道 ：「他盼望久了的，也怪他不得。只索作急成都去，周全了這事 。」

小姐仍舊帶了聞龍夫妻跟隨，同杜子中到成都來。認着前日飯店，歇在裏頭了。杜子中叫聞龍拿了帖徑去拜富員外。員外見說得新進士來拜，不知是甚麼緣故，吃了一驚，慌忙迎接進去。坐下了，道 ：「不知爲何大人貴足賜踹賤地 ？」子中道 ：「學生在此經過，聞知有位景小姐，是老丈令甥，才貌出衆。有一敝友也叨過甲第了，欲求爲夫人，故此特來奉訪 。」員外道 ：「老漢有個甥女，他自要擇配，前日看上了一個進京的聞舍人，已納下聘物，大人見教遲了 。」子中道 ：「那聞舍人也是敝友，學生已知他另有所就，不來娶令甥了，所以敢來作伐 。」員外道 ：「聞舍人也是讀書君子，既已留下信物，兩心相許，怎誤得人家兒女？舍甥女也畢竟要等他的回信 。」子中將出前日景小姐的詩箋來道 ：「老丈試看此紙，不是令甥寫與聞舍人的麼？因爲聞舍人無意來娶了，故把與學生做執照，來爲敝友求今甥。即此是聞舍人的回信了 。」員外接過來看，認得是甥女之筆，沉吟道 ：「前日聞舍人也曾說道聘過了，不信其言，逼他應成的。元來當真有這話！老漢且與甥女商量一商量，來回復大人 。」員外別了，進去了一會，出來道 ：「適間甥女見說，甚是不快。他也說得是：就是聞舍人負了心，是必等他親身見一面，還了他玉鬧妝，以爲訣別，方可別議姻親 。」子中笑道 ：「不敢欺老丈說，那玉鬧妝也即是敝友魏撰之的聘物，非是聞舍人的。聞舍人因爲自己已有姻親，不好回得，乃爲敝友轉定下了。是當日埋伏機關，非今日無因至前也 。」員外道 ：「大人雖如此說，甥女豈肯心休？必得聞舍人自來說明，方好處分 。」子中道 ：「聞舍人不能復來，有拙荊在此，可以進去一會令甥，等他與今甥說這些備細，令甥必當見信 。」員外道 ：「有尊夫人在此，正好與甥女面會一會，有言可以盡吐，省得傳遞消息。最妙，最妙 ！」

就叫前日老姥來接杜夫人，老姥一見聞小姐舉止形容有些面善，只是改妝過了，一時想不出。一路想着，只管遲疑。接到間壁，裏邊景小姐出來相迎，各叫了萬福。聞小姐對景小姐道 ：「認得聞舍人否 ？」景小姐見模樣廝象，還只道或是舍人的姊妹，答道 ：「夫人與聞舍人何親 ？」聞小姐道 ：「小姐恁等識人，難道這樣眼鈍？前日到此，過蒙見愛的舍人，即妾身是也 。」景小姐吃了一驚，仔細一認，果然一毫不差。連老姥也在旁拍手道 ：「是呀，是呀。我方纔道面龐熟得緊，那知就是前日的舍人 。」景小姐道：「請問夫人前日爲何這般打扮？」聞小姐道 ：「老父有難，進京辨冤，故喬妝作男，以便行路。所以前日過蒙見愛，再三不肯應承者，正爲此也。後來見難推卻，又不敢實說真情，所以代友人納聘，以待後來說明。今納聘之人已登黃甲，年紀也與小姐相當，故此愚夫婦特來奉求，與小姐了此一段姻親，報答前日厚情耳 。」景小姐見說，半晌做聲不得。老姥在旁道 ：「多謝夫人美意。只是那位老爺姓甚名誰，夫人如何也叫他是友人 ？」聞小姐道 ：「幼年時節曾共學堂，後來同在庠中，與我家相公三人年貌多相似，是異姓骨肉。知他未有親事，所以前日就有心替他結下了。這人姓魏，好一表人物，就是我相公同年，也不辱沒了小姐。小姐一去，也就做夫人了 。」景小姐聽了這一篇說話，曉得是少年進士，有甚麼不喜歡？叫老姥陪住了聞小姐，背地去把這些說話備細告訴員外。員外見說許個進士，豈有不攛掇之理？真個是一讓一個肯，回覆了聞小姐，轉說與杜子中，一言已定。富員外設起酒來謝媒，外邊款待杜子中，內裏景小姐作主，款待杜夫人。兩個小姐，說得甚是投機，盡歡而散。

約定了回來，先教魏撰之納幣，揀個吉日迎娶回家。花燭之夕，見了模樣，如獲天人。因說起聞小姐鬧妝納聘之事，撰之道 ：「那聘物元是我的 。」景小姐問：「如何卻在他手裏？」魏撰之又把先時竹箭題字，杜子中拾得掉在他手裏，認做另有個姐姐，故把玉鬧妝爲聘的根由說了一遍。齊笑道 ：「彼此夙緣，顛顛倒倒，皆非偶然也。」

明日，撰之取出竹箭來與景小姐看，景小姐道 ：「如今只該還他了 。」撰之就提筆寫一柬與子中夫妻道 ：「既歸玉環，返卿竹箭。兩段姻緣，各從其便。一笑，一笑 。」寫罷，將竹箭封了，一同送去。杜子中收了，與聞小姐拆開來看，方見八字之下，又有」蜚蛾記」三字。問道 ：「『蜚蛾』怎麼解 ？」聞小姐道 ：「此妾聞中之名也 。」於中道 ：「魏撰之錯認了令姊，就是此二字了。若小生當時曾見此三字，這箭如何肯便與他 ！」聞小姐道：「他若沒有這箭起這些因頭，那裏又絆得景家這頭親事來 ？」兩人又笑了一回，又題了一柬戲他道 ：「環爲舊物，箭亦歸宗。兩俱錯認，各不落空。一笑，一笑 。」從此兩家往來，如同親兄弟姊妹一般。

兩個甲科與聞參將辨白前事，世間情面那裏有不讓縉紳的？逐件贓罪得以開釋，只處得他革任回衛。聞參將也不以爲意了。後邊魏、杜兩人俱爲顯官，聞、景二小姐各生子女，又結了婚姻，世交不絕。這是蜀多才女，有如此奇奇怪怪的妙話。卓文君成都當壚，黃崇嘏相府掌記，卻又平平了。詩曰：

世上誇稱女丈夫，不聞巾幗竟爲儒。

朝廷若也開科取，未必無人待價沽。

# 第三十五卷 王嬌鸞百年長恨

天上烏飛兔走，人間古往今來。

昔年歌管變荒臺，轉眼是非興敗。

須識鬧中取靜，莫因乖過成呆。

不貪花酒不貪財，一世無災無害。

話說江西饒州府餘干縣長樂村有一小民叫做張乙。因販些雜貨於縣中，夜深投宿城外一邸店，店房已滿，不能相容。間壁鎖下一空房卻無人住。張乙道：「店主人何不開此房與我？」主人道 ：「此房中有鬼，不敢留客。」張乙道 ：「便有鬼，我何懼哉 ！」主人只得開鎖，將燈一盞、掃帚一把交與張乙。張乙進房，把燈放穩，挑得亮亮的，房中有破牀一張，塵埃堆積，用掃帚掃淨，展上鋪蓋，討些酒飯吃了，推轉房門，脫衣而睡。夢見一美色婦人衣服華麗，自來薦枕。夢中納之。及至醒來，此婦宛在身邊。張乙問是何人。此婦道 ：「妾乃鄰家之婦，因夫君遠出，不能獨宿，是以相就。勿多言，又當自知 。」張亦不再問。天明，此婦辭去，至夜又來，歡好如初。如此三夜。

店主人見張客無事，偶話及此房內曾有婦人縊死，往往作怪，今番如太平了。張乙聽在肚裏。至夜，此婦仍來，張乙問道 ：「今日店主人說這房中有縊死女鬼，莫非是你 ？」此婦並無慚諱之意，答道 ：「妾身是也！然不禍於君，君幸勿懼。」張乙道 ：「試說其詳。」此婦道 ：「妾乃娼女，姓穆，行廿二，人稱我爲廿二孃。與餘干客人楊川相厚，楊許娶妾歸去，妾將私財百金爲助。一去三年不來，妾爲鴇兒拘管，無計脫身。挹鬱不堪，遂自溢而死。鴇兒以所居售人，今爲旅店。此房，昔日妾之房也，一靈不泯，猶依棲於此。楊川與你同鄉，可認得麼 ？」張乙道 ：「認得 。」此婦道 ：「今其人安在 ？」張乙道 ：「去歲已移居饒州南門，娶妻開店，生意甚足 。」婦人嗟嘆良久，更無別語。又過了二日，張乙要回家，婦人道 ：「妾願始終隨君，未識許否 ？」張乙道 ：「倘能相隨，有何不可。」婦人道 ：「君可制一小木牌，題曰 ：『廿二孃神位 。』置於篋中。但出牌呼妾，妾便出來 。」張乙許之。婦人道 ：「妾尚有白金五十兩埋於此牀之下，沒人知覺，君可取用 。」張掘地，果得白金一瓶，心中甚喜。過了一夜。

次日張乙寫了牌位，收藏好了，別店主而歸。到於家中，將此事告與渾家。渾家初時不喜，見了五十兩銀子，遂不嗔怪。張乙於東壁立了廿二孃神主，其妻戲往呼之，白日裏竟走出來，與妻施禮。妻初時也驚訝，後遂慣了，不以爲事。夜來張乙夫婦同牀，此婦亦來。也不覺牀之狹窄。過了十餘日，此婦道 ：「妾尚有夙債在於郡城，君能隨我去索取否 ？」張利其所有，一口應承。即時顧船而行，船中供下牌位，此婦同行同宿，全不避人。不則一日，到了饒州南門。此婦道 ：「妾往楊川家討債去。」張乙方欲問之，此婦倏已上岸。張隨後跟去，見此婦竟入一店中去了。問其店，正楊川家也。張久候不出。忽見楊舉家驚惶，少頃哭聲振地。問其故，店中人云 ：「主人楊川向來無病，忽然中惡，九竅流血而死 ！」張乙心知廿二孃所爲，嘿然下船，向牌位苦叫，亦不見出來了。方知有夙債在郡城，乃楊川負義之債也。有詩嘆雲：

王魁負義曾遭譴，李益虧心亦改常。

請看楊川下梢事，皇天不佑薄情郎。

方纔說穆廿二孃事，雖則死後報冤，卻是鬼自出頭，還是渺茫之事。如今再說一件故事，叫做《王嬌鸞百年長恨》，這個冤更報得好，此事非唐非宋，出在國朝天順初年。廣西苗蠻作亂，各處調兵征剿，有臨安衛指揮王忠所領一枝浙兵違了限期，被參降調河南南陽衛中所千戶，即日引家小到任。王忠年六十餘，止一子王彪，頗稱驍勇，督撫留在軍前效用。到有兩個女兒，長曰嬌鸞，次曰嬌鳳；鸞年十八，鳳年十六。鳳從幼育於外家，就與表兄對姻，只有嬌鸞未曾許配。夫人周氏原系繼妻，周氏有嫡姐嫁曹家，寡居而貧，夫人接他相伴甥女嬌鸞，舉家呼爲曹姨。嬌鸞幼通史書，舉筆成文。因愛女慎於擇配，所以及笄未嫁，每每臨風感嘆，對月淒涼。惟曹姨與鸞相厚，知其心事，他雖父母亦不知也。一日清明節屆，和曹姨及侍兒明霞後園打鞦韆耍子，正在熱鬧之際，忽見牆缺處有一美少年，紫衣唐巾，舒頭觀看，連聲喝采！慌得嬌鸞滿臉通紅，推着曹姨的背急回香房。侍女也進去了。生見園中無人，逾牆而入，鞦韆架子尚在，餘香彷彿，正在凝思，忽見草中一物，拾起看時，乃三尺線繡香羅帕也，生得此如獲珍寶、聞有人聲自內而來、復逾牆而出、仍立於牆缺邊。看時，乃是侍兒來尋香羅帕的。生見其三回五轉，意興已倦，微笑而言 ：「小娘子，羅帕已入人手，何處尋覓 ？」侍兒抬頭見是秀才，便上前萬福道：「相公想已檢得，乞即見還，感德不盡 ！」那生道 ：「此羅帕是何人之物 ？」侍兒道 ：「是小姐的。」那生道 ：「既是小姐的東西，還得小姐來討，方纔還他。」侍兒道 ：「相公府居何處 ？」那生道 ：「小生姓周，名廷章，蘇州府吳江縣人，父親爲本學司教，隨任在此，與尊府只一牆之隔。」原來衛署與學宮基址相連，衛叫做東衙，學叫做西衙。花園之外就是學中的隙地。侍兒道 ：「貴公子又是近鄰，失瞻了。妾當稟知小姐，奉命相求 。」廷章道 ：「敢聞小姐及小娘子大名 ？」待兒道：「小姐名嬌鸞，主人之愛女，妾乃貼身侍婢明霞也 。」廷章道：「小生有小詩一章，相煩致於小姐，即以羅帕奉還 。」明霞本不肯替他寄詩，因要羅帕入手，只得應允。廷章道 ：「煩小娘子少待。」

廷章去不多時，攜詩而至，桃花箋疊成方勝。明霞接詩在手，問：「羅帕何在 ？」廷章笑道 ：「羅帕乃至寶，得之非易，豈可輕還？小娘子且將此詩送與小姐看了，待小姐迴音，小生方可奉壁 。」明霞沒奈何，只得轉身。只因一幅香羅帕，惹起千秋長恨歌。

話說鸞小姐自見了那美少年，雖則一時慚愧，卻也挑動個「情」字；口中不語，心下躊躇道 ：「好個俊俏郎君，若嫁得此人，也不枉聰明一世 。」忽見明霞氣忿忿的入來，嬌鸞問：「香羅帕有了麼 ？」明霞口稱怪事：「香羅帕卻被西衙周公子收着，就是牆缺內喝采的那紫衣郎君。』」嬌鸞道 ：「與他討了就是 。」明霞道：「怎麼不討，也得他肯還 ！」嬌鸞道：「他爲何不還 ？」明霞道 ：「他說』小生姓周，名廷章，蘇州府吳江人氏。父爲司教，隨任在此。與吾家只一牆之隔。既是小姐的香羅帕，必須小姐自討 。』」嬌鸞道 ：「你怎麼說 ？」明霞道：「我說』待妾稟知小姐，奉命相求 。』他道有小詩一章，煩吾傳遞，待有迴音，才把羅帕還我 。」明霞將桃花箋遞與小姐。嬌鸞見了這方勝，已有三分之喜，拆開看時，乃七言絕句一首：

帕出佳人分外香，天公教付有情郎；

殷勤寄取相思句，擬作紅絲入洞房。

嬌鸞若是個有主意的，拼得棄了這羅帕，把詩燒卻，分付侍兒，下次再不許輕易傳遞，天大的事都完了。奈嬌鸞一來是及瓜不嫁、知情慕色的女子。二來滿肚才情不肯埋沒，亦取薛濤箋答詩八句：

妾身一點玉無暇，生自侯門將相家。

靜裏有親同對月，閒中無事獨看花。

碧梧只許來奇鳳，翠竹那容入老鴉。

寄語異鄉孤另客，莫將心事亂如麻。

明霞捧詩方到後園，廷章早在缺牆相候。明霞道 ：「小姐已有回詩了，可將羅帕還我 。」廷章將詩讀了一遍，益慕嬌鸞之才，必欲得之，道： 「小娘子耐心，小生又有所答。」再回書房，寫成一絕：

居傍侯門亦有緣，異鄉孤另果堪憐。

若容鸞鳳雙棲樹，一夜簫聲入九天。

明霞道 ：「羅帕又不還，只管寄什麼詩？我不寄了 。」廷章袖中出金簪一根道 ：「這微物奉小娘子，權表寸敬，多多致意小姐 。」明霞貪了這金簪，又將詩回覆嬌鸞。嬌鸞看罷，悶悶不悅。明霞道 ：「詩中有甚言語觸犯小姐？」嬌鸞道：「書生輕薄，都是調戲之言 。」明霞道 ：「小姐大才，何不作一詩罵之，以絕其意 。」嬌鸞道 ：「後生家性重，不必罵，且好言勸之可也 。」再取薛濤箋題詩八句：

獨立庭際傍翠陰，侍兒傳語意何深。

滿身竊玉偷香膽，一片撩雲撥雨心。

丹桂豈容稚子折，珠簾那許曉風侵。

勸君莫想陽臺夢，努力攻書入翰林。

自此一倡一和，漸漸情熱，往來不絕，明霞的足跡不斷後園，廷章的眼光不離牆缺。詩篇甚多，不暇細述。時屆端陽，王千戶治酒於園亭家宴。廷章於牆缺往來，明知小姐在於園中，無由一面，侍兒明霞亦不能通一語，正在氣悶。忽撞見衛卒孫九，那孫九善作木匠，長在衛裏服役，亦多在學中做工。廷章遂題詩一絕封固了，將青蚨二百賞孫九買酒喫，託他寄與衙中明霞姐。孫九受人之託，忠人之事，伺候到次早，才覷個方便，寄得此詩於明霞。明霞遞於小姐，拆開看之，前有敘雲 ：「端陽日園中望嬌娘子不見，口占一絕奉寄：

配成綵線思同結，傾就蒲觴擬共斟。

霧隔湘江歡不見，錦葵空有向陽心。」

後寫「松陵周廷章拜稿」。

嬌娘看了，置於書幾之上。適當梳頭，未及酬和。忽曹姨走進香房，看見了詩稿，大驚道 ：「嬌娘既有西廂之約，可無東道之主，此事如何瞞我 ？」嬌鸞含羞答道 ：「雖有吟詠往來，實無他事，非敢瞞姨娘也 。」曹姨道 ：「周生江南秀士，門戶相當，何不教他遣媒說合，成就百年姻緣，豈不美乎？」橋鸞點頭道 ：「是 。」梳洗已畢，遂答詩八句：

深鎖香閨十八年，不容風月透簾前。

繡衾香暖誰知苦？錦帳春寒只愛眠。

生怕杜鵑聲到耳，死愁蝴蝶夢來纏。

多情果有相憐意，好倩冰人片語傳。

廷章得詩，遂假託父親周司教之意，央趙學究往王千戶處求這頭親事。王千戶亦重周生才貌，但嬌鸞是愛女，況且精通文墨，自己年老，一應衛中文書筆札都靠着女兒相幫，少他不得，不忍棄於他鄉，以此遲疑未許。廷章知姻事未諧，心中如刺，乃作書寄於小姐，前寫」松陵友弟廷章拜稿」：

自睹芳容，未寧狂魄。夫婦已是前生定，至死靡他。媒妁傳來今日言，爲期未決。遙望香閨深鎖，如唐玄宗離月宮而空想嫦娥；要從花圃戲遊，似牽牛郎隔天河而苦思織女。倘復遷延於月日，必當夭折於溝渠。生若無緣，死亦不瞑。勉成拙律，深冀哀憐。詩曰：

未有佳期慰我情，可憐春價值千金。悶來窗下三杯酒，愁向花前一曲琴。人在瑣窗深處好，悶回羅帳靜中吟。孤悽一樣昏黃月，肯許相攜訴寸心？

嬌鸞看罷，即時復書，前寫」虎衙愛女嬌鸞拜稿」：

輕荷點水，弱絮飛簾。拜月亭前，懶對東風聽杜宇；畫眉窗下，強消長晝刺鴛鴦。人正困於妝臺，詩忽墜於香案。啓觀來意，無限幽懷。自憐薄命佳人，惱殺多情才子。一番信到，一番使妾倍支吾；幾度詩來，幾度令人添寂寞。休得跳東牆學攀花之手，可以仰北斗駕折桂之心。眼底無媒，書中有女。自此衷情封去札，莫將消息間來人。謹和佳篇，仰祈深諒！

詩曰：

秋月春花亦有情，也知身價重千金。雖窺青瑣韓郎貌，羞聽東牆崔氏琴。癡念已從空裏散，好詩惟向夢中吟。此生但作幹兄妹，直待來生了寸心。

廷章閱書讚歎不已，讀詩至末聯 ，「此生但作幹兄妹」，忽然想起一計道 ：「當初張珙申純皆因兄妹得就私情。王夫人與我同姓，何不拜之爲姑？便可通家往來，於中取事矣！」遂託言西衙窄狹，且是喧鬧，欲借衛署後園觀書。周司教自與王千戶開口。王翁道 ：「彼此通家，就在家下喫些見成茶飯，不煩饋送。」

周翁感激不盡，迴向兒子說了。廷章道：「雖承王翁盛意，非親非故，難以打攪。孩兒欲備一禮，拜認周夫人爲姑，姑侄二家，庶乎有名 ！」周司教是糊塗之人，只要討些小便宜，道：「任從我兒行事 。」廷章又央人通了王翁夫婦，擇個吉日，備下彩緞書儀，寫個表侄的名刺，上門認親，極其卑遜，極其親熱。王翁是個武人，只好奉承，遂請入中堂，教奶奶都相見了。連曹姨也認做姨娘，嬌鸞是表妹，一時都請見禮。王翁設宴後堂，權當會親。一家同席，廷章與嬌鸞暗暗歡喜，席上眉來眼去自不必說，當日盡歡而散。姻緣好惡猶難問，蹤跡親疏已自分。

次日王翁收拾書室，接內侄周廷章來讀書。卻也曉得隔絕內外，將內宅後門下鎖，不許婦女入於花園。廷章供給自有外廂照管。雖然搬做一家，音書來往反不便了。嬌鸞松筠之志雖存，風月之情已動。況既在席間眉來眼去，怎當得園上鳳隔鸞分。愁緒無聊，鬱成一病，朝涼暮熱，茶飯不沾。王翁迎醫問卜，全然不濟。廷章幾遍到中堂問病，王翁只教致意，不令進房。廷章心生一計，因假說 ：「長在江南，曾通醫理。表妹不知所患何症，待侄兒診脈便知 。」王翁向夫人說了，又教明霞道達了小姐，方纔迎入。

廷章坐於牀邊，假以看脈爲由，撫摩了半晌。其時王翁夫婦俱在，不好交言，只說得一聲保重，出了房門，對王翁道 ：「表妹之疾是抑鬱所致，常須於寬敞之地散步陶情，更使女伴勸慰，開其鬱抱，自當勿藥 。」王翁敬信周生，更不疑惑，便道 ：「衙中只有園亭，並無別處寬敞 。」廷章故意道 ：「若表妹不時要園亭散步，恐小侄在彼不便，暫請告歸 。」王翁道：「既爲兄妹，復何嫌阻 ？」即日教開了後門，將鎖鑰付曹姨收管，就教曹姨陪侍女兒，任情閒耍，明霞伏侍，寸步不離，自以爲萬全之策矣！

卻說嬌鸞原爲思想周郎致病，得他撫摩一番，已自歡喜。又許散步園亭，陪伴伏侍者都是心腹之人，病便好了一半。每到園亭，廷章便得相見，同行同坐。有時亦到廷章書房中喫茶，漸漸不避嫌疑，挨肩擦背。廷章捉個空，向小姐懇求，要到香閨一望。嬌鸞目視曹姨，低低向生道：「鎖鑰在彼，兄自求之。」廷章已悟。

次日廷章取吳綾二端，金釧一副，央明霞獻與曹姨。姨問鸞道 ：「周公子厚禮見惠，不知何事 ？」嬌鸞道 ：「年少狂生，不無過失，渠要姨包容耳 ！」曹姨道 ：「你二人心事我已悉知，但有往來，決不泄漏 ！」因把鑰匙付與明霞。鸞心大喜，遂題一絕，寄廷章雲 ：「暗將私語寄英才，倘向人前莫亂開；今夜香困春不鎖，月移花影玉人來 。」廷章得詩，喜不自禁。是夜黃昏已罷，譙鼓萬聲，廷章悄步及於內宅，後門半啓，捱身而進。自那日房中看脈出園上來，依稀記得路徑，緩緩而行。但見燈光外射，明霞侯於門側。廷章步進香房，與鸞施禮，便欲摟抱。鸞將生擋開，喚明霞快請曹姨來同坐。廷章大失所望，自陳苦情，責其變卦，一時急淚欲流。鸞道 ：「妾本貞姬，君非蕩子。只因有才有貌，所以相愛相憐。妾既私君，終當守君之節；君若棄妾，豈不負妾之誠。心矢明神，誓同白首，若不苟合，有死不從 。」說罷，曹姨適至，向廷章謝日間之惠。廷章遂央姨爲媒，誓諧伉儷，口中咒愿如流而出。曹姨道 ：「二位賢甥，既要我爲媒，可寫合同婚書四紙，將一紙焚於天地，以告鬼神；一紙留於吾手，以爲媒證；你二人各執一紙，爲他日合巹之驗。女若負男，疾雷震死；男若負女，亂箭亡身。再受陰府愆，水墮酆都之獄 。」生與鸞聽曹姨說得痛切，各各歡喜，遂依曹姨所說，寫成婚書誓約。先拜天地，後謝曹姨，姨乃出清果醇醪，與二人把盞稱賀。三人同坐飲酒，直至三鼓。

曹姨別去，生與鸞攜手上牀，雲雨之樂可知也。五鼓，鸞促生起身，囑咐道 ：「妾已委身於君，君休負恩於妾。神明在上，鑑察難逃。今後妾若有暇，自遣明霞奉迎，切莫輕行，以招物議 。」廷章字字應承，留戀不捨。鸞急教明霞送出園門。是日鸞寄生二律雲：

昨夜同君喜事從，芙蓉帳暖語從容；

貼胸交股情偏好，撥雨撩雲興轉濃。

一枕鳳鸞聲細細，半窗花月影重重。

曉來窺視鴛鴦枕，無數飛紅撲繡絨。

其一

衾翻紅浪效綢繆，乍抱郎腰分外羞。

月正圓時花正好，雲初散處雨初收。

一團恩愛從天降，萬種情懷得自由。

寄語今宵中夕夜，不須欹枕看牽牛。

其二，廷章亦有酬答之句。自此鸞疾盡愈，門鎖竟弛。或三日、或五日，鸞必遣明霞召生，來往既頻，恩情愈篤。如此半年有餘，周司教任滿，升四川峨眉縣尹。廷章戀鸞之情，不肯同行，只推身子有病，怕蜀道艱難；況學業未成，師友相得，尚欲留此讀書。周司教平昔縱子，言無不從。起身之日，廷章送父出城而返。

鸞感廷章之留，是日邀之相會，愈加親愛。如此又半年有餘。其中往來詩篇甚多，不能盡載。廷章一日閱邸報，見父親在峨眉不服水土，告病回鄉。久別親闈，欲謀歸覲，又牽鸞情愛，不忍分離。事在兩難，憂形於色。鸞探知其故，因置酒勸生道 ：「夫婦之愛，瀚海同深，父子之情高天難比。苦戀私情而忘公義，不惟君失子道，累妾亦失婦道矣 ！」曹姨亦勸道 ：「今日暮夜之期，原非百年之算。公子不如暫回故鄉，且覲雙親。倘於定省之間即議婚姻之事，早完誓願，免致情牽 。」廷章心猶不決。嬌鸞教曹姨竟將公子欲歸之情對王翁說了。此日正是端陽，王翁治酒與廷章送行，且致厚贐。廷章義不容已，只得收拾行李。是夜，鸞另置酒香閨，邀廷章重伸前誓，再訂婚期，曹姨亦在坐。千言萬語，一夜不睡。臨別，又問廷章住居之處。廷章道 ：「問做甚麼 ？」鸞道 ：「恐君不即來，妾便於通信耳 。」廷章索筆寫出四句：

思親千里返姑蘇，家住吳江十七都；

須問南麻雙漾口，延陵橋下督糧吳。

廷章又解說 ：「家本吳姓，祖當里長督糧，有名督糧吳家，周是外姓也。此字雖然寫下，欲見之切，度日如歲。多則一年，少則半載，定當持家君柬帖，親到求婚。決不忍閨閣佳人懸懸而望 。」言罷，相抱而泣。將次天明，鸞親送生出園，有聯句一律：「綢繆魚水正投機，無奈思親使別離 。」廷章；」花圃從今誰待月？蘭房自此懶圍棋 。」嬌鸞；」惟憂身遠心俱遠，非慮文齊福不齊 。」廷章；」低首不言中自省，強將別淚整蛾眉 。」嬌鸞。

須臾天曉，鞍馬齊備。王翁又於中堂設酒，妻女畢集，爲上馬之餞。廷章再拜而別。鸞自覺悲傷欲泣，潛歸內室，取烏絲箋題詩一律，使明霞送廷章上馬，伺便投之。章於馬上展春雲：

同攜素手並香肩，送別那堪雙淚懸。

郎馬未離青柳下，妾心先在白雲邊。

妾持節操如姜女，君重綱常類閔騫。

得意匆匆便回首，香閨人瘦不禁眼。

廷章讀之淚下，一路上觸景興懷，未嘗頃刻忘鸞也。

閒話休敘。不一日，到了吳江家中，參見了二親，一門歡喜，原來父親與同裏魏同知家議親，正要接兒子回來行聘完婚。生初時有不願之意，後訪得魏女美色無雙，且魏同知十萬之富，妝奩甚豐，慕財貪色，遂忘前盟。過了半年，魏氏過門，夫妻恩愛，如魚似水，竟不知王嬌鸞爲何人矣！但知今日新妝好，不顧情人望眼穿。卻說嬌鸞一時勸廷章歸省，是他賢慧達理之處。然已去之後，未免懷思。白日淒涼，黃昏寂寞；燈前有影相親，帳底無人共語。每遇春花秋月，不覺夢斷魂勞。捱過一年，杳無音信。忽一日明霞來報道 ：「姐姐可要寄書與周姐夫麼 ？」嬌鸞道 ：「那得有這方便 ？」明霞道 ：「適才孫九說臨安衛有人來此下公文。臨安是杭州地方，路從吳江經過，是個便道 。」嬌鸞道 ：「既有便，可教孫九囑咐那差人不要去了。」即時修書一封，曲敘別離之意。囑他早至南陽，同歸故里，踐婚姻之約，成終始之交。書多不載，書後有詩十首。錄其一雲：

端陽一別杳無音，兩地相看對月明。

暫爲椿萱辭虎衛，莫因花酒戀吳城。

遊仙閣內佔離合，拜月亭前問死生。

此去願君心自省，同來與妾共調羹。

封皮上又題八句：

此句煩遞至吳衙，門面春風足可誇。

父列當今宣化職，祖居自古督糧家。

已知東宅鄰西宅，猶恐南麻混北麻。

去路逢人須借問，延陵橋在那村些？

又取銀釵二股爲寄書之贈。書去了七個月，並無回耗。時值新春，又訪得前衛有個張客人要往蘇州收貨。嬌鸞又取金花一對，央孫九送與張客，求他寄書。書意同前。亦有詩十首。錄其一雲：

春到人間萬物鮮，香閨無奈別魂牽。

東風浪蕩君尤蕩，皓月團圓妾未圓。

情洽有心勞白髮，天高無計託青鸞。

衷腸萬事憑誰訴？寄與才郎仔細看。

封皮上題一絕：

蘇州咫尺是吳江，吳姓南麻世督糧，

囑咐行人須着意，好將消息問才郎。

張客人是志誠之士，往蘇州收貨已畢，齎書親到吳江。正在長橋上問路，恰好周廷章過去，聽得是河南聲音，問的又是南麻督糧吳家，情知嬌鸞書信，怕他到彼，知其再娶之事。遂上前作揖通名，邀往酒館三杯。拆開書看了，就於酒家借紙筆，匆匆寫下回書，推說父病未痊，方待醫藥，所以有誤佳期。不久即圖會面，無勞注想。書後又寫：「路次借筆不備，希諒！」張客收了回書，不一日，回到南陽，付孫九回覆鸞小姐，鸞拆書看了，雖然不曾定個來期，也當畫餅充飢，望梅止渴。過了三四個月，依舊杳然無聞。嬌鸞對曹姨道 ：「周郎之言欺我耳 ！」曹姨道 ：「誓書在此，皇天鑑知！周郎獨不怕死乎？」忽一日，聞有臨安人到，乃是嬌鸞妹子嬌鳳生了孩兒，遣人來報喜，嬌鸞彼此相形，愈加感嘆，且喜又是寄書的一個順便，再修書一封託他。這是第三封，亦有詩十首。末了章雲：

叮嚀才子莫蹉跎，百歲夫妻能幾何？

王氏女爲周氏室，文官子配武官娥。

三封心事煩青鳥，萬斛閒愁鎖翠蛾。

遠路尺書情未盡，相思兩處恨偏多！

封皮上亦寫四句：

此書煩遞至吳江，糧督南麻姓字香。

去路不須馳步問，延陵橋下暫停航。

鸞自此寢廢餐忘，香消玉減，暗地淚流，懨懨成病。父母欲爲擇配，嬌鸞不肯，情願長齋奉佛。曹姨勸道 ：「周郎未必來矣，毋拘小信，自誤青春 。」嬌鸞道 ：「人而無信是禽獸也。寧周郎負我，我豈敢負神明哉 ？」光陰荏苒，不覺已及三年。嬌鸞對曹姨說道 ：「聞說周郎已婚他族，此信未知真假。然三年不來，其心腸亦改變矣。但不得一實信，吾心終不死 ！」曹姨道 ：「何不央孫九親往吳江一遭，多與他些盤費。若周郎無他更變，使他等候同來，豈不美乎 ？」嬌鸞道 ：「正合吾意，亦求姨娘一字，促他早早登程可也 。」當下橋鸞寫就古風一首。其略雲：

憶昔清明佳節時，與君邂逅成相知。

嘲風弄月通來往，撥動風情無限思。

侯門曳斷千金索，攜手挨肩遊畫閣。

好把青絲結死生，盟山誓海情不薄。

白雲渺渺草青青，才子思親欲別情。

頓覺桃臉無春色，愁聽傳書雁幾聲。

君行雖不排鸞馭，勝似徵蠻父兄去。

悲悲切切斷腸聲，執手牽衣理前誓。

與君成就鸞鳳友，切莫蘇城戀花柳。

自君之去妾攢眉，脂粉慵調發如帚。

姻緣兩地相思重，雪月風花誰與共？

可憐夫婦正當年，空使梅花蝴蝶夢。

臨風對月無歡好，淒涼枕上魂顛倒。

一宵忽夢汝娶親，來朝不覺愁顏老。

盟言願作神雷電，九天玄女相傳遍。

只歸故里未歸泉，何故音容難得見？

才郎意假妾意真，再馳驛使陳丹心。

可憐三七羞花貌，寂寞香閨思不禁。

曹姨書中亦備說女甥相思之苦，相望之切。二書共作一封。封皮亦題四句：

蕩蕩名門宰相衙，更兼糧督鎮南麻；

逢人不用停舟問，橋跨延陵第一家。

孫九領書。夜宿曉行，直至吳江延陵橋下，猶恐傳遞不的，直候周廷章面送。廷章一見孫九，滿瞼通紅。不問寒溫，取書納於袖中竟進去了。少頃教家童出來回覆道 ：「相公娶魏同知家小姐，今已二年。南陽路遠，不能復來矣！回書難寫，仗你代言。這幅香羅帕乃初會鸞姐之物，併合同婚書一紙，央你送還，以絕其念。本欲留你一飯，誠恐老爹盤問嗔怪。白銀五錢權充路費，下次更不勞往返 ！」孫九聞言大怒，擲銀於地不受，走出大門，罵道 ：「似你短行薄情之人，禽獸不如！可憐負了鸞小姐一片真心，皇天斷然不佑你 ！」說罷，大哭而去。路人爭問其故，孫老地數一數二的逢人告訴。自此周廷章無行之名播於吳江，爲衣冠所不齒。正是：

平生不作虧心事，世上應無切齒人。

再說孫九回至南陽，見了明霞，便悲泣不已。明霞道：「莫非你路上吃了苦？莫非周家郎君死了 ？」孫九隻是搖頭，停了半晌，方說備細，如此如此 ：「他不發回書，只將羅帕婚書送還，以絕小姐之念。我也不去見小姐了 。」說罷，拭淚嘆息而去。明霞不敢隱瞞，備述孫九之語。嬌鸞見這羅帕，已知孫九不是個謊話，不覺怨氣填胸，怒色盈面。就請曹姨至香房中，告訴了一遍。曹姨將言勸解，嬌鸞如何肯聽！整整的哭了三日三夜，將三尺香羅帕反覆觀看，欲尋自盡。又想道 ：「我嬌鸞名門愛女，美貌多才。若嘿嘿而死，卻便宜了薄情之人。」乃制絕命詩三十二首及《長恨歌》，一篇雲：

倚門默默思重重，自嘆雙雙一笑中。

情惹遊絲牽嫩綠，恨隨流水縮殘紅。

當時只道春回準，今日方知色是空。

回首憑欄情切處，閒愁萬里怨東風。

餘詩不載，其，《長恨歌》略雲：

《長恨歌》，爲誰作？題起頭來心便惡。

朝思暮想無了期，再把鸞箋訴情薄。

妾家原在臨安路，麟閣功勳受恩露；

後因親老失軍機，降調南陽衛千戶。

深閨養育嬌鸞身，不曾舉步離中庭。

豈知二九災星到，忽隨女伴妝臺行。

鞦韆戲蹴方纔罷，忽驚牆角生人話；

含羞歸去香房中，倉忙尋覓香羅帕。

羅帕誰知入君手，空令梅香往來走。

得蒙君贈香羅詩，惱妾相思淹病久。

感君拜母結妹兄，來詞去簡饒恩情。

只恐恩情成苟合，兩曾結髮同山盟。

山盟海誓還不信，又託曹姨作媒證。

婚書寫定燒蒼穹，始結于飛在天命。

情交二載甜如蜜，才子思親忽成疾。

妾心不忍君心愁，反勸才郎歸故籍。

叮嚀此去姑蘇城，花街莫聽陽春聲。

一睹慈顏便回首，香閨可念人孤另。

囑咐殷勤別才子，度舊憐新任從爾。

那知一去意志還，終日思君不如死！

有人來說君重婚，幾番欲信仍難憑。

後因孫九去復返，方知伉儷諧文君。

此情恨殺薄情者，千里姻緣難割捨。

到手恩情都負之，得意風流在何也？

莫論妾愁長與短，無處箱囊詩不滿。

題殘錦札五千張，寫禿毛錐三百管，

玉閨人瘦嬌無力，佳期反作長相憶。

枉將八字推子平，空把三生卜《周易》。

從頭-一思量起，往日交情不虧汝。

既然恩愛如浮雲，何不當初莫相與？

鶯鶯燕燕皆成對，何獨天生我無配。

嬌鳳妹子少二年，適添孩兒已三歲。

自慚輕棄千金軀。伊歡我獨心孤悲。

先年誓願今何在？舉頭三尺有神忯。

君往江南妾江北，千里關山遠相隔。

若能兩翅忽然生，飛向吳江近君側。

初交你我天地知，今來無數人揚非。

虎門深鎖千金色，天教一笑遭君機。

恨君短行歸陰府，譬似皇天不生我。

從今書遞故人收，不望迴音到中所。

可憐鐵甲將軍家，玉閨養女嬌如花。

只因頗識琴書味，風流不久歸黃沙。

白羅丈二懸高梁，飄然眼底魂茫茫。

報道一聲嬌鸞縊，滿城笑殺臨安王。

妾身自愧非良女，擅把閨情賤輕許。

相思債滿還九泉，九泉之下不饒汝。

當初寵妾非如今，我今怨汝如海深。

自知妾意皆仁意，誰想君心似獸心！

再將一幅羅鮫綃，殷勤遠寄郎家遙。

自嘆興亡皆此物，殺人可恕情難饒。

反覆叮嚀只如此，往日閒愁今日止。

君今肯念舊風流，飽看嬌鸞書一紙。

書已寫就，欲再遣孫九，孫九咬牙怒目，決不肯去。正無其便，偶值父親痰火病發，喚嬌鸞替他檢閱文書。嬌鸞看文書裏面有一宗乃勾本衛逃軍者，其軍乃吳江縣人。鸞心生一計，乃取從前倡和之詞並今日《絕命詩》及《長恨歌》匯成一帙，合同婚書二紙，置於帙內，總作一封，入於官文書內，封簡上填寫」南陽衛掌印千戶王投下直隸蘇州吳江縣當堂開拆 」，打發公差去了，王翁全然不知。

是晚，嬌鸞沐浴更衣，哄明霞出去烹茶，關了房門，用杌子填足，先將白練掛於樑上，取原日香羅帕，向咽喉扣住，接連白練，打個死結，蹬開杌子，兩腳懸空，煞時間，三魂漂渺，七魄幽沉，剛年二十一歲。始終一幅香羅帕，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明霞取茶來時，見房門閉緊，敲打不開，慌忙報與曹姨。曹姨同周老夫人打開房門看了，這驚非小，王翁也來了，閤家大哭，竟不知什麼意故。少不得買棺殮葬。此事閣過休題。再說吳江闕大尹接得南陽衛文書，拆開看時，深以爲奇，此事曠古未聞。適然本府趙推官隨察院樊公祉按臨本縣。闕大尹與趙推官是金榜同年，因將此事與趙推官言及。趙推官取而觀之，遂以奇聞報知樊公。樊公將詩歌及婚書反覆詳味，深惜嬌鸞之才而恨周廷章之薄倖，乃命趙推官密訪其人，次日，擒拿解院，樊公親自詰問。廷章初時抵賴，後見婚書有據，不敢開口。樊公喝教重責五十收監。行文到南陽衛查嬌鸞曾否自縊？不一日文書轉來，說嬌鸞已死。樊公乃於監中吊取周廷章到察院堂上，樊公罵道 ：「調戲職官子女，一罪也；停妻再娶，二罪也；因奸致死，三罪也。婚書上說 ：『男若負女。萬箭亡身 。』我今沒有箭射你，用亂棒打殺你，以爲薄倖男子之戒 ！」喝教合堂皁快齊舉竹批亂打，下手時宮商齊響，着體處血肉交飛，頃刻之間化爲肉醬。滿城人無不稱快。周司教聞知，登時氣死。魏女後來改嫁。向貪新娶之財色，沒恩背盟，果何益哉！有詩嘆雲：

一夜恩情百夜多，負心端的欲如何？

若雲薄倖無冤報，請讀當年《長恨歌》。

# 第三十六卷 十三郎五歲朝天

詞雲：

瑞煙浮禁苑。正絳闕春回，新正方半。冰輪桂華滿。溢花衢歌市，芙蓉開遍。龍樓兩觀，見銀燭星球有爛。卷珠簾、盡日笙歌，盛集寶釵金釧。堪羨。綺羅叢裏，蘭麝香中，正宜遊玩。風柔夜暖花影亂，笑聲喧。鬧蛾兒滿路，成團打塊，簇着冠兒鬥轉。喜皇都舊日風光，太平再見。

——詞寄《瑞鶴仙》。

這一首詞乃是宋紹興年間詞人康伯可所作。伯可元是北人，隨駕南渡，有名是個會做樂府的才子，秦申王薦於高宗皇帝。這詞單道着上元佳景，高宗皇帝極其稱賞，御賜金帛甚多。詞中爲何說」舊日風光，太平再見 ？」蓋因靖康之亂，徽、欽被虜，中原盡屬金夷，僥倖康王南渡，即了帝位，偏安一隅，偷閒取樂，還要模擬盛時光景，故詞人歌詠如此，也是自解自樂而已。怎如得當初柳耆卿另有一首詞雲：

禁漏花深，繡工日永，薰風布暖。變韶景、都門十二，元宵三五，銀蟾光滿。連雲複道凌飛觀。聳皇居麗，嘉氣瑞煙蔥蒨。翠華宵幸，是處層城閬苑。龍鳳燭、交光星漢。

對咫尺鰲山開雉扇。會樂府兩籍神仙，梨園四部弦管。向曉色、都人未散。盈萬井、山呼鰲抃。願歲歲，天仗裏常瞻鳳輦。詞寄（傾杯樂）。

這首詞，多說着盛時宮禁說話。只因宋時極作興是個元宵，大張燈火，御架親臨，君民同樂。所以說道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然因是傾城士女通宵出遊，沒些禁忌，其間就有私期密約，鼠竊狗偷，弄出許多話柄來。當時李漢老又有一首詞雲：

帝城三五，燈光花市盈路。天街遊處，此時方信，鳳闕都民，奢華豪富。紗籠才過處。喝道轉身，一壁小來且住。見許多才子豔質，攜手並肩抵語。東來西往誰家女？買玉梅爭戴，緩步香風度。北觀南顧，見畫燭影裏，神仙無數。引人魂似醉，不如趁早步月歸去。這一雙情眼，怎生禁得許多胡覷？

詞寄《女冠子》。

細看此一詞，可見元宵之夜，趁着喧鬧叢中幹那不三不四勾當的，不一而足，不消而起。而今在下說一件元宵的事體，直教：鬧動公侯府，分開帝主顏，猾徒入地去，稚子見天還。

話說宋神宗朝，有個大臣王襄敏公，單諱着一個韶字，全家住在京師。真是堂堂相府，富貴奢華，自不必說。那年正月十五元宵佳節。其時王安石未用，新法未行，四境無侵，萬民樂業，正是太平時候。家家戶戶，點放花燈，自從十三日爲始，十街九市，歡呼達旦。這夜十五日是正夜，年年規矩，官家親自出來，賞玩通宵，傾城士女，專待天顏一看。且是此日難得一輪明月當空，照耀如同白晝，映着各色奇巧花燈，從來叫做燈月交輝，極爲美景。襄敏公家內眷，自夫人以下，老老幼幼，沒一個不打扮齊整了，只侯人牽着帳幕出來，街上看燈遊耍。看官，你道如何用着帷幕？蓋因官宦人家女眷，恐防街市人挨挨擦擦，不成體面，所以或用絹段或用布匹等類，扯作長圈圍着，只要隔絕外邊人，他在裏頭走的人，原自四邊看得見的。晉時叫他做步障，故有紫絲步障，錦步障之稱。這是大人家規範如此。

閒話且過，卻說襄敏公有個小衙內，是他末堂最小的兒子，排行第十三，小名叫做南陔。年方五歲，聰明乖覺，容貌不凡，閤家內外大小都是喜歡他的，公與夫人自不必說。其時也要到街上看燈。大宅門中衙內，穿着齊整還是等閒，只頭上一頂帽多是黃豆來大不打眼的洋珠，穿成雙鳳的牡丹花樣，當面前的一粒貓兒眼寶石，睛光閃爍，四周又是五色寶石鑲着，乃是鴉青、祖母綠之類，只這頂帽，也值千來貫錢。襄敏公分付一個家人王吉，馱在背上，隨着內眷一起看燈。

那王吉是個曉法度的人，自道身是男人，不敢在帷中走，只是傍帷外而行。行到宣德門前，恰好神宗皇帝正御宣德門樓，聖旨許令目仰觀，金吾衛不得攔阻。樓上設着鰲山，燈光燦爛，香菸馥郁；奏動御樂，蕭鼓喧闐。樓下施呈百戲，供奉御覽。

看的真是人山人海，擠得縫地都沒有了。有翰林承旨王禹玉《上元應制詩》爲證：

雪消華月滿仙台，萬燭當樓寶扇開。

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

鎬京春酒沾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

一曲昇平人盡樂，君王又進紫霞杯。

此時王吉擁入人叢之中，因爲肩上負了小衙內，好生不便，觀看得不甚象意。忽然覺得背上輕鬆了些，一時看得渾了，忘其所以，伸伸腰，抬抬頭，且是自在，呆呆裏向上看着。猛然想道 ：「小衙內呢 ？」急回頭看時，眼見得不在背上，四下一望，多是面生之人，竟不見了小衙內蹤影。欲要找尋，又被擠住了腳，行走不得。王吉心慌撩亂，將身子盡力挨出，捱得骨軟筋麻，纔到稀鬆之處。遇見府中一夥人，問道 ：「你們見小衙內麼 ？」府中人道 ：「小衙內是你負着，怎倒來問我們？」王吉道 ：「正是鬧嚷之際，不知那個伸手來我背上接了去。想必是府中弟兄們見我費力，替我抱了，放鬆我些，也不見得。我一時貪個鬆快，人鬧裏不看得仔細，及至尋時已不見了，你們難道不曾撞見 ？」府中人見說，大家慌張起來，道：「你來作怪了，這是作耍的事？好如此不小心！你在人千人萬處失去了，卻在此問張問李，豈不誤事！還是分頭再到鬧頭裏尋去。」一夥十來個人同了王吉挨出挨入，高呼大叫，怎當得人多得緊了，茫茫裏向那個問是？落得眼睛也看花了，喉嚨也叫啞了，並無一些影響。尋了一回，走將攏來，我問你，你問我，多一般不見，慌做了一團。有的道 ：「或者那個抱了家去了？」有的道 ：「你我都在，又是那一個抱去 ！」王吉道 ：「且到家問問看又處 。」一個老家人道 ：「決不在家裏，頭上東西耀人眼目，被歹人連人盜拐去了。我們且不要驚動夫人，先到家稟知了相公，差人及早緝捕爲是 。」王吉見說要稟知相公，先自怯了一半，道 ：「如何回得相公的話？且從容計較打聽，不要性急便好 ！」府中人多是着了忙的，那由得王吉主張，一齊奔了家來。私下問問，那得個小衙內在裏頭？只得來見襄敏公。卻也囁囁嚅嚅，未敢一直說失去小衙內的事。

襄敏公見衆人急急之狀，倒問道 ：「你等去未多時，如何一齊跑了回來？且多有些慌張失智光景，必有緣故 。」衆家人才把王吉在人叢中失去小衙內之事說了一遍。王吉跪下，只是叩頭請死。襄敏公毫不在意，笑道 ：「去了自然回來，何必如此着急 ？」衆家人道 ：「此必是歹人拐了去，怎能勾回來？相公還是着落開封府及早追捕，方得無失 。」襄敏公搖頭道 ：「也不必 。」衆人道是一番天樣大、火樣急的事，怎知襄敏公看得等閒，聲色不動，化做一杯雪水。衆人不解其意，只得到帷中稟知夫人。夫人驚慌抽身急回，噙着一把眼淚來與相公商量，襄敏公道 ：「若是別個兒子失去，便當急急尋訪。今是吾十三郎，必然自會歸來，不必憂慮 。」夫人道 ：「此子雖然伶俐，點點年紀，奢遮煞也只是四五歲的孩子。萬衆之人擠掉了，怎能勾自會歸來 ？」養娘每道 ：「聞得歹人拐人家小廝去，有擦瞎眼的，有斫掉腳的，千方百計擺佈壞了，裝做叫化的化錢。若不急急追尋，必然衙內遭了毒手 ！」各各啼哭不住。家人每道：「相公便不着落府裏緝捕，招帖也寫幾張，或是大張告示，有人貪圖賞錢，便有訪得下落的來報了 。」一時間你出一說，我出一見，紛紜亂講。只有襄敏公怡然不以爲意，道 ：「隨你議論百出，總是多的，過幾日自然來家 。」夫人道：「魔合羅般一個孩子，怎生捨得失去了不在心上？說這樣懈話 ！」襄敏公道 ：「包在我身上，還你一箇舊孩子便了，不要性急 ！」夫人那裏放心？就是家人每、養娘每也不肯信相公的話。夫人自分付家人各處找尋去了不題。

卻說那晚南陔在王吉身上，正在挨擠喧嚷之際，忽然有個人趁近到王吉身畔，輕輕伸手過來接去，仍舊一般馱着。南陔貪着觀看，正在眼花撩亂，一時不覺。只見那一個負得在背，便在人叢裏亂擠將過去，南陔才喝聲道 ：「王吉！如何如此亂走！」定睛一看，那裏是個王吉？衣帽裝束多另是一樣了。南陔年紀雖小，心裏煞是聰明，便曉得是個歹人，被他鬧裏來拐了，欲待聲張，左右一看，並無一個認得的熟人。他心裏思量道 ：「此必貪我頭上珠帽，若被他掠去，須難尋討，我且藏過帽子，我身子不怕他怎地 ！」遂將手去頭上除下帽子來，揣在袖中，也不言語。也不慌張，任他馱着前走，卻象不曉得什麼的。將近東華門，看見轎子四五乘疊聯而來，南陔心裏忖量道：「轎中必有官員貴人在內，此時不聲張求救，更待何時 ？」南陔覷轎子來得較近，伸手去攀着轎巾憲 ，大呼道 ：「有賊！有賊！救人！救人 ！」那負南陔的賊出於不意，驟聽得背上如此呼叫，吃了一驚，恐怕被人拿住，連忙把南陔撩下背來，脫身便走，在人叢裏混過了。

轎中人在轎內聞得孩子聲喚，推開簾子一看，見是個青頭白臉魔合羅般一個小孩子，心裏歡喜，叫住了轎，抱將過來，問道 ：「你是何處來的 ？」南陔道 ：「是賊拐了來的 。」轎中人道 ：「賊在何處 ？」南陔道 ：「方纔叫喊起來，在人叢中走了 。」轎中人見他說話明白，摩他頭道 ：「乖乖，你不要心慌，且隨我去再處 。」便雙手抱來，放在膝上。一直到了東華門，竟入大內去了。你道轎中是何等人？元來是穿宮的高品近侍中大人。因聖駕御樓觀燈已畢，先同着一般的中貴四五人前去宮中排宴。不想遇着南陔叫喊，抱在轎中，進了大內。中大人分付從人，領他到自己入直的房內，與他果品喫着，被臥溫着。恐防驚嚇了他，叮囑又叮囑，內監心性喜歡小的，自然如此。

次早，中大人四五人直到神宗御前，叩頭跪稟道 ：「好教萬歲爺爺得知，奴婢等昨晚隨侍賞燈回來，在東華門外拾得一個失落的孩子，領進宮來，此乃萬歲爺爺得子之兆，奴婢等不勝喜歡。未知是誰家之子，未請聖旨，不敢擅便。特此啓奏。」神宗此時前星未耀，正急的是生子一事。見說拾得一個孩子，也道是宜男之祥。喜動天顏，叫決宣來見。中大人領旨，急到入直房內抱了南陔，先對他說 ：「聖旨宣召，如今要見駕哩，你不要驚怕 ！」南陔見說見駕，曉得是見皇帝了，不慌不忙，在袖中取出珠帽來，一似昨晚帶了，隨了中大人竟來見神宗皇帝。娃子家雖不曾習着什麼嵩呼拜舞之禮，卻也擎拳曲腿，一拜兩拜的叩頭稽首，喜得個神宗跌腳歡忭，御口問道 ：「小孩你是誰人之子，可曉得姓什麼 ？」南陔竦然起答道 ：「兒姓王，乃臣韶之幼子也 。」神宗見他說出話來，聲音清朗，且語言有體，大加驚異，又問道 ：「你緣何得到此處 ？」南陔道 ：「只因昨夜元宵舉家觀燈，瞻仰聖容，嚷亂之中，被賊人偷馱背上前走。偶見內家車乘，只得叫呼求救。賊人走脫，臣隨中貴大人一同到此。得見天顏，實出萬幸！」神宗道：「你今年幾歲了？」南陔道 ：「臣五歲了 。」神宗道：「小小年紀，便能如此應對，王韶可謂有子矣。昨夜失去，不知舉家何等驚惶。朕今即要送還汝父，只可惜沒查處那個賊人 。」南陔對道 ：「陛下要查此賊，一發不難 。」神宗驚喜道 ：「你有何見可以得賊？」南陔道 ：「臣被賊人馱走，已曉得不是家裏人了，便把頭帶的珠帽除下藏好。那珠帽之頂，有臣母將繡針綵線插戴其上，以壓不祥。臣比時在他背上，想賊人無可記認，就於除帽之時將針線取下，密把他衣領縫線一道，插針在衣內，以爲暗號。今陛下令人密查，若衣領有些針線者，即是昨夜之賊，有何難見 ？」神宗大驚道 ：「奇哉此兒！一點年紀，有如此大見識！朕若不得賊，孩子不如矣！待朕擒治了此賊，方送汝回去 。」又對近侍誇稱道 ：「如此奇異兒子，不可令宮闈中人不見一見。」傳旨急宣欽聖皇后見駕。穿宮人傳將旨意進宮，宣得欽聖皇后到來。山呼行禮已畢，神宗對欽聖道 ：「外廂有個好兒卿可暫留宮中，替朕看養他幾日，做個得子的讖兆 。」欽聖雖然遵旨謝恩，不知甚麼事由，心中有些猶豫不決。神宗道 ：「要知詳細，領此兒到宮中問他，他自會說明白 。」欽聖得旨，領了南陔自往宮中去了。

神宗一面寫下密旨，差箇中大人齎到開封府，是長是短的，從頭分付了大尹，立限捕賊以聞。開封府大尹奉得密旨，非比尋常訪賊的事，怎敢時刻怠緩？即喚過當日緝捕使臣何觀察分付道 ：「今日奉到密旨，限你三日內要拿元宵夜做不是的一夥人。」觀察稟道 ：「無賊無證，從何緝捕 ？」大尹叫何觀察上來附耳低言，把中大人所傳衣領針線爲號之說說了一遍，何觀察道 ：「恁地時，三日之內管取完這頭公事，只是不可聲揚 。」大尹道 ：「你好乾這事，此是奉旨的，非比別項盜賊，小心在意 ！」觀察聲喏而出，到得使臣房，集齊一班眼明手快的公人來商量道 ：「元宵夜趁着熱鬧做歹事的，不止一人，失事的也不止一家。偶然這一家的小兒不曾撈得去，別家得手處必多。日子不遠，此輩不過在花街柳陌酒樓飯店中，慶松取樂，料必未散。雖是不知姓名地方，有此暗記，還怕什麼？遮莫沒蹤影的也要尋出來。我每幾十個做公的分頭體訪，自然有個下落。」當下派定張三往東，李四往西。各人認路，茶坊酒肆。凡有衆人團聚面生可疑之處，即便留心挨身體看，各自去訖。

元來那晚這個賊人，有名的叫做雕兒手，一起有十來個，專一趁着熱鬧時節人叢裏做那不本分的勾當。有詩爲證：

昏夜貪他唾手財，作憑手快眼兒乖。

世人莫笑胡行事，譬似求人更可哀。

那一個賊人當時在王家門首，窺探蹤跡，見個小衙內齊整打扮背將出來，便自上了心，一路尾着走，不離左右。到了宣德門樓下，正在挨擠喧鬧之處，覷個空，便雙手溜將過來，背了就走。欺他是小孩子，縱有知覺，不過驚怕啼哭之類，料無妨礙，不在心上。不提防到官轎旁邊，卻會叫喊 ：「有賊」起來。一時着了忙，想道利害，卸着便走。更不知背上頭暗地裏又被他做工夫，留下記認了，此是神仙也不猜到之事。後來脫去，見了同夥團聚擾來，各出所獲之物，如簪釵、金寶、珠玉、貂鼠暖耳、狐尾護頸之類，無所不有。只有此人卻是空手，述其緣故，衆賊道 ：「何不單雕了珠帽來 ？」此人道 ：「他一身衣服多有寶珠鈕嵌，手足上各有釧鐲。就是四五歲一個小孩子好歹也值兩貫錢，怎捨得輕放了他 ？」衆賊道 ：「而今孩子何在？正是貪多嚼不爛了 。」此人道 ：「正在內家轎邊叫喊起來，隨從的虞侯虎狼也似，好不多人在那裏，不兜住身子便算天大僥倖，還望財物哩 ！」衆賊道 ：「果是利害。而今幸得無事，弟兄們且打平夥，喫酒壓驚去 。」於是一日輪一個做主人，只揀隱僻酒務，便去暢飲。

是日，正在玉津園旁邊一個酒務裏頭歡呼暢飲。一個做公的叫做李雲，偶然在外經過，聽得猜拳豁指呼紅喝六之聲，他是有心的，便踅進門來一看，見這些人舉止氣象，心下有十分瞧科。走去坐了一個獨副座頭，叫聲 ：「買酒飯喫 ！」店小二先將盞箸安頓去了。他便站將起來，揹着手踱來踱去，側眼把那些人逐個個覷將去，內中一個果然衣領上掛着一寸來長短綵線頭。李雲曉得着手了，叫店家 ：「且慢燙酒，我去街上邀着個客人一同來喫 。」忙走出門，口中打個胡哨，便有七八個做公的走將攏來，問道 ：「李大，有影響麼 ？」李雲把手指着店內道 ：「正在這裏頭，已看 的實了。我們幾個守着這裏，把一個走去，再叫集十來個弟兄一同下手 。」內中一個會走的飛也似去，又叫了十來個做公的來了。發聲喊，望酒務裏打進去，叫道 ：「奉聖旨拿元宵夜賊人一夥！店家協力，不得放走了人 ！」店家聽得」聖旨」二字，曉得利害，急集小二、火工、後生人等，執了器械出來幫助。十來個賊，不曾走了一個，多被捆倒。正是：

日間不做虧心事，夜半敲門不喫驚。

大凡做賊的見了做公的，就是老鼠遇了貓兒，見形便伏；做公的見了做賊的，就是仙鶴遇了蛇洞，聞氣即知。所以這兩項人每每私自相通，時常要些孝順，叫做」打業錢 」，若是捉破了賊，不是什麼要緊公事，得些利市，便放鬆了。而今是欽限要人的事，衣領上針線鬥着海底眼，如何容得寬展！當下捆住，先剝了這一個的衣服。衆賊雖是口裏還強，卻個個肉顫身搖，面如土色。身畔一搜，各有零贓。一直裏押到開封府來，報知大尹。

大尹升堂，驗着衣領針線是實，明知無枉，喝教 ：「用起刑來 ！」令招實情。扌朋 扒弔拷，備受苦楚，這些頑皮賴肉只不肯招。大尹即將衣領針線問他道 ：「你身上何得有此 ？」賊人不知事端，信口支吾。大尹笑道：「如此劇賊，卻被小孩子算破了，豈非天理昭彰！你可記得元宵夜內家轎邊叫救人的孩子麼？你身上已有了暗記，還要抵賴到那裏去 ？」賊人方知被孩子暗算了，對口無言，只得招出實話來。乃是積年累歲遇着節令盛時，即便四出剽竊，以及平時略販子女，傷害性命，罪狀山積，難以枚舉，從不敗露。豈知今年元宵行事之後，卒然被擒？卻被小子暗算，驚動天聽，以致有此。莫非天數該敗，一死難逃！大尹責了口詞，疊成文卷，大尹卻記起舊年元宵真珠姬一案，現捕未獲的那一件事來。你道又是甚事？看官且放下這頭，聽小子說那一頭。也只因宣德門張燈，王侯貴戚女眷多設帷幕在門外兩廡，日間先在那裏等候觀看。其時有一個宗王家在東首，有個女兒名喚真珠，因趙姓天潢之族，人都稱他真珠族姬。年十七歲，未曾許嫁人家，顏色明豔。服飾鮮麗，耀人眼目。宗王的夫人姨妹族中卻在西首。姨娘曉得外甥真珠姬在帷中觀燈，叫個丫環走來相邀一會，上覆道 ：「若肯來，當差兜轎來迎 。」真珠姬聽罷，不勝之喜，便對母親道 ：「兒正要見見姨娘，恰好他來相請，是必要去 。」夫人亦欣然許允。打發丫環先去回話，專候轎來相迎。過不多時，只見一乘兜轎打從西邊來到帷前。真珠姬孩子心性，巴不得就到那邊頑耍，叫養娘們問得是來接的，分付從人隨後來，自己不耐煩等待，慌忙先自上轎去了，纔去得一會，先前來的丫環又領了一乘兜轎來到，說道 ：「立等真珠姬相會，快請上轎 。」王府裏家人道 ：「真珠姬方纔先隨轎去了，如何又來迎接 ？」丫環道 ：「只是我同這乘轎來，那裏又有什麼轎先到 ？」家人們曉得有些蹊蹺了，大家忙亂起來。聞之宗王，着人到西邊去看，眼見得決不在那裏的了。急急分付虞侯祗從人等四下找尋，並無影響。急具事狀，告到開封府。府中曉得是王府裏事，不敢怠慢，散遣緝捕使臣挨查蹤跡。王府裏自出賞揭，報信者二千貫，竟無下落，不題。

且說真珠姬自上了轎後，但見轎伕四足齊舉，其行如飛。真珠姬心裏道 ：「是頃刻就到的路，何須得如此慌走？」卻也道是轎伕腳步慣了的，不以爲意。及至抬眼看時，倏忽轉彎，不是正路，漸漸走到狹巷裏來，轎伕們腳高步低，越走越黑。心裏正有些疑惑，忽然轎住了，轎伕多走了去，不見有人相接，只得自己掀簾走出轎來，定睛一看，只叫得苦。元來是一所古廟，旁邊鬼卒十餘個各持兵杖夾立，中間坐着一位神道，面闊尺餘，鬚髯滿頦，目光如炬，肩臂搖動，象個活的一般。真珠姬心慌，不免下拜。神道開口大言道 ：「你休得驚怕！我與汝有夙緣，故使神力攝你至此 。」真珠姬見神道說出話來，愈加驚怕，放聲啼哭起來。旁邊兩個鬼卒走來扶着，神道說 ：「快取壓驚酒來 。」旁邊又一鬼卒斟着一杯熱酒，向真珠姬口邊奉來。真珠姬欲待推拒，又懷懼怕，勉強將口接着，被他一灌而盡。真珠姬旁邊鬼卒多攢將攏來，同神道各卸了裝束，除下面具。元來個個多是活人，乃一夥劇賊裝成的。將蒙汗藥灌倒了真珠姬，抬到後面去。後面走將一個婆子出來，扶去放在牀上眠着。衆賊漢乘他昏迷，次第姦淫。可憐金枝玉葉之人，零落在狗黨狐羣之手。姦淫已畢，分付婆子看好。各自散去，別做歹事了。

真珠姬睡至天明，看看甦醒，睜眼看時，不知是那裏、但見一個婆子在旁邊坐着。真珠姬自覺陰戶疼痛，把手摸時，周圍虛腫，明知着了人手，問婆子道 ：「此是何處？將我送在這裏 ！」婆子道 ：「夜間衆好漢每送將小娘子來的。不必心焦，管取你就落好處便了 。」真珠姬道 ：「我是宗王府中閨女，你每歹人怎如此胡行亂做 ！」婆子道 ：「而今說不得王府不王府了，老身見你是金枝玉葉，須不把你作賊 。」真珠姬也不曉得他的說話因由，侮着眼只是啼哭。元來這婆子是個牙婆，專一走大人家僱賣人口的。這夥劇賊掠得人口，便來投他家下，留下幾晚，就有頭主來成了去的。那時留了真珠姬，好言溫慰得熟分，剛兩三日，只見一日一乘轎來抬了去，已將他賣與城外一富家爲妾了。

主翁成婚後，雲雨之時，心裏曉得不是處子，卻見他美色，甚是喜歡，不以爲意，更不曾提起問他來歷。真珠姬也深懷羞憤，不敢輕易自言，怎當得那家姬妾頗多，見一人專寵，盡生嫉妒之心，說他來歷不明，多管是在家犯奸被逐出來的奴婢，日日在主翁耳根邊邊激聒。主翁聽得不耐煩，偶然問其來處。真珠姬揆着心中事，大聲啼泣，訴出事由來，方知是宗王之女，被人掠賣至此。主翁多曾看見榜文賞帖的，老大喫驚，恐怕事發連累，急忙叫人尋取原媒牙婆，已自不知去向了。主翁尋思道：「此等奸徒，此處不敗，別處必露，到得根究起來，現贓在我家，須藏不過，可不是天大利害？況且王府女眷，不是取笑，必有尋着根底的日子。別人做了歹事，把個愁布袋丟在這裏，替他頂死不成 ？」心生一計，叫兩個家人家裏擡出一頂破竹轎來裝好了，請出真珠姬來。主翁納頭便拜道 ：「一向有眼不識貴人，多有唐突，卻是辱莫了貴人，多是歹人做的事，小可並不知道。今情願折了身價，白送貴人還府，只望高抬貴手，凡事遮蓋，不要牽累小可則個 。」真珠姬見說送他還家。就如聽得一封九重恩赦到來，又原是受主翁厚待的，見他小心陪禮，好生過意不去，回言道 ：「只要見了我父母，決不題起你姓名罷了。」

主翁請真珠姬上了轎，兩個家人抬了飛走，真珠姬也不及分別一聲。慌忙走了五七里路，一抬抬到荒野之中，抬轎的放下竹轎，抽身便走，一道煙去了。真珠姬在轎中探頭出看，只見靜悄無人。走出轎來，前後一看，連兩個抬轎的影蹤不見，慌張起來道 ：「我直如此命蹇！如何不明不白拋我在此？萬一又遇歹人，如何是好 ？」沒做理會處，只是仍舊進轎坐了，放聲大哭起來，亂喊亂叫，將身子在轎內擲攧不已，頭髮多攧得蓬鬆。

此時正是春三月天道，時常有郊外踏青的。有人看見空曠之中，一乘竹轎內有人大哭，不勝駭異，漸漸走將攏來。起初止是一兩個人，後來簸箕般圍將轉來，你詰我問，你喧我嚷。真珠姬慌慌張張，沒口得分訴，一發說不出一句明白話來。內中有老成人，搖手叫四旁人莫嚷，朗聲問道 ：「娘子是何家宅眷？因甚獨自歇轎在此 ？」真珠姬方纔噙了眼淚，說得話出來道 ：「奴是王府中族姬，被歹人拐來在此的。有人報知府中，定當重賞 。」當時王府中賞帖，開封府榜文，誰不知道？真珠姬話纔出口，早已有請功的飛也似去報了。須臾之間，王府中幹辦虞侯走了偌多人來認看，果然破轎之內坐着的是真珠族姬。慌忙打轎來換了。抬歸府中。父母與閤家人等，看見頭鬅鬢亂，滿面淚痕，抱着大哭。真珠姬一發亂攧亂擲，哭得一佛出世，二佛生天，直等哭得盡情了，方纔把前時失去今日歸來的事端，一五一十告訴了一遍，宗王道 ：「可嘵得那討你的是那一家？便好挨查 。」真珠姬心裏還護着那主翁，回言道 ：「人家便認得，卻是不曉得姓名，也不曉得地方，又來得路遠了，不記起在那一邊。抑且那人家原不知情，多是歹人所爲 。」宗王心裏道是家醜不可外揚，恐女兒許不得人家。只得含忍過了，不去聲張下老實根究。只暗地囑付開封府，留心訪賊罷了。

隔了一年，又是元宵之夜，弄出王家這件案來，其時大尹拿倒王家做歹事的賊，記得王府中的事，也把來問問看，果然即是這夥人。大尹咬牙切齒，拍案大罵道 ：「這些賊男女，死有餘辜 ！」喝交加力行杖，各打了六十訊棍，押下死囚牢中，奏請明斷髮落。奏內大略雲：

羣盜元夕所爲，止於胠篋；居恆所犯，盡屬推埋。似此梟獍之徒，豈容輦彀之下！合行駢戮，以靖邦畿。

神宗皇帝見奏，曉得開封府盡獲盜犯，笑道 ：「果然不出小孩子所算 。」龍顏大喜，批准奏章，着會官即時處決，又命開封府再錄獄詞一通來看，開封府欽此欽遵，處斬衆盜已畢，一面回奏，得將前後犯由獄詞詳細錄上。神宗得奏，即將獄詞籠在袍袖之中，含笑回宮。

且說正宮欽聖皇后，那日親奉聖諭，賜與外廂小兒鞠養，以爲得子之兆，當下謝恩領回宮中來。試問他來歷備細，那小孩子應答如流，語言清朗。他在皇帝御前也曾經過，可知道不怕面生，就象自家屋裏一般，嘻笑自若。喜得個欽聖心花也開了，將來抱在膝上，寶器心肝的不住的叫。命宮娥取過梳妝匣來，替他掠發整容，調脂畫額，一發打扮得齊整。合宮妃嬪聞得欽聖宮中御賜一個小兒，盡皆來到宮中，一來稱賀娘娘，二來觀看小兒。蓋因小兒是宮中所不曾有的，實覺稀罕。及至見了，又是一個眉清目秀，脣紅齒白，魔合羅般一個能言能語，百問百答，你道有不快活的麼？妃嬪每要奉承娘娘，亦且喜歡孩子，爭先將出寶玩金珠釧鐲等類來做見面錢，多塞在他小袖子裏，袖子裏盛滿了着不得。欽聖命一個老內人逐一替他收好了。又叫領了他到各宮朝見頑耍。各宮以爲盛事，你強我賽，又多各有賞賜，宮中好不喜歡熱鬧。如是十來日，正在喧鬨之際，忽然駕幸欽聖宮，宣召前日孩子。欽聖當下率領南陔朝見已畢，神宗問欽聖道 ：「小孩子莫驚怕否 ？」欽聖道 ：「蒙聖恩敕令暫鞠此兒，此兒聰慧非凡，雖居禁地，毫不改度，老成人不過如此。實乃陛下洪福齊天，國家有此等神童出世，臣妾不勝欣幸 ！」神宗道 ：「好教卿等知道，只那夜做歹事的人，盡被開封府所獲，則爲衣領上針線暗記，不到得走了一個。此兒可謂有智極矣！今賊人盡行斬訖，怕他家裏不知道，在家忙亂，今日好好送還他去 。」欽聖與南陔各叩首謝恩。當下傳旨：敕令前回抱進宮的那個中大人護送歸第，御賜金犀一麓，與他壓驚。

中大人得旨，就御前抱了南陔，辭了欽聖，一路出宮。欽聖尚兀自好些不割捨他，梯已自有賞賜，與同前日各官所贈之物總貯一篋，令人一同交付與中大人收好，送到他家。中大人出了宮門，傳命備起犢車，齎了聖旨，就抱南陔坐在懷裏了，徑望王家而來。

去時驀地偷將去，來日從天降下來。

孩抱何緣親見帝？恍疑鬼使與神差。

話說王襄敏家中自那晚失去了小衙內，閤家裏外大小沒一個不憂愁思慮，哭哭啼啼，只在襄敏毫不在意，竟不令人追尋。雖然夫人與同管家的分付衆家人各處探訪，卻也並無一些影響。人人懊惱，沒個是處。忽然此日朝門上飛報將來，有中大人親齎聖旨到第開讀。襄敏不知事端，分付忙排香案迎接，自己冠紳袍笏，俯伏聽旨。只見中大人抱了個小孩子，下犢車來。家人上前來爭看，認得是小衙內，倒吃了一驚。一覺大家手舞足蹈，禁不得喜歡。中大人喝道 ：「且聽宣聖旨 ！」高聲宣道 ：「卿元宵失子，乃朕獲之，今卻還卿。特賜壓驚物一麓，獎其幼志。欽哉 ！」

中大人宣畢，襄敏拜舞謝恩已了，請過聖旨，與中大人敘禮，分賓主坐定。中大人笑道 ：「老先生，好個乖令郎 ！」襄敏正在問起根由，中大人笑嘻嘻的袖中取出一卷文書出來，說道 ：「老先生要知令郎去來事端，只看此一卷便明白了 。」襄敏接過手來一看，乃開封府獲盜獄詞也。襄敏從頭看去，見是密詔開封捕獲，便道 ：「乳臭小兒，如此驚動天聽，又煩聖慮獲賊，直教老臣粉身碎骨，難報聖恩萬一！」中大人笑道：「這賊多是令郎自家拿倒的，不煩一毫聖慮，所以爲妙 。」南陔當時就口裏說那夜怎的長怎的短，怎的見皇帝，怎的拜皇后，明明朗朗，訴個不住口。先前閤家聽見聖旨到時，已攢在中門口觀看，乃見南陔出車來，大家驚喜，只是不知頭腦，直待聽見南陔備細述此一遍，心下方纔明白，盡多讚歎他乖巧之極，方信襄敏不在心上，不肯追求，道是他自家會歸來的，真有先見之明也。襄敏分付治酒款待中大人，中大人就將聖上欽賞壓驚金犀，及欽聖與各它所賜之物，陳設起來，真是珠寶盈庭，光采奪目，所直不啻鉅萬。中大人摩着南陔的頭道 ：「哥，勾你買果此吃了 。」襄敏又叩首對闕謝恩。立命館客寫下謝表，先附中大人陳奏。等來日早朝面聖，再行率領小子謝恩。中大人道 ：「令郎哥兒是咱家遇着，攜見聖人的，咱家也有個薄禮兒，做個記念 。」將出元寶二個，彩須八表裏來。襄敏再三推辭不得，只得收了。另備厚禮答謝過中大人，中大人上車回覆聖旨去了。

襄敏送了回來，閤家歡慶。襄敏公道 ：「我說你們不要忙，我十三必能自歸。今非但歸來，且得了許多恩賜；又已拿了賊人，多是十三自己的主張來。可見我不着急的是麼 ？」閤家各各稱服。後來南陔取名王採，政和年間，大有文聲，功名顯達。只看他小時舉動如此，已佔大就矣。

小時了了大時佳，五歲孩童已足誇。

計縛劇徒如反掌，直教天子送還家。

# 第三十七卷 崔俊臣巧會芙蓉屏

詩云：

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各自飛。

若是遺珠還合浦，卻教拂拭更生輝。

話說宋朝汴梁有個王從事，同了夫人到臨安調官，賃一民房。居住數日，嫌他窄小不便。王公自到大街坊上尋得一所宅寬敞潔淨，甚是象意。當即把房錢賃下了。歸來與夫人說：「房子甚是好住，我明日先搬了東西去，臨完，我僱轎來接你 。」

次日併疊箱籠，結束齊備，王公押了行李先去收拾。臨出門，又對夫人道 ：「我先去，你在此等等，轎到便來就是 。」王公分付罷，到新居安頓了。就叫一乘轎到舊寓接夫人。轎已去久，竟不見到。王公等得心焦，重到舊寓來問。舊寓人道 ：「官人去不多時，就有一乘轎來接夫人，夫人已上轎去了。後邊又是一乘轎來接，我回他 ：『夫人已有轎去了 。』那兩個就打了空轎回去，怎麼還未到 ？」王公大驚，轉到新寓來看。只見兩個轎伕來討錢道 ：「我等打轎去接夫人，夫人已先來了。我等雖不抬得，卻要賃轎錢與腳步錢 。」王公道 ：「我叫的是你們的轎，如何又有甚人的轎先去接着？而今竟不知抬向那裏去了。」轎伕道 ：「這個我們卻不知道 。」王公將就拿幾十錢打發了去，心下好生無主，暴躁如雷，沒個出豁處。

次日到臨安府進了狀，拿得舊主人來，只如昨說，並無異同。問他鄰舍，多見是上轎去的。又拿後邊兩個轎伕來問，說道 ：「只打得空轎往回一番，地方街上人多看見的，並不知餘情 。」臨安府也沒奈何，只得行個緝捕文書，訪拿先前的兩個轎伕。卻又不知姓名住址，有影無蹤，海中撈月，眼見得一個夫人送在別處去了。王公悽悽惶惶，苦痛不已。自此失了夫人，也不再娶。

五年之後，選了衢州教授。衢州首縣是西安縣附郭的，那縣辛與王教授時相往來。縣宰請王教授衙中飲酒，喫到中間，嗄飯中拿出鱉來。王教授吃了兩箸，便停了著，哽哽咽咽眼淚如珠，落將下來。縣宰驚問緣故。王教授道 ：「此味頗似亡妻所烹調，故此傷感 。」縣宰道 ：「尊閫夫人幾時亡故 ？」王教授道 ：「索性亡故，也是天命。只因在臨安移寓，相約命轎相接，不知是甚奸人先把轎來騙，拙妻錯認是家裏轎，上的去了。當時告了狀，至今未有下落 。」縣宰色變了道 ：「小弟的小妾，正是在臨安用三十萬錢娶的外方人，適才叫他治庖，這鱉是他烹煮的。其中有些怪異了 。」登時起身，進來問妾道 ：「你是外方人，如何卻在臨安嫁得在此 ？」妾垂淚道 ：「妾身自有丈夫，被奸人賺來賣了，恐怕出丈夫的醜，故此不敢聲言 。」縣宰問道 ：「丈夫何姓 ？」妾道 ：「姓王名某，是臨安聽調的從事官 。」縣宰大驚失色，走出對王教授道 ：「略請先生移步到裏邊，有一個人要奉見 。」王教授隨了進去。縣宰聲喚處，只見一個婦人走將出來。教授一認，正是失去的夫人，兩下抱頭大哭。王教授問道 ：「你何得在此 ？」夫人道 ：「你那夜晚間說話時，民居淺陋，想當夜就有人聽得把轎相接的說話。只見你去不多時，就有轎來接。我只道是你差來的，即便收拾上轎去。卻不知把我抬到一個甚麼地方去處，乃是一個空房。有三兩婦女在內，一同鎖閉了一夜。明日把我賣在官船上了。明知被賺，我恐怕你是調官的人，說出真情，添你羞恥，只得含羞忍耐，直至今日，不期在此相會 。」那縣官好生過意不去，傳出外廂，忙喚值日轎伕將夫人送到王教授衙裏。王教授要賠還三十萬原身錢，縣宰道 ：「以同官之妻爲妾，不曾察聽得備細。恕不罪責，勾了。還敢說原錢耶 ？」教授稱謝而歸，夫妻歡會，感激縣宰不盡。

元來臨安的光棍欺王公遠方人，是夜聽得了說話，即起謀心，拐他賣到官船上。又是到任去的，他州外府，道是再無有撞着的事了。誰知恰恰選在衢州，以致夫妻兩個失散了五年，重得在他方相會。也是天緣未斷，故得如此。卻有一件：破鏡重圓，離而複合，固是好事，這美中有不足處：那王夫人雖是的所遭不幸，卻與人爲妾，已失了身，又不曾查得奸人跟腳出，報得冤仇，不如《崔俊臣芙蓉屏》故事，又全了節操，又報了冤仇，又重會了夫妻，這個話本好聽。看官，穿小子慢慢敷演。先聽《芙蓉屏歌》一篇，略見大意。歌雲：

「畫芙蓉，妾忍題屏風，屏間血淚如花紅。敗葉枯梢兩蕭索，斷縑遺墨俱零落。去水奔流隔死生，孤身隻影成漂泊。成漂泊，殘骸向誰託？泉下游魂竟不歸，圖中豔姿渾似昨。渾似昨，妾心傷，那禁秋雨復秋霜！寧肯江湖逐舟子，甘從寶地禮醫王。醫王本慈憫，慈憫超羣品。逝魄願提撕，煢婺賴將引。芙蓉顏色嬌，夫婿手親描。花萎因折蒂，於死爲傷苗。蕊幹心尚苦，根朽恨難消！但道章臺泣韓□，豈期甲帳遇文蕭？芙蓉良有意，芙蓉不可棄。幸得寶月再團圓，相親相愛莫相捐！誰能聽我《芙蓉篇》？人間夫婦休反目，看此芙蓉真可憐 ！」

這篇歌是元朝至正年間真州才士陸仲暘所作。你道他爲何作此歌？只因當時本州有個官人姓崔名英，字俊臣，家道富厚，自幼聰明，寫字作畫，工絕一時。娶妻王氏，少年美貌，讀書識字，寫染皆通。夫妻兩個，真是才子佳人、一雙兩好，無不廝稱，恩愛異常。是年辛卯，俊臣以父蔭得官，補浙江溫州永嘉縣尉，同委赴任。就在真州閘邊，有一隻蘇州大船，慣走杭州路的，船家姓顧。賃定了，下了行李，帶了家奴使婢，由長江一路進發，包送到杭州交卸。行到蘇州地方，船家道 ：「告官人得知，來此已是家門首了。求官人賞賜些，並買些福物紙錢，賽賽江湖之神 。」俊臣依言，拿出些錢鈔，教如法置辦。完事畢，船家送一桌牲酒到艙裏來。俊臣叫家僮接了，擺在桌上同王氏暖酒少酌。俊臣是宦家子弟，不曉得江湖上的禁忌。喫酒高興，把箱中帶來的金銀盃觥之類，拿出與王氏歡酌。卻被船家後艙頭張見了，就起不良之心。

此時是七月天氣，船家對官艙裏道 ：「官人，娘子在此鬧處歇船，恐怕熱悶。我們移船到清涼些的所在泊去，何如 ？」俊臣對王氏道 ：「我們船中悶躁得不耐煩，如此最好 。」王氏道 ：「不知晚間謹慎否 ？」俊臣道：「此處須是內地，不比外江。況船家是此間人，必知利害，何妨得呢 ？」就依船家之言，憑他移船。那蘇州左近太湖，有的是大河大洋，官塘路上，還有不測。若是傍港中去，多是賊的家裏。俊臣是江北人，只曉得揚子江有強盜，道是內地港道小了，境界不同，豈知這些就裏？

是夜船家直把船放到蘆葦之中，泊定了。黃昏左側，提了刀，竟奔艙裏來。先把一個家人殺了，俊臣夫妻見不是頭，磕頭討饒道 ：「是有的東西，都拿了去，只求饒命 ！」船家道 ：「東西也要，命也要 。」兩個只是磕頭，船家把刀指着王氏道：「你不必慌，我不殺你，其餘都饒不得 。」俊臣自知不免，再三哀求道 ：「可憐我是個書生，只教我全屍而死罷 。」船家道：「這等饒你一刀，快跳在水中去 ！」也不等俊臣從容，提着腰胯，撲通的撩下水去。其餘家僮、使女盡行殺盡，只留得王氏一個，對王氏道：「你曉得免死的緣故麼？我第二個兒子，未曾娶得媳婦，今替人撐船到杭州去了。再是一兩個月才得歸來，就與你成親。你是吾一家人了，你只安心住着，自有好處，不要驚怕 。」一頭說，一頭就把船中所有，盡檢點收拾過了。王氏起初怕他來相逼，也拚一死。聽見他說了這些話，心中略放寬些道 ：「且到日後再處 。」果然此船家只叫王氏做媳婦，王氏假意也就應承，凡是船家教他做些什麼，他千依百順，替他收拾零碎，料理事務，真像個掌家的媳婦伏侍公公一般，無不任在身上，是件停當。船家道 ：「是尋得個好媳婦 。」真心相待，看看熟分，並不提防他有外心了。

如此一月有餘，乃是八月十五日中秋節令。船家會聚了合船親屬，水手人等，叫王氏治辦酒餚，盛設在艙中飲酒看月。個個喫得酩酊大醉，東倒西歪，船家也在船裏宿了。王氏自在船尾，聽得鼾睡之聲徹耳。於時月光明亮如晝，仔細看看艙裏，沒有一個不睡沉了。王氏想道 ：「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喜得船尾貼岸泊着，略擺動一些些就好上岸，王氏輕身跳了起來，趁着月色，一氣走了二三里路，走到一個去處，比舊路絕然不同。四望盡是水鄉，只有蘆葦、菰蒲，一望無際。仔細認去蘆葦中間有一條小小路徑，草深泥滑，且又雙彎纖細，鞋弓襪小，一步一跌，吃了萬千苦楚。又恐怕後邊追來，不敢停腳，盡力奔走。

漸漸東方亮了，略略膽大了些。遙望林木之中，有屋宇露出來。王氏道 ：「好了，有人家了 。」急急走去，到得面前，抬頭一看，卻是一個庵院的模樣，門還關着。王氏欲待叩門，心裏想道 ：「這裏頭不知是男僧女僧，萬一敲開門來，是男僧，撞着不學好的，非禮相犯，不是才脫天羅，又罹地網？且不可造次。總是天已大明，就是船上有人追着，此處有了地方，可以叫喊求救，須不怕他了。只在門首坐坐，等他開出來的是。」須臾之間，只聽得裏頭託的門栓響處，開將出來，乃是一個女僮出門擔水。王氏心中喜道 ：「元來是個尼庵 。」一徑的走將進去。院主出來見了，問道 ：「女娘是何處來的？大清早到小院中 。」王氏對驀生人，未知好歹，不敢把真話說出來，哄他道 ：「妾是真州人，乃是永嘉崔縣尉次妻，大娘子兇悍異常，萬般打罵。近日家主離任歸家，泊舟在此。昨夜中秋賞月，叫妾取金盃飲酒，不料偶然失手，落到河裏去了。大娘子大怒，發願必要置妾死地。妾自想料無活理，乘他睡熟，逃出至此。」院主道 ：「如此說來，娘子不敢歸舟去了。家鄉又遠，若要別求匹偶，一時也未有其人， 孤苦一身，何處安頓是好 ？」王氏只是哭泣不止。院主見他舉止端重，情狀悽慘，好生慈憫有心要收留他。便道：「老尼有一言相勸，未知尊意如何 ？」王氏道 ：「妾身患難之中，若是師父有甚麼處法，妾身敢不依隨 ？」院主道 ：「此間小院僻在荒濱，人跡不到，茭葑爲鄰，鷗鷺爲友，最是個幽靜之處。幸得一二同伴都是五十以上之人。侍者幾個，又皆淳謹。老身在此住跡，甚覺清修味長。娘子雖然年芳貌美，爭奈命蹇時乖，何不捨離愛慾，披緇削髮，就此出家？禪榻佛燈，晨飧暮粥，且隨緣度其日月，豈不強如做人婢妾，受今世的苦惱，結來世的冤家麼 ？」王氏聽說罷，拜謝道 ：「師父若肯收留做弟子，便是妾身的有結果了。還要怎的？就請師父替弟子落了發，不必遲疑 。」果然院主裝起香，敲起馨來，拜了佛，就替他落了發。可憐縣尉孺人，忽作如來弟子。落髮後，院主起個法名，叫做慧圓，參拜了三寶。就拜院主做了師父，與同伴都相見已畢，從此在尼院中住下了。

王氏是大家出身，性地聰明。一月之內，把經典之類一一歷過，盡皆通曉。院主大相敬重。又見他知識事體，凡院中在大小事務，悉憑他主張。不問過他，一件事也不敢輕做。且是寬和柔善，一院中的人沒一個不替他相好，說得來的。每日早晨，在白衣大土前禮拜百來拜，密訴心事。任是大寒大暑，再不間斷。拜完，只在自己靜室中清坐。自怕貌美，惹出事來，再不輕易露形，外人也難得見他面的。

如是一年有餘。忽一日，有兩個人到院隨喜，乃是院主認識的近地施主，留他吃了些齋。這兩個人是偶然閒步來的，身邊不曾帶得甚麼東西來回答。明日將一幅紙畫的芙蓉來施在院中張掛，以答謝昨日之齋。院主受了，便把來裱在一格素屏上面。王氏見了，仔細認了一認，問院主道 ：「此幅畫是那裏來的 ？」院主道 ：「方纔檀越佈施的 。」王氏道 ：「這檀越是何姓名？住居何處？」院主道：「就是同縣顧阿秀兄弟兩個。」王氏道 ：「做甚麼生理的 ？」院主道 ：「他兩個原是個船戶，在江湖上賃載營生。近年忽然家事從容了，有人道他劫掠了客商，以致如此。未知真否如何 ？」王氏道 ：「長到這裏來的麼 ？」院主道 ：「偶然來來，也不長到 。」王氏問得明白，記了顧阿秀的姓名，就提筆來寫一首詞在屏上。詞雲：

少日風流張敞筆，寫生不數今黃筌。芙蓉畫出最鮮妍。豈知嬌豔色，翻抱死生緣？粉繪淒涼餘幻質，只今流落有誰憐。素屏寂寞伴枯禪。今生緣已斷，願結再生緣！

-右調《臨江仙》。

院中之尼雖是識得經典上的字，文義不十分精通。看見此詞，只道是王氏賣弄才情，偶然題詠，不曉中間緣故。誰知這畫來歷，卻是崔縣尉自己手筆畫的，也是船中劫去之物。王氏看見物在人亡，心內暗暗傷悲。又曉得強盜蹤跡，已有影響，只可惜是個女身，又已做了出家人，一時無處申理。忍在心中，再看機會。卻是冤仇當雪，姻緣未斷，自然生出事體來。

姑蘇城裏有一個人，名喚郭慶春，家道殷富，最肯結識官員士夫。心中喜好的是文房清玩。一日遊到院中來，見了這幅芙蓉畫得好，又見上有題詠，字法俊逸可觀，心裏喜歡不勝，問院主要買。院主與王氏商量，王氏自忖道 ：「此是丈夫遺蹟，本不忍舍；卻有我的題詞在上，中含冤仇意思在裏面，遇着有心人玩着詞句，究問根由，未必不查出蹤跡來。若只留在院中，有何益處 ？」就叫 ：「師父賣與他罷 。」慶春買得，千歡萬喜去了。

其時有個御史大夫高公，名納麟，退居姑蘇，最喜歡書畫。郭慶春想要奉承他，故此出價錢買了這幅紙屏去獻與他。高公看見畫得精緻，收了他的，忙忙裏也未看着題詞，也不查着款字，交與書僮，分付且張在內書房中，送慶春出門來別了。只見外面一個人手裏拿着草書四幅，插個標地要賣。高公心性既愛這行物事，眼裏看見，就不肯便放過了，叫取過來看。那人雙手捧遞，高公接上手一看，字格類懷素，清勁不染俗。若列法書中，可載《金石錄》。高公看畢，道 ：「字法頗佳，是誰所寫 ？」那人答道 ：「是某自己學寫的 。」高公抬起頭來看他，只見一表非俗，不覺失驚。問道 ：「你姓甚名誰？何處人氏 ？」那個人掉下淚來道 ：「某姓崔名英，字俊臣，世居真州。以父蔭補永嘉縣尉，帶了家眷同往赴任，自不小心，爲船人所算，將英沉於水中。家財妻小，都不知怎麼樣了？幸得生長江邊，幼時學得泅水之法，伏在水底下多時，量他去得遠了，然後爬上岸來，投一民家。渾身沾溼，並無一錢在身。賴得這家主人良善，將乾衣出來換了，待了酒飯，過了一夜，明日又贈盤纏少許，打發道 ：『既遭盜劫，理合告官。恐怕連累，不敢奉留 。』英便問路進城，陳告在平江路案下了。只爲無錢使用，緝捕人役不十分上緊。今聽候一年，杳無消耗。無計可奈，只得寫兩幅字賣來度日。乃是不得已之計，非敢自道善書，不意惡札上達鈞覽。」

高公見他說罷，曉得是衣冠中人，遭盜流落，深相憐憫。又見他字法精好，儀度雍容，便有心看顧他。對他道 ：「足下既然如此，目下只索付之無奈，且留吾西塾，教我諸孫寫字，再作道理。意下如何 ？」崔俊臣欣然道 ：「患難之中，無門可投。得明公提攜，萬千之幸 ！」高公大喜，延入內書房中，即治酒榼相待。正歡飲間，忽然抬起頭來，恰好前日所受芙蓉屏，正張在那裏。俊臣一眼睃去見了，不覺泫然垂淚。高公驚問道：「足下見此芙蓉，何故傷心 ？」俊臣道 ：「不敢欺明公，此畫亦是舟中所失物件之一，即是英自己手筆。只不知何得在此 。」站起來再看看，只見上有一詞。俊臣讀罷，又嘆息道：「一發古怪！此詞又即是英妻王氏所作 。」高公道 ：「怎麼曉得 ？」俊臣道 ：「那筆跡從來認得，且詞中意思有在，真是拙妻所作無疑。但此詞是遭變後所題，拙婦想是未曾傷命，還在賊處。明公推究此畫來自何方，便有個根據了 。」高公笑道：「此畫來處有因，當爲足下任捕盜之責，且不可泄漏 ！」是日酒散，叫兩個孫子出來拜了先生，就留在書房中住下了。自此俊臣只在高公門館，不題。

卻說高公明日密地叫當直的請將郭慶春來，問道 ：「前日所惠芙蓉屏是那裏得來的 ？」慶春道 ：「買自城外尼院 。」高公問了去處，別了慶春，就差當直的到尼院中仔細盤問 ：「這芙蓉屏是那裏來的？又是那個題詠的 ？」王氏見來問得蹊蹺，就叫院主轉問道 ：「來問的是何處人？爲何問起這些緣故？」當直的回言 ：「這畫而今已在高府中，差來問取來歷。」王氏曉得是官府門中來問，或者有些機會在內，叫院主把真話答他道 ：「此畫是同縣顧阿秀舍的，就是院中小尼慧圓題的。」當直的把此言回覆高公。高公心下道 ：「只須賺得慧圓到來，此事便有着落 。」進去與夫人商議定了，隔了兩日，又差一個當直的，分付兩個轎伕抬了一乘轎到尼院中來。當直的對院生道 ：「在下是高府的管家。本府夫人喜誦佛經，無人作伴。聞知貴院中小師慧圓了悟，願禮請拜爲師父，供養在府中。不可推卻 ！」院主遲疑道 ：「院中事務大小都要他主張，如何接去得 ？」王氏聞得高府中接他，他心中懷着復仇之意，正要到官府門中走走，尋出機會來。亦且前日來盤問芙蓉屏的，說是高府，一發有些疑心。便對院主道 ：「貴宅門中禮請，豈可不去？萬一推託了，惹出事端來，怎生當抵 ？」院主曉得王氏是有見識的，不敢違他，但只是道 ：「去便去，只不知幾時可來，院中有事怎麼處 ？」王氏道 ：「等見夫人過，住了幾日，覷個空便，可以來得就來。想院中也沒甚事，倘有疑難的，高府在城不遠，可以來問信商量得的 。」院主道 ：「既如此，只索就去 。」當直的叫轎伕打轎進院，王氏上了轎，一直的抬到高府中來。 高公未與他相見，只叫他到夫人處見了，就叫夫人留他在臥房中同寢，高公自到別房歇宿。夫人與他講些經典，說些因果，王氏問一答十，說得夫人十分喜歡敬重。鬧中問道 ：「聽小師父口談，不是這裏本處人。還是自幼出家的？還是有過丈夫，半路出家的 ？」王氏聽說罷，淚如雨下道 ：「復夫人：小尼果然不是此間人，是真州人。丈夫是永嘉縣尉，姓崔名英，一向不曾敢把實話對人說，而今在夫人面前，只索實告，想自無妨 。」隨把赴任到此，舟人盜劫財物，害了丈夫全家，自己留得性命，脫身逃走，幸遇記僧留住，落髮出家的說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哭泣不止。夫人聽他說得傷心，恨恨地道 ：「這些強盜，害得人如此！天理昭彰，怎不報應？」王氏道 ：「小尼躲在院中一年，不見外邊有此消耗。前日忽然有個人拿一幅畫芙蓉到院中來施。小尼看來，卻是丈夫船中之物。即向院主問施人的姓名，道是同縣顧阿秀兄弟。小尼記起丈夫賃的船正是船戶顧姓的。而今真贓已露，這強盜不是顧阿秀是誰？小尼當時就把舟中失散的意思，做一首詞題在上面。後來被人買去了。貴府有人來院，查問題詠芙蓉下落。其實即是小尼所題，有此冤情在內 。」即拜夫人一拜道 ：「強盜只在左近，不在遠處了。只求夫人轉告相公，替小尼一查，若是得了罪人，雪了冤仇，以下報亡夫，相公、夫人恩同天地了 ！」夫人道 ：「既有了這些影跡，事不難查，且自寬心！等我與相公說就是。」

夫人果然把這些備細-一與高公說了。又道 ：「這人且是讀書識字，心性貞淑，決不是小家之女 。」高公道：「聽他這些說話與崔縣尉所說正同。又且芙蓉屏是他所題，崔縣尉又認得是妻子筆跡。此是崔縣尉之妻無可疑心。夫人只是好好看待他，且不要說破 。」高公出來見崔俊臣時，俊臣也屢屢催高公替他查查芙蓉屏的蹤跡。高公只推未得其詳，略不提起慧圓的事。

高公又密密差人問出顧阿秀兄弟居址所在、平日出沒行徑，曉得強盜是真。卻是居鄉的官，未敢輕自動手，私下對夫人道 ：「崔縣尉事查得十有七八了，不久當使他夫妻團圓。但只是慧圓還是個削髮尼僧，他日如何相見，好去做孺人？你須慢慢勸他長髮改妝纔好 。」夫人道 ：「這是正理。只是他心裏不知道丈夫還在，如何肯長髮改妝 ？」高公道 ：「你自去勸他，或者肯依固好。畢竟不肯時節，我另自有話說 。」夫人依言，來對王氏道：「吾已把你所言盡與相公說知，相公道：『捕盜的事，多在他身上，管取與你報冤 。』」王氏稽首稱謝。夫人道 ：「只有一件：相公道，你是名門出身、仕宦之妻，豈可留在空門沒個下落？叫我勸你長髮改妝。你若依得，一力與你擒盜便是 。」王氏道 ：「小尼是個未亡之人，長髮改妝何用？只爲冤恨末伸，故此上求相公做主。若得強盜殲滅，只此空門靜守，便了終身，還要甚麼下落 ？」夫人道 ：「你如此妝飾，在我府中也不爲便。不若你留了發，認義我老夫婦兩個，做個孀居寡女，相伴終身。未爲不可 。」王氏道 ：「承蒙相公、夫人抬舉，人非木石，豈不知感？但重整雲鬟，再施鉛粉，丈夫已亡，有何心緒？況老尼相救深恩，一旦棄之，亦非厚道。所以不敢從命 。」夫人見他說話堅決，一一回報了高公。高公稱歎道 ：「難得這樣立志的女人 ！」又叫夫人對他說道 ：「不是相公苦苦要你留頭，其間有個緣故。前日因去查問此事，有平江路官吏相見，說：『舊年曾有人告理，也說是永嘉縣尉，只怕崔生還未必死 。』若是不長得發，他日一時擒住此盜，查得崔生出來，此時僧俗各異，不得團圓，悔之何及！何不權且留了頭髮？等事體盡完，崔生終無下落，那時任憑再淨了發，還歸尼院，有何妨礙 ？」王氏見說是有人還在此告狀，心裏也疑道：「丈夫從小會沒水，是夜眼見得囫圇拋在水中的，或者天幸留得性命也不可知 。」遂依了夫人的話，雖不就改妝，卻從此不剃髮，權扮作道姑模樣了。

又過了半年，朝廷差個進士薛溥化爲監察御史來按平江路。這個薛御史乃是高公舊日屬官，他吏才精敏，是個有手段的。到了任所，先來拜謁高公。高公把這件事密密託他，連顧阿秀姓名、住址、去處都細細說明白了。薛御史謹記在心，自去行事，不在話下。

且說顧阿秀兄弟自從那年八月十五夜一覺直睡到天明，醒來不見了王氏，明知逃去，恐怕形跡敗露，不敢明明追尋。雖在左近打聽兩番，並無蹤影，這是不好告訴人的事，只得隱忍罷了。此後一年之中，也曾做個十來番道路，雖不能如崔家之多，僥倖再不敗露，甚是得意。一日正在家歡呼飲酒間，只見平江路捕盜官帶着一哨官賓將宅居圍住，拿出監察御史發下的訪單來。顧阿秀是頭一名強盜，其餘許多名字逐名查去，不曾走了一個。又拿出崔縣尉告的贓單來，連他家裏箱籠，悉行搜卷，並盜船一隻，即停泊門外港內，盡數起到了官，解送御史衙門。薛御史當堂一問，初時抵賴，及查物件，見了永嘉縣尉的敕牒尚在箱中，贓物一一對款，薛御史把崔縣尉舊日所告失盜狀，念與他聽，方各俯首無詞。薛御史問道 ：「當日還有孺人王氏，今在何處 ？」顧阿秀等相顧不出一語。御史喝念嚴刑拷訊。顧阿秀道 ：「初意實要留他配小的次男，故此不殺。因他一口應承，願做新婦，所以再不防備。不期當年八月中秋，乘睡熟逃去，不知所向。只此是實情 。」御史錄了口詞，取了供案，凡是在船之人，無分首從，盡問成梟斬死罪，決不待時。原贓照單給還失主。御史差人回覆高公，就把贓物送到高公家來，交與崔縣尉。俊臣出來-一收了，曉得敕牒還在，家物猶存，只有妻子沒查下落處，連強盜肚裏也不知去向了，真個是渺茫的事。俊臣感新思舊，不覺慟哭起來。有詩爲證：

堪笑聰明崔俊臣，也應落難一時渾。

既然因畫能追盜，何不尋他題畫人？

元來高公有心，只將畫是顧阿秀施在尼院的說與俊臣知道，並不曾提起題畫的人就在院中爲尼。所以俊臣但得知盜情，因畫敗露，妻子卻無查處，竟不知只在畫上，可以跟尋得出來的。當時俊臣慟哭已罷，想道 ：「既有敕牒，還可赴任。若現稽遲，便恐另補有人，到不得地方了。妻子既不見，留連於此無益 。」請高公出來拜謝了，他就把要去赴任的意思說了。高公道 ：「赴任是美事，但足下青年無偶，豈可獨去？待老夫與足下做個媒人，娶了一房孺人，然後夫妻同往也未爲遲 。」俊臣含淚答道 ：「糟糠之妻同居貧賤多時，今遭此大難，流落他方，存亡未卜。然據着芙蓉屏上尚及題詞，料然還在此方。今欲留此尋訪，恐事體渺茫，稽遲歲月，到任不得了。愚意且單身到彼，差人來高揭榜文，四處追探，拙婦是認得字的。傳將開去，他聞得了，必能自出。除非憂疑驚恐，不在世上了。萬一天地垂憐，尚然留在，還指望伉儷重諧。英感明公恩德，雖死不忘，若別娶之言，非所願聞 。」高公聽他說得可憐，曉得他別無異心，也自悽然道 ：「足下高誼如此，天意必然相佑，終有完全之日。吾安敢強逼？只是相與這幾時，容老夫少盡薄設奉餞，然後起程。」

次日開宴餞行，邀請郡中門生、故吏、各官與一時名土畢集，俱來奉陪崔縣尉。酒過數巡，高公舉杯告衆人道 ：「老夫今日爲崔縣尉了今生緣 。」衆人都不曉其意，連崔俊臣也一時未解，只見高公命傳呼後堂 ：「請夫人打發慧圓出來 ！」俊臣驚得目呆，只道高公要把甚麼女人強他納娶，故設此宴，說此話，也有些着急了。夢裏也不曉得他妻子叫得甚麼慧圓！當時夫人已知高公意思，把崔縣尉在館內多時，已獲了強盜，問了罪名，追出敕牒，今日餞行赴任，特請你到堂廝認團圓，逐項逐節的事情，說了一遍。王氏如夢方醒，不勝感激。先謝了夫人，走出堂前來。此時王氏發已半長，照舊妝飾。崔縣尉一見，乃是自家妻子，驚得如醉裏夢裏。高公笑道 ：「老夫原說道與足下爲媒，這可做得着麼 ？」崔縣尉與王氏相持大慟，說道：「自料今生死別了，誰知在此，卻得相見？」

座客見此光景，盡有不曉得詳悉的，向高公請問根由。高公便叫書僮去書房裏取出芙蓉屏來，對衆人道 ：「列位要知此事，須看此屏 。」衆人爭先來看，卻是一畫一題。看的看，唸的念，卻不明白這個緣故。高公道 ：「好教列位得知，只這幅畫，便是崔縣尉夫妻一段大姻緣。這畫即是崔縣尉所畫，這詞即是崔孺人所題。他夫妻赴任到此，爲船上所劫。崔孺人脫逃於尼院出家，遇人來施此畫，認出是船中之物，故題此詞。後來此畫卻入老夫之手。遇着崔縣尉到來，又認出是孺人之筆。老夫暗地着人細細問出根由，乃知孺人在尼院，叫老妻接將家來住着。密行訪緝，備得大盜蹤跡。託了薛御史究出此事，強盜俱已伏罪。崔縣尉與孺人在家下各有半年多，只道失散在那裏，竟不知同在一處多時了。老夫一向隱忍，不通他兩人知道，只爲崔孺人頭髮未長，崔縣尉敕牒未獲，不知事體如何，兩人心事如何？不欲造次漏泄。今罪人既得，試他義夫節婦，兩下心堅，今日特地與他團圓這段姻緣，故此方纔說替他了今生緣。即是崔孺人詞中之句，方纔說，『請慧圓』，乃是崔孺人尼院中所改之字，特地使崔君與諸公不解，爲今日酒間一笑耳。」崔俊臣與王氏聽罷，兩個哭拜高公，連在坐之人無不下淚，稱歎高公盛德古今罕有。王氏自到裏面去拜謝夫人了。高公重入座席，與衆客盡歡而散。是夜特開別院，叫兩個養娘伏侍王氏與崔縣尉在內安歇。

明日，高公曉得崔俊臣沒人伏待，贈他一奴一婢，又贈他好些盤纏，當日就道。他夫妻兩個感念厚恩，不忍分別，大哭而行。王氏又同丈夫到尼院中來，院主及一院之人見他許久下來，忽又改妝，個個驚異。王氏備細說了遇合緣故，並謝院主看待厚恩。院主方纔曉得顧阿秀劫掠是真，前日王氏所言妻妾不相容，乃是一時掩飾之詞。院中人個個與他相好的，多不捨得他去。事出無奈，各各含淚而別，夫妻兩個同到永嘉去了。待永嘉任滿回來，重過蘇州，差人問候高公，要進來拜謁。誰知高公與夫人俱已薨逝，殯葬已畢了。崔俊臣同王氏大哭，如喪了親生父母一般。問到他墓下，拜奠了，就請舊日尼院中各衆在墓前建起水陸道場三晝夜，以報大恩。王氏還不忘經典，自家也在裏頭持誦。事畢，同衆尼再到院中。崔俊臣出宦資厚贈了院主。王氏又念昔日朝夜禱祈觀世音暗中保佑，幸得如願，夫婦重諧，出白金十兩，留在院主處，爲燒香點燭之費。不忍忘院中光景，立心自此長齋念觀音不輟，以終其身。當下別過衆尼，自到真州寧家，另日赴京補官，這是後事，不必再題。

此本話文，高公之德，崔尉之誼，王氏之節，皆是難得的事。各人存了好心，所以天意周全，好人相逢。畢竟冤仇盡報，夫婦重完，此可爲世人之勸。詩云：

王氏藏身有遠圖，間關到底得逢夫。

舟人妄想能同志，一月空將新婦呼。

又詩云：

芙蓉本似美人妝，何意飄零在路旁？

畫筆詞鋒能巧合，相逢猶自墨痕香。

又有一道讚歎御史大夫高公雲：

高公德誼薄雲天，能結今生未了緣。

不使初時輕逗漏，致令到底得團圓。

芙蓉畫出原雙蒂，萍藻浮來亦共聯。

可惜白楊堪作柱，空教灑淚及黃泉。

# 第三十八卷 趙縣君喬進黃柑子

詩云：

睹色相悅人之情，箇中原有真緣分。

只因無假不成真，就裏藏機不可問。

少年鹵莽浪貪淫，等閒踹入風流陣。

饅頭不喫惹身羶，世俗傳名扎火囤。

大凡世上男貪女愛，謂之風情。只這兩個字，害的人也不淺，送的人也不少。其間又有奸詐之徒，就在這些貪愛上面，想出個奇巧題目來，做自家妻子不着，裝成圈套，引誘良家子弟，詐他一個小富貴，謂之「扎火囤 」。若不是識破機關，硬浪的郎君十個着了九個道兒。

記得有個京師人靠着老婆喫飯的，其妻塗脂抹粉，慣賣風情，挑逗那富家郎君。到得上了手的，約會其夫，只做撞着，要殺要剮，直等出財買命，魘足方休，被他弄得也不止一個了。有一個潑皮子弟深知他行徑，佯爲不曉，故意來纏。其妻與了他些甜頭，勾引他上手，正在牀裏作樂，其夫打將進來。別個着了忙的，定是跳下牀來，尋躲避去處，怎知這個人不慌不忙，且把他妻子摟抱得緊緊的，不放一些寬鬆，伏在肚皮上大言道：「不要嚷亂！等我完了事再講 。」其妻殺豬也似喊起來，亂顛亂推，只是不下來。其夫進了門，揎起帳子，喊道 ：「幹得好事！要殺！要殺 ！」將着刀背放在頸子上，捩了一捩，卻不下手。潑皮道 ：「不必作腔，要殺就請殺。小子固然不當，也是令正約了來的。死便死做一處，做鬼也風流，終不然獨殺我一個不成 ？」其夫果然不敢動手，放下刀子，拿起一個大杆杖來，喝道 ：「權寄顆驢頭在頸上，我且痛打一回 。」一下子打來，那潑皮溜撒，急把其妻番過來，早在臀脊上受了一杖。其妻又喊道：「是我，是我！不要錯打了 ！」潑皮道 ：「打也不錯，也該受一枚兒 。」其夫假勢頭已過，早已發作不出了。潑皮道 ：「老兄放下性子，小子是個中人，我與你熟商量。你要兩人齊殺，你嫂子是搖錢樹，料不捨得。若拋得到官，只是和姦，這番打破機關，你那營生弄不成了。不如你舍着嫂子與我往來，我公道使些錢鈔，幫你買煤買米。若要扎火囤，別尋個主兒弄弄，靠我不着的 。」其夫見說出海底眼，無計可奈，沒些收場，只得住了手，倒縮了出去。潑皮起來，從容穿了衣服，對着婦人叫聲」聒噪 」，搖搖擺擺竟自去了。正是：

強中更有強中手，得便宜處失便宜。

恰是富家子弟郎君，多是嬌嫩出身，誰有此潑皮膽氣、潑皮手段！所以着了道兒。宋時向大理的衙內向士肅，出外拜客，喚兩個院長相隨到軍將橋，遇個婦人，鬢髮蓬鬆，涕泣而來。一個武夫，着青紵絲袍，狀如將官，帶劍牽驢，執着皮鞭，一頭走一頭罵那婦人，或時將鞭打去，怒色不可犯。隨後就有健卒十來人，抬着幾槓箱籠，且是沉重，跟着同走。街上人多立駐看他，也有說的，也有笑的。士肅不知其故，方在疑訝，兩個院長笑道 ：「這番經紀做着了 。」士肅問道 ：「怎麼解？」院長道 ：「男女們也試猜，未知端的。衙內要知備細，容打聽的實來回話 。」去了一會，院長來了，回說詳細。

元來浙西一個後生官人，到臨安赴銓試，在三橋黃家客店樓上下着。每下樓出入，見小房青帘下有個婦人行走，姿態甚美。撞着了多次，心裏未免欣動。問那送茶的小童道 ：「簾下的是店中何人 ？」上童攢着眉頭道 ：「一店中被這婦人累了三年了 。」官人驚道 ：「卻是爲何 ？」小童道 ：「前歲一個將官帶着這個婦人，說是他妻子，要住個潔淨房子。住了十來日，就要到那裏近府去，留這妻子守着臥房行李，說道去半個月就好回來。自這一去，杳無信息。起初婦人自己盤纏，後來用得沒有了，苦央主人家說 ：『賒了喫時，只等家主回來算還 。』主人辭不得，一日供他兩番，而今多時了，也供不起了，只得替他募化着同寓這些客人，輪次供他，也不是常法，不知幾時才了得這業債 。」官人聽得，滿心歡喜，問道：「我要見他一見，使得麼 ？」小童道 ：「是好人家妻子，丈夫又不在，怎肯見人 ？」官人道 ：「既缺衣食，我尋些喫口物事送他，使得麼？」小童道 ：「這個使得 。」

官人急走到街上茶食大店裏，買了一包蒸酥餅，一包果餡餅，在店家討了兩個盒兒裝好了，叫小童送去。說道 ：「樓上官人聞知娘子不方便，特意送此點心 。」婦人受了，千恩萬謝。明日婦人買了一壺酒，妝着四個菜碟，叫小童來答謝，官人也受了。自此一發注意不捨。隔兩日又買些物事相送，婦人也如前買酒來答。官人即燙其酒來喫，篋內取出金盃一隻，滿斟着一杯，叫茶童送下去，道 ：「樓上官人奉勸大娘子 。」婦人不推，吃乾了。茶童覆命，官人又斟一杯下去說 ：「官人多致意娘子，出外之人，不要喫單杯 。」婦人又吃了。官人又叫茶童下去，致意道 ：「官人多謝娘子不棄，吃了他兩杯酒。官人不好下來自勸，意欲奉邀娘子上樓，親獻一杯如何 ？」往返兩三次，婦人不肯來，官人只得把些錢來買囑茶童道 ：「是必要你設法他上來見見 。」茶童見了錢，歡喜起來，又去說風說水道 ：「娘子受了兩杯，也該去回敬一杯 。」被他一把拖上來道：「娘子來了 。」官人沒眼得看，婦人道了個萬福。官人急把酒斟了，唱個肥喏，親手遞一杯過來，道 ：「承蒙娘子見愛，滿飲此杯 。」婦人接過手來，一飲而幹，把杯放在桌上。官人看見杯內還有餘瀝，拿過來吮嘬個不歇，婦人看見，嘻的一笑，急急走了下去。官人看見情態可動，厚贈小童，上他做着牽頭，時常弄他上樓來飲酒。以後便留同坐，漸不推辭，不象前日走避光景了。後來眼去，彼此動情，勾搭上了手。然只是日裏偷做一二，晚間隔開，不能同宿。

如此兩月有餘，婦人道 ：「我日日自下而升，人人看見，畢竟免不得起疑。官人何不把房遷了下來？與奴相近，晚間便好相機同宿了 。」官人大喜過望，立時把樓上囊橐搬下來，放在婦人間壁一間房裏，推說道：「樓上有風，睡不得，所以搬了 。」晚間虛閉着房門，竟在婦人房裏同宿。自道是此樂即並頭之蓮，比翼之鳥，無以過也。

才得兩晚，一日早起，尚未梳洗，兩人正自促膝而坐，只見外邊店裏一個長大漢子，大踏步踹將進來，大聲道 ：「娘子那裏 ？」驚得婦人手腳忙亂，面如土色，慌道 ：「壞了！壞了！吾夫來了 ！」那官人急閃了出來，已與大漢打了照面。大漢見個男子在房裏走出，不問好歹，一手揪住婦人頭髮，喊道：「幹得好事！幹得好事 ！」提起醋鉢大的拳頭只是打。那官人慌了，脫得身子，顧不得甚麼七長八短，急從後門逃了出去。剩下行李囊資，盡被大漢打開房來，席捲而去。適才十來個健卒扛着的箱篋，多是那官人房裏的了，他恐怕有人識破，所以還妝着丈夫打罵妻子模樣走路。其實婦人男子、店主小童，總是一夥人也。 士肅聽罷道 ：「那裏這樣不睹事的少年，遭如此圈套？可恨！可恨 ！」後來常對親友們說此目見之事，以爲笑話。雖然如此，這還是到了手的，便紮了東西去，也還得了些甜頭兒。更有那不識氣的小二哥，不曾沾得半點滋味，也被別人弄了一番手腳，折了偌多本錢，還悔氣哩！正是：

美色他人自有緣，從旁何用苦垂涎？

請君只守家常飯，不害相思不損錢。

話說宣教郎吳約，字叔惠，道州人，兩任廣右官，自韶州錄曹赴吏部磨勘。宣教家本饒裕，又兼久在南方，珠翠香象，蓄積奇貨頗多，盡帶在身邊隨行，作寓在清河坊客店。因吏部引見留滯，時時出遊妓館，衣服鮮麗，動人眼目。客店相對有一小宅院，門首掛着青帘，帝內常有個婦人立着，看街上人做買賣。宣教終日在對門，未免留意體察，時時聽得他嬌聲媚語，在裏頭說話，又有時露出雙足在簾外來，一灣新筍，着實可觀。只不曾見他面貌如何，心下惶惑不定，恨不得走過去，揎開簾子一看，再無機會。那簾內或時巧呼鶯喉，唱一兩句詞兒。仔細聽那兩句，卻是」柳絲只解風前舞，誚系惹那人不住 。」雖是也間或唱着別的，只是這兩句爲多，想是喜歡此二語，又想是他有甚麼心事。宣教但聽得了，便跌足歎賞道 ：「是在行得緊，世間無此妙人。想來必定標緻，可惜未能勾一見！」懷揣着個提心吊膽，魂靈多不知飛在那裏去了。

一日正在門前坐地，呆呆的看着對門簾內。忽有個經紀，挑着一籃永嘉黃柑子過門。宣教叫住，問道 ：「這柑子可要博的 ？」經紀道 ：「小人正待要博兩文錢使使，官人作成則個 。」宣教接將頭錢過來，往下就撲。那經紀墩在柑子籃邊，一頭拾錢，一頭數數。怎當得宣教一邊撲，一心牽掛着簾內那人在裏頭看見，沒心沒想的拋下去，何止千撲，再撲不成一個渾成來，算一算輸了一萬錢。宣教還是做官人心性，不覺兩臉通紅，哏的一聲道 ：「壞了我十千錢，一個柑不得到口，可恨！可恨 ！」欲待再撲，恐怕撲不出來，又要貼錢；欲待住手，輸得多了，又不甘伏。正在嘆恨間，忽見個青衣童子，捧一個小盒，在街上走進店內來。你道那童子生得如何？

短髮齊眉，長衣拂地。滴溜溜一雙俊眼，也會撩人；黑洞洞一個深坑，盡能害客。癡心偏好，後言勝似妖嬈；拗性酷貪，還是圖他撇脫。身上一團孩子氣，獨聳孤陽；腰間一道木樨香，合成衆唾。

向宣教道：「官人借一步說話。」宣教引到僻處，小童出盒道：「趙縣君奉獻官人的 。」宣教不知是那裏說起，疑心是錯了，且揭開盒子來看一看，元來正是永嘉黃柑子十數個。宣教道 ：「你縣君是那個？與我素不相識，爲何忽地送此？」小童用手指着對門道 ：「我縣君即是街南趙大夫的妻室。適在簾間看見官人撲柑子，折了本錢，不曾嘗得他一個，有些不快活。縣君老大不忍，偶然藏得此數個，故將來送與官人見意。縣君道 ：『可惜止有得這幾個，不能勾多，官人不要見笑。』」宣教道 ：「多感縣君美意。你家趙大夫何在 ？」小童道 ：「大夫到建康探親，去了兩個月還未回來，正不知幾時到家 。」宣教聽得此話，心裏想道 ：「他有此美情，況且大夫不在，必有可圖，煞是好機會 ！」連忙走到臥房內，開了篋，取出色彩二端來，對小童道 ：「多謝縣君送柑，客中無可奉答，小小生活二匹，伏折笑留。」

小童接了，走過對門去。須臾，又將這二端來還，上覆道：「縣君多多致意，區區幾個柑子，打甚麼不緊的事。要官人如此重酬？決不敢受 。」宣教道 ：「若是縣君不收，是羞殺小生了，連小生黃柑也不敢領。你依我這樣說去，縣君必收 。」小童領着言語對縣君說去，此番果然不辭了。明日，又見小童拿了幾瓶精緻小菜走過來道 ：「縣君昨日蒙惠過重，今見官人在客邊，恐怕店家小菜不中喫，手製此數瓶送來奉用 。」宣教見這般知趣着人，必然有心於他了，好不傒倖！想道 ：「這童子傳來傳去，想必在他身旁講得話做得事的，好歹要在他身上圖成這事，不可怠慢了他 。」急叫家人去買些魚肉果品之類，燙了酒來與小童對酌。小童道：「小人是趙家小廝，怎敢同官人坐地？」宣教道 ：「好兄弟，你是縣君心腹人兒，我怎敢把你等閒廝覷！放心飲酒 。」小童告過無禮，吃了幾杯，早已臉紅，道 ：「喫不得了。若醉了，縣君須要見怪，打發我去罷 。」宣教又取些珠翠花朵之類，答了來意，付與小童去了。

隔了兩日，小童自家走過來玩耍，宣教又買酒請他。酒間與他說得入港，宣教便道 ：「好兄弟，我有句話兒問你：你家縣君多少年紀了 ？」小童道 ：「過新年才二十三歲，是我家主人的繼室 。」宣教道 ：「模樣生得如何 ？」小童搖頭道 ：「沒正經！早是沒人聽見，怎把這樣說話來問？生得如何，便待怎麼 ？」宣教道 ：「總是沒人在此，說話何妨？我既與他送東送西，往來了兩番，也須等我曉得他是長是短的 。」小童道 ：「說着我縣君容貌，真個是世間少比，想是天仙裏頭摘下來的。除了畫圖上仙女，再沒見這樣第二個 。」宣教道 ：「好兄弟，怎生得見他一 ？」小童道 ：「這不難等我先把簾子上的繫帶解鬆了，你明日只在對門，等他到簾子下來看的時節，我把簾子揎將出來，揎得重些，繫帶散了，簾子落了下來，他一時迴避不及，可不就看見了 ？」宣教道 ：「我不要這樣見。」小童道 ：「要怎的見 ？」宣教道 ：「我要好好到宅子裏拜見一拜見，謝他平日往來之意，方稱我願 。」小童道 ：「這個知他肯不肯？我不好自專得。官人有此意，待我回去稟白一聲，好歹討個迴音來複官人 。」宣教又將銀一兩送與小童，叮囑道：「是必要討個迴音。」

去了兩日，小童復來說 ：「縣君聞得要見之意，說道 ：『既然官人立意惓切，就相見一面也無妨。只是非親非故，不過因對門在此，禮物往來得兩番，沒個名色，遽然相見，恐怕惹人議論 。』是這等說 。」宣教道 ：「也是，也是。怎生得個名色 ？」想了一想道 ：「我在廣裏來，帶了許多珠寶在此，最是女人用得着的。我只做當面送物事來與縣君看，把此做名色，相見一面如何 ？」小童道 ：「好到好，也要去對縣君說過，許下方可 。」小童又去了一會，來回言道 ：「縣君說 ：『使便使得，只是在廳上見一見，就要出去的 。』」宣教道 ：「這個自然，難道我就挨住在宅裏不成 ？」小童笑道：「休得胡說！快隨我來 。」宣教大喜過望，整一整衣冠，隨着小童三腳兩步走過趙家前廳來。

小童進去稟知了，門響處，宣教望見縣君從裏面從從容容走將出來。但見：

衣裳楚楚，佩帶飄飄。大人家舉止端詳，沒有輕狂半點；小年紀面龐嬌嫩，並無肥重一分。清風引出來，道不得雲是無心之物；好光挨上去，真所謂容是誨淫之端。犬兒雖已到籬邊，天鵝未必來溝裏。

宣教看見縣君走出來，真個如花似玉，不覺的滿身酥麻起來，急急趨上前去，唱個肥喏，口裏謝道 ：「屢蒙縣君厚意，小子無可答謝，惟有心感而已 。」縣君道 ：「惶愧，惶愧 。」宣教忙在袖裏取出一包珠玉來，捧在手中道 ：「聞得縣君要換珠寶，小子隨身帶得有些，特地過來面奉與縣君揀擇 。」一頭說，一眼看，只指望他伸手來接。誰知縣君立着不動，呼喚小童接了過來，口裏道 ：「容看過議價 。」只說了這句，便抽身往裏面走了進去。宣教雖然見了一見，並不曾說得一句倬俏的說話，心裏猾猾突突，沒些意思走了出來。到下處，想着他模樣行動，嘆口氣道 ：「不見時猶可，只這一番相見，定害殺了小生也 。」以後遇着小童，只央及他設法再到裏頭去見見，無過把珠寶做因頭，前後也曾會過五六次面，只是一揖之外，再無他詞。顏色莊嚴，毫不可犯，等閒不曾笑了一笑，說了一句沒正經的話。那宣教沒入腳處，越越的心魂撩亂，注戀不捨了。那宣教有個相處的粉頭，叫做丁惜惜，甚是相愛的。只因想着趙縣君，把他丟在腦後了，許久不去走動。丁惜惜邀請了兩個幫閒的再三來約宣教，請他到家裏走走。宣教一似掉了魂的，那裏肯去？被兩個幫閒的不由分說，強拉了去。丁惜惜相見，十分溫存，怎當得吳宣教一些不放在心上。丁惜惜撒嬌撒癡了一會，免不得擺上東道來。宣教只是心不在焉光景，丁惜惜唱個歌兒嘲他道：俏冤家，你當初纏我怎的？到今日又丟我怎的？丟我時頓忘了纏我意。纏我又丟我，丟我去纏誰？似你這般丟人也，少不得也有人來丟了你！當下吳宣教沒情沒緒，吃了兩杯，一心想着趙縣君生得十分妙處，看了丁惜惜，有好些不象意起來。卻是身既到此，沒奈何只得勉強同惜惜上牀睡了。雖然少不得幹着一點半點兒事，也是想着那個，借這個出火的。

雲雨已過，身體疲倦。正要睡去，只見趙家小童走來道：「縣君特請宣教敘話 。」宣教聽了這話，急忙披衣起來，隨着小童就走。小童領了竟進內室，只見趙縣君雪白肌膚，脫得赤條條的眠在牀裏，專等吳宣教來。小童把吳宣教盡力一推，推進牀裏，吳宣教喜不自勝，騰的翻上身去，叫一聲」好縣君，快活殺我也 ！」用得力重了，一個失腳，跌進裏牀，吃了一驚醒來，見惜惜睡在身邊，朦朧之中，還認做是趙縣君，仍舊跨上身去。丁惜惜也在睡裏驚醒道 ：「好饞貨！怎不好好的，做出這個極模樣 ！」吳宣教直等聽得惜惜聲音，方記起身在丁家牀上，適才是夢裏的事，連自己也失笑起來。丁惜惜再四盤問：「你心上有何人，以致顛八倒如此 ？」宣教只把閒話支語，不肯說破。到了次日，別了出門。自此以後，再不到丁家來了。無晝無夜，一心只癡想着趙縣君，思量尋機會挨光。忽然一日，小童走來道 ：「一句話對官人說：明日是我家縣君生辰，官人既然與縣君往來，須辦些壽禮去與縣君作賀。一作賀，覺得人情面上愈加好看 。」宣教喜道 ：「好兄弟，虧你來說！你若不說，我怎知道？這個禮節最是要緊，失不得的。」亟將彩帛二端封好，又到街上買了些時鮮果品、雞鴨熟食各一盤，酒一罇，配成一副盛禮，先令家人一同小童送了去，說 ：「明日虔誠拜賀 。」小童領家人去了。趙縣君又叫小童來推辭了兩番，然後受了。

明日起來，吳宣教整肅衣冠到趙家來，定要請縣君出來拜壽。趙縣君也不推辭，盛裝步出到前廳，比平日更齊整了。吳宣教沒眼得看，足恭下拜。趙縣君慌忙答禮，口說道 ：「奴家小小生朝，何足掛齒？卻要官人費心賜此厚禮，受之不當 ！」宣教道 ：「客中乏物爲敬，甚愧菲薄。縣君如此稱謝，反令小子無顏 。」縣君回顧小童道 ：「留官人吃了壽酒去 。」宣教聽得此言，不勝之喜，道 ：「既留下喫酒，必有光景了 。」誰知縣君說罷，竟自進去。

宣教此時如熱地上螞蟻，不知是怎的纔是。又想那縣君如設帳的方士，不知葫蘆裏賣什麼藥出來。呆呆的坐着，一眼望着內裏。須臾之間，兩個走使的男人，抬了一張桌兒，揩抹乾淨。小童從裏面捧出攢盒酒菜來，擺設停當，掇張椅兒請宣教坐。宣教輕輕問小童道 ：「難道沒個人陪我 ？」小童也輕輕道：「縣君就來 。」宣教且未就坐，還立着徘徊之際，小童指道：「縣君來了 。」果然趙縣君出來，雙手纖纖捧着杯盤。來與宣教安席，道了萬福，說道 ：「拙夫不在，沒個主人做主，誠恐有慢貴客，奴家只得冒恥奉陪 。」宣教大喜道 ：「過蒙厚情，何以克當 ？」在小童手中，也討過杯盤來與縣君回敬。安席了，兩下坐定。

宣教心下只說此一會必有眉來眼去之事，便好把幾句說話撩撥他，希圖成事。誰知縣君意思雖然濃重，容貌卻是端嚴，除了請酒請饌之外，再不輕說一句閒話。宣教也生煞煞的浪開不得閒口，便宜得飽看一回而已。酒行數過，縣君不等宣教告止，自立起身道 ：「官人慢坐，奴家家無夫主，不便久陪，告罪則個 。」吳宣教心裏恨不得伸出兩臂來，將他一把抱着。卻不好強留得他，眼盼盼的看他洋洋走了進去。宣教一場掃興，裏邊又傳話出來，叫小童送酒。宣教自覺獨酌無趣，只得分付小童多多上覆縣君，厚擾不當，容日再謝。慢慢地踱過對門下處來，真是一點甜糖抹在鼻頭上，只聞得香，卻食舌不着，心裏好生不快。有《銀絞絲》一首爲證：

前世裏冤家，美貌也人，挨光也有二三分，好溫存，幾番相見意殷勤。眼兒落得穿，何曾近得身？鼻凹中糖味，那有脣幾分？一個清白的郎君，發了也昏。我的天那！陣魂迷，迷魂陣。

是夜，吳宣教整整想了一夜，躊躇道：「若說是無情，如何兩次三番許我會面，又留酒，又肯相陪？若說是有情，如何眉梢眼角不見些些光景？只是恁等闆闆地往來，有何了結？思量他每常簾下歌詞，畢竟通知文義，且去討討口氣，看看他如何回我 。」算計停當，次日起來，急將西珠十顆，用個沉香盒子盛了，取一幅花箋，寫詩一首在上。詩云：

心事綿綿欲訴君，洋珠顆顆寄殷勤。

當時贈我黃柑美，未解相如渴半分。

寫畢，將來同放在盒內，用個小記號圖書印封皮封好了。忙去尋那小童過來，交付與他道 ：「多拜上縣君，昨日承蒙厚款，些些小珠奉去添妝，不足爲謝 。」小童道 ：「當得拿去。」宣教道 ：「還有數字在內，須縣君手自拆封，萬勿漏泄則個。」小童笑道 ：「我是個有柄兒的紅娘，替你傳書遞筒 。」宣教道：「好兄弟，是必替我送送，倘有好音，必當重謝 。」小童道：「我縣君詩詞歌賦。最是精通，若有甚話寫去，必有回答 。」宣教道 ：「千萬在意 ！」小童道 ：「不勞分付，自有道理 。」小童去了半日，笑嘻嘻的走將來道 ：「有迴音了 。」袖中拿出一個碧甸匣來遞與宣教，宣教接上手看時，也是小小花押封記着的。宣教滿心歡喜，慌忙拆將開來，中又有小小紙封裹着青絲髮二縷，挽着個同心結兒，一幅羅紋箋上，有詩一首。詩云：

好將鬒髮付並刀，只恐經時失俊髦。

妾恨千絲差可擬，郎心雙挽莫空勞！

末又有細字一行雲：

原珠奉璧，唐人云』何必珍珠慰寂寥』也。

宣教讀罷，跌足大樂，對小童道 ：「好了！好了！細洋詩意，縣君深有意於我了 。」小童道 ：「我不懂得，可解與我聽 ？」宣教道 ：「他剪髮寄我，詩裏道要挽住我的心，豈非有意 ？」小童道 ：「既然有意，爲何不受你珠子 ？」宣教道 ：「這又有一說，只是一個故事在裏頭 。」小童道 ：「甚故事？」宣教道 ：「當時唐明皇寵了楊貴妃，把梅妃江採蘋貶入冷宮。後來思想他，懼怕楊妃不敢去，將珠子一封私下賜與他。梅妃拜辭不受，回詩一首，後二句雲 ：『長門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今縣君不受我珠子，卻寫此一句來，分明說你家主不在，他獨居寂寥，不是珠子安慰得的，卻不是要我來伴他寂寥麼 ？」小童道 ：「果然如此，官人如何謝我 ？」宣教道：「惟卿所欲 。」小童道 ：「縣君既不受珠子，何不就送與我了 ？」宣教道 ：「珠子雖然回來，卻還要送去，我另自謝你便是 。」宣教箱中去取通天犀簪一枝，海南香扇墜二個，將出來送與小童道 ：「權爲寸敬，事成重謝。這珠子再煩送一送去，我再附一首詩在內，要他必受 。」詩云：

往返珍珠不用疑，還珠垂淚古來癡。

知音但使能欣賞，何必相逢未嫁時？

宣教便將一幅冰魚肖 帕寫了，連珠子付與小童。小童看了笑道 ：「這詩意，我又不曉得了 。」宣教道 ：「也是用着個故事。唐張籍詩云 ：『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今我反用其意，說道只要有心，便是嫁了何妨？你縣君若有意於我，見了此詩，此珠必受矣 。」小童笑道 ：「元來官人是偷香的老手 。」宣教也笑道 ：「將就看得過 。」小童拿了，一徑自去，此番不見來推辭，想多應受了。宣教暗自歡喜，只待好音。丁惜惜那裏時常叫小二來請他走走，宣教好一似朝門外候旨的官，惟恐不時失誤了宣召，那裏敢移動半步？

忽然一日傍晚，小童笑嘻嘻的走來道 ：「縣君請官人過來說話 。」宣教聽罷，忖道 ：「平日只是我去挨光，才設法得見面，並不是他着人來請我的。這番卻是先叫人來相邀，必有光景 。」因問小童道 ：「縣君適才在那裏？怎生對你說叫你來請我的 ？」小童道 ：「適來縣君在臥房裏，卸了妝飾，重新梳裹過了，叫我進去，問說 ：『對門吳官人可在下處否 ？』我回說 ：『他這幾時只在下處，再不到外邊去 。』縣君道 ：『既如此，你可與我悄悄請過來，竟到房裏來相見，切不可驚張。』如此分付的 。」宣教不覺踊躍道 ：「依你說來，此番必成好事矣 ！」小童道 ：「我也覺得有些異樣，決比前幾次不同。只是一件，我家人口頗多，耳目難掩。日前只是體面上往來，所以外觀不妨，今卻要到內室去，須瞞不得許多人。就是悄着些，是必有幾個知覺，露出事端，彼此不便，須要商量 。」宣教道：「你家中事體，我怎生曉得備細？須得你指引我道路，應該怎生才妥 ？」小童道 ：「常言道，』有錢使得鬼推磨』。世上那一個不愛錢的？你只多把些賞賜分送與我家裏人了，我去調開了他每。他每各人心照，自然躲開去了，任你出入，就有撞見的也不說破了 。」宣教道 ：「說得甚是有理，真可以築壇拜將。你前日說我是偷香老手，今日看起來，你也象個老馬泊六了。」小童道：「好意替你計較，休得取笑！」

當下吳宣教拿出二十兩零碎銀兩，付與小童，說道 ：「我須不認得宅上甚麼人，煩你與我分派一分派，是必買他們盡皆口靜方妙 。」小童道：「這個在我，不勞分付。我先行一步，停當了衆人，看個動靜，即來約你同去 。」宣教道 ：「快着些個 。」小童先去了，吳宣教急揀時樣濟楚衣服，打扮得齊整，真個賽過潘安，強如宋玉，眼巴巴只等小童到來，即去行事。正是：

羅綺層層稱體裁，一心指望赴陽臺。

巫山神女雖相待，雲雨寧知到底諧？

說這宣教坐立不定，只想赴期。須臾，小童已至，回覆道：「衆人多有了賄賂，如今一去，徑達寢室，毫無阻礙了 。」宣教不勝歡喜，整一整巾幘，灑一灑衣裳，隨着小童，便走過了對門，不由中堂，在旁邊一條弄裏轉了一兩個灣曲，已到臥房之前。只見趙縣君懶梳妝模樣，早立在簾兒下等候。見了宣教，滿面堆下笑來，全不比日前的莊嚴了。開口道 ：「請官人房裏坐地 。」一個丫環掀起門簾，縣君先走了進房，宣教隨後入來。只是房裏擺設得精緻，爐中香菸馥郁，案上酒餚齊列。宣教此時蕩了三魂，失了六魄，不知該怎麼樣好，只得低聲柔語道 ：「小子有何德能，過蒙縣君青盼如此 ？」縣君道 ：「一向承蒙厚情，今良宵無事，不揣特請官人清話片晌，別無他說 。」宣教道 ：「小子客居旅邸，縣君獨守清閨，果然兩處寂寥，每遇良宵，不勝懷想。前蒙青絲之惠，小子緊繫懷袖，勝如貼肉。今蒙寵召，小子所望，豈在酒食之類哉 ？」縣君微笑道 ：「休說閒話，且自飲酒 。」宣教只得坐了，縣君命丫環一面斟下熱酒，自己舉杯奉陪。

宣教三杯酒落肚，這點熱團團興兒直從腳跟下冒出天庭來，那裏按納得住？面孔紅了又白，白了又紅，箸子也倒拿了，酒盞也潑翻了，手腳都忙亂起來，覷個丫環走了去，連忙走過縣君這邊來，跪下道 ：「縣君可憐見，急救小子性命則個 ！」縣君一把扶起道 ：「且休性急！妾亦非無心者，自前日博柑之日，便覺鍾情於子。但禮法所拘，不敢自逞。今日久情深，清夜思動，愈難禁制，冒禮忘嫌，願得親近。既到此地，決不教你空回去了。略等人靜後，從容同就枕蓆便了 。」宣教道 ：「我的親親的娘！既有這等好意，早賜一刻之歡，也是好的。叫小子如何忍耐得住 ？」縣君笑道 ：「怎恁地饞得緊？」

即喚丫環們快來收拾，未及一半，只聽得外面喧嚷，似有人喊馬嘶之聲，漸漸近前堂來了。宣教方在神魂蕩DD 之際，恰象身子不是自己的，雖然聽得有些詫異，沒工夫得疑慮別的，還只一味癡想。忽然一個丫環慌慌忙忙撞進房來，氣喘喘的道：「官人回來了！官人回來了 ！」縣君大驚失色道 ：「如何是好？快快收拾過了桌上的 ！」即忙自己幫着搬得桌上罄淨。宣教此時任是奢遮膽大的，不由得不慌張起來，道 ：「我卻躲在那裏去 ？」縣君也着了忙道 ：「外邊是去不及了 。」引着宣教的手，指着牀底下道 ：「權躲在裏面去，勿得做聲 ！」宣教思量走了出去便好，又恐不認得門路，撞着了人，左右看着房中，卻別無躲處，一是慌促，沒計奈何，只得依着縣君說話，望着牀底一鑽，顧不得甚麼塵灰齷齪。且喜牀底寬闊，戰陡陡的蹲在裏頭，不敢喘氣。一眼偷覷着外邊，那暗處望明處，卻見得備細。看那趙大夫大踏步走進房來，口裏道 ：「這一去不覺好久，家裏沒事麼 ？」縣君着了忙的，口裏牙齒捉對兒廝打着，回言道 ：「家..家..家裏沒事。你..你..你如何今日

纔來 ？」大夫道 ：「家裏莫非有甚事故麼？如何見了我舉動慌張，語言失措，做這等一個模樣 ？」縣君道 ：「沒..沒..沒甚事故 。」大夫對着丫環問道 ：「縣君卻是怎的？」丫環道 ：「果..果..果然沒有甚麼怎..怎..怎的 。」宣教在牀下着急，恨不得替了縣君、丫環的說話，只是不敢爬出來。大夫遲疑了一回道 ：「好詫異！好詫異 ！」縣君按定了性兒，才說得話兒囫圇，重複問道：「今日在那裏起身？怎夜間到此 ？」大夫道 ：「我離家多日，放心不下。今因有事在婺州，在此便道暫歸來一看，明日就要起身過江的 。」宣教聽得此言，驚中有喜，恨不得天也許下了半邊，道：「原來還要出去，卻是我的造化也 ！」縣君又問道 ：「可曾用過晚飯？」大夫道：「晚飯已在船上喫過，只要取些熱水來洗腳 。」縣君即命丫環安好了足盆，廚下去取熱水來傾在裏頭了。大夫便脫了外衣，坐在盆間，大肆澆洗，澆洗了多時，潑得水流滿地，一直淌進牀下來。因是地板房子，鋪牀處壓得重了，地板必定低些，做了下流之處。那宣教正蹲在裏頭，身上穿着齊整衣服，起初一時極了，顧不得惹了灰塵，鑽了進去。而今又見水流來了，恐怕污了衣服，不覺的把袖子東收西斂來避那些齷齪水，未免有些窸窸窣窣之聲。大夫道 ：「奇怪！牀底下是甚麼響？敢是蛇鼠之類，可拿燈燭來照照 。」丫環未及答應，大夫急急揩抹乾淨，即伸手桌子上去取燭臺過來，捏在手中，向牀底下一看。不看時萬事全休，這一看，好似霸王初入核心內，張飛剛到灞陵橋。大夫大吼一聲道 ：「這是個甚麼鳥人？躲在這底下 ？」縣君支吾道 ：「敢是個賊 ？」大夫一把將宣教拖出來道 ：「你看！難道有這樣齊整的賊？怪道方纔見吾慌張，元來你在家養姦夫！我去得幾時，你就是這等羞辱門戶 ！」先是一掌打去，把縣君打個滿天星，縣君啼哭起來。大夫喝教衆奴僕都來，此時小童也只得隨着衆人行止。大夫叫將宣教四馬攢蹄，捆做一團，聲言道 ：「今夜且與我送去廂裏吊着，明因臨安府推向去 ！」大夫又將一條繩來，親自動手也把縣君縛住道 ：「你這淫婦，也不與你干休 ！」縣君只是哭，不敢回答一言。大夫道：「好惱！好惱！且暖酒來我喫着消悶！」從人丫環們多慌了，急去竈上撮哄些嘎飯，燙了熱酒拿來。大夫取個大甌，一頭喫，一頭罵。又取過紙筆，寫下狀詞，一邊寫，一邊喫酒。喫得不少了，不覺懵懵睡去。縣君悄悄對宣教道 ：「今日之事固是我誤了官人，也是官人先有意向我，誰知隨手事敗。若是到官，兩個都不好了，爲之奈何 ？」宣教道：「多蒙縣君好意相招，未曾沾得半點恩惠。今事著敗露，我這一官只當斷送在你這冤家手裏了 。」縣君道：「沒奈何了，官人只是下些小心求告他，他也是心軟的人，求告得轉的 。」

正說之間，大夫醒來，口裏又喃喃的罵道 ：「小的們打起火把，快將這賊弟子孩兒送到廂裏去 ！」衆人答應一聲，齊來動手。宣教着了急，喊道 ：「大夫息怒，容小子一言。小子不才，忝爲宣教郎，因赴吏部磨勘，寓居府上對門。蒙縣君青盼，往來雖久，實未曾分毫犯着玉體。今若到公府，罪犯有限，只是這官職有累。望乞高抬貴手，饒過小子，穿小子拜納微禮，贖此罪過罷 ！」大夫笑道 ：「我是個宦門，把妻子來換錢麼？」宣教道 ：「今日便壞了小子微官，與君何益？不若等小子納些錢物，實爲兩便。小子亦不敢輕，即當奉送五百千過來 。」大夫道 ：「如此口輕！你一個官，我一個妻子，只值得五百平麼 ？」宣教聽見論量多少，便道是好處的事了，滿口許道 ：「便再加一倍，湊做千緡罷 。」大夫還只是搖頭。縣君在旁哭道 ：「我爲買這官人的珠翠，約他來議價，實是我的不是。誰知撞着你來捉破了。我原不曾點污，今若拿這官人到官，必然扳下我來，我也免不得到官對理，出乖露醜，也是你的門面不雅。不如你看日前夫妻之面，寬恕了我，放了這官人罷 ！」大夫冷笑道 ：「難道不曾點污 ？」衆從人與丫環們先前是小童賄賂過的，多來磕頭討饒道 ：「其實此人不曾犯着縣君，只是暮夜不該來此，他既情願出錢贖罪，官人罰他重些，放他去罷。一來免累此人官職，二來免致縣君出醜，實爲兩便 。」縣君又哭道：「你若不依我，只是尋個死路罷了 ！」大夫默然了一晌，指着縣君道 ：「只爲要保全你這淫婦，要我忍這樣贓污 ！」小童忙攛到宣教耳邊廂低言道：「有了口風了，快快添多些，收拾這事罷 。」宣教道 ：「錢財好處，放綁要緊。手腳多麻木了 。」大夫道 ：「要我饒你，須得二千緡錢，還只是買那官做。羞辱我門庭之事，只當不曾提起，便宜得多了 。」宣教連聲道：「就依着是二千緡，好處！好處！」大夫便喝從人，教且鬆了他的手。小童急忙走去把索子頭解開，松出兩隻手來。大夫叫將紙墨筆硯拿過來、放在宣教面前、叫他寫個不願經官的招狀。宣教只得寫道 ：「吏部候勘宣教郎吳某，只因不會闖入趙大夫內室，不願經官，情甘出錢二千貫贖罪，並無詞說。私供是實 。」趙大夫取來看過，要他押了個字。便叫放了他綁縛，只把脖子拴了，叫幾個方纔隨來家的戴大帽、穿一撒的家人，押了過對門來，取足這二千緡錢。此時亦有半夜光景，宣教下處幾個手下人已是都睡熟了。這些趙家人個個如狼似虎，見了好東西便搶，珠玉犀象之類，狼藉了不知多少，這多是二千緡外加添的。吳宣教足足取勾了二千數目，分外又把些零碎銀兩送與衆家人，做了東道錢。衆人方纔住手，齎了東西，仍同了宣教，押至家主面前交割明白。大夫看過了東西，還指着宣教道 ：「便宜了這弟子孩兒 ！」喝叫：「打出去！」宣教抱頭鼠竄走歸下處，下處店家燈尚未熄。宣教也不敢把這事對主人說，討了個火，點在房裏了，坐了一回，驚心方定，無聊無賴，叫起個小廝來，燙些熱酒，且圖解悶。一邊喫，一邊想道 ：「用了這幾時工夫，才得這個機會，再差一會兒也到手了，誰想卻如此不偶，反費了許多錢財 ！」又自解道 ：「還算造化哩。若不是趙縣君哭告，衆人拜求，弄得到當官，我這官做不成了。只是縣君如此厚情厚德，又爲我如此受辱。他家大夫說明日就出去的，這倒還好個機會，只怕有了這番事體，明日就使不在家，是必分外防守，未必如前日之便了。不知今生到底能勾相傍否 ？」心口相問，不覺潸然淚下，鬱抑不快，呵欠上來，也不脫衣服，倒頭便睡。

只因辛苦了大半夜，這一睡直睡到第二日晌午，方纔醒來。走出店中，舉目看去，對門趙家門也不關，簾子也不見了。一望進去，直看到裏頭，內外洞然，不見一人。他還懷着昨夜鬼胎，不敢自進去，悄悄叫個小廝，一步一步捱到裏頭探聽。直到內房左右看過，並無一個人走動蹤影。只見幾間空房，連傢伙什物一件也不見了。出來回覆了宣教。宣教忖道 ：「他原說今日要到外頭去，恐怕出去了我又來走動，所以連家眷帶去了。只是如何搬得這等罄淨？難道再不回來住了？其間必有緣故。」試問問左右鄰人，才曉得這趙家也是那裏搬來的，住得不十分長久。這房子也只是賃下的，除非已宅。是用着美人之局，紮了火囤去了。宣教渾如做了一個大夢一般，悶悶不樂，且到丁惜惜家裏消遣一消遣。惜惜接着宣教，笑容可掬道 ：「甚好風吹得貴人到此 ？」連忙置酒相待。飲酒中間，宣教頻頻的嘆氣。惜惜道 ：「你向來有了心上人，把我冷落了多時。今日既承不棄到此，如何只是嗟嘆，象有甚不樂之處 ？」宣教正是事在心頭，巴不得對人告訴，只是把如何對門作寓，如何與趙縣君往來，如何約去私期，卻被丈夫歸來拿住，將錢買得脫身，備細說了一遍。惜惜大笑道 ：「你枉用癡心，落了人的圈套了。你前日早對我說，我敢也先點破你，不着他道兒也不見得。我那年有一夥光棍將我包到揚州去，也假了商人的愛妾，紮了一個少年子弟千金，這把戲我也曾弄過的。如今你心愛的縣君，又不知是那一家歪刺貨也！你前日瞞得我好，撇得我好，也教你受些業報 。」宣教滿臉羞慚，懊恨無已。丁惜惜又只顧把說話盤問，見說道身畔所有剩得不多，行院家本色，就不十分親熱得緊了。

宣教也覺怏怏，住了一兩晚，走了出來。滿城中打聽，再無一些消息。看看盤費不勾用了，等不得吏部改秩，急急走回故鄉。親眷朋友曉得這事的，把來做了笑柄。宣教常時忽忽如有所失，感了一場纏綿之疾，竟不及調官而終。

可憐吳宣教一個好前程，惹着了這一些魔頭，不自尊重，被人弄得不尷不尬，沒個收場如此。奉勸人家子弟，血氣未定貪淫好色、不守本分不知利害的，宜以此爲鑑！詩云：

一臠肉味不曾嘗，已遣纏頭罄橐裝。

盡道陷人無底洞，誰知洞口賺劉郎。

# 第三十九卷  誇妙術丹客提金

詩曰：

破布衫巾破布裙，逢人慣說會燒銀。

自家何不燒些用？擔水河頭賣與人。

這四句詩，乃是國朝唐伯虎解元所作。世上有這一夥燒丹鍊汞之人，專一設立圈套，神出鬼沒，哄那貪夫癡客，道能以藥草煉成丹藥。鉛鐵爲金，死汞爲銀。名爲」黃白之術」，又叫得」爐火之事 「，只要先將銀子爲母，後來覷個空兒，偷了銀子便走，叫做」提罐 「，曾有一個道人將此術來尋唐解元，說道 ：「解元仙風道骨，可以做得這件事 「，解元貶駁他道 ：「我看你身上藍縷，你既有這仙術，何不燒些來自己用度，卻要作成別人 ？」道人道 ：「貧道有的是術法，乃造化所忌。卻要尋個大福氣的，承受得起，方好與他作爲。貧道自家卻沒這些福氣，所以難做。看見解元正是大福氣的人，來投合夥，我們術家，叫做』訪外護』 。」唐解元道：「這等與你說過：你的法術施爲，我一些都不管，我只管出着一味福氣幫你；等丹成了，我與你平分但是 。」道人見解元說得蹊蹺，曉得是奚落他，不是主顧，飄然而去了。所以唐解元有這首詩，也是點明世人的意思。

卻是這夥裏的人，更有花言巧語，如此說話說他不倒的。卻是爲何？他們道 ：「神仙必須度世，妙法不可自私。畢竟有一種具得仙骨，結得仙緣的，方可共煉共修，內丹成，外丹亦成 。」有這許多好說話。這些說話，何曾不是正理？就是煉丹，何曾不是仙法？卻是當初仙人留此一種丹砂化黃金之法，只爲要廣濟世間的人。尚且純陽呂祖慮他五百年後復還原質，誤了後人，原不曾說道與你置田買產，畜妻養子，幫做人家的。只如杜子春遇仙，在雲臺觀煉藥將成，尋他去做」外護」，只爲一點愛根不斷，累播丹鼎飛敗。如今這些貪人，擁着嬌妻美妾，求田問舍，損人肥己，掂斤播兩，何等肚腸！尋着一夥酒肉道人，指望煉成了，要受用一世，遺之子孫，豈不癡了？只叫他把」內丹成，外丹亦成」這兩句想一想，難道是掉起內養工夫，單單弄那銀子的？只這點念頭，也就萬萬無有煉得丹成的事了。

看官，你道小子說到此際，隨你愚人，也該醒悟這件事沒影響，做不得的。卻是這件事，偏是天下一等聰明，要落在圈套裏，不知何故！今小子說一個松江富翁，姓潘，是個國子監監生，胸中廣博，極有口才，也是個有意思的人。卻有一件癖性，酷信丹術。俗語道 ：「物聚於所好 。」果然有了此好，方士源源而來。零零星星，也弄掉了好些銀子，受過了好些丹客的騙。他只是一心不悔，只說 ：「只緣遇不着好的，從古有這家法術，豈有做不來的事？畢竟有一日弄成了，前進些小所失，何足爲念 ？」把這事越好得緊了。這些丹客，我傳與你，你傳與我，遠近盡聞其名，左右是一夥的人，推班出色，沒一個不思量騙他的。

一日秋間，來到杭州西湖上游賞，賃一個下處住着。只見隔壁園亭上歇着一個遠來客人，帶着家眷，也來遊湖。行李甚多，僕從齊整。那女眷且是生得美貌，打聽來是這客人的愛妾。日日僱了天字一號的大湖船，擺了盛酒，吹彈歌唱俱備。攜了此妾下湖，淺斟低唱，觥籌交舉。滿桌擺設酒器，多是些金銀異巧式樣，層見迭出。晚上歸寓，燈火輝煌，賞賜無算。潘富翁在隔壁寓所，看得呆了。想道 ：「我家裏也算是富的，怎能勾到得他這等揮霍受用？此必是個陶朱、猗頓之流，第一等富家了 。」心裏豔慕，漸漸教人通問，與他往來相拜。通了姓名，各道相慕之意。

富翁乘間問道 ：「吾丈如此富厚，非人所及 。」那客人謙讓道 ：「何足掛齒 ！」富翁道 ：「日日如此用度，除非家中有金銀高北斗，才能象意。不然，也有盡時 。」客人道 ：「金銀高北斗，若只是用去，要盡也不難。須有個用不盡的法兒 。」富翁見說，就有些着急了，問道 ：「如何是用不盡的法 ？」客人道 ：「造次之章，不好就說得 。」富翁道 ：「畢竟要請教。」客人道：「說來吾丈夫必解，也未必信 。」富翁見說得蹊蹺，一發殷勤求懇，必要見教。客人屏去左右從人，附耳道：「吾有』九還丹』，可以點鉛汞爲黃金。只要煉得丹成，黃金與瓦礫同耳，何足貴哉 ？」富翁見說是丹術，一發投其所好，欣然道 ：「原來吾丈精於丹道，學生於此道最爲心契，求之不得。若吾丈果有此術，學生情願傾家受教 。」客人道 ：「豈可輕易傳得？小小試看，以取一笑則可 。」便教小童熾起爐炭，將幾兩鉛汞熔化起來。身邊腰袋裏摸出一個紙包，打開來都是些藥末，就把小指甲挑起一些些來，彈在罐裏，傾將出來，連那鉛汞不見了，都是雪花也似的好銀。

看官，你道藥末可以變化得銅鉛做銀，卻不是真法了？元來這叫得「縮銀之法 「，他先將銀子用藥煉過，專取其精，每一兩直縮做一分少些。今和鉛汞在火中一燒，鉛汞化爲青氣去了，遺下糟粕之質，見了銀精，盡化爲銀。不知原是銀子的原分量，不曾多了些。丹客專以此術哄人，人便死心塌地信他，道是真了。 富翁見了，喜之不勝，道 ：「怪道他如此富貴受用！元來銀子如此容易。我煉了許多時，只有折了的。今番有幸遇着真本事的了，是必要求他去替我煉一煉則個 。」遂向客人道 ：「這藥是如何煉成的 ？」客人道 ：「這叫做母銀生先將銀子爲母，不拘多少，用藥鍛鍊，養在鼎中。須要九轉，火候足了，先生了黃芽，又結成白雪。啓爐時，就掃下這些丹頭來，只消一黍米大，便點成黃金白銀，那母銀仍舊分毫不虧的 。」富翁道：「須得多少母銀 ？」客人道 ：「母銀越多，丹頭越精，若煉得有半合許丹頭，富可敵國矣 。」富翁道 ：「學生家事雖寒，數千之物還儘可辦。若肯不吝大教，拜迎到家下，點化一點化，便是生平願足 。」客人道 ：「我術不易傳人，亦不輕與人燒煉。今觀吾丈虔心，又且骨格有些道氣，難得在此聯寓，也是前緣，不妨爲吾丈做一做。但見教高居何處，異日好來相訪 。」富翁道 ：「學生家居松江，離此處只有兩三日路程。老丈若肯光臨，即此收拾，同到寒家便是。若此間別去，萬一後會木偶，豈不當面錯過了 ？」客人道 ：「在下是中州人，家有老母在堂，因慕武林山水佳勝，攜了小妾，到此一遊。空身出來，遊賞所需，只在爐火，所以樂而忘返。今遇吾丈知音，不敢自祕。但直須帶了小妾回家安頓，兼就看看老母，再赴吾丈之期，未爲遲也 。」富翁道 ：「寒舍有別館園亭，可貯尊眷。何不就同攜到彼住下，一邊做事，豈不兩便？家下雖是看待不同，決不至有慢尊客，使尊眷有不安之理。只求慨然俯臨，深感厚情 。」客人方纔點頭道 ：「既承吾丈如此真切，容與小妾說過，商量收拾起行。」

富翁不勝之喜，當日就寫了請貼，請他次日下湖飲酒。到了明日殷殷勤勤，接到船上。備將胸中學問，你誇我逞，談得津津不倦，只恨相見之晚，賓主盡歡而散。又送着一桌精潔酒餚，到隔壁園亭上去，請那小娘子。來日客人答席，分外豐盛，酒器傢伙都是金銀，自不必說。兩人說得好着，遊興既闌，約定同到松江。在關前僱了兩個大船，盡數搬了行李下去，一路相傍同行。那小娘子在對船艙中，隔簾時露半面。富翁偷眼看去，果然生得丰姿美豔，體態輕盈。只是：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又裴航贈同舟樊夫人。詩云：

同舟吳越猶懷想，況遇天仙隔錦屏。

但得玉京相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

此時富翁在隔船，望着美人，正同此景，所恨無一人通音問耳。

話休絮煩，兩隻船不日至松江。富翁已到家門首，便請丹客上岸。登堂獻茶已畢，便道 ：「此是學生家中，往來人雜不便。離此一望之地，便是學生莊舍，就請尊眷同老丈至彼安頓，學生也到彼外廂書房中宿歇。一則清靜，可以省煩雜；二則謹密，可以動爐火，尊意如何 ？」丹客道 ：「爐火之事，最忌俗囂，又怕外人觸犯。況又小妾在身伴，一發宜遠外人。若得在貴莊住止，行事最便了 。」富翁便指點移船到莊邊來，自家同丹客攜手步行。來到莊門口，門上一匾，上寫」涉趣園」三字，進得園來，但見：

古木幹霄，新篁夾徑。榱題虛敞，無非是月榭風亭；棟宇幽深，饒有那曲房邃室。疊疊假山數仞，可藏太史之書；層層巖洞幾重，疑有仙人之籙。若還奏曲能招鳳，在此觀棋必爛柯。

丹客觀玩園中景緻，欣然道 ：「好個幽雅去處，正堪爲修煉之所，又好安頓小妾，在下便可安心與吾丈做事了。看來吾丈果是有福有緣的 。」富翁就叫人接了那小娘子起來。那小娘子喬妝了，帶着兩個丫頭，一個喚名春雲，一個喚名秋月，搖搖擺擺，走到園亭上來。富翁欠身迴避，丹客道 ：「而今是通家了，就等小妾拜見不妨 。」就叫那小娘子與富翁相見了。富翁對面一看，真個是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天下凡是有錢的人，再沒一個不貪財好色的。富翁此時好象雪獅子向火，不覺軟癱了半邊，煉丹的事又是第二着了。便對丹客道 ：「園中內室盡寬，憑尊嫂揀個象意的房子住下了。人少時，學生還再去喚幾個婦女來伏侍 。」丹客就同那小娘子去看內房了。富翁急急走到家中，取了一對金釵，一雙金手鐲，到園中奉與丹客道 ：「些小薄物，奉爲尊嫂拜見之儀。望勿嫌輕鮮。」丹客一眼估去，見是金的，反推辭道 ：「過承厚意，只是黃金之物，在下頗爲易得，老丈實爲重費，於心不安，決不敢領。」富翁見他推辭，一發不過意道 ：「也知吾丈不希罕此些微然之物，只是尊嫂面上，略表芹意，望吾丈鑑其誠心，乞賜笑留。」丹客道 ：「既然這等美意，在下若再推託，反是自外了。只得權且收下，容在下竭力煉成丹藥，奉報厚惠 。」笑嘻嘻走入內房，叫個丫頭捧了進去，又叫小娘子出來，再三拜謝。

富翁多見得一番，又破費這些東西，也是心安意肯的。口裏不說，心中想道 ：「這個人有此丹法，又有此美姬，人生至此，可謂極樂。且喜他肯與我修煉，丹成料已有日。只是見放着這等美色在自家莊上，不知可有些緣法否？若一發勾搭得上手，方是心滿意足的事。而今拼得獻些殷勤，做工夫不着，磨他去，不要性急。且一面打點燒煉的事 。」便對丹客道 ：「既承吾丈不棄，我們幾時起手 ？」丹客道 ：「只在有銀爲母，不論早晚，可以起手 。」富翁道 ：「先得多少母銀 ？」丹客道：「多多益善，母多丹多，省得再費手腳 。」富翁道 ：「這等，打點將二千金下爐便了。今日且偏陪，在家下料理，明日學生搬過來，一同做事 。」是晚就具酌在園亭上款待過，盡歡而散。又送酒餚內房中去，殷殷勤勤，自不必說。

次日，富翁準準兌了二千金，將過園子裏來。一應爐器傢伙之類，家裏一向自有，只要搬將來。富翁是久慣這事的．頗稱在行，鉛汞藥物，一應俱備，來見丹客。丹客道 ：「足見主翁留心，但在下尚有祕妙之決，與人不同，煉起來便見 。」富翁道 ：「正是祕妙之決，要求相傳 。」丹客道：「在下此丹，名爲九轉還丹，每九日火侯一還，到九九八十一日開爐，丹物已成。那時節主翁大福到了 。」富翁道 ：「全仗提攜則個 。」丹客就叫跟來一個家僮，依法動手，熾起爐火，將銀子漸漸放將下去。取出丹方與富翁看了，將幾件希奇藥料放將下去，燒得五色煙起，就同富翁封住了爐。又喚這跟來幾個家人分付道：「我在此將有三個月日擔擱，你們且回去回覆老奶奶一聲再來。」這些人只留一二個慣燒爐的在此，其餘都依話散去了。從此家人日夜燒煉，丹客頻頻到爐邊看火色，卻不開爐。閒了卻與富翁清談，飲酒下棋。賓主相得，自不必說。又時時送長送短的到小娘子處討好，小娘子也有時回敬幾件知趣的東西彼此致意。 如此二十餘日，忽然一個人，穿了一身麻衣，渾身是汗，闖進園中來。衆人看時，卻是前日打發去內中的人。見了丹客，叩頭大哭道 ：「家裏老奶奶沒有了，快請回去治喪！」丹客大驚失色，哭倒在地。富翁也一時驚惶，只得從旁勸解道 ：「令堂天年有限，過傷無益，且自節哀 。」家人催促道 ：「家中無主，作速起身 ！」丹客住了哭，對富翁道 ：「本待與主翁完成美事，少盡報效之心，誰知遭此大變，抱恨終天！今勢既難留，此事又未終，況是間斷不得的，實出兩難。小妾雖是女流，隨侍在下已久，爐火之候，盡已知些底裏，留他在此看守丹爐纔好。只是年幼，無人管束，須有好些不便處 。」富翁道 ：「學生與老丈通家至交，有何妨礙？只須留下尊嫂在此。此煉丹之所，又無閒雜人來往，學生當喚個老成婦女前來陪伴，晚間或接到拙荊處一同寢處，學生自在園中安歇看守，以待吾丈到來。有何不便？至於茶飯之類，自然不敢有缺 。」丹客又躊躇了半晌，說道 ：「今老母已死，方寸亂矣，想古人多有託妻寄子的，既承高誼，只得敬從。留他在此看看火候。在下回去料理一番，不日自來啓爐，如此方得兩全其事。」富翁見說肯留妾，心中恨不得許下了半邊的天，滿面笑容應承道：「若得如此，足見有始有終 。」丹客又進去與小娘子說了來因，並要留他在此看爐的話，-一分付了。就叫小娘子出來再見了主翁，囑託與他了。叮嚀道 ：「只好守爐，萬萬不可私啓，倘有所誤，悔之無及 ！」富翁道 ：「萬一尊駕來遲，誤了八十一日之期，如何是好 ？」丹客道 ：「九還火候已足，放在爐中多養得幾日，丹頭愈生得多，就遲些開也不妨的 。」丹客又與小娘子說了些衷腸蜜語，忙忙而去了。

這富翁見丹客留下了美妾，料他不久必來，丹事自然有成，不在心上。卻是趁他不在，亦且同住園中，正好勾搭，機會不可錯過。時時亡魂失魄，只思量下手，方在遊思妄想，可可的那小娘子叫個丫頭春雲來道 ：「俺家娘請主翁到丹房看爐。」富翁聽得，急整衣巾，忙趨到前來請道 ：「適才尊婢傳命，小子在此伺候尊步同往 。」那小娘子囀鶯聲、吐燕語道 ：「主房翁先行，賤妾隨後 。」只見嫋嫋娜娜走出房來，道了萬福。富翁道 ：「娘子是客，小子豈敢先行 ？」小娘子道 ：「賤妾女流，怎好僭妄 ？」推遜了一回，單不扯手扯腳的相讓，已自覿面談唾相接了一回，有好些光景。畢竟富翁讓他先走了，兩個丫頭隨着。富翁在後面看去，真是步步生蓮花，不由人不動火。來到丹房邊，轉身對兩個丫頭道 ：「丹房忌生人，你們只在外住着，單請主翁進來 。」主翁聽得，三腳兩步跑上前去。同進了丹房，把所封之爐，前後看了一回。富翁一眼覷定這小娘子，恨不得尋口水來吞他下肚去，那裏還管爐火的青紅皁白？可惜有這個燒火的家僮在房，只好調調眼色，連風話也不便說得一句。直到門邊，富翁才老着臉皮道 ：「有勞娘子尊步。尊夫不在，娘子回房須是寂寞 。」那小娘子口不答應，微微含笑，此番和不推遜，竟自冉冉而去。

富翁愈加狂蕩，心裏想道 ：「今日丹房中若是無人，儘可撩撥他的。只可惜有這個家僮在內。明目須用計遣開了他，然後約那人同出看爐，此時便可用手腳了 。」是夜即分付從人 ：「明日早上備一桌酒飯，請那燒爐的家僮，說道一向累他辛苦了，主翁特地與他澆手。要得爛醉方住 。」分付已畢，是夜獨酌無聊，思量美人只在內室。又念着日間之事，心中癢癢，徬徨不已。乃吟詩一首道：

名園富貴花，移種在山家。

不道欄杆外，春風正自賒。

走至堂中，朗吟數遍，故意要內房聽得。只見房內走出一個丫頭秋月來，手捧盞茶來道 ：「俺家娘聽得主翁吟詩，恐怕口渴，特奉清茶 。」富翁笑逐顏開，再三稱謝。秋月進得去，只聽得裏邊也朗誦：

名花誰是主？飄泊任春風。

但得東君惜，芳心亦自同。

富翁聽罷，知是有意，卻不敢造次闖進去。又只聽裏邊關門響，只得自到書房睡了，以待天明。

次日早上，從人依了昨日之言，把個燒火的家僮請了去。他日逐守着爐竈邊，原不耐煩，見了酒杯，那裏肯放？喫得爛醉，就在外邊睡着了。富翁已知他不在丹房了，即走到內房前，自去看丹爐。那小娘子聽得，即使移步出來，一如昨日在前先走。走到丹房門邊，丫頭仍留在外，止是富翁緊隨入門去了。到得爐邊看時，不見了燒火的家僮。小娘子假意失驚道 ：「如何沒人在此，卻歇了火 ？」富翁笑道 ：「只爲小子自家要動火，故叫他暫歇了火 。」小娘子只做不解道 ：「這火須是斷不得的 。」富翁道 ：「等小子與娘子坎離交媾，以真火續將起來。」小娘子正色道 ：「煉丹學道之人，如何興此邪念，說此邪話 ？」富翁道 ：「尊夫在這裏，與小娘子同眼同起，少不得也要煉丹，難道一事不做，只是幹夫妻不成 ？」小娘子無言可答，道 ：「一場正事，如此歪纏 ！」富翁道 ：「小子與娘子鳳世姻緣，也是正事 。」一把抱住，雙膝跪將下去，小娘子扶起道 ：「拙夫家訓頗嚴，本不該亂做的。承主翁如此殷勤，賤妾不敢自愛，容晚間約着相會一話罷 。」富翁道 ：「就此懇賜一次，方見娘子厚情。如何等得到晚 ？」小娘子道 ：「這裏有人來，使不得 。」富翁道 ：「小子專爲留心要求小娘子，已着人款住了燒火的了。別的也不敢進來。況且丹房邃密，無人知覺。」小娘子道 ：「此間須是丹爐，怕有觸犯，悔之無及。決使不得 ！」富翁此時興已勃發，那裏還要什麼丹爐不丹爐！只是緊緊抱住道 ：「就是要了小子的性命，也說不得了。只求小娘子救一救 ！」不由他肯不肯，抱到一隻醉翁椅上，扯脫褲兒，就舞將進去。此時快樂何異登仙？但見：獨絃琴一翕一張，無孔蕭統上統下。紅爐中撥開邪火，玄關內走動真鉛。舌攪華池，滿口馨香嘗主液；精穿此屋，渾身酥快吸瓊漿。何必丹成入九天？即此魂消歸極樂。

兩下雲雨已畢，整了衣服。富翁謝道 ：「感謝娘子不棄，只是片時歡娛，晚間願賜通宵之樂 。」撲的又跪下去。小娘子急抱起來道 ：「我原許下你晚間的，你自喉急等不得。那裏有丹鼎旁邊就弄這事起來 ？」富翁道 ：「錯過一時，只恐後悔無及。還只是早得到手一刻，也是見成的了。」小娘子道 ：「晚間還是我到你書房來，你到我臥房來 ？」富翁道 ：「但憑娘子主見 。」小娘子道 ：「我處須有兩個丫頭同睡，你來不便；我今夜且瞞着他們自出來罷，待我明日叮囑丫頭過了，然後接你進來 。」

是夜，果然人靜後，小娘子走出堂中來，富翁也在那裏伺候，接至書房，極盡衾枕之樂。以後或在內，或在外，總是無拘無管。富翁以爲天下奇遇，只願得其夫一世不來，丹煉不成也罷了。

綢繆了十數宵，忽然一日，門上報說 ：「丹客到了 。」富翁吃了一驚。接進寒溫畢，他就進內房來見了小娘子，說了好些說話。出外來對富翁道 ：「小妾說丹爐不動。而今九還之期已過，丹已成了，正好開看。今日匆匆，明日獻過了神，啓爐罷 。」富翁是夜雖不得再望歡娛，卻見丹客來了，明日啓爐，丹成可望。還賴有此，心下自解自樂。

到得明日，請了些紙馬福物，祭獻了畢。丹客同富翁剛走進丹房，就變色沉吟道 ：「如何丹房中氣色恁等的有些詫異？」便就親手啓開鼎爐一看，跌足大驚道 ：「敗了，敗了！真丹走失，連銀母多是糟粕了！此必有做交感污穢之事，觸犯了的。」富翁驚得面如土色，不好開言。又見道着真相，一發慌了。丹客懊怒，咬得牙齒足乞 足乞 的晌，問燒火的家僮道：「此房中別有何人進來 ？」家僮道 ：「只有主翁與小娘子，日日來看一次，別無人敢進來 。」丹客道 ：「這等如何得丹敗了？快去叫小娘子來問 。」家僮走去，請了出來。丹客厲聲道 ：「你在此看爐，做了甚事？丹俱敗了！」小娘子道 ：「日日與主翁來看，爐是原封不動的，不知何故 。」丹客道 ：「誰說爐動了封？你卻動了封了 ！」又問家僮道 ：「主翁與小娘子來時，你也有時節不在此麼 ？」家僮道 ：「止有一日，是主翁憐我辛苦，請去喫飯，多飲了幾杯，睡着在外邊了。只這一日，是主翁與小娘子自家來的 。」丹客冷笑道 ：「是了！是了 ！」忙走去行囊裏抽出根皮鞭來，對小娘子道 ：「分明是你這賤婢做出事來了 ！」一鞭打去，小娘子閃過了，哭道 ：「我原說做不得的，主人翁害了奴也 ！」富翁直着雙眼，無言可答，恨沒個地洞鑽了進去。丹客怒目直視富翁道 ：「你前日受託之時，如何說的？我去不久，就幹出這樣昧心的事來，元來是狗彘不直值！如此無行的人，如何妄想燒丹煉藥？是我眼裏不識人。我只是打死這賊婢罷，羞辱門庭，要你怎的 ？」拿着鞭一趕趕來，小娘子慌忙走進內屋，虧得兩個丫頭攔住，勸道：「官人耐性 。」每人接了一皮鞭，卻把皮鞭摔斷了。

富翁見他性發，沒收場，只得跪下去道 ：「是小子不才，一時幹差了事。而今情願棄了前日之物，只求寬恕罷 ！」丹客道 ：「你自作自受，你幹壞了事，走失了丹，是應得的，沒處怨悵。我的愛妾可是與你解饞的？受了你點污，卻如何處？我只是殺卻了，不怕你不償命 ！」富翁道 ：「小子情願贖罪罷。」即忙叫家人到家中拿了兩個元寶，跪着討饒。丹客只是佯着眼不瞧道 ：「我銀甚易，豈在乎此 ！」富翁只是磕頭，又加了二百兩道 ：「如今以此數，再娶了一位如夫人也勾了。實是小子不才，望乞看平日之面，寬恕尊嫂罷 。」丹客道 ：「我本不希罕你銀子，只是你這樣人，不等你損些已財，後來不改前非。我偏要拿了你的，將去濟人也好 。」就把三百金拿去，裝在箱裏了，叫齊了小娘子與家僮、丫頭等，急把衣裝行李盡數搬出，下在昨日原來的船裏，一徑出門。口裏喃喃罵道 ：「受這樣的恥辱！可恨！可恨 ！」罵詈不止，開船去了。富翁被嚇得魂不附體，恐怕弄出事來，雖是折了些銀子，得他肯去，還自道僥倖。至於爐中之銀，真個認做觸犯了他，丹鼎走敗。但自悔道 ：「試性急了些！便等丹成了，多留他住幾時，再圖成此事，豈不兩美？再不然，不要在丹房裏頭弄這事，或者不妨也見得。多是自己莽撞了，枉自破了財物也罷，只是遇着真法，不得成丹，可惜！可惜 ！」又自解自樂道：「只這一個絕色佳人受用了幾時，也是風流話柄，賞心樂事，不必追悔了。」

卻不知多是丹客做成圈套。當在西湖時，原是打聽得潘富翁上杭，先裝成這些行徑來炫惑他的。及至請他到家，故意要延緩，卻象沒甚要緊。後邊那個人來報喪之時，忙忙歸去，已自先把這二千金提了罐去了。留着家小，使你不疑。後來勾搭上場，也都是他教成的計較，把這堆狗屎堆在你鼻頭上，等你開不得口，只好自認不是，沒工夫與他算帳了。那富翁是破財星照，墮其計中。先認他是鉅富之人，必有真丹點化，不知那金銀器皿都是些鉛錫爲質，金銀汁粘裹成的。酒後燈下，誰把試金石來試？一是不辨，都誤認了。此皆神奸詭計也。

富翁遭此一騙，還不醒悟，只說是自家不是，當面錯了，越好那丹術不已。一日，又有個丹士到來，與他談着爐火，甚是投機，延接在家。告訴他道 ：「前日有一位客人，真能點鐵爲金，當面試過，他已此替我燒煉了。後自家有些得罪於他，不成而去，真是可惜 。」這丹士道 ：「吾術豈獨不能 ？」便叫把爐火來試，果然與前丹客無二，些少藥末，投在鉛汞裏頭，盡化爲銀。富翁道 ：「好了，好了。前番不着，這番着了 。」又湊千金與他燒煉。丹士呼朋引類，又去約了兩三個幫手來做。富翁見他銀子來得容易，放膽大了，一些也不防他，豈知一個晚間，提了罐走了。次日又撈了個空。

富翁此時連被拐去，手口已窘，且怒且羞道 ：「我爲這事費了多少心機，弄了多少年月，前日自家錯過，指望今番是了，誰知又遭此一閃？我不問那裏尋將去，他不過又往別家燒煉，或者撞得着也不可知。縱不然，或者另遇着真正法術，再得煉成真丹，也不見得 。」自此收拾了行李，東遊西走。

忽然一日，在蘇州閶門人叢裏劈面撞着這一夥人。正待開口發作，這夥人不慌不忙，滿面生春，卻象他鄉遇故知的一般，一把邀了那富翁，邀到一個在酒肆中，一副潔淨座頭上坐了。叫酒保燙酒取嗄飯來，殷勤謝道 ：「前日有負厚德，實切不安。但我輩道路如此，足下勿以爲怪！今有一法與足下計較，可以償足下前物，不必別生異說 。」富翁道 ：「何法 ？」丹士道：「足下前日之銀，吾輩得來隨手費盡，無可奉償。今山東有一大姓，也請吾輩燒煉，已有成約。只待吾師到來，才交銀舉事。奈吾師遠遊，急切未來。足下若權認作吾師，等他交銀出來，便取來先還了足下前物，直如反掌之易！不然，空尋我輩也無干。足下以爲何如 ？」富翁道 ：「尊師是何人物 ？」丹士道：「是個頭陀。今請足下略剪去了些頭髮，我輩以師禮事奉，徑到彼處便了。」

富翁急於得銀，便依他剪髮做一齊了。彼輩殷殷勤勤，直侍奉到山東。引進見了大姓，說道是師父來了。大姓致敬，迎接到堂中，略談爐火之事，富翁是做慣了的，亦且胸中原博，高談闊論，盡中機宜。大姓深相敬服，是夜即兌銀二千兩，約在明日起火。只管把酒相勸，喫得酩酊。扶去另在一間內書房睡着。到得天明，商量安爐。富翁見這夥人科派，自家曉得些，也在裏頭指點。當日把銀子下爐燒煉，這夥人認做徒弟守爐。大姓只管來尋師父去請教，攀話飲酒，不好卻得。這些人看個空兒，又提了罐，各各走了，單撇下了師父。

大姓只道師父在家不妨，豈知早晨一夥都不見了，就拿住了師父，要去送在當官，捉拿餘黨。富翁只得哭訴道 ：「我是松江潘某，原非此輩同黨。只因性好燒丹，前日被這夥人拐了。路上遇見他，說道在此間燒煉，得來可以賠償。又替我剪髮，叫我裝師父來的。指望取還前銀，豈知連宅上多騙了，又撇我在此 ！」說罷大哭，大姓問其來歷詳細，說得對科，果是松江富家，與大姓家有好些年誼的。知被騙是實，不好難爲得他，只得放了。一路無了盤纏，倚着頭陀模樣，沿乞化回家。

到得臨清碼頭，只見一隻大船內，簾下一個美人，揭着簾兒，露面看着街上。富翁看見，好些面染。仔細一認，卻是前日丹客所帶來的妾與他偷情的。疑道 ：「這人緣何在這船上？」走到船邊，細細訪問。方知是河南舉人某公子包了名娼，到京會試的。富翁心裏想道 ：「難道當日這家的妾畢竟賣了 ？」又疑道 ：「敢是面龐相象的 ？」不離船邊，走來走去只管看，忽見船艙裏叫個人出來，問他道 ：「官艙裏大娘問你可是松江人 ？」富翁道 ：「正是松江。」又問道：「可姓潘否 ？」富翁吃了一驚，道 ：「怎曉得我的姓 ？」只見艙里人說 ：「叫他到船邊來 。」富翁走上前去。簾內道 ：「妾非別人，即前日丹客所認爲妾的便是，實是河南妓家。前日受人之託，不得不依他囑咐的話，替他搗鬼，有負於君。君何以流落至此 ？」富翁大慟，把連次被拐，今在山東回來之由，訴說一遍。簾內人道：「妾與君不能無情，當贈君盤費，作急回家。此後遇見丹客，萬萬勿可聽信。妄亦是騙局中人，深知其詐。君能聽妾之言，是即妾報君數宵之愛也 。」言畢，着人拿出三兩一封銀子來遞與他，富翁感謝不盡，只得收了。自此方曉得前日丹客美人之局，包了娼妓做的，今日卻虧他盤纏。到得家來，感念其言，終身不信爐火之事。卻是頭髮紛披，親友知其事者，無不以爲笑談，奉勸世人好丹術者，請以此爲鑑。

丹術須先斷情慾，塵緣豈許相馳逐？

貪淫若是望丹成，陰溝洞裏天鵝肉。

# 第四十卷 逞多財白丁橫帶

詩曰：

榮枯本是無常數，何必當風使盡帆？

東海揚塵猶有日，白衣蒼狗剎那間。

話說人生榮華富貴，眼前的多是空花，不可認爲實相。如今人一有了時勢，便自道是」萬年不拔之基」，旁邊看的人也是一樣見識。豈知轉眼之間灰飛煙滅，泰山化作冰山，極是不難的事。俗語兩句說得好 ：「寧可無了有，不可有了無 。」專爲貧賤之人，一朝變泰，得了富貴，苦盡甜來滋味深長；若是富貴之人，一朝失勢，落魄起來，這叫做」樹倒猢猻散」，光景着實難堪了。卻是富貴的人只據目前時勢，橫着膽，昧着心，任情做去，那裏管後來有下梢沒下梢。曾有一個笑話，道是一個老翁有三子，臨死時分付道 ：「你們倘有所願，實對我說。我死後求之上帝 。」一子道 ：「我願官高一品 。」一子道 ：「我願田連萬頃 。」末一子道 ：「我無所願，願換大眼睛一對。」老翁大駭道 ：「要此何干 ？」其子道 ：「等我撐開了大眼，看他們富的富、貴的貴 。」此雖是一個笑話，正合着古人云：常將冷眼觀螃蟹，看你橫行得幾時？雖然如此，然那等熏天嚇地富貴人，除非是遇了朝廷誅戮，或是生下子孫不肖，方是敗落散場，再沒有一個身子上，先前做了貴人，以後流爲下賤，現世現報，做人笑柄的。看官，而今且聽小子先說一個好笑的，做個「入話」。

唐朝僖宗皇帝即位，改元乾符。是時閹官驕橫，有個少馬坊使內官田令孜，是上爲晉王時有寵。及即帝位，使知樞密院，遂擢爲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遷除官職，不復關白。其時，京師有一流棍叫名李光，專一阿諛逢迎，諂事令孜。令孜甚是喜歡信用，薦爲左軍使。忽一日，奏授朔方節度使。豈知其人命薄，沒福消受，敕下之日暴病卒死。遺有一子，名喚德權，年方二十餘歲。令孜老大不忍，心裏要抬舉他，不論好歹，署了他一個劇職。時黃巢破長安，中和元年，陳敬在瑄成都遣兵來迎僖皇。令孜遂功僖皇幸蜀，令孜扈駕，就便叫了李德權同去。僖皇行在住於成都，令孜與敬瑄相與交結，盜專國柄，人皆畏威。德權在兩人左右遠近仰奉，凡奸豪求名求利者，多賄賂德權，替他兩處打關節。數年之間，聚賄千萬，累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僕射，一時燻灼無比。後來僖皇薨逝，昭皇即位，大順二年四月，西川節度使王建屢表請殺令孜、敬瑄。朝廷懼怕二人，不敢輕許，建使人告敬瑄作亂、令孜通鳳翔書，不等朝廷旨意，竟執二人殺之。草奏雲：「開柙出虎，敬瑄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於閫外，先機恐失於彀中 。」於是追捕二人餘黨甚急。德權脫身遁於復州，平日枉有金銀財貨萬萬千千，一毫卻帶不得，只走得空身，盤纏了幾日。衣服多當來吃了，單衫百結，乞食通途。可憐昔日榮華，一旦付之春夢！

卻說天無絕人之路，復州有個後槽健兒，叫做李安。當日李光未際時，與他相熟。偶在道上行走，忽見一人藍縷丐食。仔細一看，認得是李光之子德權。心裏惻然，邀他到家裏，問他道 ：「我聞得你父子在長安富貴，後來破敗，今日何得在此 ？」德權將官司追捕田、陳餘黨，脫身亡命，到此困窮的話說了一遍。李安道 ：「我與汝父有交，你便權在舍下住幾時，怕有人認得，你可改個名，只認做我的侄兒，便可無事 。」德權依言，改名彥思，就認他這看馬的做叔叔，不出街上乞化了。未及半年，李安得病將死，彥思見後槽有官給的工食，遂叫李安投狀，道 ：「身已病廢，乞將侄彥思繼充後槽 。」不數日，李安果死，彥思遂得補充健兒，爲牧守D 人，不須憂愁衣食，自道是十分儆幸。豈知漸漸有人曉得他曾做僕射過的，此時朝政紊亂，法紀廢弛，也無人追究他的蹤跡。但只是起他個混名，叫他做」看馬李僕射 「，走將出來時，衆人便指手點腳，當一場笑話。着官，你道「僕射」是何等樣大官？」後槽」是何等樣賤役？如今一人身上先做了僕射，收場結果做得個看馬的，豈不可笑？卻又一件，那些人依附內相，原是冰山，一朝失勢，破敗死亡，此是常理。留得殘生看馬，還是便宜的事，不足爲怪。

如今再說當日同時有一個官員，雖是得官不正，僥倖來的，卻是自己所掙。誰知天不幫襯，有官無祿？並不曾犯着一個對頭，並不曾做着一件事體，都是命裏所招，下梢頭弄得沒出豁，比此更爲可嘆。詩曰：

富貴榮華何足論？從來世事等浮雲。

登場傀儡休相赫，請看當艄郭使君！

這本話文，就是唐僖宗朝江陵有一個人叫做郭七郎。父親在日，做江湘大商，七郎長隨着船上去走的；父親死過，是他當家了，真個是家資鉅萬，產業廣延，有鴉飛不過的田宅，賊扛不動的金銀山，乃禁城富民之首。江、淮、河朔的賈客多是領他重本，貿易往來。卻是這些富人惟有一項，不平心是他本等。大等秤進，小等秤出。自家的，歹爭做好；別人的，好爭做歹。這些領他本錢的賈客沒有一個不受盡他累的。各各吞聲忍氣，只得受他。你道爲何？只爲本錢是他的，那江湖上走的人，拚得陪些辛苦在裏頭，隨你盡着欺心算帳，還只是仗他資本營運，畢竟有些便宜處。若一下衝撞了他，收拾了本錢去，就沒蛇得弄了。故此隨你剋剝，只是行得去的。本錢越弄越大，所以富的人只管富了。

那時有一個極大商客先前領了他幾萬銀子，到京都做生意。去了幾年，久無音信。直到乾符初年，郭七郎在家想着這注本錢沒着落，他是大商，料無失所。可惜沒個人往京雲一討。又想一想道 ：「聞得京都繁華去處，花柳之鄉，不若藉此事由往彼一遊。一來可以索債，二來買笑追歡，三來覷個方便，覓個前程，也是終身受用 。」計已定。七郎有一個老母、一弟一妹在家，奴婢下人無數。只是未曾娶得妻子，當時分付弟妹承奉母親，着一個都管看家，餘人各守職業做生理。自己卻帶幾個慣走長路會事的家人在身邊，一面到京都來。七郎從小在江湖邊生長，賈客船上往來，自己也會撐得篙，搖得櫓，手腳快便，把些飢餐渴飲之路不在心上，不則一日到了。元來那個大商姓張名全，混名張多寶，在京都開幾處解典庫，又有幾所綢緞鋪，專一放官吏債，打大頭腦的。至於居間說事，賣官鬻爵，只要他一口擔當，事無不成。也有叫他做」張多保」的，只爲凡事都是他保得過，所以如此稱呼。滿京人無不認得他的。郭七即到京，一問便着。他見七郎到了，是個江湘債主，起初進京時節，多虧他的幾萬本錢做樁，才做得開，成得這個大氣概。一見了歡然相接，敘了寒溫，便擺起酒來。把轎去教坊裏請了幾個有名的前來陪侍，賓主盡歡，酒散後，就留一個絕頂的妓者叫做王賽兒，相伴了七郎，在一個書房裏宿了。富人待富人，那房舍精緻，帷帳華侈，自不必說。

次日起來，張多保不待七郎開口，把從前連本連利一算約該有十來萬了，就如數搬將出來，一手交兌。口裏道 ：「只因京都多事，脫身不得，亦且挈了重資，江湖上難走；又不可輕易託人，所以遲了幾年。今得七郎自身到此，交明瞭此一宗，實爲兩便 。」七郎見他如此爽利，心下喜歡，便道 ：「在下初入京師，未有下處。雖承還清本利，卻未有安頓之所，有煩兄長替在下尋個寓舍何如 ？」張多保道 ：「舍下空房盡多，閒時還要招客，何況兄長通家，怎到別處作寓？只須在舍下安歇。待要啓行時，在下週置動身，管取安心無慮 。」七郎大喜，就在張家間壁一所大客房住了。當日取出十兩銀子送與王賽兒，做昨日纏頭之費。夜間七郎擺還席，就央他陪酒。張多保不肯要他破鈔，自己也取十兩銀子來送，叫還了七郎銀子。七郎那裏肯！推來推去，大家都不肯收進去，只便宜了這王賽兒，落得兩家都收了，兩人方纔快活。是夜賓主兩個與同王賽兒行令作樂飲酒，愈加熟分有趣，喫得酩酊而散。

王賽兒本是個有名的上廳行首，又見七郎有的是銀子，放出十分擒拿的手段來。七郎一連兩宵，已此着了迷魂湯。自此同行同坐，時刻不離左右，竟不放賽兒到家裏去了。賽兒又時常接了家裏的姊妹輪遞來陪酒插趣。七郎賞賜無算，那鴇兒又有做生日、打差買物事、替還債許多科分出來。七郎揮金如土，並無吝惜。纔是行徑如此，便有幫閒鑽懶一班兒人出來誘他去跳槽。大凡富家浪子心性最是不常，搭着便生根的，見了一處，就熱一處。王賽兒之外又有陳嬌、黎玉、張小小、鄭翩翩幾處往來，都一般的撒漫使錢。那夥閒漢又領了好些王孫貴戚好賭博的牽來局賭。做圈做套，贏少輸多，不知騙去了多少銀子。七郎雖是風流快活，終久是當家立計好利的人，起初見還的利錢都在裏頭，所以放鬆了些手。過了三數年，覺道用得多了，捉捉後手看，已用過了一半多了。心裏猛然想着家裏頭，要回家，來與張多保商量。張多保道 ：「此時正是濮人王仙芝作亂，劫掠郡縣，道路梗塞。你帶了偌多銀兩，待往那裏去？恐到不得家裏。不如且在此盤桓幾時，等路上平靜好走，再去未遲。」七郎只得又住了幾日。

偶然一個閒漢叫做包走空包大，說起朝廷用兵緊急，缺少錢糧，納了些銀子就有官做；官職大小，只看銀子多少。說得郭七郎動了火，問道 ：「假如納他數百萬錢，可得何官 ？」包大道 ：「如今朝廷昏濁，正正經經納錢，就是得官，也只有數，不能勾十分大的。若把這數百萬錢拿去，私下買囑了主爵的官人，好歹也有個刺史做 。」七郎喫一驚道 ：「刺史也是錢買得的 ？」包大道 ：「而今的世界，有甚麼正經？有了錢百事可做，豈不聞崔烈五百萬買了個司徒麼？而今空名大將軍告身，只換得一醉；刺史也不難的。只要通得關節，我包你做得來便是 。」正說時，恰好張多保走出來，七郎一團高興告訴了適才的說話。張多保道 ：「事體是做得來的，在下手中也弄過幾個了。只是這件事在下不攛掇得兄長做 。」七郎道：「爲何 ？」多保道 ：「而今的官有好些難做。他們做得興頭的，都是有根基，有腳力，親戚滿朝，黨羽四布，方能勾根深蒂固。有得錢賺，越做越高，隨你去剝削小民，貪污無恥，只要有使用，有人情，便是萬年無事的。兄長不過是白身人，便弄上一個顯官，又無四壁倚仗，到彼地方，未必行得去。就是行得去時，朝裏如今專一討人便宜，曉得你是錢換來的，略略等你到任一兩個月了，有了些光景，便道勾你了，一下子就塗抹着，豈不枉費了這些錢？若是官好做時，在下也做多時了 。」七郎道 ：「不是這等說，小弟家裏有的錢，沒的是官。況且身邊現有錢財，總是不便帶得到家，何不於此處用了些？博得個腰金衣紫，也是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就是不賺得錢時，小弟家裏原不希罕這錢的；就是不做得興時，也只是做過了一番官了。登時住了手，那榮耀是落得的。小弟見識已定，兄長不必掃興。」多保道 ：「既然長兄主意要如此，在下當得效力。」當時就與包大兩個商議去打關節，那個包大走跳路數極熟，張多保又是個有身家、幹大事慣的人，有什麼弄不來的事？原來唐時使用的是錢，千錢爲「緡」，就用銀子準時，也只是以錢算帳。當進一緡線，就是今日的一兩銀子；宋時卻叫做一貫了。張多保同包大將了五千緡，悄悄送到主爵的官人家裏。那個主爵的官人是內官田令孜的收納戶，百靈百驗。又道是「無巧不成話」，其時有個粵西橫州刺史郭翰方得除授，患病身放，告身還在銓曹。主爵的受了郭七郎五千緡，就把籍貫改注，即將郭翰告身轉付與了郭七郎。從此改名，做了郭翰。張多保與包大接得橫州刺史告身，千歡萬喜來見七郎稱賀。七郎此時頭輕腳重，連身子都麻木起來。包大又去喚了一部梨園子弟。張多保置酒張筵，是日就換了冠帶。那一班閒漢，曉得七郎得了個刺史，沒一個不來賀喜撮空，大吹大擂，吃了一日的酒。又道是：「蒼蠅集穢，螻蟻集羶，鵓鴿子旺邊飛 。」七郎在京都一向撒漫有名，一旦得了刺史之職，就有許多人來投靠他做使令的。少不得官不威，牙爪威。做都管，做大叔，走頭站，打驛吏，欺估客，詐鄉民，總是這一干人了。

郭七郎身子如在雲霧裏一般，急思衣錦榮歸，擇日起身，張多保又設酒餞行。起初這些往來的閒漢、姊妹都來送行。七郎此時眼孔已大，各各齎發些賞賜，氣色驕傲，旁若無人。那些人讓他是個見任刺史，脅肩諂笑，隨他怠慢。只消略略眼梢帶去，口角惹着，就算是十分殷勤好意了。如此攛哄了幾日，行裝打疊已備，齊齊整整起行，好不風騷！一路上想道 ：「我家裏資產既饒，又在大郡做了刺史，這個富貴不知到那裏才住？」心下喜歡，不覺日逐賣弄出來。那些原跟去京都家人，又在新投的家人面前誇說着家裏許多富厚之處，那新投的一發喜歡，道是投得着好主了，前路去耀武揚威，自不必說。無船上馬，有路登舟，看看到得江陵境上來。七郎看時吃了一驚。但見人煙稀少，閭井荒涼。滿前敗宇頹垣，一望斷橋枯樹。烏焦木柱，無非放火燒殘；赭白粉牆，盡是殺人染就。屍骸沒主，烏鵲與螻蟻相爭；雞犬無依，鷹隼與豺狼共飽。任是石人須下淚，總教鐵漢也傷心。

元來江陵渚宮一帶地方多被王仙芝作寇殘滅，里閭人物百無一存。若不是水道明白，險些認不出路徑來。七郎看見了這個光景，心頭已自劈劈地跳個不住。到了自家岸邊，抬頭一看，只叫得苦。原來都弄做了瓦礫之場，偌大的房屋，一間也不見了。母親、弟妹、家人等俱不知一個去向。慌慌張張，走頭無路，着人四處找尋。找尋了三四日，撞着舊時鄰人，問了詳細，方知地方被盜兵抄亂，弟被盜殺，妹被搶去，不知存亡。止剩得老母與一兩個丫頭寄居在古廟旁邊兩間茅屋之內，家人俱各逃竄，囊橐盡已蕩空。老母無以爲生，與兩個丫頭替人縫針補線，得錢度日。七郎聞言，不勝痛傷，急急領了從人奔至老母處來。母子一見，抱頭大哭。老母道 ：「豈知你去後，家裏遭此大難！弟妹俱亡，生計都無了 ！」七郎哭罷，試淚道 ：「而今事已到此，痛傷無益。虧得兒子已得了官，還有富貴榮華日子在後面，母親且請寬心 。」母親道 ：「兒得了何官 ？」七郎道 ：「官也不小，是橫州刺史 。」母親道 ：「如何能勾得此顯爵 ？」七郎道 ：「當今內相當權，廣有私路，可以得官。兒子向張客取債，他本利俱還，錢財盡多在身邊，所以將錢數百萬勾幹得此官。而今衣錦榮歸，省看家裏，隨即星夜到任去。」

七郎叫衆人取冠帶過來穿着了，請母親坐好，拜了四拜，又叫身邊隨從舊人及京中新投的人俱各磕頭，稱「太夫人」。母親見此光景，雖然有些喜歡，卻嘆口氣道 ：「你在外邊榮華，怎知家丁盡散，分文也無了？若不營勾這官，多帶些錢歸來用度也好 。」七郎道 ：「母親誠然女人家識見，做了官，怕少錢財？而今那個做官的家裏不是千萬百萬，連地皮多捲了歸家的？今家業既無，只索撇下此間，前往赴任，做得一年兩年，重撐門戶，改換規模，有何難處？兒子行囊中還剩有二三千緡，盡勾使用，母親不必憂慮 。」母親方纔轉憂爲喜，笑逐顏開道：「虧得兒子崢嶸有日，奮發有時，真是謝天謝地！若不是你歸來，我性命只在目下了。而今何時可以動身 ？」七郎道：「兒子原想此一歸來，娶個好媳婦，同享榮華。而今看這個光景，等不得做這事了。且待上了住再做商量。今日先請母親上船安息。此處既無根絆，明目換過大船，就做好日開了罷。早到得任一日，也是好的。」

當夜，請母親先搬在來船中了，茅舍中破鍋破竈破碗破罐盡多撇了。又分付當直的僱了一隻往西粵長行的官船，次日搬過了行李，下了艙口停當。燒了利市神福，吹打開船。此時老母與七郎俱各精神榮暢，志氣軒昂。七郎不曾受苦，是一路興頭過來的，雖是對着母親，覺得滿盈得意，還不十分怪異；那老母是歷過苦難的，真是地下超升在天上，不知身子幾多大了。一路行去，過了長沙，入湘江，次永州。州北江漂有個佛寺名喚兜率禪院。舟人打點泊船在此過夜，看見岸邊有大木庸樹一株，圍合數抱，遂將船纜結在樹上，結得牢牢的，又釘好了樁橛。七郎同老母進寺隨喜，從人撐起傘蓋跟後。寺僧見是官員，出來迎接送茶，私問來歷，從人答道 ：「是見任西粵橫州刺史。」寺僧見說是見任官，愈加恭敬，陪侍指引，各處遊玩。那老母但看見佛菩薩像，只是磕頭禮拜，謝地覆庇。天色晚了，俱各回船安息。黃昏左側，只聽得樹梢呼呼的風響。須臾之間，天昏地黑，風雨大作，但見：

封姨逞勢，巽二施威。空中如萬馬奔騰，樹抄似千軍擁沓。浪濤澎湃，分明戰鼓齊鳴；圩岸傾頹，恍惚轟雷驟震。山中猛虎嘯，水底老龍驚。盡知巨樹可維舟，誰道大風能拔木！

衆人聽見風勢甚大，心下驚惶。那艄公心裏道是江風號猛，虧得船系在極大的樹上，生根得牢，萬無一失。睡夢之中，忽聽得天崩地裂價一聲響亮，元來那株木庸樹年深日久，根行之處把這些幫岸都拱得鬆了。又且長江巨浪日夜淘洗，岸如何得牢 ？那樹又大了 ，本等招風，怎當這一隻狼犭亢 的船，盡做力生根在這樹上？風打得船猛，船牽得樹重，樹趁着風威，底下根在浮石中，絆不住了，豁喇一聲，竟倒在船上來，把只船打得粉碎。般輕樹重，怎載得起？只見水亂滾進來，船已沉了。船中碎板片片而浮，睡的婢僕盡沒於水。說時遲，那時快，艄公慌了手腳，喊將起來。郭七郎夢中驚醒，他從小原曉得些船上的事，與同艄公竭力死拖住船纜，才把個船頭湊在岸上，擱得住，急在艙中水裏扶得個母親，攙到得岸上來，逃了性命。其後艄人等、艙中什物行李被幾個大浪撥來，船底俱散，盡漂沒了。其時，深夜昏黑。山門緊閉，沒處叫喚，只得披着溼衣，三人捶胸跌腳價叫苦。

守到天明，山門開了，急急走進寺中，問着昨日的主僧。主僧出來，看見他慌張之勢，問道：「莫非遇了盜麼？」七郎把樹倒舟沉之話說了一遍。寺僧忙走出看，只見岸邊一隻破船沉在水裏，岸上大木庸 樹倒來壓在其上了，吃了一驚。急叫寺中火工道者人等，一同艄公到破板艙中，遍尋東西。俱被大浪打去，沒討一些處。連那張刺史的告身，都沒有了。寺僧權請進一間靜室，安住老母，商量到零陵州州牧處陳告情由，等所在官司替他動了江中遭風失水的文書，還可赴任。計議已定，有煩寺僧一往。寺僧與州里人情廝熟，果然叫人去報了。誰知濃霜偏打無根草，禍來只奔福輕人。

那老母原是兵戈擾攘中，看見殺兒掠女，驚壞了再蘇的，怎當夜來這一驚可又不小，亦且婢僕俱亡，生資都盡，心中轉轉苦楚，面如蠟木且 、飲食不進，只是哀哀啼哭，臥倒在牀，起身不得了。七郎愈加慌張，只得勸母親道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雖是遭此大禍，兒子官職還在，只要到得任所便好了 。」老母帶着哭道 ：「兒，你娘心膽俱碎，眼見得無那活的人了，還說這太平的話則甚？就是你做得官，娘看不着了！」七郎一點癡心，還指望等娘好起來，就地方起個文書前往橫州到任，有個好日子在後頭。誰想老母受驚太深，一病不起。過不多兩日，嗚呼哀哉，伏維尚饗。七郎痛哭一場，無計可施。又與僧家商量，只得自往零陵州哀告州牧。州牧幾日前曾見這張失事的報單過，曉得是真情。畢竟官官相護，道他是隔省上司，不好推得乾淨身子。一面差人替他殯葬了母親，又重重齎助他盤纏，以禮送了他出門。七郎虧得州牧周全，幸喜葬事已畢，卻是丁了母憂，去到任不得了。寺僧看見他無了根蒂，漸漸怠慢，不肯相留。要回故鄉，已此無家可歸。沒奈何就寄住在永州一個船埠經紀人的家裏，原是他父親在時走客認得的。卻是囊橐俱無，止有州牧所助的盤纏，日喫日減，用不得幾時，看看沒有了。那些做經紀的人，有甚情誼？日逐有些怨諮起來，未免茶遲飯晏，箸長碗短。七郎覺得了，發話道 ：「我也是一郡之主，當是一路諸侯。今雖丁憂，後來還有日子，如何恁般輕薄 ？」店主人道 ：「說不得一郡兩郡，皇帝失了勢，也要忍些飢餓，喫些粗糲，何況於你是未任的官？就是官了，我每又不是什麼橫州百姓，怎麼該供養你？我們的人家不做不活，須是喫自在食不起的 。」七郎被他說了幾句，無言可答，眼淚汪汪，只是含着羞耐了。再過兩日，店主人尋事炒鬧，一發看不得了。七郎道 ：「主人家，我這裏須是異鄉，並無一人親識可歸，一向叨擾府上，情知不當，卻也是沒奈何了。你有甚麼覓衣食的道路，指引我一個兒 ？」店主人道 ：「你這樣人，種火又長，拄門又短，郎不郎秀不秀的，若要覓衣食，須把個『官』字兒閣起，照着常人傭工做活，方可度日。你卻如何去得 ？」七郎見說到擁工做活，氣忿忿地道 ：「我也是方面官員，怎便到此地位 ？」思想 ：「零陵州州牧前日相待甚厚，不免再將此苦情告訴他一番，定然有個處法。難道白白餓死一個刺史在他地方了不成 ？」寫了個帖，又無一個人跟隨，自家袖了，葳葳蕤蕤走到州里衙門上來遞。

那衙門中人見他如此行徑，必然是打抽豐、沒廉恥的，連帖也不肯收他的。直到再三央及，把上項事-一分訴，又說到替他殯葬厚禮贐行之事，這卻衙門中都有曉得的，方纔肯接了進去，呈與州牧。州牧看了，便有好些不快活起來道 ：「這人這樣不達時務的！前日吾見他在本州失事，又看上司體面，極意周全他去了，他如何又在此纏擾！或者連前日之事求必是真，多是神棍假裝出來騙錢的未可知。縱使是真，必是個無恥的人，還有許多無厭足處。吾本等好意，卻叫得』引鬼上門』，我而今不便追究，只不理他罷了 。」分付門上不受他帖，只說概不見客，把原帖還了。七郎受了這一場冷淡，卻又想回下處不得。住在衙門上守他出來時，當街叫喊。州牧坐在轎上問道：「是何人叫喊 ？」七郎口裏高聲答道 ：「是橫州刺史郭翰。」州牧道 ：「有何憑據 ？」七郎道 ：「原有告身，被大風飄舟，失在江裏了 。」州牧道 ：「既無憑據，知你是真是假？就是真的，齎發已過，如何只管在此纏擾？必是光棍，姑饒打，快走！」左右虞候看見本官發怒，亂棒打來，只得閃了身子開來，一句話也不說得，有氣無力的，仍舊走回下處悶坐。

店主人早已打聽他在州里的光景，故意問道 ：「適才見州里相公，相待如何 ？」七郎羞慚滿面，只嘆口氣，不敢則聲。店主人道 ：「我教你把『官』字兒閣起，你卻不聽我，直要受人怠慢。而今時勢，就是個空名宰相也當不出錢來了。除是靠着自家氣力方掙得飯喫，你不要癡了 ！」七郎道 ：「你叫我做甚勾當好 ？」店主人道 ：「你自想身上有甚本事 ？」七郎道：「我別無本事，止是少小隨着父親涉歷江湖，那些船上風水，當艄拿舵之事，盡曉得些 。」店主人喜道 ：「這個卻好了，我這裏埠頭上來往船隻多，盡有缺少執艄的。我薦你去見時，好歹覓幾貫錢來，餓你不死了 。」七郎沒奈何，只得依從。從此只在往來船隻上，替他執艄度日。去了幾時，也就覓了幾貫工錢回到店家來。永州市上人認得了他，曉得他前項事的，就傳他一個名，叫他做」當艄郭使君 。」但是要尋他當艄的船，便指名來問郭使君。永州市上編成他一隻歌兒道：

問使君，你緣何不到橫州都？元來是天作對，不許你假斯文，把家緣結果在風一陣。舵牙當執板，繩纜是拖紳。這是榮耀的下梢頭也！還是把着舵兒穩。

詞名《掛技兒》

在船上混了兩年，雖然捱得服滿，身邊無了告身，去補不得官。若要京裏再打關節時，還須照前得這幾千緡使用，卻從何處討？眼見得這話休題了，只得安心塌地靠着船上營生。又道是」居移氣，養移體」，當初做刺史便象個官員；而今在船上多年，狀貌氣質也就是些篙工水手之類，一般無二。可笑個一郡刺史，如此收場。可見人生榮華富貴，眼前算不得賬的。上覆世間人，不要十分勢利。聽我四句口號：

富不必驕，貧必不怨。要看到頭，眼前不算。